漢高誘注

淮南子

光緒二年浙江書局
據武進莊氏本校栞

敘目

漢涿郡高誘撰　　　　武進莊逵吉校刊

淮南子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逵吉按漢書淮南王傳不云趙氏女而云其弟趙兼）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亾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逵吉按應云獻美人趙氏女此女字疑譌）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于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

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強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為黃屋左纛稱東帝坐徙蜀嚴道（逵吉按占巖嚴字通）死於雍上聞之封其四子為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逵吉按本傳作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

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南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按本傳作使爲離騷傳）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秘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

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亾禍福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亾失書傳廢不尋脩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

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餔事畢之間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弁揖借八卷刺之逵吉按弁古卞字人姓名會揖身喪遂亾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歲甲辰逵吉讀道藏於南山之說經臺覽淮南內篇之注病其爲後人所刪改質之錢別駕坫別駕曰道書中亦非全本然較之流俗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搯其篋笥以示逵吉逵吉因是校其同異正其譌舛樂得而刻之幷爲之敘曰漢書淮南王傳稱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爲內書二十一篇外書甚衆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安入朝獻所作內篇新出上愛祕之而藝文志雜家者流有淮南內二十一篇淮

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雜子星十九卷傳不及雜子星而志不載神仙黃白之作然後代往往傳萬畢術云云大槩多黃白變幻之事即所謂中篇遺蹟歟西京雜記安著鴻烈二十一篇鴻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禮教鴻烈之義一見于本書要略而高誘敘中亦言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號曰鴻烈是內篇一名鴻烈也誘又曰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蓺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內淮南外之稱爲劉向之所定然只題淮南

不必稱子志論次儒家至小說名曰諸子十家後遂緣之而加子字矣隨書經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許慎注又有高誘注亦二十一篇唐書經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誘撰又有淮南鴻烈音二卷何誘撰新唐書藝文志鴻烈音亦題高誘撰而高許兩家注並列同隨志宋史藝文志則云許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當時兩本原別然劉煦無許注而元脩宋志乃以高書爲十三卷者攷晁公武讀書志據崇文總目云亾其三篇李淑邯

鄲圖志云亾二篇或因刪併訛脫而爲此說歟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則敘目也其例與揚子法言王符潛夫等書正同故高似孫直指爲淮南二十篇說者又以似孫之言互證晁李斯更誣矣高時無切音之學鴻烈音應如劉煦云何誘不得改稱高誘歐陽不精攷古以名字相涉而亂之如徐堅初學記李善文選注李昉太平御覽引淮南或並有翻語即其書也高則已自言爲之注解并舉音讀矣盧得于本注之外別有撰作哉公武謂許

注題記上陳振孫謂今本皆云許注而詳敘文即
是高誘逵吉以爲此乃後人誤合兩家爲一故溷
而不分也如墬形訓大汾誘注云在晉呂覽則云
未聞同爲一人語釋未必聞于此而不聞于彼也
假眞訓剞劂注云剞巧工鉤刀劂者規度刺畫墨
邊箋所以刻鏤之具也本經訓則云剞巧刺畫畫
頭墨邊箋也劂鋸刀同爲一書語釋未必前後葴
亂如是也此亦兩家不分之明驗矣又文選注引
許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

月歐陽詢蓺文類聚引許注柳下惠云展禽樹柳
行惠釋元應一切經音義引許注奇屈之服云屈
短奇長太平御覽引許注晝隨灰而月暈闕云有
軍事相圍守土龍致雨云以象雲龍皆卽高注殷
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注策錣云馬策端有利鋒所
以刺不前太平御覽引許注方諸見月云諸珠也
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皆與高異文選注
引許注莫鑒于流潦而鑒于澂水云楚人謂水暴
溢爲潦鷄棲井榦云皆屋構飾也太平御覽引許

注騏驎鬥而日月食鯨魚死而彗星出云騏驎大角獸故與日月符鯨魚海中魚之王也一墣塞江云墣塊也皆高之所無又文選注引綄之候風許注云綄候風者楚人謂之五兩今高注則綄作俔云世謂之五兩自西南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齒今高注則裸國在東南黑齒在東北但有其人黑齒注語而無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見本之故多殊異注之互有脫譌矣故釣射鷫鸘太平御覽引作釣射潚湘是足證其

殊異牛蹄之涔無尺之鯉塊阜之山無丈之材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覽引作牛蹄之涔無經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皆其狹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證其脫訛葢唐宋以前古本尚存皆得展轉引據今亾之又爲庸夫散亂難言攷正耳別駕校訂是書既精且博遠吉亦抒一得之愚爲之疏通旁證舉以示歙程文學敦陽湖孫編修星衍皆以爲宜付剞刀時侍家君咸寧官舍謹刊而布之略攷淮南作書之始末及高許注

書之端緒刺于敘目之後葢卽別駕所校道書中本也若此書不亾于天下而逵吉亦附名以傳斯爲厚幸云爾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武進莊逵吉撰

淮南子敘目終

淮南子卷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原道訓 原本也本道根眞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 道無形而大也 廓四方柝八極 廓張也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也言其遠柝讀重門擊柝之柝也 高不可際深不可測 際至也度深曰測一曰盡也 包裹天地稟授無形 稟給也授予也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 原流泉浡沖而徐盈混混滑滑濁而徐清 原泉之所自出也浡湧也沖虛也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也滑讀曰骨也 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橫之而彌于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 植立也塞滿也彌猶

絡也施用也用之無窮竭也無所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也孟春與孟秋為合仲春與仲秋為合季春與季秋為合孟夏與孟冬為合仲夏與仲冬為合季夏與季冬為合故曰六合言滿天地間也一曰四方上下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道之性也橫四維而含陰陽橫讀桄車之桄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以喻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逹吉按三光日月星李善文選注作許慎注說文解字維車蓋維也鄭康成注雜記云冠有笄者為紘紘在纓處兩端上屬下不結紘非正義故誘讀從之甚淖而滒甚纖而微滒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謂滒滒讀歌謳之歌逹吉按說文解字滒多汁也讀若哥古哥歌同字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

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曆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 以用也游出也大飛不動曰翔也 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 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 神與化游以撫四方 撫安也四方謂之天下也 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 運行也滯止也廢休也逵吉按古滯廛聲相轉故周禮質人珍異之有滯者注故書滯或作廛之言纏故廛有止訓滯之音義皆從之 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 應當也 雷聲雨降竝應無窮 窮已也 鬼出電入龍興鸞集 鬼出言無蹤迹也電入言其疾也 鈞旋轂轉周而復帀 鈞陶人作瓦器法下轉旋者一曰天也 已彫已琢還反於樸無爲爲之而合于道無爲言之而通乎德 言二三之化無

爲爲之也而自合于道也無所爲言之而適自通于德也恬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
好憎也無矜不自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于便性者不欲也神託
於秋豪之末言微眇也而大宇宙之總宇宙喻天地總合也其德優天
地而和陰陽優柔也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呴諭
覆育萬物羣生呴諭溫恤也育長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
大豪毛潤澤羽翼奮也奮壯也角觡生也角鹿角也觡麋角也觡讀曰格
獸胎不贕鳥卵不毈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毈言不者明其成　逵吉按說文解字
毈卵不孚也又天文訓云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
哀言無夭死童子不孤婦人不孀無父曰孤寡婦曰孀也虹蜺不出賊

星不行賊星妖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爲己有者也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行喙息蠉飛蝡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不匡德之待之後死莫之能怨不怨虐之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聚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爲百姓不以爲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乏之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也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怳兮不可爲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也

故曰不可爲象也屈屈竭也怳讀人空頭扣之怳屈讀秋雞無尾屈之屈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也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猶屈伸也俛仰猶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夷或作遲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也遲吉挨詩周道倭遲韓詩作郁夷故夷或爲遲丙白字形相近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蜺爲其馬也游行也微微霧天之微氣也鶩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鶩馳也怳忽無之象也往行也經霜雪而無迹行霜雪中無有迹爲日所照無景柱也照日光而無景扶搖抮抱羊角而上扶攀也搖動也抮抱引戾也扶搖直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抮讀與左傳憾而能昣者同也抱讀詩克岐克嶷之嶷也經紀山川蹈騰昆侖排閶闔淪天門經行也紀通也蹈躡

也騰上也崑崙山名也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猶斥也淪入也閶闔始升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
居紫微宮門也馮夷大丙之御其耐如此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
鍛不能與之爭先勁強也策箠也末世之御言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在前也鍛讀炳燭之炳
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爲蓋以地爲輿
四時爲馬陰陽爲御騶御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喻體道
者也造化天地一曰道也霄讀消息之消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也宅謂天也可
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埽塵雨師畢星
也詩云月麗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月麗于箕風揚沙電以爲鞭策電激氣也故以爲鞭策
雷以爲車輪雷轉氣也故以爲車輪上游於霄雿之野下出於無

垠之門（霄雿高峻貌也無垠無形狀之貌霄讀紺綃雿讀翟氏之翟）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回觀也劉讀畱連之畱非劉氏之劉也逵吉按詩彼畱之子鄭康成以爲卽劉字故劉讀爲畱）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隅猶方也樞本也）故以天爲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爲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爲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爲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敘以成萬物無所鈌也故曰無不備）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支不動聰明不損（損減也）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也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爲也（爲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舉也）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趣亦

歸也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鏡水不施巧飾之形人之形好醜以實應之故曰方圓曲直不能逃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逵吉按古無影字故用景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接交也情欲也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已而天理滅矣形見也誘感也不能反已本所受天清淨之性故曰天理滅也猶衰也故達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說曰天身也不以人間利欲之事易其身也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也至無而供其

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要其宿會也小大脩短各有其具具猶備也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不失其數各應其度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言民戴仰而愛之也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讀距守之距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扜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扜張也彎引也綦美箭所出地名也衛利也烏號桑柘其材堅勁烏時其上及其將飛枝必橈下勁能復巢烏隨之烏不敢飛號呼其上伐其枝以爲弓因曰烏號之弓也一說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

黄帝不能也烏於也號呼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其弓爲烏號之弓也逵吉按司馬相如子虛賦注應劭說烏號與誘前一義同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羿古諸侯有窮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發百中故曰之巧要取也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爲之籠因江海以爲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罟魚网也詩云施罟濊濊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艾灼蠏匡上內置穴中乃熱走窮穴適能禽一鼠也蟾蠩蟄也跳行舒遲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也逾滋益甚也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鯀帝顓頊五世孫禹之父

也八尺曰仞緜作城郭以其役勞故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猾之心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四夷海外也職貢也按太平御覽作中外賓服逹吉合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塗山在九江當塗縣玉圭帛玄纁也故機械之心藏于胷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藏之于胷臆之內故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粹讀禍祟之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也懷來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言攻戰之備于此生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弗能化伊尹名摯郼湯之賢相也造父周穆王之臣也而善御雖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害之心亡

於中則飢虎可尾何況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繁數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者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師曠晉平公樂師子野也八風八卦之風聲也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均平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爲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爲教禹鯀之子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因以水性自下決使東流以爲後世師法也神農少典之子炎帝也農植嘉穀神而化之故號曰神農也播

布也布種百穀因苗之生而長育之以爲後世之常教也夫萍樹根於水萍大蘋也木樹
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蹠讀摭摭之摭蛟龍
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蛟水蛟其皮有珠世人以爲刀劍之口是也蛟讀人
情性交易之交緩氣言乃得耳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流釋也員
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員輪丸之屬也窾空也舟船之屬也故曰自然
之勢也窾讀科條之科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明堂月令曰清
風至則穀雨是也育長也風或作分合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
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爲者而功既成矣既已
也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

昆蟲蟄藏（蟄讀什伍之什）草木注根魚鼈湊淵莫見其爲者滅而無形（滅沒也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　逵吉按說文解字榛菆也菆蓐也蓐陳草復生也一曰蔟也皆轉相訓　注菆音側鳩切古菆聚同聲聚木即菆木也）禽獸有芃（芃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匈奴獫狁北胡也）于越生葛絺（于吳也絺細葛也）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竝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事治也）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也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內默其中爲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象鱗蟲也）短綣

不縍以便涉游短袂攘卷以便刺舟因之也卷卷臂也因之因水之宜也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不穀食肉酪而已北狄鮮卑也弛舍也便習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裸國在南方聖人治禮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失猶易也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爲枳鴝鵒不過濟見于周禮故春秋傳曰鴝鵒來巢言非中國之禽所以爲魯昭公亡異也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也究於物者終於無爲無爲者不爲物爲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

于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暛智故曲巧僞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也故牛岐蹏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也游行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言蟬蜩不知寒雪也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身也不以人事滑亂其身也不以欲亂其清淨之性者也　達吉按天竺卽身毒故天有身義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爲而成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故曰不謀而當不慮而得也精通于靈府與造化者爲人爲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爲禍也禍害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好爲情欲之事者未嘗不自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羲神農間者也非堯時共工也不周山昆侖西北傾猶下也天文言天傾西北地傾東南先言傾高也此言東南後言傾明其下也與高辛爭爲帝高辛帝嚳有天下之號也嚳黃帝之曾孫遂潛于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謂共工也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爲王逃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故曰遂不得已在春秋後故不書于經也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

聖治爲也雖聖不得爲故曰在道孔子是也士處下不在高故安而不危水下流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朞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歷山在沛陰城陽也一曰沛南歷城山也墝埆讀人相墝㯳之墝釣於河濱朞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漁讀告語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也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潭讀葛覃之覃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也手不指麾不妄有所規儗也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玄天也馳行也若神若有神化之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志王天下之志也一曰人心之志也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羽

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叨饕之等理治也羽民南方羽國之民使之朝者德以懷遠也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生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徙化也裸國在南方禹所入也肅慎在北方遠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也惟神化爲能然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言不足以致之也明不如仁心化之爲大是故聖人內脩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能無爲故物無不爲之化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爲者不先物爲也所謂無不爲者因物之所爲順物之性也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根本也百事有所出

而獨知守其門〔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天之解故也言能明天意也　達吉按解故即詁字說文解字云詁訓故言也是故與詁通〕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感動應和〕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貴者謂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基始也夫築京臺先從下起也〕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而能也能以寡統眾　達吉按古能字為耐耐與而通故〕

訓而爲能易眇能覼跛能履虞仲翔本皆作而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患扞難力無不勝敵無不凌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鄉方也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夫強者能勝不如已者同等也至于如已者則等不能勝也言強之爲小也道家所不貴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夫能弱柔勝已者其力不能訾也言柔之爲大也道家所貴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諭也木強則折不能徐詘也革堅則裂鼓是也敝盡齒堅于舌而先舌盡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幹貫也而堅

強者死之徒也〔徒眾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隤陷故曰窮也後者以謀故曰達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所之也湊所合也指湊猶言行止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至月則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伯玉衛大夫蘧瑗也今年所行是也則還顧知去年之所行非也歲歲悔之以至于死故有四十九年非所謂月悔朔日悔昨也〕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蹷履也音展非展也楚人讀躓為隤隤者車承或言跋躓之躓也〕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

射者之準埶也逵吉按準古作埻說文解字埻射臬讀若準猶錞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錞矛戈之錞也讀若頓刃矛戈之刃也刃在前故犯難錞在後故以無患故曰其託于後位也逵吉按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注銳底曰鐏平底曰鐓方言鐏謂之釺郭璞注鐏或名為鐓說文解字鐏柲下銅也鐓柲下銅鐏也知鐏即錞益刃銳而鐓頓故讀若頓然則錞應為鐓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知者弗能避也庸眾也公詳也眾民詳所見賢知者不能避為鋒刃也以喻利欲也故曰有所屏蔽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結而不流底讀曰紙發動也凝如脂凝也流行也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也數術也合于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勝事為變不必待于

先人事當在後趨時當居先也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閒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清和淨也雌柔弱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礦堅莫能與之爭攻大礦堅喻難也無與聖人之爭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測盡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涯息耗減益通

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爲雨露下地則爲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蚑蚑行也蟯微小之蟲也）而不求報（施而不行也）富贍天下而不既（贍足也既盡也）德施百姓而不費（德澤加于百姓不以爲己財費也）行而不可得窮極也（流畜不止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水之性也）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相紛彼此相紐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鉄石是其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是其強也濟通也）動溶無形之域而翺翔忽區之上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忽怳之區上也言其飛爲雲雨無所不上也邅回猶委曲

也遂吉按本無兩字依太平御覽加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前後皆與之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公私一也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讀同異之同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紾轉也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言水之爲德最大故曰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閒水是也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有益于生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爲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爲聲大宗祖宗皆本也其子爲光其孫爲水皆生於無形乎光無形道所貴也觀之故

子爲光也水形而不可毀善之故孫爲水也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
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蹤有自
有蹤無而以衰賤矣出生出生道謂去淸淨也入死入死道謂匿情欲也蹤適也自無形
適有形離其本也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得道家所棄故曰而以衰賤也是故淸靜者德之
柔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要約也虛無恬愉者萬物之用
也萬物山之得爲人用肅然應感殷然反本逵吉按殷然太平御覽作殺然則淪
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
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
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爲一

葉累而無[illegible]無根故妙也言懷囊天地爲道關門門道之門穆忞隱閔穆忞隱閔皆無形之類也純不雜糅也純德獨存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音生于無聲也無味而五味形焉形或作和也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有形生于無形入也實財也天下爲之圈則名實同居圈陬也名爵號之名也實幣之屬也一曰仁義之功賁也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也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變更相生也味之和不過五甘酸鹹辛苦也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化亦變也色之數

不過五（青赤白黑黃也）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常事曰視非常曰觀春秋魯隱公觀漁于棠是也　逵吉按易觀盥而不觀薦非常視也故夫子曰禘自既灌不欲觀說文解字觀諦視也古字古義自有一定誘解得之矣）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聲之主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味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在以染之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理道也）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際機也解讀解故之解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若玉樸也在石而未剖）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沖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衆聚也）

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行無迹常後而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至道之人]掩其聰明滅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出于公[公正]約其所守寡其所求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喻貪榮勢也故去之也嗜欲情欲也故除之也]損其思慮[常浩淡也]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故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知慮爲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故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爲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憂悲爲失論語曰其德坦蕩是也]好憎者心之

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心當專一中扃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性當清靜以奉天素而反嗜欲故爲之累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怒者陰氣也陰爲堅冰積陰相薄故破陰喜者陽氣陽氣升于上積陽相薄故曰墜陽也薄氣發瘖驚怖爲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于性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散亂粹純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收養也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妄喜怒筋力勁強耳

目聰明疏達而不悖（悖謬也）堅強而不鞼（鞼折）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其神不嬈（躁狡嬈煩嬈也言精神定矣）湫漻寂寞為天下梟（湫漻清靜也寂寞恬淡也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穆美逵吉按物穆疑當作沕穆）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遊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景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疾而易也）是謂至德至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

遺失也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于得道樂亡乎富貴而在于德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沙丘紂臺名也在鉅鹿也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也六瑩顓頊樂也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鷫鷞之謂樂乎鷫鷞鳥名也長頸綠身其形似雁一曰鳳皇之別名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釣射瀟湘當是異本馬融注左傳鷫鷞雁也其羽如練高首而脩頸說文解字云五方神鳥西方曰鷫鷞中央曰鳳皇故一曰鳳皇別名也吾所謂樂者人得其得者也夫得其得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廉猶儉也與陰

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子夏名商孔子弟子也人學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也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不以身爲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爲樂不忻忻忻忻爲過制也其爲悲不惙惙惙惙爲傷性也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自得其天性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竦少陰之木也空穴巖穴也雖處此中夫自得者足以適其情性無以自得也雖以天下爲家萬民爲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言無以自得之人猶以此爲不足也能至于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至樂至德

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鍾鼓列管弦管簫也弦琴瑟也席旃茵傅旄象傅著也旄旌也象以象牙為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也故師延為晉平公歌之師曠知之曰亡國之音也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色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樂不輟也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誘進也慕有所思怵然猶惕然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營惑察其所以不得其形不得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

故內不得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浸潤也浹通也不畱於心志不滯於五藏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爲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散去耳不聞也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于是非之

境而出入于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也〔經理〕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爲也〔器物用也爲治〕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已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也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聘之欲禪天下焉不肯就故曰志遺于天下也〕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爲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彼謂堯也我謂許由〕不在於人而在於我身身得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外不在心〕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

也玄天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生而如死玄天也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閒哉言相此也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得其天性也一曰不失其身也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己又焉有不得容其閒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爲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潯厓也裔邊也潯讀葛覃之覃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日行萬里褭讀橈弱之弱翠蓋翠鳥羽飾蓋也以目觀掉羽武象之樂掉羽羽舞武象周武王之樂耳

聽滔朗奇麗激抮之音激揚抮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鄭聲鄭會晉平公說新聲使師延為桑間濮上之樂濮在衛地故鄭衛之浩樂也必為鄭衛之俗樂夫結激清楚以娛樂也遺風猶餘聲也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沼池也濱水厓也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營惑也使心怵然失其情性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藂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為戶以破甕蔽牖揉桑條以為戶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積也北房陰堂也雪霜滾灖浸潭苽蔣滾灖雪霜之貌

也浸潭之潤以生菰蔣實菰者蔣實也其米曰彫胡滾讀維繩之維灘讀扳滅之扳菰讀觚哉之觚也蔣讀水槳之槳也　逵吉按藏本灘讀扳滅之扳作讀挨滅之校盧詹事文弨云或當作扳滅之扳因扳灘聲相近也故據莊子語改之孫編脩星衍云當作校滅之滅因滅灘聲相近也當以盧君之言爲是今依改之逍遙于廣澤之中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爲峽此齊民之所爲形植黎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懟懟病也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于天機機發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志德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鵲之唶唶豈嘗爲寒暑燥溼變其聲哉言體道者不爲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爲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待

萬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得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宗本）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士有同志同志德也至其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貞女專一亦無二心雖有偏喪不復更醮故曰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能方圓鉤繩不能曲直（雖規矩鉤繩無以施於此）天地之永登邱不可為脩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雖窮賤不以為懾懼也雖顯達不以為榮幸也）處高而不機（機危也）持盈而不傾（傾覆也）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朗讀汝南朗陵之朗）入火不焦入水不

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翱翔猶頫仰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舜藏金于嶄巖之山藏珠于五湖之淵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勢位爵號之名也是故不以康爲樂康安也不以慊爲悲慊約也慊讀僻向慊之慊不以貴爲安不以賤爲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爲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

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蚑行蟯動之蟲也蟯讀饒貞蟲細腰之屬也蝡動蚑作蚑讀烏跂步之跂也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靡滅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能視眭讀曰桂營然能聽營讀疾營之營形體能抗抗讀扣耳之扣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蹪躓也楚人讀躓為蹪知猶覺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

不能聞也不能見招之者不能聞呼之者耳目非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守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右若楚白公勝將欲慮亂立于朝倒杖策上貫其頭血流至地而不覺此之類也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豪末為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豪末為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之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與人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當合也中適也終身運枯形于連嶁列埒之門運行也枯猶病也形體也

漣嘍猶離嘍也委曲之類列埒不平均也連讀陵聾幽州陵陵蓮之漣嘍讀㟼嘍無松栢之嘍　逵吉按古無嘍字連嘍即連遱也所謂離嘍亦即麗廔也遱廔蓋正字而蹪蹈于汚壑穽陷之中汚壑大壑壑讀赫赫明明之赫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清靜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漠睯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睯猶鈍睯不知足貌誘進也慕貪漠溺之漠漠睯讀纖絹緻密睯無閉孔之睯也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淫過還復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神精神也清靜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

遬然而消遬亟（遬益也 亟疾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沈浮猶盛衰 俛仰猶升降）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機弩機關 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而百事之變無不應（應當之也）

淮南子卷一　終

總校張預分校陳其榮
張王熙校

漢涿郡高誘注

俶眞訓 俶始也眞實也道之實始於無有化育于有故曰俶眞因以名篇

有始者天地開闢之始也有未始有有始者言萬物萌兆未始有始者始成形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言天地合氣寂寞蕭條未始有也夫未始有始彷彿也有有者言萬物始有形兆也有無者言天地浩大無可名也有未始有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所謂有始者繁憤未發萌兆牙蘖未有形埒垠堮無無蝡蝡將欲生興而未成物類繁憤衆積之貌發憤也有未始有有始者天氣始下地氣

始上陰陽錯合相與優游競暢于宇宙之閒被德含和繽紛蘢蓯欲與物接而未成兆朕競逐也暢達也和氣也繽紛雜糅也蘢蓯聚會也兆朕形怪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始者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虛無寂寞蕭條霄雿無有仿佛氣遂而大通冥冥者也霄讀紺綃之綃雿翟氏之翟也有有者言萬物摻落根莖枝葉青葱苓蘢萑扈炫煌蠉飛蝡動蚑行噲息可切循把握而有數量摻讀參星之參萑扈炫煌采色貌也蚑讀車蚑轙之蚑噲讀不悅懌外之噲切摩也循順也萑讀曰唯也扈讀曰扈　逵吉按噲息各本皆作喙息唯藏本作噲攷方言喙息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曰喙說文解字噲咽也一曰嚵噲也嚵一曰喙也嚵有喙訓噲亦從之是噲亦有息義矣後人但

知喙息而改噲爲喙喙者非是有無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捫之不可得也望之不可極也儲與扈冶儲與扈冶褒大意也浩瀚瀚不可隱儀揆度而通光耀者浩浩瀚瀚廣大貌也光耀無形有未始有有無者包裹天地陶冶萬物大通混冥深閎廣大不可爲外析豪剖芒不可爲內無環堵之宇而生有無之根混冥大冥之中謂道也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有無者天地未剖陰陽未判剖判混分四時未分萬物未生汪然平靜寂然淸澄莫見其形汪讀傳失諸周氏之汪同若光耀之間於無有退而自失也自失沒不見也曰予能有無而未能無無也能有無爲也未

能本性自無爲也故曰未能無無也及其爲無無至妙何從及此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大塊天地之間也逸我以老休我以死莊子曰生乃徭役死乃休息也故曰休我以死善我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善我生之樂乃欲善我死之樂也明死變化有知欲勸人同死生也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人謂之固矣雖然夜半有力者負而趨趨走寐者不知猶有所遁夜半有力者負舟與山走故寐者不知也若藏天下於天下則無所遁其形矣大丈夫以天下爲室以藏萬物物豈可謂無大揚攉乎揚攉無慮大數名也攉讀鎬京之鎬一範人之形而猶喜範猶遇也遭也一說範法也言物一法效人形而猶喜也若人者千變萬化而未始有極也言死生變化而夢故曰未

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爲樂也可勝計邪譬若夢爲鳥而飛
於天夢爲魚而沒於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覺而後
知其夢也今將有大覺然後知今此之爲大夢也始吾
未生之時焉知生之樂也今吾未死又焉知死之不樂
也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爲虎轉病易病也江淮之間公牛氏有易病化
爲虎若中國有狂疾者發作有時也其爲虎者便還食人食人者因作眞虎不食人者更復化爲人公牛氏韓
人淮南之人因牛食芻謂之芻豢有驗于此其兄掩戶而入覘之則虎搏而
殺之殺其兄掩讀曰奄覘視也是故文章成獸爪牙移易移易人爪牙爲虎爪
牙也志與心變神與形化志心皆變神形皆化方其爲虎也不知其

嘗爲人也方其爲人不知其且爲虎也二者代謝舛馳各樂其成形〔代更也謝敘也舛互也形謂成虎形人舛讀舛賣之舛〕狡猾鈍惛是非無端孰知其所萌也〔萌生〕夫水嚮冬則凝而爲冰冰迎春則泮而爲水冰水移易于前後若周員而趨孰暇知其所苦樂乎〔泮釋也趨歸也〕是故形傷于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苑枯病也壯傷也苑讀南陽苑　逵吉按南陽苑即宛縣字也古苑與宛同〕神傷乎喜怒思慮之患者神盡而形有餘故罷馬之死也剝之若槁〔罷老氣力竭盡故若槁也〕狡狗之死也割之猶濡〔狡少也濡濡溼氣力未盡〕是故傷死者其鬼嬈〔嬈煩嬈善行病祟人〕時既者其神漠〔既盡也時

旣當老者則神寂漠漠定也是皆不得形神俱沒也道家養形養神皆以壽終形神俱沒不但漠而已也老子曰以道涖天下其鬼不神此謂俱沒也夫聖人用心杖性依神相扶而得終始是故其寐不夢其覺不憂精神無所思慮故不夢志存仁義患不得至故不憂古之人有處混冥之中神氣不蕩于外萬物恬漠以愉靜攙搶衡杓之氣莫不彌靡攙搶彗孛也杓北斗柄第七星而不能爲害當此之時萬民猖狂不知東西含哺而游鼓腹而熙鼓擊也熙戲也交被天和食于地德交俱也和氣也地德五穀不以曲故是非相尤茫茫沈沈是謂大治曲故曲巧也尤過也茫茫沈沈盛貌茫讀王莽之莽沈讀水出沈沈正白之沈於是在上位者左右而使

之毋淫其性鎮撫而有之毋遷其德是故仁義不布而萬物蕃殖古者抱盛德上質樸不待仁義而萬物蕃殖也賞罰不施而天下賓服昭其德也其道可以大美興而難以算計舉也言天地萬物但可以大美興而育之難以算計具也是故日計之不足而歲計之有餘以限計之故有餘也辟若梅矣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為百人酸也夫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言各得其志故相忘也古之眞人立於天地之本中至優游抱德煬和而萬物雜累焉煬炙也抱其志德而炙於和氣故萬物雜累言成熟也煬讀供養之養孰肯解構人閒之事以物煩其性命乎解構猶合會也煩辱也夫道有經紀條貫得一之道連千枝萬葉

一者道本得其本故能違理千枝萬葉以少正多也是故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貧有以樂業困有以處危夫大寒至霜雪降然後知松柏之茂也據難履危利害陳于前陳列也然後知聖人之不失道也是故能戴大員者履大方言能戴天履地之道鏡太淸者視大明立太平者處大堂太平天下之平也大堂明堂所以告朔行令也能游冥冥者與日月同光光明也論德道者能與日月同明也是故以道爲竿以德爲綸禮樂爲鉤仁義爲餌投之於江浮之於海萬物紛紛孰非其有夫挾依於跂躍之術跂躍猶齟齬不正之道也提挈人間之際撢掞挺挏世之風俗撢引掞利也挺挏猶上下也以

長利便也逵吉按挻各本皆作挺攷說文解字挺拔也挻長也挺挏雙聲應從藏本作挺為是以摸蘇牽連物之微妙摸蘇猶摸索微妙猶細小也猶得肆其志充其欲何況懷瓌瑋之道忘肝膽遺耳目獨浮游無方之外不與物相弊摋弊摋猶雜糅弊音跋涉之跋摋讀楚人言殺中徙倚無形之域而和以天地者乎若然者偃其聰明而抱其太素素朴性也以利害為塵垢塵垢喻輕也以死生為晝夜是故目觀玉輅琬象之狀耳聽白雪清角之聲不能以亂其神玉輅王者所乘有琬琰象牙之飾白雪師曠所奏太一五弦之琴樂曲神物為下降者清角商聲也登千仞之谿臨蝯眩之岸不足以滑其和也蝯臨其岸而目眩滑滑亂和適也譬若鍾

山之玉鍾山昆侖也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則至德天地之精也是故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明於死生之分達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之大易骭之一毛無所槩於志也骭自膝以下脛以上也骭讀閈收之閈也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之時麗也條風鳴條言其迅也麗過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虻之一過也夫秉皓白而不黑行純粹而不糅處玄冥而不闇休于天鈞而不𥗺𥗺敗也天鈞北極之地積寒之野休之飄敗雖體道能不敗也孟門終隆之山不能禁孟門山名太行之隘也終隆則終南山在扶風皆險塞也　逵吉按古讀隆爲臨故詩與爾臨衝韓詩作

隆衡又後漢殤帝諱隆改隆慮縣爲臨慮縣亦是南臨同聲因之又以終南爲終隆也唯體道能不敗湍瀨旋淵呂梁之深不能留也湍瀨急流旋淵深淵也呂梁水名也在彭城皆水險留滯也太行石澗飛狐句望之險不能難也太行在野王北上黨關也石澗深谿飛狐在代郡句望在鴈門皆隘險也　逵吉按句望今漢書地理志作句注以義攷之汪應卽注字也古汪望同聲凡古字通者皆以聲同相通若汪與注乃字之誤耳古汪字作準注字作泩後人但識注不識古字注因之傳訛矣是故身處江海之上而神游魏闕之下魏闕王者門外闕所以縣教象之書於象魏也巍巍高大故曰魏闕言眞人雖在遠方心存王也一曰心下巨闕內守也神非得一原孰能至於此哉一原道之原也是故與至人居使家忘貧使王公簡其富貴而樂卑賤勇者衰其

氣貪者消其欲坐而不教立而不議虛而往者實而歸故不言而能飲人以和論道如川不言而能飲人以和適也是故至道無爲一龍一蛇龍能化蛇能解脫故道以爲譬盈縮卷舒與時變化外從其風內守其性耳目不燿思慮不營營惑也其所居神者臺簡以游太淸臺猶持也簡大也逵吉按臺簡注云臺持也錢別駕坫云臺當作握說文解字握古文作𡔲𡔲與臺形近致訛耳但藏本及各本皆作臺字而本書用古文𡔲不用篆文握故仍存原文不敢擅改引楯萬物羣美萌生引楯拔擢也楯讀允恭之允逵吉按引楯當作揗從手旁是故事其神者神去之事治也休其神者神居之不擾動道出一原通九門九門天之門散六衢散布于六合之衢也設於無垓

坫之宇設施也坺坫堀𡎺也坺讀人飲食太多以思下坺坫讀爲凭氏有反坫之坫寂漠以虛無非有爲於物也物以有爲於已也非有爲于物者不爲爲也物以有爲于已者物已爲也是故舉事而順于道者非道之所爲也道之所施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六合所包陰陽所呴雨露所濡道德所扶此皆生一父母而閱一和也父母天地閱總也和氣也道所貫也呴讀以口相呼之呼是故槐榆與橘柚合而爲兄弟有苗與三危通爲一家言道能化同異物也有苗國在南方彭蠡舜時不服者三危西極山名在辰州通爲一家道所化也 遠吉按辰州疑當作益州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閒一身之中神之分離剖

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肝膽喻近胡越喻遠）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圈阪也）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墨墨翟也其術兼愛非樂摩頂放踵而利國者爲之楊楊朱其術全性保眞雖拔骭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申申不害也韓昭侯相著三符之命而尙刻削商者魏公孫鞅也爲秦孝公制相坐之法嚴猛聞故封之爲商君也因謂之商鞅）猶蓋之無一橑而輪之無一輻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用也已自以爲獨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今夫冶工之鑄器（鑄讀如唾祝之祝也）金踊躍于鑪中必有波溢而播棄者其中地而凝滯亦有以象於物者矣其形雖有所

小用哉然未可以保於周室之九鼎也又況比於規形者乎其與道相去亦遠矣今夫萬物之疏躍枝舉百事之莖葉條桙皆本於一根而條循千萬也疏躍布散也桙讀詩頌苞有三蘖同　逵吉按桙古文櫱字也亦作蘖俗寫蘖字爲蘖又劉德引詩苞有三桙說文解字櫱伐木餘也方言桙餘也陳鄭之閒曰桙是桙櫱亦同字若此則有所受之矣而非所授者所受者無授也而無不受也無不受也者譬若周雲之龍蓯遼巢彭濞而爲雨周雲密雨雲也龍蓯聚合也遼巢彭濞蘊積貌也濞揄莢之濞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穿攦彭薄薄與濞聲近也沈溺萬物而不與爲涇焉不與萬物俱涇今夫善射者有儀表之度如工匠有規矩之數此

皆所得以至於妙（有所得儀表規矩之巧也）然而奚仲不能為逢蒙造父不能為伯樂者是曰諭於一曲而不通于萬方之際也今以涅染緇則黑於涅以藍染青則青於藍涅非緇也青非藍也茲雖遇其母而無能復化已（涅礬石也母本也）是何則以諭其轉而益薄也何況夫未始有涅藍造化之者乎其為化也雖鏤金石書竹帛何足以舉其數（鏤讀婁數之婁）由此觀之物莫不生於有也（有猶在也）小大優游矣（言饒多也）夫秋豪之末淪於無閒而復歸於大矣（秋豪微妙故能入于無閒閒孔言道無形以豪末比道猶復為大也）蘆苻之厚通於無墊而復反於敦

龐厚猶薄蘆葦也苻蘆之中白苻言其薄柯則歸於葦故曰反於敦龐矣苻讀麪麩之麩也若夫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四達無境通于無圻道無形秋豪蘆苻己有形故曰無秋豪之微蘆苻之厚而四達無境通於無圻圻垠字也　逵吉按說文解字垠或從斤作圻而莫之要御夭遏者其襲微重妙挺挏萬物揣丸變化道之所能天地之間何足以論之言道所化者大夫疾風敎木而不能拔毛髮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而蟁蝱適足以翺翔敎亦拔也臺高際於雲故曰雲臺蟁蝱微細故翺翔而無傷毀之患道所貴也大與蚑蟯同乘天機蚑行蟯動諭微細也天機神焉夫受形於一圈飛輕微細者猶足以脫其命又況未有類也類形象也未有形象道所尚也由此觀之無形

而生有形亦明矣是故聖人託其神於靈府而歸於萬物之初視於冥冥聽於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曉明也寂漠之中獨有照焉其用之也以不用其不用也而後能用之其知也乃不知其不知也而後能知之也夫天不定日月無所載載行也地不定草木無所植植立也所立於身者不寍是非無所形形見也是故有眞人然後有眞知知不詐故曰眞也其所持者不明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歟今夫積惠重厚累愛襲恩以聲華嘔苻嫗掩萬民百姓使知之訢訢然人樂其性者仁也舉大功立顯名

體君臣正上下明親疏等貴賤存危國繼絕世決挐治煩興毀宗立無後者義也閉九竅藏心志棄聰明反無識芒然仿佯于塵埃之外而消搖于無事之業含陰吐陽而萬物和同者德也是故道散而爲德德溢而爲仁義仁義立而道德廢矣百圍之木斬而爲犧尊犧讀曰希猶疏鏤之尊鏤之以剞劂雜之以青黃華藻鎛鮮龍蛇虎豹曲成文章剞巧工鉤刀也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青黃彩色之飾剞讀技之技劂讀詩蹶角之蹶也華藻華文也鎛今之金尊也鮮明好也龍蛇虎豹者刻尊彝爲蟠龍伏虎之狀故曰曲成文章然其斷在溝中壹比犧尊溝中之斷則醜美有閒矣閒遠

(也方其好醜相去遠也)然而失木性鈞也(鈞等)是故神越者其言華(越散也言不守也故華而不實)德蕩者其行偽(蕩逸偽不誠也)至精亡於中而言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與物為役)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于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風化也)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是故聖人內修道術而不外飾仁義不知耳目之宜而游于精神之和若然者下揆三泉上尋九天橫廓六合揲貫萬物此聖人之游也若夫真人則動

溶于至虛而游于誠亡之野騎蜚廉而從敦圄（蜚廉獸名長毛有翼敦圄似虎而小一曰仙人名也）馳於方外休乎宇內燭十日而使風雨臣雷公役夸父（夸父仙人弃其杖而爲鄧林也）妾宓妃妻織女天地之閒何足以留其志是故虛無者道之舍平易者道之素（素性也）夫人之事其神而嬈其精營慧然而有求於外此皆失其神明而離其宅也（事治也嬈煩也營慧求索名利者也宅離精神之宅也）是故凍者假兼衣于春而暍者望冷風于秋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夫梣木色青翳而蠃瘉蝸睆（梣木苦歷木名也生於山剝取其皮以水浸之正青用洗眼瘉人目中膚翳故曰色青翳青色象也蠃蠡薄蠃蝸睆

目疾也此皆治目之藥也人無故求此物者必有蔽其明者聖人之所以駭天下者眞人未嘗過焉賢人之所以矯世俗者聖人未嘗觀焉矯拂也夫牛蹏之涔無尺之鯉涔潦水也涔讀延祜曷問急氣閉口言也塊阜之山無丈之材小山也所以在陳留然者何也皆其營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牛蹏之涔無徑尺之鯉魁父之山無營宇之材無下營宇二字又況乎以無裏之者邪無裏無形此其爲山淵之勢亦遠矣此無有議長大夫人之拘於世也必形繫而神泄故不免於虛形繫者身形疾而精神越泄不處其守故曰不免于虛疾使我可係羈者必其有命在於外也至德之世

甘瞑于溷澖之域而徙倚于汗漫之宇澖讀閑放之閑言無垠虛之貌徙倚猶汗漫無生形形生元氣之本神也故盧敖見若士者言曰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上是也宇居也提挈天地而委萬物以鴻濛為景柱而浮揚乎無畛崖之際提一手曰提挈舉委棄也言不以身役物鴻濛東方之野日所出故以為景柱浮揚猶遨翔也無畛崖畔界因以為名也是故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羣生莫不顒顒然仰其德以和順當此之時莫之領理決離隱密而自成渾渾蒼蒼純樸未散旁薄為一而萬物大優渾渾蒼蒼混沌大貌故曰純樸未散也優饒也是故雖有羿之知而無所用之是說上古之時也但甘臥治化自行故曰雖有羿之知其無所用之是堯時羿善射能一日落九烏繳大風殺窫窳斬九嬰射河伯

之知巧也非有窮后羿也及世之衰也至伏羲氏其道昧昧芒芒然吟德懷和伏羲氏以木德王天下號曰太昊昧昧純厚也芒芒廣大貌也吟咏其德含懷其和氣未大宣布也被施頗烈被讀光被四表之被也被其德澤頗烈施於民也而知乃始昧昧晽晽皆欲離其童蒙之心昧昧欲明而未也晽晽欲所知之貌也離去也而覺視於天地之閒是故其德煩而不能一煩多也一齊也乃至神農黃帝剖判大宗竅領天地襲九竅重九㷉竅通也領理也襲因也竅法也㷉形也言因九天九地之形法以通理也提挈陰陽嫥捖剛柔枝解葉貫萬物百族嫥捖和調也族類也使各有經紀條貫貫位也於此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睢睢盱盱聽視之貌也是故

治而不能和下也[和協也]棲遲至於昆吾夏后之世[昆吾夏伯桀世]也嗜欲連於物聰明誘於外而性命失其得[性命之本]施及周室之衰澆湻散樸[澆讀難易之易也]雜道以僞儉德以行[雜粗]而巧故萌生[巧言爲詐]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儒孔子道也墨墨翟術也徒黨也訟爭是非也]於是博學以疑聖華誣以脅衆[博學楊墨之道以疑孔子之術設虛華之言以誣聖人劫脅徒衆也]弦歌鼓舞緣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爲以求之]繁登降之禮飾紱冕之服聚衆不足以極其變積財不足以贍其費於是萬民乃始慲觟離跂[慲讀䶵龥無蓬際之慲觟傒徑之傒也]各欲行其知

僞以求鑿枘於世而錯擇名利錯施也擇取也求索也言施其巧僞索榮顯之名利也故下言曼衍于淫荒之陂也是故百姓曼衍於淫荒之陂而失其大宗之本陂或作野夫世之所以喪性命有衰漸以然所由來者久矣是故聖人之學也欲以返性於初而游心於虛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故聖人能返其性於初也游心於虛言無欲也達人之學也欲以通性於遼廓而覺於寂漠也若夫俗世之學也則不然擢德攓性內愁五藏外勞耳目擢取也攓縮也皆不循其理故愁其思慮也耳妄聽目妄視淫放勞也乃始招蟯振繾物之豪芒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暴行越智於天下以招號名聲

於世搖消掉捎仁義禮樂未之能行也越揚也暴卒也越揚其詐譎之智以取聲名也此我所羞而不為也是故與其有天下也不若有說也說樂也不若有人說樂之也與其有說也不若尚羊物之終始也而條達有無之際是故舉世而譽之不加勸舉世而非之不加沮定于死生之境而通于榮辱之理雖有炎火洪水彌靡於天下神無虧缺於胷臆之中矣若然者視天下之間猶飛羽浮芥也芥中也　達吉按中字疑當作艸孰肯分分然以物為事也分猶意念之貌水之性真清而土汩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聲色也口鼻之於

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爲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者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人莫鑑於流沫而鑑於止水者以其靜也沫雨潦上沫起覆甌也言其濁擾不見人形也莫窺形於生鐵而窺於明鏡者以覩其易也易讀河間易縣之易夫唯易且靜形物之性也形見由此觀之用也必假之於弗用也是故虛室生白吉祥止也虛心也室身也白道也能虛其心以生于道道性無欲吉祥來止舍也夫鑑明者塵垢弗能薶薶污也薶讀倭語之倭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神清者精神內守也情之嗜欲不能于亂精神已越於

外而事復返之越散也是失之於本而求之於末也外事治也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元光而求知之于耳目元光內明也一曰是釋其炤炤而道其冥冥也是之謂失道心有元天也所至而神喟然在之反之於虛則消鑠滅息此聖人之游也反之於虛則情欲之性消鑠滅息故曰聖人之游游行也故古之治天下也必達乎性命之情其舉錯未必同也其合於道一也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於身也冬日之不用翣者非簡之也清有餘於適也翣扇也翣讀鯀鶩食夫唼喋之唼簡賤也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於己而已貪污之心奚由

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爲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以用也聖人有所于達達則嗜欲之心外矣外棄也孔墨之弟子皆以仁義之術敎導於世然而不免於偏身猶不能行也又況所敎乎偏身身不見用偏偏然也偏讀雷同之雷逵吉按說文解字偏相敗也讀若雷道德經偏偏兮若無所歸本或作乘乘者是是何則其道外也夫以末求返於本許由不能行也又況齊民乎齊民凡民齊于民也誠達于性命之情而仁義固附矣趨舍何足以滑心若夫神無所掩心無所載通洞條達恬漠無事無所凝滯虛寂以待勢利不能誘也說惑也進也辯者不

能說也說釋也聲色不能淫也美者不能濫也濫覦也或作監不能使之過濫智者不能動也勇者不能恐也此眞人之道也若然者陶冶萬物與造化者爲人也爲治天地之閒宇宙之內莫能夭遏閉上下之閒也內四方之內也夫化生者不死而化物者不化化生者天也化化物者德也神經於驪山太行而不能難驪山今在京兆新豐縣南也太行今在河內野王縣北也入於四海九江而不能濡四海四方之海也九江江分爲九也處小隘而不塞橫扃天地之閒而不窕扃猶閉也不通此者雖目數千羊之羣耳分八風之調目視耳聽也八風八卦之風調和也足蹀陽阿之舞而手會綠水之趨陽阿古之名倡也綠水舞

曲也一曰綠水古詩也趨投節也智終天地明照日月辯解連環澤潤玉石猶無益於治天下也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外不滑內則性得其宜性不動和則德安其位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能體道矣若然者血脈無鬱滯五藏無蔚氣蔚病也禍福弗能撓滑非譽弗能塵垢故能致其極極至非有其世孰能濟焉有其人不遇其時身猶不能脫又況無道乎道不得行且人之情耳目應感動心志知憂樂手足之攢疾蟲辟寒暑所以與物接也蜂蠆螫指而神不能憺螫讀解釋之釋憺定也蚉蝱噆

膚而知不能平噆噬猶穿夫憂患之來攖人心也攖迫也非直
蜂蠆之螫毒而蚉䖟之慘怛也而欲靜漠虛無奈之何
哉夫目察秋豪之末耳不聞雷霆之聲耳調玉石之聲
目不見太山之高何則小有所志而大有所忘也今萬
物之來擢拔吾性攓取吾情有若泉源雖欲勿稟其可
得邪稟猶動用也今夫樹木者灌以瀿水逵吉按孫編修星衍云文選注引許眘淮南子注有楚人謂水暴溢爲瀿云云當是此下原文而各本有瀿波暴溢也五字藏本皆無之附錄以俟攷
疇以肥壤疇雍壤或作嘹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梓
梓蘖又況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可得乎今盆水

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員察見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況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古者至德之世賈便其肆農樂其業大夫安其職職事而處士脩其道道先王之道也　逵吉按脩太平御覽作循當此之時風雨不毀折草木不夭九鼎重味珠玉潤澤九鼎九州貢金所鑄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也重厚也潤澤有光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草木不夭死九鼎重無味字下有注云王者之德休明則鼎重姦回則鼎輕洛出丹書河出綠圖故許由方回善卷披衣得達其道許由陽城人也堯所聘而不到也方回善卷披衣皆堯時隱士姓名不可得知其人方直回旋因曰方回見其善卷披衣而行因曰披衣得達樂其所修

先王之道也何則世之主有欲利天下之心是以人得自樂其閒自樂其道于天地之閒也或作文德自樂其閒先王之道也四子之才非能盡善蓋今之世也然莫能與之同光者遇唐虞之時光譽逮至夏桀殷紂燔生人辜諫者爲炮烙鑄金柱鑄金柱然火其下以人置其上墜陊火中而對之笑也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賢人比干也析解也剒解有才士腳觀其有奇異脛腳也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鬼侯梅伯紂時諸侯梅伯說鬼侯之女美好令紂妻之女至紂以爲不好故醢鬼侯之女葅梅伯之骸也一曰紂爲無道梅伯數諫故葅其骸也當此之時嶢山崩三川涸嶢山在南陽三川涇渭汧也涸竭也傳曰山崩川竭亡國徵也飛鳥鎩翼走獸擠腳紂田獵禽荒無休止時故飛鳥折翼走獸

毀腳無不被害也當此之時豈獨無聖人哉然而不能通其道者不遇其世言聖人不能通其道行其仇者不遭世也夫鳥飛千仞之上獸走叢薄之中禍猶及之又況編戶齊民乎聚木曰叢深草曰薄猶及之田獵不時也由此觀之體道者不專在于我亦有繫于世矣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逵吉按反太平御覽作化勇力聖知與罷怯不肖者同命歷陽淮南國之縣名今屬江都昔有老嫗常行仁義有二諸生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湖謂嫗視東城門閫有血便走上北山勿顧也自此嫗便往視門閫閽者問之嫗對曰如是其暮門吏故殺雞血塗門閫明旦老嫗早往視門見血便上北山國沒為湖與門吏言其事適一宿耳一夕旦而為湖也勇怯同命無遺脫也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

死巫山在南郡膏夏大木也其理密白如膏故曰膏夏紫芝皆喻賢智也蕭艾賤草皆喻不肖故河魚不得明目稺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河水濁故不得明目稺稼為霜所凋故不得待其自熟時故曰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愚者不能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于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兩者雙也置猨檻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肆極舜之耕陶也不能利其里所居之里南面王則德施乎四海四海天下仁非能益也處便而勢利也古之聖人其和愉寧靜性也其志得道行命也命天命也是故性遭命而後能行命得性而後

能明得其本清靜之性故能明烏號之弓谿子之弩不能無弦而射烏號柘桑也谿子爲弩所出國名也或曰谿蠻夷也以柘桑爲弩因曰谿子之弩也一曰谿子陽鄭國善爲弩匠因以名也越舲蜀艇不能無水而浮舲小船也蜀艇一版之舟若今豫章是也雖越人所便習若無其水不能獨浮也今矰繳機而在上罟張而在下雖欲翱翔其勢焉得矰弋射身短矢也機發也翱翔鳥之高飛翼上下曰翱直刺不動曰翔故詩云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以言慕遠世也詩周南卷耳篇也言采采易得之菜不滿易盈之器以言君子爲國執心不精不能以成其道采易得之菜不能盈易滿之器也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言我思古君子官賢人置之列位也誠古之賢人各得其行列故曰慕遠也

淮南子卷二終

總校張預分校孫瑛
馮一梅校

淮南子卷三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天文訓（文者象也天先垂文象日月五星及彗孛皆謂以譴告一人故曰天文因以題篇）

天墬未形馮馮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馮翼洞灟無形之貌洞讀挺挏之挏灟讀以鐵頭斫地之钃也）道始于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宇四方上下也宙往古來今也將成天地之貌也涯垠重安之貌也　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宇宙生元氣涯俗本作漢誤）清陽者薄靡而爲天（薄靡者若塵埃飛揚之貌）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一作専）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天地之襲精爲陰陽（襲合也精氣也）陰陽之

專精爲四時四時之散精爲萬物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積陰之寒氣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日月之淫爲精者爲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塵埃

昔者共工與顓頊爭爲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共工官名伯于虙羲神農之閒其後子孫任智刑以强故與顓頊黃帝之孫爭位不周山在西北也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傾高也原道言地東南傾其高傾下也此先言傾西北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者主幽圓者主明明者吐氣者也是故火曰外景幽者含氣者也是故水曰內景吐氣者施含氣者化是

故陽施陰化天之偏氣怒者爲風地之含氣和者爲雨陰陽相薄感而爲雷薄迫也感動也激而爲霆亂而爲霧陽氣勝則散而爲雨露散霧散也陰氣勝則凝而爲霜雪毛羽者飛行之類也故屬於陽介鱗者蟄伏之類也故屬於陰日者陽之主也是故春夏則羣獸除除冬毛微墮也日至而麋鹿解日冬至麋角解日夏至鹿角解月者陰之宗也是以月虛而魚腦流月死而蠃蛖膲宗本也減少也膲肉不滿言應陰氣也膲讀若物醮炒之醮也火上蕁蕁讀葛覃之覃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物類相動本標相應標讀刀末之標故陽燧見日則燃而爲火方諸見月則

津而爲水陽燧金也取金杯無緣者熟摩令熱日中時以當日下以艾承之則燃得火也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令熱月盛時以向月下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滴先師說然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春注云諸珠也方石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升又引高誘注同此知高許二家注本原別矣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虎土物也風木風也木生于土故虎嘯而谷風至龍水物也雲生水故龍舉而景雲屬屬會也　逵吉按虎土物也太平御覽作陽獸也麒麟鬬而日月食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許春注云麒麟大角獸故與日月同符鯨魚死而彗星出蠶珥絲而商弦絕蠶老絲成自中徹外視之如金精珥表裏見故曰珥絲一曰弄絲於口商音清弦細而急故先絕也賁星墜而勃海決賁星客星也又作孛星墜隕也勃大也決溢也人主之情上通于天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人主之精通于天故誅暴則多飄風

暴虐也飄風迅也枉法令則多蟲螟食心曰螟穀之災也殺不辜則國赤地赤地旱也令不收則多淫雨干時之令不收納則久雨爲災四時者天之吏也日月者天之使也星辰者天之期也虹蜺彗星者天之忌也期會也雄爲虹雌爲蜺也虹者雜色也忌禁也天有九野九千九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九野九天之野也一野千一百一十一隅也五星八風二十八宿五星歲星熒惑鎭星太白辰星也八風八卦之風也二十八宿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也五官六府五官五行之官六府加以穀紫宮太微軒轅咸池四守天阿皆星名下自解何謂九野中央曰鈞天其星角亢氐韓鄭之分野也東方曰蒼天

其星房心尾東北曰變天其星箕斗牽牛尾箕一名析木燕之分野斗吳之分野牽牛一名星紀越之分野陽氣始作萬物萌芽故曰變天北方曰玄天其星須女虛危營室虛危一名玄枵齊之分野西北方曰幽天其星東壁奎婁幽陰也西方季秋將即於陰故曰幽天營室東壁一名承委衛之分野奎婁一名降婁魯之分野西方曰顥天顥白也西方金色白故曰顥天或作昊字逵吉按俗本此字皆作昊惟藏本作顥其星胃昴畢昴畢一名大梁趙之分野西南方曰朱天其星觜嶲參東井觜嶲參一名實沈晉之分野朱陽也西南爲少陽故曰朱天南方曰炎天其星輿鬼柳七星柳七星周之分野一名鶉火東南方曰陽天其星張翼軫東南純乾用事故曰陽天翼軫一名鶉尾楚之分野何謂五星東方木也其帝

太皞太皞伏犧氏有天下號也死託祀於東方之帝也其佐句芒執規而治春其神爲歲星其獸蒼龍其音角其日甲乙木色蒼龍順其色也角木也甲乙皆木也南方火也其帝炎帝炎帝少典子也以火德王天下號曰神農死託祀於南方之帝其佐朱明舊說云祝融執衡而治夏其神爲熒惑熒惑五星之一也其獸朱鳥朱鳥朱雀也其音徵其日丙丁徵火也丙丁皆火也中央土也其帝黃帝黃帝少典之子也以土德王天下號曰軒轅氏死託祀於中央之帝其佐后土執繩而制四方其神爲鎮星其獸黃龍土色黃也其音宮其日戊己宮土戊己土也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少昊黃帝之子青陽也以金德王號曰金天氏死託祀於西方之帝其佐蓐收執矩而治秋其神爲

太白其獸白虎其音商其日庚辛商金也庚辛皆金也北方水也其帝顓頊顓頊黃帝之孫以水德王天下號曰高陽氏死託祀於北方之帝其佐玄冥執權而治冬其神爲辰星其獸玄武其音羽其日壬癸羽水也壬癸皆水也太陰在四仲則歲星行三宿仲中也四中謂太陰在卯酉子午四面之中也太陰在四鉤則歲星行二宿丑鉤辰申鉤巳寅鉤亥未鉤戌謂太陰在四角二八十六三四十二故十二歲而行二十八宿日行十二分度之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度之七十二歲而周周偏熒惑常以十月入太微受制而出行列宿司無道之國爲亂爲賊爲疾爲喪爲饑爲兵出入無常辯變

其色時見時匿（此皆所以譴告人君）鎮星以甲寅元始建斗歲鎮行一宿當居而弗居其國亡土未當居而居之其國益地歲熟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歲行十三度百一十二分度之五二十八歲而周（鎮星一偏）太白元始以正月建寅與熒惑晨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百二十日而夕出西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復出東方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而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當入而不入當出而不出天下興兵辰星正四時常以二月春分効奎婁以五月下以五月夏至効東井輿鬼

以八月秋分効角亢以十一月冬至効斗牽牛効見出以辰戌入以丑未出二旬而入晨候之東方夕候之西方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飢也穀不熟爲飢　逵吉按飢依高義應作饑饑本或作饑飢饑也饑穀不熟也兩字訓異何謂八風距日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艮卦之風一名融爲笙也條風至四十五日明庶風至震卦之風也爲管也明庶風至四十五日清明風至巽卦之風也爲柷也清明風至四十五日景風至離卦之風也爲弦也景風至四十五日涼風至坤卦之風也爲塤也涼風至四十五日閶闔風至兌卦之風也爲鐘也閶闔風至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乾卦之風也爲磬也不周風

至四十五日廣莫風至（坎卦之風也爲鼓也）條風至則出輕繫去稽留（立春故出輕繫）明庶風至則正封疆修田疇（春分播穀故正疆界治田疇也）清明風至則出幣帛使諸侯（立夏長養布恩惠故幣帛聘問諸侯也）景風至則爵有位賞有功（夏至陰氣在下陽盛於上象陽布施故賞有功封建侯也）涼風至則報地德祀四郊（立秋節農乃登穀嘗祭故報地德祀四方神也）閶闔風至則收縣垂琴瑟不張（秋分殺氣國君憯愴故去鍾磬縣垂之樂也）不周風至則修宮室繕邊城（立冬節土工其始故治宮室繕修邊城備寇難也）廣莫風至則閉關梁決刑罰（象冬閉藏不通關梁也罰刑疑者于是順時而決之）何謂五官東方爲田南方爲司馬西方爲理北方爲司空中央

爲都田主農司馬主兵理主獄司空主土都爲四方最也何謂六府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是也太微者太一之庭也太微星名也太一天神也紫宮者太一之居也軒轅者帝妃之舍也咸池者水魚之囿也咸池星名水魚天神天阿者羣神之闕也闕猶門也四宮者所以守司賞罰四宮紫宮軒轅咸池天阿太微者主朱雀主猶典也紫宮執斗而左旋日行一度以周於天日冬至峻狼之山南極之山日移一度凡行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而夏至牛首之山牛首北極之山反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成一歲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俱入營室五度天一以

始建七十六歲日月復以正月入營室五度無餘分名曰一紀凡二十紀一千五百二十歲大終日月星辰復始甲寅元日行一度而歲有奇四分度之一故四歲而積千四百六十一日而復合故舍八十歲而復故曰子午卯酉爲二繩繩直也丑寅辰巳未申戌亥爲四鉤東北爲報德之維也報復也陰氣極於北方陽氣發於東方自陰復陽故曰報德之維四角爲維也西南爲背陽之維西南已過陽將復陰故曰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常羊不進不退之貌純陽用事不盛不衰常如此故曰常羊之維　達吉按常羊即相羊亦即倘佯漢書吳王濞傳又作方洋司馬相如上林賦又作襄羊皆是也亦古字通用西北爲蹏通之維西北

純陰陽氣閉結陽氣將萌虩始通之故曰虩通之維（逵吉按虩各本皆作虩疑藏本誤）日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極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德始生也）日夏至則斗南中繩陽氣極陰氣萌故曰夏至爲刑（刑始殺也）陰氣極則北至北極下至黃泉故不可以鑿地穿井萬物閉藏蟄蟲首穴故曰德在室陽氣極則南至南極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邱上屋萬物蕃息五穀兆長故曰德在野日冬至則水從之日夏至則火從之故五月火正而水漏（火正火王也故水滲漏一說火星正中地漏溼也）十一月水正而陰勝（水正水王也故陰勝也一說營室正中于南方）陽氣爲火陰氣爲水水勝故夏至

淫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炭輕溼故炭重日冬至井水盛盆水溢羊脫毛麋角解鵲始巢八尺之脩日中而景丈三尺日夏至而流黃澤石精出流黃土之精也陰氣作於下故流澤而出也石精五色之精也蟬始鳴半夏生半夏藥草蟁蝱不食駒犢鷙鳥不搏黃口五月微陰在下駒犢黃口肌血脆弱未成故蟁蝱鷙鳥應陰不食不搏也八尺之景脩徑尺五寸景脩則陰氣勝景短則陽氣勝陰氣勝則爲水陽氣勝則爲旱陰陽刑德有七舍何謂七舍室堂庭門巷術野十二月德居室三十日先日至十五日後日至十五日而徙所居各三十日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

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相德則刑德合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分平故曰刑德合門德南則生刑南則殺故曰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草木死兩維之閒九十一度十六分度之五而升自東北至東南爲兩維帀四維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者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千四百六十一分里之三百四十八日行一度十五日爲一節以生二十四時之變斗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黃鐘十一月也鐘者聚也陽氣聚於黃泉之下也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應鐘十月也陰應於陽轉成其功萬物應時聚藏故曰應鐘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無射九月也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

有射出見也故曰無射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南呂八月也南任也言陽氣內藏陰侶於陽任成其功故曰南呂也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夷則七月也夷傷則法也陽衰陰發萬物彫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林鐘六月也林眾鐘聚也陽極陰生萬物眾聚而盛故曰林鐘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蕤賓五月也陰氣萎蕤在下似主人陽在上似賓客故曰蕤賓也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仲呂四月也陽在外陰在中所以呂中於陽助成功也故曰仲呂也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姑洗三月也姑故也洗新也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

曰姑洗也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濟止音比夾鐘夾鐘二月也夾夾也萬物去陰夾陽地而生故曰夾鐘也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蔟太蔟正月也蔟蔟也陰衰陽發萬物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大呂十二月也呂侶也萬物萌動於下未能達見故曰大呂所以配黃鐘助陽宣功也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音比太蔟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

姑洗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音比仲呂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蕤賓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加十五日指蹏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加十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音比應鐘加十五日指子故曰陽生於子陰生於午陽生於子故十一月日冬至鵲始加巢人氣鍾首陰生於午故五月爲小刑薺麥亭歷枯冬生草木必死斗杓爲小歲斗第一星至第四爲魁第五至第七

爲杓

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爲太歲二月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太歲迎者辱背者強左者衰右者昌小歲東南則生西北則殺不可迎也而可背也不可左也而可右也其此之謂也大時者咸池也小時者月建也天維建元常以寅始起右徙一歲而移十二歲而大周天終而復始淮南元年冬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淮南王作書之元年也一曰淮南王長孝文皇帝異母弟也僭號自稱東帝以從嚴道道死于雝其四子皆爲列侯時人歌之曰一尺繒好童童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文帝聞之曰以我爲利其土耶皆召四侯而王之是則淮南王安即位之元年以紀時也二陰一陽成

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陰麤抝故得氣少陽精微故得氣多一說上得二下得三合爲五故曰合氣而爲音音數五也合氣而爲音合陰而爲陽合陽而爲律故曰五音六律音自倍而爲日律自倍而爲辰故曰十而辰十二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度之二十六六或作八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爲月而以十二月爲歲歲有餘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故十九歲而七閏日冬至子午夏至卯酉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也冬至後三日則明年夏至之日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也壬午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煙

青木色青也東方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火色赤也南方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煙黃土中央其色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煙白西方金其色白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煙黑北方水其色黑七十二日而歲終庚子受制歲遷六日以數推之七十歲而復至甲子甲子受制則行柔惠挺羣禁開闔扇通障塞毋伐木甲木也木王東方故施柔惠螫伏之類出由戶故開闔扇通障塞春木王故毋伐木也丙子受制則舉賢良賞有功立封侯出貨財火用事象陽明識功勞故封建侯出貨財戊子受制則養老鰥寡行粰鬻施恩澤土用事象土長養故施恩澤也庚子受制則繕牆

垣修城郭審羣禁飾兵甲儆百官誅不法金用事象金斷割故誅不如法度也壬子受制則閉門閭大搜客禁搜客出新客斷刑罰殺當罪息關梁禁外徒水用事象冬閉固故禁外徒也甲子氣燥濁丙子氣燥陽戊子氣溼濁庚子氣燥寒壬子氣淸寒丙子干甲子蟄蟲早出木氣溫故早出故雷早行戊子干甲子胎夭卵毈鳥蟲多傷庚子干甲子有兵壬子干甲子春有霜戊子干丙子霆庚子干丙子夷夷傷也夷或爲雹壬子干丙子雹甲子干丙子地動庚子干戊子五穀有殃壬子干戊子夏寒雨霜甲子干戊子介蟲不爲不成爲介蟲也逵吉按爲讀如譌書平秩南

謞謞化也亦古字通用高義未晰丙子干戊子大旱苽封熯苽蔣草也生水上相連特大如薄者也名曰封旱燥故熯也壬子干庚子大剛魚不爲不戊爲魚甲子干庚子草木再死再生丙子干庚子草木復榮今八月九月時李柰復榮生實是也戊子干庚子歲或存或亡甲子干壬子冬乃不藏地氣發也丙子干壬子星隊隊隕戊子干壬子蟄蟲冬出其鄉庚子干壬子冬雷其鄉季春三月豐隆乃出以將其雨豐隆雷也至秋三月季秋之月地氣不藏乃收其殺百蟲蟄伏靜居閉戶殺氣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青女天神青霄玉女主霜雪也行十二時之氣以至于仲春二月之夕乃收其藏而閉

其寒（收斂其所藏而閉之）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長百穀禽鳥草木（女夷主春夏長養之神也）孟夏之月以熟穀禾雄鳩長鳴為帝候歲（雄鳩布穀也）是故天不發其陰則萬物不生地不發其陽則萬物不成天圓地方道在中央日為德月為刑月歸而萬物死日至而萬物生遠山則山氣藏遠水則水蟲蟄遠木則木葉槁日五日不見失其位也聖人不與也（與猶說也）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拂猶過一日至　逵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扶桑東方之野）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朏明將明也朏讀若朏諸皋之朏也）至于曲阿（逵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曲阿山名）是謂

旦明 平旦 至于曾泉是謂蚤食 逵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曾重也早食時在東方多水之地故曰曾泉 至于桑野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次于桑野 是謂晏食至于衡陽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臻于衡陽 是謂隅中至于昆吾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對于昆吾 是謂正中 昆吾邱在南方 至于鳥次是謂小還 鳥次西南之山名也鳥所宿止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靡于鳥次還作遷 至于悲谷是謂餔時 悲谷西南方之大壑言其深峻臨其上令人悲思故曰悲谷 至于女紀是謂大還 女紀西北陰地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迴于女紀還亦作遷 至于淵虞是謂高舂 淵虞地名高舂時加戌民碓舂時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經于隅泉 至于連石是謂下舂 連石西北山言將欲冥下象息舂故曰下舂連讀腐爛之爛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頓于連石 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

息其馬是謂縣車逵吉按太平御覽此四句引作至于爰止羲和爰息之螭是謂縣車虞淵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薄于虞淵是謂黃昏至于蒙谷是謂定昏蒙谷北方之山名也盧敖所見若士之所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淪于蒙谷蒙谷即尚書昧谷蒙昧聲相通日入于虞淵之汜曙于蒙谷之浦曙明浦涯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二句引作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地曙于蒙谷之浦有注云崦嵫落當山口細柳西方之野蒙谷蒙汜之水又有日西垂景在樹端謂之桑虞九字注云言其光在桑榆樹上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自陽谷至虞淵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禹以爲朝晝昏夜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

則日脩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脩帝張四維逵吉按太平御覽有注云帝天帝也運之以斗運旋也月徙一辰復反其所正月指寅十二月指丑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十一月指子一歲而匝終而復始指寅則萬物螾螾也動生貌逵吉按本皆作萬物螾藏本同惟太平御覽作螾螾也依義御覽是今從之律受太蔟太蔟者蔟而未出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湊而未出也下有注云太蔟正月律指卯卯則茂茂然律受夾鐘夾鐘者種始莢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夾鐘二月律指辰辰則振之也律受姑洗姑洗者陳去而新來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姑洗三月律指巳巳則生巳定也律受仲呂仲呂者中充大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下

有注云仲呂四月律也指午午者忤也律受蕤賓蕤賓者安而服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蕤賓五月律指未未昧也律受林鐘林鐘者引而止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林鐘六月律昧作味指申申者呻之也律受夷則夷則者易其則也德以去矣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夷則七月律德以去生氣盡也指酉酉者飽也律受南呂南呂者任包大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南呂八月律指戌戌者滅也律受無射無射入無厭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入之無厭也下有注云無射九月律指亥亥者閡也律受應鐘應鐘者應其鐘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應鐘十月律指子子者茲也律受黃鐘黃鐘者鐘已黃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黃

鐘十一月律指丑丑者紐也律受大呂大呂者旅旅而去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大呂十二月律其加卯酉則陰陽分日夜平矣故曰規生矩殺衡長權藏繩居中央為四時根道曰規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為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三月而為一時故祭祀三飯以為禮喪紀三踊以為節兵重三罕以為制以三參物三三如九故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也調和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焉黃者土德之色鐘者氣之所種也日冬至德氣為土土色黃故曰黃

鐘律之數六分爲雌雄故曰十二鐘以副十二月十二各以三成故置一而十一三之爲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黃鐘大數立焉凡十二律黃鐘爲宮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物以三成音以五立三與五如八故卵生者八竅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故音以八生黃鐘爲宮宮者音之君也故黃鐘位子其數八十一主十一月下生林鐘林鐘之數五十四主六月上生太蔟太蔟之數七十二主正月下生南呂南呂之數四十八主八月上生姑洗姑洗之數六十四主三月

下生應鐘應鐘之數四十二主十月上生蕤賓蕤賓之數五十七主五月上生大呂大呂之數七十六主十二月下生夷則夷則之數五十一主七月上生夾鐘夾鐘之數六十八主二月下生無射無射之數四十五主九月上生仲呂仲呂之數六十主四月極不生徵生宮宮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生姑洗姑洗生應鐘比于正音故爲和應鐘十月也與正音比故爲和和從聲也一曰和也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日冬至音比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變甲子仲呂之徵也

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古之爲度量輕重生乎天道黃鐘之律脩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尺七寸古者幅比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脩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乘八五八四十故四丈而爲匹匹者中人之度也一匹而爲制秋分蔈定蔈定而禾熟蔈禾穗粟孚甲之芒也定者成也故禾熟蔈讀如詩有貓有虎之貓古文作秒也　逵吉按說文解字秒禾芒也蕊正字應作秒此借白花蔈之蔈當之以通用律之數十二故十二蔈而當一粟十二粟而當一寸律以當辰音以當日日

之數十（十從甲至癸日）故十寸而爲尺十尺而爲丈其以爲量十二粟而當一分（分言其輕重分銖也）十二分而當一銖十二銖而當半兩衡有左右因倍之故二十四銖爲一兩天有四時以成一歲因而四之四四十六故十六兩而爲一觔三月而爲一時三十日爲一月故三十觔爲一鈞四時而爲一歲故四鈞爲一石其以爲音也一律而生五音十二律而爲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音以當一歲之日故律曆之數天地之道也下生者倍以三除之上生者四以三除之（鍾律上下相生誘不敏也）太陰

元始建于甲寅一終而建甲戌二終而建甲午三終而復得甲寅之元歲徙一辰立春之後得其辰而遷其所順前三後五百事可舉前後太陰之前後也太陰所建蟄蟲首定而處鵲巢鄉而爲戶太陰在寅朱鳥在卯句陳在子玄武在戌白虎在酉蒼龍在辰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主生午爲定未爲執主陷申爲破主衡酉爲危主杓戌爲成主少德亥爲收主大德子爲開主太歲丑爲閉主太陰太陰在寅歲名曰攝提格其雄爲歲星舍斗牽牛以十一月與之晨出東方東井輿鬼爲對太陰在

卯歲名曰單閼（單讀明揚之明）歲星舍須女虛危以十二月與之晨出東方柳七星張爲對太陰在辰歲名曰執徐歲星舍營室東壁以正月與之晨出東方翼軫爲對太陰在巳歲名曰大荒落歲星舍奎婁以二月與之晨出東方角亢爲對太陰在午歲名曰敦牂歲星舍胃昴畢以三月與之晨出東方氐房心爲對太陰在未歲名曰協洽歲星舍觜巂參以四月與之晨出東方尾箕爲對太陰在申歲名曰涒灘歲星舍東井輿鬼以五月與之晨出東方斗牽牛爲對太陰在酉歲名曰作（作讀昨）鄂歲星

舍柳七星張以六月與之晨出東方須女虛危爲對太陰在戊歲名曰閹茂歲星舍翼軫以七月與之晨出東方營室東壁爲對太陰在亥歲名曰大淵獻歲星舍角亢以八月與之晨出東方奎婁爲對太陰在子歲名曰困敦困讀羣歲星舍氐房心以九月與之晨出東方胃昴畢爲對太陰在丑歲名曰赤奮若歲星舍尾箕以十月與之晨出東方觜巂參爲對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宮常徙所不勝合四歲而離離十六歲而復合所以離者刑不得入中宮而徙於木太陰所居曰德辰爲刑德

綱曰日倍因柔曰徙所不勝刑水辰之木木辰之水金火立其處凡徙諸神朱鳥在太陰前一鉤陳在後三玄武在前五白虎在後六虛星乘鉤陳而天地襲矣襲和也

凡日甲剛乙柔丙剛丁柔以至于癸木生于亥壯于卯死于未三辰皆木也火生于寅壯于午死于戌三辰皆火也土生于午壯于戌死于寅三辰皆土也金生于巳壯于酉死于丑三辰皆金也水生于申壯于子死于辰三辰皆水也故五勝生一壯五終九五九四十五故神四十五日而一徙以三應五故八徙而歲終凡用太陰

左前刑右背德擊鉤陳之衝辰以戰必勝以攻必剋欲知天道以日爲主六月當心左周而行分而爲十二月與日相當天地重襲後必無殃星正月建營室二月建奎婁三月建胃星宜言日明堂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仲春之月在奎婁季春之月在胃此言星正月建營室字之誤也四月建畢五月建東井六月建張七月建翼八月建亢九月建房十月建尾十一月建牽牛十二月建虛星分度角十二亢九氐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東壁九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昴十一

畢十六觜巂二參九東井三十三逵吉按三十三藏本作三十葉近山本作三十四四字非今以漢書攷正輿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凡二十八宿也星部地名角亢鄭氐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虛危齊營室東壁衞奎婁魯胃昴畢魏觜巂參趙東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爲衝歲乃有殃當居而不居越而之他處主死國亡太陰治春則欲行柔惠溫涼木德仁故柔涼也太陰治夏則欲布施宣明火德陽故布施宣明也太陰治秋則欲脩備繕兵金德斷割故脩兵也太陰治冬則欲猛毅剛彊純陰閉固

水澤氷凍故剛彊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剛作堅注同三歲而改節六歲而易常

故三歲而一饑六歲而一衰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衰疾也十二歲

一康康盛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康作荒下有注云蔬不熟為荒也疑是許昚注故義異甲齊乙

東夷丙楚丁南夷戊魏己韓庚秦辛西夷壬衛癸越子

周丑翟寅楚卯鄭辰晉巳衛午秦未宋申齊酉魯戌趙

亥燕甲乙寅卯木也丙丁巳午火也戊己四季土也庚

辛申酉金也壬癸亥子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義母生子曰保子母相得曰專

母勝子曰制子勝母曰困以勝擊殺勝而無報以專從

事而有功以義行理名立而不墮以保育養萬物蕃昌以困舉事破滅死亡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甲戌燕也乙酉齊也丙午越也丁巳楚也庚申秦也辛卯戎也壬子代也逵吉按代諸本皆作趙惟藏本作代癸亥胡也戊戌己亥韓也己酉己卯魏也戊午

戊子八合天下也太陰小歲星日辰五神皆合其日有雲氣風雨國君當之天神之貴者莫貴於青龍或曰天一或曰太陰太陰所居不可背而可鄉北斗所擊不可與敵天地以設分而爲陰陽陽生於陰陰生於陽陰陽相錯四維乃通或死或生萬物乃成蚑行喙息莫貴於人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天有四時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節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故舉事而不順天者逆其生者也以日冬至數來歲正月

朔日五十日者民食足不滿五十日日減一斗有餘日日益一升有其歲司也

亥木生
子水壯
丑金老
壁室危虛須女牽牛斗

甲寅火生老
卯木壯
辰水老
角亢氐房心尾箕

丙巳金生
午火壯土生
丁未木老
井東鬼輿柳星七張翼軫

申水生
庚酉金壯
辛戌火老土壯
參觜畢昴胃婁奎

攝提格之歲格起言萬物承陽而起也歲早水晚旱稻疾蠶不登登成也菽麥昌民食四升寅在甲曰闕蓬言萬物鋒芒欲出擁遏未通故曰闕蓬也單閼之歲單盡閼止也陽氣推萬物而起陰氣盡止也歲和稻菽麥蠶昌民食五升卯在乙曰旃蒙在乙言萬物遏蒙甲而出故曰旃蒙也執徐之歲執蟄徐舒也伏蟄之物皆散舒而出也歲早旱晚水小饑蠶閉麥熟民食三升辰在丙曰柔兆在丙言萬物皆生枝布葉故曰柔兆也大荒落之歲荒大也方萬物熾盛而大出霍然落落大布散歲有小兵蠶小登麥昌菽疾民食二升巳在丁曰強圉在丁言萬物剛盛故曰強圉也敦牂之歲敦牂敦盛牂壯也言萬物皆盛壯也歲大旱蠶登稻疾菽麥昌禾不爲民食

二升午在戊曰著雝在戊言位在中央萬物繁養四方故曰著雝也協洽之歲協和洽合也言陰欲化萬物和合歲有小兵蠶登稻昌菽麥不爲民食三升未在己曰屠維在己言萬物各成其性故曰屠維屠別維離也涒灘之歲涒大灘脩也言萬物皆脩其精氣也歲和小雨行蠶登菽麥昌民食三升申在庚曰上章在庚言陰氣上升萬物畢生故曰上章也作鄂之歲作鄂零落也萬物皆陊落歲有大兵民疾蠶不登菽麥不爲禾蟲民食五升酉在辛曰重光在辛言萬物就成熟其煌煌故曰重光也掩茂之歲掩蔽茂冒也言萬物皆蔽冒歲小饑有兵蠶不登麥不爲菽昌民食七升戌在壬曰元黓在壬言歲終包任萬物故曰元黓也大淵獻之歲淵藏獻迎也言萬物

終于亥大小深藏窟伏以迎陽歲有大兵大饑蠶開蔟麥不爲禾蟲民食三升困敦之歲困混敦沌也言陽氣皆混沌萬物牙櫱也歲大霧起大水出蠶稻麥昌民食三斗子在癸曰昭陽在癸言陽氣始萌萬物合生故曰昭陽赤奮若之歲奮起也若順也言陽奮物而起之無不順其性也赤陽色歲有小兵早水蠶不出稻疾蔟不爲麥昌民食一升正朝夕先樹一表東方操一表卻去前表十步以參望日始出北廉日直入又樹一表於東方因西方之表以參望日方入北廉則定東方兩表之中與西方之表則東西之正也日冬至日出東南維入西南維至春秋分日出東

中入西中夏至出東北維入西北維至則正南欲知東西南北廣袤之數者立四表以爲方一里歫先春分若秋分十餘日從歫北表參望日始出及旦以候相應相應則此與日直也輒以南表參望之以入前表數爲法除舉廣除立表袤以知從此東西之數也假使視日出入前表中一寸是寸得一里也一里積萬八千寸得從此東萬八千里視日方入入前表半寸則半寸得一里半寸而除一里積寸得三萬六千里除則從此西里數也幷之東西里數也則極徑也未春分而直巳秋分而

不直此處南也未秋分而直已春分而不直此處北也分至而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中南也未秋分而不直此處南北中也從中處欲知南北極遠近從西南表參望日日夏至始出與北表參則是東與東北表等也正東萬八千里則從中北亦萬八千里也倍之南北之里數也其不從中之數也以出入前表之數益損之表入一寸寸減日近一里表出一寸寸益遠一里欲知天之高樹表高一丈正南北相去千里同日度其陰北表一尺南表尺九寸是南千里陰短寸南二萬里則

無景是直日下也陰二尺而得高一丈者南一而高五也則置從此南至日下里數因而五之爲十萬里則天高也若使景與表等則高與遠等也

淮南子卷三終

總校張預分校孫　瑛
馮一梅校

淮南子卷四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墬形訓

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故曰地形因以題篇

墬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四極四方之極無復有外故謂之內也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地之間九州八極八極八方之極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東南辰爲農祥后稷之所經緯也故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稼穡盛張故曰沃土也西南戎州曰滔土滔大也七月建申五穀成

大故曰滔土也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八月建酉百穀成熟故曰并土也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也四方之主故曰中土也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泲州曰成土未聞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氣所隱藏故曰隱土也正東陽州曰申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氣復起東北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會稽山在會稽郡泰山今在泰山郡是為東嶽王屋山在今河東垣縣東北沇水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宏農華陰山也是為西嶽岐山今扶風美陽縣北周家所邑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羊腸山名也說苑曰桀之居左河泲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今太原晉陽西北九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也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阸荆阮方城殽阪井

陘令疵句注居庸太汾在晉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荊阮方城皆在楚殽阪宏農郡澠池殽欽吟是也井陘在常山通太原關是也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鴈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上谷沮陽之東通渾都關是也何謂九藪藪澤也曰越之具區具區在吳越之閒也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也秦之陽紆陽紆蓋在馮翊池陽一名具圃逵吉按具圃左傳作具圃疑字誤晉之大陸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之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是也宋之孟諸孟諸在今梁園睢陽東北澤是也齊之海隅海隅猶崖蓋近海濱是也趙之鉅鹿今鉅鹿黃阿澤是也逵吉按黃阿澤即廣阿古字黃廣通用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一曰融風也東方曰條風震氣所生也一曰明庶風東南曰景

風巽氣所生也一曰清明風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也一曰愷風西南曰涼風坤氣所生也西方曰飂風兌氣所生也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也一曰閶闔風北方曰寒風坎氣所生也一曰廣莫風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赤水出其東南陬遼水出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在雝州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南陽平氏也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爲經卯酉爲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陸徑衺徑也陸地也禹乃使太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里七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內東西長南北短極內等也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爲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名山大山也掘昆侖虛以下地掘猶平也地或作池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上有木禾其脩五尋上昆侖虛上也五尋長三十五尺珠樹玉樹琁樹不死樹在其西在木禾之西也沙棠琅玕在其東皆玉名也在木禾之東也一說沙棠木名也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也絳樹在其南絳赤色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木禾之北旁有四百四十門

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純量名也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橫猶光也橫或作彭彭受不死藥器也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頃旋室以旋玉飾室也一說室旋機關可轉旋故曰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閶闔之中閶闔昆侖虛門名也縣圃涼風樊桐皆昆侖之山名也樊讀如麥飯之飯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原本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昆侖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道河積石入猶出也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窮石山名也在張掖北塞水也至于合黎餘

波入于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陽或作養水也　逵吉按洋或作養養應作瀁亦作漾即漢水也東至武都爲漢陽陽字疑衍]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昆侖之邱或上倍之[假令高萬里倍之二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太帝天帝]扶木在陽州日之所曊[扶木扶桑也在湯谷之南曊猶照也陽州東方也曊讀無枝攢之攢也]建木在都廣[建木其狀如牛引之有皮若瓔黃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也]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

地之中也衆帝之從都廣山上天還下故曰上下日中時日直人上無景晷故曰蓋天地之中若
木在建木西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弱水在東建木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
下地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逵吉按蓮華太平御覽作連珠九
州之大純方千里純緣也亦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殯亦方
千里殯猶遠也殯讀允胤之允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大澤無通皆藪名也
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海亦澤名也東南方
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爲穴之穴也逵吉按古讀元爲兀故說文解字元從一從
兀爲聲又髡兀一作髡其從兀從元皆爲聲是此讀元爲穴之證古聲兀穴相同也南方曰大夢
曰浩澤夢雲夢也浩亦大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蓋近丹水因其名故曰丹

澤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北方多寒水故曰寒澤也凡八殥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而爲之表故曰紘也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邱曰荒土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名曰和邱曰荒土也　逵吉按鳳所自歌鸞所自舞八字出山海經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民少男多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言其在鄉日之南皆爲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　逵吉按太平御覽注作焦僥人長三尺衣冠帶劍西方曰金邱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爲金邱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

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蓋流沙所出也一曰澤名也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爲名委羽山名在北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以風雨八紘之內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北木將用事青之始也故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也故曰開明之門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陽門據天下諸城東南角門皆陽門是其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積溫所在故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成濟將可及收斂閶大也闔閉也大聚萬

物而門之故曰閶闔之門也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幽闇也都聚也玄冥將始用事順陰而聚故曰幽都之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積寒所在故曰寒門凡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寒暑八紘八殥八澤之雲以雨九州而和中土中土冀州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玗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玗琪玉名也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會稽山陰縣之南禹所葬竹箭今會稽郡出好竹箭是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也石含玉之石也華山今宏農華陰南山是也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夜光之珠五

色之玉也今河東永安縣也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侖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古之幽都在雁門以北其畜宜牛羊馬出好筋角可以爲弓弩東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讀斥邱之斥文皮虎豹之皮也傳曰無終子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也請和諸戎是也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也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嶽也五穀桑麻魚鹽所養人者出猶生也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制斷故爲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是也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高者陽主生下者陰主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邱陵高高敞陽也故爲牡谿谷污下陰也故爲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

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清水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澂故黃金出焉龍淵龍所出游淵也玉英轉化有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喑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木氣多傴自此上至山氣多男皆生子多有此病也岸下氣多腫逵吉按太平御覽腫作尰有注云岸上下溼腫足曰尰石氣多力象石堅也險阻氣多癭上下險阻氣衝喉而結多癭咽也暑氣多夭夭折不終也寒氣多壽谷氣多痺丘氣多狂衍氣多仁下而污者爲衍也逵吉按太平御覽衍作廣注云下而平者爲廣也陵氣多貪輕土多利重土多遲利疾也清水音小濁水音大音聲也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悍水也中土多聖人

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泮釋者東方有君子之國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逵吉按說文解字曰東夷從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即與此解同西方有形殘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西方金金斷制攻戰之事有形殘之尸也寢寐也居處也金氣方剛故其寢寐處夢悟如其夢故曰直夢不終其命死而為鬼能為祇怪病人也一說曰形殘之尸于是以兩乳為目腹臍為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以無夢故曰寢居直夢逵吉按一說即山海經之形天也古聲天殘相近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雁代飛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龍雲從龍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雁春分而北詣漢中也燕秋分而去雁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代飛代更也逵吉按

太平御覽引許眘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龍卽此注而小異蛤蠏珠龜與月盛衰與猶隨也是故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壚土人大沙土人細壚讀纑纚之纑細小也息土人美秏土人醜食水者善游能寒魚鼈鷺鷥之屬是也食土者無心而慧蚯蚓之屬是也食木者多力而爨熊羆之屬是也爨頮腸黃理也爨讀內爨子中國之爨近鼻也食草者善走而愚麋鹿之屬是也食葉者有絲而蛾蠶是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鷹鸇之屬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仙人松喬之屬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達吉按唐馬總意林引此云食水者善浮而耐寒魚屬也食土者無心而惠蚯蚓是也食木者多力而愚麋鹿是也食桑者有絲而蛾蠶屬也食肉者勇敢而悍虎豹是也食氣者神明而壽魚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食穀者知慧而夭人是也與本文不

同義所見之本異又并注語相亂故耳浮郎游耐古能字惠與慧字通用食木者多力而愚并兩語爲一其誤甚矣總所案引諸子書多以意刪改無所依據不足取信者也不食者不死而神凡人民禽獸萬物貞蟲各有以生貞蟲諸細要之屬也或奇或偶或飛或走莫知其情唯知通道者能原本之天一地二人三一陽二陰也人生於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十從甲十至癸也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彘彘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

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鹿逵吉按大戴禮記作禽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冬燕雀入海化爲蛤逵吉按大戴禮記蛤作蚌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逵吉按盧辯注大戴禮記引本書云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龜鼈之屬鱗魚龍之屬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鳥魚之屬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

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膏豕也熊猿之屬有無前肥從前起也角者指而無後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逵吉按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角者膏是也又王肅家語注引本書正作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宜玉黑水宜砥砥者阜石也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泲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平土之人慧而宜五穀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

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宜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脩形兌上大口決眦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其地宜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末僂脩頸卬行竅通於鼻末猶脊也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宜黍多旄犀旄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逵吉按何休注公羊傳劉熙釋名並有急氣籠口讀字之說蓋當時有其法即開魏音反語周沈切韻之漸矣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蟄蟲之所伏也其人翕形翕讀脅榦之脅短頸大肩下尻竅通於陰骨幹

屬焉黑色主腎其人惷愚惷讀人謂惷然無知之惷也籠口言乃得禽獸而壽其地宜菽菽豆也多犬馬傳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言燕代出馬也中央四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須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地宜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者木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薺冬生中夏死薺水也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

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在中央故爲主）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猶化也）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本也故曰五行相生以成器用）凡海外三十六國自西北至西南方有脩股民天民肅愼民（脩長也股腳也天民肅愼

皆有國名也傳曰肅慎燕亳吾北土是云西方黨獨西方之國自復有之耶一曰肅敬也慎畏也白民沃民女子民丈夫民白民白身民被髮髮亦白女子民其貌無有須皆如女子也丈夫民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冠帶劍皆西方之國也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股腳也言其人一臂一手一身孔也三身民若一頭有三身皆西方之國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羽民讙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三苗國名也在豫章之彭蠡交股民腳相交切不死民不食也穿胷胷前穿孔達背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舌本在前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脩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三頭民身有三頭也脩臂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於身皆南方之國也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

君子國 東南壚土故大人也君子國已說在上 黑齒民玄股民 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谷上玄股民其股黑兩鳥夾之見山海經也 毛民勞民 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勞民正理躁擾不定也皆東方國也 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跂踵民句嬰民 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爲九嬰北方之國也逵吉按古句九同聲故齊桓公九合即糾合此讀句爲九之證 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 皆北方之國也 一目民無繼民 一目民目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蓋無嗣也北方之國也逵吉按無繼即無脊脊與繼通用字 雒棠武人在西北陬 皆日所入之山名也 硥魚在其南 硥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硥讀如蚌也 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方 連臂大呼夜行 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昆侖華

邱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之東南也）爰有遺玉（達吉按遺玉說文解字作璧玉）青馬視肉（其人不知言也）楊桃甘櫨甘華百果所生（皆異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和邱在其東北陬（四方而高曰邱鸞所自歌鳳所自舞故曰和邱在無繼民東北陬也）三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褶衣之褶或作攝攝以兩手攝耳居海中）夸父棄其策是爲鄧林（夸父神獸也飲河渭不足將飲西海未至道渴死見山海經策杖也其杖生木而成林鄧猶木也一曰仙人也）昆吾邱在南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子爲夏伯也詩云昆吾夏桀也）軒轅邱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天下之號也）巫咸在其北方（巫咸知天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暘谷榑桑在東方（暘谷日之所出也榑桑在登保之山東北方也）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

簡翟少女建疵有娀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娀讀如嵩高之嵩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瑶臺帝嚳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吞之以生契是為玄王殷之祖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也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地理志曰西王母石室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樂民拏閭在昆侖弱水之洲水中可居曰洲三危在樂民西三危西極之山名也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洲水中所居者燭光所照者方千里龍門在河淵湍池在昆侖龍門在河中馮翊夏陽界玄耀不周玄耀水名一曰山名申池在海隅海隅藪也孟諸在沛孟諸宋澤也在睢陽東北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在陽城嵩高山之別名冀堯都冀州冀為天下之號也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蔽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龍銜燭以照太

陰蓋長千里視爲晝瞑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后稷壠在建木西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名說其山說其澤壠冢也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南方人死復生或化爲魚在都廣建木間流黃沃民在其北方三百里狗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地里志曰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冢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徼外絕猶過也開母山名在東海中河出積石睢出荆山河原出昆侖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荆漂原雝州浸也　遂吉按睢出荆山睢字誤當爲洛古字作雒故誤爲睢也荆漂原當卽疆梁原古字則疆相通漂梁則字之誤也孫編修謂梁古文作

漆形與漂近後人多見漂少見漆因之而亂耳

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 桐柏山在南陽

清漳出楬戾濁漳出發包 楬戾山在上黨治發包山一名鹿苦山亦在上黨長子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達吉按錢別駕云鹿苦地理志作鹿谷苦字誤應作谷清漳說文解字以爲出沾山大要谷地理志以爲出大黽谷要黽亦形近亂也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沁水出焉水經同蓋沁漳下流互受故以沁水所出之山爲清漳所出耳發包水經作發鳩古字鳩或爲句句與包形近亦聲同因字因聲故亦通用楬謁亦同

濟出王屋時泗沂出臺台術 王屋山在河東垣縣東北時泗沂皆水名臺台術皆山名處則未聞也

洛出獵山 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入渭詩瞻彼洛矣維水泱泱是也

汶出弗其流合於濟 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達吉按弗其地理志作不其弗不通用

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 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

至雝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

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

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濃又入河雝州川也上魏山名處則未聞　逵吉按渭水諸書皆作雍州浸唯此書與周書作川

雒出熊耳

熊耳山在京師上雒西北也

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

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　逵吉按山海經水經皆云汾出管涔山古字燕管京涔聲近通用

衽出濆熊淄出目飴

目飴山名

丹水出高褚

高褚一名家嶺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

股出嶕山鎬出鮮于涼出茅盧石梁

鮮于茅盧石梁皆山名也　逵吉按郭璞山海經注引此作薄出鮮于

汝出猛山淇出大號

猛山一名高陵山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內共縣北或曰在臨慮西　逵吉按河內其縣諸本及藏本共

皆作卭攷河內無卭縣當作其故改之

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

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

遼出砥石釜出景

砥石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南入海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澤入漳其原湶沸湧正勢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

岐出石橋呼沱出魯平

魯平山名呼沱并州之浸也今中山漢昌呼沱河是　逵吉按孫編修云魯平疑當作魯平此山亦名武夫古聲武魯夫平相近又攷山海經名之爲泰戲戲聲亦與乎夫近皆通用字

泥塗淵出樠山

樠讀人姓樠氏之樠

維濕北流出於燕

流於北燕北塞外也　逵吉按錢別駕云維濕濕字當作漯漯水出右北平浚靡縣東南至無終入庚庚水至雍奴入海出地里志即經流燕京之水也若濕出平原高唐與此不涉非是

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

諸稽攝提天神之名也艮爲條風

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

通視天神也明庶風

震卦之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巽爲清明風也共工景風之所生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蛇身離爲景風諸比涼風之所生也諸比天神也坤爲涼風皋稽閶闔風之所生也皋稽天神也兌爲閶闔風隅強不周風之所生也隅強天神也乾爲不周風窮奇廣莫風之所生也窮奇天神也在北方道足乘兩龍其形如虎坎爲廣莫風夋生海人夋人之先人海人生若菌菌讀羣下之羣若菌生聖人聖人生庶人凡夋逵吉按此字藏本作容恐非是故從各本仍作夋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飛龍羽嘉飛蟲之先飛龍有翼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犢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

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介鱗生蛟龍介鱗蟲之先蛟龍有鱗甲之龍也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介潭生先龍介國也龜之先潭讀譚國之譚先龍生玄黿玄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煖濕生容煖一讀暵當風乾燥之貌也煖濕生於毛風毛風生於濕玄濕玄生羽風羽風生煖介煖介生鱗薄鱗薄生煖介五類雜種興乎外肖形而蕃肖像也言相代象而蕃多也日馮生陽閼日馮木之先也陽閼生喬如喬如生幹木幹木生庶木凡根拔木者生於庶木根拔生程若根拔根生之草先也程若生玄玉玄玉生醴泉醴泉生皇

莘皇莘生庶草凡根茇草者生於庶草海閭生屈龍（海閭浮草之先也屈龍游龍鴻也詩云隰有游龍言屈字之誤）屈龍生容華（容華芙蓉草花）容華生蔈（蔈流也無根水中草）蔈生萍藻萍藻生浮草凡浮生不根茇者生於萍藻（正土之氣也）御乎埃天（逵吉按太平御覽御作御下同下有注云正土中土也其氣上曰埃央中天也）埃天五百歲生缺（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砄注云砄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似與黃金下注語相亂）缺五百歲生黃埃黃埃五百歲生黃澒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石名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澒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黃泉黃龍之汋也）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

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偏土方土也清天八百歲生青曾逵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青曾青石也東方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亦與下注語相亂青曾八百歲生青澒青澒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之海壯士之氣御于赤天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有注云壯土南方之土赤天七百歲生赤丹逵吉按太平御覽注云赤丹砂也南方數七故七百歲而一化赤丹七百歲生赤澒赤澒七百歲生赤金南方火其色赤其數

七故七百歲而一化遾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注云丹砂不化爲白而可以爲金故曰赤澒也當有誤字而無攷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南方之海弱土之氣御于白天遾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弱土西方土也白天九百歲生白礜白礜九百歲生白澒白澒九百歲生白金白礜礜石也白澒水銀也西方金色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海西方之海牝土之氣御于玄天遾吉按太平御覽下有注云牝土北方土也玄天

六百歲生玄砥玄砥黑石也玄砥六百歲生玄澒玄澒六百歲生玄金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海也

淮南子卷四終

總校張預分校徐鼎[illegible]陳其懋校

漢涿郡高誘注

時則訓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故曰時則因以題篇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招搖斗建昏參中旦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尾東方蒼龍之宿也是月將旦時中於南方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太皞之神治東方也甲乙木日也盛德在木木王東方也逵吉按太皞之神治東方也八字藏本無之明藥近山本有據下孟夏孟秋孟冬注語則有者是也因從之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散為鱗鱗蟲龍為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也律中太蔟其數八律管音也陰衰陽發萬物太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其數八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曰八也其味酸其臭

羶木味酸酸之言鑽也萬物鑽地而生羶木香羶其祀戶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言常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　逵吉按錢別駕云說文解字肉部曰腎水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皆無異義唯心部曰人心土藏在心之中博士說以爲火藏攷五經異義曰今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尚書說同鄭康成駁之曰月令祭四時之位與五藏上下之次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與五行之氣同也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則有瘳也若反其說不死爲劇鄭說與素問合與古尚書異說文解字既以心爲土藏而與肉部不侔者一疑後人以博士說改之士者漢之醫官也誘注此訓一說即許君之義也知未博

也是詩注矣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東方木火母也氣溫故東風解冰凍振動蘇生也

魚上負冰獺祭魚是月之時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獺獱也是月之時獺祭鯉魚於水邊四面陳之謂之祭魚也

候鴈北是月時候之應鴈從彭蠡來北過周洛至漢中孕卵鷲也

天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馬八尺已上曰龍也服蒼玉建青旗服佩也熊虎曰旗

食麥與羊麥金穀也羊土畜也是月金土以老食所勝先食麥以麥爲主也

服八風水爨萁燧火取銅槃中露水服之八方風所吹也取萁木燧之火炊之萁讀該備之該也逵吉按易箕子之明夷劉向曰今易箕子作荄茲是箕有荄音因之萁亦有該音耳

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瑟木也春木王故鼓之也

其兵矛矛有鋒銳似萬物鑽地生

其畜羊羊土木之母故畜之

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是月之朔

天子朝日于青陽左个東向堂故曰青陽北頭室故曰左个个猶隔也春令寬和之令也　達吉按各本此下襍用呂氏春秋注語惟藏本如是知藏本爲準布德施惠行慶賞省徭賦布陽德施柔惠也慶善賞賜予也省減徭役之勞輕其賦斂也立春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東郊率使也迎歲逆春也東郊郭外八里之郊也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祠位壇場屏攝之位也幣圭璧也禱鬼神求福祥也人神曰鬼天神曰神犧牲用牡何蠲潔也禁伐木春木王當長養故禁之也毋覆巢殺胎夭毋麛毋卵胎獸胎懷姙未育者也麛子曰夭鹿子曰麛卵未鷇者皆禁民不得取蕃庶物也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薶骴毋聚合大衆建置城郭以妨害農功也骼骨有肉掩覆薶藏之愼生氣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草木旱落國乃有恐孟春木德

于上故草木旱落國惶恐也行秋令則其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莠蓬蒿竝興孟春寬仁而秋正金鐵之令氣不和故民疫疾風雨猥至故黎莠蓬蒿疏蕆之草竝興盛也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冬陰也水泉湧起而春行之故爲敗氣不和故雨霜大雹植稼不熟也正月官司空其樹楊司空主土春土受嘉穡故官司空也爾疋曰楊蒲柳也楊木春光故其樹楊也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建星在斗上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是月萬物去陰夾陽聚地而生故曰夾鍾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自冬冰雪至此春分穀雨故曰始雨水桃

李于是皆秀華也蒼庚鳴鷹化爲鳩蒼庚爾疋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摶黍秦人謂之黃流離幽冀謂之黃鳥一說鴷木也至此月而鳴鷹化爲鳩喙正直不鷙搏也鳩謂布穀也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囹圄法室也省之赦輕微也在足曰桎在手曰梏毋笞掠言不用也止猶禁也養幼小存孤獨以通句萌順春陽長養幼小使繁茂也無父曰孤無子曰獨皆存之所以慎陽氣也故草木不句萌老以通達也擇元日令民社元者善之長也日從甲至癸也社所以爲民祈穀嫌日不吉故言擇元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

分等也冬陰閉固雷伏不發是月陽升雷始發聲也咸皆動蘇生也先雷三日振鐸以令於兆民曰雷且發聲鐸木鈴也金口木舌爲鐸所以振告萬民也兆大數且猶將也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聾通精癡狂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災也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度丈尺也量釜鍾也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爲石角平也斗稱量器也端權槩端正也稱錘曰權槩平斗斛者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毋作大事以妨農功大事戎旅征伐之事妨害農民之功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是月尚生育故不用犧牲也更代也以圭璧皮幣代犧牲也皮謂鹿皮也幣謂玄纁束帛也禮記曰幣帛圭皮告于祖禰者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

也陽氣長養而行秋節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至寇兵來征伐其國也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陽不勝則麥不升熟民相殘賊也行夏令則其國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爲害仲春行夏太陽之令故大旱陽氣熱故煖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食心曰螟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興農播穀故官倉也杏有竅在中竅在中象陰布散在上故其樹杏達吉按太平御覽注云杏有核在中象陰在內陽在外也故其樹杏此稍異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七星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桐始華田

鼠化爲駕桐梧桐也是月生華田鼠鼢鼠也駕鶉鶉也青徐謂之鴾幽冀謂之鶉虹始見
萍始生虹螮蝀也詩云螮蝀在東莫之敢指萍水藻也是月始生也天子衣青衣乘
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萁燧火東
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
右个東向堂南頭室故曰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言具于天子
舟牧主舟之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也五覆五反慎之至也天子烏
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爲麥祈實烏猶安也自冬至此而安乘舟故曰始乘
也薦進也鮪魚似鯉而大進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麥實前曰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　逵吉按
烏始乘舟各本烏皆作焉注烏猶安也各本皆作焉猶於也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

發泄發泄猶布散也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絕無財曰貧鰥寡孤獨曰窮振救也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使人聘問諸侯聘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問禮之將與爲治也命司空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司空主水土之官也是月下水上騰恐有漬漬傷害五穀故循行徧視之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修利隄防導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畢弋罝罘羅罔餧毒之藥毋出九門畢掩罔也弋繳射也詩曰弋鳧與鴈罝兔罟也詩曰肅肅兔罝畢羅鳥罟也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罘麋鹿罟罔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三門王氣所在餧獸之毒藥所不得出傷生育也嫌餘九門得出故特解之如其毋出乃禁野

虞毋伐桑柘桑柘皆可養蠶故禁民伐之也鳴鳩奮其羽戴鵀降于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入雲中者是也戴鵀戴勝鳥也詩曰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是也具撲曲筥筐撲持也三轉謂之撲撲讀南陽人言山陵同曲簿也青徐謂之曲員底曰筥方底曰筐皆受桑器逵吉按三轉謂之撲撲錢別駕云當作三輔謂之撲孫編修云撲郎曲簿說文解字曰專六寸簿也三轉或當作三專三專者一尺有八寸兩說無可定從姑附之俟攷后妃齋戒東鄉親桑省婦使勸蠶事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幹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也故擇吉日大合之以致歡和乃合騾牛騰馬游牝于牧騾牛持牛也騰馬騰駒䟶驨善將羣者也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騾讀葛藟之藟令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

氣儺散宮室中區隅幽闇之處擊鼓大呼以逐不祥之氣如今驅疫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也磔大陽氣盡之故曰畢春之氣也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季春行冬寒殺之氣也故寒氣時起草木上竦曰肅也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登季春行夏亢陽之令氣不和故民疾疫雨澤不降故草木不登成也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並起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季春行之故多沈陰爲雨也金爲兵革故並起也三月官鄉其樹李三月科民戶口故官鄉也李亦有核說與杏同李後杏熟故三月李也孟夏之月招搖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翼南方朱鳥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婺女一曰須女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中于南方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

（炎帝之神治南方也丙丁火日也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其蟲羽其音徵（盛陽用事鱗散羽羽蟲鳳爲長徵火也）律中仲呂其數七（是月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曰中呂其數七五行數五火第二故曰七也）其味苦其臭焦（火味苦也焦火香焦）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祀竈肺金也祭祀之肉先用所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也）螻蟈鳴邱螾出（螻螻蛄蟈蝦蟆也四月陰氣始動於下故鳴）王瓜生苦菜秀（王瓜栝樓也爾疋曰不榮而實曰秀苦菜𡦵言榮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建赤旗（順火色也）食菽與雞（菽豆連皮也雞豆皆屬火之所養也）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火王南方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其兵戟（戟有枝榦象陽布散也戟或作弩也）其畜雞朝

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是月之令也雞羽蟲陽也故畜之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歲迎夏也南郊七里之郊也還乃賞賜封諸侯脩禮樂饗左右還從南郊還也賞賜有功割土封爵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也脩治禮樂所以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左右近臣也命太尉贊傑俊選賢良舉孝悌太尉卿官也命使也贊白也才過于人爲傑選擇賢良孝弟舉而用之蓋非太尉之職故特命之也行爵出祿佐天長養繼脩增高無有隳壞毋興土功毋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彘嘗麥彘水畜宜先薦寢廟孝之至也聚畜百藥靡草死是月陽氣極藥

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則葶歷之屬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四月陽氣盛于上及五月陰氣作于下故曰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順殺氣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孟夏盛陽當助長養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故苦雨殺穀不得滋長也四方之民來入城郭自保守也行冬令則草木早枯後乃大水敗壞城郭行冬寒閉固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敗壞其城郭奸時違行之應也行春令則螽蝗為敗暴風來格秀草不實孟夏當繼脩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時啟蟄之令故致螽蝗之敗春木氣多風故言暴風來至使當秀之草不長茂四月官田其樹桃四月勉農事故官田也桃說與杏同後李熟故四月桃也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旦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危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

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是月陰氣萎蕤在下象主人也陽氣在上象賓客也故曰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小暑至螳蜋生螳蜋世謂之天馬一名齕疣兗豫謂之巨斧也鵙始鳴反舌無聲鵙伯勞鳥也五月陰氣生於下伯勞夏至應陰而鳴殺蛇于木傳曰伯趙氏司至者反舌百舌鳥也能辨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騮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雞朝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脩鞀鼙琴瑟管簫調竽篪飾鐘磬管一孔似笛簫今之歌簫是也篪讀池澤之池執干戚戈羽干盾也戚斧也戈戟

屬也羽舞者所持翿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
樂國之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皆祈祀之也雩旱祭也帝上帝也爲民祈雨故用盛樂盛樂六代之樂也
天子以雛嘗黍雛新雞也不言嘗雞而言嘗黍者以穀爲主也羞以含桃先薦
寢廟羞進也含桃鶯所含食故言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爲藍青未
成故毋燒灰是月草木未成不夭物也毋暴布火盛石猛暴布則脃傷也門閭無閉
關市無索門城門也閭里門也民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故不閉也關要塞也市人聚也無索不
征稅也挻重囚益其食挻緩也存鰥寡振死事老無妻曰鰥老無夫曰寡
也皆存之有先人爲死難振起其子孫也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是月牝馬
懷胎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踶傷其胎育故執之班告也馬政掌馬官也騰駒騰馬也馬五尺以下曰駒也

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事無徑當先請詳而後行也晏陰微陰也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墮也蟬鼓翼始鳴也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藥草也木槿朝榮莫落樹高五六尺其葉與安石榴相似也是月生榮華可用作蒸也櫬家謂之朝生一名舜詩云顏如舜華也禁民無發火發起也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邱陵處臺榭積土四方而高曰臺也臺有屋曰榭也順陽宣明也一曰望雲物占氛祥也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水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氣閉藏又多雨水故道陷壞不通利暴害之兵橫來至也行春令則五穀不孰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好生育之令故五穀晚孰百螣動股蝗屬也時起害穀故

圖餘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有核曰果無核曰蓏仲夏行秋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蚤成非其時氣故民有疾疫也五月官相其樹榆是月陽氣長養故官相相佐也榆說未聞也遂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陰氣長養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奎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黃帝之神治中央也戊己土日也盛德在土土王中央其蟲蠃其音宮羽落而爲蠃蠃蟲麟爲之長宮土也位中央五音之主也律中百鐘其數五百鐘林鐘也是月陽盛陰起生養萬物故曰百鐘其數五五行數土第五也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也土臭香也其祀中霤祭先心土用事故祀中霤中霤室中之祭祀后土也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心土也自用其藏也涼風始至

蟋蟀居奥蟋蟀蜻蛚趣織也詩曰七月在野此曰居奥不與經合奥或作壁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蚈秋節將至鷹自習擊也蚈馬蚿也幽冀謂之秦渠蚈讀奚徑之徑也天子衣黃衣乘黃驑服黃玉建黃旗黃順土色也黃謂登爵之登也食稷與牛稷牛皆屬土也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刃喻無所生也一曰喻無所主皆主之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無所不主其畜牛朝于中宮是月天子朝于中宮乃命漁人伐蛟取鼉登龜取黿漁人掌漁官漁讀相語之語也蛟鼉黿皆魚屬也鼉可作鼓詩云鼉鼓洋洋黿可作羹傳曰楚人獻黿于鄭靈公靈公不與公子宋黿羹公子怒染指于鼎嘗之而出是也皆不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逵吉按鼉鼓洋洋詩異本也古登有升義三蒼疏解爲

精令滂人入材葦滂人掌池澤官也入材葦供國用也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言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秦初置三十六郡以監縣耳此云百縣者謂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常所當出芻聚之以養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稃鬻厚席蓐逵吉按說文解字葬字從死在茻中一其中所以薦之此云厚席蓐者蓋言葬義故下云以送萬物歸也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婦人能別五色故染采白與黑爲黼青與黑爲黻黑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質美也良善也以給宗廟之服必宜以明宜徧也明鮮明也是月也樹木方盛

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殃罰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是月大暑土潤溽暑溼重也又有時雨可以殺草爲糞美土疆土分畔者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欬民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解落民疾病風欬嗽上氣象春陽布散民遷徙者也行秋令則邱隰水潦稼穡不熟乃多女災邱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殺稼令不熟也陰氣過差故多女災女災生子不育也逵吉按女災鄭康成以爲敗任是卽生子不育之義也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摯四鄙入保冬陰肅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蚤摯擊四界之民皆入城郭保聚也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六月植稼成熟故官少內也梓說未聞也孟秋之月招

招搖指申昏斗中旦畢中斗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畢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盛德在金少昊之神治西方也庚辛金也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其蟲毛其音商金氣寒倮者衣毛毛蟲虎爲之長商金也位在西方律中夷則其數九夷傷也則法也是月陽衰陰盛萬物焗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也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也金臭腥也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入由門故祀門也肝木也祭先之用所勝也一曰肝沈金自用其藏也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鷹搏鷙殺鳥於大澤之中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鳥用是時始行殺戮刑罰順秋氣也乃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白順金色也白馬黑毛曰駱　逵吉按黑毛之毛讀曰旄旄謂尾及鬣也爾雅曰白馬黑鬣

駱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金王西故處西宮也其兵戈達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其兵鉞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而章明之故曰總章左个南頭室也居是室行是月之令狗金畜也求不孝不悌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損氣陰氣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西郊九里之外郊也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軍將也武勇者功名也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順循也四方天下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也平治也天地始肅不可以贏肅殺

也殺氣始行也贏盛也故曰不可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升成薦進也命百官始收斂孟秋始內也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脩城郭繕宮室是月月麗于畢俾滂沱矣故備水潦也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邑也大官九命之爵也重幣金帛之幣也大使命卿使之金氣收斂皆所不宜行也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孟秋陰也復行冬水王之令故陰氣勝也其介蟲敗穀也陰氣升故戎兵來也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旱也陽氣還者此月涼風而反行溫風之令故敗穀令無實也行夏令則冬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寒暑相干故不節

多瘧疾瘧疾寒暑所生也七月官庫其樹楝庫兵府也秋節整兵故官庫也其樹楝楝實鳳皇所食今雒城旁有樹楝實秋熟故其樹楝也楝讀練染之練也

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巂中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觜巂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南任也言陽氣呂旅而志助陰陰任成萬物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也玄鳥歸秋分後歸蟄所也羣鳥翔寒氣至羣鳥肥盛試其羽翼而高翔翔者六翮不動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　逵吉按諸家釋翔皆曰回飛唯高氏以爲大飛不動亦曰六翮不動又曰翼一上一下曰翔義更精天子衣白衣乘白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

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太廟中央室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弱也言平直也決獄不當反受其殃反還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草養曰芻穀養曰豢案其簿書閱祖之豢讀宦學之宦視肥臞全粹全無虧缺也粹毛色純也粹讀禍祟之祟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儺以御秋氣儺猶除也御止也止秋氣不使爲害儺讀躁難之難氣或作兵以犬嘗麻先薦寢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城邑曰築穿竇窖脩囷倉穿竇所以通水不欲地溼

也穿窖所以盛穀也窖讀窖藏人物之窖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涸凝竭涸或作盛盛言陰勝也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理通也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之用百事乃遂遂成也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溫煦之仁故草木生榮華也氣相干必有災咎故國大惶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炎陽之令故旱涸氣熱故蟄蟲不藏使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

木蚤死行冬寒氣激之令故有風災又冬閉藏故收雷先行草木蚤死也八月官尉其樹柘尉戎官是月治兵故官尉傳曰羊舌大夫爲中軍尉柘說未聞也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柳南方朱雀之宿是月平旦中于南方也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是月時候之雁從北漠中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稺弱故在後爾賓雀者老雀也栖宿人堂宇之間如賓客者也故謂之賓大水海水也傳曰雀入海爲蛤也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豺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是月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戮猶殺也天子衣白衣乘白

駱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西向堂北頭室故謂右个也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冢大也宰治也卿官也要簿書也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收籍田所收之穀也神倉倉也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難成故百工休止不復作器也乃命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詩曰入此室處是也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是月上旬丁日入學宮吹笙竽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集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以其命數

也百縣圻內之縣言百舉全數爾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然則縣二千五百家也逵吉按注學宮本或作學官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來歲明年受朔日如今計吏朝賀豫明年之曆日也度者職貢多少有常也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兵也刀劍矛戟矢五戎曰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旌授車以級皆正設于屏外級等也授當車者以高下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疋曰門內之垣謂之樹垣者也司徒搢朴北嚮以贊之搢插也朴以教導也插置帶閒贊相威儀也司徒主眾教導之也天子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服廣其所佩之飾以取禽命主祠祭禽四方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也祭禽四方祀始

設禽獸者于四方報其功不知其神所在故博求之於四方也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青州謂伏爲俛無留言當斷也收祿秩之不當供養之不宜者不當謂無德受祿也不宜謂不孝也一曰所養者無勳於國其先人又無賢德所不宜養故收也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孝之至也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鼽窒季秋陰氣而行夏月霖雨之令故大水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干故民鼽窒鼻不通利也鼽讀怨仇之仇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冬水純陰奸謀所生故多盜賊使邊竟之民不安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爲鄰國所分裂也行春令則煖風來至民氣解墮師旅竝

興春氣陽溫故煖風至民氣解隋也木干金故師旅竝興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也九月官候其樹槐候候望也是月繕修守備故曰官候也槐懷也可以懷來遠人也

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危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七星南方朱雀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其位北方其日壬癸盛德在水顓頊之神治北方也壬癸水日也盛德在水水王北方也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甲蟲龜爲之長羽屬水也律中應鍾其數六陰應于陽轉成其功萬物聚成故曰應鍾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味鹹其臭腐水味鹹也水臭腐也其祀井祭先腎井水給人故祀也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腎水自用其藏也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爲蜃虹陰中之陽也是

月陰盛故不見天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順水德也熊與虎曰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水王北方故處北宮其兵鎩其畜彘鎩者卻內象陰閉彘水畜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北向堂西頭室故曰左个居是室行此月令也命有司脩羣禁順陰閉諸所當禁皆使有司禁也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傳曰禁舊客爲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爲觀釁也門城門也閭里門也嚴閉之守備也斷罰刑殺當罪諸罰刑當決也當罰正罪故殺之也阿上亂法者誅阿意曲從取容於上以亂法度也誅治也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還乃賞死事存孤寡有忠節蹈義死王事者賞其子孫也幼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皆存慰矜恤之

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脩城郭警門閭脩楗閉愼管籥固封璽 封璽印封也 脩邊境完要塞絕蹊徑飾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 飾治也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也棺槨衣衾薄厚各有差等故審之 營丘壟之小大高庳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 營度也丘壟冢也小大高下各有度量也 是月也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堅致爲上 案視也度法也堅致功牢也爲故也上盛也逵吉按堅致禮記作功致故注云功牢也致卽密緻之緻古無緻字 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 苦惡也慢不牢也淫巧非常之巧也故行其罪苦讀監會之監 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

宗蒸冬祭也于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福祥也凡屬天上之神日月星辰皆為天宗也大禱祭
于公社畢饗先祖禱求也公社后土之祭也生為上公死為貴神故曰公也畢饗先祖先公
後私之義勞農夫以休息之命將率講武肄射御角力勁肄習
也勁強貌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也師長也賦稅也
毋或侵牟牟多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
流亾春陽氣散越故凍閉不密地氣發泄也民多流亾象陽氣布散行夏令則多暴風
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當閉藏反行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陽氣溫故盛冬不寒令蟄伏
之蟲復出也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氣于冬
大寒不當雪而雪不當霜而霜故曰不時也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其土地十月官司馬其

樹檀冬閒講武故官司馬也檀陰木也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軫南方朱鳥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黃鐘者陽氣聚于下陰氣盛于上萬物黃萌于地中故曰黃鐘也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鶡鴠不鳴虎始交鶡鴠山鳥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陽中之陰也陰氣盛以類發也交讀將校之校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北向堂中央室故曰太廟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眾是謂發

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逵吉按有諸本皆作又〕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偽之人命曰暢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閒故命曰暢月〕命奄尹申宮令〔奄官也尹正也申宮令重戒敕也〕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助陰氣也〕省婦事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酋主酤酒官也醞釀米麴使化熟故謂之酋酋讀酋豪之酋齊讀齊和之齊也作麴蘖當得其時不時則不成也〕湛熺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熺炊必令主潔也水泉香則酒善也湛讀審釜之審熺炊熾火之熾也〕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陶器瓦器也炊亨必得其適故曰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能興雲雨故祀之〕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呵問也〕

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大加刑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也色美色也有貪欲濫求者禁之）寧身體安形性（閉情欲也）是月也荔挺出芸始生邱螾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芸蒿菜名邱螾蟲也結屈結也麋角解墮皆應微陽氣也）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罷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罷省）塗闕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氛霧冥冥雷乃發聲（夏氣炎陽故其國旱也清濁相干故氛霧冥冥也十一月雷發聲非其時故言乃也）行秋令則其時雨水瓜瓠不成國有大兵（秋金

氣水之母也故雨水水金用事故有大兵也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春陽氣蟄伏生故蟲螟敗穀水泉竭也陽干陰氣不和故多疾癘也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冬成軍師故官都尉棗取其赤心

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婁西方白虎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氐東方蒼龍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呂旅也萬物萌動于黃泉未能達見所以旅旅去陰卽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鴈北鄉鵲加巢鴈在彭蠡之水皆北向將至北漠中也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雉雊雞呼卵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是也雞呼鳴求卵也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

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鎩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右个東頭室也命有司大儺旁磔出土牛大儺今之逐陰驅疫爲陽導也旁磔四面皆磔犬羊以禳四方之疾疫也出土牛今鄉縣出勸農耕之土牛於外是也命漁師始漁是月將捕魚故命其長也漁讀論語之語天子親往射漁先薦寢廟令民出五種令農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耦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十二次窮于牽牛中也紀道窮於故宿也星周于天者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匝也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飭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

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賦布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豢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蚤降介蟲為祅四鄙入保秋節白露故白露蚤降介甲之蟲爲祅炎金氣爲兵故四竟之民入城郭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夭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之令氣不和故胎養夭傷國多篤疾逆風氣之由也故命之曰逆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夏氣炎陽又多霖雨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冰凍不當消釋而消釋皆干時之徵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十二月歲盡刑斷故獄官也櫟可以爲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爲然亦應除氣也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

鮮貫大人之國碣石在遼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無山字注云碣石在東北海中朝鮮東夷東方有大人之國也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榑木榑桑 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皆日所出之地也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太皞伏羲氏東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司主也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剛強侵陵人不循軌度者禁止之也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北戶孫國名也日在其北皆爲北向戶故曰北戶孫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北戶烏孫注云北戶日在其北向以爲戶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

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爲神農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號爲祝融死爲火神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赤帝著明審諟也祝屬融工也萬物盛長屬而工也程文學云此亦古注久存然未定即是高許二家耳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應陽施也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恆山自從也絕猶過也恆山常山言兩未聞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無兩字注云恆山北岳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日月照其所經過之道江出岷山漢出嶓冢也眾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禹以息土堙洪

水以爲中國九州州水中可居也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爲軒轅氏死爲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句龍氏之子名曰后土能平九土故祀爲土神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黃中色地道載物故稱名也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露潤無不囊懷溥氾無私正靜以和行稃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主也故曰萬物之歸西方之極自崑崙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流沙蕊在昆侖之西南爾　逵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沈羽弱水弱沈羽毛也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皞黃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爲金天氏死爲西方金德之帝也蓐收金天氏之裔子曰脩死祀爲

金神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此注有云少皞白帝之號少皞用物浩成也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羣牧謹著聚脩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雝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暝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令正作令止注云令止丁令北海胡地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玄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頊黃帝之孫也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為北方水德之帝也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適子曰昧為玄冥師死而祀為主水之神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顓頊黑帝號頊大言陰用事振翕而寒也陰閉不視故神為玄冥也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脩障塞繕

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止交游禁夜樂蚤閉晏開以塞姦人逵吉按太平御覽塞作索已得執之必固天節已幾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注云幾終也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應陰殺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毋釋刑罪

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長也縮短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種內八月收斂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二月播植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四月陰始仲

夏至脩仲冬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短脩皆在至前也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結刑畢刑獄盡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德畢陽始窮也刑畢陰殺盡也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脫葉槁著樹不零落也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解凍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不發聲也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止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長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不華而實也春行夏令泄象盛陽發泄也行秋令水水生

（于中故水也）行冬令肅（象氣肅急）夏行春令風（象春木氣多也）行秋令蕪（象秋氣蕪穢生）行冬令格（格跂也象冬鬬刖恩澤致格不流下）秋行夏令華（象夏氣樹華茂）行春令榮（象春氣生榮華）行冬令耗（耗零落也）冬行春令泄（象春氣布散發泄也）行夏令旱（旱象炎陽）行秋令霧（秋氣陰亂故霧）制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繩正）準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脩而不窮久而不弊遠而不忘與天合德與神合明所欲則得所惡

則亾自古及今不可移匡厥德孔密廣大以容逵吉按廣大以容明本作廣下以容衆非是故上帝以爲物宗宗本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挫銳利也挫折也流而不滯流行也滯止也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紀道也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平正讀評議之評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垸復還也垸轉也優而不縱廣大以寬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優簡寬舒之貌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理達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不怨施而不德

弔而不責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匝而不責當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理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憒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贏殺而不割充滿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以强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

冬治以權夏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淮南子卷五終

總校張預分校徐鼎勛陳其榮校

淮南子卷六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通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題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　白雪太乙五十弦琴瑟樂名也神物郎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癃病篤疾赤地旱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公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　庶女叫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　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隕壞也毀景公之支體海水爲之大溢出也　夫

瞽師庶女位賤尙葈權輕飛羽尙主也葈者葈耳菜名也幽冀謂之檀菜雒下謂之胡葈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復賤於主葈之官故曰權輕飛羽也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九天八方中央也以精誠感之由此觀之上天之誅也雖在壙虛幽閒遼遠隱匿重襲石室界障險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有罪惡雖自隱蔽竄藏猶見誅害也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陽侯陵陽國侯也其國近水休水而死其神能爲大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魯陽公與韓

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撝之日為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國語所稱魯陽文子也楚僭號稱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酣對戰合樂時也撝下令反却行三舍舍次宿也夫全性保眞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為而不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質成上通為天所助宗者道之本也謂性不外逸生與道同也夫死生同域不可脅陵勇武一人為三軍雄武士也江淮間謂士為武逵吉按意林引作勇士一人是竟改武為士非異本也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尙猶若此又況夫宮天地懷萬物以天地為宮室懷猶囊也而友造化造化陰陽也與之相朋友含至和直偶于人形外直偶與人同形而內有大道也觀九鑽一知之

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鑽龜占兆所不知知事亦云然也而心未嘗死者乎心未嘗死者謂心生與道同者也不與觀九鑽一等也昔雍門子以哭見於孟嘗君雍門子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為氏哭猶歌也見猶感也孟嘗君齊相田文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為之增欷歍唈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歍唈失聲也狼戾猶交橫也歍讀鴛鴦之鴦也唈讀左傳嬖人婤姶之姶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能以精神哀悲感傷人心不可學而得之故曰不傳之道也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為人笑君形者言至精為形也故蒲且子之連烏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射者七尺曰仞而詹何之鶩魚於大淵之中此皆

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詹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鈞令魚馳鶩來趨鉤餌故曰鶩魚得其精微故曰太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酢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蠶咡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老蠶上下絲於口故曰咡絲新絲出故絲脆商於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咡或作珥蠶老時絲在身中正黃達見于外如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出金囚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運讀連圍之圍也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令圓畫缺其一面則月運亦缺於上也鯨魚大魚長數里死于海邊魚之身賤也彗星為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吉按太平御覽引許昚注云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暈以

蘆灰環闕其一面則月暈亦闕于上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聖人行自然無為之道故澤及萬民也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神氣相應徵矣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為背外向為譎內向為珥在上外出為冠故山雲草莽水雲魚鱗山中氣出雲似草莽水氣出雲似魚鱗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旱雲亢陽氣似煙火涔大潦水也雲出於涔似波水也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夫讀大夫之夫已說在上一說水火從太極來在人手中非所能說知天地之閒巧曆不能舉其數巧工也天地之閒物類相感者衆多雖工為曆術者不能悉舉其數也手微忽怳不能覽其光言手雖覽得微物不能得其光一說天道廣大手雖能徵其忽怳無形者不能覽得日月之光也然以掌握之中

引類於太極之上（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動猶化也）此傅說之所以騎辰尾也（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旁求之得傅說于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故至陰飂飂至陽赫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衆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道也故召遠者使無爲焉（遠者四夷也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爲則夷荒自至也）親近者使無事焉（近者諸夏也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惟夜行者爲能有之（夜行喻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一說言人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故卻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

之外卻走馬以糞老子詞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糞田也行至德之效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于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間為軌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言坐行神化疾于馳傳沈溶冥明與道合也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造冰雖成之也天道無私就去能行道功有餘也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于江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于荊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玉人以為石刖其左足文王卽位復獻之以為石刖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卽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刖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為璧蓋純白夜光文王在春秋前成王不

以告故不書也　逵吉按文王至不書十四字葉近山茅一桂二本皆有藏本無今增入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蓋周人也一曰衛人王孫賈之後也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以蟹置漆中則敗壞不燥不任用也葵之鄉日雖有明智

弗能然也然猶明也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為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為能有之能有持國之術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嶢山在雍州也薄落水在馮翊臨晉山崩相通也一曰薄落涇水也區冶生而淳鈞之劒成區讀歌謳之謳區越人善治劒工也淳鈞古大銳劒也紂為無道左彊在側左彊紂之諛臣也教紂無道勸以貪淫也太公竝世故武王之功立立成由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知忽然來至無形兆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革之質象道韋之質象德欲去遠之道反在側欲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

有事者遠人不得其道若觀儵魚儵魚小魚也在水中可觀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故聖若鏡不將不迎也將送應而不藏應猶隨也謂鏡隨人形好醜不自藏匿者也遂吉按意林作聖人若鏡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大宮則少宮應彈大角則少角動故曰同音相和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謂一聲宮音也故曰未始異于聲也五主于一聲故曰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

而不知其所由至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其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此也
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未始出其宗純一也溫和也淪沒也喻潛伏也鈍悶無情也欲終始于道宗本也若未有其形
是謂大通今夫赤螭青虯之游
冀州也赤螭青虯皆龍屬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
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其色赤生江濱噆味含甘步不出頃畝
之區而蛇鱓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噆味長美
也蛇鱓自以為能勝赤螭青虯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
也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降下也扶風疾風也凍雨
暴雨也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威動天地聲震海內四海之內悉畏之也蛇

鱓著泥百仞之中（百仞七百尺也度深曰仞傳曰仞滿洫也）熊羆匍匐邱山蹔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襲人咆嗥）猨狖顛蹶而失木枝（狖讀中山人相遺物之遺狖猨屬長尾而卯鼻）又況直蛇鱓之類乎鳳皇之翔至德也（雄曰鳳雌曰皇爲至德之君而來翔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澹溢）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燕雀自以爲能佼健於鳳皇也佼或作詨宇屋簷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　逵吉按說文解字宇屋邊也義與此同）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之外（曾猶高也逝猶飛也一曰同也翼一上一下曰翱不搖曰翔外猶表也　逵吉按古曾與層通此曾卽層宇）過崑侖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疏圃在崑崙之上過猶歷也砥柱河之隘也在河東大陽）

之東湍浮水至疾瀨清皆激浮急流邅回蒙汜之渚邅回猶俳佯也蒙汜日所出之地池決復入爲渚渚小洲也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躡至也都廣東南之山名衆帝所自上下也言鳳皇過都廣之野送日入于抑節之地言其翔之廣也躡或作絕徑過絕歷也羽翼弱水暮宿風穴濯羽翼于弱水之上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也當此之時鴻鵠鶬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注喙注地不敢動也裔邊也況直燕雀之類乎此明於小動之跡而不知大節之所由者也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所謂御良也一名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于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斂諧整齊不差也斂諧馬容體足調諧也投足調

均勞逸若一也一同心怡氣和體便輕畢也畢疾安勞樂進馳騖若滅滅沒也言疾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騑驂也步趨之力若被鞭矣一說言掉鞭教諭其易也周旋若環如人志也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此二人太乙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但以車馬爲主爾神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燿而玄運燿有玄天也運行也電奔而鬼騰進退屈伸不見朕垠朕兆朕也垠形狀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于碣石之山而中之鴈得之過去也過讀責過之過軼鶤雞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姑餘山名在吳鶤雞鳳皇之別名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雁便復東

南軼過鶤雞於姑餘山也騁若飛騖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歸忽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躡躡也一說矢在後不能及故言縱其行疾能及矢言躡追猋及之猋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極言疾也朝發榑桑日入落棠榑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無為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胸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藏嗜欲之形于胸臆之中喻和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昔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力牧太山稽黃帝師孟子曰王者師臣也以治日月之行律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正律曆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眾不暴寡人民保命而不

天安其性命不夭折也歲時孰而不凶不凶無災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調而無尤君臣調和無尤過也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卿士公正不立私曲從也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魚所聚也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關閉也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言所有餘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鷙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翔猶游上也麒麟游於郊游行也郊邑外也青龍進駕飛黃伏皁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歲皁櫪也諸北儋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夷國也然猶未及虛

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廢頓也裂分也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息消猛獸食顓民顓善鷙鳥攫老弱攫撮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虙戲治者也三皇時天不足西北故補之師說如是斷鼇足以立四極鼇大龜天廢頓以鼇足柱之楚詞曰鼇載山下其何以安之是也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濟朝也冀九州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于水故積聚其灰以止淫水平地出水為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蟲狩也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地也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方槷四寸也寢繩直身而臥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

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逆氣亂氣也傷害民物之積財故絕止之）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盱盱（倨倨臥無思慮也倨讀虛田之虛盱盱然視無智巧貌也）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蹎蹎其視瞑瞑（蹎讀塡寘之塡）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壚（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黃壚黃泉下壚土也壚讀繩纑之纑）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使萬物交暉也有）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虯（駕應德之龍在中爲服在旁爲驂有角爲龍無角爲虯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援絕瑞席蘿圖（殊絕之瑞應援而致之也羅列圖籍

以爲席蓐一說羅圖車上席也黃雲絡前白螭後奔蛇絡讀道路之路謂車之垂絡也黃雲之氣絡其車白螭導在于前奔蛇騰蛇也從在于後皆瑞應也浮游消搖道鬼神登九天九天八方中央朝帝於靈門在朝于上帝靈門也宓穆休于太祖之下宓寧穆和休息也太祖道之太宗也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明也隱眞人之道以從天地之固然隱藏也眞人眞德之人固自然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智故巧詐逮至夏桀之時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脩仁義道不復脩飾之故曰瀾漫棄捐五帝之恩刑推蹶三王之法籍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揜而不興興舉也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戾反也春秋縮其和天

地除其德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言其所施日惡不自知也故曰除其德也仁君處位
而不安大夫隱道而不言不為民所安隱仁義之道不正諫直言也論語曰國無道
危行言遜也羣臣準上意而懷當準望懷思當合也取合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疏
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陰謀私謀也居君臣父
子之閒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猶隨也亂人以成其事是
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土甹裂言不禮於
神也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也犬羣嗥而
入淵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而入淵也一說言犬禍也豕銜蓐而席澳豕銜其蓐席入
之澳言豕禍也一說銜蓐自藏美人挐首墨面而不容挐首亂頭也草與髮并編為挐

首不脩容飾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曼聲善歌也見世亂衰將滅故吞炭自敗音聲閉氣不復動也䘮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言時亂禮壞不盡在哀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西老折勝黃神嘯吟西王母折其頭上所戴勝爲時無法度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歎也飛鳥鎩翼走獸廢腳鎩翼縱翼也廢腳跛蹇也言桀無道田獵煩數鳥獸悉被創夷也山無峻榦澤無洼水峻榦美材也洼水渟水言山澤不以時故也

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立禾路無莎薠莎草名也莎薠讀猿猴蹯蹂之蹯狀如歲歲如蔓也金積折廉璧襲無理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璧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璧讀辟也磬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桀爲無道不脩仁德但數占龜莫得吉兆也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又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是也蓍筴日

施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也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晚世春秋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姓芈燕姓姚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嬴故異族也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蘇秦約縱張儀連橫南與北合爲縱西與東合爲橫故曰縱成則王橫成則秦帝也楚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衝車高重京衝車大鐵著其轅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瘞之以爲京觀故曰高重京觀也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也一說百人行伐一反得勝爾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甲鎧也在車曰士步曰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輴車奉饟廝役徒衆也牛曰牧

馬曰圂輣推也饟資糧也輣讀楫拊之拊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短褐麤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不完言民窮也人羸車弊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攜引也奮首民疲于役頓仆于路僅能搖頭耳言疲困也故曰奮首身枕格而死格擖牀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所擖之於格上不得下枕格而死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至於枕人頭食人肉菹人肝飲人血甘之于芻豢甘猶者也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虐害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逮至當今

之時天子在上位（天子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混同）子孫相代此五帝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巧之能）脩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者也）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犧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反復）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

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嚶喋苛事也嚶喋猶深算也言周不采取煩苛之事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行與不猶當以道德爲本喻申韓之法失之也今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申申不害也韓韓非也商鞅公孫鞅三子之術皆爲刻削之法也捽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謂小利言盡爭之也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木喻也不養之也殫病也太半過半半也　逵吉按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爲少半韋昭說也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忻忻猶自喜得意之貌也是猶抱薪

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
而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材也椽杙于溝邊因生爲條木也以喻申韓商鞅之
所爲法比于梓條也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
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折崙潦水不泄瀇瀁
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瀷而無源者瀷雨潰疾流者故曰
無源瀷讀燕人强春言敷同也逵吉按强春疑當作强秦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
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姮娥羿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服之姮娥盜食之得
仙奔入月中爲　月精奔月或作坌肉藥坌肉以爲死畜
之藥復可生也　逵吉按姮娥諸本皆作恆唯意林作
姮文選注引此作常淮南王當諱恆不應作恆疑意林是也悵然有喪無以續之言羿

悵然失志若有所喪亾不能復得不死藥以續之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羿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申韓商鞅之等不知治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不知命自在天也故或欲得知不死藥之所由出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淮南子卷六終

總校張預　分校徐鼎勛陳其榮校

漢涿郡高誘注

武進莊氏校本

精神訓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因以題篇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有形故天地成焉窈窈冥冥芒芠漠閔澒濛鴻洞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芠讀王莽之莽芠讀抆滅之抆閔讀閔子騫之閔澒讀項羽之項鴻讀子贛之贛洞讀同游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滔大貌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八極八方之極剛柔陰

陽也煩氣爲蟲煩亂也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我何猶尚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誘猶惑也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淸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定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

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説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萬物以背爲陰以腹爲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爲陰故腎雙爲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也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外景故主目腎主鼻腎象龜龜水也水所以通溝鼻所以通氣故主鼻膽主口膽勇者決所以處故主口肝主耳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歙各有經紀歙讀脅也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

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爲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曰九解 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爲雲 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爲雲 肺爲氣 肺火也故爲氣 肝爲風 肝木也木爲風生故爲風 腎爲雨 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作電腎水也水爲光故爲電 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 心土也故爲四行之主 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烏 踆猶蹲也謂三足烏踆讀踆巍之踆 而月中有蟾蜍 蟾蜍蝦蟆 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 薄者迫也薄讀享薄之薄 逵吉按享薄太平御覽作厚薄古字厚與享形近而誤 風雨非其時毀折生

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今熒犯角亢則州國受其殃也餘準此）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止）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既盡）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專一）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省矣胷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教志勝而行不僻矣（教志勝言己之教志也僻邪也勝或作遯）教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

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襲猶因也亦入）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遇得）或守之於形骸之內（心無欲也）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逵吉按不定本亦作不寍下同）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精神馳神不內守）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邱山無由識之矣（邱山）

喻大識知也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欲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猶尚也爲治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言雖知道故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不明視而昏也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不聽聰無聞也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

日秏（越失勞病秏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必極嗜欲淫濫無猒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以刑辟之戮也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總合一同也萬物合同統於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上一道也下一物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與邪詞也）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

也將以何益言生我自然之道亦當以何益乎其殺我也將以何損損減

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離之喻不求亦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彊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憎死而不辭唯義所在故不辭也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已者已不憎也人有尊己者己不喜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貧時也一日性也極急也喻道人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

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閒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攫振也援引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陶人作瓦器之宫也頓泥坯取之于地已為器無以異于土也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未生之故耳譬猶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

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窊水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洿水猶瀆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業事也）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如物之變化也）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襍亂貌自服服於德也）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蹶顛）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

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半璧曰璜珍玉也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直猶但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于天煬炙也向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也煬讀供養之養與道為際與德為鄰際合也鄰比也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變動所謂眞人者性合于道也眞人者伏羲黃帝老聃是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治其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遊

于天地之樊（樊崖也樊讀麥飯之飯）芒然仿佯于塵垢之外（芒讀王莽之莽）而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不爲變者同死生也）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抮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强與持著守其純熟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釁也其見利欲之來也能審順之故不與物相糅糅）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亂者止之亂不能眩惑故能守其宗宗本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内守也）心志專于内通達耦于一（一者道也）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逐然而來（渾轉行貌逐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逐讀詩緑衣之緑渾讀大珠揮揮之揮　逵吉按説文解字逐行謹逐逐也與

此義近別本或誤作遠非是　形若槁木心若死灰槁木無氣死灰無熱喻無爲也忘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爲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迫切不得不動然後乃動也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爲紃有待而然紃者法也以道待萬物故曰有待而然默默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物無能營營惑也一曰亂廓惝而虛清靖而無思慮不勞精神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虛雖此四者之大不能感也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

猶䫏醜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翁寵也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䫏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頳稀世之䫏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䫏醜言極醜也　逵吉按䫏頭見周禮說文解字有䫏云醜也又有娸杜林亦以爲醜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形之區旁也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不濁其精不勞其神此之謂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猶質也渾不散之貌渾讀揮章之揮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也其智不萌無思念也魄陰神魂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覆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敖于無形埒

之野太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直瞑于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象之貌也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無體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閒役使鬼神言耐化也人不與鬼同形而耐使之者道也天神曰神人神曰鬼也淪於不測入於無閒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萬物之形不同道以相傳生也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道也人莫能得焉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假至也上至于道也或作蝦蟇雲氣是故眞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鳬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游行也經動搖也伸頻伸也若此養形之人導引其神相伸跳踉是非眞人之道也滑亂

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眞人之心也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充實也體道人同日夜喻賊害也無則傷無所賊害也與物爲春言養物也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若是者合于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戒備也人形體備具戒或作革革改也言人形骸有改更而作化也心喻神神不損傷也有綴宅而無耗精綴宅身也精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人雖死精神終不耗減故曰無耗精也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也或作介介被甲者禮介者不拜而能趨于步故曰不變也狂　體具存故曰不虧但精神散越耳故曰神有所遠徙也　逵吉按錢別駕云癩或作介者介卽兀字莊子有兀者王駘或作介是也雖于高注之外闢一解與本文義更覺切近故形有摩而

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抮而未始有極（摩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化猶死也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爲灰土爲日化也）化者復歸於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地故曰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喻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所化者萬物也萬物有變故曰則化）輕天下則神無累矣（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也故其精神無所累于物也）細萬物則心不惑矣（以萬物爲小事而弗欲故心不惑物也）齊死生則志不懾矣

[齊等也不畏義死不樂不義生其志意無所懾懼故曰等也]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眩惑]眾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實明]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四方而高曰臺加木曰榭麗美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不斲削加砻石之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枅枅者不施欂櫨枅讀雞枅或作刮也]珍怪奇異[遶吉接奇異本皆作奇味唯藏本作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糲粗也粢稷也糲讀賴恃之賴粢讀齊衰之齊]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任讀任俠之任]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傳禪]若解重

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巡守爲省省視四方也濟渡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勞憂也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人壽蓋不過百年故曰寄死滅沒化不見故曰歸滑亂也和適也蝘蜓蜥蜴也或曰守宮東方朔射覆對武帝曰謂爲龍無有角謂爲蛇而有足駿駿脈脈喜緣壁非守宮即蜥蜴是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逃去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巫能占骨法吉凶之氣故見其兆徵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隱士壺子弟子也報白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

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恤也機喻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亦齊矣齊等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頤兩髀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僂脊管下竅也高于頂出頭上也腸肝胷也迫薄至于頤也兩髀下在上軀正員也腸讀精神歇越無之歇也燭陰華也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也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偉哉猶美哉也造化謂天也拘拘好貌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觀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以其禪舜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矣以其視龍猶蝘蜓也原壺子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論持以天壤也見子求之行乃知

變化之同也（行匍匐窺于井此之謂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于不可拔搖之柱行于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往而遂也）無至而不通（至而通也）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違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轉）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儷偕也斥澤之鷃雀飛不出頃畝喻弱也）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不足以槩至人之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也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有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

（君而利社稷者是從亦如之故曰臨死地而不易其義者也）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華華周皆齊士爲君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曰不改其行也）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戟何不句直矛何不摧不撓不義故曰不可劫以兵也）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言不爲利動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兄國春秋賢之子諸侯之子稱公子也）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子罕

宋戴公六世之孫西鄉士之子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與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

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

務光湯時隱士也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

由此觀之至貴不待爵

以至德見貴許由務光是也故曰不待爵也

至富不待財

以至德見富楚狂接輿是也王聞其賢使使者齎金百鎰聘之欲以爲相而不受故曰至富不待財也

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

堯是也

身至親矣而棄之淵

務光是也

外此其餘無足利矣

外猶除也利猶貪利或作私私獨受也

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

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放觀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許由輕天下不受焉用此書故曰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桑桓公蘇信公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污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死君親之難也大言體道無欲之言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窮鄙之社窮巷之小社也盆瓴器叩之有音聲故曰自以爲樂也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

盆瓴之足羞也仍仍不得志之貌仍仍或作聆聆猶聞也　逵吉按乃性仍仍然性本皆作始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尊勢窮位厚利重祿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天下至大非手所據故不言手也使得據天下之圖籍行其權勢而刎喉殺身雖愚者不肯爲也故曰生貴于天下矣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也蓋覆也餘饒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虧損羨過和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地名倉者以立飢常滿倉也在今榮陽縣北

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減少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竭盡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守其篅笣有其井一實也篅笣受穀器井家人之井水也篅讀顓頊之顓　逵吉按說文解字笣篅也篅以判竹圜以盛穀也急就篇所云笣篅篗筥籅箅篝是也與注義合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已說在原道訓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淸目而不以視淸明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眛以生而若死眛暗也厭也楚人謂厭爲眛喻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

與化爲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死生也故曰與化爲一體也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爲繇道揭舉也钁斫也臿鏵也靑州謂之鏵有刃也三輔謂之鍋也籠受土籠也逵吉按鏵說文解字作苿鍋卽鑼字解字又曰鑼相屬讀若鐫蓋因讀鑼爲鐫因之誤爲鍋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衡喉也當此之時得茠越下則脫然而喜矣茠蔭也三輔人謂休華樹下爲茠也楚人樹上大本小如車蓋狀爲越言多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息則氣得舒故喜也越讀經無重越之越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叩或作跔跔讀車軥之軥踡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噲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

豈非直一噲之樂也謂得安臥極夜者樂于一噲之樂然不得比長夜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刦以死生刦迫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養生之和謂正道也以脩正道不惑故不可示以天下之窮勢而移也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樂其不生之時雖懼之以死不能使之畏死言不畏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不貪利欲之物也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爲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爲冰乎不如未爲牆冰之時偃凝能變也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自無蹠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蹠無從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死生變化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好憎情欲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

也言天無有根外而能爲之外喻極大也無內言其能小小無內而能爲之內道當微妙故曰至貴也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于無閒故曰何往而不遂遂通也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湊趨也趨其末不脩稽古之典苟徼名號耳故曰不知原心反本也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直猶但也雕琢其天性拂戾其本情以合流俗與世人交接也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爲悲人悲哀也謂衰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

欲而不得言其守慮執持不欲之情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性者不以滑和滑亂於情者逵吉按諸本作無益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爲天下儀縱放也肆緩也儀法也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本所以欲謂正性恬漠也所欲謂情欲驕奢權勢也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掩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系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

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葅於衛顏淵十八而卒孔子曰回不幸短命死矣故曰夭也季路仕于衛衛君父子爭國季路死孔子曰若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以壽命終也故曰然衛人醢之以爲醬故曰葅子夏失明冉伯牛爲厲子夏學于西河喪其子而失明曾子哭之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道勝不惑縣于富貴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也推其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子夏之志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直猶但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

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以情心鬱殪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勉强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萬物爲利矣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己雖欲之能以義自己也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貴能以禮自禁止之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雲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蛇

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爲上肴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亾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亾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鐘爲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仇讀仇餘之仇虞君利垂棘之璧而禽其身晉大夫荀息謀于獻公以屈産之馬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貪璧馬假晉道既滅虢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君死位曰滅故曰禽其身也獻公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好色曰美好體曰豔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遂爲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嫡立庶故曰亂四世者奚齊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桓公甘易牙之和

而不以時葬齊桓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亂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故曰不以時葬也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亾上地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戎得其上地上地美地也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五君仇由虞公晉獻齊桓胡王也適猶節也動猶感也故射者非矢不中也學射者不治矢也不治矢言不為而得用之然則為者不得用之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箑扇也楚人謂扇為箑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已止也

淮南子卷七終

總校張預分校徐鼎勛
陳其榮校

淮南子卷八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本經訓 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于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因以題篇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 清淨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纂物也寂漠不擾民 質眞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而無故 質性也眞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閑靜言無欲也不躁擾故常也 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 在內者志在心平欲故能合于道出于外者身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義或作德也 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 發作也動行也文文章也便利也物事也 其言略而循理其行侻而順情 略約要也侻簡易也侻讀射侻取不覺之侻 逵吉按侻取不覺義

當是敵字敵今之奪字也其心愉而不僞其事素而不飾愉和也僞虛詐也素樸也飾巧也是以不擇時日不占卦兆擇選也卦八卦也兆契龜之兆也世所以占吉凶也不謀所始不議所終安則止激則行通體于天地同精於陰陽一和于四時一同也明照于日月與造化者相雌雄造化天地也雌雄猶和適也是以天覆以德地載以樂樂生也四時不失其敘風雨不降其虐日月淑清而揚光光明也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五星熒惑太白塡辰歲星也軌道也循順也當此之時玄玄至碭而運照玄天也元氣也碭大也盛德之君恩仁廣大徧照四海也鳳麟至蓍龜兆鳳麟聖德之世至于門庭蓍四十九策兆信也善言臧否也甘露下竹實

滿流黃出而朱草生滿成也流黃玉也朱草生于庭皆瑞應也機械詐僞莫藏於心莫無也逮至衰世鐫山石鐫猶鑿也求金玉也鍥金玉擿蚌蜃鍥刻金玉以爲器也擿猶開也開以求珠也消銅鐵而萬物不滋不滋長也言盡物類刳胎殺夭麒麟不游胎獸胎也夭麋子也爲類見害故不來游覆巢毀卵鳳凰不翔鳥未㲉曰卵也鑽燧取火構木爲臺焚林而田竭澤而漁田獵也竭澤漏池也人械不足畜藏有餘械器用也畜藏餘府庫實也而萬物不繁兆萌牙卵胎而不成者處之太半矣積壤而丘處糞田而種穀掘地而井飲疏川而爲利疏通築城而爲固拘獸以爲畜則陰陽繆戾四時失敘雷霆毀折

雹霰降虐氛霧霜雪不雺雺止也而萬物燋天霜雪之害不止則萬
物燋天不繁茂也菑榛穢聚埼畝茂草曰菑木聚曰榛積之於彊畝芟野焚長
苗秀芟殺也焚草也苗稼秀也不榮而實曰秀也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
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夏屋大屋也縣聯聯受雀頭著
桷者一曰碎帶也房室也植戶植也按縣聯縣即櫋字碎帶之義見楚詞九歌造吉橑檐榱題
橑椽橑也檐屋垂也榱桷也題頭也雕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芰荷阿曲屋夫
容蕅華也芰菱角交苕也荷夫渠也五釆爭勝流漫陸離流漫釆色相參和也陸離美好
貌倚掞曲挍天矯會櫋芒緐紛挐皆屋飾也芒讀麥芒之芒挐讀上谷茹縣
之茹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所錯其剞劂削鋸公輸巧者一曰魯班

之號也王爾古之巧匠也剞巧刺畫盡頭黑邊篆也劂鋸尺削兩刃句刀也剞讀技尺之技劂讀詩躨角之躨削讀綃頭之綃也　逵吉按原道訓注云剞巧工鉤刀也劂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與此注異錢別駕云剞劂二字古無定解說文解字以剞劂爲曲刀應劭曰剞曲刀劂曲鑿又與許君不同淮南書高許二家注本相溷故多前後互異歟然猶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箘露夏槁松柏根莖箘露竹箭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枯也刺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箘讀似綸露讀南陽人言道路之路　逵吉按箘露之露當作簬江河三川絕而不流三川涇渭汧也出于岐山絕竭也故曰不流國語曰河竭而商亡也夷羊在牧夷羊土神殷之將亡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飛蛩滿野蛩蟬蠛蠓之屬也一曰蝗也沇州謂之螣螣讀近殆緩氣言之蛩讀詩小珙之珙天旱地坼坼燥裂也鳳皇不下句爪居牙戴角出距之

獸於是鷙矣句爪鷹鸇之屬也居牙熊虎之屬也距讀拒守之拒民之專室蓬廬無所歸宿專特小室也蓬廬籧篨覆也言小有賓客歸之無所凍餓飢寒死者相枕席也言其眾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計人多少眾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為備飾職事制服等也等差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行賞罰經書也誹惡譽善賞可賞罰可罰也則兵革興而分爭生民之滅抑夭隱虐殺不辜而刑誅無罪於是生矣抑沒也言民有滅沒夭折之痛天地之合和陰陽之陶化萬物皆乘人氣者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陽陶化萬物　逵吉按乘人氣本作乘一氣唯藏本作人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

不和五穀不爲成也不爲不成也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至皆未動也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俗儲與猶尙羊無所主之貌一曰襃大貌浸潭廣衍也故曰包裹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宐旁竝薄近也衆物宐適也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醞釀猶和調也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脅恐也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審明也符驗也怪物非常人所疑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殊異也一同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猶委從也

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混大也大冥之中謂道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諝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諝謀也性失失其純樸之性也）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別是以貴禮（禮以別也）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迫）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以和之）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而非通治之至也夫仁者所以救爭也義者所以救失也禮者所以救淫

也樂者所以救憂也神明定於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未有情也未有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澹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營惑）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嬙西施之色不知說也（言尙德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羽舞也武象周武王樂也）淫泆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也）和失然後聲調禮淫然後容飾是故知神明然後知道德之不

足爲也知道德然後知仁義之不足行也道德本仁義末知仁義然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仁義大禮樂小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至德之道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影表識知也星月之行可以厤推得也厤術也推求也雷震之聲可以鼓鍾寫也寫猶放斅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陰陽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也及至建律厤別五色異清濁清商濁宮味甘苦

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 脩設
也遷移也 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 巧欺上也 天下
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 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
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 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
詐僞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書文所劾故夜哭也鬼或
作兔兔恐見取豪作筆害及其軀故夜哭 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
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漉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而去棲其神于昆侖之山 能愈
多而德愈薄矣 愈益也 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
之不可爲也 倕堯之巧工也周鑄鼎著倕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踰但當

銜齧其指以明巧之不可爲也一說周人鑄鼎畫象鏤倕身于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爲也

故至人之治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憺然無欲而民自樸無禨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然也故曰不知誰何也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實財也道不名故名不立施者不德受者不讓施者不以爲恩德振不足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受之不飾辭讓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故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也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也有智謀者尚不能知但口辯者

(何能解也)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者入天之府藏)取焉而不損(損減)酌焉而不竭(酌猶子竭盡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而運歷指十二辰擿起陰陽以殺生萬物也一說瑤光和氣之見者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名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功也)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容成黃帝時造曆術者鴈行長幼有差也)託嬰兒於巢上置餘糧於畮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蹍而不知其所由然(虎豹擾人無害人之心故可牽尾虺蛇不螫毒故可蹍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

故曰不知其所由然　逵吉按擾人之擾當作㹾古柔字也逮至堯之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猰貐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皆爲民害猰讀車軋履人之軋貐讀疾除瘉之瘉猰貐獸名也狀若龍首或曰似貍善走而食人在西方也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封豨大豕楚人謂豕爲豨也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堯乃使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羿善射堯使羿射殺之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有凶水繳大風於青邱之澤羿于青邱之澤繳遮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青邱東方之澤名也上射十日而下殺猰貐十日竝出羿射去九斷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湯所禱旱桑山之林萬民

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狹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共工水官名也柏有之後振動也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庳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魯也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龍門河之隘也在左馮翊夏陽北禹所鑿也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曰呂梁也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涬無崖畔也 逵吉按呂梁有兩說一說在西河司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是也水經注云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梁之山而爲呂梁洪昔呂梁未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今離石縣西歷山尋河竝無過峘至是乃爲巨險卽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百有餘里道元雖駁正郡國志然亦主西河之說矣一說在彭城卽注是也云石在水中者說文解字砅履石渡水

也攷詩在彼淇梁在彼淇厲以例推之厲亦即砅字梁砅俱置石水中以渡行旅之義段國沙州記云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砅亦其事矣毛鄭注詩恐未得其解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闕導廛澗伊闕山名也禹所開以通伊水故曰闕伊闕在洛陽西南九十里廛澗兩水名廛讀裏纏之纏平通溝陸流注東海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盜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璇瑤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爲牀言淫役也璇或作旋瑤或作搖言室施機關可轉旋也臺可搖動極土木之巧也紂爲肉圃酒池紂積肉以爲園圃積酒以爲淵池今河內朝歌紂所都也城西有糟邱酒池處是也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刳諫者剔孕婦王子比干紂之諸父也數諫紂之無道紂剖其心而觀之故曰

刳諫者孕婦姙身將就草之婦也紂解剔觀其胞裹故曰剔孕婦也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是也夏臺大臺故作宮也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武王周文王之子發也在車曰士步曰卒牧野南郊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眾矣至人至德之人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鉗口不言而死也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可名不可道故曰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眞人之名不可得名著於

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五帝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同歸同歸脩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也要約也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此之謂也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檝而渡曰馮河言小人而為政不可不敬不敬則危猶暴虎馮河之必死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脊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佗此不免于惑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體法也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牢讀屋霤

楚人謂牢爲雷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猒止之也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曳猶伸引和調之也紀綱八極經緯六合覆露照導普氾無私普太也氾衆也無私愛憎言皆公也蠉飛蝡動莫不仰德而生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含氣化物以成埒類埒形也贏縮卷舒淪於不測贏長也縮短也卷屈也舒散也淪入也測深也入于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窮之原本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開闔張歙不失其敘歙讀曰脅敘敘次也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予布施也奪取收也非此無道也則四時用六律之君非用此上事其餘無

他道故謹於權衡準繩審乎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權衡也平也準法也繩直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燿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施延延于遠方之外名聲傳于後世後世世傳聞之也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竝竝併也精與鬼神總總合也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表正也繩直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之歡心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風化也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鞼鞼折也寬而不肆肆緩雖寬不緩過齊非也肅而不悖肅急也雖急不促悖優柔委從以養羣類類物類也其德

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也私邪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爲正撥任也扶治也壞險以爲平矯枉以爲直矯正也枉曲也明於禁舍開閉之道乘時因勢以服役人心也役使也帝者體陰陽則侵爲諸夏所侵王者法四時則削爲諸夏所侵削傳曰諸侯侵犯王略也霸者節六律則辱爲鄰國所侮辱君者失準繩則廢爲臣所廢更立賢君細故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滔窕不滿密也不爲下所親附也大而行小則陿隘而不容行小則政陿隘而不容包臣下貴賤不失其體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大小行小也天愛其精地愛其平精光明也平正也人愛其情也情性天之精日月星

辰雷電風雨也地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遁逸也淪入也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眞眞身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爲和而弗矜矜自大也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襍焉襍糅也精泄於目則其視明泄猶通也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口則其言當當合也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眞人言守其常凡亂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遁流遁之所生者五流放也遁逸也大

構駕興宮室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遝吉按文選注駕作架延樓棧道雞棲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複道相通雞棲井榦復屋縈井也刻花當其中也標株欂櫨標株柱類欂枅也櫨柱上枅卽梁上短柱也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盤龍也紆曲屈刻儼浮首虎頭之屬皆屋飾也儼讀儼然之儼也巖鏤雕琢詭文回波巖鏤文章鏤雕譴也玉曰琢皆巧飾也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淌游瀷淢菱杼紾抱淌游瀷淢皆文畫擬象水勢之貌菱芰杼采實紾戾也抱轉也皆非采相銜持貌也淌讀平敞之敞瀷讀燕人强春言救之救淢讀郁乎文哉之郁杼讀楚言杼紾讀紾結之紾抱讀岐嶷之嶷芒緐亂澤巧偽紛挐以相摧錯此遁於木也皆采色形象文章貌挐讀人性紛挐不解之挐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肆極也崖垠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

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碕飾治也牒累純緣也以玉石致之水邊爲脩碕或作旋石旋石切以牒累流水還爲脩碕脩碕曲中水所當處也抑減怒瀨以揚激波抑止也減怒水也瀨急流也而抑止故激揚之波起也曲拂邅迴以像湡浯拂戾也邅迴轉流也湡番隅浯蒼梧之二國多水江湖環之故多象渠池以自邅迴故法而象之也湡讀愚戇之愚也逵吉按錢別駕云浯靈門水名湡邪國水名亦通益樹蓮菱以食鼈魚樹種也蓮藕實也菱芰也皆可以養魚鼈蓮讀蓮羊魚之蓮也鴻鵠鸘鷞稻粱饒餘龍舟鷁首浮吹以娛此遒於水也鸘鷞雁類一曰鳳之別類龍舟大舟也刻爲龍文鷁大鳥也畫其像著船頭故曰鷁首舟中吹籟與竽以爲樂故曰浮吹以娛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設施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以爲險阻令難攻易守也積土高丈曰臺加木曰榭也侈苑囿

之大以窮要妙之望修廣也有牆曰苑無牆曰囿所以畜禽獸也盡極要之觀望也魏闕之高上際青雲大廈曾加擬於昆侖門闕高崇嵬嵬然故曰魏闕大廈大屋也曾重架材木相乘架也其高與昆侖山相擬象脩爲牆垣甬道相連甬道飛閣複道也甬讀踊躍之踊道讀道布之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殘墮也增益也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接疾也徑行也道之阨者正直之夷平也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大鐘鼎美重器鐘音之君也重器大器盡鐘鼎也華蟲疏鏤以相繆紾書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繆紾相纏結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兕獸名寢伏各有形也蟠龍詰屈相連交錯如織組文也焜昱錯眩照耀煇煌錯襍也眩惑也照耀煇煌焜光澤色貌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

鍛錫文鐃乍晦乍明雕畫也緣錯錫鐃文如脂膩不可刷如連珠不可掇故曰乍晦乍明也　逵吉按鐃說文解字作鐃鐃鐵也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簟籧篨言劒理之美設滅其瑕文鐃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簟竹蓆籧篨葦蓆取其邪文次敘劒鐃若此也纏錦經冗似數而疏劒文相句連纏如綺經冗如錦似數如疏文鐃美眩人目此遁於金也

煎熬焚炙調齊和之適以窮荊吳甘酸之變荊楚言二國善酸鹹之和而窮盡之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鼓擊也橐冶鑪排橐也埵銅橐口鐵筒埵入火中吹火也故曰吹埵銷鑠靡流堅鍛無猒足目逵吉按盧詹事云無猒足目別本作足日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幹長枝也柘桑梓滋生也燎木以為炭燔草而為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莽草也白素也

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殄讀曰典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五者之中有一則足以滅亡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頒宣其令謂之明堂其中可以序昭穆謂之太廟其上可以望氛祥書雲物謂之靈臺其外圓似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宮土事不文文質也木工不斲樸而已斲或作琢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舒文飾也鏤讀婁之婁逵吉按婁之者字從毋中女卽婁處子義也此讀從之孔戶部繼涵疑句有脫字恐未必然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為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贏之理觚贏之理謂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也贏讀指端贏文之贏

堂大足以周旋理文堂明堂所以升降揖讓脩禮容故曰周旋理文理政事文書也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也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瓌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不過五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屬陰行火爲陽行木爲燠行金爲寒行土爲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心和不喜不怒欲得無違耳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歌斯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有憂艱難也喪亾也亾失所離憂則悲悲則傷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

手足不靜靜寧也擗踊哭泣哀以送之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人性有侵犯則怒盛氣血充盈以成其勢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釋解也憾恨也故鐘鼓管簫干鏚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苴麻之有蕡者衰讀曰崔杼之崔也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爲哀所容故曰飾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政教平仁愛洽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父慈慈柔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有道之世人得其志故生者不天怨也皆終其天命故死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爲之作

樂以和節之也夫人衆人也但中心相樂無以發其恩賜也故聖人爲之作樂以節之猶通制也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耒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計人口數責其稅斂也居者無食行者無糧老者不養死者不葬贅妻鬻子以給上求猶弗能澹贅從嫁也或作賃妻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其職業也悽愴傷悼之貌惷讀近貯益之肫戇籠口言之也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古者上求薄而民用給給足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善事父母曰孝也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閒

無憾恨各得其願也夫三年之喪非强而致之非强行致孝子之情也情自發于中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三年之思思慕之心未能自絕于哀戚也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胷思心盡亾盡喪其忠孝思慕之心也被衰戴經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本在哀戚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方百里爲同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分猶界也有不行王道者㬥虐萬民爭地侵壤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言不行上令者行讀行馬之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誨教也變更也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有賢者受惡君之誅則封

（殖其墓若武王伐紂封比干之墓是也祭社曰類以事類祭之也詩云是類是禡也）卜其子孫以代之（卜擇立其子孫之賢也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晚世務廣地侵壤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辜罪也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傒人之子女（傒繫囚之繫讀若雞）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以澹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生也（言兵爲禁暴整亂設不爲作亂生也）故兵者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言兵討人之暴亂非所以自爲暴亂也）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樂蕩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其中和而已非所爲自淫過也）喪者所以盡哀非所以爲

僞也喪踊哭泣所以盡孝子之哀情也非所以爲詐僞佯哀慼而已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道孝道務在愛敬其親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朝廷之容濟濟也父子主愛君臣主敬故以敬爲上也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處居也喪禮三年之禮也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寍慼故曰以哀爲主也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術數也陰陽天生虛實之數也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所來久矣聖人以興亂人以亾廢興存亾昏明之術也故曰以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而道廢本立義立也本傷義喪也故曰道廢

淮南子卷八終　總校張預分校徐鼎[illegible]
陳其榮校

淮南子卷九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主術訓主君也術道也君之宰國統御臣下五帝三王以來無不用道而興故曰主術也因以題篇

人主之術處無爲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教令也謂不言而事辦也清靜而不動一度而不搖因循而任下責成而不勞成辦而不自勞也是故心知規而師傅諭導規謀也師者所從取法則者也傅相也諭導以正道也口能言而行人稱辭足能行而相者先導相儀也耳能聽而執正進諫諫或作謀也是故慮無失策謀無過事過猶誤也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於天下爲天下人所法則也進退應時動靜

循理不爲醜美好憎不爲賞罰喜怒名各自名類各自類事猶自然莫出於己故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冕王者冠也前旒前後垂珠飾邃綖也下自目故曰蔽明也天子玉縣十二公矦挂珠九卿點珠六伯子各應隨其命數也黈纊塞耳所以掩聰不欲其妄聞也黈讀而買黈蓋之黈也天子外屛所以自障屛樹垣也門內之垣謂之樹論語曰國君樹塞門諸矦在內天子在外故曰所以自障也故所理者遠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小夫目妄視則淫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若欲規之乃是離之言嗜欲有所規合乃是離散也若欲飾之乃是賊之飾好也賊敗也天氣爲魂地氣爲魄反之

玄房各處其宅守而勿失上通太一太一之精通於天道天道玄默無容無則大不可極深不可測(測盡)尚與人化知不能得(天道至大非人智慮所能得也)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胷中(言釋神安靜不躁動也)智不出於四域(信身在中)懷其仁誠之心(懷思)甘雨時降五穀蕃植(蕃茂植長)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之也)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遷延猶倘佯也已說在本經也)其民樸重端愨(端直也愨誠也)不忿爭而財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

而與之和同是故威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省約也煩多也）故其化如神其地南至交阯北至幽都（幽冥之都）東至暘谷（暘谷日所出也）西至三危（三危西極之山）莫不聽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一同其俗）莫懷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很而無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本而事脩其末（事治）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為治無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揲棁而狎犬也亂乃逾甚（逾益　逵吉按棁說文解字云木杖也攷補衡）

執棁以篤曹操亦是杖此捭棁義當從之夫水濁則魚噞魚短氣出口於水喘息之喻也政苛則民亂言無聊也逵吉按說文解字噞喁魚口上見論語素王受命讖曰莫不喁喁延頸歸德蓋亦眾口上向之義水濁則魚喁政苛則民亂十字出韓詩外傳淮南之文博采通人信而有證此乃改喁為噞噞喁古音相近古字無即異文與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為之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故詐上多事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不定不知所從也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以救火也堁塵塵也楚人謂之堁堁動塵之貌弭止也故聖人事省而易治求寡而易澹澹給

不施而仁不言而信不求而得不爲而成塊然保眞抱德推誠誠實天下從之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其所脩者本也詹何曰未聞身治而國亂故曰其所脩者本也刑罰不足以移風殺戮不足以禁姦唯神化爲貴至精爲神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踰猶過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冬日仁物歸陽夏日猛物歸陰莫使之自然如是也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臥而郢人無所害其鋒郢楚國都也孫叔敖楚大夫也蓋乘馬三年不知其牝牡言其賢也但恬臥養

德折衝千里之外敵國不敢犯害故郢人不舉兵出伐無所害其鋒于四方也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所關其辭宜遼姓也名熊勇士居楚市南楚平王太子建爲費無忌所逐奔鄭鄭人殺之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召之以爲白公請伐鄭以報讎子西許之而未出師晉人伐鄭子西救之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矣欲殺子西其臣石乞曰市南熊宜遼得之可以當五百人乃往視之告其故不從舉之以劒而不動而弄丸不輟心志不懼曰不能從子爲亂亦不泄子之事白公遂殺子西故兩家雖有難不怨宜遼故曰無所關其辭也　遠吉按應云宜遼名也姓熊鞅鞈鐵鎧瞋目扼擘遠吉按擘即捥字本或作擘者非其於以御兵刃縣矣縣遠也比于劵德不及之遠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薄于德也待目而照見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之

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蘧伯玉衛大夫蘧瑗也子貢衛人也姓端木名賜孔子弟子也）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簡子晉卿趙鞅也史黯史墨也覿觀之也）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以其賢也）固塞險阻何足以致之（致猶勝也）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雖瘖平獄理訟能得人之情故貴於多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雖盲而大治晉國使無有亂政故貴於有所見）故不言之令不視之見（不言之令臯陶瘖也不視之見師曠瞽也）此伏犧神農之所以爲師也故民之化也不從其所言而從所行故齊莊公好勇不使鬬爭而國家多難其漸至于崔杼之亂（莊公齊靈

公之子光崔杼齊大夫也亂殺莊公也頃襄好色不使風議而民多昏亂其積至昭奇之難楚頃襄王昭奇楚大夫也故至精之所動若春氣之生秋氣之殺也雖馳傳騖置不若此其亟亟疾故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豪末於彼尋常矣故愼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徽鶩彈也威王齊宣王之父也在春秋後徽讀紛麻縗車之縗也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哀威王也樂孔子也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甯戚飯牛車下叩角商歌齊桓公悟之用以爲相至精入

入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師襄魯樂太師也）而諭文王之志見微以知明矣（諭敎敎之鼓文王操也）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況於竝世化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雲湊千里之雨至（湊會也或作蒸蒸升也）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行禁止豈足爲哉古聖王至精形於內而好憎忘於外（形見好憎情欲以充）出言以副情發號以明旨陳之以禮樂風之以歌謠業貫萬世而不壅（貫通壅塞也）橫扃四方

而不窮禽獸昆蟲與之陶化（化從昆蟲或作鬼神）又況於執法施令乎故太上神化其次使不得爲非其次賞賢而罰暴（暴虐亂也）衡之於左右無私輕重故可以爲平（衡銓衡也）繩之於內外無私曲直故可以爲正人主之於用法無私好憎故可以爲命夫權輕重不差蟁首（蟁首猶微細也）扶撥枉橈不失鍼鋒直施矯邪不私辟險姦不能枉讒不能亂德無所立（立見）怨無所藏是任術而釋人心者也故爲治者不與焉（治在道不在智故曰不與）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自然也木擊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者（罪御者刺舟者）

之巧拙也知故不載焉言木石無巧詐故不怨也是故道有智則惑言道智則惑也德有心則險心有目則眩眩於物也兵莫憯於志而莫邪為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枹鼓為小小細憯猶利也以智意精誠伐人為利老子曰重積德則無不克故以莫邪為下也寇亦兵也推陰陽虛實之道為大故以枹鼓為小也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為秦楚變節不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為為之言無所為為之為自為之故國有亾主而世無廢道亾主桀紂是也湯武以其民王故曰無廢道也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理道由此觀之無為者道之宗宗本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

治也（才智）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幹舟小船也危險越人習水自能乘之故湯武不能也一曰大舟也）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騵馬而服駒駼（黃馬白腹曰騵詩云駟騵彭彭駒駼野馬也胡人所習）伊尹雖賢（不能與服也）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孔孔子也墨墨翟也聚木爲榛深草爲薄山居者所習故孔墨者不能也阻或作塗）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內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己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觡伸鉤索鐵歙金椎移大犧水殺黿鼉陸捕熊羆（觡角也索絞也歙讀協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觡作船注云舟船椎作推犧作戲　然）

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禽之焦門焦或作巢逵吉按焦與巢古字通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眾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埳井之無黿鼉隘也園中之無脩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千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殊異鴟夜撮蚤蚊

察分秋豪晝日顛越不能見邱山形性詭也（鴟鵂也謂之老菟夜鳴人屋上也夜則目明合聚人爪以著其巢中故曰察分秋豪晝則無所見故曰形性詭也）夫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猨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鶩（鶩疾也）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姦亂也）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嫚（苦讀盬嫚捕器嫚讀慢緩之慢）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寡少）任輕者易權（權謀也）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猒（猒欺也）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尸祭主也尸食飽以知神之食亦飽詩曰公尸燕飲在宗載考儼）

然玄默而吉祥受福（尸不言語故曰玄默）是故得道者不爲醜飾不爲僞善（不飾爲美亦不枉爲善也）一人被之而不褒（褒大）萬人蒙之而不褊（蒙冒褊小也）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通猶順也）爲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亟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亾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言不可不慎也）故爲惠者生姦而爲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亾國之風（風化）是故明主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怨焉（因法而行故不怨也）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因功而行故不與也）誅者不怨

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贛於君也（贛物）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言太上之世下知之人皆能有此術）矯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矯桔皋上衡也植柱權衡者行之俛仰取制於柱也以喻君也）人主靜漠而不躁（躁動也）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寍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不足以大寍者小惠也不足以安危者小智也如此人者欲譽堯而毀桀以成善善惡惡之名人猶有強知之人爾不如掩聰明而本脩大道成名之速也人君之道亦如此也）清靜無爲則天與之

時靡儉守節則地生之財人君德行如此故天與之時地生之財天與之時湯武是也地生之財神農后稷也處愚稱德則聖人為之謀苦伊尹為湯謀傳說為高宗謀是孟子曰伊尹聖之任國語曰武丁以象旁求聖人得傳說于傅巖也是故下者萬物歸之虛者天下遺之遺與也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為基建立也基業也是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幽深險猶遠也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

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通知其

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是故不出戶而知天下

不窺牖而知天道乘衆人之智則天下之不足有也專

用其心則獨身不能保也保猶守也是故人主覆之以德不

行其智而因萬人之所利夫舉踵天下而得所利故百

姓載之上弗重也錯之前弗害也舉之而弗高也推之

而弗猒尊重舉之不自覺高也推求也奉也主道員者運轉而無端端崖也

化育如神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也臣道員者運轉而無

方論是而處當爲事先倡守職分明以立成功也是故君

臣異道則治〔不易奪言相和〕同道則亂〔君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是同也莫相匡弼故曰亂也〕各得其宜處其當則上下有以相使也〔君得君道臣得臣道故曰得其宜也〕夫人主之聽治也虛心而弱志清明而不闇是故羣臣輻湊竝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國之道明矣文王智而好問故聖〔好問欲與人同其功〕武王勇而好問故勝也〔勝殷〕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千鈞三萬斤也烏獲秦武王之力士也武王試其力使舉大鼎腕脫而不任故曰不能舉也〕眾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

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不能勝故不足恃也）乘眾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人眾力強以天下爲小故曰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草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推而不可爲之勢而不脩道理之數（推行）雖神聖人不能以成其功而況當世之主乎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造父周穆王之善御臣也）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拂戾也詭違也）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

所擧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嗺
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
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
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擧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
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
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人主貴正而尙
忠忠正在上位執正營事典營則讒佞姦邪無由進矣譬
猶方員之不相蓋而曲直之不相入入中夫鳥獸之不可
同羣者其類異也虎鹿之不同遊者力不敵也是故聖

人得志而在上位讒佞姦邪而欲犯主者譬猶雀之見鸇而鼠之遇狸也亦必無餘命矣是故人主之一舉也不可不慎也所任者得其人則國家治上下和羣臣親百姓附（附從）所任非其人則國家危上下乖羣臣怨百姓亂故一舉而不當終身傷（傷病也亦敗也）得失之道權要在主是繩正於上木直於下非有事焉（事治也非治之使宜）所緣以脩者然也故人主誠正則直士任事而姦人伏匿矣人主不正則邪人得志忠者隱蔽矣夫人主之所以莫抓玉石而抓瓜瓠者何也（玉石堅抓不耐入故不抓）無得於玉石弗犯也

使人主執正持平如從繩準高下則羣臣以邪來者猶以卵投石以火投水故靈王好細要而民有殺食自飢也靈王楚靈王殺食省食也越王好勇而民皆處危爭死越王句踐由此觀之權勢之柄其以移風易俗矣堯爲匹夫不能仁化一里桀在上位令行禁止由此觀之賢不足以爲治而勢可以易俗明矣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此之謂也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寡少也察明也實眞僞之實是故處人以譽尊處人隱居也以名譽見尊也而游者以辯顯游行之人以辯辭自顯達察其所尊顯無它故焉人主不明分數利害之地而賢衆

口之辯也治國則不然然如是也言事者必究於法而爲行
者必治於官上操其名以責其實臣守其業業事以效其
功效致言不得過其實行不得踰其法羣臣輻湊莫敢專
君專制事不在法律中而可以便國佐治必參五行之陰
考以觀其歸並用周聽以察其化不偏一曲不黨一事
是以中立而徧運照海內中正羣臣公正莫敢爲邪公方正直
百官述職務致其公迹也主精明於上官勸力於下姦
邪滅迹庶功日進庶衆是以勇者盡於軍盡力于軍功也亂國則
不然有衆咸譽者無功而賞守職者無罪而誅主上闇

而不明羣臣黨而不忠說談者游於辯脩行者競於往往自益也主上出令則非之以與法令所禁則犯之以邪與黨與也以黨與非訕上令邪姦也爲智者務於巧詐爲勇者務於鬬爭大臣專權下吏持勢朋黨周比以弄其上國雖若存古之人曰亡矣且夫不治官職而被甲兵不隨南畝而有賢聖之聲者非所以都於國也騏驥騄駬天下之疾馬也驅之不前引之不止雖愚者不加體焉加猶止也今治亂之機轍迹可見也而世主莫之能察此治道之所以塞塞猶閉也權勢者人主之車輿爵祿者人臣之轡銜也是故人

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夫臣主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厚骨肉之親也而竭力殊死不辭其軀者何也勢有使之然也昔者豫讓中行文子之臣（文子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荀寅）智伯伐中行氏并呑其地豫讓背其主而臣智伯智伯與趙襄子戰于晉陽之下身死爲戮國分爲三（韓魏趙三分而有之）豫讓欲報趙襄子（欲爲智伯報仇殺趙襄子）漆身爲厲呑炭變音擿齒易貌夫以一人之心而事兩主或背而去或欲身徇之豈其趨舍厚薄之勢異哉人之恩澤使之然也

紂兼天下朝諸侯人迹所及舟檝所通莫不賓服然而武王甲卒三千人禽之於牧野豈周民死節而殷民背叛哉其主之義德厚而號令行也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數術也君人之道處靜以脩身儉約以率下靜則

下不擾矣儉則民不怨矣下擾則政亂民怨則德薄政亂則賢者不爲謀德薄則勇者不爲死是故人主好鷙鳥猛獸珍怪奇物金玉爲珍詭異爲怪非常爲奇狡躁康荒康安荒亂也不愛民力馳騁田獵出入不時如此則百官務亂事勤財匱勤勞匱乏也萬民愁苦生業不脩矣人主好高臺深池雕琢刻鏤黼黻文章絺綌綺繡寶玩珠玉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絺綌葛也精曰絺麤曰綌五采具曰繡也則賦斂無度而萬民力竭矣堯之有天下也非貪萬民之富而安人主之位也以爲百姓力征彊淩弱衆暴寡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百姓力屈彊弱相乘衆寡相暴於是堯

乃身服節儉之行而明相愛之仁以和輯之是故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大路不畫大路上路四馬車也天子駕六馬不畫不文飾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翦作剗是古字越席不緣越結蒲爲席也太羹不和不致五味粢食不毇毇細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粢飯不鑿巡狩行教勤勞天下周流五嶽豈其奉養不足樂哉舉天下而以爲社稷非有利焉年衰志憫衰老也憫憂也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蹝也言甚易也　逵吉按文選作許昚注甚作其衰世則不然一日而有天下之富處人主之勢則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陂池苑囿猛獸熊羆玩好珍怪是故貧

民糟糠不接於口而虎狼熊羆猒芻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宮室衣錦繡人主急茲無用之功百姓黎民（黎齊）顦顇於天下是故使天下不安其性（不得安其正性詐僞生也）人主之居也如日月之明也天下之所同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延頸舉踵而望也是故非澹薄無以明德非寧靜無以致遠非寬大無以兼覆非慈厚無以懷衆非平正無以制斷是故賢主之用人也猶巧工之制木也（制裁也）大者以爲舟航柱梁（舟船也方兩小船竝與共濟爲航）小者以爲楫楔脩者以爲欄榱（欄屋垂榱隱也）短者以爲朱儒枅櫨（朱儒梁上戴蹲跪人也枅讀曰雞也）

無小大脩短各得其所宜規矩方圓各有所施天下之物莫凶於雞毒（雞毒烏頭也）然而良醫橐而藏之有所用也是故林莽之材猶無可棄者而況人乎今夫朝廷之所不舉鄉曲之所不譽非其人不肖也其所以官之者非其職也鹿之上山獐不能跂也及其下牧豎能追之才有所脩短也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略行道也）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豪氂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遺失）不失小物之選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貍之不可

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今人之才或欲平九州并方外存危國繼絕世志在直道正邪決煩理拏而乃責之以閨閤之禮奧窔之間或佞巧小具諂進愉說隨鄉曲之俗卑下眾人之耳目而乃任之以天下之權治亂之機（機機理）是猶以斧劗毛以刃抵木也（劗翦也劗讀薦攢之攢）皆失其宜矣（宜適）人主者以天下之目視以天下之耳聽以天下之智慮以天下之力爭是故號令能下究而臣情得上聞（聞猶達也）百官脩同羣臣輻湊（羣臣歸君若輻之湊轂故曰輻湊）喜不以賞賜怒不以罪誅（懼失當也）是故威立而不廢（莊逵吉按本皆作威厲）

立而不廢聰明先而不蔽蔽闇也法令察而不苛察明也苛煩也耳目達而不闇善否之情日陳於前而無所逆是故賢者盡其智而不肖者竭其力德澤兼覆而不偏羣臣勸務而不怠怠解也近者安其性遠者懷其德性生也懷歸也所以然者何也得用人之道而不任己之才者也故假輿馬者足不勞而致千里假或作駕乘舟楫者不能游而絕江海絕猶過也夫人主之情莫不欲總海內之智盡衆人之力然而羣臣志達效忠者希不困其身困猶危也使言之而是雖在褐夫芻蕘猶不可棄也言雖賤當也故曰不可棄也使言之而非也雖

在卿相人君揄策于廟堂之上未必可用（人君謂國君也揄出策謀也言之而非雖貴罰也）是非之所在不可以貴賤尊卑論也是明主之聽於羣臣其計乃可用不羞其位（不羞其位卑而不用）其言可行而不責其辯（不責其辯口美辭也）闇主則不然所愛習親近者雖邪枉不正不能見也疏遠卑賤者竭力盡忠不能知也有言者窮之以辭有諫者誅之以罪如此而欲照海內存萬方是猶塞耳而聽清濁（商音清宮音濁）掩目而視青黃也其離聰明則亦遠矣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

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也言平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公正也私邪塞閉也古之置有司也有司蓋有理官士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恣放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有司使無專行也專擅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人莫得自恣則道勝道勝而理達矣故反於無為無為者非謂其凝滯而不動也以其言莫從己出也夫寸生於𥝩𥝩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𥝩禾穗𥝩孚榆頭芒也十𥝩為一分十分為一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故謂之本也　逵吉按𥝩古累黍

字

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宗亦本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要約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惑眩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閒而反以自正反還是故有諸己不非諸人有諸己已有聰明也不非諸人恕人行也無諸己不求諸人言己雖無獨見之明不求加罪于人也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人主所立法禁于民亦自脩之不廢于上言以法也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不正之事不獨行之于身言其正己以正人也所謂亾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等同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

表表正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禁勝於身不敢自犯禁也故尉令行于民也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胷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節策也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繩直正也而旋曲中規曲屈規圓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輿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

不和唐虞不能以爲治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智盡矣明分以示之則蹠蹻之姦止矣蹠孔子時人蹻莊蹻楚威王之將軍能大爲盜也夫據榦而窺井底雖達視猶不能見其睛睛目瞳子也借明於鑑以照之則寸分可得而察也鑑鏡也分毛也一曰疵是故明主之耳目不勞精神不竭物至而觀其象事來而應其化近者不亂遠者治也是故不用適然之數而行必然之道故萬舉而無遺策矣今夫御者馬體調于車御心和于馬則歷險致遠進退周游莫不如志雖有騏驥騄駬之良臧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弗能制矣臧獲古之

不能御者魯人也故治者不貴其自是而貴其不得爲非也故曰勿使可欲毋曰弗求勿使可奪毋曰不爭如此則人材釋而公道行矣美者正於度而不足者建於用故海內可一也夫釋職事而聽非譽棄公勞而用朋黨公正則奇材佻長而干次奇材非常之材佻長卒非純賢也故曰干次也守官者雍遏而不進如此則民俗亂於國而功臣爭於朝奇材佻長之人干超其次功勞之臣反不顯烈故爭於朝故法律度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執制釋之而不用不用法律度量也是猶無轡銜而馳也羣臣百姓反弄其上是故有術則制人無術則制於人爲人所禽制也吞

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魚能吞舟言其大也）猨狖失木而禽於狐狸非其處也（其處茂木）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無所爲以持其位也）守職者以從君取容（隨君之欲以取容媚）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不用智謀贊佐其上也）反以事轉任其上矣（賢臣見其不肯爲謀故轉任其上令自制之詩云仲山甫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夫富貴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及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不任用臣智能也）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

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阿曲從也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剝牲而為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于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為羽翼也資才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

無好也無所私好有爲則讒生有好則諛起讒諛之人乘志而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餌之桓公襄公諸兒之子小白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釣取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誘惑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制猶禽也故善建者不拔言建之無形也夫火熱而水滅之金剛而火銷之木強而斧伐之水流而土遏之唯造化者物莫能勝也故中欲不出謂之扃外邪不入謂之塞達吉按呂覽作外欲不入謂之閉據下中扃外閉云云則此句疑當如呂覽中扃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扃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爲而後能爲之精神勞則越

（越散）耳目淫則竭（竭滅）故有道之主滅想去意清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循名責實使有司任而弗詔責而弗教以不知爲道（道常未知）以柰何爲寶（道貴無形無形不可柰何道之所以爲貴也）

如此則百官之事各有所守矣（有所守言不離局也）攝權勢之柄其於化民易矣衛君役子路權重也（衛君出公輒也）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管仲輔相桓公晏嬰相景公二君位尊故也）怯服勇而愚制智其所託勢者勝也故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

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約要也少也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風化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役事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爲儒墨矣徧猶盡也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道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莊王楚穆王商臣之子旅也使申舟聘于齊不假道於宋無畏曰宋必襲殺我王曰殺汝伐宋見犀而行不假道於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亾也以兵殺其使者亦亾也遂殺之莊王聞之怒故投袂而起成軍亾宋城故曰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

獬冠楚國效之文王楚武王熊達之子熊貲也獬廌之冠如今御史冠趙武靈王貝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趙武靈王出春秋後以大貝飾帶胡服鵕鸃讀曰私鈚頭二字三音也曰郭洛帶位銚鏑也　逵吉按藏本如是本或作曰郭洛帶係銚鏑也文義皆難通疑有誤字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貝帶鵕鸃而朝則不免為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繩正也故握劒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蕢不使應敵北宮子齊人孟子所謂北宮黝也司馬蒯蕢其先程伯休父宣王命以為司馬因為司馬氏蒯蕢其後也周衰適他國蒯蕢在趙以善擊劒聞應猶擊也操其觚招其末則庸

人能以制勝〔瓬劍拊招臯也〕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尾絕而不從者逆也〔烏獲藉蕃皆多力人〕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為資〔橈刺船櫂也資用也橈讀煩嬈之嬈也〕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眾為勢也夫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墄決唐〔墄水城也唐隄也皆所以畜水　逵吉按唐古塘字〕故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因其勢也〕桓公立政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桓齊桓公〕紂殺王子比干而骨肉怨斮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天下失矣故

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離叛故桓公三舉而九合諸侯紂再舉而不得爲匹夫故舉錯不可不審（三舉去食肉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再舉殺比干斮朝涉之脛也）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不樂其大麗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不甘其肥醲也）匡牀蒻席非不寍也（匡安也蒻細也）然民有處

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骸者明主弗安也〔不安其匡床蒻席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與同饑寒〕歲登民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登成也年穀豐熟也〕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言皆樂也〕故古之爲金石管絃者所以宣樂也〔金鐘石磬管簫也絃琴瑟也〕兵革斧鉞者所以飾怒也觴酌俎豆酬酢之禮所以效善也〔效致〕衰經菅屨辟踊哭泣所以諭哀也〔諭明〕此皆有充於內而成像於外〔充實〕及至亂主取民則不裁其力〔裁度〕求於下則不量其積男女不得事耕織之業以供上之求〔事治業事〕力勤

財匱君臣相疾也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有今日之食而無明日之儲也而乃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是猶貫甲冑而入宗廟被羅紈而從軍旅失樂之所由生矣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蹠蹈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涔旱災害之患涔久水潦也而無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兵革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憫矣憫憂無樂夫天地之大計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率九年而有三年之畜十八年而有六年之積積委也二十七年而有九年之儲雖涔旱災害之殃

民莫困窮流亾也故國無九年之畜謂之不足無六年之積謂之憫急憫憂急病也無三年之畜謂之窮乏故有仁君明王其取下有節自養有度則得承受於天地而不離饑寒之患矣若貪主暴君撓於其下侵漁其民以適無窮之欲則百姓無以被天和而履地德矣天和氣也地德所生植也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天時下盡地財中用人力是以羣生遂長五穀蕃殖教民養育六畜以時種樹務脩田疇滋植桑麻肥墝高下各因其宜丘陵阪險不生五穀者以樹竹

木春伐枯槁，夏取果蓏（有核曰果，無核曰蓏），秋畜疏食（菜蔬曰疏，穀食曰食），冬伐薪蒸（大者曰薪，小者曰蒸），以爲民資（資，用），是故生無乏用，死無轉尸（轉，棄也）。故先王之法，畋不掩羣（掩，猶盡也），不取麛夭（鹿子曰麛，麋子曰夭），不涸澤而漁（涸澤，漉池也），不焚林而獵（爲盡物也），豺未祭獸，罝罦不得布於野（十月之時，豺殺獸，四面陳之，世謂之祭獸也。未祭獸，罝罦不得施也），獺未祭魚，網罟不得入於水（獺，獱也。明堂月令孟春之月，獺祭魚，取鯉四面陳之水邊也，世謂之祭魚。未祭，不得捕也），鷹隼未摯，羅網不得張於谿谷（立秋鷹摯矣。未立秋，不得施也。鷹或作雁），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九月草木節解，未解，不得伐山林也），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十月蟄蟲備藏，未蟄，不得用燒田也），孕育

不得殺鷇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彘不期年不得食（皆爲盡物）是故草木之發若蒸氣（發生）禽獸之歸若流泉飛鳥之歸若煙雲有所以致之也故先王之政四海之雲至而脩封疆（立春之後四海出雲）蝦蟇鳴燕降而達路除道（三月之時）陰降百泉則脩橋梁（十月之時）昏張中則務種穀（三月昏張星中于南方張南方朱鳥之宿也）大火中則種黍菽（大火東方蒼龍之宿在四月建巳中南方菽豆也）虛中則種宿麥（虛北方玄武之宿八月建酉中于南方也）昴中則收斂畜積伐薪木（昴星西方白虎宿也季秋之月收斂畜積也）上告于天下布之民先王之所以應時脩備富國利民實曠來遠者其道備

矣實滿也曠空也非能目見而足行之也欲利之也欲利之也不忘於心則官自備矣心之於九竅四支也不能一事焉然而動靜聽視皆以爲主者不忘於欲利之也故堯爲善而衆善至矣桀爲非而衆非來矣善積則功成非積則禍極極至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之謂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轂以喻王古旹云轂善錢別駕云遠吉拔不轂之訓道德經

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河上本作轂注云不轂不為輻所湊也又別一解與此轂以喻王之注正同知古兩義並有後人但識穀善而不知有輻轂之訓矣智欲員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若順連環故曰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應和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撓弱曲也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肆放能欲多者文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擊掌也戾破也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璇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符約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多所容也智員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為也

（非正道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治猶作也）事鮮者約所持也（約要也）

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欲諫者擊其鼓）舜立誹謗之木（書其善否於表木也）湯有司直之人（司直官名不曲也）武王立戒愼之鞀（欲戒君令愼疑者搖鞀鼓）過若豪氂而既已備之也（備具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不舉（舉用）其於過也無微而不改（改更）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背屏而朝諸侯）當此之時鼛鼓而食（鼛鼓王者之食樂也詩云鼓鐘伐鼛）奏雍而徹（雍已食徹之樂也）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言其率德蹈政無求於神

鬼神弗敢祟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至德之可貴也）然而戰戰慄慄日愼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鉅橋紂倉名也一說鉅鹿漕運之橋鹿臺紂錢藏府所積也武王發散以振疲民）封比干之墓（比干紂諸父也諫紂之非紂殺之故武王封崇其墓以旌仁也）表商容之閭（商容殷之賢人老子師故表顯其里穆稱篇又云老子業于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是也）朝成湯之廟（成湯殷受命之王言聖人以類相宗）解箕子之囚（箕子紂之庶兄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武王伐紂赦其囚執問以洪範封之于朝鮮也）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

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文王周公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亾者皆著於明堂（著猶圖也）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員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亾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聖人之意不敢言）非義不行（非仁義不敢履行也）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宏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萇宏周大夫敬王臣也號知大道孟賁勇士也孔子皆能招舉也以一手招城門關端能舉之故曰亦能多也）然而勇力不聞（人不聞其伎巧爲勇力也）

不知人不知其有伎巧也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鉏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匡宋邑也今陳留襄邑西匡亭是也孔子曰天生德于予匡人其如予何故顏色不變絃歌不止也臨死亡之地犯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犯猶遭也懾猶懼也然為魯司寇聽獄必為斷為魯定公司寇作為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己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

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舍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六反謂孔墨翟宓子孟賁吳起張儀也其行相反故曰六反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偏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不忍于斷割之色見于顏色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內恕反情心之所欲其不加諸人由近知遠由己知人此仁智之所合而行也小有教而大有存也小有誅

而大有寧也小教之以正故大有存也小責之以義唯故大有寧也非正則不存非義則不寧

惻隱推而行之此智者之所獨斷也故仁智錯有時合合者爲正錯者爲權其義一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爲政耕之爲事也勞織之爲事也擾擾勞之事而民不舍者知其可以衣食也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智者所以

寡患也故智者先忤忤逆而後合愚者始於樂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黮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入孝於親出忠於君無愚智賢不肖皆知其爲義也使陳忠孝行而知所出者鮮矣凡人思慮莫不先以爲可而後行之其是或非此愚智之所以異凡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

智仁以爲質智以行之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辯慧捷疾劬錄巧敏遲利聰明審察盡衆益也身材未脩伎藝曲備而無仁智以爲表幹而加之以衆美則益其損故不仁而有勇力果敢則狂而操利劍狂猶亂也不智而辯慧懷給則棄驥而不式不智之人辯慧懷給不知所裁之猶棄驥而惑不知所詣也懷佞也雖有材能其施之不當其處之不宜適足以輔僞飾非伎藝之衆不如其寡也故有野心者不可借便勢野外有愚質者不可與利器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假人魚得水而游焉則樂唐決水涸則爲螻蟻所食有掌脩其隄防補其缺

漏則魚得而利之主掌國有以存人有以生國有人存若魚得水也國厚故人道生也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人之所以生者行善是也國無義雖大必亾桀紂是也人無善志雖勇必傷論語曰勇而無禮則亂亂則傷也治國上使不得與焉使不得與亾傷之危是上術也孝於父母弟於兄嫂信於朋友不得上令而可得爲也釋己之所得爲而責于其所不得制悖矣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不能說親朋友不信之也說親有道脩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

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道在易而求之難易謂反己先脩其本也不脩其本而欲得說親誠身之名皆難也故曰道在易而求之難驗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驗效也近謂本遠謂末也故不能得之也

淮南子卷九終

總校張預分校徐惟錕王彥起校

漢涿郡高誘注

繆稱訓繆異之論稱物假類同之神明以知所貴故曰繆稱　遂吉按此下三篇標目下皆無因以題篇四字注又簡略蓋亦不全者也但各本皆同缺無據證並仍其舊不敢妄有增加也

道至高無上至深無下平乎準直乎繩圓乎規方乎矩包裹宇宙而無表裏洞同覆載而無所礙也礙挂　是故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夢物來而名事來而應主者國之心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節皆亂故其心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忘

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從天之道與元同氣故至德者言同略事同指上下一心無岐道旁見者遏障之於邪開道之於善而民鄉方矣故易曰同人于野利涉大川言能同人道至于野則可以濟大川大川大難也道者物之所導也德者性之所扶也仁者積恩之見證也義者比於人心而合於衆適者也故道滅而德用德衰而仁義生故上世體道而不德中世守德而弗壞也末世繩繩乎唯恐失仁義君子非仁義無以生失仁義則失其所以生小人非嗜欲無以活失嗜欲則失其所以活故君子懼失仁義小人懼

失利觀其所懼知各殊矣易曰卽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卽就也鹿以諭民虞欺也幾終也就民欺之卽入林中幾終不如舍之使之不終如其吝也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畜怨而無患者古今未之有也是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道六通謂之衢尊酒器也逵吉按六通應作四通字之誤也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是故得一人所以得百人也一人來得其心百人來亦得其心人以其所願於上以交其下誰弗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詩云媚兹一人應侯愼德愼德大矣

一人小矣能善小斯能善大矣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情繫於中行形於外凡行戴情雖過無怨不戴其情雖忠來惡戴心所感也情誠也后稷廣利天下猶不自矜禹無廢功無廢財自視猶缺如也缺不滿也滿如陷也陷少也實如虛盡之者也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遁欺求同乎己者也己未必得賢而求與己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以升量石也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俱不知此二獸非未嘗

見狐者必未嘗見狸也狐狸非異同類也而謂狐狸則不知狐狸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聖人在上則民樂其治在下則民慕其意小人在上位如寢關曝纊（寢謂臥關上之不安纊繭也曝繭蛹動搖不休死乃止也）不得須臾寧故易曰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諭乘馬班如難也故有泣血之憂）言小人處非其位不可長也物莫無所不用天雄烏喙藥之凶毒也良醫以活人侏儒瞽師人之困慰者也（慰可憐也一曰慰極　逵吉按困慰本或作困懟注竝同疑作懟者是）人主以備樂是故聖人制其剟材無所不用矣（剟疏殺也）勇士一呼

三軍皆辟其出之也誠故倡而不和意而不戴（意志聲戴嗟也）中心必有不合者也故舜不降席而王天下者求諸己也故上多故則民多詐矣身曲而景直者未之聞也說之所不至者容貌至焉（說之粗不如容貌精微入人深也）容貌之所不至者感或至焉感乎心明乎智發而成形精之至也可以形勢接而不可以昭誋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心教之微眇不可傳也）中行繆伯手搏虎（中行繆伯晉臣也力能搏生虎）而不能生也（力能殺虎而德不能服之）

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克猶能也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人之心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萬葉則莫得弗從也慈父之愛子非爲報也不可內解於心聖人之養民非求用也性不能已若火之自熱冰之自寒夫有何脩焉及恃其力賴其功者若失火舟中言舟中之人同心救火不相爲賜也故君子見始斯知終矣媒妁譽人而莫之德也取庸而強飯之莫之愛也雖親父慈母不加於此有以爲則恩不接矣故送往者非所以迎來也施死者非專爲生也誠出於己則所動者遠矣錦

黼登廟貴文也登猶入也圭璋在前尚質也以玉祭之者質也文不勝質之謂君子故終年爲車無三寸之鎋不可以驅馳匠人斲戶無一尺之楗不可以閉藏故君子行思乎其所結結要終也心之精者可以神化而不可以導人導教也目之精者可以消澤而不可以昭認昭道認誡也不可以教導戒人在混冥之中不可諭於人混冥人心中也故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叫呼也言雖叫呼大語不如心行眞直也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

先之也動於上不應於下者情與令殊也故易曰亢龍有悔仁君動極在上故有悔也三月嬰兒未知利害也而慈母之愛諭焉者情也故言之用者昭昭乎小哉不言之用者曠曠乎大哉身君子之言信也身君子之言體行君子之言也中君子之意忠也忠信形於內感動應於外故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閒而三苗服三苗畔禹禹風以禮樂而服之鷹翔川魚鼈沈禹以德服三苗猶鷹翔川上魚鼈恐皆潛飛鳥揚鳥見鷹而揚去必遠害也鷹懷欲害之心故鳥魚知其情實必遠之子之死父也臣之死君也世有行之者矣非出死以要名也恩心之藏於中而不能違其難也故人之

甘甘非正爲蹠也（人之甘甘猶樂樂而爲之臣之死君子之死父非以求蹠蹠也）而蹠焉往（言蹠乃往至也）君子之慘怛非正爲僞形也諭乎人心非從外入自中出者也義正乎君仁親乎父故君之於臣也能死生之不能使爲苟簡易（君不能使臣爲苟合易行之義）父之於子也能發起之不能使無憂尋（憂尋憂長也仁念也仁念父母不樂子之如此然不能止）故義勝君仁勝父則君尊而臣忠父慈而子孝聖人在上化育如神太上曰我其性與（太上皇德之君也我性自然也）其次曰微彼其如此乎（其次五帝時也其民如此故我治之如彼）故詩曰執轡如組易曰含章可貞動於近成文於遠夫察所夜行周

公慹乎景故君子慎其獨也釋近斯遠塞矣聞善易以正身難夫子見禾之三變也夫子孔子也三變始於粟粟生於苗苗成於穗也滔滔然曰狐鄉邱而死我其首禾乎禾穗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故君子見善則痛其身焉痛己身善惡自在也身苟正懷遠易矣懷來故詩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小人之從事也曰苟得君子曰苟義所求者同所期者異乎擊舟水中魚沈而鳥揚同聞而殊事其情一也僖負羈以壺餐表其閭釐負羈曹臣晉重耳出過曹負羈遺以壺餐重耳反晉伐曹令兵不入其閭趙宣孟以束脯免其軀趙宣孟晉卿以束脯活靈輒後免其難也禮不隆隆多也而德有餘仁心之

感恩接而憯怛生故其入人深俱之叫呼也在家老則爲恩厚其在責人則生爭鬬故曰兵莫憯於意志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枹鼓爲小聖人爲善非以求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故人之憂喜非爲蹏蹏焉往生也言非爲冀幸往生利意也故至人不容至道之人不飾容也故若眯而撫眯芥入目也撫捫之從中發非爲觀容也若跌而據跌仆也聖人之爲治漠然不見賢焉終而後知其可大也若日之行騏驥不能與之爭遠今夫夜有求與瞽師併東方開斯照矣人言見照用瞽者猶闇而無爲人而以治事用思也動而有益則損隨之益所以爲損也故

易曰剝之不可遂盡也故受之以復言物剝落而復生也積薄爲厚積卑爲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煇小人日怏怏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非爲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憂尋憂深也故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新國者也懷情抱質天弗能殺地弗能薶也聲揚天地之間配日月之光甘樂之者也苟鄉善雖過無怨苟不鄉善雖忠來患故怨人不如自怨求諸人不如求諸己得也聲自召也貌自示也名自命也文自官也無非己者操銳以刺操刃以擊何怨乎人故筦

子文錦也雖醜登廟筦仲相齊明法度審國刑猶文錦雖惡宏以升廟也子產練染也美而不尊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爲衣溫厚而非宗廟服也虛而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玉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美而不芳蘭芳草艾之美芳也男子樹之蓋不芳繼子得食肥而不澤繼子有假母也情不相與往來也生所假也死所歸也故宏演直仁而立死宏演衞懿公臣狄人攻衞食懿公其肝在宏演剖腹以盛之王子閭張掖而受刃楚白公欲立王子閭爲王不可刺之以兵子閭不受不以所託害所歸也故世治則以義衞身世亂則以身衞義死之日行之終也故君子愼一用之無勇者非先

懾也難至而失其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虞公見垂棘之璧而不知虢禍之及己也故至道之人不可遏奪也言至道之人其心先定不可臨以利奪其志也人之欲榮也以爲己也於彼何益聖人之行義也其憂尋出乎中也於己何以利故帝王者多矣而三王獨稱貧賤者多矣而伯夷獨舉以貴爲聖乎則聖者衆矣以賤爲仁乎則賤者多矣何聖仁之寡也獨專之意樂哉忽乎日滔滔以自新忘老之及己也始乎叔季歸乎伯孟必此積也言自少而至長不身遁斯亦不遁人遁隱也己不自隱身之故行亦不隱之於人故也

若行獨梁不爲無人不兢其容獨梁一木之水橋也行其上常兢兢恐陷也故使人信己者易而蒙衣自信者難及身不情先動動信故難無不得無不得則無著發著而後快言人君以情動導民也動盡得人心也無著結發動也雖著結快民心　進吉拔著本或作䓍故唐虞之舉錯也非以借情也快已而天下治桀紂非正賊之也快已而百事廢喜憎議而治亂分矣下有喜議而國治有憎議而國亂也聖人之行無所合無所離譬若鼓無所與調無所不比絲竹金石小大脩短有敘異聲而和君臣上下官職有差殊事而調夫織者日以進織帛者進耕者日以御御謂耕者御行事相反成功一

也申喜聞乞人之歌而悲出而視之其母也申喜亾其母母乞食於道艾陵之戰也夫差曰夷聲陽句吳其庶乎艾陵之戰吳王夫差與齊戰於艾陵也夷謂吳陽吉也句吳夷語不正言吳加以句也庶幾也達吉按陽吉也本或誤作告也故易陽爲吉陰爲凶故訓陽爲吉作告非是同是聲而取信焉異有諸情也故心哀而歌不樂心樂而哭不哀夫子曰弦則是也其聲非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弦是也其聲切切而哀文者所以接物也情繫於中而欲發外者也以文滅情則失情以情滅文則失文文情理通則鳳麟極矣言至德之懷遠也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漸習也矩鑿之中固無物

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醫駱越醫同材而各自取焉自從也矩鑿之中各取法度或以治民或以治馬或以治病同材而各往從取治法之也上意而民載誠中者也上有意而未言則民皆載而行之志或發中之於大未言而信弗召而至或先之也慨於不已知者不自知也慨急也逵吉按急字從及下心此作心旁及字本同耳矜怛生於不足怛驕也不足知不足華誣生於矜誠中之人樂而不慨如鴞好聲忠信之人也自樂爲之非慨慨也如鴞自好爲聲耳熊之好經經動導引夫有誰爲矜各任自性非徒矜也春女思秋士悲春女感陽則思秋士見陰而悲而知物化矣號而哭嘰而哀而知聲動矣容貌顏色理詘伸倨佝知情僞

矣故聖人栗栗乎其內而至乎至極矣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崇侯紂時諸侯也惡來紂之臣秦之先也有其世有其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功昔東戶季子之世東戶季子古之人君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晦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故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凡高者貴其左天道左旋故下之於上曰左之臣辭也臣道左君下者貴其右故上之於下曰右之君讓也君謙讓佑助臣故上左遷則失其所尊也左臣詞也君以再還故失其尊也臣右

還則失其所貴矣右君詞也而臣以再還故失其貴也小快害道斯須害
儀斯須近也子產騰辭騰傳也子產作刑書有人傳詞詰之獄繁而無邪繁多也獄
雖益多而下無邪也失諸情者則塞於辭矣失事之情則為世人辭所窮塞也成
國之道工無僞事農無遺力士無隱行官無失法譬若
設網者引其綱而萬目開矣舜禹不再受命受命于人不受于天
堯舜傳大焉先形乎小也形見也先見微小以知大刑於寡妻至于
兄弟禪於家國而天下從風禪傳也言堯舜禹相傳天下服之也故戎兵
以大知小若湯武以義伐不義從大伐小人以小知大人謂天下從風者也堯舜之民
以小知堯大也君子之道近而不可以至卑而不可以登無載

焉而不勝萬物載之皆勝其任大而章遠而隆知此之道不可求於人斯得諸己也釋己而求諸人去之遠矣君子者樂有餘而名不足小人樂不足而名有餘觀於有餘不足之相去昭然遠矣含而弗吐在情而不萌者未之聞也言懷其情而必萌見也君子思義而不慮利小人貪利而不顧義子曰鈞之哭也子孔子鈞等也曰子予奈何兮乘我何其哀則同其所以哀則異故哀樂之襲人情也深矣鑿地漂池人或有鑿穿或有墳也言用心異也非止以勞苦民也各從其蹠而亂生焉蹠願也其載情一也施人則異矣施于人有善惡故唐虞日孳

辜以致於王桀紂日快快以致於死不知後世之譏已也凡人情說其所苦卽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死之哀有義者不可欺以利有勇者不可劫以懼如飢渴者不可欺以虛器也人多欲虧義（欲則貪貪損義）多憂害智（貪憂閉塞故害智也）多懼害勇嫚生乎小人（嫚倨也）蠻夷皆能之（嫚蠻夷之行也）善生乎君子誘然與日月爭光（誘美稱也）天下弗能過奪故治國樂其所以存亾國亦樂其所以亾也金錫不消釋則不流刑（刑法）上憂尋不誠則不法民憂尋不在民則是絶民之繫也（繫所以拘維民）君反本而民繫固也至

德小節備大節舉齊桓舉而不密齊桓有大節小節疏也晉文密而不舉晉文有小節大節廢也晉文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閨內脩而境外亂也齊桓失之乎閨內而得之本朝閨內亂而朝廷治也水下流而廣大君下臣而聰明君不與臣爭功而治道通矣管夷吾百里奚經而成之百里奚虞人秦相也齊桓秦穆受而聽之聽用二臣之謀照惑者以東爲西惑也照曉見日而寤矣衞武侯謂其臣曰小子無謂我老武侯蓋年九十五矣而羸我羸劣也有過必謁之是武侯如弗羸之必得羸故老而弗舍通乎存亡之論者也人無能作也有能爲也有能爲也而無

能成也人之爲天成之終身爲善非天不行終身爲不善非天不亾故善否我也禍福非我也非我也天所爲也故君子順其在己者而已矣性者所受於天也命者所遭於時也有其材不遇其世天也太公何力比干何罪循性而行止或害或利求之有道得之在命故君子能爲善而不能必其得福不忍爲非而未能必免其禍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美枝葉茂者未之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若堯以天下與舜也無道之世以國與人遂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以賢人而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堯王天下而憂不解授

舜而憂釋憂而守之而樂與賢終不私其利矣凡萬物有所施之無小不可爲無所用之不知其所用也碧瑜糞土也瑜玉也不知用之則爲糞土也人之情於害之中爭取小焉於利之中爭取大焉故同味而嗜厚膊者厚膊厚切肉也必其甘之者也同師而超羣者必其樂之者也弗甘弗樂而能爲表者未之聞也表立見也君子時則進得之以義何幸之有不時則退讓之以義何不幸之有故伯夷餓死首陽之下伯夷孤竹君之子讓國與弟不食周粟故餓也猶不自悔棄其所賤得其所貴也求仁而得仁也福之萌也緜緜禍之生也分分禍福之始萌微

故民嫚之唯聖人見其始而知其終故傳曰魯酒薄而邯鄲圍魯與趙俱朝楚獻酒於楚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不與楚吏怒以趙所獻酒獻於楚王易魯薄酒楚王以爲趙酒薄而圍邯鄲一日趙魯獻之于周也事見莊子羊羹不斟而宋國危宋將華元與鄭戰殺羊食士不及其御及戰御馳馬入鄭軍華元以獲也明主之賞罰非以爲己也以爲國也適於己而無功於國者不施賞焉逆於己便於國者不加罰焉故楚莊謂共雍曰共雍楚臣有德者受吾爵祿有功者受吾田宅是二者女無一焉吾無以與女可謂不踰於理乎踰越其謝之也猶未之莫與謝謂遣其雍也莫勉之也周政至至于道也殷政善善施教未至于道也夏政

行行尚虧也行政善善未必至也至至之人不慕乎行不慙乎善含德履道而上下相樂也不知其所由然有國者多矣而齊桓晉文獨名泰山之上有七十壇焉封乎泰山蓋七十二君也而三王獨道君不求諸臣臣不假之君脩近彌遠而後世稱其大不越鄰而成章而莫能至焉故孝己之禮可爲也而莫能奪之名也必不得其所懷也孝己殷高宗之子也蓋放逐而不失禮人不能與孝己爭名者不得孝己之所懷也義載乎宜之謂君子宜遺乎義之謂小人通智得而不勞通智達道之人其次勞而不病其下病而不勞古人味而弗貪也古人知其味而不貪其食今

人貪而弗味孔子魯人之學也飲之而已莫之能味也歌之脩其音也此言樂所以移風易俗歌長其音音之不足於其美者也此音不足以致美化也金石絲竹助而奏之猶未足以至於極也極治化之至也人能尊道行義喜怒取予如此卽其化民遬于樂也欲如草之從風草上之風必偃召公以桑蠶耕種之時弛獄出拘召公周太保也使百姓皆得反業脩職文王辭千里之地而請去炮烙之刑紂拘文王文王獻寶於紂紂賞以千里之地文王不受願去炮烙之刑故聖人之舉事也進退不失時若夏就絺綌上車授綏之謂也老子學商容見舌而知守柔矣商容神人也商容吐舌示老子老子知舌柔齒剛列子學壺子觀景

柱而知持後矣先有形而後有影形可亾而影不可傷故聖人不爲物先而常制之其類若積薪樵後者在上人以義愛以黨羣以羣強是故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行者遠義之所加者淺則武之制者小矣鐸以聲自毀鐸大鈴出於吳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措措刺也故子路以勇死死衛侯輒之難萇宏以智困欲以術輔周周人殺之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所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鵲作巢卑

獺穴知水之高下水之所及則獺避而爲穴暉目知晏暉目鴆鳥也天將晏靜暉目先鳴逵吉按暉目疑當作暉日說文解字鴆運日也廣雅雄曰運日雌曰陰諧晏無雲也當是曣字封禪書作曣竝同陰諧知雨陰諧暉目雌也天將陰雨則鳴爲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爲廣應也甯戚擊牛角而歌桓公舉以大政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涕流沾纓歌哭衆人之所能爲也一發聲入人耳感人心情之至者也故唐虞之法可效也其諭人心不可及也簡公以懦殺簡公齊君也以柔懦田成子殺之子陽以猛劫子陽鄭相也尚刑而劫死皆不得其道者也故歌而不比於律

者其清濁一也（雖清濁失和故不中律全）繩之外與繩之內皆失直者也紂爲象箸而箕子嘰（嘰唏也知象箸必有玉杯爲杯必極滋味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偶人相人也歎其象人而用之）見所始則知所終故水出於山入於海稼生乎野而藏乎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水濁者魚噞令苛者民亂城峭者必崩岸峭者必陀（峭峭也陀落也）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商鞅爲秦孝公立治法百姓怨之以罪支解）吳起刻削而車裂（吳起相楚設貴臣相坐之法卒車裂也）治國譬若張瑟大絃絚（絚急也）則小絃絕矣故急轡數策者非千里之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

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爲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爲大善不謂小不善爲無傷也而爲之小不善積而爲大不善是故積羽沈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爲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天有四時人有四用何

謂四用視而形之莫明於目聽而精之莫聰於耳重而閉之莫固於口含而藏之莫深於心目見其形耳聽其聲口言其誠而心致之精則萬物之化咸有極矣地以德廣人君以德廣益其土地也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强廣君以强尊下也故粹者王駮者霸無一焉者亾昔二皇鳳皇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𪊨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君子誠仁施亦仁不施亦仁道無爲而民蒙純此所謂不施而仁小人誠不仁施亦不仁不施亦不仁善之由我與其由人若仁德之盛者也故情

勝欲者昌欲勝情者亾欲知天道察其數謂律曆之數也欲知地道物其樹五土之宜各有所種生之木欲知人道從其欲君子欲于道小人欲于利勿驚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攖攖纓萬物將自清言治天下各順其情察一曲者不可與言化一曲一事也審一時者不可與言大猶蟬不知寒也日不知夜月不知晝日月為明而弗能兼也唯天地能函之能包天地曰唯無形者也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枝拱抱也把握也尋常之溝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耨聖

人爲善者恐不及備禍若恐不免蒙塵而欲毋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衆邪自息今釋正而追曲倍是而從衆是與俗儷走而內行無繩繩所以彈曲者也故聖人反己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形埒兆朕也非至者也嘗之而無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大戟去水亭歷愈張用之不節乃反爲病物多類之而非唯聖人知其微善御者不忘其馬善射者不忘其弩善爲人上者不忘其下誠能愛而利之天

下可從也弗愛弗利親子叛父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至壽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生之分則壽矣言無常是行無嘗宜者小人也察於一事通於一伎者中人也兼覆蓋而幷有之度伎能而裁使之者聖人也裁制也度其伎能而裁制使之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兼覆而幷有之無蓋字

淮南子卷十終

總校張預　分校張景雲　徐稚鯤校

淮南子卷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齊俗訓

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衆理皆混其俗令爲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樂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百姓眩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爲禮者恭敬而忮也忮害爲義者布施而德君臣以相

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搆而多責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搆搆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之獸逵吉按太平御覽自穴作食肉疑非禮義飾則生僞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爲銖逵吉按頓即鈍字故頑頓即頑鈍是其歌樂而無轉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僞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

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大路天子車也交龍爲旂）結駟連騎則必有穿窬拊楗抽箕踰備之姦（抽握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縠紈素也）必有菅屩跐踦短褐不完者（菅茅也跐偶也踦適也楚人謂袍爲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脩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爲鶉（鶉鴾也）水蠆爲蟌莣（蜻蛉也）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其化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黂（黂麻子也）不知其可以爲布也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爲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

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亾魯祿去公室至楚孝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冰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邱生乎象櫡紂為長夜之飲積糟成邱者起于象櫡炮烙生乎熱斗庖人進羹于紂熱以為惡以熱斗殺之趙國斗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撜溺而受牛謝撜舉也抍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

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

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認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脩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齒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摘作刺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筐作蓬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以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卽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也潛於神淵能興雲雨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

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觿不厭薄角觿刀劒㓹閒之覆角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窮廬　遂吉按錢別駕云大禹四載本皆異說文解字水行乘舟陸行乘車山行乘欙澤行乘輴史記山行乘檋水行乘船陸行乘車澤行乘橇漢書溝洫志山行乘橋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澤行乘毳徐廣史記注又作山行乘橋水行乘船陸行乘車澤行乘䡅呂不韋書山用樏水用舟陸用車塗用楯又有沙用鳩本書脩務訓又云山行乘蔂水行乘舟沙行乘鳩澤行乘楯與此而七其字各殊攷之欙樏爲正字蔂樏皆欙字之別也肆

字音與欙相近通用檋梮亦同聲橋又檋字之轉聲檋乃駕馬大車橋卽俗轎字也鳩車聲相轉然古别有一種車名鳩蓋小車軥輴楯三字同類橇毳蕝三字同類周禮曰孤乘夏輴又下棺車亦曰輴古字無輴楯乃以闞楯借用耳僞孔傳尚書本不足據其見于諸書者因以别篤所肆攷而附詳之如是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水沈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網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

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過簫也簫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狢得埵防弗去而緣狟狟豚也埵水埒也防隄也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亾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

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以君以欲治欲者不以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濊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之也堁坋塵也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東戎氐南夷僰人西夷翟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象傳狄騠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徙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爲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

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黃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它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濊之（遶吉按太平御覽作沙壤穢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己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有以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營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況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汝服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

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爲是釋術數而任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

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激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適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偏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徧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目作鼻疑是）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

烟之上壽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强哭者雖病不哀强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獻公以垂棘滅虞虢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鐘智伯以大鐘鐘滅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于養一也公西華孔子弟子也與朋友處睦而少敬烈酷也曾參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骨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爲信逵吉按太平御覽引契作齧列子釋文仍作契引許昚注云契齧臂出血也歃御覽引作唼唼歃之別字也三苗

髮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劗鬋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髮以枲束髮也括結笄簪鬋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於四達之衢拂放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今引拂作祓有注云除其不祥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胡也其俗物與中國相反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羣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爲爵冠也搢佩紟笏佩玉也長三尺抒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

圓也矩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縱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亾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裒也衣裾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羊之裘韋以帶劒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邑魯孔子邑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忤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而仁發恲以見容

忤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僞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朞年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爲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爲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爲費財亂政

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紐也綸絮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爲窮民絶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蒼梧葬泠道九疑山不煩市井之所廢禹葬會稽之山禹會羣臣于會稽葬山陰之陽不煩農人之田畝農不易其畝明乎生死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

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爲義而亾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亾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爲社祀中霤葬成畝用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部舜兼用黃帝樂九部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所生地之所宜也祀戶春祭先戶夏木德也葬牆置翣翣棺衣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變也六列六六爲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爲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

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葬樹
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
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
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
明王制禮義而爲衣分節行而爲帶衣足以覆形從典
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眥之削
帶足以結紐收衽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疏短之鞵
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
彼也自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

道者其謂知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
則道得矣道之得也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
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
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拙工則不然大則
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愈醜夫聖
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以
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雕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爲道
德離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
何以窮至治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

義足以治天下此未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繡逵吉按太平御覽絹作飾纆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齋衣也大夫端冕端冕冠也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蒭而已逵吉按太平御覽蒭作芥芥正字蒭奇字夫有孰貴之言棄之不貴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誰貴之哉故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武王伐紂伯夷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

之喪始（言始廢于武王也）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戚而笑钁插（钁斫屬）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弦而會棘下（棘下樂名一弦音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發（儀弩招顏也射百發遠近不可皆以一儀也）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

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夫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貴在焉爾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眞以游玄眇上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也爲柏人令得道而仙赤誦子上谷人也

瘉膚入山導引輕舉僊上也 遣古按俗本赤 五帝三
誦作赤松蓋誤改之古字誦與松同聲通用
王輕天下細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不得其淸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十利劒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閒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

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昆侖鉗且得仙道升居昆侖山　逵吉按莊子大宗師篇堪坏襲昆侖陸德明釋文云堪坏神人人面獸形淮南作欽負是唐本鉗且作欽負也字形近故誤耳程文學據山海經云是與欽䲹殺祖江于昆侖之陽後漢書注引作欽駓古駓䲹本一字錢別駕云古丕不與負通故尚書丕子之責史記作負子丕與負通因之從丕之字亦與負通也堪欽亦同聲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斲倕堯時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亶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

也或爲棺椁或爲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撥析理也檖順也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均也故湯入夏而用其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亾而湯武之所以爲治故剞劂銷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鑪橐埵皆冶具坊土刑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剃截髮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吐作坦疑坦字之訛

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也新剖硎始製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衆虛之間衆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弦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弦則不能悲故弦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悲也若夫工匠之爲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鐖發也運開相通也陰閉獨閉也眩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衆虛之閒而莫與物爲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弦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爲平者準也爲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直者此

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弦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微音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施微曲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眞是非

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亨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裕饒也）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衣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壁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爲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公子非）羣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

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賤也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語作論返作叛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爲君子或以爲小人所自視之異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自作從故趣舍合卽言忠而益親身疏卽謀當而見疑親母爲其子治扢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爲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爲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

居高也窺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隋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隋者所自窺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爲虛矣爲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爲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小邪僻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俔之見風也俔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逵吉按文選注引俔作

綄見作俔許宥注云綄候風也楚人謂之五兩攷古完與見因字形相近本多譌別故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又作莧爾此字義當作綄爲是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爲以待有爲近於免世難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爲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强脊者使之負土脊强者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因令睎傴者使之塗傴人

塗地因其俔也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求備于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爲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衆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爲一物離而爲二也不可與衆

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泠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也非舜之衰也非其德不可以爲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爲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爲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騕褭良馬飛兔其子褭待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嬙而爲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

之英俊而入自足者因所有而竝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爲量而罪不及重爲任而罰不勝危爲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獸窮則阜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

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殳木杖也）以臨朝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閒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周公兄也）克殷殘商（殘商誅紂子祿父）祀文王于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

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為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為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刑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也時弗宜也故六騏驥四駃騠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

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吾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伉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内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

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從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弃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弃餘魚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鵜胡汙澤鳥鱓鮪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澹三晉智伯兼范中行地澹足也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啟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趣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

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氷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也蹠至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偽行工無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而不飾亂世則不然爲行者相揭以高揭舉爲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爲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爲慧爭爲佹辯久稽

而不訣無益于治工爲奇器歷歲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爲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荆無所行其威（成荆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知巧詐僞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湻（澆薄也湻厚也）析

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爲牢滑亂萬民以清爲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瀾人失其情性於是乃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粱荆吳芬馨以嚂其口（荆吳國也芬珍味也嚂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淺薄也既薄尙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繪也）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絛組青黃相錯不可爲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夏則）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

逵吉按大平御覽兩引一引支作止一引仍作支冬則羊裘解札也解札裘敗解逵吉按太平御覽兩引一引解札作蔽體一引仍作解札有注云解札爲裘如鎧甲之札言其破壞也當是異本故兩引兩異耳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注作煬炙也向竈口自溫煬讀高尚之尚也解讀甚精當是今本脫之故其爲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虜不足以論之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論作喻有注云喻猶方也夫乘奇技僞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由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飢之本而寒

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
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
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
故江河決沈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
邱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
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爲之滅身
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
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卽讓
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弗與

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澹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葅子利不足也生子殺葅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爲姦而法弗能禁也

淮南子卷十一終

總校張禎　分校張景雲　徐惟鎰校

淮南子卷十二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道應訓 道之所行物動而應考之禍福以知驗符也故曰道應

太清問於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弗知也太清元氣之清者也無窮無形也又問於無爲曰子知道乎無爲曰吾知道無爲有形故知道也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柰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太清又問

於無始無始未始有之氣也曰鄉者吾問道於無窮曰吾弗知之又問於無爲無爲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無爲曰吾知道有數曰其數奈何無爲曰吾知道之可以弱可以强可以柔可以剛可以陰可以陽可以窈可以明可以包裹天地可以應待無方吾所以知道之數也若是則無爲知與無窮之弗知孰是孰非無始曰弗知之深而知之淺弗知内而知之外弗知精而知之粗太清仰而歎曰然則不知乃知邪知乃不知邪孰知知之爲弗知弗知之爲知邪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

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孰知形之不形者乎故老子曰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也故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也白公問於孔子曰人可以微言[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勝也建見殺白公怨而欲復讎故問微言也]孔子不應[知白公有陰謀故不應也]白公曰若以石投水中何如曰吳越之善沒者能取之矣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菑澠之水合易牙嘗而知之[菑澠齊二水名]白公曰然則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謂不可誰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不以言心知之]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

言至爲無爲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也故死於浴室楚殺白公於浴室之地也故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白公之謂也惠子爲惠王爲國法惠王梁惠王惠子惠施也已成而示諸先生先生皆善之奏之惠王惠王甚說之以示翟煎翟煎曰善惠王曰善可行乎翟煎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也翟煎對曰今夫舉大木者前呼邪許後亦應之此舉重勸力之歌也豈無鄭衛激楚之音哉然而不用者不若此其宜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故老子曰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之謂也田駢以

道術說齊王（田駢齊臣）王應之曰寡人所有齊國也道術難以除患願聞國之政田駢對曰臣之言無政而可以爲政譬之若林木無材而可以爲材願王察其所謂而自取齊國之政焉已雖無除其患害天地之閒六合之內可陶冶而變化也齊國之政何足問哉此老聃之所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者也若王之所問者齊也田駢所稱者材也材不及林林不及雨（雨然後材乃得生也）雨不及陰陽陰陽不及和和不及道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府庫分人七日（白公篡得楚國貪其財而不分人也得積七日也）石乙入曰（石乙白公之黨）不

義得之又不能布施患必至矣不能予人不若焚之毋令人害我白公弗聽也九日葉公入葉公楚大夫子高自方城之外入殺白公乃發大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兵以賦民因而攻之十有九日而禽白公葉公殺白公也夫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也不能爲人又無以自爲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也何以異於梟之愛其子也梟子長食其母故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也趙簡子以襄子爲後董閼于曰無卹賤今以爲後何也董閼于趙氏臣無卹襄子之名簡子之庶子也簡子曰是爲人也能爲社稷忍羞襄子能柔

恥也。與曰知伯與襄子飲而批襄子之首大夫請殺之

襄子曰先君之立我也曰能爲社稷忍羞豈曰能刺人

哉處十月知伯圍襄子於晉陽襄子疏隊而擊之疏分也隊軍二百人爲一隊分斯隊卒擊之大敗知伯破其首以爲飲器飲溺器椑榼也逵吉按左傳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褚少孫補大宛傳曰飲器韋昭說飲器椑榼也皆爲酒器非溺器也疑此酒字譌溺故老子曰知其雄守其雌其爲天下谿齧缺問

道於被衣齧缺被衣皆堯時老人也被衣曰正女形壹女視天和將

至攝女知正女度神將來舍德將來附若美而道將爲

女居惷乎若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繼以

讎夷讎夷熟視不言貌被衣行歌而去曰形若槁骸心如死灰直實不知以故自持墨墨恢恢無心可與謀彼何人哉故老子曰明白四達能無以知乎趙襄子攻翟而勝之取尤人終人尤人終人翟之二邑使者來謁之襄子方將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三日而減也飄風暴雨日中不須臾言其不終日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積今一朝兩城下亾其及我乎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亾也勝非其難也持之者其難

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而卒取亾焉不通乎持勝也唯有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杓引也古者縣門下從上杓引之者難也而不肎以力聞墨子爲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肎以兵知善持勝者以强爲弱故老子曰道沖而用之又弗盈也惠孟見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所說者勇有功也不說爲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孟對曰臣有道於此人雖勇刺之不入雖巧有力擊之不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孟曰夫刺之而不入擊之而

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不敢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邪此上凡四事皆累于世而男女莫不歡然爲上也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無地爲君以道富也無官爲長以德尊也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

利矣此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爲不勇耳昔堯之佐九人禹臯陶稷契伯夷倕益夔龍也舜之佐七人皆與堯同臣其七人也武王之佐五人謂周公召公太公畢公毛公也堯舜武王於九七五者不能一事焉然而垂拱受成功者善乘人之資也故人與蟨逐走則不勝蟨託於車上則蟨不能勝人北方有獸其名曰蟨鼠前而兔後鼠前足短兔後足長故謂之蟨趨則頓走則顛常爲蛩蛩駏驉取甘草以與之蛩蛩駏驉前足長後足短故能乘虛而走不能上也蟨有患害蛩

蛩駏驉必負而走逵吉按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卬卬距虛比爲卬卬距虛齧甘草即有難卬卬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孜此獸唯爾雅作西方呂不韋書及說苑皆云北方說文解字與爾雅同郭璞注之曰今雁門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蟨鼠錢別駕云周書王會篇稱獨鹿卬卬距虛獨鹿即涿鹿史記五帝本紀注徐廣曰一作濁鹿古字獨濁涿相通故借用之廣武涿鹿地居西北相近故一稱北方一稱西方也解字蟨作蟨從虫駏驉作巨虛卬作蛩字爲正然則作卬者省作距者借作蟨及駏驢者別也此以其能託其所不能故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希不傷其手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嗣國君也君應之曰予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乎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周

襃分爲西東各自立其君也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赫對曰臣之所言不可則不能安周臣之所言可則周自安矣此所謂弗安而安者也故老子曰大制無割故致數輿無輿也魯國之法魯人爲人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於府子贛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受教順可施後世非獨以適身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眾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孔子亦可謂知禮矣故老子曰

見小曰明魏武矦問於李克曰李克武矦之相吳之所以亾者何也李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武矦曰數戰數勝國之福其獨以亾何故也對曰數戰則民罷數勝則主憍以憍主使罷民而國不亾者天下鮮矣憍則恣恣則極物罷則怨怨則極慮上下俱極吳之亾猶晩矣夫差之所以自到於干遂也越伐吳夫差所以自殺也故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甯越欲干齊桓公困窮無以自達於是爲商旅將任車任載也詩曰我任我輦以商於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任車爝火甚盛爝炬火也從者甚眾甯

越飯牛車下望見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逵吉按疾太平御覽一引作習一引作疾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至從者以請桓公贛之衣冠而見說以爲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羣臣爭之曰客衞人也衞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問之而故賢者也用之未晚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也以人之小惡而忘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凡聽必有驗一聽而弗復問合其所以也合己聽知之且意所以用之人固難合也權而用其長者而已矣當是舉也桓公得

之矣故老子曰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其一焉以言其能包裹之也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爲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吾弗爲皆勉處矣爲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岐山今之美陽北山也其下有周地因是以爲天下號也）大王亶父可謂能保生矣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祿則必重失之所

自來者久矣而輕失之豈不惑哉故老子曰貴以身爲天下焉可以託天下愛以身爲天下焉可以寄天下矣中山公子牟中山鮮虞之國謂詹子曰身處江海之上心在魏闕之下爲之柰何江海之上言志在于己身心之魏闕也言內守詹子曰重生重生則輕利重生己之性也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猶不能自勝詹子曰不能自勝則從之從之神無怨乎言不勝己之情欲則當縱心意則己神無怨也不能自勝而強弗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故老子曰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是故用其光復歸其明也楚莊王問詹

何曰治國柰何對曰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楚王曰寡人得立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任於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故老子曰脩之身其德乃眞也桓公讀書於堂桓公齊君輪扁斲輪於堂下釋其椎鑿而問桓公曰君之所讀者何書也桓公曰聖人之書輪扁曰其人焉在輪扁人名問作書之人何在也桓公曰已死矣輪扁曰是直聖人之糟粕耳糟酒滓也粕已漉之精也桓公悖然作色而怒曰寡人讀書工人焉得而譏之哉有說則可無說則

斲輪扁曰然有說臣試以臣之斲輪語之大疾則苦而不入苦急意也大徐則甘而不固甘緩意也不甘不苦應於手厭於心而可以至妙者臣不能以教臣之子而臣之子亦不能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老而爲輪今聖人之所言者亦以懷其實窮而斲獨其糟粕在耳故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行賞罰夫爵賞賜予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怨也臣請當之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怨寡人自知不

爲諸侯笑矣國人皆知殺戮之專制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至期年子罕遂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王壽負書而行見徐馮於周（王壽古好書之人徐馮周之隱者也）徐馮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書者言之所出也言出於知者知者藏書於是王壽乃焚書而舞之（自喜焚其書故舞之也）故老子曰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令尹子佩請飲莊王（子佩楚莊王之相請飲置酒也）莊王許諾（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下有子佩期之于京臺莊王不往明日共十三字當是脫文京臺即強臺下並同）子佩疏揖北面立於殿下

疏徒跣也揖舉手也曰昔者君王許之今不果往果誠也意者臣有罪乎莊王曰吾聞子具於强臺强臺者南望料山以臨方皇料山山名方皇水名一曰山名逵吉按料山太平御覽引作獵山左江而右淮其樂忘死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此樂也恐留而不能反故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晉公子重耳出亡過曹無禮焉曹共公聞重耳駢脅使袒而捕魚設薄以觀之釐負羈之妻謂釐負羈曰君無禮於晉公子吾觀其從者皆賢人也從者狐偃趙衰之屬也若以相夫子反晉國必伐曹子何不先加德焉釐負羈遺之壺餕而加璧焉重耳受其餕而反其璧及其

反國起師伐曹䪺之令三軍無入釐負羈之里故老子曰曲則全枉則正越王句踐與吳戰而不勝國破身亾困於會稽忿心張膽氣如涌泉選練甲卒赴火若滅然而請身爲臣妻爲妾親執戈爲吳兵先馬走果禽之於干遂先馬走先馬前而走也故老子曰柔之勝剛也弱之勝強也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越王親之故霸中國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

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故老子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子姓謂伯樂子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亾若滅其相不可見也若失乍入乍出也若亾髣髴不及也其一若此馬者絕塵弭轍絕塵不及也弭轍轍引迹疾也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纆采薪者九方堙纆索也九方堙人姓名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

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馬矣在於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而黃使人往取之牝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大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彼之所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故老子曰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吳起爲楚令尹適魏問屈宜若曰屈宜若楚大夫亡在魏者也王不知

起之不肖而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之爲人也屈子曰將柰何吳起曰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砥礪甲兵時爭利於天下屈子曰宜若聞之昔善治國家者不變其故不易其常今子將衰楚國之爵而平其制祿損其有餘而綏其不足是變其故易其常也行之者不利宜若聞之曰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人之所本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人之所本逆之至也本者謂兵爭也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起爲魯將伐齊敗之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

焉起為魏西河守秦兵不敢東下也宜若聞之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惑吾王之數逆天道戾人理至今無禍差須夫子也差須猶意須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子曰成形之徒不可更也成形之徒形禍已成于眾子不若敦愛而篤行之老子曰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晉伐楚三舍不止大夫請擊之莊王曰先君之時晉不伐楚及孤之身而晉伐楚是孤之過也若何其辱羣大夫曰先臣之時晉不伐楚今臣之身而晉伐楚此臣之罪也請三擊之逵吉按太平御覽無三字王俛而泣涕沾襟起而拜羣大夫晉人聞之曰君臣爭以

過爲在己且輕下其臣不可伐也夜還師而歸老子曰能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子韋司星者也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曰熒惑天罰也心宋分野宋之分野上屬房心之星禍且當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使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誰爲君乎寧獨死耳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民之命歲饑民必死矣爲人君而欲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爲君者乎是寡人之命固已盡矣子韋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再拜曰敢賀君

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天必有三賞君今夕星必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奚以知之對曰君有君人之言三故有三賞星必三徙舍舍行七里三七二十一故君移年二十一歲臣請伏於陛下以伺之星不徙臣請死之公曰可是夕也星果三徙舍故老子曰能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昔者公孫龍在趙之時謂弟子曰人而無能者龍不能與游有客衣褐帶索而見曰臣能呼公孫龍顧謂弟子曰門下故有能呼者乎對曰無有公孫龍曰與之弟子之籍後數日往說燕

王至於河上而航在一汜（汜水涯也）使善呼者呼之一呼而航來故曰聖人之處世不逆有伎能之士故老子曰人無棄人物無棄物是謂襲明子發攻蔡踰之（子發楚宣王之將踰越勝之也）宣王郊迎列田百頃而封之執圭（楚爵功臣賜以圭謂之執圭此附庸之君）子發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入賓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弗受故老子曰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晉文公伐原（原周邑襄王以原賜文公原叛伐之）與大夫

期三日三日而原不降文公令去之軍吏曰原不過一二日將降矣君曰吾不知原三日而不可得下也以與大夫期盡而不能失信得原吾弗爲也原人聞之曰有君若此可弗降也遂降溫人聞亦請降時周人亦以溫予文公溫相連皆叛故老子曰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故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公儀休相魯公儀休故魯博士也而嗜魚一國獻魚公儀子弗受其弟子諫曰夫子嗜魚弗受何也答曰夫唯嗜魚故弗受夫受魚而免於相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

魚此明於爲人爲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一曰知足不辱狐邱丈人謂孫叔敖曰丈人老而杖于人者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士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處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是以免三怨可乎故老子曰貴必以賤爲本高必以下爲基大司馬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鉤芒捶鍛銀擊也鉤鈎鉤也大司馬曰子巧邪有道邪曰臣有守也臣年二十好捶鉤於物無視也

非鉤無察也是以用之者必假於弗用也而以長得其用而況持無不用者乎物孰不濟焉故老子曰從事於道者同於道文王砥德修政三年而天下二垂歸之砥厲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太子發勇敢而不疑中子旦恭儉而知時若與之從則不堪其殃縱而赦之身必危亾冠雖弊必加於頭及未成請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屈商紂臣也羑里地名在河內湯陰於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

虞雞斯之乘騶虞白虎黑文而仁食自死之獸日行千里雞斯神馬也玄玉百工三玉為一工也大貝百朋五貝為一朋也玄豹黃羆青豻豻胡地野犬白虎文皮千合以獻於紂因費仲而通費仲紂佞臣也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文王歸乃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玉門以玉飾門為杜樞也相女童相視之一曰相匠也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故老子曰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成王問政於尹佚曰尹佚史佚也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在曰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王人乎尹佚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閒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故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也跖之徒問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奚適其無道也夫意而中藏者聖也入先者勇也出後者義也分均者仁也知可否者智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之由此觀之盜賊之心必託聖人之道而後可行故老子曰絕聖棄智民利百

倍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士有術者無不養

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臣楚市偷也願以技齎一卒齎備卒足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技該一卒注該備也卒一人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爲之禮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强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齊將軍之幬帳而獻之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偷則

莜出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明夕無又字下明日今日皆作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於是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君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故曰無細而能薄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故技無細薄在人君用之耳故老子曰不善人善人之資也顏回謂仲尼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回忘禮樂絕聖弃智入于無為也仲尼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仲尼

曰可矣猶未也異日復見曰回坐忘矣言坐自忘其身以至道也仲尼遽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隳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洞於化通是謂坐忘仲尼曰洞則無善也化則無常矣而夫子薦賢薦先也回入賢上請從之後故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至柔能如嬰兒乎秦穆公興師將以襲鄭蹇叔曰不可臣聞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爲其謀未及發泄也甲兵未及銳弊也糧食未及乏絕也人民未及罷病也皆以其氣之高與其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今行數千里又數絕諸侯之地

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重圖之穆公不聽蹇叔送師衰絰而哭之師遂行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秦師而賓之三帥乃懼而謀曰吾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知之其備必先成不可襲也還師而去當此之時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先軫晉大夫也襄公晉文公子）昔吾先君與穆公交天下莫不聞諸侯莫不知今吾君薨未葬而不弔吾喪而不假道是死吾君而弱吾孤也請擊之襄公許諾先軫舉兵而與秦師遇於殽大破之禽其三帥以歸穆公聞之素服廟臨

以說於衆也說解故老子曰知而不知尚矣不知而知病也齊王后死王欲置后而未定使羣臣議薛公欲中王之意薛公田嬰也因獻十珥而美其一旦日因問美珥之所在因勸立以爲王后齊王大說遂尊重薛公故人主之意欲見於外則爲人臣之所制故老子曰塞其兑閉其門終身不勤盧敖游乎北海盧敖燕人秦始皇召以爲博士使求神仙亡而不反也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太陰北方也玄闕北方之山也至於蒙穀之上蒙穀山名見一士焉深目而玄鬢淚注而鳶肩淚水豐上而殺下軒軒然方迎風而舞顧見盧敖慢然下其臂遯逃乎

碑慢然止舞也匿於碑陰盧敖就而視之方倦龜殼而食蛤梨楚人謂倨爲倦龜殼龜甲也蛤梨海蚌也盧敖與之語曰唯敖爲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敖而已乎敖幼而好游至長不渝達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渝解也周行四極唯北陰之未闚今卒睹夫子於是子殆可與敖爲友乎若士者齤然而笑曰嘻子中州之民寍肎而遠至此此猶光乎日月而載列星言太陰之地尚見日月也陰陽之所行四時之所生其比夫不名之地猶窔奧也言我所游不可字名之地以虛敖所行比之則如窔奧中也若我南游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沈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達吉按黨所也

方云言東開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汰沃四海與天之際水流聲也汜涯也其餘一舉而千萬里千萬里汰汜之外也吾猶未能之在吾尚未至此地今子游始於此乃語窮觀豈不亦遠哉然子處矣吾與汗漫期于九垓之外汗漫不可知之也九垓九天之外吾不可以久駐若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仰而視之弗見乃止駕止其所駕之車柸治楚人謂恨不得為柸治也悖若有喪也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也壤蟲蟲之幼也終日行不離咫尺八寸為咫十寸為尺而自以為遠豈不悲哉故莊子曰小年不及大年小知

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朝菌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蟪蛄不知春秋（蟪蛄蛁蟟也）此言明之有所不見也季子治亶父三年（季子子賤也）而巫馬期絻衣短褐（巫馬期孔子弟子也）易容貌往觀化焉（易服而往微以視之）見得魚釋之巫馬期問焉曰凡子所爲魚者欲得也今得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古者魚不盈尺不上俎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季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嚴刑在其側者季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嘗問之以治言曰誠於此者刑於彼季子必行此術也故老

子曰去彼取此罔兩問於景 罔兩水之精物也景日月水光晷也 曰昭昭者神明也 罔兩恍惚之物見景光明以爲神也 景曰非也罔兩曰子何以知之景曰扶桑受謝日照宇宙 扶桑日所出之木也受謝扶桑受日旦澤出之也 昭昭之光輝燭四海闔戶塞牖則無由入矣若神明四通竝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而不可爲象俛仰之閒而撫四海之外昭昭何足以明之故老子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光燿問於無有 光燿可見而無有至虛者 曰子果有乎其果無有乎 有形生于無形何以能生物故問果有乎其無有也 無有弗應也光燿不得問而就視其狀

貌冥然忽然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搏之不可得望之不可極也光耀曰貴矣哉孰能至于此乎予能有無矣未能無無也言我能使形不可得未能殊無形也及其爲無無又何從至於此哉故老子曰無有入于無閒吾是以知無爲之有益也白公勝慮亂白公將爲父復讎起兵亂因思慮之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錣上貫頤策馬捶端有針以刺馬謂之錣倒杖策故錣貫頤也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白公之父殁鄭人預之故懼之此言精神之越於外智慮之蕩於內則不能漏理其形也漏補空也是故神之所用者遠則所遺者近也近謂

身也故老子曰不出戶以知天下不窺牖以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此之謂也秦皇帝得天下恐不能守發邊戍築長城修關梁設障塞具傳車置邊吏然劉氏奪之若轉閉錘閉錘格也上之錘所以編薄席反覆之易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閭柴箕子之門紂囚箕子之朝鮮舊居空故柴護之也逵吉按柴護之者設軍士護之也柴即俗寨字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劒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

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尹需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寢堅思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秋駕善御之術）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需反走北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故老子曰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也昔孫叔敖三得令尹無喜志三去令尹無憂色延陵季子吳人願一以爲王而不肯許由讓天下而弗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不變其儀此皆有所遠通也精神通於死生則物孰能惑之荆

有佽非得寶劍於干隊干國在今臨淮出寶劍蓋爲莫邪洞鄂之形也還反度江至於中流陽侯之波兩蛟俠繞其船蛟龍屬也魚滿二千五百斤蛟來爲之主也佽非謂枻船者曰枻櫂也嘗有如此而得活者乎對曰未嘗見也於是佽非瞋目教然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之禮說也不可劫而奪也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有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船中人盡活風波畢除荊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故老子曰夫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焉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

車十乘將使荆辭而行人以爲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從說說諸侯之計當相從也衡說從之非是當橫更計也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心志而又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固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故周鼎著倕而使齕其指先王以見大巧之不可也故慎子曰匠人知爲門能以門所以不知門也故必杜然後能門慎子名到齊人不知門不知門門之要也門之要在門外墨者有田鳩者田鳩學墨子之術也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申束也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

秦至因見予之將軍之節惠王見而說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掩猶揮也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言士者上下無常進退無恆不可繩也以喻爲飛梟從下繩維之而欲翱翔則不可也灃水之深千仞而不受塵垢投金鐵鍼焉則形見於外非不深且清也魚鼈龍蛇莫之肯歸也是故石上不生五穀禿山不游麋鹿無所陰蔽隱也昔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六將軍韓趙魏范中行智伯也其孰先亡乎對曰中行知氏文子曰

何乎對曰其為政也以苛為察以切為明以刻下為忠以計多為功譬之猶廓革者也廓之大則大矣裂之道也故老子曰其政悶悶其民純純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景公謂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也（動震）晏子往見公公曰寡人問太卜曰子之道何能對曰能動地地可動乎晏子默然不對出見太卜曰昔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閒地其動乎（句星客星也房駟句星守庚心則地動也）太卜曰然晏子出太卜走往見公曰臣非能動地地固將動也田子陽聞之（田子陽齊臣也）曰晏子默然不對者不欲太卜之死往見

太卜者恐公之欺也晏子可謂忠於上而惠於下矣故老子曰方而不割廉而不劌魏文侯觴諸大夫於曲陽飲酒酣文侯喟然歎曰吾獨無豫讓以為臣乎（豫讓事知伯而死其難故文侯思以爲臣）蹇重舉白而進之（蹇重文侯臣舉白進酒也）曰請浮君（浮罰也以酒罰君）君曰何也對曰臣聞之有命之父母不知孝子有道之君不知忠臣夫豫讓之君亦何如哉（豫讓相其君而君見殺亦何如不足貴也）文侯受觴而飲釂不獻（釂盡也）曰無管仲鮑叔以為臣故有豫讓之功故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孔子觀桓公之廟（桓公魯君）有器焉謂之宥卮（宥在坐右）孔子曰

善哉予得見此器顧曰弟子取水水至灌之其中則正中水半㔸也其盈則覆孔子造然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子貢在側曰請問持盈曰益而損之曰何謂益而損之曰夫物盛而衰樂極則悲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是故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多聞博辯守之以陋代力毅勇守之以畏富貴廣大守之以儉德施天下守之以讓此五者先王所以守天下而弗失也反此五者未嘗不危也故老子曰服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而不新成武王問太公曰寡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

也吾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鬭爭不已爲之柰何太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之小也獵禽恐不能殺故恐其創小也已得之唯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持之則塞民於兌兌耳目鼻口也老子曰塞其兌是也道全爲無用之事煩擾之教彼皆樂其業佚其情昭昭而道冥冥於是乃去其贅而載之木贅被髮也木鷸鳥冠也知天文者冠鷸解其劍而帶之笏爲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肉以通之竽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鱗施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

家貧族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淮南子卷十二終

總校張預分校吳鳳堦
徐鼎勛校

漢涿郡高誘注

氾論訓 博說世間古今得失以道爲化大歸於一故曰氾論因以題篇

古者有鍪而綣領以王天下者矣 古者蓋三皇以前也鍪頭著兜鍪帽言未知制冠也綣領皮衣屈而紩之如今胡家韋襲反褶以爲領也一說鍪放髮也綣繞頸而已皆無飾 其德生而不辱 刑措不用也 予而不奪 予予民財也不奪無所徵求於民也 天下不非其服同懷其德 非猶譏呵也懷歸也 當此之時陰陽和平風雨時節萬物蕃息 政不虐生無夭折也 烏鵲之巢可俯而探也禽獸可羈而從也 從猶牽也 豈必褒衣博帶句襟委章甫哉 褒衣謂方

與之衣如今吏人之左衣也博帶大帶詩云垂帶若厲句襟今之曲領褎衣也委委貌冠章甫亦冠之名也

古者民澤處復穴〔處居也復穴重窟也一說穴毀隄防崖岸之中以為窟室　逵吉按復穴之復應作寝〕冬日則不勝霜雪霧露〔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寒露似非〕夏日則不勝暑蟄蝱〔蝱讀詩云言采其蝱之蝱也〕聖人乃作為之〔作起也〕築土構木以為宮室〔構架也謂材木相乘架也〕上棟下宇以蔽風雨〔棟屋穩也宇屋之垂〕以避寒暑而百姓安之〔安樂也〕伯余之初作衣也〔伯余黃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黃帝〕緂麻索縷手經指挂其成猶網羅〔緂銳索功也緂讀恬然不動之恬〕後世為之機杼勝複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揜形御寒〔揜蔽御止〕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剡利

也耜臿屬蜃大蛤摩令利用之耨耨除苗穢也木鉤而樵抱甀而汲鉤鎌也鉤讀濟陰句陽之句樵薪蒸甀武今兖州曰小武爲甀幽州曰瓦民勞而利薄後世爲之耒耜耰鉏斧柯而樵桔皋而汲耰讀曰優椓塊椎也三輔謂之檯所以覆種也民逸而利多焉古者大川名谷衝絶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窬木方版以爲舟航窬空也方並也舟相連爲航也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輸運所有輸所無乃爲靻蹻而超千里肩荷負儋之勤也靻蹻靻𣪊也勤勞也而作爲之楺輪建輿駕馬服牛民以致遠而不勞代負儋故不勞也爲鷙禽猛獸之害傷人而無以禁御也而作爲之鑄金鍛鐵以爲兵刃猛獸不能爲害以兵刃備之故不得

爲人害也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造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因也循隨也當時之可改則改之故曰不可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古之制婚禮不稱主人當婚者之身不稱其名也稱諸父兄師友舜不告而娶非禮也堯知舜賢以二女妻舜舜不告父父頑常欲殺舜舜知告則不得娶也不孝莫大于無後故孟子曰舜不告猶告爾立子以長文王舍伯邑考而用武王非制也伯邑考武王之兄廢長立聖以庶代嫡聖人之權爾禮三十而娶文王十五而生武王非法也三十而娶者陰陽未分時俱生於子男從子數左行三十年立於巳女從子數右行二十年亦立於巳合夫婦故聖人因是制禮使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男子自巳數左行十得寅故人十

月而生於寅故男子數從寅起女自巳數右行得申亦十月而生於申故女子數從申起歲星十二歲而周天天道十二而備故國君十二歲而冠冠而娶十五生子重國嗣也不從故制也　逵吉按甲寅庚申也甲者陽正寅亦陽正也庚者陰正申亦陰正也義並詳王逸楚詞注說文解字巾又難經曰男立于寅寅爲木陽女立于申申爲金陰亦是

夏后氏殯於阼階之上禮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殯于賓位祖于庭葬于墓也于阼階猶在主位未忍以賓道遠之**殷人殯於兩楹之間**楹柱也記曰殷殯之于堂上兩柱之間賓主共**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以蓋賓道遠之**此禮之不同者也有虞氏用瓦棺**有虞氏舜世也瓦棺陶瓦**夏后氏堲周**夏后氏禹世無棺椁以瓦廣二尺長四尺側身累之以蔽土曰堲周**殷人用椁**用柏爲椁厚之宜以棺爲制也**周人牆置翣此葬之不同者也**周人兼用棺椁

故牆設翣狀如今要扇畫文插置棺車箱以爲飾多少之差各從其爵命之數也夏后氏祭於闇於室中中夜祭之也殷人祭於陽於堂上日平旦祭也周人祭於日出以朝于日出時祭於庭中朝者庭也此祭之不同者也堯大章堯樂舜九韶舜樂也書曰簫韶九成是也禹大夏禹樂湯大濩湯樂周武象武王樂也此樂之不同者也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寸尺之度而靡不中音故通於禮樂之情者能作音有本主於中而以知榘矱之所周者也榘方也矱度法也魯昭公有慈母而愛之死爲之練

冠故有慈母之服慈母者父所命養己者也此大夫之妾士之妻爲之女母禮爲緦麻三月昭公獨練言其記禮之所由興也陽侯殺蓼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陽侯陽陵國侯也蓼侯皐陶之後偃姓之國侯也今在盧江古者大饗飲酒君執爵夫人執豆陽侯見蓼侯夫人美艷因殺蓼侯而娶夫人由是廢夫人之禮記所由廢也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末世之事善則著之是故禮樂未始有常也故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聖人能作禮樂不爲禮樂所制治國有常而利民爲本本要政教有經而令行爲上經常也上最也苟利於民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舊常也傳曰舊不必良舊或作咎也夫夏商之衰也不變法而亾亾謂桀紂三代之起也不相襲

而王三代禹湯武也襲因也故聖人法與時變禮與俗化化易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多也循隨也俗常也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以海為宗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業事也治為要也王道缺而詩作詩所以刺王道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春秋所以絶不由禮義也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道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聞聖人之言不如得其未言時

之本意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聖人所言微妙凡人雖得之口不耐以言

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常道言深隱幽冥不可道也猶聖人之言微妙不可言周

公事文王也行無專制專獨制斷也事無由己請而後行身若不

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而將不能

恐失之洞洞屬屬婉順貌也而將不能勝之恐失之慎之至也洞讀挺挏之挏屬讀犁擶之擶也可

謂能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少周公繼文王之業履天子

之籍聽天下之政籍圖籍也政治也籍或作阼平夷狄之亂夷狄猾夏平除

之也誅管蔡之罪管叔周公兄也蔡叔周公弟也二叔監殷而導紂子祿父爲流言欲以亂周周

公誅之爲國故也傳曰大義滅親也負扆而朝諸侯負背也扆戶牖之間言南面也誅賞

制斷無所顧問決之于心威動天地聲懾四海懾服也服四海之內可謂能武矣成王既壯周公屬籍致政北面委質而臣事之以圖籍付屬成王致猶歸也北面委王帛之質執臣之禮也請而後爲復而後行每事必請復白無擅恣之志無伐矜之色不自伐其功勞也不自矜大其善也可謂能臣矣故一人之身而三變者所以應時矣何況乎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人以其寵位行其所好憎其所憎也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偶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一行之禮非隨時禮也一定之法非隨時法也故曰不能中權權則因時制宜不失中道也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爲曰事道

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金石鐘磬也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數急柱有前卻故調事亦如之也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爲治也言法制禮義可以爲治之基耳非所以爲治治在其人之德猶弓矢射之具也非耐必中也中在其人之功故仁以爲經義以爲紀此萬世不更者也若乃人考其才而時省其用雖日變可也言人能考度其才時省其行擇其善者而崇用之不必循常故曰雖日變可也雖仁義不可改耳故萬世不更天下豈有常法哉隨其時于其宜當於世事得於人理順於天地祥於鬼神則可以正治矣當合也祥順也古者人醇工龐商樸女重醇厚不虛華也工龐器堅緻也商樸不爲詐也女重貞正無邪也是以政教易化風俗易移

也今世德益衰民俗益薄欲以樸重之法治既弊之民是猶無鏑銜橜策錣而御馯馬也鏑銜口中央鐵大如雞子中黃所制馬口也錣揣頭箴也馯馬突馬也逵吉按殷敬順列子釋文引許慎注云錣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與此義解同昔者神農無制令而民從無制令結繩以治也唐虞有制令而無刑罰有制令煥乎其有文章也其政常仁義民無犯法干誅故曰無刑也夏后氏不負言言而信也殷人誓以言語要誓亦不違周人盟有事而會不協而盟盟者殺牲歃血以爲信也逮至當今之世謂淮南王作此書時忍詢而輕辱貪得而寡羞欲以神農之道治之則其亂必矣詢讀夏后之后也逵吉按說文解字詬或作詢此用或字故讀如后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天下高之

伯成子高蓋堯時人也今之時人辭官而隱處爲鄉邑之下豈可同哉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矛無擊脩戟無刺槽柔木矛也無擊無鐵刃也刺鋒也槽讀領如蠐螬之螬也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幨以守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塹也一曰甲名國語曰奉文渠之甲是也幨幨所以禦矢也連弩以射銷車以鬭連車弩通一絃以牛挽之以刃著左右爲機開發之曰銷車銷讀綃綃之綃也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黃口幼也二毛有白髮者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幼小也於古爲義於今爲笑古之所以爲榮者伯成子高今之所以爲辱也爲鄉邑之下古之所以爲治者今之所以爲亂也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爲非然而立政者

不能廢法而治民不能及神農伏羲舜執干戚而服有苗舜時有苗
叛舜執干戚而舞于兩階之間有苗服從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彊
暴不耐及舜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
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制猶
從也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拘猶檢也制法之民不可與遠
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分者不可令
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
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夫殷變夏周變殷春秋
變周變改也三代之禮不同何古之從大人作而弟子循

循遵也知法治所由生則應時而變不知法治之源雖循古終亂今世之法籍與時變禮義與俗易為學者循先襲業據籍守舊教以為非此不治是猶持方枘而周員鑿也欲得宜適致固焉則難矣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不耐行但言之而已非今時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

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聽受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故能生萬物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精氣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言剛柔寬猛相濟也太剛則折太柔則卷聖人正在剛柔之間乃得道之本本原也積陰則沈積陽則飛陰陽相接乃能成和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睎望也故聖人以身體之體行夫脩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久而不忘者其唯繩乎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推猶移也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

縱縱則不令也縱放刑推則虐虐則無親虐害也喜害人人無親之昔

者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簡公悼公陽生之子任也一往不解曰簡大臣陳成子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黨羣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難殺簡公之難使呂氏絕

祀而陳氏有國者太公姓呂簡公其後也絕祀陳氏代之也此柔懦所生也鄭

子陽剛毅而好罰子陽鄭君也一曰鄭相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

人有折弓者畏罪而恐誅則因猘狗之驚以殺子陽舍人家臣也國人逐猘狗以亂擾舍人因之以殺子陽畏其嚴也此剛猛之所致也今不

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亾則矜為

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舛乖也定趨安趨歸也）譬猶不知音者之歌也濁之則鬱而無轉（鬱涇也轉讀傳譯之傳也）淸之則燋而不謳（燋悴也謳和也）及至韓娥秦靑薛談之謳（三人皆善謳者）侯同曼聲之歌（二人善歌一曰曼長）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何則中有本主以定淸濁不受於外而自爲儀表也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易道遇小人則陷溝壑何則目無以接物也（接見也）故魏兩用樓翟吳起而亾西河（魏文侯任樓翟吳起不用他賢秦伐喪其西河之地湣王

專用淖齒而死于東廟湣讀汶水之汶湣王田常之後代呂氏爲齊侯春秋之後僭號稱王淖齒楚將奔齊爲臣湣王無道淖齒殺之擢其筋懸廟門之梁三日而死見戰國策無術以御之也文王兩用呂望召公奭而王呂望太公呂尚也善用兵謀奭召康公用理民物有甘棠之歌也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孫叔敖楚大夫蔿賈伯盈子或曰童子也任其賢故致于伯也有術以御之也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非猶譏也兼愛尚賢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兼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上大夫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猶尊也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皆楊子所不貴故非也全性保眞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

而孟子非之全性保眞謂不拔骭毛以利天下弗爲不以物累己身形也孟子受業于子思之門成唐虞三代之德敘詩書孔子之意塞楊墨淫詞故非之也趨捨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丹穴太蒙反踵空同大夏北戶奇肱脩股之民是非各異習俗相反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太蒙西方日所入處也反踵國名其人南行武迹北向空同戴勝極下之地大夏在西方北戶在南方奇肱脩股之民在西南方凡此八者皆九州之外八寅之域者也君臣上下夫婦父子有以相使也此之是非彼之是也此之非非彼之非也此近論諸華也彼遠論八寅也於諸夏之所是八寅之所非而廢也于諸華所非八寅所是而行也譬若斤斧椎鑿之各有所施也施宜也禹之時以五音

聽治禹顓頊後五世鯀之子也名文命受禪成功曰禹五音宮商角徵羽也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道和陰陽鼓一聲以調五音故擊之諭寡人以義者擊鐘鐘金也義者斷割故擊之告寡人以事者振鐸鐸鈴金口木舌合爲音聲事事者非一品故振之語寡人以憂者擊磬磬石也聲急憂亦急務故擊之有獄訟者搖鞀獄亦訟訟一辯於事故取小鞀搖也當此之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髮饋者食也以勞天下之民勞猶憂也勞讀勞勑之勞此而不能達善效忠者則才不足也當此之時不耐達其善效致其忠是爲無有其材也秦之時高爲臺榭大爲苑囿遠爲馳道鑄金人秦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有長人見於臨洮其高五丈足迹六尺放寫其形

鑄金人以象之翁仲君何是也發適戍入芻槀戍守長城也入芻槀之稅以供國用也頭會箕賦輸於少府頭會隨民口數人責其稅箕賦似箕然斂民財多取意也少府官名如今司農丁壯丈夫西至臨洮狄道臨洮隴西之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縣東至會稽浮石會稽山名浮石隨水高下言不沒皆在遼西界一說會稽山在太山下封于太山禪於會稽是也會稽或作滄海南至豫章桂林豫章豫章郡桂林鬱林郡北至飛狐陽原飛狐蓋在代郡南飛狐山也陽原蓋在太原或曰代郡廣昌東五阮關是也道路死人以溝量言滿溝也當此之時忠諫者謂之不祥而道仁義者謂之狂逮至高皇帝存亡繼絕漢高祖劉季也舉天下之大義身自奮袂執銳以為百姓請命于皇天執利兵伐無道以救百姓之命祈之

于皇天也當此之時天下雄儁豪英暴露于野澤才過千人爲儁百人爲豪萬人爲英前蒙矢石而後墮谿壑出百死而給一生以爭天下之權墮入也給至也給讀仍代之代也奮武厲誠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誠作感以決一旦之命當此之時豐衣博帶而道儒墨者以爲不肖言尚武也逮至暴亂已勝勝暴亂也海內大定繼文之業立武之功繼文王受命之業武王誅無道之功履天子之圖籍造劉氏之貌冠高祖于新豐所作竹皮冠也一曰委貌冠逵吉按錢別駕云竹皮冠應劭以爲鵲尾冠以始生竹皮爲之卽劉氏冠也總鄒魯之儒墨通先聖之遺教戴天子之旗乘大路建九斿撞大鐘擊鳴鼓奏咸池揚干戚周禮天子五路大路上路

也王者功成作樂故撞鐘擊鼓咸池黃帝樂干楯戚斧也春夏舞者所執當此之時有立武者見疑也疑怪一世之間而文武代爲雌雄有時而用也今世之爲武者則非文也爲文者則非武也文武更相非而不知時世之用也此見隅曲之一指而不知八極之廣大也隅曲室中之區隅言狹小八極八方之極言廣大也故東面而望不見西牆南面而視不覩北方唯無所嚮者則無所不通無所向則可以見四方故曰無所不通國之所以存者道德也道德施行民悅其化故國存也家之所以亾者理塞也理道也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置作植蓋古字通用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眾

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爲天子者有王道也堯舜禹湯文王皆王有天下孟子曰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爲天下笑者有亾形也孟子曰惡死亾樂不仁不仁必死亾故曰有亾形也故聖人見化以觀其徵也徵成德有盛衰風先萌焉風氣也萌見也有盛德者謂文王也伯夷太公先見之有衰德者謂桀紂也太史令終古及向藝先去之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湯武是也有亾形者雖成必敗桀紂是也夫夏之將亾太史令終古先奔於商三年而桀乃亾湯滅之也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

王朞年而紂乃亾武王滅之終古向藝二賢人名故聖人之見存亾之迹成敗之際也非待鳴條之野甲子之日也湯伐桀禽於鳴條武王誅紂以甲子尅之今謂疆者勝則度地計眾富者利則量粟稱金若此則千乘之君無不霸王者而萬乘之國無不破亾者矣存亾之迹若此其易知也愚夫惷婦皆能論之惷亦愚無知之貌也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禽襄子無恤也智伯智瑤三晉智氏兼有范中行氏智伯帥韓魏之君圍趙襄子于晉陽趙襄子使張孟談與韓魏通謀韓魏反而擊之大破智伯之軍獲其首以爲歙器故曰以三晉之地禽也湣王以大齊亾爲淖齒所殺也田單以即墨有功燕伐齊而滅之得七十城唯即墨未下田單以市吏

卒卽墨市民以擊燕師破之故曰有功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大猶亡智伯是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皆有天下故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得道之君雖小爲善而耐王天下故曰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於小也無道之君以爲惡無傷而弗革積必亡故曰不在于小也詩云乃眷西顧此惟與宅言去殷而遷于周也紂治朝歌在東文王國于岐周在西天乃眷然顧西土此唯居周言我宅也故曰去殷而遷于周也故亂國之君務廣其地而不務仁義務高其位而不務道德是釋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故桀因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不自非行之惡而悔不殺湯於夏臺悔恨也臺或作宮紂居

於宣室而不反其過（反悔）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羑里今河內湯陰是也羑古牖字）二君處彊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二君桀紂也當其君也彊大之勢不能自知所行之非也假令能脩仁義之道則湯武不敢生誅之謀也）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三光日月星辰也失萬民心施民所惡也逵吉按文選注引作三光日月星也無辰字以為許慎注）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言遭人能奪之不必湯武也）今不審其在己者而反備之于人（言不慎行己之德而乃反備天下之人來誅也）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彊大而見奪者以其

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王者而反益己之所以奪是趨亾之道也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五行山今太行山也在河內野王縣北上黨關也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也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其貢職者迴也迴迂難也迴或作囬囬必也使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無為于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滿而不溢也昔者周書有言曰上言者下用也下言者上用也用可否相濟也上言者常也為君常也下言者權也此存亾之術也權謀也謀度事宜不失其

道唯聖人爲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高行也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直躬楚葉縣人也葉公子高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于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也尾生與婦人期而死之尾生魯人與婦人期于梁下水至溺死也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夫三軍矯命過之大者也秦穆公興兵襲鄭過周而東以兵伐國不擊鼓密聲曰襲周者王城也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鄭賈人弦高將西販牛道遇秦師於周鄭之間乃矯鄭伯之命犒以十二牛賓秦師而卻之以存鄭國非君命也而稱君命曰矯酒肉曰享牛羊曰犒共其枯槁也秦師日行千里而襲之遠主有備

而師無繼不如還遂還師而去也故曰卻之故事有所至信反爲過誕反爲功信爲過者尾生是誕爲功者弦高是何謂失禮而有大功昔楚恭王戰於陰陵恭王與晉厲戰於陰陵呂錡射恭王中目因而禽之過而能改故曰恭也　逵吉按古聲陰鄢同故以鄢陵爲陰陵非九江之陰陵也潘尫養由基黃衰微公孫丙相與篡之四子楚大夫篡晉取恭王衰讀纚之維微讀抆滅之抆也恭王懼而失體威儀不如常坐不能起也黃衰微舉足蹵其體恭王乃覺怒其失禮奮體而起四大夫載而行昔蒼吾繞娶妻而美以讓兄此所謂忠愛而不可行者也蒼吾繞孔子時人以妻美好推與其兄兄則愛矣而違親迎曲顧之誼故曰不可行也是故聖人論事之局曲直與之屈伸偃仰

無常儀表時屈時伸卑弱柔如蒲葦非攝奪也剛強猛毅志厲青雲非本矜也以乘時應變也夫君臣之接屈膝卑拜以相尊禮也至其迫於患也則舉足蹵其體天下莫能非也是故忠之所在禮不足以難之也孝子之事親和顏卑體奉帶運履（運正迴也）至其溺也則捽其髮而拯（拯升也出溺曰拯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捽其髮而拯之）非敢驕侮以救其死也故溺則捽父祝則名君（孟子曰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而況父兄乎故溺則拯之　祝則名君周人以諱事神敬之至也）勢不得不然也此權之所設也故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適之也道仁義之善道）可與

適道未可以立也（立德立功立言）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故忤而後合者謂之知權（忤逆不合也權因事制宜權量輕重無常形勢能令醜反善合于宜適故聖人獨見之也）合而後舛者謂之不知權不知權者善反醜矣故禮者實之華而偽之文也方於卒迫窮遽之中也則無所用矣（無所用于禮也）是故聖人以文交於世而以實從事於宜不結於一迹之塗凝滯而不化是故敗事少而成事多號令行于天下而莫之能非矣（結猶衆也）猩猩知往而不知來（猩猩北方獸名人面獸身黃色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走獸見人狂走則知人姓字此知往也又嗜酒人以酒搏之飲而不耐息不知當醉以禽其身故曰不知來）

也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乾鵲鵲也人將有來事憂喜之徵則鳴此知來也知歲多風多巢于木枝人皆探其卵故曰不知往也乾讀乾燥之乾鵲讀告退之告此脩短之分也昔者萇宏周室之執數者也萇宏周宣王之大夫數曆術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曆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晉范中行氏之難以叛其君也周劉氏與晉范氏世爲婚姻萇宏事劉文公故周人助范氏至敬王二十八年晉人讓周周爲殺萇宏以釋之故曰不能自知車裂而死也蘇秦匹夫徒步之人也靻蹻嬴蓋經營萬乘之主服諸侯然不自免於車裂之患蘇秦洛陽人也嬴嬴囊也蓋步蓋也蘇秦相趙趙封之爲武安君初帶嬴囊襜步蓋歷說萬乘之君合東山之從利病之勢無所不下使諸侯服從無有不服諾者故曰服諾諸侯不自免于

車裂之患說在詮言之篇徐偃王被服慈惠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死國亾子孫無類偃王于衰亂之世脩行仁義不設武備楚王滅之故身死國亾也七諫篇曰荆文誤而徐亾是也大夫種輔翼越王句踐而爲之報怨雪恥禽夫差之身開地數千里然而身伏屬鏤而死種佐句踐報怨于吳王夫差獲千里之地而越王終已疑之賜屬鏤以死屬鏤利劒也一曰長劒劘施鹿盧鋒曳地屬錄而行之也此皆達於治亂之機也機要而未知全性之具者故萇宏知天道而不知人事蘇秦知權謀而不知禍福徐偃王知仁義而不知時大夫種知忠而不知謀不知爲身謀也聖人則不然論世而爲之事權事而爲

之謀是以舒之天下而不窕內之尋常而不塞不窕在大能大在小能小不塞急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使天下荒亂禮義絕綱紀廢彊弱相乘力征相攘臣主無差貴賤無序甲胄生蟣蝨乘加也攘平除生蟣蝨不離體也燕雀處帷幄而兵不休息幄幕也處猶巢也而乃始服屬臾之貌謹也恭儉之禮則必滅抑而不能興矣天下安寍政敎和平百姓肅睦上下相親而乃始立氣矜矜自大也奮勇力則必不免於有司之法矣是故聖人者能陰能陽能弱能彊隨時而動靜因資而立功物動而知其反事萌而察其變化則爲之象運則爲之應是以

終身行而無所困故事有可行而不可言者有可言而不可行者有易爲而難成者有難成而易敗者所謂可行而不可言者趨舍也可言而不可行者僞詐也易爲而難成者事也難成而易敗者名也此四策者聖人之所獨見而留意也誳寸而伸尺聖人爲之寸小尺大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枉曲也直直其道也周公有殺弟之累誅管蔡也齊桓有爭國之名自莒先入殺子糾也然而周公以義補缺謂翼成王以致太平七年歸政北面爲臣故曰以義補缺也桓公以功滅醜立九合一匡之功以滅爭國之惡也而皆爲賢今以人之小過揜其大美則天下無聖王賢

相矣故目中有疵不害於視不可灼也疵贅灼燃也喉中有病無害於息不可鑿也鑿穿也河上之邱冢不可勝數猶之爲易也言河上本非邱壟之處有易之地猶多以大言之也以諭萬事多覆于少水激興波高下相臨差以尋常猶之爲平雖有激波猶以爲平平者多也猶橘柚冬生人曰冬死死者衆也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多也昔者曹子爲魯將兵三戰不勝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足不旋踵刎頸於陳中則終身爲破軍禽將矣然而曹子不羞其敗恥死而無功柯之盟揄三尺之刃造桓公之胷三戰所亡一朝而反之勇聞于天下功立於魯國復汶陽之田也管仲輔公子

糾而不能遂也遂成不可謂智遁逃奔走不死其難子糾死不之難也不可謂勇束縛桎梏不諱其恥不可謂貞當此三行者布衣弗友人君弗臣也布衣之士不可以爲益友然人君不可以爲義臣也而管仲免於累紲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軀不顧後圖豈有此霸功哉今人君論其臣也不計其大功總其略行而求其小善則失賢之數也略大也小善忠也數術也故人有厚德無問其小節而有大譽無疵其小故夫牛蹏之涔不能生鱣鮪涔雨水也滿牛蹏迹中言其小也故不能生鱣鮪也鱣大魚長丈餘細鱗黃首白身短頭口在腹下鮪大魚亦長丈餘仲春二月從西河

上得過龍門便爲龍先師說云也而蜂房不容鵠卵也房巢小形不足以包大體也夫人之情莫不有所短誠其大略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爲累誠其實略其行若其大略非也雖有閭里之行未足大舉舉用夫顏喙聚梁父之大盜也梁父齊邑今屬太山而爲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而爲文侯師駔驕怚一曰駔市儈也言魏國之大儈也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孟卯齊人也及爲魏臣能安其危解其患也戰國策曰芒卯也　逵吉按古孟芒同聲故通用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景陽楚將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略得也略猶道也季襄陳仲

子立節抗行不入洿君之朝不食亂世之食遂餓而死（季襄魯人孔子弟子陳仲子齊人孟子弟子居於陵）不能存亾接絶者何小節伸而大略屈（伸用屈廢也）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好揜人之善揚人之短訾毀人行自獨卑藏衆人所疾而不容之也一曰訾毀也行有毀缺者不爲衆人所容）體大者節疏蹠距者舉遠（疏長蹠足距大也）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故易曰小過亨利貞言人莫不有過而不欲其大也夫堯舜湯武世主之隆也（隆盛）齊桓晉文五霸之豪英也然堯有不慈之名（謂天下不以予子丹朱也）舜有卑父之謗（謂瞽瞍降在庶人也）湯武有放弒之事（殷湯放桀南巢周武弒紂）

宣室五伯有暴亂之謀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穆德未能純皆有爭奪之驗故曰有暴亂之謀也是故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方正而不以割廉直而不以切博通而不以訾文武而不以責文武備具而不求責備於人也於一人則任以人力任其力所能任也自脩則以道德責人以人力易償也自脩以道德難爲也難爲則行高矣易償則求澹矣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半璧曰璜夏后氏之珍玉也考瑕釁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夜光之珠有似月光故曰明月纇磐若絲之結纇也然而天下寶之者何也其小惡不足妨大美也今志人之所短而忘人之所脩而求得其賢於天下則難矣夫百里

奚之飯牛伊尹之負鼎伊尹負鼎俎調五味以干湯卒爲賢相太公之鼓刀太公河內汲人有屠釣之困卒爲文王佐翼武王伐紂也甯戚之商歌甯戚衛人也商旅于齊宿郭門外疾世商歌以干桓公桓公夜出迎客聞之舉以爲大由事在道應訓也其美有存焉者矣衆人見其位之卑賤事之洿辱而不知其大略以爲不肖及其爲天子三公而立爲諸侯賢相乃始信於異衆也信知也夫發于鼎俎之間伊尹出于屠酤之肆肆列也謂太公呂尚也解于累紲之中累紲所以束縛人謂管仲興于牛頷之下興起也謂伯里奚也頷讀合索之合洗之以湯沐祓之以爟火立之于本朝之上倚之于三公之位爟火取火於日之官也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火所以祓除

不祥也立置也木朝國朝也內不慙於國家外不愧於諸侯符勢有以內合內合于君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堯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釋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為上自任耳目聰明以得賢人之故不復用度量之術取人而亟求賢于朝肆之列草莽之中失賢人必多矣何可求賢也何則能效其求而不知其所以取人也夫物之相類者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所眩耀肖象似也嫌疑謂白骨之肖象牙也碧盧似玉蛇床似麋蕪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狠者自用像有知非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愚者不能斷割有似於仁非眞仁也戇者類勇而非勇戇者不知畏危難有

似於勇（非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芎藭之與槀本也蛇牀之與蘪蕪也此皆相似者（言其相類但其芳臭不同猶小人類君子但其仁與不仁異也）故劒工惑劒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名其種（歐冶良工也）玉工眩玉之似碧盧者唯猗頓不失其情（碧盧或云碔砆猗頓魯之富人能知玉理不失其情也）闇主亂于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薛燭庸子見若狐甲於劒而利鈍識矣（薛齊邑也燭庸氏子通剸劒）臾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而甘苦知矣（臾兒

易牙皆齊之知味者咍口也故聖人之論賢也見其一行而賢不肖分矣孔子辭廩丘終不盜刀鉤廩丘齊邑今屬濟陰齊景公養孔子以言未見從道未得行不欲虛祿辭而不受故不復利人刀鉤也許由讓天子終不利封侯許由隱者陽城人堯欲以天下與之洗耳而不就故曰不利于封侯也故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由此觀之見者可以論未發也而觀小節可以知大體矣故論人之道貴則觀其所舉富則觀其所施窮則觀其所不受賤則觀其所不為貧則觀其所不取視其更難以知其勇動以喜樂以觀其守委以財貨以

論其仁振以恐懼以知其節則人情備矣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眾（趙襄子行之是）善罰者刑省而姦禁（齊威王行之是也）善予者用約而為德（秦繆公行之是）善取者入多而無怨（齊桓公行之也）

趙襄子圍於晉陽罷圍而賞有功者五人高赫為賞首左右曰晉陽之難赫無大功今為賞首何也（智伯求地于趙襄子不與智伯率韓魏以圍之三月不克趙氏之臣張孟談潛與韓魏通謀反智伯而殺之張孟談之力也故曰高赫無大功也）襄子曰晉陽之圍寡人社稷危國家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唯赫不失君臣之禮故賞一人而天下為忠之臣者莫不願忠於其君此賞少而勸善者眾也

齊威王設大鼎於庭中而數無鹽令曰子之譽日聞吾耳察子之事田野蕪倉廩虛囹圄實子以姦事我者也乃烹之齊以此三十二歲道路不拾遺此刑省姦禁者也秦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服中失馬野人得之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野人方屠而食之穆公曰夫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吾恐其傷汝等徧飲而去之處一年與晉惠公爲韓之戰處一年者謂飲食肉人酒之明年也晉惠公夷吾背秦納己之賂秦興兵伐晉戰於晉地韓原也晉師圍穆公之車梁由靡扣穆公之驂獲之梁由靡晉大夫扣猶牽也將獲穆公食馬肉者三百餘人

皆出死為穆公戰於車下遂克晉虜惠公以歸此用約而為德者也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重罪者出犀甲一戟犀甲取其堅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犀或作三直出三甲也有輕罪者贖以金分輕小也以金分出金隨罪輕重有分兩也訟而不勝者出一束箭不勝猶不直也箭十二為束也百姓皆說乃矯箭為矢治箭之笄好者遠吉按太平御覽引笄作笴是鑄金而為刃刃五刃也刃劒矛戟矢也以伐不義而征無道遂霸天下此入多而無怨者也故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故至賞不費賞當賞不虛費至刑不濫刑當刑不

傷善濫讀收斂之斂孔子誅少正卯而魯國之邪塞少正官卯其名也魯之諂人孔子相魯七日誅之於東觀之下刑不濫也子產誅鄧析而鄭國之姦禁鄧析詭辯姦人之雄也子產誅之故姦禁也傳曰鄭駟遄殺鄧析而用其竹刑鄧析制刑書之于竹鄭國用之不以人廢言也以近喻遠以小知大也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莫難於為不善也為善靜身無欲信仁而已順其天性故易為不善貪欲無厭毀人自成戾其天性故難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善者躁而多欲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於己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姦符節盜管金篡弑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姦私

亦盜也符節成信也而盜取之管出籥也金印封亦所以爲信也闚閉臧也篡弒下謀上也矯善作君命誣以惡覆人也皆非人本所受天之善性也今人所以犯囹圄之罪而陷於刑戮之患者由嗜慾無厭不循度量之故也何以知其然天下縣官法曰發墓者誅竊盜者刑此執政之所司也夫法令者網其姦邪勒率隨其蹤跡勒主問吏率大任也無愚夫蠢婦皆知爲姦之無脫也犯禁之不得免也然而不材子不勝其欲蒙死亡之罪而被刑戮之羞蒙冒然而立秋之後司寇之徒繼踵於門而死市之人血流於路何則惑於財利之得而蔽於死亡之患也夫今陳卒設兵兩

軍相當將施令曰斬首拜爵而屈撓者要斬然而隊階之卒皆不能前遂斬首之功也遂成而後被要斬之罪是去恐死而就必死也故利害之反禍福之接不可不審也事或欲之適足以失之或避之適足以就之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於水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波至而恐自投於水非不貪生而畏死也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故人之嗜慾亦猶此也齊人有盜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問其故曰而盜金於市中何也繁衆也勒主問吏故猶意也而汝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耳志所欲則忘其爲矣是故聖

人審動靜之變而適受與之度理好憎之情和喜怒之節夫動靜得則患弗過也受與適則罪弗累也好憎理則憂弗近也喜怒節則怨弗犯也故達道之人不苟得不讓福其有弗棄非其有弗索常滿而不溢恒虛而易足（虛無欲也）今夫霤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巵故人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七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儉約則萬乘之勢不足以爲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爲樂矣（論若桀與紂無道術度量不得爲匹夫何尊樂之有乎）孫叔敖三去令尹而無憂色爵祿不能

累也不以爵祿累其身也荊佽非兩蛟夾繞其船而志不動怪物不能驚也勇而不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夫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閨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揜奪也又況無天地之怪物乎夫雌雄相接陰陽相薄羽者為雛鷇毛者為駒犢柔者為皮肉堅者為齒角人弗怪也水生蠬蜄山生金玉人弗怪也老槐生火久血為燐人弗怪也血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為燐遙望炯炯若燐火也山出梟陽梟陽山精也人形長大面黑色身有毛足反踵見人而笑逵吉按

梟陽見爾雅翟敦云說文解字作梟羊陽與羊古字通也嚴忌哀時命又作梟楊山海經謂之贛巨人水生罔象水之精也國語曰龍罔象也木生畢方木之精也狀如烏青色赤腳一足不食五穀井生墳羊土之精也魯季子穿井獲土缶其中有羊是也人怪之聞見鮮而識物淺也天下之怪物聖人之所獨見利害之反覆知者之所獨明達也同異嫌疑者世俗之所眩惑也夫見不可布於海內聞不可明於百姓是故因鬼神禨祥而爲之立禁禨祥吉凶也禁戒也總形推類而爲之變象何以知其然也世俗言曰饗大高者而彘爲上牲大高祖也一曰上帝葬死人者裘不可以藏相戲以刃者太祖軵其肘軵擠也讀近茸急察

言枕戸橉而卧者鬼神蹠其首此皆不著於法令而聖之人之所不口傳也夫饗大高而彘爲上牲者非彘能賢於野獸麋鹿也而神明獨饗之何也以爲彘者家人所常畜而易得之物也故因其便以尊之裘不可以藏者非能具絺綿曼帛温煖於身也世以爲裘者難得貴賈之物也曼帛細帛也裘狐之屬也故曰貴賈之物而不可傳於後世無益於死者而足以養生故因其資以讋之資用也讋恐也相戲以刃太祖軵其肘者夫以刃相戲必爲過失過失相傷其患必大無涉血之仇爭忿鬬而以小事自内於刑戮愚者

所不知忌也故因太祖以累其心累恐也枕戶橉而臥鬼神履其首者使鬼神能玄化則不待戶牖之行逵吉案太平御覽引作不待戶牖而行是若循虛而出入則亦無能履也虛孔竅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無履也無能字夫戶牖者風氣之所從往來而風氣者陰陽相捔者也離者必病離遭也故託鬼神以伸誡之也

凡此之屬皆不可勝著於書策竹帛而藏於官府者也故以禨祥明之爲愚者之不知其害乃借鬼神之威以聲其教所由來者遠矣而愚者以爲禨祥而狠者以爲非唯有道者能通其志今世之祭井竈門戶箕箒臼杵

者非以其神爲能饗之也恃賴其德煩苦之無已也是故以時見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唯太山（崇終也日旦至食時爲終朝）赤地三年而不絕流澤及百里而潤草木者唯江河也是以天子秩而祭之故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牛其死也葬以大車爲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此聖人所以重仁襲恩（襲亦重累）故炎帝於火而死爲竈（炎帝神農以火德王天下死託祀于竈神）禹勞天下而死爲社（勞天下謂治水之功也託祀于后土之神）后稷作稼穡而死爲稷（稷周棄也）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此

鬼神之所以立羿古之諸侯河伯溺殺人羿射其左目風伯壞人屋室羿射中其膝又誅九嬰窫窳之屬有功於天下故死託祀於宗布祭田為宗布謂出也一曰今人室中所祀之宗布是也或曰司命傍布也此堯時羿非有窮后羿北楚有任俠者其子孫數諫而止之不聽也縣有賊大搜其廬事果發覺夜驚而走追道及之其所施德者皆為之戰得免而遂反語其子曰汝數止吾為俠今有難果賴而免身而諫我不可用也知所以免於難而不知所以無難論事如此豈不惑哉宋人有嫁子者告其子曰嫁未必成也有如出不可不私藏私藏而富其於以復嫁易其子聽父之計竊而藏之若公

知其盜也逐而去之其父不自非也而反得其計知爲出藏財而不知藏財所以出也爲論如此豈不勃哉今夫僦載者救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爲軸之折也有如轅軸其上以爲造不知軸轅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菟爲走而破其玦也因珮兩玦以爲之豫兩玦相觸破乃逾疾亂國之治有似於此夫鴟目大而眎不若鼠蚿足眾而走不若蛇物固有大不若小眾不若少者及至夫彊之弱弱之彊危之安存之亡也非聖人孰能觀之大小尊卑未足以論也唯道之在者爲貴何以明

之天子處於郊亭則九卿趨大夫走坐者伏倚者齊當此之時明堂太廟懸冠解劍緩帶而寢非郊亭大而廟堂狹小也至尊居之也天道之貴也非特天子之爲尊也所在而衆仰之夫蟄蟲鵲巢皆嚮天一者至和在焉爾帝者誠能包稟道合至和則禽獸草木莫不被其澤矣而況兆民乎

淮南子卷十三終

總校張預分校徐鼎勛
金肇麒校

淮南子卷十四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詮言訓詮就也就萬物之指以言其徵事之所謂道之所依也故日詮言

洞同天地渾沌爲樸未造而成物謂之太一太一元神總萬物者同出於一所爲各異有鳥有魚有獸謂之分物方以類別物以羣分性命不同皆形於有隔而不通分而爲萬物莫能及宗謂及己之性宗同于洞同故動而謂之生死而謂之窮皆爲物矣非不物而物物者也物物者亾乎萬物之中不物之物恍惚虛無物物者造萬物者也此不在萬物之中也稽古太初人生於無逹吉

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當太初天地之始人生於無形無形生有形也形於有有形而制於物遂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爲物所制能反其所生若未有形謂之眞人眞人者未始分於太一者也聖人不爲名尸尸主也不爲謀府不爲事任不爲智主藏無形行無迹遊無朕朕兆也不爲福先不爲禍始保於虛無動於不得已欲福者或爲禍欲利者或離害故無爲而寧者失其所以寧則危無事而治者失其所以治則亂星列於天而明故人指之義列於德而見故人視之人之所指動則有章人之所視行則有迹動有章則詞行有迹則議故聖人

揜明於不形藏迹於無爲王子慶忌死於劒王子慶忌者吳王僚之弟子闔閭弒僚慶忌勇健亾在鄭闔閭畏之使要離刺慶忌羿死於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也子路菹於衛蘇秦死於口蘇秦好說爲齊所殺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虎豹之彊來射蝯狖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言至論矣自信者不可以誹譽遷也知足者不可以勢利誘也故通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人性之無以爲者不務也通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通於道者物莫不足滑其調

詹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爲方規不正不可以爲員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者也原天命治心術理好憎適情性則治道通矣原天命則不惑禍福治心術則不妄喜怒理好憎則不貪無用適情性則欲不過節不惑禍福則動靜循理不妄喜怒則賞罰不阿不貪無用則不以欲用害性欲不過節則養性知足凡此四者弗求於外弗假於人反己而得矣天下不可以智爲也不可以慧識也不可以事治也不可以仁附也不可以強

勝也五者皆人才也德不盛不能成一焉德立則五無殆五見則德無位矣五事皆見而德無所立位故得道則愚者有餘失道則智者不足渡水而無游數雖强必沈有游數雖羸必遂又況託於舟航之上乎為治之本務在於安民安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欲節欲之本在於反性反性之本在於去載去浮華載於凶者也去載則虛虛則平平者道之素也虛者道之舍也能有天下者必不失其國能有其國者必不喪其家能治其家者必不遺其身能脩

其身者必不忘其心能原其心者必不虧其性能全其性者必不惑於道故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廣成子黃帝時人也〕多知爲敗毋視毋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不得之已而能知彼者未之有也故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能成霸王者必得勝者也能勝敵者必强者也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能自得者必柔弱也强勝不若己者至於與同則格〔言人力能與己力同也己以强加之則戰格也〕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度故能以衆不勝成大勝者唯聖人能之善游者不

學刺舟而便用之勁筋者不學騎馬而便居之輕天下者身不累於物故能處之泰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珠玉而不聽乃謝耆老而徙岐周百姓攜幼扶老而從之遂成國焉推此意四世而有天下不亦宜乎（四世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無以天下爲者必能治天下者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爲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厭持也搔勞也）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爲已用不

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方船濟乎江有虛船從一方來觸而覆之雖有忮心必無怨色有一人在其中一謂張之一謂歙之持舟檝者謂近岸為歙遠岸為張也再三呼而不應必以醜聲隨其後向不怒而今怒向虛而今實也人能虛己以遊於世孰能訾之釋道而任智者必危棄數而用才者必困有以欲多而亾者未有以無欲而危者也有以欲治而亂者未有以守常而失者也故智不足免患愚不足以至於失寧守其分循其理失之不憂得之不喜故成者非所為也得者非所求也入者有受而無取

出者有授而無子因春而生因秋而殺所生者弗得所殺者非怨則幾於道也聖人不爲可非之行不憎人之非己也脩足譽之德不求人之譽己也不能使禍不至信己之不迎也不能使福必來信己之不攘也攘卻禍也之至也非其求所生故窮而不憂福之至也非其求所成故通而弗矜矜自伐其功也知禍福之制不在於己也故閒居而樂無爲而治聖人守其所以有不求其所未得求其所無則所有者亾矣脩其所有則所欲者至故用兵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治國者先爲不可奪

以待敵之可奪也舜脩之歷山而海內從化文王脩之岐周而天下移風使舜趨天下之利而忘脩己之道身猶弗能保何尺地之有故治未固於不亂治不亂之道尚未牢固也而事爲治者必危行未固於無非而急求名者必剉也福莫大無禍利莫美不喪動之爲物不損則益動有不爲也成則毀不利則病皆險也險言危難不可行道之者危故秦勝乎戎而敗乎殽秦穆公勝西戎爲晉所敗於殽楚勝乎諸夏而敗乎柏莒楚昭王服諸夏而見敗之柏莒逵吉按柏莒卽柏舉古字通用也故道不可以勸而就利者而可以寧避害者故常無禍不常有福常無罪

不常有功聖人無思慮無設儲來者弗迎去者弗將將送

也人雖東西南北獨立中央故處眾枉之中不失其直天下皆流獨不離其壇域故不爲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爲始不專己循天之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爲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不求所無不失所得內無旁禍外無旁福禍福不生安有人賊爲善則觀眾人之所觀也爲不善則議觀則生貴議則生患故道術不可以進而求名不可以退而脩身不可以得利而可以離害故聖人不以行求名不以智見譽法脩自然已無所與慮不勝數

行不勝德事不勝道爲者有不成求者有不得人有窮而道無不通與道爭則凶故詩曰弗識弗知順帝之則有智而無爲與無智者同道有能而無事與無能者同德其智也告之者至然後覺其動也使之者至然後覺其爲也有智若無智有能若無能道理爲正也故功蓋天下不施其美澤及後世不有其名道理通而人僞滅也名與道不兩明人受名則道不用道勝人則名息矣道與人競長章人者息道者也章明也息止也人章道息則危不遠矣故世有盛名則衰之日至矣欲尸名者必爲善

欲爲善者必生事事生則釋公而就私背數而任巳欲見譽於爲善而立名於爲質則治不脩故而事不須時治不脩故則多責事不須時則無功責多功鮮無以塞之則妄發而邀當妄爲而要中功之成也不足以更責更償也事之敗也不足以僘身故重爲善若重爲非而幾於道矣天下非無信士也臨貨分財必探籌而定分探籌捉籌也以爲有心者之於平不若無心者也天下非無廉士也然而守重寶者必關戸而全封以爲有欲者之於廉不若無欲者也人舉其疵則怨人舉說巳之疵則怨之鑑見其

醜則善鑑鑑鏡也鏡見人之好醜以爲美鏡也人能接物而不與己焉則免於累矣而不與己若鏡人形而不有好憎也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公孫龍以白馬非馬冰不寒炭不熱爲論故曰貿也鄧析巧辯而亂法鄧析教鄭人以訟訟不俱回子産誅之也蘇秦善說而亾蘇秦死于齊也國由其道則善無章脩其理則巧無名故以巧鬭力者始於陽常卒於陰言智巧之所施始之於陽善終於陰惡也以慧治國者始於治常卒於亂使水流下孰弗能治激而上之非巧不能故文勝則質揜邪巧則正塞之也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

以全身而未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
桀紂非以湯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
雖賢王必待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
而成也君子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
行善而不知善之所由來民澹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
故無爲而自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
爭者生雖有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爲善而息名
於爲仁也外交而爲援事大而爲安不若內治而待時
凡事人者非以寶幣必以卑辭事以玉帛則貨殫而欲

不屬卑體婉辭則諭說而交不結約束誓盟則約定而反無日反背叛也雖割國之錙錘以事人六兩曰錙倍錙曰錘而無自恃之道不足以爲全若誠外釋交之策而愼脩其境內之事盡其地力以多其積厲其民死以牢其城上下一心君臣同志與之守社稷斅死而民弗離則爲名者不伐無罪而爲利者不攻難勝此必全之道也民有道所同道有法所同守民凡所道行者同道而法度有所共守也爲義之不能相固威之不能相必也故立君以一民君執一則治無常則亂君道者非所以爲也所以無爲也何謂無爲智者

不以位爲事勇者不以位爲暴仁者不以位爲患可謂無爲矣夫無爲則得於一也一也者萬物之本也無敵之道也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暴强老則好利一人之身既數變矣又況君數易法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通其好憎下之徑衢不可勝理故君失一則亂甚於無君之時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君好智則倍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淺以淺澹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偩而辭助自偩自恃也辭助不受傷人之助也一人

之力以禦強敵不杖眾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分不定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斂實府庫則與民為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來怨之道也仁智勇力人之美才也而莫足以治天下由此觀之賢能之不足任也而道術之可脩明矣聖人勝心心者欲之所主也聖人止欲心故勝其心而以百姓為心也眾人勝欲心之而耐欲勝止也君子行正氣小人行邪氣內便於性外合於義循理而動不繫於物者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顧後患者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

不可兩立一置一廢故聖人損欲而從事於性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慾也食之不寧於體聽之不合於道視之不便於性三官交爭三官三關謂食視聽也以義爲制者心也割痤疽非不痛也飲毒藥非不苦也然而爲之者便於身也渴而飲水非不快也饑而大飧非不澹也然而弗爲者害於性也此四者耳目鼻口不知所取去心爲之制各得其所由是觀之欲之不可勝明矣凡治身養性節寢處適飲食和喜怒便動靜使在己者得而邪氣因而不生豈若憂瘕疵之與痤疽之

發而豫備之哉夫函牛之鼎沸而蠅蚋弗敢入函牛受一牛之鼎也崑山之玉瑱崑山昆侖也瑱式也而塵垢弗能汚也聖人無去之心而心無醜無取之美而美不失故祭祀思親不求福饗賓脩敬不思德唯弗求者能有之言不求而所求至也處尊位者以有公道而無私說故稱尊焉不稱賢也有大地者以有常術而無鈐謀故稱平焉不稱智也內無暴事以離怨於百姓外無賢行以見忌於諸侯上下之禮襲而不離而爲論者莫然不見所觀焉此所謂藏無形者非藏無形孰能形形形而言之兹見也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

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穀因地也湯武平暴亂因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也不可強取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言己不能使敵國遇而無智也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己者也使人之智不能于己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己者也言己不能使人無智力但能使人不以智力施於己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可承若湯武承桀紂而起事所與衆同也功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

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鼓不滅於聲故能有聲鏡不沒於形故能有形金石有聲弗叩弗鳴管簫有音弗吹無聲聖人內藏不爲物先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飾其外者傷其內扶其情者害其神見其文者蔽其質無須臾忘爲質者必困於性常思爲質不脩自然則性困也百步之中不忘其容者必累其形故羽翼美者傷骨骸鵠鷹一舉千里則形如塵芳以其翮美也枝葉美者害根莖能兩美者天下無之也天有明不憂民之晦也百姓穿戶鑿牖自取照焉地有財不憂民之貧也百姓伐木芟草自取富焉至德道者若

邱山嵬然不動行者以爲期也行道之人指以爲期直己而足物己己山也言山特自生萬物以足百姓不爲百姓故生之也不爲人贛用之者亦不受其德故寍而能久天地無予也故無奪也日月無德也故無怨也喜德者必多怨喜予者必善奪唯滅迹於無爲而隨天地自然者唯能勝理理事理情欲也勝理去之而爲受名名與則道行道行則入無位矣故譽生則毀隨之善見則怨從之利則爲害始福則爲禍先唯不求利者爲無害唯不求福者爲無禍矦而求霸者必失其矦霸而求王者必喪其霸故國以全爲常霸王其寄也身以生

爲常富貴其寄也能不以天下傷其國而不以國害其身者爲可以託天下也言不貪天下之利故可以天下託也不知道者釋其所已有而求其所未得也苦心愁慮以行曲故福至則喜禍至則怖神勞於謀智遽於事禍福萌生終身不悔己之所生乃反愁人禍福皆生於己非有人也不喜則憂中未嘗平持無所監謂之狂生持無所監所監者非元德故爲狂生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舍之者君也制而誅之者法也

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矣聖人無屈奇之服屈短奇長也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無瑰異之行服不視其所服衆不觀視也行不觀言不議通而不華窮而不懾榮而不顯隱而不窮異而不見怪容而與衆同無以名之此之謂大通升降揖讓趨翔周遊不得已而爲也非性所有於身情無符檢情無符檢非所樂也行所不得已之事揖讓者不得已而爲而不解構耳豈加故爲哉豈故者遭時宜而制禮非故爲也故不得已而歌者不事爲悲不得已而舞者不矜爲麗歌舞而不事爲悲麗者皆無有根心者中無根心强爲悲麗善博者不欲牟博其棊不

傷爲謀也不恐不勝平心定意捉得其齊齊得其適也行由其理雖不必勝得籌必多何則勝在於數不在於欲欲勝也騶者不貪最先騶競驅也　遠吉按騶卽騁字省文孫編修程文學皆說如是不恐獨後緩急調乎手御心調乎馬雖不能必先載馬力必盡矣何則先在於數而不在於欲也是故滅欲則數勝棄智則道立矣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故木之大者害其條水之大者害其深有智而無術雖鑽之不通雖有智慧鑽之彌牢無術不能達也有百技而無一道雖得之弗能守故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一也其儀一也心如結也君子

其結於一乎舜彈五絃之琴而歌南風之詩以治天下古琴五弦至周有七律增爲七弦也南風愷樂之風周公殽臑不收於前臑前肩之美也逵吉按史記龜策傳曰取前足臑骨徐廣曰臑臂說文解字云臑臂羊矢也吳人沈形云解字誤豕爲矢令人難解蓋謂羊豕之臂耳鐘鼓不解於縣以輔成王而海內平匹夫百晦一守百晦之田一夫一婦守也不遑啓處無所移之也遑暇也啓開也

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使人爲之也處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尸雖能剝狗燒彘弗爲也弗能無虧尸不能治狗事不虧也俎豆之列次黍稷之先後雖知弗教也弗能害也不能祝者不可以爲祝無害於爲尸無害

者可以不能御者不可以爲僕無害於爲佐佐君位也故位愈尊而身愈佚身愈大而事愈少譬如張琴小絃雖急大絃必緩無爲者道之體也執後者道之容也無爲制有爲術也執後之制先數也放於術則強審於數則寧今與人卞氏之璧未受者先也求而致之雖怨不逆者後也三人同舍二人相爭爭者各自以爲直不能相聽一人雖愚必從旁而決之非以智不爭也逵吉按吳處士江聲云應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參之下文當是攷明中立四子本本作非以智也以不爭也知傳刻原有異同但藏本如是故不遵改兩人相鬭一羸在側羸劣人也助一人則勝救一人

則免鬬者雖强必制一羸非以勇也以不鬬也由此觀之後之制先帮之勝踈數也倍道棄數以求苟遇變常易故以知要遮過則自非中則以爲候闇行繆改終身不寤此之謂狂有禍則詘有福則羸有過則悔有功則矜遂不知反此此謂狂人員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有謂古禮執羔麋鹿取其跪乳羣而不黨止成文文謂威儀文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蓼菜成行蓼菜小皆有行列也瓶甌有堤堤瓶甌下安也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饋進食也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

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眾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心有憂者筐牀衽席弗能安也衽柔弱也菰飯犓牛弗能甘也菰犓胡也琴瑟鳴竽弗能樂也患解憂除然後食甘寢寧居安游樂由是觀之生有以樂也死有以哀也今務益性之所不能樂而以害性之所以樂故雖富有天下貴為天子而不免為哀之人凡人之性樂恬而憎憫憫憂有所在也樂佚而憎勞心常無欲可謂恬矣形常無事可謂佚矣遊心於恬舍形於佚以俟天命自樂

於內無急於外雖天下之大不足以易其一槩日月廋而無溉於志（廋隱也溉灌也己自隱藏不以他欲灌其志也）故雖賤如貴雖貧如富大道無形大仁無親大辯無聲大廉不嗛大勇不矜五者無棄而幾鄉方矣（方道也庶幾向于道也）軍多令則亂酒多約則辯亂則降北辯則相賊故始於都者常大於鄙始於樂者常大於悲其作始簡者其終本必調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鬬（爵所以飲爭滿不滿之間）鬬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詩者衰世之風也故邪而以樂之正小人失其正則入于邪）

之失刺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名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禮之失責禮無往不復有施于人則責之徵音非無羽聲也羽音非無徵聲也五音莫不有聲而以徵羽定名者以勝者也徵音之中有羽聲而以徵音名之者羽音徵以著言者也故仁義智勇聖人之所備有也然而皆立一名者立一名謂仁義智勇兼以聖人之言言其大者也陽氣起於東北盡於西南陰氣起於西南盡於東北陰陽之始皆調適相似日長其類以侵相遠言陽氣自大寒日月長溫以至大熱與大寒相遠也或熱焦沙或寒凝水故聖人謹慎其所積水出於山而入於海稼生於野而藏於廩見所始則知終矣席之

先雚蕈席之先所從生出于雚與蕈葦也樽之上玄樽樽酒器所尊者玄水俎之先生魚祭俎上肴以生魚也豆之先泰羹木豆謂之豆所盛泰羹不調五味也此皆不快於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貴之所祭宗廟也先本而後末聖人之接物千變萬軫必有不化而應化者夫寒之與煖相反大寒地坼凝火弗爲衰其暑大熱爍石流金火弗爲益其烈寒暑之變無損益於己質有之也言人質不可變于火聖人常後而不先常應而不唱不進而求不退而讓隨時三年時去我先去時三年時在我後無去無就中立其所天道無親唯德是與有道者不失時

與人失時失其時非失其時以與人無道者失於時而取人直己而待

命時之至不可迎而反也要遮而求合時之去不可追

而援也故不曰我無以爲而天下遠不曰我不欲而天

下不至古之存己者樂德而忘賤故名不動志不以名移志也

樂道而忘貧故利不動心名利充天下不足以概志故

廉而能樂靜而能澹故其身治者可與言道矣自身以

上至於荒芒爾遠矣身以上從己生以前至于荒芒荒芒上古時也故遠矣自死

而天下無窮爾滔矣從己身死之後至天地無窮滔長也以數雜之壽

雜帀也從子至亥爲一帀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以數帀之壽有注云帀猶至也或作卒卒盡也言壽盡之

年不足以憂天下之亂猶泣不能使水多也與此本既不同注義又異憂天下之亂猶憂河水之少泣而益之也龜三千歲龜吐故納新故壽三千歲浮游不過三日浮游渠略也生三日死以浮游而爲龜憂養生之具人必笑之矣故不憂天下之亂而樂其身之治者可與言道矣君子爲善不能使福必來不爲非而不能使禍無至福之至也非其所求故不伐其功禍之來也非其所生故不悔其行內脩極極中而橫禍至者皆天也非人也故中心常恬漠累積其德狗吠而不驚自信其情故知道者不惑知命者不憂萬乘之主卒葬其骸於廣野之中

祀其鬼神於明堂之上廟之中謂之明堂也神貴於形也以人神在堂而形骸在野故神制則形從神制謂情也情欲使不作也而形體從心以合形勝則神窮形勝謂人體躁動勝其精神神窮而去也聰明雖用必反諸神聰明雖用于內以守明神安而身全謂之太沖沖調也

淮南子卷十四終

總校張預　分校金肇麒　徐鼎勛校

淮南子卷十五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兵略訓　兵防也防亂之萌皆在畧謀解諭至論用師之意也故曰兵畧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廣而貪金玉之畧畧獲得也將以存亾繼絕平天下之亂而除萬民之害也凡有血氣之蟲含牙帶角前爪後距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蹏者趹喜而相戲怒而相害天之性也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不澹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

而爲甲鑠鐵而爲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爲清以危爲寧故不得不中絕中絕謂若殷王中相絕滅兵之所由來者遠矣黃帝嘗與炎帝戰矣炎帝神農之末世也與黃帝戰於阪泉黃帝滅之顓頊嘗與共工爭矣共工與顓頊爭爲帝觸不周山遂吉拔太平御覽引下有天柱折也四字故黃帝戰於涿鹿之野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涿鹿在上谷堯戰於丹水之浦堯以楚伯受命滅不義于丹水丹水在南陽舜伐有苗有苗三苗也啟攻有扈禹之子啟伐有扈于甘甘在右扶風郡自五帝而弗能偃也又況衰世乎夫兵者所以禁暴討亂也炎帝爲

火災故黃帝禽之共工爲水害故顓頊誅之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澹一人之欲禍莫深焉使夏桀殷紂有害於民而立被其患不至於爲炮烙晉厲宋康行一不義而身死國亾不至於侵奪爲暴此四君者皆有小過而莫之討也故至於攘天下擾亂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倫之所不取也所爲立君者以禁暴討

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爲殘賊是爲虎傅翼曷爲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猵獺猵獺之類食魚者也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況治人乎故霸王之兵以論慮之以策圖之以義扶之非以亡存也將以存亡也故聞敵國之君有加虐於民者則舉兵而臨其境責之以不義刺之以過行兵至其郊乃令軍師曰毋伐樹木毋抉墳墓毋爇五穀爇燒也毋焚積聚毋捕民虜毋收六畜遠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無聚所征國民爲採取無收其六畜以自饒利乃發號施令曰其國之君遠吉按太平御覽引其作某傲天侮鬼決獄不辜殺戮無罪此天之所以誅也

民之所以仇也兵之來也以廢不義而復有德也有逆天之道帥民之賊者逵吉按太平御覽引帥作爲身死族滅以家聽者禄以家以里聽者賞以里以鄉聽者封以鄉以縣聽者侯以縣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百姓開門而待之淅米而儲之淅漬也唯恐其不來也此湯武之所以致王而齊桓之所以成霸也故君爲無道民之思兵也若旱而望雨渴而求飲夫有誰與交兵接刃乎故義兵之至也至於不戰而止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至於不戰而心

服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塹傅堞而守傅守也堞城上女牆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霸王之功不世出者自爲之故也夫爲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爲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爲人者衆助之舉事以自爲者衆去之衆之所助雖弱必强衆之所去雖大必亾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强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亾所謂道者體圓而法方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取圓而法方背陰而抱陽左柔而右剛履幽而戴明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明作暘變化無常得一之原

以應無方是謂神明夫圓者天也方者地也天圓而無端故不可得而觀地方而無垠故莫能窺其門天化育而無形象地生長而無計量渾渾沈沈孰知其藏凡物有朕唯道無朕言萬物可朕也而道不可朕也所以無朕者以其無常形勢也輪轉而無窮象日月之運行若春秋有代謝若日月有晝夜終而復始明而復晦莫能得其紀制刑而無刑故功可成物物而不物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象物而不物故勝而不屈刑兵之極也至於無刑可謂極之矣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無之字是故大兵無創與鬼神通五兵不厲天下莫之敢當

建鼓不出庫諸侯莫不慴㥘沮膽其處故廟戰者帝神化者王所謂廟戰者法天道也神化者法四時也脩政於境內而遠方慕其德制勝於未戰而諸侯服其威內政治也古得道者靜而法天地動而順日月喜怒而合四時叫呼而比雷霆音氣不戾八風詘伸不獲五度（獲誤也五度五行也）下至介鱗上及毛羽條脩葉貫萬物百族由本至末莫不有序是故入小而不偪（偪迫也）處大而不窕浸乎金石潤乎草木宇中六合振豪之末（或曰宇中四宇也六合六合內）莫不順比道之浸洽滒淖纖微無所不在是以勝權多

也夫射儀度不得則格的不中格射之椹質也的射準也驥一節不用而千里不至夫戰而不勝者非鼓之日也鼓之日謂陳兵擊鼓鬬之日也素行無刑久矣故得道之兵車不發軔軔車下支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卷束也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城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鬬獵者逐禽車馳人趍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闉要遮者斥候也闉塞也同所利也同舟而濟

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捽招杼船(捷疾取也)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爲天下除害而與萬民共享其利民之爲用猶子之爲父弟之爲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爲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爲己用也用其自爲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爲己用所得者鮮矣兵有三詆(詆要事也)治國家理境內行仁義布德惠立正法塞邪隧羣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脩政廟堂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撝而

天下響應此用兵之上也地廣民眾主賢將忠國富兵強約束信號令明兩軍相當鼓錞相望錞錞于大鐘也未至兵交接刃而敵人奔亡此用兵之次也知土地之宜習險隘之利明奇正之變察行陳解贖之數維枹綰而鼓之綰貫枹係於臂以擊鼓也白刃合流矢接涉血屬腸輿死扶傷流血千里暴骸盈場乃以決勝此用兵之下也今夫天下皆知事治其末而莫知務脩其本釋其根而樹其枝也夫兵之所以佐勝者眾而所以必勝者寡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殷眾也軫乘輪多盛貌此軍之大資也

而勝亾焉明於星辰日月之運刑德奇賌之數奇賌陰陽奇祕之要　逵吉按說文解字云該軍中約也又漢書有五音奇胲史記倉公傳作奇咳古字賌胲咳皆應作該五音奇胲兵家書也故許慎以爲軍中約背鄉左右之便此戰之助也而全亾焉良將之所以必勝者恆有不原之智不道之道難以衆同也夫論除謹論除論賢除吏謹愼也動靜時吏卒辨兵甲治正行伍連什伯明鼓旗此尉之官也軍尉所以尉鎮衆也前後知險易見敵知難易發斥不忘遺發有所見斥斥度候視也此候之官也軍候候望者也隧路亟隧道也亟言治軍隧道疾也行輜治行輜道路輜重也賦丈均賦治軍壘尺丈均平也處軍輯井竈通此司空之官也軍司

空補空脩繕者收藏於後遷舍不離無淫輿無遺輜此輿之官也輿眾也條領輿眾在軍之後者凡此五官之於將也猶身之有股肱手足也必擇其人技能其才使官勝其任人能其事告之以政申之以令使之若虎豹之有爪牙飛鳥之有六翮莫不為用然皆佐勝之具也非所以必勝也兵之勝敗本在於政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故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慮足以知強弱之勢此必勝之本也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

兵不足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爲威爲存政者雖小必存爲亾政者雖大必亾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卷屈取也沅湘二水名）北繞潁泗（潁泗二水名也）西包巴蜀東裹郯邳（巴蜀郯邳地名）潁汝以爲洫（洫溝也）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鄧林沔水上險）緜之以方城（緜落也方城楚北塞也在南陽葉）山高尋雲谿肆無景（肆極也極溪之深不見景也）地利形便卒民勇敢蛟革犀兕以爲甲冑脩鎩短鏦（鏦小矛也）齊爲前行積弩陪後（積弩連弩也）錯車衛旁疾如錐矢（錐金鏃翦羽之矢也）合如雷電解如風雨然而兵殆於垂沙（垂沙地名）衆破於柏舉楚國之强

大地計衆中分天下然懷王北畏孟嘗君(背于齊也)背社稷之守而委身強秦(懷王入秦秦留之藍田也)兵挫地削身死不還二世皇帝(二世秦始皇少子胡亥也)勢為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檝所通莫不為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興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阿房地名秦所築也)發閭左之戍(秦皆發閭左民未及發而秦亾也)收太半之賦(貲民之三一而稅二)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隨逮應召也肆刑極刑輅輓輦橫木也)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寍吏民不相憀(憀賴)戍卒陳勝興於大澤攘

臂袒右陳勝字涉汝陰人也大澤沛蘄縣袒右脫右臂衣也稱爲大楚而天下嚮應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棗而爲矜棘棗酸棗也矜矛柄周錐鑿而爲刃周內也揣矜以內鑽鑿也剡摲筡奮儋钁摲剡銳也钁斫也以當脩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爲之麋沸螘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武王伐紂東面而迎歲大歲在寅至汜而水汜地名水大雨水也至共頭而墜共頭山名在河內共山墜隕也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時有彗星柄在東方可以埽西人也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擊於中然而前無

踰難之賞而後無遁北之刑白刃不畢拔而天下得矣是故善守者無與御而善戰者無與鬬明於禁舍開塞之道乘時勢因民欲而取天下故善爲政者積其德善用兵者畜其怒德積而民可用怒畜而威可立也故文之所以加者淺則勢之所勝者小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威之所制者廣則我强而敵弱矣故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故費不半而功自倍也湯之地方七十里而王者脩德也智伯有千里之地而亾者窮武也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

亾故全兵先勝而後戰（德先勝之而後乃戰湯武是也）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眾者勝寡力敵則智者勝愚智侔則有數者禽無數也（侔等）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蓄積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故運籌於廟堂之上而決勝乎千里之外矣夫有形埒者天下訟也（公）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眾見者人為之伏

器見者人爲之備動作周還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善者之動也神出而鬼行星燿而玄逐進退詘伸不見朕垐鸞舉麟振鳳飛龍騰發如秋風疾如駭龍龍魚也飛之疾者也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若以水滅火若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在中虛神在外漠志運於無形出於不意與飄飄往與忽忽來莫知其所之與倏出與閒入莫知其所集卒如雷霆疾如風雨若從地出若從天下獨出獨入莫能應圉疾如鏃矢何可勝偶一晦一明孰知其端緒未見其

發固已至矣故善用兵者見敵之虛乘而勿假也追而勿舍也迫而勿去也擊其猶猶陵其與與疾雷不及塞耳用疾雷之聲不暇復塞耳也疾霆不暇掩目善用兵若聲之與響若鏜之與鞈鞈鼓鞞聲眯不給撫呼不給吸當此之時仰不見天俯不見地手不麾戈兵不盡拔擊之若雷薄之若風炎之若火淩之若波敵之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故鼓鳴旗麾當者莫不廢滯崩阤天下孰敢厲威抗節而當其前者故淩人者勝待人者敗為人杓者死杓所擊也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

弱故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故紂之卒百萬之心武王之卒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故計定而發分決而動將無疑謀卒無二心動無墮容口無虛言事無嘗試應敵必敏發動必亟故將以民爲體而民以將爲心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故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之角若鳥之羽若蚈之足蚈馬蠸也

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衆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故民誠從其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衆爲寡故下不親上其心不用卒不畏將其形不戰守有必固而攻有必勝不待交兵接刃而存亡之機固以形矣兵有三勢有二權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權作鈴下知權事權同程文學云鈐當作鈐爲是有氣勢有地勢有因勢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靑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硤路津關逵吉按太平御覽引峽作狹大山名塞龍蛇蟠蟠究屈也卻笠居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

卻偃覆也笠簦也羊腸道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羊腸一屈一伸此二注别本亦或有之發笱門發笱竹笱所以捕魚其門可入而不得出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因其勞倦怠亂飢渴凍暍推其擒擠其揭揭擠排也擒擒欲仆也揭揭欲拔也此謂因勢善用間諜言軍之反間也審錯規慮設蔚施伏草木蓊盛曰蔚隱匿其形逵吉按太平御覽作隱遁其形出於不意逵吉按太平御覽意作慮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陳卒正前行選進退俱什伍搏前後不相撚撚蹂蹈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撚作躐注云躐蹂踏也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傷敵者衆此謂事權權勢必形吏卒專精選良用才官得其人計定謀

決明於死生舉錯得失莫不振驚故攻不待衝隆雲梯而城拔雲梯可依雲而立所以瞰敵之城中戰不至交兵接刃而敵破明於必勝之攻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攻作數故兵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爲苟發故勝定而後戰鈴縣而後動故衆聚而不虛散兵出而不徒歸唯無一動動則淩天振地抗泰山蕩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如此則野無校兵敵家之兵不來相交復也國無守城矣靜以合躁治以持亂無形而制有形無爲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不可得勝之道也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其力也

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則威可立也視其所爲因與之化觀其邪正以制其命餌之以所欲以罷其足彼若有間急塡其隙極其變而束之盡其節而仆之敵若反靜爲之出奇彼不吾應獨盡其調（言我之盡調以待敵也）若動而應有見所爲彼持後節（彼謂敵持後節敵在後使先己）與之推移彼有所積必有所虧精若轉左陷其右陂（右陂西也）敵潰而走後必可移敵迫而不動名之曰奄遲擊之如雷霆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欲疾以遬入不及步鋗車不及轉轂兵如植木弩如羊角人雖衆多勢莫敢格諸有象者莫不

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是以聖人藏形於無而遊心於虛風雨可障蔽而寒暑不可開閉以其無形故也夫能滑淖精微貫金石窮至遠放乎九天之上放寄蟠乎黃盧之下唯無形者也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塡塡之旗塡塡旗立牢端貌容未可見以數相持彼有死形因而制之敵人執數動則就陰以虛應實必爲之禽虎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罘飛鳥不動不絓網羅魚鼈不動不擐脣喙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是故聖人貴靜靜則能應躁後則

能應先數則能勝疏搏則能禽鈌故良將之用卒也同其心一其力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止如邱山發如風雨所淩必破靡不毀沮動如一體莫之應圉是故傷敵者衆而手戰者寡矣夫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挃也挃擣也萬人之更進更代也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知而壹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臺燒章華楚之高臺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涸井而竭池無柰之何也舉壺榼盆盎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也今人之與人非有

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耦衆不能成其功亦明矣兵家或言曰少可以耦衆此言所將非言所戰也或將衆而用寡者勢不齊也勢不齊士不同力也將寡而用衆者用力諸也若乃人盡其才悉用其力以少勝衆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神莫貴於天勢莫便於地動莫急於時用莫利於人凡此四者兵之幹植也然必待道而後行可一用也夫地利勝天時巧舉勝地利勢勝人故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夫仁勇信廉人之美才也然勇者可誘也仁者可奪也信者易

欺也廉者易謀也將眾者有一見焉則爲人禽矣由此觀之則兵以道理制勝而不以人才之賢亦自明矣是故爲麋鹿者則可以置罘設也（麋鹿有兵而不能以鬭無術之軍也）爲魚鼈者則可以網罟取也（魚鼈之兵散而不集）爲鴻鵠者則可以矰繳加也（鴻鵠之兵高而無被）唯無形者無可柰也是故聖人藏於無原故其情不可得而觀運於無形故其陳不可得而經無法無儀來而爲之宜無名無狀變而爲之象深哉睭睭遠哉悠悠且冬且夏且春且秋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變化消息無所凝滯建心乎窈冥之野而

藏志乎九旋之淵淵九旋九回之淵至深者也雖有明目孰能窺其情兵之所隱議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故上將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乃行之以機發之以勢是以無破軍敗兵及至中將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未必能萬全勝鈐必多矣下將之用兵也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是以動爲人禽矣今使兩人接刃巧拙不異而勇士必勝者何也其行之誠也夫以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良日而後破之加

巨斧於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挾刑德招搖斗杓也刑十二辰也德十日也而弗能破者以其無勢也故水激則悍矢激則遠夫栝淇衛箘簵栝箭栝也淇衛箘簵箭之所出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簵作簬御覽几兩引此注一引與此同又一處引注云箘簵箭竹也出于淇地衛箭羽也程文學云釋名箭羽齊人曰衞所以導衞矢也疑是許慎注載以銀錫載飾也飾箭以銀錫雖有薄縞之幨縞細繒也腐荷之矰荷蓮華也矰猶矢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矰作櫓注云櫓大盾也當是異本然猶不能獨射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射作穿假之筋角之力弓弩之勢則貫兕甲而徑於革盾矣夫風之疾至於飛屋折木虛轝之下大遲自上高邱虛轝不篤也風疾飛之下大遲復上高邱也

人之有所推也是故善用兵者勢如決積水於千仞之隄若轉員石於萬丈之谿天下見吾兵之必用也則孰敢與我戰者故百人之必死也賢於萬人之必北也況以三軍之衆赴水火而不還踵乎雖誂合刃於天下誰敢在於上者誂卒也雖卒然合與天下爭人誰敢在其上者所謂天數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角亢爲青龍參井爲白虎星張爲朱雀斗牛爲玄武用兵軍者右參井左角亢背斗牛向星張此順北斗之銓衡也所謂地利者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所謂人事者慶賞信而刑罰必動靜時舉錯疾此世傳之所以爲儀表者固

也然而非所以生儀表者因時而變化者也是故處於堂上之陰而知日月之次序見瓶中之水而知天下之寒暑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聖人達其至故鼓不與於五音而爲五音主水不與於五味而爲五味調將軍不與於五官之事而爲五官督故能調五音者不與五音者也能調五味者不與五味者也能治五官之事者不可揆度者也是故將軍之心滔滔如春曠曠如夏湫漻如秋典典凝如冬（典典凝正也常正如冬也）因形而與之化隨時而與之移夫景不爲曲物直響不爲清音濁觀彼之所以

來各以其勝應之是故扶義而動推理而行掩節而斷割（掩覆也覆其節制斷割也）因資而成功使彼知吾所出而不知吾所入知吾所舉而不知吾所集始如狐狸彼故輕來合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摯也俛其首猛獸之攫也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迎逆敵家）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歙而應之以張（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注云歙弱張強也歙讀如脅）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鄉非所之也所見非所謀

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爲備所用不復故勝可百全與玄明通莫知其門是謂至神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是故合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儀並行是謂至強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爲其賞信而罰明也是故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達吉按太平御覽此視作事下上視下視上如兄視上如父兩句同）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

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 逵吉按太平御覽親作視 則不難爲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爲之亾是故父子兄弟之寇不可與鬬者積恩先施也故四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 孫子名武吴王闔閭之將也 是故內脩其政以積其德外塞其醜以服其威察其勞佚以知其飽飢故戰日有期視死若歸故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飢寒故其死可得而盡也故古之善將者必以其身先之暑不張蓋寒不被裘所以程寒暑也險隘不乘上陵必下所以齊勞佚也軍食

孰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後敢飲所以同飢渴也合戰必立矢射之所及以共安危也故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何故而不勝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求民為之勞也欲民為之死也民之所望於主者三飢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德之民以償其二積而上失其三望國雖大人雖眾兵猶且弱也若苦者必得其樂勞者必得其利斬首之功必全死事之後必賞死事以軍事死賞其後子孫也四者既信於民矣主雖射雲中之鳥而釣深淵之魚彈琴瑟聲鐘竽敦六博敦者致也投高壺

兵猶且強令猶且行也是故上足仰則下可用也德足慕則威可立也將者必有三隧四義五行十守所謂三隧者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凡此三事者人所從蹊隧所謂四義者便國不負兵負程也爲主不顧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辟罪所謂五行者柔而不可卷也剛而不可折也仁而不可犯也信而不可欺也勇而不可陵也所謂十守者神清而不可濁也謀遠而不可慕也操固而不可遷也知明而不可蔽也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嚂於辯逵吉按太平御覽引嚂作濫不推於方不可喜也不可怒也是謂至

於窈窈冥冥孰知其情發必中銓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揍揍理也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疾如彍弩勢如發矢一龍一蛇動無常體莫見其所中莫知其所窮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蓋聞善用兵者必先脩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爲不可勝而後求勝脩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今使陶人化而爲埴則不能成盆盎陶人化爲埴陶人復變爲埴土不能化埴土也工女化而爲絲則不能織文錦同莫足以相治也故以異爲奇兩

爵相與鬬未有死者也鶤鷹至則為之解以其異類也故靜為躁奇（有出於人）治為亂奇飽為飢奇佚為勞奇奇正之相應若水火金木之代為雌雄也善用兵者持五殺以應（五殺五行）故能全其勝拙者處五死以貪故動而為人禽兵貴謀之不測也形之隱匿也出於不意不可以設備也謀見則窮形見則制故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隱之天者無不制也何謂隱之天大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地山陵邱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

隱之入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搴巨旗搴卷取也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淩翼輕邊利邊利翼軍之邊而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明於奇正賌陰陽刑德五行望氣候星龜策禨祥此善爲天道者也設規慮施蔚伏見用水火出珍恠鼓譟軍所以營其耳也曳梢肆柴揚塵起竭梢小柴也竭埃所以營其目者此善爲詐佯者也錞鋮牢重固植而難恐勢利不能誘死亾不能動此善爲充榦者也充盈榦強

也剽疾輕悍勇敢輕敵疾若滅沒此善用輕出奇者也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爲地形者也因其飢渴凍暍勞倦怠亂恐懼窘步乘之以選卒擊之以宵夜此善因時應變者也易則用車易平地也險則用騎涉水多弓水中不可引弩故以弓便隘則用弩隘可以手弩以爲距晝則多旌夜則多火晦冥多鼓此善爲設施者也凡此八者不可一無也然而非兵之貴者也夫將者必獨見獨知獨見者見人所不見也獨知者知人所不知也見人所不見謂之明知人所不知謂之神神明者先勝者

也先勝者守不可攻戰不可勝攻不可守虛實是也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所持不直卒心積不服言積怨不服之也所謂虛也主明將良上下同心氣意俱起所謂實也若以水投火所當者陷所薄者移牢柔不相通而勝相奇者虛實之謂也故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失氣夫實則鬬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禽之黃池晉公謂平侯也禽之服晉也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憢悍遂過

憢勇急也不可正喻大臣怨懟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禽之干隧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故虛實之氣兵之貴者也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曰社稷之命在將軍即今國有難願請子將而應之將軍受命乃令祝史太卜齋宿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鼓旗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趨至堂下北面而立主親操鉞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上至天

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頭授將軍其柄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將已受斧鉞答曰國不可從外治也軍不可從中御也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以受制於前矣鼓旗斧鉞之威臣無還請願君亦以垂一言之命於臣也君若不許臣不敢將君若許之臣辭而行乃爪鬋鬋爪送終之禮去手足爪設明衣也明衣喪衣也在於闇冥故言明鑿凶門而出凶門北出門也將軍之出以喪禮處之以其必死也乘將軍車載旌旗斧鉞累若不勝其臨敵決戰不顧必死無有二心是故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進不求名退

不避罪唯民是保利合於主國之實也上將之道也如此則智者爲之慮勇者爲之鬬氣厲青雲疾如馳鶩是故兵未交接而敵人恐懼若戰勝敵奔畢受功賞吏遷官益爵祿割地而爲調決於封外卒論斷于軍中（言有罪而誅）顧反於國放旗以入斧鉞報畢於君曰軍無後治乃縞素辟舍請罪於君君曰赦之退齋服大勝三年反舍（大勝敵者還三年乃反故舍也）中勝二年下勝期年兵之所加者必無道國也故能戰勝而不報取地而不反民不疾疫將不夭死五穀豐昌風雨時節戰勝於外福生於內是故名

必成而後無餘害矣

淮南子卷十五終

總校張預　分校馮一梅　孫瑛校

漢涿郡高誘注

說山訓

山爲道本仁者所處說道之旨委積若山故曰說山因以題篇

魄問於魂曰道何以爲體魄人陰神也魂人陽神也陰道祖于陽故魄問魂道以何等形體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魂問於魄下魂魄竝互異曰以無有爲體道無形以無有爲體也魄曰無有有形乎魂曰無有何得而聞也言無有形狀何以可得而知也魂曰吾直有所遇之耳言遇遭遇知之也視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喩道而非道也似道而非道也魄曰吾聞得之矣得猶知也乃內視而自反也魂曰凡得道

者形不可得而見名不可得而揚揚猶稱也揚或作象今汝已有形名矣何道之所能乎魄曰言者獨何爲者魄詰靈曰子尚無形何故有言吾將反吾宗矣宗本也靈將反于無形魄反顧靈忽然不見不見靈也反而自存亦以淪於無形矣魄返而自存亦以入於無形之中矣形或作有人不小學不大迷小學不博不能通道故大迷也不小慧不大愚小慧不能通物故大愚也人莫鑑於沫雨而鑑於澄水者以其休止不蕩也沫雨雨潦上覆瓮也澄止水也蕩動也沫雨或作流潦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詹公詹何也古得道善釣者有精術故能得千歲之鯉也曾子攀柩車引輴者爲之止也曾子至孝送親喪悲哀攀援柩車而挽者感之爲之止輴棺下輪也輴讀若牛行輴

輴之

輴也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申喜楚人也少亾其母聞乞人行歌聲感而出視之則其母也故曰精之至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瓠巴楚人也善鼓瑟淫魚喜音出頭於水而聽之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餘鼻正白身正黑口在頷下似鬲獄魚而身無鱗出江中伯牙鼓琴駟馬仰秣仰秣仰頭吹吐謂馬笑也介子歌龍蛇而文君垂泣介子介推也從晉文公重耳出奔翟遭難絕糧介子推割肌啗之公子復國賞從亾者子推獨不及故歌曰有龍矯矯而失其所有蛇從之而啖其口龍既升雲蛇獨泥處龍以喻文公蛇以自喻也于是文公覺悟求介子推不得而號泣之故玉在山而草木潤玉陽中之陰也故能潤澤草木淵生珠而岸不枯珠陰中之陽也有光明故岸不枯螾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螾一名蜷端也上食晞堁下飲黃泉用心一也晞乾也堁土塵也楚

人謂之堁一精專也清之爲明杯水見眸子濁之爲闇河水不見太山視目者眩聽雷者聾人無爲則治有爲則傷道貴無爲故治也有爲則傷道不貴有爲也傷猶病也無爲而治者載無也言無爲而能致治者常載行其無爲爲者不能有也爲者有爲也有謂好憎情欲不能恬澹靜漠故曰不能無爲也不能無爲者不能有爲也不能行淸靜無爲者不能大有所致致其治立其功也故曰不能有爲也人無言而神無言者道不言也道能化故神有言者則傷道貴不言故言有傷無言而神者載無道貴無言能致于神行也常行其無言也有言則傷其神之神者道賤有言而多反有言故曰傷其神鼻之所以息耳之所以聽終以其無用者爲用矣無用者謂鼻耳中空處也物莫不因其

所有而用其所無（以其所無用爲用也）以爲不信視籟與竽（籟三孔籥也以其管孔空虛以成音也故曰視籟與竽也）念慮者不得臥（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又曰輾轉伏枕寤寐永歎）止念慮則有爲其所止矣（止猶去也強自抑去念慮非眞無念慮則與物所止矣）兩者俱忘則至德純矣（兩者念慮與不念慮也忘二者則神內守故至德純一也）聖人終身言治所用者非其言也用所以言也（非其言非其所常言也用所以言者用當所治之言）歌者有詩然使人善之者非其詩也（善之者善其音之清和也不善其詩故曰非其詩也）鸚鵡能言而不可使長（鸚鵡鳥名出于蜀郡赤喙者是其色縹綠能效人言長主也）是何則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得其言者知效人言也不知所以長言教令之言也故曰不得其所以言）故

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循隨也隨人故迹不能創基造制自為新迹如鸚鵡知效人言不能自為長主之言也神蛇能斷而復續而不能使人勿斷也神龜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宋元王夜夢見得神龜而未獲也漁者豫且捕魚得龜以獻元王元王剝以卜故曰能見夢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也四方皆道之門戶牖嚮也在所從闚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此四術者皆謹敬加順其道故可以相教越人學遠射參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儀也越人習水便舟而不知射射遠反直仰向天而發矢勢盡而還故近在五步之內參猶望也儀射法言不曉射故不知易去參天之法也逵吉按太平御覽適作敵古字通世已變矣而守其故譬猶越人之射也言其守故

不知變也

月望日奪其光陰不可以乘陽也月十五日與日相望東西中繩則月食故奪月光也差則虧至晦則盡故曰陰不可以乘陽也

日出星不見不能與之爭光也星陰也不能奪日之光也

故末不可以強於本指不可以大於臂下輕上重其覆必易一淵不兩鮫鮫魚之長其皮有珠今世以爲刀劍之口是也一說魚二千斤爲鮫

水定則清正動則失平故惟不動則所以無不動也江河所以能長百谷者能下之也夫惟能下之是以能上之上大也

天下莫相憎於膠漆膠漆相持不解故曰相憎一說膠入漆中則敗漆入膠亦敗以多少推之故曰相憎

而莫相愛於冰炭冰得炭則解歸水復其性炭得冰則保其炭故曰相愛

膠漆相賊冰炭相息也牆之

壞愈其立也壞反本還爲土冰之泮愈其凝也以其反宗泮釋反水也宗本也泰山之容巍巍然高去之千里不見埵堁遠之故也埵堁猶席翳也埵讀似望作江淮間人言能得之也秋豪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爲內者大不可以爲外矣小不可爲內復小于秋豪之末謂無有也無有無形者至大不可爲外也蘭生幽谷不爲莫服而不芳性香舟在江海不爲莫乘而不浮性浮君子行義不爲莫知而止休性仁義也夫玉潤澤而有光其聲舒揚舒緩也揚和也渙乎其有似也似君子也渙讀人謂貴家爲腝主之腝也無內無外不匿瑕穢無內無外表裏通也匿藏也近之而濡望之而隧夫照鏡見眸子微察秋豪明

照晦冥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出於山淵之精君子服之順祥以安寧服佩也君子佩而象之無有情欲能順善以安其身侯王寶之爲天下正寶重也侯王重其天性若凡民之重珠玉故以爲天下正無所阿私也陳成子恒之劫子淵捷也陳成子將弒齊簡公勇士十六人脅其大夫子淵捷欲與分國捷不從故曰劫之子罕之辭其所不欲不欲玉之寶也而得其所欲所欲不貪爲寶孔子之見黏蟬者白公勝之倒杖策也倒杖策傷其頤血流及屨而不覺言精有所在也衛姬之請罪於桓公衛姬衛女齊桓公夫人也桓公有伐衛之志衛姬望見桓公色而知之故請公殺贖衛之罪子見子夏曰何肥也道勝無情欲故肥也魏文侯見之反被裘而負芻也知其皮盡則毛無所傅也兒說之爲宋

王解閉結也此皆微眇可以觀論者微眇爲見始知終也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器猶性也孟子曰人性善故曰全其天性拘囹圄者以日爲脩當死市者以日爲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中心也故以不平爲平者其平不平也嫁女於病消者夫死則後難復處也以女爲妨夫後人不敢娶故難復嫁處也一說女以天下人皆消不肯復嫁之也逵吉按大平御覽引作夫死後則難可復處也故沮舍之下不可以坐沮舍壞也倚牆之傷不可以立爲踏壓也執獄牢者無病執主

也厲鬼畏之故不病罪當死者肥澤計決之心無外思一說治當死者罪已定無憂故肥澤也刑者多壽心無累也刑者宮人也心無情欲之累精神不秏故多壽也良醫者常治無病之病故無病治正性神內于故無病也聖人者常治無患之患故無患也夫至巧不用劒巧在心手故不用劒也善閉者不用關楗善閉其心故不關楗也湻于髡之告失火者此其類湻于髡齊人也告其鄰突將失火使曲突徙薪鄰人不從後竟失火言者不爲功救火者焦頭爛額爲上客刺不備豫喻凡人不知豫閉其情欲而思得人救其禍以清入濁必困辱以濁入清必覆傾君子之於善也猶采薪者見一芥掇之見青葱則拔之言無所舍也君子行善亦如之天二氣則成虹地二氣則泄藏陰陽相干

二氣也人二氣則成病邪氣干正氣故成病陰陽不能且冬且夏陰不能陽陽不能陰冬自爲冬夏自爲夏也月不知晝日不知夜言不能相兼也善射者發不失的善於射矣而不善所射所射者众故曰不善善釣者無所失善於釣矣而不善所釣所釣者魚也于魚不善也故有所善則不善矣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充充大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充作亮遠之則磬音章磬石也音清明遠聞而章著也物固有近不若遠遠不若近者今曰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湍急水也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根無所植也慈石能引鐵及其於銅則不行也行猶使也不能使隨也水廣者魚大山

高者木脩廣其地而薄其德譬猶陶人爲器也揲挻其土而不益厚破乃愈疾愈益也疾速也揲讀揲脈之揲聖人不先風吹不先雷毀不得已而動故無累月盛衰於上則嬴蠬應於下同氣相動動感不可以爲遠月盛則嬴蠬內減故曰嬴蠬應于下月陰精也嬴蠬亦陰也故曰同氣也精能相感故曰不可爲遠執彈而招鳥揮梲而呼狗欲致之顧反走故魚不可以無餌釣也獸不可以虛氣召也召猶致也剝牛皮鞟以爲鼓正三軍之衆然爲牛計者不若服於軛也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坐廟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言物貴于生也亾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

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焉於害之中則爭取小焉將軍不敢騎白馬為見識者一說白凶服故不敢騎也傳曰晉襄公與姜戎子墨衰敗秦師于殽言其變凶服也故不敢騎白馬也亾者不敢夜揭炬為人見之保者不敢畜噬狗保城郭居也保僥人也不敢畜噬人狗也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而不免於鼎俎鶴夜半而鳴也以無智謀不能免于鼎俎以喻將軍當兼五材不可以無權譎山有猛獸林木為之不斬園有螫蟲藜藿為之不采言人畏也一引作螫毒　逵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螫蟲兩異為儒而踞里閭儒尚禮義踞里閭非也為墨而朝吹竽墨道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吹竽非也欲滅迹而走雪中拯溺者而欲無濡是非

所行而行所所非今夫閽飲者非嘗不遺飲也使之自以平則雖愚無失矣是故不同于和而可以成事者天下無之矣和猶適也求美則不得美不求美則美矣心自求美名則不得美名也而自損則有美名矣故老子曰致數輿無輿也求醜則不得醜求不醜則有醜矣不求美又不求醜則無美無醜矣是謂玄同玄天也天無所求也人能無所求故以之同也申徒狄負石自沈於淵而溺者不可以為抗申徒狄殷末人也不忍見紂亂故自沈於淵抗高也弦高誕而存鄭誕者不可以為常弦高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犒秦師而郤之故曰誕而存鄭誕非正也故曰不可以為常也事有一應而不可循行人有多言者猶百舌之

聲百舌鳥名能易其舌效百鳥之聲故曰百舌以喻人雖事多言無益於事人有少言者猶不脂之戶也言其不鳴故不脂之喻無聲也一說不脂之戶難開閉亦喻人少言語也六畜生多耳目者不詳讖書著之詳善也多耳目人以爲妖災也喻人有多言而少誠實比之于不詳也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抗舉也浮瓠也百人共舉不如一人持之走便也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車者二六而後之轅三人兩轅六人故謂二六一說十二人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同謂君所所謂可臣亦曰可君所謂否臣亦曰否猶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是謂同故不可以相治異謂濟君之可替君之否引之當道是謂異也故可以成事也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兔

絲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也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聖人從外知內以見知隱也喜武非俠也俠輕也喜文非儒也好方非醫也好馬非騶也知音非瞽也知味非庖也此有一槩而未得主名也此六術者皆善之而未純無所適名故曰一槩而未得主名被甲者非爲十步之內也百步之外則爭深淺深則達五藏淺則至膚而止矣死生相去不可爲道里言相遠也楚王亾其猨而林木爲之殘楚王莊王旅也猨捷躁依木而處故殘林以求之宋君亾其珠池中魚爲之殫殫盡也故澤失火而林憂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林木憂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

致船上言若絲下言若綸綸大繳也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衰下有九殺衰殺皆喻踰也傳曰上之所好下尤甚焉故有九殺也大夫種知所以强越而不知所以存身自爲越所殺也萇弘知周之所存而不知身所以亾亾爲周所殺也知遠而不知近遠謂强越存周也近謂其身也畏馬之辟也不敢騎辟旁也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禍距公利也虛空也不孝弟者或詈父母生子者所不能任其必孝也然猶養而長之任保也范氏之敗有竊其鐘負而走者范氏范吉射范會之元孫范鞅獻子之子昭子也敗者趙簡子伐之故人竊其鐘也一曰知伯滅范氏也鎗然有聲懼人聞之遽揜其耳憎人聞之

可也自掩其耳悖矣（悖惑也）升之不能大於石也升在石之中夜之不能脩其歲也夜在歲之中仁義之不能大於道德也仁義在道德之包（仁義小道德大也在道德包裹猶升在斛之中夜在歲之內也）先針而後縷可以成帷先縷而後針不可以成衣針成幕蔂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言有漸也（幕帷也上曰幕旁曰帷縷非針無以通故宜先也蔂土籠也始一匱以上於城故曰事之成敗必由小生）染者先青而後黑則可先黑而後青則不可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所先後上下不可不審（審知也）水濁而魚噞（魚短氣黃噞出口於水上）形勞則神亂（形亂神不治也）故

國有賢君折衝萬里（衝兵車也所以衝突敵城也言賢君德不可伐故能折遠敵之衝車于千里之外使敵不敢至也魏文侯禮下段干木而秦兵不敢至此之謂也）因媒而嫁而不因媒而成（媒人以禮成爲室家也）因人而交不因人而親（以德親也）行合趨同千里相從（雖遠必至）行不合趨不同對門不通（詩所謂室邇人遠故曰對門不通也）海水雖大不受胔芥日月不應非其氣（陽燧取火方諸取水氣相應也非此不得故曰不應非其氣也）君子不容非其類也人不愛倕之手而愛己之指（倕讀詩惴惴其栗之惴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倕巧人不能以倕巧故愛其手也謂倕手無益於己故自愛其指也）不愛江漢之珠而愛己之鉤（江漢雖有美珠不爲己用故不愛也鉤釣鉤也可以得魚故愛之）以束薪爲鬼以火煙

爲氣以束薪爲鬼揭而走夜行見束薪以爲鬼故去而走以火煙爲氣殺豚烹狗以火煙爲吉凶之氣殺牲以禳之惑也先事如此不如其後此先事之人也如此不如徐徐出其後者也巧者善度知者善豫豫備也羿死桃部不給射慶忌死劍鋒不給搏桃部地名羿夏之諸侯有窮君也爲弟子逢蒙所殺不及攝己而射也搏捷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要離爲闔閭刺之故死劍不及設其捷疾之力逢吉按桃部即桃棓詮言訓注云桃棓大杖以桃木爲之注義異滅非者戶告之曰我實不與我謏亂謗乃愈起止言以言止事以事譬猶揚堁而弭塵抱薪而救火止言當以默止事當以卜今以言止言以事止事猶揚堁止塵塵愈起抱薪救火火愈熾也流言雪汙譬猶以涅拭素也流放也雪除也涅黑也素白也

矢之於十步貫兕甲於三百步不能入魯縞騏驥一日千里其出致釋駕而僵（釋稅僵仆也猶矢于三百步不能穿魯縞言力竭勢盡也）大家攻小家則爲暴大國并小國則爲賢（憂世不能上德苟任勞力而以辟土斥境并兼人國爲賢也）小馬非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小馬不可以進道致千里故不得與大馬同類小知不可以治世長民故不得與大知同類）被羊裘而賃固其事也貂裘而負籠甚可怪也（籠土籠也）以潔白爲汙辱譬猶沐浴而抒溷薰燧而負彘（燒薰自香也楚人謂之薰燧）治疽不擇善惡醜肉而并割之農夫不察苗莠而并耘之豈不虛哉壞塘以取龜發屋而求狸掘室而求鼠割

脣而治齲桀跖之徒君子不與舉事所做如是者則盜跖之徒也君子不與也殺戎馬而求狐狸援兩鼈而失靈龜斷右臂而爭一毛折鏌邪而爭錐刀用智如此豈足高乎高猶貴也寧百刺以鍼無一刺以刀寧一引重無久持輕寧一月饑無一旬餓饑食不足餓困乏之也萬人之蹪愈於一人之隧楚人謂躓爲蹪愈勝也隧陷也有譽人之力儉者舂至旦不中員呈猶謫之察之乃其母也謫責怒也稱譽人力儉呈作不中科員而責怒也君子覗之乃自呈作其母以爲力挾以此譽人孰如毀之故諺曰問誰毀之小人譽之此之謂也故小人之譽人反爲損損毀也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

愛速死吾必悲哭社（江淮謂母為社社讀雖家謂公為阿社之社也）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言有事務不暇學如此曹之人雖閒暇無務亦不能學也）見窾木浮而知為舟見飛蓬轉而知為車見鳥迹而知著書以類取之（窾穴讀曰科也）以非義為義以非禮為禮譬猶倮走而追狂人盜財而予乞者竊簡而寫法律蹲踞而誦詩書割而舍之鏌邪不斷肉執而不釋馬氂截玉（氂馬尾也）聖人無止無以歲賢昔日愈昨也（賢愈猶勝也言今歲勝於昔歲日勝於昨日喻聖人自脩進也）今馬之似鹿者千金天下無千金之鹿玉待礛諸而成器（礛諸攻玉）

之石言物有待賤而貴者也礛廉或直言藍也有千金之璧而無錙錘之礛諸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其賤也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況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謂四極之內天地之間故天下莫不借明于日月之前由此觀之所受者小則所見者淺所受者大則所照者博江出岷山河出昆侖濟出王屋潁出少室漢出嶓冢已說在地形也分流舛馳注於東海所行則異所歸則一一同也通於學者若車軸轉轂之中不運於己與之致千里終而復始轉無窮之源不通於學者若迷惑告之以東

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猶了了言迷解也背而不得不知凡要背而
不得更復或故曰不知凡要也寒不能生寒熱不能生熱不寒不熱能
生寒熱故有形出於無形未有天地能生天地者也至
深微廣大矣未有天地生天地故無形生有形也雨之集無能霑待其止
而能有濡集下也此其至未能有所霑止者所止故能有濡也矢之發無能貫待
其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衆止止喻矢止乃能穿物一曰止己情欲乃能止歸
衆物令不得已乎因高而爲臺就下而爲池各就其勢不敢更
爲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爲土龍以求雨芻狗
待之而求福求猶得也待芻狗之靈而得福也土龍待之而得食土龍致雨

雨而成穀故得待土龍之神而得穀食一說土龍待請雨之所得食酒肉者也魯人身善制冠妻善織履往徙於越而大困窮以其所脩而遊不用之鄉譬若樹荷山上荷水菜夫渠也其莖曰茄其本曰蔤其根曰藕其花曰夫容其秀曰菡萏其實曰蓮蓮之茂者花花之中心曰薏幽州總謂之光荷讀如燕人強秦言胡同也而畜火井中操鈞上山揭斧入淵欲得所求難也方車而蹠越乘桴而入胡方出蹠至桴筏一曰瓠言非其所宜也欲無窮不可得也無求之處也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熙戲也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由基楚王之臣養姓調張矯直擁抱號呼幽通賦曰養流睇而猨號是也有先中中者也有先未中必中之徵精相動也咼氏

之璧夏后之璜揖讓而進之以合歡夜以投人則爲怨時與不時（不時謂夜也尚古和字）晝西施之面美而不可說規孟賁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者亾焉（生氣者人形之君規晝人形無有生氣故曰君形亾）人有昆弟相分者無量（多不可計）而衆稱義焉夫惟無量故不可得而量也登高使人欲望臨深使人欲闚處使然也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端然後中恭然後得故曰事使然也）曰殺罷牛可以贖良馬之死莫之爲也殺牛必亾之數（牛者所以植穀者民之命是以王法禁殺牛民犯禁殺之者誅故曰必亾之數）以必亾贖不必死未能行之者矣季孫氏劫公家（魯大夫季桓子斯一日康

子肥脅定公而專其政傳曰逐之去公室孔子說之先順其所爲而後與之入政曰舉枉與直如何而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直順其謀而從勿遂大與同小此所謂同汙而異塗者衆曲不容直衆枉不容正故人衆則食狼狼衆則食人欲爲邪者必相明正欲爲曲者必相達直公道不立私欲得容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此以善託其醜託寄也若麗姬欲殺太子申生先稱之于獻公然後得行其害此其類也衆議成林無翼而飛衆人皆議平地生林無翼之禽能飛凡人信之以爲實然三人成市虎三人從市中來皆言市中有虎市非虎處而人信以爲有虎故曰三人成市虎一里能撓椎撓弱一里之人皆言能屈椎者人則信之也夫游沒者不求

沐浴已自足其中矣故食草之獸不疾易藪疾患也水居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常小變易水易草也草食故食草水居故水中故日不疾失其常也信有非禮而失禮尾生死其梁柱之下此信之非也尾生魯人與婦人私期橋梁之下故尊其誓水至不去沒休而死故曰信之非也孔氏不喪出母此禮之失者禮庶子喪出母期孔氏子上名白仲尼之曾孫孔伋之子也子上之母被出卒于外記曰子上之母死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子先君其喪出母乎曰然子不使白何也曰昔我先君無所失道道隆從而隆道汙從而汙伋則安能及乎是不爲伋也妻不爲白也母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故曰孔氏之失也曾子立孝不過勝母之閭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曾子立廉不飮盜泉所謂養志者也紂爲象

箸而箕子唏見象箸知當復作玉杯有玉杯必有熊蹯豹胎以極廣侈故箕子爲之驚號唏也魯以偶人葬而孔子歎惡其象人而用之知後世必用殉故孔子爲之長歎也故聖人見霜而知冰見微霜降大寒至必堅冰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爲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道能均化無不稟受故聖人畜養以待時時至而應若武王伐紂也髡屯犂牛既犐以𤛓決鼻而羈髡屯醜牛貌犂牛不純色犐生無角𤛓無尾決鼻羈頭而牽子而犧尸祝齊戒以沈諸河犧者牲也尸祭神之主祝祈福祥之辭祀河曰沈

河伯豈羞其所從出辭而不享哉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論語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得萬人之兵不如聞一言之當當謂明天時地利知人之言可以不戰屈人之兵也得隋侯之珠不若得事之所由得咼氏之璧不若得事之所適由用適宜適也撰良馬者非以逐狐狸將以射麋鹿砥利劒者非以斬縞衣將以斷兕犀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者其人言有高山我仰而止之人有大行我則而行之故曰鄉者其人也見彈而求鴞炙彈可以彈鴞鳥而我因其求炙也見卵而求晨夜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見其卵因望其夜鳴故曰求晨夜見麖而求成布雖其理哉亦不病暮麖麻之有實者可以為布因求其成故曰雖其理哉亦不病暮言其早也

賡讀傳曰有蜚不爲災之蜚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利猶取也死而棄其招簣不怨人取之招簣稱死者浴牀上之楠也怨亦憎變文爾簣讀功績之績也人能以所不利利人則可所不利若子罕不利玉人之寶利于玉人自得玉以爲寶故曰可也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溺者入水拯之者亦入水入水則同所以入水者則異異以不休故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通於分理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徐偃王以仁義亡國國亡者非必仁義徐國今下邳徐僮是偃謚居衰亂之世脩行仁義爲楚文王所滅滅者多以不義故曰亡國不必仁義比干以忠靡其體被誅者非必忠

也比干以忠諫紂而誅世之見誅者多以不忠故曰被誅者非必忠故寒顫懼者亦顫此同名而異實同名於顫異者寒與懼顫讀天寒凍顫之顫字亦如此明月之珠出於蛖蜄周之簡圭生於垢石珠有夜光明月生於蛖中簡圭大圭美玉出於石中故曰生垢石大蔡神龜出於溝壑大蔡元龜之所出地名因名其龜爲大蔡臧文仲所居蔡是也萬乘之主冠錙錘之冠履百金之車六銖曰錙八銖曰錘言賈值小物有賤而在上有貴而在下車或作履也牛皮爲賤正三軍之衆鼓聲氣故可以齊三軍之衆也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徵南方火羽北方水五音正樂正夫理情性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樂風者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故曰風也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陽阿采菱樂曲之和聲有陽阿古之名俳善和也此皆學其

所不學而欲至其所欲學者燿蟬者務在明其火釣魚者務在芳其餌明其火者所以燿而致之也芳其餌者所以誘而利之也燿明芳香也明火香餌則蟬魚至以言治國明其德美其政天下之人如蟬魚之歸明火香餌也欲致魚者先通水欲致鳥者先樹木水積而魚聚木茂而鳥集好弋者先具繳與矰繳大綸矰短矢繳所以繫者繳射之注飛鳥詩云弋鳧與雁好魚者先具罟與罛罟細网傳曰數罟不入汙池罛大网詩曰施罛濊濊鱣鮪潑潑是也未有無其具而得其利言未見君無道而能得民心也遺人馬而解其羈遺人車而稅其轙轙所以縛衡也所愛者少而所亡者多故里人諺曰烹牛而不鹽敗所爲也烹羹

不與鹽不成羹故曰敗所爲禮記曰客絜羹主人辭不能烹知烹爲羹也桀有得事謂若作瓦以蓋屋遺後世也堯有遺道遺失謂不能放四凶用十六相是也一說不傳丹朱而傳舜天下有不慈之名故曰有遺道也嫫母有所美嫫母古之醜女而行貞正故曰有所美嫫讀模範之模西施有所醜西施古之好女雖容儀光豔未必貞正故曰有所醜也故亾國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有可隨猶嫫母有所美有可非猶西施有所醜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雖廉者弗釋琬琰美玉釋舍也弊箄甑瓾在裀茵之上雖貪者不搏瓾甑帶搏取也瓾讀鼃黽之鼃也美之所在雖汚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世不能貴世不能賤者喻賢者在下位卑汙之處世不能貴者喻小人在上位高顯之處春貸秋賦民皆欣春饑而予

秋豐而收故民欣欣也春賦秋貸衆皆怨得失同喜怒爲別其時異也爲魚德者非挈而入淵爲蝯賜者非負而緣木縱之其所而已喻爲政官方定物能文者居文官能武者居武官故曰縱之其所而已遠吉按太平御覽作縱其所之而已貂裘而褋不若狐裘而粹褋猶駁粹純也故人莫惡於無常行無常行猶論語人而無恆不可作爲巫醫故曰惡也有相馬而失馬者失猶不知也然良馬猶在相之中良馬有天壽骨法非能相不知故曰在相之中今人放燒或操火往益之或接水往救之兩者皆未有功而怨德相去亦遠矣郢人有買屋棟者求大三圍之木郢楚都在今江陵北郢是也棟檃木材而人予車轂跪而度之巨雖可而

脩不足巨大也脩不足言其短遠吉按脩各本作長依太平御覽改又巨字作大蘧伯玉以德化伯玉衛大夫蘧瑗趙簡子將伐衛使史黯往視之曰蘧伯玉為政未可以加兵故曰以德化公孫鞅以刑罪所極一也公孫鞅衛公子叔痤之子自魏奔秦相孝公制相坐法故曰以刑罪秦封為商君因曰商鞅商在京兆東南瑗以德化鞅以刑罪故曰所極一也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醫師在男曰覡在女曰巫石針所抵彈人雍痤出其惡血糈米所以享神藉菅茅皆所以療病求福祚故曰救鈞貍頭愈鼠雞頭已瘻鼠齧人瘡貍愈之瘻頸腫疾雞頭水中芡幽州謂之雁頭亦愈之也蝱散積血斲木愈齲此類之推者也推行也膏之殺鼈鵲矢中蝟中亦殺也爛灰生蠅爛腐漆見蟹而不乾乾燥此類之不推者也推與不

推若非而是若是而非孰能通其微天下無粹白狐而有粹白之裘掇之衆白也善學者若齊王之食雞必食其蹠數十而後足蹠雞足蹠也喻學取道衆多然後優刀便剃毛至伐大木非斧不尅尅猶截物固有以尅適成不逮者視方寸於牛不知其大於羊總視其體乃知其大相去之遠遠猶多也孕婦見兎而子缺脣見麋而子四目小馬大目不可謂大馬大馬之目眇可謂之眇馬物固有似然而似不然者故決指而身死決傷也或斷臂而顧活顧反類不可必推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柔濡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轂強必以弱

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氂截玉（言柔勝剛也）媒但者非學謾也但成而生不信（但猶詐也）立慬者非學鬬爭也慬立而生不讓故君子不入獄爲其傷恩也不入市爲其侳廉也（侳辱也）積不可不慎者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故使之見者乃不見者也使鼓鳴者乃不鳴者也（不鳴乃無聲也）嘗一臠肉知一鑊之味（有足曰鼎無足曰鑊）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燥故炭輕溼故炭重）以小明大見一葉落而知歲之將暮睹瓶中之氷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

論知也　逵吉按論太平御覽作諭三人比肩不能外出戶戶不容一人故也相隨可以通天下言不並也足履地而爲迹暴行而爲影此易而難履履也履地迹自成行日中影自生是其易使迹正影直是其難也莊王誅里史孫叔敖制冠浣衣里史佞臣惡人孫叔敖自知當見用故制冠浣衣文公棄荏席後黴黑咎犯辭歸晉文棄其臥席之下黴黑者咎犯感其捐舊物因曰臣從君周旋臣之罪多矣臣猶自知之況君乎請從此亡故曰辭歸故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桑葉時將茹落長年懼命盡故感而悲也鼎錯日用而不足貴錯小鼎雖日見用不能和五味故不足貴周鼎不爨而不可賤周家大鼎不日炊火以供味而能和味故曰不可賤物固有以不用而爲有用者不用謂鼎不爨也爲用謂調五味也地平則水不

流重鈞則衡不傾（流行傾邪也）物之尤必有所感（尤過也輕重則衡低卬故曰必有所感感動也）物固有以不用爲大用者（衡行物物所不用乃用之乃知物之輕重故曰不用爲大用也）以先倮而浴則可以浴而倮則不可先祭而後饗則可（禮食必祭示有所先饗猶食也）先饗而後祭則不可（爲不敬故曰不可也）物之先後各有所宜也祭之日而言狗生取婦夕而言衰麻置酒之日而言上冢（皆所不宜）渡江河而言陽侯之波（陽陵國侯溺水其神能爲大波爲人作害因號陽侯之波舟人所不欲言）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不仁）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乃仁人也）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

吹者異也烹牛以饗其里而罵其東家母德不報而身見殆殆危害也文王汙膺鮑申傴背以成楚國之治文王楚武王之子汙膺陷胷也鮑申楚相傴背僂成治言賢也禆諶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禆諶鄭大夫謀於野則獲謀於國則否鄭國有難子產載如野與議四國之事故曰成子產之事論語曰禆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朱儒問徑天高於脩人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無徑字脩人曰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之於我故凡問事必於近者脩人長人也寇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故使盲者語使躄者走失其所也郢人有鬻其母為請於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而

勿苦郢楚都醫買也食養也按太平御覽引作而無多苦也逵吉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介蟲之動以固介蟲魚鼈屬動行也貞蟲之動以毒螫貞蟲細要蜂蜾蠃之屬無牝牡之合曰貞而有毒故能螫螫讀解釋之釋也熊羆之動以攫搏攫搏也熊羆多力故能攫攫有所搏也兕牛之動以觝觸兕獸名有所牛犂牛也物莫措其所脩而用其短也措置也治國者若鎒田去害苗者而已今沐者墮髮而猶爲之不止以所去者少所利者多砥石不利而可以利金金刀劍之屬擻不正而可以正弓擻弓之掩狀讀曰檠物固有不正而可以正不利而可以利不正者擻正者弓也不利者砥利者金也力貴齊知貴捷得之同遬爲上齊讀

蠆之蠆齊捷皆疾勝之同遲爲下所以貴鏌邪者以其應物而斷割也劙靡勿釋牛車絕轔劙切楚人謂門切爲轔車行其上則斷之孟子曰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轔讀近藺急舌言之乃得也爲孔子之窮於陳蔡而廢六藝則惑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爲醫之不能自治其病病而不就藥則勃矣不擇于事曰勃也

淮南子卷十六終

總校張預分校馮一梅
孫㯋校

淮南子卷十七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說林訓

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皐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因以題篇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船弦板也墮劍於中流刻于船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桅讀如左傳襄王出居鄭地氾之氾也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刻桅下故曰不知物類也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隨一隅之迹刻桅之類惑無有大于此也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土龍疾疫之芻狗是時爲帝者也土龍以求

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楚人名布爲曹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旁謂之曹布燒以傅蛷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半璧曰璜璜以發眾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履者淺矣然待所不履而後行履履也待所履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履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知所知所不知以成明矣游者以足蹷以手抪不得其數愈蹷愈敗愈益也敗猶沒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不用手足而自游也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邱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

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賞遺也章甫冠越人斷髮無用冠為椎固有柄不能自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喻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取也顧反也肥則烹之故近其死也鳳皇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七尺曰仞非聖德君不致故曰莫之能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詹諸月中蝦蟇食月故曰食于詹諸殆猶畏也蝍蛆蟋蟀爾疋謂之蛣蝌之大腹也上蛇蛇不敢動故曰殆于蝍蛆也逹吉撥殆太平御覽作困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脩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爾疋謂禆苙秦人謂之祀祝間蠶時晨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脩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天矣生寄死歸殤子

去所寄歸所安故曰以爲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以爲夭論語曰竊比于我老彭蓋謂是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仙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任讀甚任之任怒出於不怒爲出於不爲不怒乃是怒不爲乃是爲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言皆易恤無聲故得有聞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鬬慊快叫謼呼也不斲不自斲削豆簠簋籩豆之器大勇人聞自畏之不復鬬也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鐘之比宮太蔟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瓦鉒者全以金鉒者跋以玉鉒者發鉒讀象金之銅柱餘之柱鉒者提馬雛家謂之投鬮金者金步徐跋

（者刺跋走發者疾迅發讀射百發之發）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爲之掘（所重）（掘讀金與玉掘律氣不安祥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已）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之物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遠可以問于數數可卜筮者也）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暘谷入于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戾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御龍治鬼不益世用故以御馬治人爲急務矣）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臼人之從事

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其慁水火相憎鏏在其間五味以和鏏小鼎又曰鼎無耳爲鏏鏏讀曰彗鏏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是也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讒賊害所養喻骨肉殺亦削也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蚤蝨而來蚙窮昌羊昌蒲蚙窮蚰蜒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欲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不若其無爲牆屋之覆爲敗屋牆之壞更爲土歸於本長用盆笙之覆也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礛讀一曰廉氏之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力亦功互文也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强弩藏烹猶

殺瘯猶殘喻不復用也

蝱與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飢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饑也荒大饑粟不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可以爲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鈞之縞也一端以爲冠一端以爲絑冠則戴致之絑則履履之知己者不可誘以物物不能惑明於死生者不可卻以危危無能懼之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涉不能溺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

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況疏遠乎疏遠喻他人也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之誠也鄉仰誠實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涔多水也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竭盡也蓋非橑不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有許眘注云墣塊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輢也幾易助也溼易雨也輢讀輢濟之輢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動則得魚任者輦也詩云

我任我莘芻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麋蕪而不能芳蛇牀臭麋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奮于其所不足也奮厲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妨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上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上騈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者非其眞也牛蹏彘顱亦骨也

而世弗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爲之多飯臨江河者不爲之多飲期滿腹而已敖倉古常滿倉在滎陽北蘭芝以芳未嘗見霜芳香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蓋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言物不當爲用遂吉按造卽戚字故戚然改容亦作造然毛詩戚施說文解字作鼀鼀云詹諸也詹諸卽蝦蟇矣舌之與齒孰先礱也礱磨盡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錞矜下銅鐏也錞不休而刃先弊錞讀頓首之頓繩之與矢孰先直也矢箭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晉以垂棘之璧得虞虢說在齊俗篇驪戎以美女亾晉國美女驪姬也亾猶亂聾者不謌無以自樂盲

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埶埶事觀書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爲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匷蟬匷車類匷讀如孔子射于矍相之矍逵吉按說文解字竹部有籆字云收餘者也方言籆榬也郭璞注所以絡絲也然則蟬匷即籆字矣依義推車之推字亦當爲維使但吹竽使工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但讀燕言鉏同也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爲良醫與亾國同道難與爲謀謀或作謀豫也爲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飯之實也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曲者形也形曲則景曲也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情

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泄于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若今八九月食晚瓜令人病瘧此之類故不可食喻人多言不時適不可聽用也蹠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蹠至也極亦至互文耳一同也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佳美梨橘棗栗不同味而皆調於口調適人有盜而富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蒚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蒚苗荻秀楚人謂之蒚蒚讀敵戰之敵幽冀謂之荻苕也黂不類布而可以為布黂麻之有實者黂讀左傳有蜚不為災之蜚也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繩亦直也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非

轡銜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雷雨出于海復隨溝還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溼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畜水曰陂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不可以望尋常之外無遠字爲是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耐中事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

閨潰小皰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
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纇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
者託埵防便也埵坊高處隄防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
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慶忌吳王僚之子也湯
放其主而有榮名湯契後十三世主癸之子履放其主謂伐桀爲民除害故有榮名也崔
杼弑其君而被大謗崔杼齊大夫崔野之子弑君齊莊公也所爲之則同
其所以爲之則異所以爲則異湯殺君以利與民杼以利與身故曰異呂望使老
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爲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故老者慕之而自
奮勵項託使嬰兒矜以類相慕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爲之作師故使小兒之疇

自矜大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
射虎豹以有文來使人射取之蝯狖之捷來乍蝯狖屬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操捷來
使疾擊而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
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
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擿船以篙渡江篙沒因以江水為
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漁讀論語之語也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
之市則走夕過市則步所求者亾也走讀奏記之奏豹裘而襍
不若狐裘之粹粹純白璧有考考釁污也不得為寶言至純之
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也盜賊

之輩醜（醜猶惡也）吠狗無鄉之社易爲黍肉無國之稷易爲求福（無祀不禮于神而卒祀之故易爲黍肉易爲求福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于明也（不可以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目無所見）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于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像無形于目也（目初不見父像故曰無形于目也）蝮蛇不可爲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爲足爲足益甚虎猛獸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一名竊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于大梁聞秦通治崤關知欲來東兼之故築城設守備也）飢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

弓也遣也發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亾犴不可再遁逃犴獄常以權變出關塞獄犴亾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絛可以為繶不必以紃紃亦繶婉轉數也日月不竝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羣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稱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于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當猶實也入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也奉助也蠹衆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隧隧隓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逵吉按說文解字有挌字云枝挌也從丯

各聲釋名肌枝也似木之枝格也此言人之四肌如枝格又戟格也有格解字言戟有枝兵也此言戈戟如枝格史記始皇本紀或走或格之者輒死魯連傳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枝格殆假義歟漢書梁孝王傳義格如淳注格者枝閣不得下枝閣亦即枝格二字高無注義因爲推廣之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爲適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凍亦暍何適之有湯沐具而蟣蝨相弔大厦成而燕雀相賀厦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柳下惠魯大夫展無駭之子名獲字禽家有大柳樹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柳下邑牡門戶籥牡也　遠吉按柳下惠義藝文類聚以爲許昚注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

食三十日而脫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飢礜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菽豆總名類不可必推推猶知也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翼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翣扇也楚人謂之翣也槁竹有火弗鑽不爇土中有水弗掘無泉掘猶竅也蛖象之病人之寶也蛖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爲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人之利欲爲病無人寶之故曰將有誰寶也爲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爲車人之利而不徹則不達握火投人反先之爇皆一

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僦而先自竭先不逵猶以火投人先自熱爛也隣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嫌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一同也倮國在西南方一膊炭熯一膊一挺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百廿觔為石同氣異積也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席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人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衆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飯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雖經晉不絕繩子胥自沈吳不斷水釣者靜之

罛者扣舟罩者抑之罜者舉之爲之異得魚一也罛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罛讀沙槮今沇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罛幽州名之爲涔也　逵吉按罛據爾雅說文解字當作罧今爾雅作槮謂之涔槮亦即槮字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獨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鬭於大國之間畏見嫌也兩鹿不鬭於伏兕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蔭木景撲擊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雷霆所撲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頭蝨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蝨空木瑟其音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蓋猶

（蔽也）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脩長）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爲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之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爲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爲富（能勤者播植嘉穀以爲饒富也）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類猶事也）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爲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爲不出戶而塵堁眯之非其道）屠者羹藿爲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爲者不必用用者弗肯爲（爲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爲以富寵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衆輻

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雚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游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田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爲蘇秦步曰何故步徐行也人問何故趍曰何趍馳有爲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爲多事之人故見議見苛也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身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爲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爲衆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鳥

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爲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於衆人若不足者實若虛之貌　遠吉按鄭康成儀禮注曰以白造緇曰辱辱者汙辱也故與白對注家皆未得其義

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胔太山不上小人骨有肉曰胔有不義之骸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岳也王者所封禪處不令凶亂小人得上其上也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豆之實唯肩髀而脇肋不得升也騶駮不入牲犧牲以純色也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衆人衆人未必皆聖賢也滿堂之坐視鉤各

異滿堂坐人視其鉤各異形於環帶一也鉤與環帶一法也類雖異所用者同也獻公之賢欺於驪姬殺申生也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餓死也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佚人來佚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佚人以方驪姬豎牛故曰佚人來佚人來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醜惡也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甲爲其不便以得所便也便利也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雍容恐失

民之意若蹷薄冰蛟在其下蛟魚屬皮有珠能害人故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化不洽於民民不附善用人者若蚈之足衆而不相害蚈馬蚈幽州謂之秦渠蚈讀蹊徑之蹊也若脣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醠清酒周禮醠齊是醠讀瓮瓮之瓮也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布之新不如紵紵之獘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靨酺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靨酺者頰上窐也窐者在顙似槃故醜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詩曰袞衣繡裳故宜譏人譏非之也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石生而堅蘭生而芳少

自其質長而愈明質性也明猶盛也扶之與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巳也之與矣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楚人謂中庭爲壇燒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爲工善或作巧再生者不穫華大早者不胥時落不胥時落不待秋時而零落也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爲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也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不可言不能也見虎一文不知其武見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爲蟌孑孑爲蟁水蠆化爲蟌蟌青蜓也孑孑結蠆水中到跂蟲讀廉絜兎齧爲螚兎所齧草靈在其心中化爲螚螚讀能而心之惡一說兎齧蟲

名物之所爲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怪惑也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黂燭摘膏燭澤也燭光摘澤喻光明有明昧也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救之反爲惡惡猶害也雖欲謹亾馬不發戶轔言馬亾不可發戶限而求轔戶限也楚人謂之轔轔讀似隣急氣言乃得之也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無時死必噬其指失其

勢也孟賁勇士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礩也伏苓掘

兎絲死所生者凶故死一家失熛百家皆燒讒夫陰謀百姓暴

骸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故曰百姓暴骸粟得水溼而熱甑得火而液水

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自然之勢湯沐之於

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一目

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士無禮不

可以得賢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

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

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脩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

構之也構謀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弔也狂馬不觸木猘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毀舟爲杕心所欲毀鐘爲鐸鐸大鈴也金口木舌爲木鐸金舌爲金鐸杕舟尾讀詩有杕之杜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子相子糾不能死爲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沈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沈詩曰汎汎

楊舟載沈載浮是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

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刺猶非訾毀也以水

和水不可食一絃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專用也駿馬以

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

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精相往來也

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

以然食其食者不毀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

者竭背其本者枯交畫不暢連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

暢達不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言不可解則得解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

網羡願明月之珠蚘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人也我猶人也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而行之故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衆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衆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毀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衆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也合同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焉以化澤燠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舍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邱無壑泉原不溥言汙小潦

水名寅寅之邱無壑故泉流不得溥大尋常之壑灌千頃之澤言有見之原也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闇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言不能任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爲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衆人之心也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盛必有衰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鳥大鵬也翺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爲不見故一夫出死

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憯于志莫邪爲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爲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如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準平繩直之人能平直爾故曰亦有規矩準繩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故覆舟不溺良御馬奔車不敗故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于目不能思之于心

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游于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續傳斷蛇得愈云後銜大珠報之葢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爲寶也逐鹿者不顧兎決千金之貨者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馴擾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開不如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有極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豪之末視之可察察別言用明矣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

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巧工不能斵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琢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鼈千里（跬猶咫尺也）累積不輟可成邱阜（輟止）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遲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枉邪）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周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逵曰逵閔其別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楊朱見岐路而哭之）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

也閔其化也趍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燕之屬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者當道爲作防害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俱一于人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潦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臨淄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爲之悖戾臨淄齊都悖麤惡也室有美貌

繒為之纂繹不密緻志有感故纂讀曰綾繹纂之纂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抮和切適舉坐而善抮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激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主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格在於批伉批擊也抗推擊其要也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其下跐也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亾賊害也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效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不如隨牛誕也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一或作一二

猶待也

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論語曰父母唯其疾之憂故曰憂之者子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淮南子卷十七終

總校張預　分校馮一梅　孫瑛　校

淮南子卷十八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人閒訓 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徵得失之端反存亾之幾也故曰人閒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爲行知所之事知所秉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輊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是故使人高賢稱

譽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螘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　逵吉按突隙當作突隙突音式鍼切與犬出穴中之突字異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蛭蹪躓也蛭螘也　逵吉按各本皆作垤唯藏本作蛭依義作垤爲是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惓而索良醫也惓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

與福同門利與害爲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高下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爲智知存亾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知所爲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

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間有寑邱者其地确石而名醜（寑邱今汝南固始地前有垢谷後有莊邱名醜）荆人鬼（好事鬼也）越人禨（禨祥也）人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而不受請有寑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横行天下而無所

綣也（綣厲）威服四方而無所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欒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欒書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

傳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禽于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得者有賞失者夷族圉三帀而陽虎將舉劒而伯頤伯迫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圍三而

矣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頭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持劍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袪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以爲傷者戰鬭者也不傷者爲縱之傷者受厚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而反利之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也恭

王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而進之豎小使也陽穀其名子反之爲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亾楚國之社稷而不䘏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爲僇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

暍而飲之寒此衆人之所以爲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爲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衆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之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爲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已爲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

是伏約亦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爲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麑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麑母隨之而嗁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麑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嗁臣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爲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麑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

君也爲秦伐魏欺魏公子卬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爲諸侯先受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爲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以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

子於晉陽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爲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虞臣也）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亾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

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逵吉按太平御覽慎作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逵吉按太平御覽辨作別）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謂夏殷周）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

而亾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李斯上蔡人也爲蔡相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于雲陽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爲犧牲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

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八月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北塞之人有善道者馬無故亡而入胡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遠吉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爲福下爲禍爲福二句同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

此何遽不能爲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爲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大出塞）丁壯者引弦而戰（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控弦）近塞之人（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爲禍禍之爲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魋（或曰高陽魋宋大夫）將爲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敗（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高陽魋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

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受令而爲室其始成竘然善也竘高壯貌而後果敗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爲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爲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爲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鈎弗

能率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鄰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爲善括子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

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日以疏無害子日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溫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

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爲之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軍不厭忠信無君子二字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無復逵吉按太平御覽此下亦有利字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

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城中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柰何張孟談曰亾不能存危不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潛行伏行也）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脣亾而齒

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柰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

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亾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門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子能變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亾國富

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稸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服駕牛也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寒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又伐林而積之負軛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

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奚之子也）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又數過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三率白乙孟明西乞）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逵吉

按太平御覽功作賞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爲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爲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爲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之思叕叕短也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弒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守欲有陳也大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爲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逵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

不賀逵吉按太平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爲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舉兵而征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爲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

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亾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仞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仞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脩德行者王

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匱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爲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爲飲器國分爲三爲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

在諸
夏也而荊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側伍子奢遣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

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孟嘗君封于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

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刳其腹而見其心坐而正冠逵吉按太平御覽正作弑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

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爲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爲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爲遲者反爲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爲疾遲之爲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剟索之離朱明目捷剟疾利搏善拾于物二人皆黃帝臣也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怳而後能得之忽怳黃帝臣也忽怳善忘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爝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漏若鼷穴一墣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

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汙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宰予孔子弟子仕於齊）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

魯季氏與郈氏鬭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其雞翅也）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芒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傷毀）魯昭公曰

謂也禱于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八佾之舞庭者凡二人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家爲一三家孟氏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使郈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郈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逵吉按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唯藏本作定定題也疑藏本是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

兩人搆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亦無後陳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鬭雞季氏金距郈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荊也）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蟁蝱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骿脅使之袒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

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社稷爲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爲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絓羅網雖曲爲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箑也且唐有萬穴唐隄也言隄之有萬穴也塞其一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隙劒之折必有齧也齧缺聖人見之密故萬物

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篾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䎃䎃六翮之末也淩乎浮雲背負靑天膺摩赤霄赤霄飛雲也翺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之間逵吉按各本皆作徜徉藏本作析惕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

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攓衣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鶩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波濤波者涌起還者爲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爲夫子役何也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爲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

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爲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爲人行也其所

論末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爲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銷也秦博士盧生使入海還奏圖錄書于始皇帝見其傳曰亾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洮縣北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赤雀翠青雀璣圓者爲珠顧者爲璣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爲五軍一軍塞鐔城之領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一軍處

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以與越人戰殺西嘔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爲秦虜相置桀駿以爲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也嬴弱服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斂於衢會斂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

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亾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亾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烏鵲識歲之多風）去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鷇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爲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爲田宅）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傅名姓）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曼折曜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爲不祥子以爲何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爲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搆妄言而反當何

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也（延路陽局鄙歌曲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延路陵陽）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也（暢中連

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强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

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茝（申菽杜茝皆香草也）美人之所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亾（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燕大敗之噲亾也）哀公好儒而

削魯君哀公代君爲墨而殘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爲之禽矣夫戟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官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公以爲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爲知人之所行則

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巖居谷飲單豹隱士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衆必下廝徒馬圉皆與伉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

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
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
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
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佽非犯
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
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
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
不爲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
仁者弗爲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

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爲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爲人而必爲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人呼而請葬于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之禮武王蔭暍人於樾下武王哀暍者之熱故蔭之於樾下樾下衆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

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逵吉按太平御覽決作作水作陂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爲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第也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逸之節是以楚知可爲兵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爲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

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輒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爲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爲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爲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爲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

所由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說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爲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爲蓍龜兆（以爲蓍龜以卜朝吳之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

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亦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爲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曰室大衆與人處則讙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鯈魚者非江河

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擐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何有人無柰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人材所不及無柰之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亾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陳留浚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逵吉按列子釋

(文作擊博其上是也太平御覽又作蒲博似非)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逵吉按列子釋文作樓上博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兩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反兩下有翕字云音揭諸本皆無之)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僇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爲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

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踹足而怒踹足躍足也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憯於骨髓憯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

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爲臣妻爲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爲蔽而戰爲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亾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捕作搏）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

而禽也使狐瞋目植睹植睹毛也任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夫人偽詐以相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十八終

總校張預分校陳其榮
徐維錕校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㪔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爲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爲光爲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 吾以爲不然嘗試問之矣 以爲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 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 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何能廢其道也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爲明矣 言不得無爲也 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蠬之肉 逵吉按太平御覽蠬引作蚌 時多疾

病毒傷之害害患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疾作疹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菽麥黍稷稻也相土地宜燥溼肥墝高下相視也燥乾也墝埆高陵也下隰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相土地之宜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爲也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鴈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放讙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讙兜堯佞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

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爲治水績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爲鴻範曰鯀則殛死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

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死蒼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禹沐浴霪雨櫛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爲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爲梳櫛也逵吉按中立府四子本作沐浴霪雨梳櫛扶風太平御覽引無浴梳二字決江疏河決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決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鮪魚遊其中上行得上過者便爲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洛水故曰闕也逵吉按鮪一本作鯆字脩彭蠡之

防乘四載隨山栞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蕝隨循也栞石栞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爲也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歛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雒家謂寡婦曰孀婦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爲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爲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惰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　遠吉按太平御覽色作邑挈一石之

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贏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逵吉按太平御覽作任海內之事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爲水逵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下作湯爲旱多一爲字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爲治水解禱以身爲質解讀解除之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桑林之下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爲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爲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齊等也遠吉按藏本無一字葉本有太平御覽引亦有爲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照海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立置以爲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以利民故無所遺匹也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後居殷乃屠于朝歌

故曰鼓刀入周自殷而往爲文王太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也

百里奚轉鬻 百里奚虞臣自知虞公不可諫而去轉行自賣於秦爲穆公相而秦興也 管仲束縛 管仲傅相齊公子糾不死子糾之難而奔魯束縛以歸齊桓公用之而伯也 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黔言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汲於行道也 逵吉按突音深俗本作突字誤 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 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爲高不以河爲廣言必踰度之事治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 蓋聞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 甚重也 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胑不動思慮

不用事治求澹者末之聞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藨是蔉耘耔之也遂成也）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爲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詐也）事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爲（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

有爲也

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瀆而冬陂，因高爲田，因下爲池，此非吾所謂爲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爲，言無爲行也。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體也。理，道也。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悼，傷也。自魯趍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趍走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亡其苦衆勞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

且攻之乎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負天下以不義之名猶且必攻也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也輟止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敬有德曲禮曰軾視馬尾又曰兵車不軾尚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

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趍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日悠悠慙于影影形影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蹏而趍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蹏趍走也段

千木閭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趍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謳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謳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徵應也效驗也憤於中則應於外也憤發故在所以感也感發夫聖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

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駮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推此揆之故不欲學吾以爲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駮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爲人馬自爲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爲駒放在草中故曰草駒翹舉也制制禁也齕咋足以噆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陷匈咋齧也噆穿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教之圉養馬官擾順也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壍弗敢辭逵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敢辭也一引作弗敢違戾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聾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

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爲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也沈湎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我藐藐是其類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　楚吉按文選注引許昚注云陽文楚之好人也與此略異啳睽哆噅籧蒢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仳倠也啳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睽讀夔哆讀大口之哆噅

(讀楚蔿氏之蔿蘧蒢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毋仳倠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仳讀人得風病之靡倠讀近虺仳倠一說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毋此教訓之所諭也(諭導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弒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蹪之難輟足不行惑也(蹪躓楚人謂躓也言以飽而不食蹪而不行喻丹朱商均不可教化而非學故謂之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錣而行駑馬雖兩錣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錣而御則愚矣(爲良馬能自走不復

用箠得鶩馬無以行之故曰愚也 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爲武摺折也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九頂極高底極卑也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 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衆多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鎭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氐爲本歲星在寅曰攝提鎭星中央土星鎭四方故曰鎭氐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氐爲本也 胡人

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駤駤忿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亦舉多駤讀似質緩氣言之者在舌頭乃得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訬訬輕利急亦以多者言訬讀燕人言趮操善趍者謂之訬同也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鬢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言能知人舉十六相作事成法出言成章作事爲後世所法論語舜有天下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此之謂也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天下權下滯之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傳曰劉子觀于洛汭曰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

害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文王爲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王故曰百姓所親也皋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言皆不虛故曰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於石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拆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娀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偪背而出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是也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著書故曰史皇或曰頡皇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遠吉按吳處士江聲曰羿有窮君不得云賢者高注非是此乃堯時之羿耳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以千歲爲近明聖賢之難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王也奉助也四俊之才難才千人爲俊謂皋陶稷契史皇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

欲屨水也（屨履也）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鈎利劒名魚腸文理屈辟若魚腸者良劒也型或作爐）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咢則水斷龍舟（龍舟大舟也）陸剸犀甲（言利也）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豪可得而察（旃摩微細察見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砥旃）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過非也）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足謂愚有所不昧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衆凡也）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理之文脩飾之巧曲出於不意也）其爲

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如也蔡之幼女衞之稚質蔡國今南陽河曲衞故在河內後徙頓邱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也梱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赤文也梱叩椓纂織組邪文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　逵吉按太平御覽作如今之緩也沒黑見赤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國之女巧也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蚑行蟯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鬭攫搏也肆極也蚑讀車蚑之蚑蟯讀饒多之饒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如故言雖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

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也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於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竭盡也沮敗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弋繳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翼也螘知爲垤貛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艽莦槎櫛窟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衛也景以蔽日蔽掩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辟遠陋鄙小也長於窮櫩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爲衣[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見世本]奚仲爲車[傳曰奚仲爲夏車正封于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也[達通]遂爲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賢才也]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猶傳也]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已止]

也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徽攫援摽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參彈并弦復徽上下手也攫援摋也摽拂敷也蔑蒙言其疾也徽讀維車之維攫讀屈直木令句欲句此木之句摽讀刀摽之摽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攫掇亦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檄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之材讀曰敬砥厲石也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厝是礛讀廉氏之廉一曰濫也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規員之也檃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

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推移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施用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所觀以遠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塵埃猶窈冥也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于俗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否自娛樂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黑知利害之所在也籌策得失以觀禍福籌策日視非常日觀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究

極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亦有遺業生有榮名遺餘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也逮及也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于庶幾多言己不暇日而不學惟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之篇言爲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務事也彊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取法則勵節亢高以

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亾於己身淬霜露敕蹻趹蹝涉山川冒蒙荊棘淬浴敕猶箸也蹻履趹趣也不從蹊遂曰蹝涉故觸犯荊棘南姓榮疇字盖魯人也百舍重趼不敢休息百里一舍趼足胝生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賴鄉曲里人今陳國東瀨鄉有祠存據在魯南故曰南見老子聃一言道合也精神曉泠鈍聞條達曉明泠猶了也鈍聞猶鈍惛也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丈夫七日不食則斃故以七日為極三牲具曰太牢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也達略天地達猶通也略猶數也察分秋豪察明稱譽葉語至今不休葉世也言榮疇見稱譽世傳相語至今不止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于柏舉莫

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大也囂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玉之孫彊敵謂吳蒙冒石矢弩也一曰發石也 逵吉按錢別駕曰莫囂即莫敖能矢石者漢時謂之厥張士厥發石張挾弓也春秋傳曰旝動而鼓發石是也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死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死勇然不如申包胥之功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如此者一人之功也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國申包胥曰子能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 故曰不如求救于諸侯於是乃贏糧跣走跋涉谷行贏裹

也一日囊跣走不及著履也不蹊遂曰跋涉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游渡自楚至秦所經由也犯津關躐蒙籠蹷沙石蹠達膝曾繭重胝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踐躐蒙籠之山一曰葛藟所蒙籠言非人所由蹷僵蹠足達穿也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荊是也鶴跱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黴黳鶴跱跱立貌言不動不食黴黑其面色欲速得秦救也涕液交集以見秦王秦王秦哀公也曰吳為封豨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國中國虐害始先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遠在于隨矣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處遑暇啟跪處安也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

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七千五百人此云千乘步卒七萬不合也〕踰塞而東〔塞南谷一曰武關塞也〕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國〔濁水菸江水傳曰敗吳于公壻之谿公壻之谿楚地〕烈藏廟堂著於憲法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一同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猶戒懼〕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將〕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克勝也〕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

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盛同之名隳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

是故田者不強囷倉不盈（強力也）官御不屬心意不精（精專）

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也（烈業）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

（達吉按京房易有世應郭璞洞林以爲身是世身也之證）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

絲（詩云小疋皇皇者華之篇六轡四馬如絲言調勻也）載馳載驅周爰諮諏以言

人之有所務也（諮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諏難事之不自專己眘之至乃聖人之務也）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之也）喻於道者不可

動以奇（喻明也非常曰奇）察於辭者不可燿以名（燿眩也名虛實之名）審

於形者不可遯以狀（遯欺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爲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爲二聖所作乃能入其說于人人乃用之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論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故言之不知其理故曰不明也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也鍾子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覩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故絕絃破其琴也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爲語者也惠施宋人仕于梁爲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廿三篇爲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爲孔子師孔子有以

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爲閭丈人說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閭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爲之說事老人敲其頭自救不暇何能明道也）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謂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是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也（易革也）夫以徵爲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爲苦非味之過（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爲狗羹也而甘之（召猶請也）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

求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姑梁間之因藏怒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師樂師瞽也出猶作也新曲非正樂也李奇古之名倡也　逵吉按太平御覽引許眘注云李奇趙之善樂者也諸人皆爭學之諸衆也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棄之故未始知音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爲寶而藏之鄙人小人以示人人以爲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也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

山之下荆人和氏得美玉之璞于荆山之下獻楚武王武王以爲石刖其右足及文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爲寶文王曰先王輕于刖足而重剖石遂爲剖之果如和言因號爲和氏之璧也今劒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銋而稱以頭襄之劒則貴人爭帶之絕無側羸無文齧齧卷銋鈍弊無刃託之爲楚頭襄王所服劒故貴人慕而爭帶之一說頭襄王善爲劒人名銋讀豐年之稔琴或撥剌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剌不正枉橈曲弱闊解壞漏越音聲散託之爲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堂也苗山之鋌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剸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爲琴溪澗

之梓以爲腹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猗堂營讀營正急之營也 通人則不然 通人通于事類不然不如衆人貴遠慕聲 服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 墨陽莫邪美劍名 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驊騮綠耳鼓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脅號鐘 濫脅音不和號鐘高聲非耳所及也 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 略達物事也頌或作容　逵吉按周禮和容杜子春讀作和頌攷古容貌字作頌容納字作容實兩分今則通用之也 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目辨 辨別也 清濁之於耳聽 清商也濁宮也 衆人則不然 然加是也 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 目不識父之顏心不哀也 故夫學

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獨知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卞和是也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敘也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于孔墨之名而或不知其實非孔墨所作也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傳代之事以為知者施也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能見物言反易也攄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攄抒也指書也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師

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
示工工皆以爲調而以爲不調何也而汝也師曠曰使後
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
之欲善調鐘也以爲後之有知音者也諭上句作書爲知音施也三
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彼獨有聖智之實
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曾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于閭里窮
巷之人無有知我之賢何故也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
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
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

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穀錫細布紈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體搖動撓足行）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眇目視也）冶由笑目流眺（冶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也流眺睛盼也詩曰美目盼兮是也）口曾撓奇牙出䤕酺搖（曾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若將笑故好齒出詩云齒如瓠犀是也䤕酺頰邊文婦人之媚也）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悇癢心而悅其色矣（憚悇貪欲也癢心煩悶也憚悇讀慘探之探也　逵吉按錢別駕云憚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憚悇爲是形之譌耳）今以中人之才

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鄭袖楚懷王之幸姬善謌攻舞因名鄭舞一說鄭重攻舞也繞身若環車輪倒也曾撓摩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更曲意更爲之擬象也按太平御覽引曲作回高注云轉更也回意更回也逵吉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被風言其弱也髮若結旌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騖騁馳言其疾也按太平御覽騖作驚逵吉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熙戲也舉援也梧桐檟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掘也蝯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蝯不復踐地好上茂木之枝葉龍夭矯燕枝拘言纘蘊若蟠龍燕枝拘言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木舞扶疏槃跚貌

龍從鳥集搏援攫肆蔑蒙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蔑蒙踊躍言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爲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妙危險皆爲之損動中心酸酢其足也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倡衣脩擢舞爲後曲也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弱屈句委縱也而木熙者非眇勁眇絕也言其非能自有絕眇之強力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淹久也浸漬漸于教久使之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長者令長之長砥礪䃺堅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蝡蝡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爲櫨棟加猶益也櫨屋也也楩柟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爲

棺舟知猶覺覺其大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也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以說在上章也

淮南子卷十九終

總校張預　分校陳其榮

徐惟錕校

淮南子卷二十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以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筭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

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爲之靡縣燧未轉縣燧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矣烏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曀未集而魚已噞矣魚潛居知雨也以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心呿唫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

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侵人者也故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

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旅部旅也魯般不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爲其君爲楮葉者象象牙也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

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爲虎豹也大木茂枝非爲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爲蛟龍也

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得其所寍焉夫大生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蟣蝨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鼈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螣蛇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

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寃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太王亶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扶老負釜甑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穆公爲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亶父巫馬期往觀

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卽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爲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賈田漁皆讓長讓長分別長者得多而辮白不戴負辮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强不能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攄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

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爲器窬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

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兵也（搜簡車馬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熱

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雛非慈雌嘔煖
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
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
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
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
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必
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
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宫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
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俯視地理以

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墽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

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揚側陋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爲雖有法度而絑弗能統也絑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

沈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爲姦刻僞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之具（生肉爲鮮乾肉爲犒）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宄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

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朗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逵吉按太平御覽作而皆和無適調字六藝異科而皆同道逵吉按太平御覽無同字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

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逵吉按太平御覽尊作揖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逵吉按太平御覽裕作和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逵吉按太平御覽幾作譏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失淫樂變至於鄭聲淫也詩之失愚詩人怨怒近愚逵吉按怨怒疑當作怨書之失拘書有典謨之制拘以法也禮之失忮也禮尊尊卑卑尊不下卑故忮逵吉按太平御覽忮作亂

春秋之失訾春秋貶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訾也六者聖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

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騑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敗之獲襄公而春秋大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待傅母不至不下堂而及火死之也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塵埃之間離羣慝之紛慝惡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呼而出故吸而入新踐虛輕舉乘雲游霧可謂養性矣

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為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可而不可乎不可不可乎不可而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鬬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

令埴固而不可令淩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

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絲數米則煩而無功也故大較易爲智曲辯難爲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爲無益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衆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逶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高陰陽無爲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甂甌有堤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

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可以饗眾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爲簠圓中者爲簋也）列樽俎設籩豆者祝也齊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爲天子彈五絃之琴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周公肴臑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服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

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力者霸無一焉者亡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嗥伐國逆天之行則時必有大禍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雞夜鳴而兵馬起氣之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巷無聚人妖菑不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

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爲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
以行之法雖衆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
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供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
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爲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

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汙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逵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若字茨其所決而高之茨積土塡滿之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也雖有腐髊流漸弗能汙也腐髊骨也漸水也逵吉按太平御覽漸作澌澌字爲是其性非異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可美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遷矣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而調藥貴其摩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

所以貴聖人者非貴隨罪而鑒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
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
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亾湯以
殷王紂以殷亾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
代之法不亾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
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
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
有賢人也其所以亾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
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爲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

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越疆而去荀息伐之兵不血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待渠壍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璩伯玉以其仁寧衞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闃其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廉恥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恥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

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鑱皮革被創流血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文所以爲尊榮之也聖王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百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

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敎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

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背貪鄙而向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不能使強也故聖主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而亡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

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說湯而不用于是負鼎俎調五味僅然後得用）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蒙恥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

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子也彌子瑕衛之嬖臣此皆欲平險除穢由冥冥至炤炤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米而欲生之也曾子架羊架連架所以備知也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搆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趣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

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蹐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

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鴟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者不妄發擇善而爲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爲之本然後可立也知能蹐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爲之凖繩中之者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亾其名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刎喉愚者不爲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

義爲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彊者也能彊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己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己而得人者也故爲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爲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柰何故不高宮室者

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爲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澆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師起容關逵吉按太平御覽關作閭至浦水士億有餘萬逵吉按太平御覽無士字然皆倒矢而射傍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之逵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逵吉按太平御

覽下作亾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逵吉按太平御覽德作譽此失天下也故桀紂不爲王湯武不爲放周處酆鎬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搢笏而朝天下百姓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楚爲九龍之簴以縣鐘也逵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許愼注云刻簴爲九龍縣鐘也賈子云毀十龍之鐘也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讎舍昭王之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舍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

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鬭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
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楚君）發乾谿之役（靈王伐齊以恐吳次於乾谿也）外
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公子比靈王之兄弟）
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
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
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
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
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酆百

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弑之行無益於持天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歎之況開戶發牖從冥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尙肆然而喜又況出室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

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己於人也聞者所以通人於己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懾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

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敎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生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己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人作之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溉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瘖聾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

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

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
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
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
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
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
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
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
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
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

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啟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之術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憤志]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恆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逐走庸常也]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爲山水之謳（山水之嘔歌曲）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爲擊筑而謌於易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遣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皆太子丹之客筑曲二十一弦易水燕之南水也）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以此聲爲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大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不和五味）朱弦漏越（朱弦練絲漏穿越琴瑟兩頭也）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吠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

道德者不可以爲道音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爲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垢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舜深藏黃金於嶄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爲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湎之行

也師涓爲平公鼓朝詞北鄙之音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寫之蓋師延所爲紂作朝詞北鄙之音也師曠曰此亾國之樂也靈公進新聲平公平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紂以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亾師延東走自投濮水而死得此音必於濮上也太息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厚衰知劵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實質也巧詐藏于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各以其聲應軸不連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

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鞅爲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有罪三家坐之吳起爲楚減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減爵者收減羣臣之爵祿商鞅之立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之史蘇曰俠以銜骨齒牙

爲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爲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禽於越也小白奔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曹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慮不休知禍之爲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勝二邑畏福之爲禍也故齊桓公亾汶陽之田而霸魯莊公使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桓公不背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亾聖人見禍福於重閉之內而慮患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投拂不見處也原蠶一歲再收原再也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

者爲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爲離與稻相似耨之爲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跣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爲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紱絻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爲便而所開足以爲敗所樹不足以爲利而所生足以爲濊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

蚤而入弗庠者爲其來蛉窮也貍執鼠而不可脫於庭者爲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亾於彼者故行棊者或食兩而路窮（行棊謂大博也）或予蹄而取勝（予蹄予對家奇一棊也）偷利不可以爲行而智術不可以爲法故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讙兜何遷有苗智

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御足力二材也材藝畢給三材也攻文辯慧四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手者不愛人也齊王建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也任用后勝之計不用淯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終

總校張預　分校陳其榮　徐惟錕　校

淮南子卷二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要略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

夫作爲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大宗純樸太素也大宗事本也懼爲人之惽惽然弗能知也故多爲之辭博爲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

篇有原道有俶眞有天文有墬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氾論有詮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道者盧牟六合（盧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之氣合爲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眕也）託小以苞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覺）則尊天而保眞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洽潤）瀸濇肌膚被服法則而與

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也若轉丸掌中

足以自樂也儆眞者窮逐終始之化嬴埒有無之精嬴繞匝也埒靡煩也吉按埒一本作埓　逵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死生之形使

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

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迴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之神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

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

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

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衆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二節一月爲人一節以爲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從正月始也轉於無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取撟掇撟取也掇拾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衆也物之可以喻

意象形者乃以穿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宵夜審死生之分別同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其精神撫靜其魂魄不以物易己而堅守虛無之宅者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褒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

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披散也）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耦以相譬喻斷短爲節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也）齊俗者

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也道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氾論者所以箴縷縩繺之間縩綃繺也攕揳唲齵之郄也攕銛也揳塞也唲齵錯梧也接徑直施施衺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態有符曮晲兼稽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

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失擊危乘勢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竅窕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囷（搏圓也囷棬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兆朕也）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

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亡之機使人知禍之爲福亡之爲得成之爲敗利之爲害也誠喻至意則有以傾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爲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爲常恬淡爲本則懈墮分學縱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故通而無爲也與塞而無爲也同其無爲則同其所以無爲則異故爲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

孳孳以自幾也（幾庶幾也）泰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清平之靈（館舍）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澄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德形於內以著凝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行

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泰族也鴻大也烈功也

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

凡屬書者所以窺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煬至和而己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始則不知所倣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

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爲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方知氾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

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爲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而不爲詳說則終身顚頓乎混溟之中而不知覺寤乎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爲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爲六十四卦伏羲示其象周室增以六爻周室謂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攟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

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爲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道論至深故多爲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衆故博爲之說以通其意辭雖壇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洮汰滌蕩至意洮汰潤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腐胔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捭山川捭屏去也其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

日月而不姚姚光也至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洮兮足以覽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爲天子賦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湎宮中成市康梁耽樂也沈湎淫酒也成市言集者多也作爲炮烙之刑刳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之文王四世纍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間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逵吉按太平御覽垂作分文王欲以卑弱制強暴以爲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之謀生焉太公爲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賦兵也躬擐甲冑擐貫著也以

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殯大斂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立三年而崩成王在褓襁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爲殷後使管蔡監之）而欲爲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

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也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垂以爲民先逵吉按太平御覽虆垂作畚插爲是此誤也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爲九以入海也逵吉按太平御覽作疏河而道九支鑿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別爲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撌排去也濡不給扢扢拭也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

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綫細絲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絶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爲路寢之臺族鑄大鐘族聚也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許昚注撞之庭下郊雉皆呴大鐘聲似雷震雉應而呴鳴也　遠吉按太平御覽呴作一雊有許昚注云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與此略同朝用三千鍾贛鍾十斛也贛賜也一曰賜羣臣之費三萬斛也梁邱據子家噲導於左右二人景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

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者爲右恃連與國（怙恃連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韓晉別國也地墽民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狼狠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

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自謂也）觀天地之象通古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冶（儲與猶攝業也扈冶廣大也）玄眇之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搖靡小皆覽之）棄其畛挈（楚人謂澤濁為畛挈）斟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窕（窕緩也布之天下雖大不窕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終

總校張預　分校陳其榮　徐惟錕　校

六中号

光緒二年浙江書局
據明世德堂本斠刊

文中子中說序

周公聖人之治者也後王不能舉則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聖人之備者也後儒不能達則孟軻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聖人之修者也孟軻之徒歟非諸子流矣蓋萬章公孫丑不能極師之奧盡錄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闕房杜諸公不能臻師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續經抑而不振中說者子之門人對問之書也薛收姚義集而名之唐太宗貞觀初精修治具文經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溫王陳輩迭爲將相實

永三百年之業斯門人之功過半矣貞觀二年觀去聲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說及文中子世家未及進用爲長孫無忌所抑長上聲而淹尋卒故王氏經書散在諸孤之家代莫得聞焉二十三年太宗沒子之門人盡矣惟福畤兄弟福畤文中子幼子畤音止傳授中說於仲父凝始爲十卷今世所傳本文多殘缺誤以杜淹所撰世家爲中說之序杜貞觀三年卒今世所傳本乃貞觀二十三年序又福畤於仲父凝得關子明傳凝因言關氏卜筮之驗且記房魏與太宗論道之美亦非中說後序也葢同藏緗帙緗音相帙直質反卷目相亂遂

誤爲序焉逸家藏古編尤得精備亦列十篇實無二序以章詳測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與尙書陳叔達編諸隋書而亾矣叔達人隋書今亾依遷史闕子明事具於裴晞先賢傳今亦無存故王氏諸孤痛其將墜也因附于中說兩間且曰同志淪殂殂音徂帝闕悠邈文中子之教鬱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見抑而續經不傳諸王自悲而遺事必錄後人責房魏不能揚師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當年不能窮功之遠者必異代而後顯方當聖時人文復古則周孔至治大備得以隆之昔荀卿

揚雄二書尚有韓愈柳宗元刪定李軌楊倞註釋倞其亮反況文中子非荀楊比也豈學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蘊奧引質同異爲之註解以翼斯文夫前聖爲後聖之備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離聖而異驅捐古而近習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洽矣修王削霸政無雜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韓愈氏力排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拒楊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子不稱

孟軻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圖嗟功廢道衰乃明文中子聖矣五季經亂逮乎削平則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皆云聖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敎噫知天之高必辯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則簡而功密矣門人對問如日星麗焉雖環周萬變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爲義在易爲二五在春秋爲權衡在書爲皇極在禮爲中庸謂乎無形非中也謂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惟變所適惟義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說者如

是而已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又問彼之說曰彼道之方也必也無至乎魏徵問聖人憂疑子曰天下皆憂疑吾獨不憂疑乎退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舉是深趣可以類知焉或有執文昧理以模範論語為病此皮膚之見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極中存疑闕庸俟後賢仍其舊篇分為十卷謹序

篇目

正道篇　天地篇

文中子中說卷第一

王道篇

阮逸 註

文中子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堤縣)未嘗不篤於斯文(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遇時)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

九篇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生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歸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因祖德考聖師而明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董常字履常弟子亞聖者元經春秋異名也義包五始故曰元經史論謂歷代史臣於紀傳後贊論之類是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權衡褒貶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前賢文集所記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史官載言所錄吾得政

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體子
曰然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內史道衡之子昔聖
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史有記言求言
則制度得矣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史有明得失窮
政化則詩明矣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史有記事
稽邪正則法當矣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
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同體異故曰分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
何其紛紛乎史記漢書而下文體相模無經制紛紛多且亂帝王之道其暗而
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

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四者由紛亂故子不豫屬疾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弑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泫胡吠反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唐太宗行堯舜之道而文中子已死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自孔子孟軻已來不勝時故曰久矣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秦長安隋都也晉汾陽子鄉也三才五常謂續經辥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喜魏王假齊王建楚王負芻韓王安趙王嘉也亡秦始皇也秦竊皇之名無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

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變民耳目使知有王道興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六代注見上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三百篇周一代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告猶貢也貢其俗於時君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言必興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惠帝名衷武帝子也政由賈后天下大亂故元經起於此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言不差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主而賞罰不明乎晉惠猶無主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僖

隱其志亦若斯乎〔周平王幽王之子王室衰微東遷于居洛魯隱公惠公之子平王同時後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謂東周始王讓國賢君非也〕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辟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周公上仲尼下〕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無經行不其深禮法之皇極〕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前聖後聖一也〕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爲乎〔孟子曰大而化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順之則吉逆之則凶〔神在易中〕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後魏初年〕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爲御史彈侯〕

君集爲長孫無忌所惡出爲太原令王氏家書稱太原府君

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煬帝時爲司徒專朝政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樂多從夔議李德林字公輔佐命掌軍書爲儀同頗自負三人知文中子賢來請謁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上正下曰政下從上曰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知音爲聲知德爲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修詞爲文知道爲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

之預議者也 預朝政 今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 知正人不知使人從 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 知文音不知和德 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 知華辭不知實道 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 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 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 蕩傷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援于眷反 門人皆霑襟焉 哀隋將亾。霑知廉反

子曰或安而行之 聖人安仁 或利而行之 賢人利仁 或畏而行之 中人強仁 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 功則同而聖賢中人之德異 賈瓊 門人未見 習書至桓榮之命 續書有桓榮之命篇榮字春卿漢光武太子傅 曰洋洋乎光明之業 光武明帝 天實監爾能不以揖讓終乎 初光武立東海王彊

爲大子强讓其弟陽陽立是謂明帝蓋天命授陽而使榮傳之所以終讓成美也 繁師玄未見將著北齊錄以告子李德林父子俱有北齊書王邵有北齊志師玄撮其要爲錄 子曰無苟作也勿苟且表文詞而已 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含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越公楊素也食經淮南王撰盧仁宗崔浩亦有之酒誥云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洪範三德云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時素專政故因答食經以戒之 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勵勸皆勸勉也 靖君亮問辱門人未見 子曰言不中不中節行不謹不謹密辱也言行榮辱之主也 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變變於道也孔子曰三年有成九成二十七年僅必世之仁矣故曰王道明 故樂至九變而淳氣

洽矣樂仁之聲也裴晞曰何謂也晞子之舅傳未見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象成功而形容其德一而變九而成見王化之然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引古驗今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費耗國用也三代已前無此禮齊桓公欲封太山禪梁甫管仲言七十二君須得遠方珍貢乃可封禪設詞諫止耳非典禮所載之實特徒以夸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始皇東巡上太山立石封祠下禪梁甫以頌秦德漢武帝用齊人公孫卿言封禪登仙遂升中岳又上太山封土有玉牒使方士求神仙千數無驗而廻此皆夸侈以欺天下非事天致誠之本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家國皆然子曰無赦之國

其刑必平無幸免則不深犯多斂之國其財必削既富侈則用益耗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相反子曰杜如晦若逢其明王於萬民其猶天乎杜如晦字克明唐太宗時朝政典章文物皆杜所定董常房元齡賈瓊問曰何謂也疑稱太過子曰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斂之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君得其爲君臣得其爲臣萬類咸宜百姓日用而不知者杜氏之任不謂其猶天乎用元跡物自化天也太宗治平歲斷死罪二十餘人幾乎刑厝粟斗三文行道千里不齎糧王道盛矣非如天之效歟吾察之久矣目恍惚然心神忽然恍惚然憂皃此其識時運者憂不逢眞主以然哉知隋運亾又未遇太

宗所以恍忽憂也　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書稱四嶽此言五嶽成數歟　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簡則用省　子曰王國之有風天子與諸侯夷乎黍離列於國風夷等也誰居乎居音姬禮記曰何居　幽王之罪也幽王惑褒姒廢申后申侯弑之周遂微故始之以黍離於是雅道息矣王國十篇黍離爲始　子曰五行不相沴則王者可以制禮矣治臻皇極則五行各叙故禮行皇極也○沴閭計反　四靈爲畜則王者可以作樂矣仁及飛走則龜龍麟鳳在沼藪故樂形仁聲也　子遊孔子之廟漢已後郡國立孔子祠　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春秋行法君父尊詩

序人倫夫婦正其與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言無窮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少是乎孝逸未見夫子謂文中子也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責言玷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詩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孔子生民之師大於生我鞠我者之恩吾子汨彝倫乎疑人必於其倫不可汨亂謙也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臧否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韋鼎未見不言謂目擊道存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不得其言而得其志楊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

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祜字叔子晉欲平吳以祜督荆州祜綏懷吳人吳之降者欲去則聽之遜字伯言爲吳大將軍攻晉襄陽獲生口即還之二賢皆仁素曰已死矣何可復使不悟諷己子曰今公能爲羊陸之事則可如不能廣求何益通閫邇者悅遠者來折衝樽俎可矣何必臨邊也折橫也衝直也麾兵橫直猶辯縱橫晏子用此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不假借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正家以子正天下曰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從何而興乎隋多無功食祿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續書有七制皆漢之賢君立文武之功業者高祖孝文孝武孝宣光武孝明孝章是也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不可視猶子也

哭寢則太親不可視猶朋友也哭野則太疎故折中於寢門之外哭拜而受弔知生者弔彼弔我失其助故拜之

裴晞問曰衛玠稱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何如玠字叔寶善談玄理有情恕理遣之論子曰寬矣量寛而已曰仁乎寛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道至大非但寛阮嗣宗與人談則及玄遠未嘗臧否人物何如籍字嗣宗口不論人之過子曰慎矣慎言而已曰仁乎慎似仁子曰不知也仁非止慎子曰恕哉凌敬凌敬未見視人之孤猶己也以己心為人之心曰恕孟子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是恕也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仁無為而理智達於未亂之前義制於己然之後如不

得見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剛必果介自異）辭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其德之行乎（行成德德成道德行成身道施天下）禮不云乎至德爲道本（周禮師氏三德云）易不云乎顯道神德行（繫辭云）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本諸身曰自出）至哉易也其知神之所爲乎（無體則無方）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和而有宜曰義反是曰利）子登雲中之城（漢雲中郡唐延州）望龍門之關（河中有龍門縣）曰壯哉山河之固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險不可恃）降而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文典以達（文未見）子見劉孝

標絶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劉峻字孝標性率多毀時任昉死有子東里冬衣葛裘孝標作絶交論以譏任公之友然又彰任公不知人耳見辯命論曰人道廢矣峻又有辯命論言管輅才高不遇乃謂窮達由天殊不由人是不知命廢人道也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孔明言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志在天下非蜀而已亮未死必可功成治定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夏侯玄字太初著樂毅論言不拔即墨及莒二城者其志以天下爲心非兼幷齊國而已仁哉美毅不屠城善藏用也智哉美太初能發明毅之仁也子讀無鬼論曰未知人焉知鬼阮瞻作無鬼論謂可以辨幽明蓋不知聖人不語之言

文中子中說卷一　終

總校余肇鈞　分校王彥起　沈彤元　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二

天地篇　　　　阮逸註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圓動地方靜人動靜之中也中也者心可見矣　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爲乎物之所存我從而利之故樂　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爲乎我忘厥功物將自化故壽　子曰義也清而莊姚義傳未見淸素而端莊　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藥師其舅韓擒虎伏其善論兵惠物而勇斷　威也和而博竇威字文蔚竇后從兄也和容而博識　收也曠而肅薛收體曠而志肅　瓊也明而毅賈瓊通明而果毅　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太白山來學於子誠慤而威厲　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　徵也

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字彥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中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靖彥博皆爲僕射威爲內史令淹爲御史大夫玄齡爲司空徵爲太師大雅叔達皆爲尚書是皆卿相也然各有二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權變才也其靜也至至極性也其顏氏之流乎動之微者其庶幾乎靜之極者其屢空乎叔恬曰山濤爲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羣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密矣山濤字巨源爲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爲得士然吏非吏隱非隱是密而已曰仁乎似怨所爲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密字法主襲爵爲公

與楊玄感謀亂自謂能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孤虛兵家之術李伯藥見子而論詩伯藥字仲規德林子也論南朝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璩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健爲剛旨遠爲柔標逸則清質實則濁音若塤篪塤土音剛而濁篪竹音柔而清周禮小師掌塤鋭上平底六竅篪橫吹七孔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風化夫婦三綱之首也吟詠情性五常之本也於是徵存亾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貢告也歌綠竹則知衛風歌板屋則知秦俗鄭六卿餞韓宣子宣子

曰吾以知鄭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設采詩官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齊梁文弊之末也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學文本爲道義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薛道衡時爲內史侍郎知文中子聖人謂八卦九疇盡則之矣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奢罕德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遂果行也挺謂挺特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遂行挺執子謂李靖曰疑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不撓曲李靖問任智如何

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盜亦有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攻異端害也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光字不耀遊于河東人問者書老易二字爲對王績有仲長先生傳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大乎獨能成其天以形言之則人以道言之則天禮曰安則久久則天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孝則知父之慈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弟則知兄之友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至孝近王至悌近霸推王道於天下可謂君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濟天下小人之學進於利營一身楚難作使使召

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楊玄感襲封楚國公舉黎陽叛故曰難作天下崩亂非王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爲禍先非應天順人則禍之

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易爲輕易之易一民至細也不可以天下之大輕小民之命

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愛强而願勝神明不與也竟叛伏誅

子居家雖孩孺必狎不威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不慢

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命天命也德合於天而心復於性是謂知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孟子曰盡其心則知性知性則知天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是則命非性無能知者文中子歎知性者尚少故曰未見知命者也

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强交不苟絶

(四者惟義所在)惟有道者能之義(有道)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舜在畎畝志存天下聖賢躬耕蓋職其俗)亾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間吾得逃乎(不仕郎農四民何逃)子藝黍登場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用有節禮不闕)辟方士問葬(方士未見)

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孔子謂子路曰斂手足形而葬顏回有棺無槨)封域之制無廣也(古不封不樹孔子謂不可不誌也故封之後代因有丈尺之制)不居良田(妨農)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為禮(帝王陵惟漢文及唐太宗無珍寶盜不發)

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敬謂不敢無之遠謂

不敢有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奧也周禮祭天曰祀祭地曰祭祭宗廟曰享異其名言神道幽奧禮宜分也分而接之則配天而天人統和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祭多名不出三才之奧耳叔達俛其首因問祭得天人之道故俛首思之甚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也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猛字景略爲苻堅相議赦而青蠅泄之密矣兵至鄴而遠近帖然溫矣先黜尸素然後舉賢斷矣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爲尚書掌機密長於算術申韓之學厚於用法非正道故云太平則亂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牛弘字里仁隋

女時而相宮勑而曰不能言時稱其質重故曰厚人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直而遂好諫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誠而厲常好平刑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其動權常也無事於出處其靜至子曰大哉吾與常也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性命矣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仁壽四年在長安謁文帝見公卿異端輕率文辭不根道義苟媚其主使無所取洽焉遂歸子在絳絳州程元者因辟收而來元門人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彝倫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變

雅天下遂亂續經旣造人文乃正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虛名失實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末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隋敗將興者吾惜其不得見唐興其志勤其言徵其事以蒼生爲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蓋蒼生受賜多矣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也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感緹縈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后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恕若章帝救楚王徒者是也其役簡仁也其刑清義也君子樂其道公也小人懷其生恕也四百年間高祖至獻帝四百一十六年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

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消則舉漢雜霸道故不及三代

子曰王道之駮久矣駮雜禮樂可以不正乎禮論樂論所以正大義之蕪甚矣荒蕪詩書可以不續乎續詩續書所以明之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堯直讓舜大也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其常法之有其道甚闕不可格于後後若無聖安能格及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湯直伐桀簡也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君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若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難制矣如有用我者吾其爲周公所爲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爲

子燕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

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一謂堯舜湯武一歸于道也公羊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也大備謂設官分職制禮作樂也禮曰禮器是謂大備大備盛德也後之爲政有所持循一本作修漢史作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述詩書作春秋所以明周公也禮曰述者之謂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無位則修而取中焉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當仁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致用也知此則當其無有證之用思則或妙妙謂幾微也知幾其神神

妙萬物不思而得坐忘是也董生雖不證理而未能無思故曰思則或妙以解上文其殆之義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至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中賢之見然未至上哲之性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達者無方未達者迷焉故設之以方使趨於彼也必也無至乎待至彼然後見道亦未爲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亦有隅也大方無隅而神無方聖人與神道並行無所至無不至董常聞之悅知道自至門人不達若房魏尚未至彼安能無至故不達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致知在格物物格然後知至是以來而應之若與俱來去則忘之若與俱去道之應物如是無方非至賾惟幾妙乎萬物則安能通其去來哉來無所從去無所視去來既通則何有來

何有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無所來去混然圓神若大衍之一不可得而見子謂程元曰汝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道大而無所道德高而無所德是忘矣元也志仁義志求仁則仁志求義則義無志則無得是志矣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數數頻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隔故也子曰董常時有慮焉時謂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輩慮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猶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幸見戮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哀未忘或問王隱隱字處叔

多知西都舊章撰晉書文體混漫義不可解世不甚傳 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 器謂才學而已若加之識則三長具可以知道矣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 壽字承祚著三國志善叙事初王沈撰魏書韋耀續成之壽乃具吳蜀三國變史稱志大抵簡略存其大義 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衆傳 范甯字武子為穀梁集解謂左氏失誣公羊失俗穀梁失短皆詰正於道耳○詰奚吉反 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 史記雜黃老之道壯姦雄之詞漢書又模範紀傳愈加文飾是史筆之罪也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 劉向理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古學之罪也 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

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志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眾傳而不原聖人權衡之法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喜左邱明皆孔子門人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白黑渝正色○渝弋朱反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是非擾正道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后蒼所傳爲齊詩韓嬰所傳爲韓詩毛鄭詩毛萇注鄭玄箋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二戴因曲臺記論於石渠成禮記戴德號大戴戴聖號小戴書殘於古今孔安國家藏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詩失於齊魯齊轅固生治詩爲博士齊人宗之魯申公漢初爲儒學魯人宗之於是有齊魯詩汝知之乎

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聖性神受天縱無師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必也傳又不可廢也傳之在師得之在己所傳有限所得無窮故周公師天下仲尼自得之仲尼師萬世仲淹自得之皆神契其道不盡由師明矣孟子曰君子之深造於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諸左右逢其原然學不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

子謂叔恬曰汝不爲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也七代注見上懣昏也懣七困反

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諷時政達下情可以蕩可以獨處蕩滌鬱結獨處無邪出則悌入則孝上四德備矣則孝悌動天地感鬼神多見治亂之情治之情樂亂之情哀

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聖人不煩文惟達意而已

或問揚雄張衡

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倉頡訓纂沈默精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多艱苦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艱苦而奇未足適變葢守靖而已子曰過而不文不文過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與貧則仁與姦則賊貧觀其所取取於義則安取於利則危達觀其所好好賢則治好佞則亂窮觀其所為為善則生為惡則死可也四者可以知人不須多察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太和詔冊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矣銅川夫人好藥子之母子始述方伎術非事親不暇為也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陝州縣名。芮而銳反

子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蓋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曆恐門人拘忌妄習災福故特云懼費日而已子謂薛知仁善處俗知仁未見處俗謂能隨俗而處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引明夷彖辭同州府君以之文中子高祖名彥爲同州刺史內難未詳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從中道

文中子中說卷第二　總校楊文瑩　分校王彥起　朱昌壽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三

事君篇　阮逸註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仁義著則王道盛也樂者仁之聲也禮者義之容也必待明王乃可興非今爾所及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不足觀驕且吝房玄齡問郡縣之治秦罷侯置守郡縣始於此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列國謂封建五等諸侯皇漢雜建四百餘載漢監秦亡之勢雖無五等而雜封功臣宗室子弟魏晉已降滅亡不暇魏晉已有封爵然虛名無

（實故滅於權臣之手）吾不知其用也（觀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疏屬山名山海經云枕汾水名管岑）汾水之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素驕故以正規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終與言以拒之）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悅謂知德及我恕謂知刑不得己而行）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怨謂不教我而致我犯詐謂矯求苟免）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歎反古）子曰甚矣齊文宣之虐也（北齊高洋以峻法御下）姚義

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掌國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爲尚書本史稱朝章國命一人而已視民如傷奚爲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亾賛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威所好者禮之文耳文中子不敢者禮之情也夫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隋室禮壞賢威有心大抵治定而後議今非其時故曰不敢北山丈人山海經云北山之首曰單狐丈人無名氏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怠也怠而不修斯文喪矣子曰吾不度不執度德執用不常不遂得常遂行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續書有霍光之事言廢帝舉帝之事光字子孟先是武帝畫周公相成王圖以賜光光盡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賀有罪三千條光廢之而立宣帝續書云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其一曰

命文中子曰書有命遂矣其有成敗於其間天下縣之不得已而臨之乎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古若伊尹子遊河間之渚隋河間郡連涿水渚今深州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發語之端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訝子去之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蓧丈人已來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收問至人無名還從隱乎子曰否也言至人有名而難名者也今之隱者異於是獨善一身不以天下爲道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聖人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昔常欲止而心猶有爲故

獻策於長安今道之不行得以止矣故退居於河曲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痛隋行秦苟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襲爵通侯非國不除無不如是之亟也亟猶遽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末莫也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輔伯平陳有武功爲總管隋主宴突厥人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弼自矜善射故請子觀子曰美哉乎藝也六藝次三曰射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言藝成而下子游之而已君弼不悅而退子

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邴竟誅死子謂荀悅史乎史乎悅字仲豫漢獻帝時侍講禁中依編年體著前漢紀三十篇詞約事詳申明制度重言美之也謂陸機文乎文乎機字士衡作文賦及辨亡論蓋有述作之志復祖之風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靈運玄之孫襲爵康樂公性奢豪曾爲永嘉太守多遊山不聽民訟召爲侍中稱疾不朝此傲可見也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沈約字休文始制音韻好艶冶之辭梁朝士人宗之益務妍侈此冶可見矣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昭字明遠爲宋臨江王參軍有虛詞而官不達故多怨淹字文通爲宋建平王從事有罪下獄上書其言急皆狷可見矣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南史無吳

鈞疑是毀均文之誤也均字叔庠文體古怪又疑是王筠字元禮爲文好押強韻多而不精一官一集孔稚珪字德璋與江淹對掌文翰而不肯伏淹皆狂可見矣 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莊字希逸善詞賦歌詩傳于樂府嘗作殷妃誄使堯門故事宋帝深銜之融字元長文詞辨捷長於屬綴後坐罪誅此纖碎可見矣 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陵字孝穆陳後主詔冊皆陵爲之好裁綺新意自成文體信字子山與徐陵同爲學士文體相夸時稱徐庾此誕可見矣 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劉綽字孝綽兄弟孝威孝儀俱以才名顯其勇王筠常稱孝綽云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小名蓋淫詞類爲此鄙可見矣 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南齊世祖之子湘東王名子建與兄竟陵王子良及隋郡王子隆皆好文章有集傳世然志貪富貴繁可見矣 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朓字玄暉

爲齊新安王記室箴詞敏捷此淺可見矣江揔詭人也其文虛揔字揔持與陳後主爲長夜之飲相和爲詩不持政事此詭佞可見矣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喪國子謂顔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詞簡約而理有法則是君子用心也延之字延年宋時爲侍郎常言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平生不持小節不營財利儉字仲寶南齊時爲尚書令好禮學文詞風流自比謝安上宴命羣臣作樂儉獨念封禪文昉字彥升梁時掌文誥累爲太守凡饋遺與親戚以俸米散荒民當世仕進無不歷其門者昉接引之常言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此心可見矣尚書召子仕隋尚書署天下吏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甯僻遠以藏用署常恕反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嚴君平揚雄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

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夫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散佞惑主豪誘衆不若愚恪守其分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宏達

或曰王戎賢乎戎字濬仲晉司空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戎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天下目為膏肓之疾及愍懷之廢又無一言以諫但苟且簡靜容身而已實非賢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曹植字子建魏祖欲立為太子植不自雕礪飲酒晦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親親表典矣出師表深矣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約理明變今之史也耀文空事詞語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不通理曰塞薛收

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續大雅也天子所以風天下也形天下之風二曰政續國風藩臣所以移其俗也蕃臣比古諸侯移俗猶易俗也三曰頌續周殷魯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歌之樂府享于宗廟四曰歎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誡于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於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舊俗也凡此四者或美焉嘉美之或勉焉無足嘉則勉之或傷焉勉不得則傷之或惡焉不足傷則惡也或誡焉語他事使聞之自誡是謂五志皆志所之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衷中也過則抑之不及則勸之皆約歸中道子謂

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雅合天下而言也風分郡縣而言也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變則懷其舊俗郡縣變則惟新是圖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世修政教故俗亦深厚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爲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云相安及其變也變風勞而散其人葢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薄謂不安其下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苟悅其民幸於成功故民亦擇善而慕之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爲言也言我君不終撫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變政苛而迫其人葢怨吏心之

酷也而無所傷焉吏苟一時急功則政酷民怨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也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吾得逃乎何敢怨可逃避不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郡縣長下猶去也言終替去吾將賊之又何傷之賊害之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邦家有社稷故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也不以王路使人由之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周先王之澤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漢諸帝之制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彥博大雅弟正觀中爲御史大夫有

才辨官終僕射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二子正直同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觸情亾性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強仁非安行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洽中者也殺身若子路結纓蓋其中賢也陳叔達爲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容其改過刑之未遲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隋季如周衰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小民窮則盜導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容在德刑在信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行也夫廢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爲人惡寒而變肅殺之令損之可也

刑不濫則損 衣弋綈傷乎禮 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善卑當陽之義 中焉可也 不偏下則中 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本心枉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後王必稽中道 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 直道 今之事君也以佞 枉道 無所不至 所至皆佞 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 述謂修之論謂別立理 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 論訟革而已不敢辯興衰之極 吾於詩書也辯而不敢議 辯治亂之事不敢議其得失之由 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 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蓋而彰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奧義不可槩窺是故有可以述則述可以論則論則論辯議皆然 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 夫經

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我自可否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貌敦其行也方短步也若有所畏禮恭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敬愛得中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長剩也綺羅錦繡不入于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絲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味食必去生味必適適中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皆保眞性者也鄉人有窮而索者索求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鄰里鄉黨爲也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州爲鄉五族爲黨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救之匍匐反必後未忘哀子

之言應而不唱問則應不唱始唱必有大端人言所不及則唱之子之鄉無爭者化近易化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不弃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鍤鍬也非大夫則從行畚布忖反鍤楚洽反銅川府君之喪父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椁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飾也衾帷亾者生所御物塗車蒭靈則不從五世矣禮曰塗車蒭靈自古有之孔子謂蒭靈者善謂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旣葬之曰自仲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

樹焉孔子曰我東西南北之人不可弗識也封之崇四尺人子之他鄉舍人之家舍於主人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稟言人動有所稟萬春鄉社所居鄉名社祀句龍子必與執事翼如也執俎豆之事翼如恭貌芮城府君起家除服被起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極則介直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為之內直而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廈將顛非一木所支也言隋將顛非御史可救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引古正今子之族婚嫁必具六

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夫爲婦之綱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爲詐我則好詐焉不爲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爲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道行於人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厚已所欲難矣乎難致太平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乎周禮胥吏執事而已非委之以政教也春秋有功賞邑而已非假之以名器也秦政酷故用吏才而官不授德古者士登乎仕士謂俊造也從王命爲仕吏執乎役力役祿以報勞官以授德祿及勞者一身而已官則爲天下設也子曰美哉公旦之爲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

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也迹謂攝位也曰者假周公爲言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達道制禮作樂也公謂終復子明辟也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奉文武業必存我身所以寧國厚民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曰者周公云也卜洛相宅義不恃險而在修德無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無功子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汝忘天下乎言未能忘天下縱心敗矩吾不與也責其敗人倫之法

文中子中說卷第三

總校楊文瑩分校王彥起
朱昌壽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四

阮　逸　註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攝政誅管蔡曲而當也代武王答伯禽私而恕也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於理窮矣私而恕於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爲聖也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潛寢省漸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亹亹循環不絕貌顯諸仁則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

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嵇康字叔夜山濤舉之自代康絕交其介局如此阮籍字嗣宗居喪用琴酒且曰禮豈爲我輩設其放曠如此

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曰失於介或失於放

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通則介故不足器不執則放故曰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則方）曰劉伶何人也（劉伶字伯倫性淡默不交游以酒自樂常攜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之）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噞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閫閾）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不可兼忘）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已非中道）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行令示法）彼以心化（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

言叔達善德二子同志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疇奉使于天子及迴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相欲封疇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勤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謂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也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舞象焉其變在文武相須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湯武革命一時之功周行典禮萬世之道子謂史談善述元流司馬

談爲太史故曰史談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家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縱橫家八襍家九農家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逸謂九流異道猶五方殊俗在致治者因而利之器而使之故不廢而同歸於儒矣長者言殊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非之非眞儒通變不能極此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何常之有法弊則革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有時作尼故曰存乎其人人謂眞儒子曰安得圓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執張機發必中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五福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眞君長生之術蓋迫小不知通儒之道程

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今爲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鄶至王黍離）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誚非正風也）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止乎禮義是卒正之也）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雅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

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存乎遠也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字夷吾齊桓公伯諸侯仲之力也故曰知之苻秦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或曰苻秦逆東晉在而堅僭號是逆子曰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苻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上亂下抗非逆也義在下文昔周制至公之命若策命曰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上順故晉制至私之命惠帝已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

背人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苻秦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爲乎(見王猛功業知秦有臣)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爲乎(觀孝文治具知魏有主)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邑興文物)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溫子昇字鵬舉掌魏國文翰性似靜而實深險其後與元瑾謀逆坐誅永安莊帝年號也時魏國大亂切齒未詳)子讀三祖上事(讀魏書也)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州府君勤三事跡也)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爾(魏帝寶炬

入關依宇文泰宇文泰字子覺建號稱周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虬自宋奔魏自是廟座向東南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萬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漸亂十年又征天下遂喪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益讚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禹乃班師振旅七旬苗格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恃大威者爲驕兵兵驕者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己曰利利物曰義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閑居退思靜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益

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好賢子曰多賢不亦樂乎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顏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也道兼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乞與學校然終日矜伐爲執政所抑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註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爲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尼父之學也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難入尼父之門矣凌

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禮樂本乎情情無邪則貌恭而氣和恭禮也和樂也凌敬退子曰賢哉儒也以禮樂爲問賢其學正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之存乎漢高祖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不忘武備而心在雜霸也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志之萌乎漢武歌云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悟前過志形哀痛之詔也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致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具晉賢蕩焉故亂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釋氏本空寂之法非化俗之原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朴空寂之性然而應物致理必有制焉晉賢蕩梁主惑非立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曰聖人

也聖人之寂滅者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西方化外可行非中國禮義之俗可習中國則泥泥猶溺也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古者夷不亂華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國之音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官仕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言隋仕人皆舍道子曰誠哉信有此或問苟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彧死攸生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

道荀氏有二仁焉 或字文若佐魏祖有大功或謂魏祖宜加九錫或曰本起義兵所以正朝安國也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魏祖聞之不悅或飲藥而死或從子攸字公達魏國初建參謀帷幄畢事愼密雖子弟不能知魏祖常稱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又曰令君舉善不進不休軍師去惡不去不止然或初仕漢漢亡則死攸獨仕魏魏存則生明道救時皆謂仁矣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 心至誠雖未言人已知其必信矣 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 性復靜雖未行人知必謹 惟有道者能之 有儒道者能如此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爲衣冠裳履何樸而非便也 樸虛裝貌 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 有深旨 爲冠所以莊其首也爲履所以重

其足也衣裳襜如衣下曰裳襜如盛貌劒珮鏘如帶劒示威垂珮合節鏘如響聲
皆所以防其躁也威重有節則躁無自入焉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
以此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於
淵寘猿於木也為禮使人別禽獸天下庸得不馳騁而狂乎引
之者非其道也責素不以禮引人董常歌鄁柏舟言仁不遇也衛頃公之時
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卒章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
哉此北門篇也刺仕不得志煬帝任羣小仁人憂之言董常不遇者天也邳公好古物蘇威
封邳國公鍾鼎什物珪璽錢具必具子聞之曰古之好古者
聚道聚湻朴之性今之好古者聚財聚珍異之器子謂仲長子光

曰山林可居乎子光註見上曰會逢其適也焉知其可會當其意有所適則居之耳不知其可不可也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任意所適達也適在山林隱也不知其可放也子光退謂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變極乎道爲至人死生不變其道者一貫天下者也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藏其天眞高莫窺測其次地隱辟地山林高身全節其次名隱名混朝市心在世外子謂姚義能交結交或曰簡簡靜子曰所以爲能也淡故簡或曰廣廣泛交也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爲能也泛愛中有擇子謂晁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晁厝說文帝曰五口之家服作者不過三人能耕者不過百畝古者一夫一婦受田百畝此井田之制也文帝不能行故漢致

（治不及三代文中子惜其有復古之心焉）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子之義列乎範者有四曰制（制命也秦改命爲制漢因之）曰詔（詔令也秦改令爲詔漢因）之曰志（志謂帝王有志於治道而未形乎制詔者也）曰策（策求直言而策慮之）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七曰命（爵命）曰訓（師訓）曰對（奏對）曰讚（襃讚）曰議（評議）曰誡（監誡）曰諫（箴諫）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恢恢如天容物）其有大制制天下而不制乎（子曰大制不割制分判者）也其上湛然其下恬然（湛恬皆靜）天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凡舉一事必以天下同之）千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吾常假帝制自謂也）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無不通乎此之

謂帝制矣言二帝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記皆同制矣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人思及時而動乎業業畏天孜孜憫人易者天人以時而動也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難知子笑曰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乾乾勤學不難視之不臧我思不遠又舉詩勉之使勤學易此載馳篇云也言汝不思善道則己在我思之不爲遠也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姑存此聘禮卽可非得聘賢之實也歌干旄而遺之干旄衛詩美臣子多好善旣而曰玉帛云乎哉果求賢不在虛飾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道也欲速不達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量力相時子謂

姚義可與友久要不忘賈瓊可與行事臨難不變朋友貴久臨事貴斷薛收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處介如也事君貴正出處貴潔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爲也賈誼曰小智自私賤彼貴我好奇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理使之然薛宏請見六經薛宏未見經續經也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博雅君子則所不隱言宏非好古者子有內弟之喪內表弟不飲酒食內郡人非之非其過禮子曰吾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鄘國詩卒章云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言我自不忍而然鄭和未見譖子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彼謂文中子公何重焉越公使問子子曰

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理遣也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勇於義曰勇勇於力曰戾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知故能知人自勝者雄自勝故能勝人問勇子曰必也義乎凡勇不得其宜皆勃戾爾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哉姑修焉天將知之況人乎孟子曰盡心者知其性也知性則知天言聖人知天則天亦知聖人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待明王出當自求行之楊玄感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言爾父不陷不義則爾身可立矣

問忠子曰孝立則忠遂矣楊素賢則隋不亂

文中子中說卷第四

總校楊文瑩分校王彥起

汪熙荄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五

問易篇　　　阮逸註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沒身而已況吾儕乎聖人終身立易

中劉炫但熟易之文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但談易文而不知易在身也

子不荅退謂門人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自謂無敵此所謂行易在身

魏徵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子謂

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憂疑出乎情爾情者性之欲也聖人性不憂而人以爲憂者以天下之情爲憂也聖人性無疑而人以爲疑者以天下之情爲疑也

故聖人應物以迹復性以心義終下文常曰非告徵也子亦二言乎前云有憂疑後云無憂疑是二言子曰徵所問者迹也執天下物情之動而聖人應之曰迹吾告汝者心也以一性之本合乎天命曰心心迹之判久矣判分也自周公已來心迹分故曰久矣夫堯禪舜舜禪禹以心言之則一也其所以禪之者迹也湯伐桀武王伐紂以堯舜之心言之亦一也其所以伐之者迹也周公仲尼之心與堯舜湯武同中而迹不應乎天下葢時異耳使周孔居禪之時則舜禹也居伐之時則湯武也文中子不得其時兩存心迹聖矣哉吾獨得不二言乎言周公仲尼於易已二言矣常曰心迹固殊乎疑二言爲二道子曰自汝觀之則殊也自爾猶言自彼也以彼觀我則心迹固殊而適造者不知其殊也適造謂我適至於道乘時而用則安知心與迹果殊哉各云當而已矣當謂惟義所在不必

執乎心執乎迹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各當而已則夫二未達一也言則二道則一也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先後則二而其不違時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李播亦門人未見傳天下皆歸焉而不覺也聖人之道常存於天下然文中子出非其時故天下生民不覺也孟子稱伊尹曰天之生民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道出乎志也雖未詔天下而其言已宣故曰志詔其見王者之志乎詔行天下則志可見矣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恤人故皆應悉用故不改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其孰能詔天下乎言詔如是之大叔恬曰敢問策何謂

也續書有策子曰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憫世病不私諱過勞而不倦勞心問賢不倦聽諫其惟策乎若漢武帝策董仲舒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天爵人爵皆爲命也遂者言非止君命抑亦天命之耳其有君臣經略當其地乎命其地有經略必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乎言命之所歸不得已而當之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經略如此道甚大物不廢高逝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天下懸於己故曰自作天命文中子曰事者續書有事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必有師事由師謀而成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訓言不惟師也天下之人有善皆可從得天下之

道成天下之務民不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民問之事君皆行焉民亦不知其君得善之由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續書有問乘事演道莫善於對續書有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因宜取類無不經乎經營洋洋乎晁董公孫之對晁厝對策云三王臣主俱賢合謀相輔莫不本於人情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王道之端傳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公孫弘對策云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治之大用也此三對皆洋洋然得王道大綱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其美而匡其失也續書有贊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哉言無不安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續書

（有議）昔黃帝有合宮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也（合宮總章皆明堂異名也衢室當衢爲室以採民言也管子曰堯開衢室聽於民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我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言黃帝堯舜得天下謀議爲理）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誡也（續書有誡）切而不指（切至指訐）勤而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誡乎（勤拳委曲以禮誡之）子曰改過不悋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能無過從諫而已矣（續書有諫）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

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跌不差取泰於否易昏以明非諫孰能臻乎言遂事亦可諫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紛紛不一姓吾視惠懷傷之惠帝政由賈后爲趙王倫所簒懷帝蒙塵於平陽爲劉聰所害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各有平天下之志此又明續書有志三國何其孜孜多虞乎雖有志而無制吾視桓靈傷之漢桓帝諱志梁冀執政權傾天下靈帝諱宏黃巾賊起董卓作亂捨兩漢將安取制乎七制之主可以垂法子此又明續書有制也謂太和之政近雅矣太和後魏孝文帝年號也都洛陽文物始備故曰近雅一明中國之有法中國久無定主孝文立二十餘年造明堂祀圜丘置職制定律令舉兵百萬伐江南其後宣武孝明皆能修太和之政是中國之法也惜也不得行穆公之道穆公虬子

之祖自江南來奔太和八年始仕焉虬薦王肅及闕詡末幾孝文崩虬亦卒惜其道未及行也程元曰三教何如儒老釋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教不一則政多門曰廢之何如子曰非爾所及也聖賢出則異端自夫非遽能廢也眞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助瀾縱風止燎爾眞君後魏太武年號也時崇道教毀佛法建德後周武帝年號也毀釋老二教隋公輔政時更興之是暫廢而愈盛若波瀾風燎爾子讀洪範讜議安康獻公撰皇極讜議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洪範五皇極者義貴中道爾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人者天地萬物中和之物也教雖三而人則一矣程元魏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賈瓊習書至鄧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制之別鄧惲王莽時上書曰漢祚久長神器

有命不可虛受上天垂戒欲悟陛下並即臣位莽怒脅憚令稱病惲駡月所言皆天命也非狂人造焉莽終不敢害事者謂行事之迹也命者謂事應天命者也志者謂志蘊於心也制者謂志行於禮義者也

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焉道兼天下節守一身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凝其知書矣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不能濟也事與志發乎中命與制形於外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化之心乎已形於外則心可知矣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得仁義之幾乎發於

中則幾可得矣子曰處貧賤而不懾可以富貴矣無隕穫必不驕矜僮僕稱其恩可以從政矣恩及賤況民乎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推而廣于天下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也譏時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詩氓篇卒章也言必反復思其所行之道苟不思則已矣子見縗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矣子泫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喪不可過必俯而就之○縗七回反經徒結反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必也至仁伐不仁大義誅不義曰若之何決勝言仁義何能勝兵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責其知勝人以力不知勝人以道子見耕者必

勞之慰勞見王人必俛之俛俯僂避之鄉里不騎不騎馬雞初鳴則盥漱具服內則事父母禮。盥古緩反銅川夫人有病子不交睫者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喜懼並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若史記先黃老後六經是廢也記註興而史道誣矣若裴松之註三國志反毀陳壽是誣也是故惡夫異端者述之而反異之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天時人事稽合曰命此人事也彼天時也知人而不知天與知天而不知人皆非知命也故君子修性以合天理所以定命矣易云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曲折無所逃乎事有不虞之譽是時與之吉也事有求全之毀是時與之凶也蓋事與時並非人力獨能致之故委曲折旋無以逃其吉凶矣非君子

孰能知而畏之乎知天命畏天命惟君子非聖人孰能至之哉盡性以至命惟聖人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元命苞易書也子曰至矣易者性命之書也知易則至命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魏而下續書無制而有命子曰天下其無王而有臣乎漢制以亾獨臣尚能稟命爾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於卹人乎漢七主本以憂民而作制志其慙德於備物乎漢末德不備尚有志而已薛收曰帝制其出王道乎問漢制出三王之道否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也昔之帝者以道若三王是也後之帝者以名若秦始兼帝而稱是也其襍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譎卹人之心則正襍霸之跡則譎其乘秦之弊

不得已而稱之乎天下已熟秦稱皇帝之名故漢因之不得已而亦稱帝也政則苟

簡董仲舒曰秦爲苟簡之文豈若唐虞三代之純懿乎二帝三王名實稱是

以富人則可與禮則未漢富民之術可稱長世之禮未備薛收曰純懿

遂亾乎疑二帝三王之道不可復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之不如

昔也後來聖人生則道弘矣安知其無純懿之時耶子謂李靖智勝仁程元仁

勝智五行之秀有偏故五常之性有勝若木性多水性少則仁勝智推此爲然子謂董常幾

於道可使變理五常具則庶幾乎聖道道變之謂道故曰變理賈瓊問何以息

謗子曰無辯勿與小人辯明曰何以止怨曰無爭勿與小人爭理子謂

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一時霸其國爲功雖近然謀及身後爲德蓋遠子在

蒲蒲古中都之地隋為河中郡聞遼東之敗大業八年九軍並陷謂薛收曰城復于隍矣易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其命亂也賦兎爰之卒章王國詩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卒章云我生之後逢此百凶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俟百姓與能者行之子曰好動者多難煬帝如此小不忍致大災隋文如此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易變易也功業見乎變吉凶生乎動變動者聖人適時之用也無變則功不可大故因二以濟無動動則吉不先見故惟幾成務存時効動易可知焉故夫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爻在卦如人居鄉遂位而動是其次序薛生曰智可獨行乎言卦為智鄉則謂智可獨行子曰仁以守之智不以仁則易失之賊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不能仁雖智無用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元仁也亨禮也利義也正信也運之以智五常成功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凡佞人殘人不可以義誘董常歿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董常弱冠而歿門人亞聖者也歿後無人助行問孔之道之子歿吾亦將逝矣天喪斯文我必不久生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後唐太宗議禮樂房魏自言不備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序卦輪衍六十四卦也時行時止生生不窮達則至之故曰幾也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雜卦止說一卦也守則終之故曰義矣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

相安也名由實生實由名顯此謂相生利在有用用則成利此謂相成是末果是有非然後明此謂相明去不安則就就不安則去此謂相安已上皆因贊易而言也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常之典三王之誥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古道備在方册行之可致顏子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續詩所以明此變也帝制衰而天下言利矣續書所以救此失也文中子曰强國戰兵惟恃力爾霸國戰智不戰而屈人之兵在智王國戰義禁民爲非不獨任智帝國戰德仁者無敵於天下德可知矣皇國戰無爲神武而不殺安見其有爲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抗矣戰不以智與義則道不能擧又焉取帝名乎道不抗雖名存何取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

此言名實散則元經必爲行其法也子曰多言德之賊也有德則不言多事生之讎也保生者少事薛方士未見傳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貴其太剛也若暴虎憑河子路終死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言逢惡遇邪當譎諫喻之孔子曰諫有五吾從其諷或問韋孝寬韋叔裕字孝寬後周武帝臣也子曰幹矣北齊攻雍州孝寬守之不下齊桓歸憒而崩此幹事而已問楊愔楊愔字遵彥北齊文宣帝之臣也○愔於斟反子曰輔矣愔以朝章國令爲務不幹小事而已故可稱輔相之器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化及隋右將軍述之子也煬帝幸江都化及弑逆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人相與則一故君陽臣陰陽爲仁陰爲義此人事所以一天道也化及有無君之心故

（云守仁義以戒之爾）賈瓊爲吏以事楚公（隋三公府皆自署吏將末君命故云事楚公）將行子餞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恭而遠之無傷介）就而無諂（泄就其身不苟言見）汎乎利而諷之無鬬其捷（汎汎因所利而諷之勿辯捷自取禍）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不惟事人也處世盡宜然）

子曰元經其正名乎（正帝名）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皇始後魏道武帝號也始有中原建天子旌旗得正統此天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東晉至劉宋中國無眞主則江南以爲正體故曰近）於是乎未忘中國（晉宋皆舉兵中原有復一之志）穆公之志也（晉陽穆公作政大論言帝王之道元經所以帝元魏而斥齊梁蓋其志也）齊梁陳之德（僭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

太和之力也後魏孝文太和元年宋蒼梧王元徽五年也時江南衰替中國始尊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後文帝始改中元後元年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彼漢以心自改之可也非古也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此荀卿子言也下句云內省而外物輕矣子曰彼有以自守也處士横議非天下公言自守此說而已凡聖人之道無所驕無所輕薛生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和帝在位十歲竇憲不軌殤帝二歲鄧后臨朝且此時漢制已絕何爲於此不續元經以振王法乎子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以待其傾復興也耳以聽拭目而視待之極也故假之以歲時自殤和綿綿至桓靈假歲時而終不復興桓靈之際帝制遂亡矣曹操舉兵吳蜀繼作孝獻禪魏漢制乃絕文明

之際魏制其未成乎魏文帝明帝未能平吳蜀一制天下太康之始書同文車同軌晉武太康元年平吳天下同一君子曰帝制可作矣而不克振太康三年劉毅比帝爲桓靈蓋帝制尋大壞矣故永熙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太康十一年武帝崩楊駿矯詔輔政改元永熙賈后殺駿天下大亂元經於是不得已而作也上無王法故君子作賞罰以戒亂臣賊子豈好辨哉誠不得已也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然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元經興而帝制亡矣元經作於續書續詩之後文中子曰諸侯不貢詩古者列國歌頌皆貢于王若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也天子不採風古有採詩之官樂官不達雅古爲詩樂爲歌以合雅道國史不明變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嗚呼斯則

久矣自仲尼歿詩有空文而其實廢矣詩可以不續乎漢而下風化不傳於詩故君子不可不續

文中子中說卷第五

總校楊文瑩 分校王彥起 汪熙荄 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六

禮樂篇　　阮逸註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正禮樂沿革之文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貴乎王道盛則可以制禮作樂明哲君子必得公輔崇貴之位乃助成王道也

賈瓊薛收曰道不行如之何子曰父母安之兄弟愛之朋友信之施於有政道亦行矣奚謂不行亂世道不能濟天下則修身以正家可矣

子謂任薛王劉崔盧之昏非古也何以視譜古者氏族家譜所以標門地謹昏姻也任姓出黃帝六代孫大壬薛姓出黃帝六代孫奚仲居薛此二姓同譜王姓出舜之後封於劉至漢有王於齊者號王劉此二姓同譜崔姓帝嚳姜嫄之後居崔邑盧姓亦姜姓之後居盧

國此二姓同譜皆古禮不通昏也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 百王稱帝者相沿前代號也自秦始皇始故曰不帝久矣

王孝逸曰敢問元經之帝何也 三代稱王故春秋書王以尊天子稟正朔也秦漢稱帝則元經書帝以尊中國而明正統也

子曰絜名索實此不可去 舉後帝之名者貴存前帝之實也中國天子不可去此號 其為帝實失而名存矣 實道也名空號爾

或問謝安子曰簡矣 謝安字安石為東晉相處富貴而獨退靜破苻堅而無喜色終優游東山此簡可見矣

問王導子曰敬矣 王導字茂弘事晉元明成三帝為相每進爵必拜元帝山陵此恭可見矣

問溫嶠子曰毅人也 嶠字太真與王導平王敦蘇峻之亂皆有功初鎮武昌聞國難泣涕率兵來赴天子留嶠輔政嶠讓王導此果毅可知矣

問桓溫子曰智近謀遠鮮不及矣 溫字子元為晉將軍破李勢平苻健

有功為大都督又北伐不已為慕容垂所敗歸而潛有篡志此智近謀遠之驗賈瓊問羣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外雖同而內必正內雖異則外無傷此中庸者乎曰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烏何也古之有道者內不失眞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知道可與適道者也不失眞可與立者也不殊俗可與權者也三者備何往不全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有乎今之有利者皆古有之矣故必稽古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孔子曰吾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子曰恭則物服儼然人望而畏之慤則有成先誠其意平則物化無私於物物亦公焉子曰我未見平者也隋政多私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

爲子曰不可行也行仁必以禮節之或曰禮豈爲我輩設哉阮籍云子不荅旣而謂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旁行一隅不知流通之變安知教意哉有若謂先王之道斯爲美也有若孔子弟子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七制註見上薛收曰何爲其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續書有訓收曰無制而有訓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正乎若孝武之制未亡霍光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前漢諸帝也光武之制未亡桓榮之命尚正則可以訓後漢諸君也無制而有訓天下共無大過矣否則蒼生不無大憂焉若昌邑王不廢東海王不讓則必有兵爭起而生民憂也薛收曰讚其非古乎續書有讚

子曰唐虞之際斯爲盛大禹皋陶所以順天休命也（益贊于禹又本陶曰贊贊襄哉）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兼采而博聽也（續書有議）唯至公之主爲能擇焉（公朝共議擇善而從）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續書有誠）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悚懼所未聞刻於盤盂（盤銘云德日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君者盂也盂方則水方）勒於几杖（杖銘云扶危定傾背戒也）居有常念動無過事其誠之功乎（常念日新扶危之誠無過）自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續書有諫）其志直其言危（志直若周昌云口不能言心知不可是也言危若樊噲云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是也）子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爲乎（不迫若賈誼曰今之

進言者皆云天下治臣獨以爲未是也知猨乎逆上吾命爲知其君可諫則諫進退不違天命也猨不與也猨謂志不立也言不危也非忠順故曰逆賈瓊曰虐哉漢武未嘗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悅而容之子言漢武大體生知不由人諫而理也若初即位崇太學立明堂黜百家蒐賢良雄才大略此皆天縱也如汲黯之訐方朔之滑稽雖未聽亦能容之矣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賢人若仲舒中公枚皐相如嚴樂輩是也此數子每大臣奏事則皆辨論之是攢于朝屬於耳也晩年下詔覺用兵之悔封丞相田千秋爲富民侯是知悔而帝業康也可不謂有志之主乎續書所以有志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

篤固七子各得一長更能敦篤則固申之以禮樂可以成人矣既固矣必能成之禮樂通才然後及也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字君明習災變之學以卦直日用事本姓李氏而輒自推律改爲京氏郭璞字景純好陰陽算術被髮銜刀竟坐誅二子並乖正經亂人倫者也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士冠昏禮二十而冠三十而昏成人正家不可廢也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亦言士喪祭禮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也又曰祭必自其祖嗚呼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傷時廢此四禮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楊素驕侈故規之邳公問政蘇威封邳國公爲僕射子曰清以平威以老臣貴位引其子夔預朝政非清白公平也故亦規之安平公問政李德林封安平郡公

子曰無鬬人以名德林文學擅名然多自負見毀于時故規之使無鬬名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直而微言曲而中道微曲中蓋權行取中越公初見子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楊素問薛道衡薛公曰鄉人也竝家河東是其家傳七世矣家傳儒業皆有經濟之道而位不逢不逢明時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若孔子自弗父何嗣厲公及正考甫佐戴武宣公至孔父嘉立殤公至仲尼凡三百年不遇明時三十年爲一世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敘彝倫矣六經續而彝倫敘子出自蒲

闗自長安出蒲州龍門闗北歸晉闗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遯我生民也陸逢賢人隱於闗吏子爲之宿翌日而行子知其賢意在生民故特爲宿未忍去陸逢送子曰行矣江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聖道大非羣小所知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易彖詞子曰明內而齊外離明巽齊故家道正而天下正治國者先齊家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謂教本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禮樂者也韓愈曰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然則道德者本仁而中和之所以爲禮樂也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下也喩門南向使人出入而節限內外其得中道乎解上文皇極義故能辯上下定民志上不偪下下不僭上

人志自定是中也　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易繫辭曰
君子不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卽此微章柔剛是不器文中子
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北齊高洋至高緯二十八年後周自宇文覺至介國公二十五年日尋干戈雖有名臣豈暇及禮哉獻公曰天子失禮
則諸侯脩於國諸侯失禮則大夫脩於家周東遷邦禮喪韓宣子適魯曰周禮在魯矣此諸侯脩於國也魯三家專政八佾舞庭孔子自衛反魯乃定禮樂此大夫脩於家也禮
樂之作獻公之志也禮論樂論蓋推獻公之志而作程元問六經之致續經
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續書起於漢高祖止晉武帝續詩以
辯六代之俗六代詩見上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晉東遷故南朝推運

歷者因以齊梁陳爲正統後魏據中原故北朝推運歷者以北齊周隋爲正統於是南北二史夷虜相稱而天下疑矣元經者所以尊中國故中國無主則正統在晉宋中國有主則正統歸魏周贊易道以申先師之旨申明十翼也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後王有不合周公制作者則論而正之如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何處乎處居中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言我亦不作亦不述蓋以微言絕大義乖則我再三伸明之爾其好而能樂勤而不猒者乎言我但好學不猒而已聖與明吾安敢處不敢當程元所言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有不行而至者老子曰坐進此道書曰行之惟難坐之行之一也而有得有不得有至有不至此言人性差殊各由所習遂相遠也子曰見而

存因所見而存存諸心未若不見而存者也不待見而心常存之猶言不動而中不言而信也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以禮招不可以機誘可棄而不可慢棄謂道不同慢謂傷名教輕譽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四者任情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故君子不與也不與之交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頽如也頽如不矜持之貌子遊汾亭坐鼓琴君子不去琴瑟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釣隱者也聞琴知意傷而和怨而靜傷怨和靜乃緩傷絃調也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時亂賢人隱於野○磻薄官反子驟而鼓南風釣者曰嘻非今

曰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濟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變矣所傳南風聲則存矣而所操者之情則變而不類子遠舍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檝而逝門人追之子曰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掌鼗掌磬之官武襄是其名也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文中子撰此操子之夏城絳州有夏城縣

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曰從誰歟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一本作泉後人避唐諱也知道者蓋默默焉牧者亦隱士也意謂魚鳥尚得

其所知道者何不默而遁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斥收者不有言者誰明道乎既云知道即不可獨善其身必當言于天下使明而行焉子不相形不可以貌取人不禱疾無妄之疾勿藥有喜不卜非義不疑何卜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三者常德也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溫大雅能之深而弘能容物處貧賤而不懾魏徵能之直而遂能強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之好學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好禮儉肅竇田候反愼密不出董常能之知時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夫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謁隋文帝時年二十一是早成子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言志學於道非務早成叔達出

遇程元賈威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所問道必充其欲）遊夫子之門者未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凡登門者皆充欲）詩云實獲我心蓋天啟之非積學能致也（言早成亦非志學蓋天縱生知爾）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必須學）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奚爲長生（苟不仁不孝長生何爲）甚矣人之無厭也（秦皇漢武無厭妄求）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光字子陵少與漢光武同學除爲諫議不就耕於富春山釣於瀨上樊英字季齊明經善推步之術順帝徵不出隱於壺山此並不求名而隱故曰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避毀譽之言而已）問東

方朔朔字曼倩漢武帝時爲郎諸郎呼爲狂人醉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子曰人隱者也詭迹混俗不自求別於衆人故曰人隱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古公長子太伯次虞仲少季歷季歷子昌有聖瑞太伯虞仲知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如荆吳以讓季歷一云虞仲仲乃仲雍之孫也君於吳後武王克商封虞仲於周未知孰是言二人皆奔之遠地以避賢君故曰避地仲長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因言數人其隱則一而道德相遠或藏名或混俗或讓國皆執一有迹也惟天隱浩然太虛孰爲名孰爲俗孰爲國惟變所適人不能知是天隱也子曰遁世無悶其避世之謂乎避世即天隱也生世間治則彰亂則晦樂則行憂則違適時而已何悶哉此與名隱人隱地隱異矣又非夫無可無不可不能齊也可不可齊致則成天隱文中子曰小雅盡廢而春秋作

矣（四夷交侵故春秋作以尊中國）小化皆衰而天下非一帝（續詩有大化小化亦大小雅之義也及其衰也四夷僭帝號故曰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乎（救世衰故續春秋之法）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叔達時為絳郡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之夏（絳州夏城縣）陳守令勸吏息役（慮其師見役民）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行國矣未嘗虛行也（漢道八使行國以觀天下風俗文中子一布衣出行而郡守息役是不虛行也）賈瓊事楚公因讒而歸以告子（楚公註見上）子曰瓊汝將閉門卻埽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古人杜門卻埽者義在緘口淨其內也）瓊未達古人之意焉（將謂眞閉門）仲長子光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運奇）

一時之用無爲長世之圖文中子以爲知言言得大者遠者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其身彌退其道彌進此人其知之矣此人郎謂仲長子光也退宅平無爲則知消長進退之極致也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苟不能行猶不知行之者不如安之者委物以能不勞聰明安然而事自行此亦廣上文無爲之義仲長子光字不曜董常字履常子曰稱德矣子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朋友呼而字之非自立也神人無功非爾所宜也常名之績終號無功子自作傳弃官不仕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保名子問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表德則稱之未有可稱則誠之蓋益友矣

文中子中說卷第六

總校楊文瑩　分校王彥起　汪熙葵　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七

述史篇　　阮逸注

子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故君子沒稱焉太熙晉惠帝元年也已後至十六國載記及南北史有索虜島夷之呼如訴罵焉楚公作難賈瓊去之楚難注見上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恒卦象云也瓊事楚公不預事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彥博本以多知為問子荅以無知是知也問識子曰無識不言如愚彥博曰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亶其然乎棠棣詩箋云汝深謀之誠如是矣彥博退告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大雅皇矣篇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子曰詩有天下之作

焉謂大雅有一國之作焉謂國風有神明之作焉謂頌吳季札

曰小雅其周之衰乎幽其樂而不淫乎左傳襄二十九年吳季札聘魯觀周樂聽小雅曰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聞周南召南曰勤而不怨聽幽曰樂而不淫子曰

孰謂季子知樂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烏何也小雅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言先王之德也故天保已上治內采薇已下治外後王能修先王之政仲尼刪詩謂雖不及先王之大然亦不失其政故曰小雅言政之小者也季子所聽云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則不謂變雅者也幽厲之世國異政家殊俗斯變雅作矣然有先王之道民不敢怨貳亦由先王盛德使然文中子曰周之盛也何衰乎幽

烏乎樂其勤而不怨乎季子言周南召南勤而不怨蓋古文誤也當謂幽詩爾按周南關雎樂而不淫幽實無樂文中子辨季札必知樂此文之誤耳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

後魏孝文帝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光也有心於治美矣文未成化是未光

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易否卦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言晉惠而下否矣故元經作董常習書續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續書有魏而無吳蜀子慨然歎曰通也敢忘大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哉吳主孫權謚大皇帝蜀主劉備謚昭烈皇帝蜀相諸葛亮字孔明吳相周瑜字公瑾懿識謂能任賢也盛心謂亮云普天之下莫非漢民瑜云曹公託名漢相實漢之賊是也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五帝少昊都曲阜顓頊都濮陽帝嚳都亳堯都冀舜都蒲三王夏都安邑湯都亳周都雍洛皆中原之國也衣冠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春秋以中國為法中國有一聖賢明之中國有

竝竝謂吳蜀是也聖賢除之耶除吳蜀子曰噫非中國不敢以訓開孔之志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元經紀年書帝春正月起晉惠帝止東晉及宋末怂中國故帝之至齊梁則中國有元魏故帝魏矣子曰亂離斯瘼吾誰適歸詩四月篇云亂離瘼矣奚其適歸箋云今政亂憂病必有之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必君元魏且居先王之國都洛受先王之道建明堂修典禮予先王之民矣予文中子自謂言予自晉陽穆公已來事魏故曰先王之民謂之何哉何為不帝董常曰敢問皇始之受魏而帝晉何也魏太祖入長安始有中原是歲丙申皇后元年當東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也然元經尙以安恭紀年盡子曰主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晉主中國至孝武帝名存而實去矣故曰非中國我聞有命

未敢以告人揚之水篇云也聞有善政之命未敢告動民心去之則猶傷之者也

傷之者懷之也雖實去尚追懷之董常曰敢問卒帝之何也魏至孝文方得紀帝子曰貴其時大其事於是乎用義矣天時人事盛大而帝之得其玄也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達矣穆公虬宋順帝昇明二年奔魏王肅字恭懿齊明帝建武四年亦奔魏並魏孝文時也虬爲晉陽太守肅爲平南將軍皆預國政虬累薦肅肅制典章律令故曰達矣子曰非至公不及此也以先王爲公叔恬曰

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書隋九年春帝正月晉宋齊梁陳亡子曰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後江東貴焉晉懷帝永嘉二年琅邪王叡自徐州移鎮建業中國衣冠往依焉而卒不貴貴猶

興也無人也元明成三帝二十餘年賴王導爲之輔康穆之世桓溫專政晉祚中微至孝武朝賴謝安爲之佐江東復振安卒後桓玄篡位劉裕興焉是無多賢人使然齊梁陳於是乎不與其爲國也宋嘗有樹晉之功君子猶與之也至齊梁陳無復念中國但自相篡立故曰不與其爲國也及其亾也君子猶懷之齊梁陳亾君子猶懷晉宋故書曰晉宋齊梁陳亾具五以歸其國歸晉舊國且言其國亾也春秋書梁亾言自亾也江東亦然不任賢不修典禮尙淫靡之文自取亾國故曰自亾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南朝喪棄古道叔恬曰晉宋亾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子不欲其先亾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志宋祖劉裕平桓玄盧循此樹晉功也伐南燕禽慕容超伐後秦姚泓

平洛陽修葺五陵晉于義眞守長安此復中國志也亦不欲其先亾也故其齊梁陳以歸其國也其未亾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齊梁陳不修禮樂但自謀立故君子至公及之以其未亾而必奪之也其已亾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也巳亾謂晉宋禮樂猶存先王之化衣冠猶有中國之人故君子及史雖其已亾而必與之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銅川子之父也著興衰要論言六代得失此其志也書五國竝時而亾葢傷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敗於是乎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爲郵杕杜篇云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逝往也恤憂也言君子未

來我憂恤之往不可期其來至而徒多日爲病也文中子喻己懷先王之道亦猶此詩爾汝知之乎此元經所以書也所以書五國皆亾也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末謂末節也然書不可廢尚有近古對議存焉續書有對議問對若高貴鄉公問諸儒經義湻于俊馬昭等對曰三王以德化民三王以禮爲治是也議若夏侯玄議時事曰銓衡臺閣上之分孝悌閭里下之分是也制誥詔冊則幾乎典誥矣制發於君心也誥臣下誥君之善也詔君以告于下也冊君求于賢也皆近於二典九誥薛收問仁子曰五常之始也五常一曰仁在乾四德爲善長在孟子四端爲側隱問性子曰五常之本也本謂善也孟子曰人性無不善孔子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問道子曰五常一也性善其道一也禮曰率性之謂道賈瓊曰子於道有不盡矣

乎言夫子以門人不可教而夫子不盡以道教之乎子曰通於三才五常有不盡者神明殛也責賈瓊不知心也言三才五常之道有爲之教吾盡之矣如要無爲則退藏於密不能盡焉或力不足者斯止矣智不及則有不盡焉故不教爾也此謙辭裴晞問穆公之事續書有此篇名事則未詳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暉而下何必懷彼也晞文中子之舅也鳳翔千仞有德則來無德則去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言續書之事非爲穆公而已蓋明南齊篡國君子振鳳翮而去之穆公所以來魏也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應聘列國未嘗暫暇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仲尼誠有此勞也然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豈敢違天焉如後之視今不如今之視昔也子自謂我勤道亦勞也然

後人視我亦將識人壽幾何也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爲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若周公是也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若孟軻是也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齪齪焉自保不足以發也若伯夷叔齊是也○齪測角反子曰降此則穿窬之人爾苟無周公之深識孟軻之不動又無伯夷叔齊之謹固則是竊祿穿窬者爾窬容朱反如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若漢之張禹魏之鍾繇晉之張華之類備員相位實非及民之政也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字亂矣大宗小宗同尊其祖所以親族不離朋友相字以表其德所以稱謂不亂內史薛公謂子曰吾文章可謂淫溺矣薛道衡自謂淫文溺於所習

文中子離席而拜曰敢賀丈人之知過也薛公因執子手喟然而詠曰老夫亦何冀之子振穳綱詠古詩也穳綱謂六朝文弊子將之陝河南陝縣唐置陝州門人從者鏘鏘焉被于路子止之曰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黍離詩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子謂賀若弼曰壯于趾而已矣大壯初九壯于趾征凶言居下用剛也　子曰天下未有不勞而成者也孟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恒荅以家人卦大象詞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游說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久矣困卦辭云有言不信周公之詞也故曰久矣　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尙口則窮

也且致命遂志其唯君子乎困卦辭云正大人吉象曰正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言命雖致困志必遂通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麟不遇時天命窮矣元經其以人事終乎故止於陳亡先王之道埽地而求更新是人事極矣於是乎天人備矣春秋王矣春正矣王是天人之道參焉孔子因天命之窮仲淹因人事之極天人之道一也薛收曰何謂也子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此董仲舒解春秋云也故君子備之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樂謂守成也治成則與民同樂憂謂慮始也事初則與民同患凡可與守成者難與慮始若成王初疑周公是也可與慮始不可與守成若范蠡終避句踐是

也有始有卒難全也哉二帝三王可與憂矣堯禪舜舜禪禹天下其樂矣湯伐桀武王伐紂天下共憂矣憂樂皆以天下故文中子以天下之道共與而言之也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變變權也反經合道之謂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大業可革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革初九曰鞏用黃牛之革象曰不可以有為也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關氏易傳曰乾坤屯濟四卦時之門變之開闔也餘六十卦為六十時而小言之六時而已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爻效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一卦一時之動適時則吉失時則凶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

天時人事不過乎六關氏易傳曰六者天地生成之謂也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交奚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殆怠同子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車攻詩云也允信展誠也大成謂致大平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居而安可與立也動而變可與權也董常之喪子赴洛常死在洛道於沔池河南有沔池縣唐置穀州主人不授館子有飢色坐荆棘聞讃易不輟也謂門人曰久矣吾將輟也輟讃易而竟未獲未獲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懾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舍具餐焉世俗亦知非常人餐千安反○賈瓊請絕人事子曰不可請接人事子曰不

可絕之接之是執一端瓊曰然則奚若子曰莊以待之信以從之去者不追來者不拒泛如也斯可矣亂世當如此文中子曰賈誼夭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賈誼年十八上書孝文帝謂才堪卿相然未及大用而誼夭帝崩使漢祚不及三代之永誠以此爾子曰我未見謙而有怨亢而不辱惡而不彰者也三者必然之理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策今亾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煥乎極者謂動也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足以無為

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堯民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何力於我哉也是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閒暇故藏天下無道聖人彰焉辯不得已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迹庸非藏乎反一謂反復一性也復靜則萬慮何有老子曰歸根曰靜是也無迹謂無形也無形聖人所以藏諸用蓋不言之教也因貳以濟能無彰乎貳謂異端也異端乖乎大義我則闢之爾如尼父因史法之貳作春秋以濟之孟子因邪說之貳舉仁義以濟之文中子因亂華之貳尊元經以濟之蓋有爲之典也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泰山魯國周公禮樂之地文中子周之後故慕焉一說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董常曰將沖而用之乎沖虛也老子曰道沖而用之言子不求官達而思慕泰山黃帝周公之道是將假沖虛爲詞乎易不云乎

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易簡言無爲也道沖用則知子之志有不可爲矣杜淹問七制之主子曰有大功也上法見問賈誼之道何如子曰羣疑亾矣易睽卦曰遇雨則吉羣疑亾也誼上書文帝曰漢興二十餘年當更秦之法定官名禮樂又對鬼神之事君臣相和如遇雨吉矣此其道也或問楚元王子曰惠人也惠才惠也元王名交好書多才嘗與魯申公白公穆生同受詩作傳曰元王詩又穆生不飲酒王設醴待之是惠也問河間獻王子曰智人也智謂能周防也獻王名德好收書與朝廷等是時淮南王亦好書多招浮辯獻王修禮樂服儒術帝策問三十餘事王對以道術得事之中立是智也問東平王蒼子曰仁人也仁謂樂善也王名蒼明帝重之位三公上蒼意不安上疏歸藩帝問處家何樂蒼曰爲善最樂是仁也問東海王強子曰義人也光武太子名強母郭

后有罪廢而强不自安乞歸藩光武不忍遲迴數年方許之遂封東海大國後明帝友益强讓之也故曰義保終榮寵不亦宜乎言四王皆善終有惠智仁義子曰婦人預事而漢道危矣呂后梁后產祿之擅權冀之跋扈終危漢也大臣均權而魏命亂矣司馬宣王與曹爽爭權相傾終亂魏也儲后不順而晉室墮矣惠帝衷太子遹未加師訓而立果墮晉祚此非天也人謀不臧咎矣夫天謂曆數也人謂典禮也漢魏晉曆數不及三代者典禮不修故也此是人謀不臧之咎

文中子中說卷第七

總校楊文瑩　分校王彥起　許誦禾校

魏相篇　　阮逸注

子謂魏相眞漢相識兵略達時令遠乎哉魏相字弱翁學易道舉賢良爲漢宣帝相諫伐西域是識兵略作明堂月令議是達時令也子曰孰謂齊文宣嘗而善楊遵彥也北齊文宣帝高洋即位以法御下以功業自矜而嘗於爲政然善待楊遵彥又似非嘗楊愔字遵彥事迹注見上謂孝文明吾不信也後魏孝文帝元氏名宏都洛陽文物制度始備然有王虬不能用有爾朱榮不能圖似不明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榮字天寶有戰功爲都督將軍害靈后及少主而奉莊帝恐其難制也手刃殺之謂陳思王善讓也能污其迹可謂遠刑名矣醉酒馳馬是污迹也求小責免大患是遠刑也

人謂不密吾不信也皆謂植以才自顯不知汚迹保晦其心密矣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聽而不聞有是夫古知道者視聽不用耳目故問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道而不抵抵訐也曲而不佞者矣廣推其類終乎中道常曰濁而不穢淸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常問一知十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舍之則全吾與爾有矣既泛言其道故終顯其志子游馬頰之谷遂至牛首之谿晉州有馬頰河牛首山登降信宿從者樂姚義竇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乎潛隱也子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詩正月篇也箋云驗賢人道不行雖潛伏亦甚易見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大業十一年再徵皆不至

子曰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箋云彼王求我如不得言禮命多也仇仇謷謷也雖執留我然不問我功力姚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箋云車載物喻王之任國事也棄其輔遠賢也竇威曰終踰絕險曾是不意箋云車度險曾不爲意乎喻治國亦然子喟然遂歌正月終焉感愴長言之終其意也旣而曰不可爲矣言隋必亾不可救子曰書以辯事詩以正性言常道在乎事思無邪在乎性禮以制行行不可縱必禮以制之樂以和德德不可苦必樂以和之春秋元經以舉往仲尼舉周公之典禮仲淹修孔父之筆法是生也易以知來生生不窮是來也先王之蘊盡矣蘊奧蹟也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喆人徒生矣賈瓊曰夫子豈徒生哉以

萬古爲兆人五常爲四國三才九疇爲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爲朝廷禮論樂論爲政化贊易爲司命元經爲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爲社稷不言爲宗廟無所不知爲富貴無所不極爲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雖生亂世而門人能宗其教以行於天下生亦足矣嚞陟列反賈瓊曰中山吳欽天下之孝者也吳欽史傳不顯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事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欣悅也焦猶子也子然如無依據言事自集子曰吾黨之孝者異此設此以證彼之非其處家也父母晏然晏安也言不嘻嗃而自安其行事也父兄恬然

若無所思 無思言無事也安用據哉 裴嘉有婚會 裴嘉未見 薛方士預焉 方士未見 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 士婚禮三日不舉樂 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孔子言先進於禮樂謂情生於禮樂之前也後進於禮樂謂文修於禮樂之後也方士不先爲語之而後非之無益也故禮則然矣而用之何不從先進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 常經也經正則義存若五始不可移易是也 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 公羊傳曰反經合道爲權言順時有適不執常道若與奪南北以尊中國是也 權義舉而皇極立矣 取衷義見上

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 董常知六經一貫而道皆歸乎大中也

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 周室一國 其以

天下有國而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約之以禮法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天命在周未改元經天下之書也罷侯置守天下爲一國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無定國謂南北分名無一定也不明謂僭號作也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天命不改則周室以一國爲春秋天命有歸則晉宋魏周隋合天下爲元經文體雖殊其志一也董常曰執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與上文云權義舉而皇極立董常推此意以爲義大權小則正以義與或義小權大則適乎權與子曰斯謂皇之不極執小妨大是大之不中也故必執大棄小是謂大中御河之役子聞之曰人力盡矣魏郡白溝煬帝開永濟渠名御河運糧征遼子居家不暫舍

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往（先師謂孔子也定禮樂時極周道而已）通也宗周之介子敢忘其禮乎（孔子尚極此說我小子敢暫舍哉）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周公典禮與天命齊其長久故曰敵也）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抗舉也春秋舉周王正朔而書於魯史者以周禮盡在魯故也）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元經舉帝號以得中國者爲正朔蓋天命歸中國也）張玄素（史傳未見）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上四事合禮則道在其中）玄素出子曰有心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況躬親哉（竊謂非己有也假外飾而行之尚得成名

況玄素有心於克己哉孟子曰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焉知其非有也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爲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若湯武之兵伐桀紂孟子之辯排楊墨皆不得已也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若顏回不言如愚知時之不可爲也老子云善戰不陳時可無爲也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爲君子言董常聞辯知時也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由也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爲謗譽所動靜則讒佞得計矣絶由去媒讒佞遠矣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如天不息者蓋有焉我未之見也因以激常子曰年不豐兵不

息吾已矣夫年天也兵人也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鍼藥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黃公侯生未見房玄齡問正主庇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爲心矣道可行矣修己以及天下漸也玄齡曰如主何再問正主之說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猶病諸蕭何知其主不可以王也而私營物產張良亦私自從赤松子游皆病也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愼庶可以事人也言隋主不可正江都有變煬帝幸江都宮宇文化及弒逆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道謂先王典禮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

後禮樂可稱也稱舉也斯已矣斯隋不能舉收曰何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平亂富民和以禮樂自江都有變是歲庚辰唐高祖武德三年也平之十年至太宗貞觀三年天下大定又富之至貞觀十三年房玄齡奏太平又和之終貞觀二十三年太宗崩禮樂已和然未大成爾子曰早婚少娉教人以偷也偷薄妾媵無數教人以亂言棄古禮是掌教者之罪也且貴賤有等妻妾媵各有等降之數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國風正夫婦王化之本也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門人編之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理奧則言辯非務其辯也房玄齡請習十二策誦習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適救隋弊非經久策虞世

基世南兄也煬帝時參掌朝政唯諾取容而已煬帝遇弑世基見害遣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小雅詩大夫悔仕於亂世也首章云豈不懷歸畏此罪罟言世基必罹死世基聞之曰吾特游繒繳之下也若夫子可謂冥冥矣揚子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若策問之則對不爾則自述其道待時而行竊比我於仲舒董仲舒漢武帝時對賢良策後為公孫宏所抑退免以著書為業子曰吾不仕故成業成所述業不動故無悔悔生乎動不廣求故得得足也不襍學故明也明道文中子曰疑滯者智之蝥也忿憾者仁之螣也纖悋者義之蠹也蝥螣蠹皆喻害物〇蝥亾遇反螣徒會反又徒得切蠹都故反子

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天命未改於晉祚則元經斷之於江南天命有歸於中國則元經斷之於後魏言此皆天命所蘊非我能至也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子謂賓威曰旣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喪禮旣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君子終身不違禮言學禮有次序賓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立此之謂乎言孔子教鯉亦謂此次序子述婚禮述在禮論賈瓊曰今皆亾又焉用續續補亾也子曰瓊爾無輕禮無諂俗輕古禮阿時俗是汝也姑存之可也續而存之待時而行子賛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盥而不薦可以盡神之奧子曰古者進

賢退不肖猶患不治（有天下舉賢才則不肖者遠矣）今則吾樂賢者而哀不賢者（樂之不能進之也哀之不敢退之也）如是寡怨（不退之故不肖者不怨）猶懼不免（不免怨害）詩云惴惴小心如臨空谷（詩小宛篇注云哀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子讀說苑（劉向撰三十卷）曰可以輔教矣（其說禮樂可左右教化）子之韓城（馮翊有韓城縣）自龍門關先濟（龍門漢皮氏縣魏改為龍門隋屬絳州今河中有縣）賈瓊程元後（從行在後）關吏仇璋（字伯成）止之曰先濟者為誰（上二子問之）吾視其顙積如也重而不亢（積重之貌亢昂也）目燦如也澈而不瞬（澈清也睫目曰瞬）口敦如也閎而不張（敦厚閎深也）鳳頸黿背鬚垂至腰參如也（參參然盛貌）與之行俯然

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拕旋而不懼言狀貌皆異常人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之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鞠躬守默斯人殆似也鞠躬謂卑俯守默謂泛應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舍職從於韓城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董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關子明霍汲皆隱於樵漁幾近也吾將退而求諸野矣野謂漁樵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機易泄多

動不可與久處心易躁吾願見偽靜詐儉者矯時罕眞靜儉者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璧之迎吾不入其門矣譏隋朝大臣不勸善而飾虛禮子聞之曰强哉矯也瓊也明而毅故曰强矯

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不責人以必諾無財怨不以財使人怨無專利必先利人無苟說所悅必以道無伐善不自矜伐無棄人片善亦取無畜憾不念舊惡薛收曰請聞三有璋曰有慈有儉有不爲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裳裳者華篇注曰似嗣也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擇可交則與交小人

先交而後擇（驟以利合擇之即壞）故君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強謂力使之）不苦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免今世之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下不能行信哉（信今亦然）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爲有不善爭改（言君子果有爭但爭爲善而已）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天陽地陰之謂道聖人經之以善誠之以性）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曰仁與義成性之本）收退而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始悟易）子謂收曰我未見欲

仁好義而不得者也言人性修則天理得如不得斯無性者也仁義性之本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應物而不化物則能復性故曰欲仁好義此言明天理也若化物而不能反躬復性則是天理滅矣故曰無性此言昧人事也子曰嚴子陵釣於湍石嚴光字子陵漢光武故人不仕隱釣於七里湍爾朱榮控勒天下注見上文故君子不貴得位爾朱榮得位嚴光不貴之也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故君子不欲多上人言君子如水之性無不下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山固宜附地人固宜復靜將安之乎隋亂道剝我將何之是以君子思以下人孔子象曰君子以厚下安宅芮城府君讀說苑芮城說苑注見上子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子以進物不

亦可乎（說苑有進物義）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恕動必義與人款曲以待其會（會謂理與情會合）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小人但知惠）叔恬曰疑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若無人教誨我）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言先王之道非凝能及若云吾亦然實勉之爾）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疑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明篇靖恭爾位好是正直注景大也好與也介助也言有明王則道行而得福）君子之於道也死而後已天不爲人怨咨而輟其寒暑（書曰冬祈寒夏暑雨小民怨咨）君子不爲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平康正

直夫如是故全（正直必平康故全身全道）今汝肩肩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三德平康正直爲首其次高明柔克沈潛剛克皆謂正必平易直必康和明必柔克潛必剛克率歸之中道也今疑雖正直而無據於德心亦未能務茲故曰未樹立也）無挺（挺然立不曲貌）無訐（訐斥言也）無固（固執）無抵（抵觸）斯之謂側僻民用僭忒無乃汝乎（終洪範之詞教之也言疑有是四者與無正直同）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與（璋言讀易剝卦得平康之德）子笑而不荅薛收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爲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易道至深非璋盡達然嘉其狂念故樂然笑之）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言克念之必須克行之）

文中子中說卷第八

總校楊文瑩分校王彥起
許誦禾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九

立命篇

阮逸　注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人生天地之間所以立命也是命者因人而稱天有情於人而命之者也）故君子畏之（孔子畏天命者蓋畏人事不修而違天也）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易曰其受命如響）故歸之於天（聖人無不應無不當與天合德故立命則曰天命）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引易以明命因性而稱也）魏徵曰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傲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書大禹謨云也惠順迪道也順道即吉從逆即凶詩桑扈篇注戢聚難難也那多也言不聚法

不戒難則禍多矣彼賢交非傲卽福亦就求之也子曰徵其能自取矣自取福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邪明魏徵能自取多福則顯上文其稱人事也子曰誠哉惟人所召召亦取也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何謂也何獨死生言命而富貴則言天乎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凡未死世人皆云命合生也已死矣則世人皆云命不生也未富貴則世人皆云命合貧賤也既富貴則世人皆云命不貧賤是死生富貴皆人生自召之在前而後從而言命其在後也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未莫也言我莫知所如亂世不可自取理矣甯求退藏而瓊拜而出謂程元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若周公乞代武王仲尼求爲東周皆自作元命終獲多福此知命之大者程元曰敬佩

玉音服之無斁也斁厭文中子曰度德而師度己不如即師之易子而教也易互今亡矣亡廢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以己之道安人之國不以嫌疑惜其身是大臣矣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奉先君之顧命保後王之未明盡己之心不苟其位非具臣矣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日久不違是仁人矣子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上文謂常也時有慮焉亦三月之義之爾無苟羨焉顏回曰舜何人也余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彼顏回不羨舜也故常亦無羨回亦但慮而行之自及矣惟精惟一誕先登于岸書云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道心精微仁性則一也詩云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岸喻仁之地也言仁道不可畔不可羨亦執中而

得也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睿慮卽道心也思曰睿焉能無咎咎謂貳過也焉能不違不違三月繁師玄聞董常賢問賈瓊以齒年齒瓊曰始冠矣年二十師玄曰吁其幼達也達謂達道瓊曰夫子十五爲人師焉夫子謂文中子陳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傲謂未嘗服人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乎達不在年齒瓊聞之德不在年左傳曰年均擇賢是則賢德爲上道不在位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鯉趨而過庭子曰學詩乎學禮乎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夫子謂文中子春秋斷物志定而後及也志在斷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樂象德

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事以制立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理性至於命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言孔子不教鯉者待其具而後教之爾此竝文中子言姚義志之也豈養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爲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鄙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此亦小成也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凡師教人量其志行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不變則斷不適中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不節則蕩可從事則達之以書

於是乎可以立制事無制不永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與盡性性與天道合爲元命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志未定故驟而語易則玩神不知性則以神爲虛玩是以聖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宗卽統言六經也列之以次次謂先詩禮而後次之四經也先成諸己然後備諸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己近謂近取諸身也若出辭氣動容貌是也物遠謂遠取諸物也若斷物和行制法窮理是也亶其深乎亶其深乎亶信也信乎孔子先詩禮其教深奧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得六經之深故能言此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有亮少識必有太緩之過有才少德必有太淺之過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治亂皆由運則同也而乘之革

之異焉乘之謂舜乘堯之類革之謂湯革夏之類是也

窮達時也 關氏易傳曰時也者係乎君天下者也君天下得君子之道則時亨得小人之道則時塞

有行之者有遇之者 窮達皆由時然有行非其道而自窮于時者有雖行得道而遇時不明者時則一而行之遇之異焉

吉凶命也

有作之者有偶之者 作謂自作孽自求多福皆由人作之者也偶謂庸人偶貴善人偶禍皆偶然者也

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往來循環數有奇耦人不能逃

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 治船伐盡麓盧谷反 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 掌林麓之官何辭對帝

或問續經薛收姚義告于子曰使賢者非邪吾將飾誠以請對 對之以道賢者當悟 愚者非邪吾獨柰之何 愚者不知道不可對 因賦黍離之卒章 者云知我者謂我

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哉孝標論曰惟茲五交是生三釁釁許慎反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讓矣無過而稱己過是隱也隱非忠也盡讓美於君而已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罰一以懲眾夫為政而何有未有過此得為政之要者如晦出謂竇威曰讜人容其訐雖太訐必容佞人杜其漸漸猶不可況深乎賞罰在其中吾知乎為政矣容一訐直示賞百善之門絕一佞媚示罰眾惡之柄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續書帝制公命惟漢有之不及魏矣黃初魏文帝初即位年號志事不及太熙續書志臣事君至晉太康而止矣不及惠帝太熙惠帝年號褒貶不及仁壽元經至隋開皇而止矣不及仁

壽仁壽四年煬帝弑立叔恬曰何謂也子泫然曰仁壽大業之際其事忍容言邪大業煬帝年號事不忍言安所襃貶賈瓊問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歉歲歉則仁者惻隱○歉苦簟反義生於豐豐盈則義者制宜故富而教之斯易也以豐思歉則爲教易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往來蓋自足也解上文富是以至治之代謂三皇時五典潛五禮措五服不章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五者之服必章明曰五章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羣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標枝野鹿自然分上下也何哉蓋上無爲下自足故也賈瓊曰澮灕朴散其可歸乎歸復也子曰人能弘

道苟得其行如反掌爾人存則道行言亦易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陂陂險也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甯而桓靈失斯則治亂相易澆漓有由由上之所化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教解上文人弘道其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爲哉若言經籍不能復古何爲虛設邪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澆朴不可歸哉當爲決澆灕朴散之疑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歧路而不遲迴者路分二曰歧性感物而動曰情亦二

之義也言情之或性如歧之或路也能制者少矣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直方性也不習謂不疑或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常近之近庶幾也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恐門人輕威而重常故荅以不知子曰大雅或幾於道溫大雅或幾猶庶中也蓋隱者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幾道則默也默似隱或問陶元亮潛字元亮子曰放人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焉潛作歸去來詞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潛種五柳以自號閉關注見上子曰和大怨者必有餘怨若舜不怨而慕是也忘大樂者必有餘樂若顏回不改其樂是也天之道也性與天道相合故能如此子曰氣為上形為下識

都其中也〔都居〕而三才備矣氣爲鬼其天乎識爲神其人乎〔易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鬼者精氣之變也故曰氣爲鬼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識則不能神故曰識爲神〕吾得之理性焉〔窮理盡性則能行變化通鬼神〕薛收曰敢問天神人鬼何謂也周公其達乎〔仲尼曰鬼神之事吾亦難明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故止問周公〕子曰大哉周公遠則冥諸心也心者非他也窮理者也〔心謂天理〕故悉本於天〔悉盡也盡我於天理也孟子盡心章義同〕推神於天蓋尊而遠之也故以祀禮接焉〔此宗祀大神也〕近則求諸己也〔己謂人倫〕己者非他也盡性者也〔反己復性〕卒歸之人〔如父與子性人人一同〕推鬼於人蓋引而敬之也故以饗禮

接焉此大精人鬼也古者觀盥而不薦思過半矣盥潔貴敬也○盥古緩反

薛收曰敢問地祇既問天神人鬼故又問地祇子曰至哉百物生焉萬類形焉示之以民斯其義也古祇字示旁作民形也者非他也骨肉之謂也骨肉屬土故以祭禮接焉此既葬則祭于地下也收曰三者何先子曰三才不相離也措之事業則有主焉圜丘尚祀觀神道也方澤貴祭察物類也宗廟用饗懷精氣也收曰敢問三才之蘊蘊者精奧之稱子曰至哉乎問夫天者統元氣焉非止蕩蕩蒼蒼之謂也地者統元形焉非止山川邱陵之謂也人者統元識焉非止圓首方足之

謂也三才取其氣形識不止形而已乾坤之蘊汝思之乎於是收退而學易易行乾坤之中故因三才之蘊始悟易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子曰棄德背義而患人之不已親好疑尙詐而患人之不已信則有之矣譏時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孟子曰七十子之服仲尼中心悅而誠服也服人之言不服人之身此其次也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以力難矣夫茲譏當世尙力不知義者子曰太熙之後天子所存者號爾晉惠帝烏乎索化列之以政則蕃君比之矣續詩有政化元經何以不興乎詩亡則春秋作房玄齡謂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

矣夫子何營營乎嘆師勤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不知道天子失道則諸侯修之若桓文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若子產叔向大夫失道則士修之若孔孟士失道則庶人修之若董仲舒居家推災異修之之道從師無常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濫謂不苟于祿棄道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則蟠蟠屈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繼時若孔子繼周公孟子繼孔子其適時一也詩不云乎縱我不往子甯不嗣音子衿篇刺亂世學校不修也注嗣續也音謂絃誦如之何以不行而廢也立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乃知營營非止身而已繼時之道當遠大

文中子中說卷第九

總校楊文瑩分校王彥起
許誦禾校

文中子中說卷第

關朗篇　　阮逸注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穆公死關朗退（竝注見上）魏之不振有由哉（國不振由賢人不用）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聞其說子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乎徵退謂薛收曰時可知矣（時煬帝失道可知）薛收問曰今之民胡無詩（因聞古詩乃問子今民何不作詩）子曰詩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亾乎（情不亾詩不廢）非民無詩職詩者之罪也（職詩謂史官不明變）姚義困於窶（窶貧）房玄齡曰傷哉

窶也盍請乎姚義曰古之人爲人請猶以爲舍讓也古冉子爲公西赤之母請粟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盍非冉子棄讓也況爲己乎吾不願子聞之曰確哉義也實行古之道矣有以發我也難進易退儒有難進易退姚義發明於我子曰雖邇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舜好察邇言若不察其本則讒說殄行至矣遠謂難及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珪字叔玠子之從叔太宗朝爲諫議多直言勅中書門下三品入閤使諫臣隨之自珪始也通何德以之哉有何德以當叔父之求學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況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筮矣事在關朗傳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族天未亾道振斯文者非子誰歟珪言直故

舉吾族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犯畫衣冠為法其次犯而不繁三代故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商周已後為中代如有用我必也無訟乎此仲尼之志 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隋文過亢不知故及弑 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詩書亡然後元經作皆天命也傷禮樂則述章志樂章禮志正曆數則斷南北南北朝感帝制而首太熙書帝制尚不及黃初況太熙乎然元經首於太熙者蓋感帝制之絕而特振之也尊中國而正皇始晉宋卒不振則曆數斷歸北朝以後魏孝文皇始年都洛陽得中國也 文中子曰動失

之繁靜失之寡(不得中)子曰罪莫大於好進(進不以道)禍莫大於多言(言不以中)痛莫大於不聞過(自蔽)辱莫大於不知恥(自得)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年二十成人始封之王)知治而受職(齒胄學古)古之道也(此周制)薛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引古語〇隳翾規反)不知其政也(隱者言放)收告文中子子曰子光得之矣(得為政之要也)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況君乎(君更須知道)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受終苟道也(秦廢井田開阡陌意在徙豪傑強本雖國然棄禮義起兼并為苟且之道)舜禹不能理矣(如此雖聖人復生難矣)子曰政猛甯若恩(先恩臨之)法

速甯若緩也（緩寬也）獄繁甯若簡（簡不滋彰）臣主之際其猜也甯信（竝識時）執其中者惟聖人乎（聖人之道不離知能行上四事則執中矣）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隋由此亾）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亾秦之罪也（言王道喪自秦始）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有道謂聖人）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隱（紂疑文王則文王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演卦顯也就拘藏也）淹曰敢問藏之之說子曰泯其迹閟其心

可以神會難以事求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仲尼言仁子曰道在其中矣道在仁中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氏知之矣知聖人道大不可以語言執也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生民不復忠敬文相得而識也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循之法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七制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制度不立則亂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悲夫六經示後而後世但習空文不用其道可悲惜仇璋進曰然夫

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先師之職也不敢廢儒職在祖述焉知後之不能用也後必有聖人出能用之是藨是蓘則有豐年逸詩譬如農夫是藨是蓘雖有飢饉必有豐年○藨悲驕反蓘古本反子謂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無眞主開皇九載人始一平陳一統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愼其位者正其名先人謂銅川府君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開皇改仁壽陛下眞帝也無踵僞亂南北朝爲亂相繼必紹周漢以土襲火周木德漢火德隋當爲土德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四代謂北朝魏周齊南朝陳也以乘天命時乘御天千載一時不可失也高祖偉之而不能用偉其文而已不用其道所以

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周公聖人之時者也故仲尼宗之敬其事正其始攝位則進正名則退公其心私其迹此周公之事也文中子謂隋祖必敬其始正其名）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正始策首篇名）魏永爲龍門令（見永未）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先也勞人逸己胡寧是營永遽止以謝子子曰不勤不儉無以爲人上也（終戒之）門人竇威賈瓊姚義受禮溫彥博杜如晦陳叔達受樂杜淹房喬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備聞六經之義（中說終）凝常聞不專經者不敢以受也經別有說故著之（此太原府君王凝自記自中說之後）

也　太原府君曰（稱府君者凝二子所記也）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

日月逝矣不可使文中之後（後裔）不達于茲也召三子而

教之略例焉（續經略例）太原府君曰凝當居慄如也子弟非

公服不見閫門之內若朝廷焉昔文中子曰賢者凝也

權則未而可與立矣府君再拜曰謹受教非禮不動終

身焉貞觀中起家監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無君之心

天下稱其讜正出為胡蘇令時杜淹為御史大夫王凝

為監察上言侯君集有反狀太宗以君集有大功未之

信而長孫無忌與君集善乃與杜淹不協而王凝貶出

胡蘇令胡蘇漢東莞縣有胡蘇亭隋置縣名今屬棣州

及退則鄉黨以穆（時遂退）不得志於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

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士禮三年之畜備則散之親族九年耕所儲畜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皆自足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事寡嫂以恭順著文中子之室與人不款曲不受遺非其力非其祿未嘗衣食力謂自耕桑者饗食之禮無加物焉曰及禮可矣居家不肉食曰無求飽一布被二十年不易曰無爲費天下也鄉人有誣其稅者一歲再輸臨官計日受俸年踰七十手不輟經親朋有非義者必正之曰面譽背毀吾不忍也羣居縱言未嘗及人之短常有不可犯之色故小

人遠焉杜淹曰續經其行乎太原府君曰王公大人最急也先王之道布在此矣天下有道聖人推而行之天下無道聖人述而藏之所謂流之斯爲川焉塞之斯爲淵焉升則雲施則雨潛則潤何往不利也太原府君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對問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殁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嗚呼以俟來哲此茲隱其意肆其言以傷河汾之教爲長孫無忌所抑房魏等不能振之也

敘篇

文中子之教繼素王之道故以王道篇爲首古先聖王

俯仰二儀必合其德故次之以天地篇天尊地卑君臣立矣故次之以事君篇事君法天莫如周公故次之以周公篇周公之道蓋神乎易中故次之以問易篇易者教化之原也教化莫大乎禮樂故次之以禮樂篇禮樂彌文著明則史故次之以述史篇興文立制變理爲大惟魏相有焉故次之以魏相篇夫陰陽既變則理性達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故次之以立命篇通性命之說者非易安能至乎關氏易之深者也故次之關朗篇終焉

文中子世家　杜淹撰

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其先漢徵君霸絜身不仕十八代祖殷雲中太守家于祁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爲子孫資十四代祖述克播前烈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代祖寓遭愍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謨以將略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卽文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常歎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爲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

故卒爲洪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爲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中爲并州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時國家新有揖讓之事方以恭儉定天下帝從容謂府君曰朕何如主也府君曰陛下聰明

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姿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曰先生朕之陸賈也何以教朕府君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爲昌樂令遷猗氏銅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安康獻公獻公曰素王之卦也何爲而來地二化爲天一上德而居下位能以衆正可以王矣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

文中子侍側十歲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爲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爲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木而召文中子子矍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而成者也在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斯廢

久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中子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游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今驗古恢恢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大悅曰得生幾晚矣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悅時將有蕭牆之釁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

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兮將興太平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閽而再徵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又不至辭以疾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于祁永嘉之亂蓋東遷焉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子錫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墳隴於茲四代矣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階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樂修

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稱師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殆夫子召我也何必永厥齡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

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其至人乎自仲尼已來未之有也禮男子生有字所以昭德死有謚所以易名夫子生當天下亂莫予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續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遭

時喪亂先夫人藏其書于篋笥東西南北未嘗離身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先夫人返于故居又以書授于其弟凝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錄唐太宗與房魏論禮樂事

大唐龍飛宇內樂業文中子之教未行于時後進君子鮮克知之貞觀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問候焉畱宿宴語中夜而歎太原府君曰何歎也魏公曰大業之際徵也嘗與諸賢侍文中子謂徵及房杜等曰先輩雖聰明特達然非董薛程仇之比雖逢明王必愧禮樂

徵于時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臨事當自知之及貞觀之始諸賢皆亾而徵也房李溫杜獲攀龍鱗朝廷大議未嘗不參預焉上臨軒謂羣臣曰朕自處藩邸及當宸極卿等每進諫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則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誠虛薄然獨斷亦審矣雖德非徇齊明謝濬哲至於聞義則服庶幾乎古人矣諸公若有長久之策一一陳之無有所隱房杜等奉詔舞蹈讚揚帝德上曰止引羣公內宴酒方行上曰設法施化貴在經久秦漢已下不足襲也三代損

益何者爲當卿等悉心以對不患不行是時羣公無敢對者徵在下坐爲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對曰夏殷之禮既不可詳忠敬之化空聞其說孔子曰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禮公旦所裁詩書仲尼所述雖綱紀頽缺而節制具焉荀孟陳之於前董賈伸之於後遺談餘義可舉而行若陛下重張皇墳更造帝典則非駑劣所能議及也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臣請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悅翌日又召房杜及徵俱入上曰朕昨夜讀周禮眞聖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爲人極誠哉深乎良久謂徵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義隨時順人周任有言陳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誠朕所願如或不及強希大道畫虎不成爲將來所笑公等可盡慮之因詔宿中書省會議數日卒不能定而徵尋請退上雖不復揚言而閒宴之次謂徵曰禮壞樂崩朕甚憫之昔漢章帝眷眷於張純今朕急急於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徵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蓋臣等無素業爾何愧如之然漢文以清靜富邦家孝宣以

章程練名實光武責成委吏功臣獲全肅宗重學尊師儒風大舉陛下明德獨茂兼而有焉雖未冠三代亦千載一時惟陛下雖休勿休則禮樂度數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慮晚也上曰時難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鄭退無有後言徵與房杜等竝慙慄再拜而出房謂徵曰玄齡與公竭力輔國然言及禮樂則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禮樂賜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噫有元首無股肱不無可歎也十七年魏公薨太原府君哭之慟十九年授余以中說

文以魏公之言告予因敘其事時貞觀二十年九月記

東皐子荅陳尚書書　王福時撰

東皐先生諱績字無功文中子之季弟也棄官不仕耕于東皐自號東皐子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爲監察御史彈侯君集事連長孫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爲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懃懇季父

答書其略曰亾兄昔與諸公游其言皇王之道至矣僕與仲兄侍側頗聞大義亾兄曰吾周之後也世習禮樂子孫當遇王者得申其道則儒業不墜其天乎其天乎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啓之徵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無敢忘之及仲兄出胡蘇令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而魏公適入奏事見太尉魏公曰君集之事果虛邪御史當反其坐果實邪太尉何疑焉於是意稍解然杜與仲父抗志不屈魏公亦退朝默然其後君集果誅且吾家豈不幸而爲多言見窮乎

抑天寶末啟其道乎僕今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于時無一勢以託其迹沒齒東皋醉醒自適而已然念先文中之述作門人傳受升堂者半在廊廟續經及中說未及講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顧僕何為哉願記亾兄之言庶幾不墜足矣謹錄世家寄去餘在福郊面悉其意幸甚

錄關子明事

關朗字子明河東解人也有經濟大器妙極占算浮沈鄉里不求官達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封晉陽尚書署

朗為公府記室穆公與談易各相歎服穆公謂曰足下奇才也不可使天子不識入言于孝文帝帝曰張彝郭祚嘗言之朕以卜算小道不之見爾穆公曰此人道微言深殆非彝祚能盡識也詔見之帝問老易朗既發明玄宗實陳王道諷帝慈儉爲本飾之以刑政禮樂帝嘉歎謂穆公曰先生知人矣昨見子明管樂之器豈占算而已穆公再拜對曰昔伊尹負鼎于成湯今子明假占算以謁陛下臣主感遇自有所因後宜任之帝曰且與卿就成筮論既而頻日引見際暮而出會帝有烏丸之

役勅子明隨穆公出鎮幷州軍國大議馳驛而聞故穆公易筮往往如神先是穆公之在江左也不平袁粲之死恥食齊粟故蕭氏受禪而穆公北奔即齊建元元年魏太和三年也時穆公春秋五十二矣奏事曰大安四載微臣始生葢宋大明二年也旣北游河東人莫之知惟盧陽烏深奇之曰王佐才也太和八年徵爲祕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以謂孝文有康世之意而經制不立從容閑宴多所奏議帝虛心納之遷都雒邑進用王蕭由穆公之潛策也又薦關子明帝亦敬服謂穆公曰嘉

謀長策勿慮不行朕南征還日當共論道以究治體穆公與朗欣然相賀曰千載一時也俄帝崩穆公歸洛踰年而甍朗遂不仕同州府君師之受春秋及易共隱臨汾山景明四年同州府君服闋援琴切切然有憂時之思子明聞之曰何聲之悲乎府君曰彥誠悲先君與先生有志不就也子明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府君曰彥聞治亂損益各以數至苟推其運百世可知願先生以筮一爲決之何如子明曰占算幽微多則有惑請命蓍卦以百年爲斷府君曰諾於是揲蓍布卦遇夬之革三

兌上乾下䷪兌上離下舍蓍而歎曰當今大運不過一再傳爾從今甲申二十四歲戊申大亂而禍始宮掖有蕃臣秉政世伏其強若用之以道則桓文之舉也如不以道臣主俱屠地府君曰其人安出勔曰參代之墟有異氣焉若出其在并之郊乎府君曰此人不振蒼生何屬乎曰當有二雄舉而中原分府君曰各能成乎勔曰我隙彼動能無成乎若無賢人扶之恐不能成府君曰請刻其歲勔曰始於甲寅卒於庚子天之數也府君曰何國先亡勔曰不戢德而用詐權則舊者先亡也府君曰其後如

何朗曰辛丑之歲有恭儉之主起布衣而併六合府君曰其東南乎朗曰必在西北平大亂者未可以文治必須武定且西北用武之國也東南之俗其弊也劘西北之俗其興也勃又況東南中國之舊主也中國之廢久矣天之所廢孰能興之府君曰東南之歲可刻乎朗曰東南運曆不出三百大賢大聖不可卒遇能終其運所幸多矣且辛丑明王當興定天下者不出九載己酉江東其危乎府君曰明王既興其道若何朗曰設有始有卒五帝三王之化復矣若非其道則終驕亢而晚節末

路有桀紂之主出焉先王之道墜地久矣苛化虐政其窮必酷故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積亂之後必有凶主理當然也府君曰先王之道竟亾乎勔曰何謂亾也夫明王久曠必有達者生焉行其典禮此三才五常之所繫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兹乎故王道不能亾也府君曰請推其數勔曰乾坤之策陰陽之數推而行之不過三百六十六引而伸之不過三百八十四天之道也噫勔聞之先聖與卦象相契自魏已降天下無眞主故黄初元年庚子至今八十四年更八十二年丙午三

百六十六矣達者當生更十八年甲子其與王者合乎用之則王道振不用洙泗之教修矣府君曰其人安出朗曰其唐晉之郊乎昔殷後不王而仲尼生周周後不王則斯人生晉夫生於周者周公之餘烈也生於晉者陶唐之遺風也天地冥契其數自然府君曰厥後何如朗曰自甲申至甲子正百年矣過此未或知也府君曰先生說卦皆持二端朗曰何謂也府君曰先生每及興亾之際必曰用之以道輔之以賢未可量也是非二端乎朗曰夫象生有定數吉凶有前期變而能通故治亂

有可易之理是以君子之於易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問之而後行考之而後舉欲令天下順時而進知難而退此占筭所以見重於先王也故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善人少惡人多暗主眾明君寡堯舜繼禪歷代不逢伊周復辟近古亦絕非運之不可變也化之不可行也道悠世促求才實難或有臣而無君或有君而無臣故全之者鮮矣仲尼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有臣而無君也章帝曰堯作大章一夔足矣此有君而無臣也是以文武之業遂淪於仲尼禮樂之美不行於章

帝治亂之漸必有厥由而興廢之成終罕所遇易曰功業見乎變此之謂也何謂無二端府君曰周公定鼎於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豈亦二端乎朗曰聖人輔相天地準繩陰陽恢皇綱立人極修策迴馭長羅遠羈昭治亂於未然算成敗於無兆固有不易之數不定之期假使庸主守之賊臣犯之終不促已成之期于未衰之運故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聖人知明王賢相不可必遇聖謀睿策有時而弊故考之典禮稽之龜策卽人事以申天命懸曆數以示將來或有已盛而更衰或過算

而不及是故聖人之法所可貴也向使明王繼及良佐踵武則當億萬斯年與天無極豈止三十世八百年而已哉過算餘年者非先王之功即桓文之力也天意人事豈徒然哉府君曰龜筴不出聖謀乎朗曰聖謀定將來之基龜筴告未來之事遞相表裏安有異同府君曰大哉人謨朗曰人謀所以安天下也夫天下大器也置之安地則安置之危地則危是以平路安車狂夫審乎難覆乘奔馭朽童子知其必危豈有周禮既行曆數不延乎八百秦法既立宗祧能踰乎二世噫天命人事其

同歸平府君曰先生所刻治亂興廢果何道也朗曰文質遞用勢運相乘稽損益以驗其時百代無隱考龜筴而研其慮千載可知未之思歟夫何遠之有府君蹶然驚起因書策而藏之退而學易蓋王氏易道宗於朗焉其後宣武正始元年歲次甲申至孝文永安元年二十四歲戊申而胡后作亂爾朱榮起并州君臣相殘繼踵屠地及周齊分霸卒併於西始於甲寅終於庚子皆如其言明年辛丑歲隋高祖受禪果以恭儉定天下開皇元年安康獻公老于家謂銅川府君曰關生殆聖矣其

言未來若合符契開皇四年銅川夫人經山梁履巨石而有娠既而生文中子先丙午之期者二載爾獻公筮之曰此子當之矣開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書矣厥聲載路九年己酉江東平高祖之政始迨仁壽四年甲子文中子謁見高祖而道不行大業之政甚於桀紂於是文中子曰不可以有爲矣遂退居汾陽續詩書論禮樂江都失守文中寢疾歎曰天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遇焉嗚呼此關先生所言皆驗也

王氏家書襍錄　王福畤撰

太原府君諱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貞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亾兄講道河汾亦嘗預於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

疑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襍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宣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禮論樂論各亾其五篇續詩續書各亾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王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門人曰不可使文

中之後不違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貞觀十六年余
二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
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洛州錄事又以
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
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比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
使失墜余因而辨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
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牒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
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
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寖遠朝廷事異同志淪

殂帝闇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時貞觀二十三年正月序

文中子中說卷第十

總校楊文瑩　分校王彥起
許誦禾　校

山海經

光緒三年淛江書局授
畢氏靈巖山館本校刻

山海經新校正序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撰

山海經作於禹益述於周秦其學行於漢明於晉而知之者魏酈道元也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實是禹書禹與伯益主名山川定其秩祀量其道里類別草木鳥獸今其事見於夏書禹貢爾雅釋地及此經南山經已下三十四篇爾雅云三成爲昆侖丘絕高爲之京山再成英銳而高嶠小而衆巋屬者嶧獨者蜀上正章山脊岡如堂者密大山宮小山霍小山別大山鮮山絕陘山東曰

朝陽皆禹所名桉此經有昆侖山京山英山高山歸山嶧臯之山獨山章山岡山密山霍山鮮山少陘山朝陽谷是其山也夏書云奠高山大川孔子告子張以爲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桉此經云凡某山至某山其祠之禮何用何瘞禴用何是其禮也列子引夏革云呂不韋引伊尹書云多出此經二書皆先秦人著夏革伊尹又皆商人是故知此三十四篇爲禹書無疑也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周秦所述也禹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桉其文有國名有山川有神靈奇怪之

所際是鼎所圖也鼎亾於秦故其先時人猶能說其圖以著于冊劉秀又釋而增其文是大荒經以下五篇也大荒經四篇釋海外經海內經一篇釋海內經當是漢時所傳亦有山海經圖頗與古異秀又依之爲說郎郭璞張駿見而作讚者也劉秀之表山海經云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郭璞之注山海經云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有可怪也秀璞此言足以破疑山海經者之惑而皆不可謂知山海經何則山海經五藏山經三十四篇古者土地

之圖周禮大司徒用以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名物管子凡兵主者必先審知地圖轘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皆此經之類故其書世傳不廢其言怪與不怪皆末也南山經其山可考者惟誰山句餘浮玉會稽諸山其地漢時爲蠻中故其他書傳多失其跡也西山經其山率多可考其水有河有渭有漢有洛有涇有符禺有灌有竹有丹有楚有洋有弱有洱有辱有諸次有端有生有濫是

皆雍梁二州之水見於經傳其川流沿注至今質明可信者也北山經其山皆在塞外古之荒服經傳亦失其跡而有渤澤及河原可信北次三經以下其山亦多可考其水有汾有酸有晉有勝有狂有修有雁門有聯有敎有平有沁有嬰侯有淇有黃有洹有釜有歐有淸漳濁漳有涑有牛首有泜有槐有彭有虖沱有滋有寇是皆冀州之水見于經傳其川流沿注又至今質明可信者也東山經其山水多不可考而有泰山有空桑之山有濼水有環水是爲靑州之地也中山經起薄山是禹

所都故其山水之名尤著水有渠豬有澇有滈有少有伊有郇魚有鮮有陽有蕤有塤渚有昣有正回有雨滽有甘有虢有浮豪有熒洛之洛有元扈有戶有良餘有乳有龍餘有黃酸有交觴有俞隨有轂有謝有少有瞻有波有惠有澗有豪有共有厭染有橐有誰有菑有湖有門有藉姑有明有狂有來需有合有休有汜有器難有太有役有沫是皆豫州之水中次八經起景山有雎有漳有洈中次九經有縣洛之洛有岷江南江北江有湍有濟有潕有清洽淵有涀有汝有殺有澧有淪有

澧沅湘九江是皆荆州之水見于經傳其川流沿注又至今質明可信者也郭璞之世所傳地里書尚多不能遠引今觀其注釋山水不校道里其有名同實異即云今某地有某山未知此是非又中山經有牛首之山及勞潏二水在今山西浮山縣境而郭引長安牛首山及勞潏二水霍山近牛首則在平陽而郭多引潛及羅江輦縣之山其疏類是酈道元作水經注乃以經傳所紀方土舊稱考驗此經山川名號校其涂數十得者六始知經云東西道里信而有徵雖今古世殊未嘗大異後

之撰述地里者多從之沅是以謂其功百倍于璞也然酈書所著僅述水道所逕而其他山水紀傳所稱足爲經証者亦閒有焉西山經有女牀之山薛綜云在華陰西六百里今山不可考而道里則合于經也西次三經云洱水注洛隋書地理志云洛原縣有洱水必其水也北次三經云泜水注彭水隋書地理志云房子有彭水亦必其水也又太平寰宇記云保安軍有吃莫川注洛其水不勝船筏今在陝西靖邊縣桉西次三經有弱水注洛其川流既同又名弱水合于不勝船筏之說亦必

其水也海內經淩門之山當即龍門之山今陝西韓城是楊汙之山當即秦之楊紆今陝西潼關是而古今地里家疑其域外是由漢魏以來不知聲轉斯爲謬也凡此諸條皆郭璞所不詳道元所未取又沅之有功於此經者也又山海經未嘗言怪而釋者怪焉經說鴟鳥及人魚皆云人面人面者略似人形譬如經云鸚母狌狌能言亦略似人言而後世圖此遂作人形此鳥及魚今常見也又祟吾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名曰舉父郭云或作夸父按之爾雅有玃父善顧

是旣蝯猨之屬舉夸玃三聲相近郭注二書不知其一又不知其常獸是其惑也以此而推則知山海經非語怪之書矣又經所言草木治疾多足証發內經沅雖未達是知非後人所及也海外海內經八篇多雜劉秀校注之辭詳求郭意亦不能照酈道元注水經多連引其文今率細書以別之沅不敏役于官事校注此書凡閱五年自經傳子史百家傳注類書所引無不徵也其有闕略則古者不著非力所及矣旣依郭注十八卷不亂其例又以考定目錄一篇附于書其云新校正者仿宋

林億之例不敢專言牋注將以俟後之博物也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九日

郭璞注山海經序

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誇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嘗試論之曰莊生有云人之所知莫若其所不知吾於山海經見之矣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紛紜陰陽之煦蒸萬殊之區分精氣渾淆自相濆薄遊魂靈怪觸象而構流形於山川麗狀於木石者惡可勝言乎然則總其所以乖鼓之於一響成其所以變混之於一象世之所謂異未知其所以異世之所謂不異未知其所以不異何者物不自異待我而後異異果在我非

物異也故胡人見布而疑黂越人見罽而駭毳蓋信其
習見而奇所希聞此人情之常蔽也今略舉可以明之
者陽火出于氷水陰鼠生于炎山而俗之論者莫之或
怪及談山海經而咸怪之是不怪所可怪而怪所不可
怪也不怪所可怪則幾於無怪矣怪所不可怪則未始
有可怪也夫能然所不可不可所不可然則理無不然
矣案汲郡竹書及穆天子傳穆王西征見西王母執璧
帛之好獻錦組之屬穆王享王母於瑤池之上賦詩往
來辭義可觀遂襲昆侖之邱遊軒轅之宮眺鍾山之嶺

玩帝者之寶勒石王母之山紀迹元圃之上乃取其嘉
木豔草奇鳥怪獸玉石珍瑰之器金膏燭銀之寶歸而
殖養之於中國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盜驪左驂騄耳
造父爲御犇戎爲右萬里長騖以周歷四荒名山大川
靡不登濟東升大人之堂西燕王母之廬南轢黿鼉之
梁北躡積羽之衢窮歡極娛然後旋歸案史記說穆王
得盜驪騄耳驊騮之驥使造父御之以西巡狩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亦與竹書同左傳曰穆王欲肆其心使天
下皆有車轍馬迹焉竹書所載則是其事也而譙周之

徒足爲通識瑰儒而雅不平此驗之史考以著其妄司馬遷大宛傳亦云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所謂崑崙者乎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不亦悲乎若竹書不潛出於千載以作徵於今日者則山海之言其幾乎廢矣若乃東方生曉畢方之名劉子政辨盜械之尸王頎訪兩面之客海民獲長臂之衣精驗潛効絶代縣符於戲羣惑者其可以少寤乎是故聖皇原化以極變象物以應怪鑒無滯賾曲盡幽情神焉廋哉蓋此書跨世七代歷載三千雖暫顯於漢而尋亦

寢廢其山川名號所在多有舛謬與今不同師訓莫傳遂將湮泯道之所在俗之所喪悲夫余有懼焉故爲之創傳疏其壅閡闢其茀蕪領其元致標其洞涉庶幾令逸文不墜於世奇言不絕於今夏后之迹靡刊於將來八荒之事有聞於後裔不亦可乎夫蘙薈之翔叵以論垂天之淩蹏涔之遊無以知絳虯之騰鈞天之庭豈伶人之所躡無船之津豈蒼兕之所涉非天下之至通難與言山海之義矣於戲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

山海經目錄總十八卷本三萬九百十九字注二萬三百五十字總五萬一千二百六

十九字

海內經第十八本一千一百十一字注九百六十七字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

沅曰此目錄下注字今本所無目錄下總十八卷注字玉海有己下注字明藏經本有其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言山海經古本十三篇劉秀校進時又附五篇于後爲十八篇也此郭璞注舆

山海經古今本篇目考

山海經三十四篇禹益所作

沅曰劉秀表曰凡三十二篇今合五臧山經及海外

海內經共三十四篇二當爲四字之誤也

沅又曰列子楼夏革以爲夷堅所志又夏革曰大禹

曰地之所載云云四十七字是經海外南經文又呂

氏春秋本味篇楼伊尹說多取此經夏革伊尹皆湯

時人則此經爲夏書無疑矣故自唐以前劉秀奏王

充論衡趙君吳越春秋皆以爲禹益所著博物志曰

太古書今見存有神農經山海經水經注曰禹著山

經淇出沮洳又曰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鄭元

注伺書服虔注左氏春秋皆用山海經疑此經自杜

佑始

沅曰椄海內東北陬以南篇至會稽山在大楚南止

下是水經

十三篇漢時所合

沅曰藝文志形法家有山海經十三篇

海外西經第七

海外北經第八

海外東經第九

海內南經第十

海內西經第十一

海內北經第十二

海內東經第十三

沅曰皆劉向校經時所題也向合南山經三篇以爲南山經一篇西山經四篇以爲西山經一篇北山經

三篇以爲北山經一篇東山經四篇以爲東山經一篇中山經十二篇以爲中山經一篇并海外經四篇海內經四篇凡十三篇班固作藝文志取之于七略而無大荒經以下五篇也

十八篇劉秀所增

南山經第一

西山經第二

北山經第三

東山經第四

沅曰藏本目錄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又篇內有成湯有王亥僕牛則知後人所述又桉大荒經四篇似釋海外經四篇海內經一篇似釋海內經四篇當是秀所增也

水經二卷撰人闕郭璞注

沅曰海內東經篇中自岷三江首至漳水入章武南多有漢郡縣名据隋書經籍志云水經三卷郭璞注舊唐書經籍志云水經二卷郭璞撰此水經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經末當即海內經中文也又有水經四十卷酈善長注乃桑氏之經杜佑不知郭注是海內東經中水經乃云水經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是以二經爲一又引經云濟水過壽張云云而責景純注

解疏略是以郭璞爲注桑氏之書其謬甚矣

沅又曰水經注云山海經創之大禹紀錄遠矣故海內東經曰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亦誤以此水經爲禹經也

十八卷郭璞所注

沅曰隋書經籍志云山海經二十三卷郭璞注舊唐書云十八卷郭璞撰案即用劉秀十八篇篇爲一卷也

古圖亡又圖十卷梁張僧繇畫亦亡

沅曰山海經有古圖有漢所傳圖有梁張僧繇等圖十三篇中海外海內經所說之圖當是禹鼎也大荒經已下五篇所說之圖當是漢時所傳之圖也以其圖有成湯有王亥僕牛等知之又微與古異也据藝文志山海經在形法家本劉向七略以有圖故在形法家又郭璞注中有云圖亦作牛形又云亦在畏獸畫中又郭璞及張駿有圖讚陶潛詩亦云流觀山海圖

中興書目云山海經圖十卷本梁張僧繇畫咸平二

年校理舒雅銓次館閣圖書見僧繇舊蹤尚有存者重繪爲十卷又載工侍朱昂進僧繇畫圖表於首僧繇在梁以善畫著每卷中先類所畫名凡二百四十七種玉海云其經文不經見崇文總目同舒雅修晁氏志四十卷舒雅等撰或題曰張僧繇畫妄也

玉海云書目又有圖十卷首載郭璞序節錄經文而圖其物如張僧繇畫本不著姓名

圖讚二卷郭璞撰

沅曰隋書舊唐書經籍志並云中興書目云山海經

十八卷晉郭璞傳凡二十三篇每卷有讚桉今見藏本也

張駿亦作

沅曰初學記馬部引張駿山海經圖畫讚云云

音二卷郭璞撰

沅曰隋書舊唐書經籍志並云案音古本別行今見注中當是後人所合

新校正十八卷畢沅著

沅曰一考篇目則古本與漢時所傳可得而定一考

文字此書多偏旁相合之字篆文所無詳郭既有音則自晉時已爾其據書傳所引灼知俗寫者改正經文餘則証以玉篇廣韻然二書所見亦取俗本經文實不足據三考山名水道地理家紀載山水郎有與經同名道里不合俱所不取如中山經有密山而取新安密山不取密縣之山西山經有陰山而取上郡雕陰山不取塞外陰山又西山經有洛則以為雍州渭洛中山經有洛則以為豫州熒洛女几山之洛則以為成都縣洛率皆証以書傳非由附會前人未之

及也後有知者倘加意焉

沉又曰山海經明楊慎及

國朝吳任臣皆有廣注今校楊慎所注多由蹈虛而非徵實其於地理全無發明任臣則濫引路史六朝唐宋人詩文以及三才圖會駢雅字彙等書以証經文路史錯謬既不足取詞章所稱又豈經証至於三才圖會駢雅等書近世才人依託俗本經文撰述成帙字跡譌謬百無一得任臣所注多在於斯經之厄也故無取焉

山海經序及考定篇目終

山海經第一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新校正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祕書言校祕書太常屬臣望所校山海經凡三十二篇今定爲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於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崎嶇於邱陵巢於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夷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

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聖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常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肎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爲諫議大夫言此

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上大驚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

臣昧死謹上 沅曰玉海引此序而節其文

南山經 沅曰此秀所題也後同

南山經之首 沅曰此南山經及下南次二經之類是古本篇名禹所題也又曰山海經之名未知所始今案五臧山經是名山經漢人往往稱之海外經已下當爲海經合名山海經或是向秀所題然史記大

宛傳司馬遷已稱之則其名久也曰䧿山沅曰任昉述異記作雀山其首曰招搖之山沅曰大荒西經曰有招搖山融水出焉即此臨于西海之上在蜀伏山山南之西頭濱西海也沅曰蜀伏山未詳或當爲蜀汶山又高誘注呂氏春秋招搖曰山名在桂陽多桂桂葉似枇杷長二尺餘廣數寸味辛白花叢生山峯冬夏常青閒無雜木呂氏春秋曰招搖之桂多金玉有草焉沅曰草本字本作艸經典多借草字爲之假音也其狀如韭璨曰韭音九爾雅云藿山亦多之沅曰爾雅藿山非字作藿詳郭彼義以爲山非名藿此之藿山以爲山名非也而青華華沅曰舊本作花非今改正其名曰祝餘或作桂荼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穀楮也皮作紙璨曰穀亦名構名穀者以其實如穀也其華四照言有光燄也若木華赤其光照地亦此類也見離騷經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

其狀如禺沅曰說文云禺母猴屬頭似鬼而白耳禺似獮猴而大赤目長尾今江南山中多有說者不了此物名禺作牛字圖亦作牛形或作猴皆失之也禺字音遇伏行人走其名曰狌狌沅曰狌狌省文當爲猩爾雅作猩猩云小而好啼周書王會解釋文禮記本俱作狌狌玉篇云狌同猩食之善走生生禺獸狀如猿伏行交足亦此類也見京房易麗麐之水出焉麐音作几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未詳佩之無瘕疾瘕蟲病也沅曰說文云瘕久病也玉篇云腹中病也史記扁鵲倉公傳有云蟯瘕是郭義正義曰龍魚河圖云犬狗魚鳥不熟食之成瘕痛

又東三百里沅曰大戴禮云三百步而里是古里短于今淮南子云堯爲天子于是天下廣陜險易遠近始有道里水經注云廬山有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也曰堂一作常沅曰李善注文選引作

堇庭之山多棪木棪別名連其子似柰而赤可食音剡多白猿今猿似獼猴而大臂腳長便捷色有黑有黃鳴其聲哀沅曰猿當爲蝯見說文玉篇云猿俗字多水玉水玉今水精也相如上林賦曰水玉磊砢赤松子所服見列仙傳多黃金

又東三百八十里曰猨沅曰猨亦當爲蝯玉篇云蝯亦作猨翼之山其中多怪獸水多怪魚凡言怪者皆謂貌狀倔奇不常也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多白玉多蝮虫蝮虫色如綬文鼻上有鍼大者百餘斤一名反鼻虫古虺字沅曰說文云虫一名蝮虺以注鳴二字不同郭失之多怪蛇多怪木不可以上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杻陽之山音紐其陽多赤金銅也沅曰郭義

出說文

其陰多白金銀也見爾雅山南為陽山北為陰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如人歌聲沅曰謠當為謡見說文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佩謂帶其皮毛怪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憲翼之水其中多元龜其狀如龜而鳥首虺尾虺尾銳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如破木聲佩之不聾可以為底底躪也為猶治也外傳曰疾不可為一作底猶病愈也沅曰郭義出說文云底病也為底則治使愈也

又東三百里柢山柢音帶多水無草木有魚焉其狀如牛沅曰博物志云牛魚目似牛形如犢子剝皮縣之潮水至則毛起去又楊孚臨海水上記云魚牛象獺大如犢子毛青黃色其毛似璮知潮水上下見初學記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亦作

脅沅曰當爲胠說文魼魚也此假音字 其音如留牛 莊子曰執犂之狗謂此牛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狗執虎豹 其名曰鯥 音六沅曰此字說文所無凡篆所不著者非先秦書本字疑古作陸以陵居名之 冬死而夏生 此亦蟄類也謂之死者言其蟄無所知如死耳 食之無腫疾

又東四百里曰亶爰之山 亶音蟬 多水無草木不可以上 言崇陗也 有獸焉其狀如貍而有髦 沅曰陸德明莊子音義引作髮 其名曰類 類或作沛髦或作髮沅曰陸德明莊子音義引作師類詳郭云作沛知師又沛字之譌也 自爲牝牡 沅曰列子天瑞云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食者不妒 莊子亦曰類自爲雌雄而化今貆豬亦自爲雌雄

又東三百里曰基山沅曰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基同箕青鳥即下青邱是也其陽多玉其陰多金多怪木有獸焉其狀如羊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名曰猼訑博施二音訑一作陀沅曰猼舊本作猼非是說文玉篇無猼字玉篇有猼𤝻云或作猼廣韻作猼今从之又案說文亦無猼𤝻二字則郭本作訑云或作陀皆古字也佩之不畏不知恐畏有鳥焉其狀如雞而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鵸鵌鵸鵌急性敝孚二音沅曰經文鵸舊本作鵸傳敝字二音舊本作敝孚二音俱字之誤廣雅云南方有鳥焉三首六足六目三翼其名曰鵸鵌曹憲鵸音必舌鵌音付與玉篇鵸云鵸鵌鳥方列切今从之又案傳敝孚二音明藏經本作尙付敝孚巳音食之無臥使人少眠

又東三百里曰青邱之山亦有青邱國在海外水經云即上林賦云秋田於青邱沅曰此郭所云水經未詳也青邱即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云青島服虔注子虛賦曰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十洲記云長洲一名青邱在南海辰巳之地地方各五千里去岸二千五百里者非杜光庭嶽瀆名山記云瀛洲在東海一名青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雘雘黝屬音瓠沅曰舊本作䨼玉篇亦有䨼字云青屬非也當从丹又案說文雘讀若隺郭音瓠者聲之緩急顏師古注漢書曰青雘空青也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即九尾狐沅曰郭云然者竹書紀年云帝少康八年征于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周書王會解云青邱狐九尾其音如嬰兒沅曰倉頡篇云女曰嬰男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噉其肉令人不逢妖邪之氣或曰蠱蠱毒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如人相呵呼聲名曰灌灌或作濩濩沅曰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曰獾獾之炙

高誘注曰䳺䳺鳥名其形未聞䳺一作獲案經即此鳥也獲當即灌之誤佩之不惑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鱬音儒沅曰鱬當爲鱬呂氏春秋本味篇伊尹曰魚之美者洞庭之鱬高誘曰鱬魚名一云魚子說文云鱬魚之美者東海之鱬讀若而其狀如魚而人面沅曰凡云人面者略似人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一作疾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箕尾之山其尾踆于東海多沙石踆古蹲字言臨海上音存沅曰郭云者本徐廣注史記曰古蹲字作踆其實古文無踆字踆當爲夋說文云倨也汸水出焉音芳而南流注于淯音育沅曰此水未詳非出盧氏之淯其中多白玉

凡䧿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

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 沅曰夏書云奠高山大川又云九山刊旅又云荆岐既旅又云蔡蒙旅平孔叢子云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蓋奠山之禮具乎此經是眞禹益之書也 禮毛 言擇牲取其毛色也周官曰陽祀用騂牲之毛 用一璋玉瘞 半珪爲璋瘞薶也 糈 沅曰糈當爲稰說文云稰祭具也郭說非 用稌米 糈祀神之米名先呂反今江東音所一音壻稌稌稻也他覩反糈或作疏非也 一璧稻米白菅爲席 菅茅屬也音間

沅曰右南山經古本爲第一篇秀所合也

南次二經之首曰柜山 音矩 西臨流黃北望諸毗 沅曰廣雅諸毗池曹憲毗音符夷 東望長舌 皆山名沅曰舊舌作右見下長舌山 英水出焉西南

流注於赤水其中多白玉尸子曰水方折者有玉員折者有珠多丹粟細丹砂如粟也沅曰郎丹沙粟沙音同借爲沙古無砂字有獸焉其狀如反有距沅曰別本反作豚其音如狗吠其名曰貍力見則其縣多土功沅曰後人以此云縣疑非夏時書非也說見後郡縣下有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脚如人手鴟音處脂反其音如痺未詳沅曰疑爲藣字之假音其名曰鴸音株沅曰鴸見玉篇云鳥似雞陶潛讀山海經詩云鵃鵝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則鴸當爲鵃其鳴自號也見則其縣多放士放放逐或作效也

東南四百五十里曰長舌之山沅曰舊本舌作右廣韻引此作長舌無草木多水有獸焉其狀如禺而四耳其名長舌以山出此獸因以名

之其音如吟如人呻吟聲見則郡縣大水沅曰淮南子云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爲郡縣則郡縣之名夏殷有之不獨周矣世俗以此疑經非也

又東三百四十里曰堯光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金有獸焉其狀如人而彘鬣穴居而冬蟄其名曰猾褢滑懷兩音沅曰猾字本从从允經典多寫从犬無此字其音如斲木如人斫木聲見則縣有大繇謂作役也或曰其縣亂沅曰高誘注淮南子云河東謂治道爲繇道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羽山今東海祝其縣西南有羽山即鯀所殛處計其道里不相應似非也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多蝮虫蚖也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瞿父之山音劬無草木多金玉

又東四百里曰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今在會稽餘姚縣南句餘縣北故此二縣因此爲名云見張氏地里志沅曰山在今浙江歸安縣東太平寰宇記云烏程縣昇山在縣東二十里一名焉山一名歐餘山一名歐亭山元豐九域志云慈谿有句餘山

又東五百里曰浮玉之山沅曰水經注曰謝康樂云山海經浮玉山在句餘東五百里便是句餘縣之東山乃應入海句餘今在餘姚鳥道山西北何由北望具區也以爲郭于地理甚昧矣洞庭南口有羅浮山高三千六百丈會稽山宜直湖南又有山陰谿水入焉山陰西四十里有二谿東谿廣一丈九尺冬煖夏冷西谿廣三丈五尺冬涼夏煖二谿北出行三里至徐邨合成一谿廣五丈餘而溫涼又雜蓋山海經所謂若水也北逕羅浮山而下注於太湖故言出其陰入於具區也北望具區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也尚書謂之震澤東望諸毗毗水名沅曰太平寰宇記云烏程縣毗山在縣東北九里案浮玉

山在安吉則雲水之發源也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牛尾其音如吠犬

其名曰彘是食人若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具區沅曰水經注云卽山陰西四十里二谿元和郡縣志云烏程縣若水西南自長城安吉兩縣東北流至州南與餘不谿水苧谿水合又流入太湖在州北二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云烏程縣若谿在縣南五十步又曰雲水亦若水之異名也其中多鮆魚鮆魚狹薄而長頭大者尺餘太湖中今饒之一名刀魚音祚啟反

又東五百里曰成山沅曰隋書地理志云會稽有重山成重音相轉疑卽此而經云五百里則太遠四方而三壇形如人築壇相累也成亦重耳其上多金玉其下多

青雘閡水出焉音涿沅曰舊本閡作閼音涿說文玉篇俱無此字玉篇有閡字式旨切藏經本亦作閼今从之而南流注于一作流注于西虖勺虖音呼勺或作多下同其中多

黃金今永昌郡水出金如糠在沙中尸子曰清水出黃金玉英

又東五百里曰會稽之山沅曰山在今浙江山陰縣南水經注云會稽之山古防山也亦謂之爲茅山亦曰棟山越絕書云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四方今在會稽郡山陰縣南上有禹冢及井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玞沅曰舊本作砆玉篇引此作玞今从之當只爲夫廣雅作武夫也石玞武夫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青地白文色蘢蔥不分了也沅曰舊本青作赤了也二字作明今据玉篇所引改正勺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湨音鶪沅曰水經注引此勺作夕湨作湖

又東五百里曰夸山無草木多沙石湨一作湨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列塗沅曰大荒南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死塗之山青水窮焉疑死列字之誤即此

也

又東五百里曰僕勾一作夕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草木無鳥獸無水

又東五百里曰咸陰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東五百里曰洵一作旬水曰玉篇引此作句山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稟氣自然其名曰䍺音還或音患沅曰當爲患䍺字說文所無玉篇云䍺稟氣自然也不可殺之又有䍺字云獸似羊無口洵水出焉音詢而南流注于閼之澤音遏其中多芘蠃紫色螺也沅曰芘蠃即夏小正云蜄者蒲盧也芘蠃蒲盧音相轉然郭云紫色似芘字本作茈

又東四百里曰虖勺之山其上多梓枏梓山楸也枏大木葉似桑今作楠音南爾雅以為枏其下多荊杞杞苟杞也子赤滂水出焉音滂沱之滂而東流注于海

又東五百里曰區吳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沅曰舊本沙作砂俗字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

又東五百里曰鹿吳之山上無草木多金石澤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滂水水有獸焉名曰蠱雕蠱或作纂其狀如雕而有角雕似鷹而大尾長翅其音如嬰兒之音是食人

東五百里曰漆吳之山無草木多博石可以為博棊石沅曰郭說非古

綦字从木不以石爲之博石蓋言大石無玉處于東海望邱山其光載出載入神光之所潛燿是惟日次是日景之所次舍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糈沅曰當爲稰見前用稌稻穬也

沅曰右南次二經古本爲第二篇

南次三經之首曰天虞之山其下多水不可以上

東五百里曰禱過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犀似水牛豬頭痺腳腳似象有三蹏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在鼻上者小而不墮食角也好噉棘

口中常灑血沫兕亦似水牛青色一角重三千斤多象象獸之最大者長鼻大者牙長一丈性妒不畜淫子有鳥焉其狀如鴟鴟似梟而小脚近尾音敝箭之敝而白首三足或作手人面其名曰瞿如音劬其鳴自號也泿水出焉音銀沅曰水經云泿水出武陵鐔城縣北界沅水谷東至蒼梧猛陵縣爲鬱谿東至高要縣爲大水而南流注于海沅曰水經云泿水又東至南海番禺縣西分爲二其一南入于海其一東過縣東南入于海注云東逕懷遠縣入于海也其中有虎蛟蛟似蛇四足龍屬其狀魚身而蛇尾其首如鴛鴦食者不腫可以已痔

又東五百里曰丹穴之山沅曰爾雅云距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丹穴之人信莊子云越王子搜逃乎丹穴又說文曰鳳皇莫宿風穴風當爲丹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

而南流注于勃海勃海海岸曲崎頭也沅曰舊本勃作渤非說文作郭云地之起者高誘注淮南子曰勃大也史記索隱云崔浩云勃旁跌也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沅曰周書王會云戴仁抱義掖信歸有德此所云者言首有文是歸有德翼有文是歸有義背有文是歸有禮下悉同也非云有文在其身曰德曰義也是鳥也飲食自然沅曰尚書鳥獸咸若然若音同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漢時鳳皇數出高五六尺莊周說鳳文字與此有異廣雅云鳳雞頭鷰頷蛇頸龜背魚尾雌曰皇雄曰鳳沅曰寧依義當爲寍

又東五百里曰發爽一作器之山無草木多水多白猿沅曰字當爲蝯汎水出焉而南流注于勃海

又東四百里至于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遺（或作隧）多怪鳥（廣雅云鵹離鶌鵬爰居鵙雀皆怪鳥之屬也沅曰案廣雅云鶌鵬鳳皇屬也鵷離延居鶂雀怪鳥屬也以義定之以鶌鵬爲怪鳥郭之誤以鵷爲鶵字之誤以爰爲延鶂爲鵙字之通今本廣雅鶂又作鶂非凱風沅曰凱當只作豈）凱風自是出（凱風南風）

又東四百里至于非山之首其上多金玉無水其下多蝮虫

又東五百里曰陽夾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東五百里曰灌湘之山上多木無草多怪鳥無獸（一作灌湖射之山）

又東五百里曰雞山其上多金其下多丹雘（雘赤色者或曰雘美丹也見尚書音尺蠖之蠖）黑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鱄魚（音如團扇之團沅曰說文云鱄魚名李善注文選引此作䱒非）其狀如鮒（沅曰易射鮒陸德明音義云子夏傳謂蝦蟇）而彘毛其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四百里曰令邱之山無草木多火其南有谷焉曰中谷條風自是出（東北風爲條風記曰條風至出輕繫督逋畱）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其名曰顒（音娛沅曰玉篇作鴨）其鳴自號也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侖者之山（音論說之論一音倫）其上多金玉

其下多青雘有木焉其狀如穀而赤理其汁如漆沅曰漆木之字當爲桼从水者水名其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釋勞其名曰白䓘或作皐蘇皐蘇一名白䓘見廣雅音羔沅曰說文楷木也讀若皓疑即此䓘非古字可以血玉血謂可用染玉作光彩沅曰郭說非也血釁也猶言合玉今白茇可以合玉即白䓘也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禺槀之山多怪獸多大蛇

又東五百八十里曰南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水有穴焉水出輒入夏乃出冬則閉佐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海有鳳皇鵷雛亦鳳屬沅曰莊子南方之鳥其名鵷雛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司馬相如賦作宛雛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祈請禱也沅曰郭說非也祈當爲鐖說文云以血有所刏涂祭也周禮祈于社稷鄭注云祈或爲刏春官肆師職曰祈或作鐖又云秋官大師職曰凡刏珥則奉犬牲此刏衈正字與案刏與鐖同義皆本字祈假音字也糈用稌沅曰糈當爲稰

沅曰右南次三經古本第三篇

右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沅曰此條疑秀所說也秀合此三篇以爲一篇曰南山經

山海經第一　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沈琮寶孫璞校

山海經第二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新校正

西山經

西山經華山之首曰錢來之山（沅曰山去松果山四十五里當在今河南閿鄉縣或秦嶺是又古者錢泉通字錢來之山以泉來得名與）其上多松其下多洗石（澡洗可以磢體去垢圿磢初兩反）有獸焉其狀如羊而馬尾名曰羬羊（今大月氏國有大羊如驢而馬尾爾雅云羊六尺爲羬謂此羊也羬音鍼沅曰羬非古字當爲麙說文云山羊而大者細角周書王會云高夷嗛羊嗛羊者羊而四角則亦或當爲嗛聲相近）其脂可以已腊（治體

皴腊音昔沅曰腊籒文昔字昔之訓乾肉借爲皴腊之腊也王逸注楚詞皮乾腊字亦如此廣雅云皵皴也俗字

西四十五里曰松果之山沅曰初學記及文選注引此作松梁山在今陝西華陰縣東南二十七里水經云河水又南至華陰潼關注有灌水出松果之上太平寰宇記云華陰縣松果山在縣東南二十七里灌水出焉沅曰舊本灌作濩非水經注云灌水北流逕通谷世亦謂之通谷水述征記所爲潼谷水元和郡縣志云潼關關西一里有潼水今水出潼關廳南三十里潼谷北流貫關城入河灌潼聲之轉也北流注于渭沅曰水經注云入河今亦入河經言入渭者華陰潼關之閒河渭之會互受通稱也其中多銅有鳥焉其名曰螐渠螐音彤弓之彤沅曰爾雅作䳨渠漢書司馬相如賦作庸渠說文作䳨渠皆卽此鳥螐非古字當爲䳨其狀如山雞黑身赤

足可以已臘 謂皮皺起也音叵駮反沅曰臘當爲暴依義當爲皰說文云皰面生气也玉篇又作皺皴二形皆俗字

又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 即西岳華陰山也今在宏農華陰縣西南沅曰山在今陝西華陰縣南十里華字本作崋見說文 削成 沅曰郭義讀削爲陗也俗亦讀爲肩若削成之削 而四方 今山形上大下小陗峻也 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 仞八尺也上有明星玉女持玉漿得上服之即成仙道險僻不通詩含神霧云 鳥獸莫居有蛇焉名曰肥遺 沅曰舊本遺作蟦非據劉昭注郡國志引此只作肥遺廣韻又作𧎥蟦俗字 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湯時此蛇見於陽山下復有肥遺蛇疑是同名

又西八十里曰小華之山 即少華山沅曰山在今陝西華州南十里元和郡縣志云

鄭縣少華山在縣東南十里其木多荊杞其獸多牸牛今華陰山中多山牛山羊肉皆千斤牛即牸牛也音昨沅曰牸字說文所無見玉篇其陰多磬石可以爲樂石沅曰郭說非也秦刻石云刻此樂石凡石之有聲者皆曰磬石或曰鳴石其陽多㻬琈之玉㻬琈玉名所未詳也㻬浮兩音沅曰爾雅云東南方之美者有華山之玉石㻬琈非古字㻬當爲瑜琈當爲孚玉篇云琈琈筍玉采色禮記云孚尹旁達琈孚字同也鳥多赤鷩赤鷩山雞之屬胷腹洞赤冠金皆黃頭綠尾中有赤毛彩鮮明音作蔽或作鼈可以禦火其草有萆荔萆荔香草也蔽戾二音沅曰荔當爲薜說文曰萆薜似烏韭爾雅釋艸帛似帛布似布華山有之疑此艸矣狀如烏韭而生於石上亦緣木而生烏韭在屋者曰昔邪在牆者曰垣衣食之已心痛沅曰陶宏景別錄云垣衣主治心煩欬逆

又西八十里曰符禺之山沅曰山在今陝西華州西南四十里水經云渭水又東過鄭縣北注有符禺之山太平寰宇記云鄭縣符禺山在縣西南一百里高一百丈其陽多銅其陰多鐵其上有木焉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聾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花黃實如嬰兒舌食之使人不惑沅曰東晳發蒙說云甘棗令人不惑見藝文類聚符禺之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渭水又東合沙溝水水即符禺水也南出符石北逕符禺之山北流入渭金史地里志云鄭有符禺水水今在同州府華州西俗名遇仙橋河是也而北流注于渭其獸多蔥聾其狀如羊而赤鬣其鳥多鴖音旻沅曰說文有鴖鳥其狀如翠而赤喙翠似燕而紺色也可以禦火畜之辟火災也

又西六十里曰石脃之山沅曰舊本脃作脆非水經云渭水又東過鄭縣北注有石脃之山今當在同州府華州西南俗失其名其木多㮨枏㮨樹高三丈許無枝條葉大而員枝生梢頭實皮相裹上行一皮者爲一節可以爲繩一名栟櫚音馬騣之騣其草多條其狀如韭而白華黑實食之已疥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銅

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禺水沅曰水經注云小赤水卽山海經之灌水也水原出石脃之山北逕簫加谷于孤柏原西東北流與禺水合太平寰宇記云鄭縣灌水一名小赤水今名高谷水案水在今陝西華州赤水鎮東經言此水注禺水禺水又注招水水經言灌水入渭今此水亦入渭疑灌水是上流之名其中有流赭赭赤土以塗牛馬無病今人亦以朱塗牛角云以辟惡馬或作角沅曰塗當爲涂

又西七十里曰英山 沅曰水經云渭水又東過鄭縣北注有英山太平寰宇記鄭縣英山在縣西南一百三十里今當在陝西華州及雒南縣界俗失其名今華州志云州西南三十里喬谷卽英山疑非也沅又曰今華州有馬領山疑卽前符禺山里山疑卽英山音皆相轉而無以定之 其上多杻橿 杻似棣而細葉一名土橿杻音紐橿木中車材音姜 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禺水出焉北流注于招水 沅曰水經注云禺水北流與招水相得亂流西北注于灌灌水又北注于渭華州志云州西南三十里有喬谷招水所經也俗譌招爲喬 其中多鮮魚 音同蚌蛤之蚌沅曰鮮當爲蚌洪适隸釋云淮南子硥魚注云硥讀如蚌字書蚌或作鮮硥則鮮與蚌通 其狀如鼈其音如羊其陽多箭䉋 今漢中郡出䉋竹厚裏而長節根深筍冬生地中人掘取食之䉋音媚沅曰今華州西南五十里有箭谷水經注謂之簫䈲谷谷多竹木也䉋當爲媚見水經注有媚䈲

谷戴凱之竹譜云篃亦箘徒概節而短玉篇云䈶竹長節深根筍冬生　其獸多犞牛羬羊

有鳥焉其狀如鶉黃身而赤喙其名曰肥遺食之已癘癘疫病也或曰惡創韓子曰癘人憐主　可以殺蟲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沅曰山在今陝西渭南縣東南四十里俗名大秦嶺亦曰箭谷嶺水經云渭水又東逕下邽縣故城南注有竹山太平寰宇記云鄭縣竹山在縣西南一百四十里高一千二百六十丈其上多喬木枝上竦者音橋其陰多鐵有草焉其名曰黃雚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赭紫赤色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治胕腫也音符沅曰胕卽腐字省文黃帝素問有胕腫竹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竹水南出竹山北逕媚加谷歷廣鄉原東俗謂之大赤水北流注于渭太平寰宇記

（云鄭縣竹水亦曰大赤水又名箭谷水桼水在今陝西渭南縣東二十里廣鄉原在縣東南十里）北流注于渭其陽多竹箭（箭篠也）多蒼玉丹水出焉（今所在有丹水）東南流注于洛水（沅曰水經注云上洛縣洛水東與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東南流注于洛今在陝西渭南洛南二縣界）其中多水玉多人魚（如鯑魚四腳）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笄簪屬）名曰豪彘（狟豬也夾髀有麓豪長數尺能以脊上豪射物亦自爲牝牡狟或作猳吳楚呼爲鸞豬亦此類也沅曰豪舊本作毫俗字今改正）

又西百二十里曰浮山（沅曰水經注云有腑浮山與麗山連麓而在南案其道里當卽此山今在陝西臨潼縣南）多盼木（音美目盼兮之盼）枳葉而無傷（枳刺鍼也能傷人故名云沅曰廣雅云傷箴也）木蟲居之（在樹之中）有草焉名曰薰（音訓）草（沅曰薰字

當爲嵐廣雅云薰草蕙草也王逸楚詞章句云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華紫也見史記索隱**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沅曰嵇含草木狀云蕙草一名薰草葉如麻兩兩相對氣如蘼蕪可以止癘**臭如蘼蕪**蘼蕪香草易曰其臭如蘭眉無兩音沅曰爾雅作蘪蕪云蘄茝史記司馬相如賦作蘪蕪樊光云藁本一名蘪蕪根名蘄茝見史記索隱**佩之可以已癘**沅曰爾雅疏引作止癘

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音臾**漆水出焉**今漆水出岐山沅曰郭璞劉昭樂史以爲漢杜陽之俞山漆水非也水經注云開山圖曰麗山西北有溫池溫池西南八十里岐山在杜陵與長安西有渠謂之柒渠據此則麗山西有岐山漆水與經云羭次山在浮山西合矣山當在今陝西咸甯縣南俗失其名**北流注于渭其上多棫橿**棫白桵也音域**其下多竹箭其**

陰多赤銅其陽多嬰垣之玉垣或作短或作根或作埋傳寫謬錯未可得詳沅曰郭云或作根者當爲琅說文琅石之似玉者玉篇引張揖埤蒼云瓔琅石似玉也琅居恨魚巾二切是又說文有瓔字云石之似玉者與垣聲相近疑亦是　有獸焉其狀如禺而長臂善投其名曰頣亦在畏獸畫中似獼猴投擲也沅曰頣當爲夒形相近字之誤也說文夒母猴似人有鳥焉其狀如梟人面而一足曰橐𩇯音肥冬見夏蟄服之不畏雷著其毛羽令人不畏天雷也或作災

又西百五十里曰時山沅曰時讀从泰畤之畤黃帝立時于雍多有其名山在終南山東當是陝西長安縣正南秦嶺矣　無草木逐逐或作遂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沅曰鄭君詩箋曰豐鎬之閒水北流也　其中多水玉

又西百七十里曰南山沅曰山在今陝西鄠盩厔二縣南夏書云終南山春秋傳云中南山詩亦云南山山在渭水之南僉以名之或說南隆聲相近淮南子謂之終隆山南之言隆也三秦記云其山從長安向西可二百里見初學記又云長安正南秦嶺見長安志據此則自長安縣南以東曰秦嶺俗以爲南山上多丹粟丹水出焉沅曰水疑即赤水也水經注非渭水又東逕槐里縣故城南有漏水出南山赤谷又云耿谷水北與赤水會又北逕思鄉城東又北注渭水今水出陝西盩厔縣東南五十里赤谷北流注于渭獸多猛豹猛豹似熊而小毛淺有光澤能食蛇食銅鐵出蜀中豹或作虎鳥多尸鳩尸鳩布穀類也或曰鳲鳩也鳩或作邱

又西百八十里曰大時之山沅曰山疑即大白山也在今陝西郿縣東南四十里廣韻引此作泰時當爲泰時封禪書稱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蓋黄帝時嘗用事說文亦

云古扶風有五畤皆黃帝時祭則泰畤之名起于黃帝禹因之矣秦時之稱太白其在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時與水經注曰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又今太白山西南一水北入渭一水南入漢水經涔水清水合故知即此山也

上多穀柞柞櫟下多杻橿陰多銀陽多白玉涔水出焉音潛北流注于渭沅曰水疑即斜水涔當為涂形相近字之誤也涂與斜同音地理志武功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今水出陝西襃城縣北山北至郿縣入渭清水出焉山沅曰水疑即襃水也地理志云武功襃水出衙嶺山南至南鄭入沔括地志云斜水與襃水同源而派流見史記正義今水出陝西郿縣西南又西南流逕寶雞縣又逕鳳縣襃城縣至南鄭縣入漢水南流注于漢水今河內修武縣縣北黑山亦出清水水沅曰夏書云東流為漢地理志謂之東漢水水經謂之沔水漢沔互受通稱在今漢中府寧羌州北東流逕沔縣襃城縣至南鄭縣也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嶓冢之山今在武都氐道縣南嶓音波沅曰山在今甘肅秦州西南六十里地理志云隴西禹貢嶓冢山在西地形志說以爲在華陽嶓冢縣今相承以爲在漢中府寍羌州北者非

漢水出焉沅曰漢水上原曰漾水亦曰西漢水或曰卽洋水也水經云漾水出隴西氐道縣嶓冢山說文云漾古文作瀁地理志云氐道禹貢養水所出又云西漢水所出是以出嶓冢者爲漾亦爲西漢水也淮南子昆侖山洋水出其西北陬高誘云洋水逕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水水經注云闞駰云漢或爲漾漾水出昆侖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漾水是以漢爲卽昆侖之洋水也今水出秦州州卽漢西及氐道二縣地又案華陽國志說此水多誣今不取

而東南流注于沔至江夏安陸縣江卽沔水沅曰沔舊本作江据劉昭注郡國志作沔沔水首受西漢水北承沮水亦曰東漢水水經云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地理志云沔水出武都又云武都沮水出東狼谷又云武都縣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漢

書注如淯曰北方人謂漢水曰沔水水經注云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是沔沮東漢一也今水出漢中府略陽縣東經云漢水注沔者酈道元桉庾仲雍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葛蔓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邢昺桉郭璞爾雅音義謂之潛水水經注謂之通谷水今水在漢中府寧羌州北俗名燕子河上承東漢水西流合于西漢水也

頭水出焉北流注于湯水或作陽沅曰頭水湯水俱未詳藝文類聚引此作嚚水

其上多桃枝沅曰尚書蔑席周禮次席孔鄭皆云桃枝爾雅釋州曰桃枝四寸有節戴凱之竹譜說桃枝長爽纖葉清肌薄皮注云桃枝枝是其中最細者又曰桃枝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爲席余之所見桃枝竹節短者不兼寸長者或踰尺豫章偏有之

鉤端鉤端桃枝屬沅曰廣雅作鉤篣云桃支也竹譜引此作劒端皆非經字正也

獸多犀兕熊羆羆似熊而黃白色猛憨能拔樹

鳥多白翰赤鷩白翰白鵫也亦名鵫雉又曰白雉

有草焉其葉如蕙蕙香

草蘭屬也或以蕙爲薰葉失之音惠其本如桔梗本根也黑華而不實名曰骨容爾雅釋草曰榮而不實謂之英萯音骨沅曰二字舊本从艸艸非劉昭注郡國志引此作骨容今从之舊傳脫英字食之使人無子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椶枏下多菅蕙菅茅類也有獸焉其狀如狗名曰谿邊或作谷遺沅曰艸木鳥獸之名多雙聲當爲谷遺席其皮者不蠱有鳥焉其狀如鶉黑文而赤翁翁頸下毛音汲翁之翁沅曰說文云翁頸毛也漢書云赤雁集殊翁孫孟康曰翁雁頸名曰櫟音沙櫟之礫食之已痔有草焉其狀如葵其臭如蘼蕪名曰杜衡香草也沅曰爾雅云杜土鹵范子計然曰秦蘅出于隴西天水見李善注文選廣雅云楚蘅杜衡也本草經云杜若

一名杜蘅博物志云一名杜杏味亂細辛葉似葵又云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毛衡經典加艸非經字正也可以走馬帶之令人便馬或曰馬得之而健走食之已癭沅曰淮南子云險阻氣多癭

西南三百八十里曰臯塗之山沅曰史記索隱引此作鼻塗薔音色或作黃又作菑水出焉西流注于諸資之水沅曰淮南子地形訓云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塗水出焉南流注于集獲之水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銀黃金其上多桂木有白石焉其名曰礜沅曰說文云礜毒石也出漢中可以毒鼠今礜石殺鼠音豫蠶食之而肥有草焉其狀如槀茇槀茇香草沅曰即槀本也本茇聲之緩急其葉如葵而赤背名曰無條沅曰無常讀如蕪經

云如橐茇又曰其葉如葵疑即蘪蕪矣可以毒鼠有獸焉其狀如鹿而白
尾馬足人手前兩腳似人手而四角名曰玃如音猳玃之玃沅曰舊本經文譌
爲玃如傳文譌爲猳嬰今改正案正字當爲蠷如史記
索隱引此作玃猱云字或作蠷又案史記司馬相如賦
有蠷蝚說文云蠷禺屬漢書注張揖云玃猱獼猴也師
古云猱音迺高反音柔即今所謂戎皮爲褰褥者也戎
音柔之轉耳非獼猴也博物志云蜀山南高山上有物
如獼猴長七尺能人行健走名曰猴玃一名化或曰猳
玃同行道婦女有好者輒盜之說文亦有癸玃同郭義
玉篇云玃似獼猴而黃又作蠷沅謂許張顏等所說不
同實皆禺屬也玃司馬貞案字林音俱顧野
王音塗卓反聲之轉如蝚戎則音皆相近有鳥焉其
狀如鴟而人足名曰數斯食之已癭或作癎
又西百八十里曰黃山今始平槐里縣有黃山上故有宮漢惠帝所起疑非此沅曰山

未詳也或說即今陝西興平黃山斯錯簡耳無草木多竹箭盼水出焉音美目盼兮之盼沅曰盼俗本作盼非西流注于赤水沅曰或說盼水即耿谷水形相近字之譌耳耿水東北入赤谷水在盩厔縣亦山之南麓也然山在渭北水在渭東疑非是其中多玉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蒼黑大目其名曰㸲音敏沅曰汲冢周書王會云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㸲非古字當爲每廣韻㸲音切同美是也有鳥焉其狀如鴞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鸚䳇鸚䳇舌似小兒舌腳指前後各兩扶南徼外出五色者亦有純赤白者大如雁也

又西二百里曰翠山其上多椶柟其下多竹箭其陽多黃玉沅曰詩充耳以黃傳云黃玉其陰多旄牛麢麝麢似羊而大角細食好在山崖

閒麢似獐而小有香其鳥多鸓音疊沅曰舊本爲鸓音壘據玉篇有鸓大鴞切說與此同今从之傳音壘當爲音疊依改正之其狀如鵲赤黑而兩首四足可以禦火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騩山音巍一音隗囂之隗是錞于西海錞猶隄埻也音章閏反沅曰錞借字自本字西海者地理志謂之僊海或謂之青海西僊青三聲相近今在西寧府西北番中或說凡水之大者皆名海太康地記曰河北得水爲河塞外得水爲海也見史記正義張衡思元賦自注云黃帝葬于西海橋山七發亦云北望汝海李善曰汝稱海大言之也是其類矣無草木多玉淒水出焉或作浽西流注于海其中多采石黃金采石石有采色者今雌黃空青綠碧之屬多丹粟

凡西經之首自錢來之山至于騩山凡十九山二千九

百五十七里沅曰此經之山自陝西潼關西至甘肅西寍也準今書自錢來山至此二千八百十七里與經不合疑有脫誤字華山冢也冢者神鬼之所舍也沅曰郭說非也爾雅曰山頂曰冢釋詁曰冢大也其祠之禮太牢牛羊豕爲太牢羭山神也祠之用燭或作煬齋百日以百犧牲純色者爲犧瘞用百瑜瑜亦美玉名音臾湯或作溫其酒百尊溫酒令熱嬰以百珪百璧嬰謂陳之以環祭也或曰嬰即古罌字謂盂也徐州云穆天子傳曰黃金之罌之屬也其餘十七山之屬皆毛牷用一羊祠之牷謂牲體全備也左傳曰牷牲肥腯者也燭者百草之未灰白蓆采等純之純緣也五色純之等差其文綵也周禮莞席紛純沅曰此亦周秦人釋語舊本亂入經文今別行

沅曰右西山經古本爲第四篇

西次二經之首曰鈐山音髡鉗之鉗或作冷又作塗其上多銅其下多玉其木多杻橿

西二百里曰泰或作秦冒之山沅曰山在今陝西膚施縣晉灼引水經上郡雕陰白泰冒山太平寰宇記云洛水原出白於山經上郡雕陰秦望山案泰秦字相近望冒聲相近膚施縣志云縣南雕陰山一名秦望山是也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浴水沅曰初學記引此經作洛水是出焉沅曰晉灼引水經洛水云出上郡雕陰泰冒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漢書顏師古注亦云洛即漆沮本出上郡雕陰泰冒山而東南入渭則浴當爲洛蓋自白於山出而經此也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藻玉藻玉玉有符彩者或作柬音練多白蛇水蛇

又西一百七十里曰數歷之山沅曰水經注汧縣有數歷山金史地理志云鳳翔路號有楚山數歷與楚聲相近故水亦曰楚水也山當在今陝西隴州疑俗稱西秦山在州東南百里者是也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其木多杻橿其鳥多鸚䳇楚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渭沅曰水經注云渭水逕南由縣南東與楚水合世所謂長蛇水水出汧縣之數歷山又南流注于渭闞駰以是水爲汧水焉案今水出隴州西南東流逕西秦山南又東至寶雞縣西入于渭俗亦稱陸川其中多白珠今蜀郡平澤出青珠尸子曰水員折者有珠

又西百五十里曰高山沅曰玉篇引此作商山非案其道里疑即橋山也高橋聲相近地里志陽周橋山在南元和郡縣志云眞寗縣橋山在縣東八十里山在今甘肅眞寗陝西中部二縣界涇水所經也一云今甘肅隆德縣東南二十里有高山俗名美高山亦是也其上多銀其下多

青碧碧亦玉類也今越嶲會無縣東山出碧沅曰詩云充耳以青傳曰青青玉說文碧石之青美者**雄黃**晉太興三年高平郡界有山崩其中出數千斤雄黃**其木多椶其草多竹涇水出焉**音經沅曰夏書云涇屬渭汭即此水說文云涇水出安定涇陽开頭山括地志云涇水源出原州百泉縣西南开頭山涇谷見史記正義今水出甘肅固原州南一原出平涼府華亭縣北合流東逕涇州北又東逕慶陽府眞寧縣南也**而東流注于渭**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开頭山至京兆高陵縣入渭也沅曰東流者東南流夏書涇屬渭汭孔安國曰言治涇水入渭也水在今陝西高陵縣西南入渭也**其中多磬石**書曰泗濱浮磬是也**青碧**

西南三百里曰女牀之山沅曰薛綜東都賦注曰女牀山在華陰西六百里考地理諸書山亡所見桉其道里或鳳翔府岐山縣岐山也**其陽多赤銅其陰多石涅**即礬

石也楚人名爲涅石秦名爲羽涅也本草經亦名曰涅石也沅曰淮南子云以涅染緇高誘曰涅礬石也其獸多虎豹犀兕有鳥焉其狀如翟而五采沅曰舊本作彩非文翟似雉而大長尾或作鸞鸞鵬屬也名曰鸞鳥沅曰周書王會云氏羌鸞鳥決疑注漢大史令蔡衡曰凡象鳳者有五多青色者鸞枹朴子曰似鳳而白纓見藝文類聚見則天下安寧舊說鸞似雞瑞鳥也周成王時西戎獻之沅曰說文云鸞鳴中五音頌聲作則至孫氏瑞應圖云鸞心識鐘律鐘律調則至見藝文類聚

又西二百里曰龍首之山沅曰山在今陝西隴州西至甘肅清水縣龍當讀如隴氏之隴班固西都賦云右界褒斜隴首之陰通典云隴城大隴山亦曰隴首山即此非疏龍首以抗殿之龍首也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鐵若水出焉沅曰若當爲芮形相近字之誤也周書職

方解云雍州其川涇汭周禮作芮今芮水出陝西隴州西北七十里龍門洞俗稱黑水河北流入甘肅華亭縣界若初學記引此作若若納芮三字聲亦相近東南流注于涇水沅曰汭水自陝西隴州至甘肅華亭縣又逕崇信縣又逕涇州又逕陝西邠州長武縣至州西入涇皆東北流經云東南者酈道元釋水經北流有自北而南之說與其中多美玉

又西二百里曰鹿臺之山今在上黨郡沅曰舊本傳云在上郡非地形志云建義有鹿臺山隋書地理志襄垣平遙俱有鹿臺山太平寰宇記云謁戾山一名鹿臺山山在今汾州府平遙縣西依郭說如是桉其道里則未詳也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銀其獸多㸲牛羬羊白豪豪貆豬也有鳥焉其狀如雄雞而人面名曰鳧徯其名自叫也見則有兵

西南二百里曰鳥危之山其陽多磬石其陰多檀楮楮即穀木其中多女牀未詳鳥危之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四百里曰小次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赤銅有獸焉其狀如蝯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大兵一作見則有兵起焉一作見則爲兵

又西三百里曰大次之山其陽多堊堊似土色甚白音惡其陰多碧其獸多㸲牛麢羊

又西四百里曰薰吳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四百里曰底陽之山音旨沅曰底今書作厎傳寫之譌其木多櫻柟豫章櫻似松有刺細理音卽豫章大木似楸葉冬夏青生七年而後復可知也其獸多犀兕虎犳㸲牛犳音之藥反沅曰卽虎豹字玉篇有狗云獸豹文音同郭又廣韻作狗字音切同祆云獸似豹少文益誤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眾獸之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其下多檀楮多黃金其獸多犀兕

又西五百里曰皇人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卽雄黃也或曰空青曾青之屬皇水出焉西流注于赤水其中多丹粟

又西三百里曰中皇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蕙棠彤棠

之屬也蕙或作羔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西皇之山其陽多金其陰多鐵其獸多麋鹿㸲牛麋大如小牛鹿屬也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萊山其木多檀楮其鳥多羅羅是食人羅羅之鳥所未詳也

凡西次二經之首自鈐山至于萊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爲飛獸之神其祠之毛用少牢羊豬爲少牢也白菅爲席其十輩音背神者其祠之毛一雄

雞鈐而不糈鈐所用祭器名所未詳也或作思訓祈不糈祠以不米毛采言用雄色雜也

沅曰右西次二經古本爲苐五篇

西次三經之首曰崇吾之山沅曰博物志史記索隱引此作崇邱在河之南北望冢遂山名南望䍃之澤䍃音遥沅曰卽鍾山瑤崖也西望帝之搏獸之山搏或作簙東望蝹淵音於然反有木焉員葉而白柎今江東人呼草木子房爲柎柎音府一曰柎花下鄂音丈夫字或作柎柎音符赤華而黑理其實如枳食之宜子孫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臂豹虎而善投沅曰謂攫人也投字以殳爲聲攫字以矍爲聲皆相似舉父之名亦以此名曰舉父或作夸父沅曰卽爾雅玃父也郭云或作夸父爾雅寓屬云玃父善顧說文云玃母猴也攫持人也玃舉夸三聲相近郭注二

書不知是一蓋不知音轉耳高誘注淮南云夸父神獸非有鳥焉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比翼鳥也色青赤不比不能飛爾雅作鶼鶼鳥也沅曰爾雅作鶼鶼玉篇作鸓鸓皆俗字博物志作蠻說與此同蠻蠻聲相近見則天下大水

西北三百里曰長沙之山沅曰穆天子傳云己丑天子東征䑕獵送天子至于長沙之山紫山有水北注泑澤常在塞外蒲昌海南也泚水出焉音紫北流注于泑水鳥交反又音黝水色黑也沅曰說文云泑澤在昆侖下讀與幽同史記謂之鹽澤地理志謂之蒲昌海云敦煌郡有括地志云蒲昌海一名泑澤一名鹽澤一名輔日海亦名牢蘭亦名臨海在沙州西南見史記正義無草木多青雄黃

又西北三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此山形有缺不周帀處因名云西北不周

風自此山出沅曰淮南子云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屈原賦云路不周以左轉指西海以爲期淮南子云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王逸高誘皆云不周山在昆侖西北漢書注張揖曰不周山在昆侖東南二千三百里三說不同者漢說以昆侖爲在于闐則不周山在其西北張揖据此經道里爲說則曰東南

北望諸毗之山臨彼嶽崇之山東望泑澤河水所潛也沅曰史記云張騫曰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原出焉漢以昆侖爲在于闐故言河原在南北山經言河原則在西北是敦薨之水西流注此者也其原渾渾泡泡河南出昆侖潛行地下至蔥嶺出于闐國復分流岐出合而東流注泑澤已復潛行南出於積石山而爲中國河也名泑澤即蒲澤一名蒲昌海廣三四百里其水停冬夏不增減去玉門關三百餘里即河之重源所謂潛行也渾渾泡泡水濆涌之聲也袞咆二音沅曰說文云厵水泉本也篆文作原俗又从水非今改正爰有嘉果其實如桃其葉

如棗黃華而赤柎食之不勞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音密山沅曰穆天子傳注及李善注文選引此直作密山峚即密字之壞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華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澤后稷神所馮因名云沅曰郭說是海內西經云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氐國西海內經云西南黑水之閒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淮南子地形訓云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原沸沸湯湯玉膏涌出之貌也河圖玉版曰少室山其上有白玉膏一服即仙矣亦此類也沸音拂黃帝是食是饗所以得登龍於鼎湖而龍蛻也是生元玉言玉膏中又出黑玉也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丹木五歲五色乃清言光鮮也五味乃馨言滋香也黃

帝乃取峚山之玉榮謂玉華也離騷曰懷琬琰之華英又曰登昆侖兮食玉英汲冢書所謂若華之玉而投之鍾山之陽以爲玉種沅曰淮南子云鍾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澤不變許君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瑾瑜之玉爲良言最善也或作食覲臾兩音堅粟精密說玉理也禮記曰瑱密以粟粟或作栗玉有粟文所謂穀璧也濁澤而有光濁謂潤厚五色發作言符彩互映色王子靈符應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割肪黑如醇漆玉之符彩也以和柔剛言玉協九德也天地鬼神是食是饗玉所以祈祭者言能動天地感鬼神君子服之以禦不祥今微外出金剛石石屬而似金有光色可以刻玉外國人帶之云辟惡氣亦此類也自峚山至于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也沅曰何休公羊學云瀨洄曰澤是多奇鳥怪獸奇魚皆異物焉

又西北四百二十里曰鍾山沅曰漢書云趙地鍾岱迫近胡寇如淳曰鍾所在未聞案北山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陰淮南子云燭龍在雁門北是知鍾山在雁門北水經注芒干水出塞外南逕鍾山山即陰山徐廣史記注云陰山在五原北是知山即陰山今山西朔平府北塞外西至陝西楡林府北境陰山是也陰鍾聲相近又漢書侯應曰陰山東西千餘里則密山泰器之山皆其連麓也又高誘注淮南子云鍾山崑崙也以其連麓而在東北與**其子曰鼓**此亦神名名之爲鍾山之子耳其類皆見歸藏啟筮沅曰許君注淮南子云鼓造蓋謂梟疑鼓即梟也**其狀如人面而龍身**啟筮曰麗山之子青羽人面馬身亦似此狀也**是與欽䲹**音邳沅曰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引此作欽駓是也欽亦作堪音同䲹當爲坏或爲負或借駓䲹字俗寫也莊子云堪坏襲崑崙淮南子作欽負皆是又欽負今俗本淮南誤作鉗且**殺葆江于昆侖之陽**葆或作祖沅曰呂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曰祖

江之邱名曰搖水張衡思元賦云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弔祖江之見劉自注祖江人名也即此高誘注呂氏春秋以沮江為漸迦江旁之水非

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瑤音遙崖沅曰今書作嶢非据呂氏春秋當為搖張衡賦自注作瑤岸云郎赤岸後漢書注引此亦作瑤岸蓋在搖水之崖說文云崖高邊也

欽䲹化為大鶚鶚雕屬也音鄂沅曰鶚當為䳿說文云䳿鷙鳥从鳥屰聲俗以蔦鶚為二字非案篆文蠌魚字亦从虫屰聲今加作蠌是其詎矣張有復古編云䳿別作鶚蔦並非是也

其狀如鵰沅曰史記索隱云服虔曰鵰大鷲鳥也一名鷲黑色多子可以其毛作箭羽案鵰籀文也

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晨鵠鶚屬猶云晨鳧耳說苑曰緤吠犬比奉晨鳧也

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為鵕鳥音俊沅曰俊字假音大鳥也

其狀如鴟沅曰說文云鴟雖也鴟籀文也

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

如鵠見即其邑大旱穆天子傳云鍾山作舂字音同耳穆王北升此山以望四野曰鍾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百獸之所聚飛鳥之棲也爰有赤豹白虎白鳥青鵰執犬羊食豕鹿穆王五日觀於鍾山乃爲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

又西百八十里曰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沅曰呂氏春秋作藿水高誘曰藿水在西極劉逵吳都賦注引此作濩水西流注于流沙沅曰王逸楚詞注云流沙沙流如水也張揖漢書注云流沙沙與水流行也地理志云張掖居延居延澤在北古文以爲流沙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流沙自流行是多文鰩魚音遙沅曰呂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曰味之美者藿水之魚名曰鰩本草陳藏器說此魚生海南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齊羣飛海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狀如鯉魚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

夜飛其音如鸞雞鸞雞鳥名未詳也或作欒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豐穰收熟也韓子曰穰歲之秋

又西三百二十里曰槐江之山沅曰據張掖記說即甘州張掖縣北雞山也丘時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泑水其中多蠃母即蝶螺也沅曰疑亦蒲盧即蜃也其上多青雄黃多藏琅玕黃金玉琅玕石似珠者藏猶隱也郎干二音沅曰藏古字作臧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之平圃即元圃也穆天子傳曰乃為銘迹於元圃之上謂刊石紀功德如秦皇漢武之為者也沅曰郭云即元圃也元圃在今甘肅張掖縣北雞山是太平御覽云張掖記曰黑水出縣界雞山亦名縣圃昔有娀氏女簡狄浴于元邱之水即黑水也太平寰宇記云云同神英招司之司主也招音韶其

狀馬身而人面虎文而鳥翼徇沅曰字當爲袀見倉頡篇裴駰史記集解曰李奇曰徇略也于四海徇謂周行也其音如榴音留或作籀此所未詳也南望昆侖沅曰昆侖在今肅州南故曰南望二字舊本从山非其光熊熊沅曰炎炎之假音也其氣魂魂皆光氣炎盛相焜燿之貌西望大澤后稷所潛也后稷生而靈智及其終化形遯此澤而爲之神亦猶傳說騎箕尾也沅曰即稷澤稷所葬也其中多玉其陰多榣沅曰說文云櫾昆侖河隅之長木也即此國語云榣木不生危韋昭曰榣木大木穆天子傳云天子乃鈞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字凡三作櫾正字榣省文繇借字也木之有若榣木大木也言其上復生若木大木之奇靈者爲若見尸子國語曰榣木不生花也沅曰說文云叒籀文作叒即若字也詩云桑其葉沃若是其義北望諸毗山名槐鬼離侖居之離侖神名其鷹鶚之所宅也亦鶚

賜屬也莊周曰鴟鴉甘鼠穆天子傳云鍾山上有白鵰青鵰皆此族類也東望恆山四成成亦重也爾雅云再成曰英也有窮鬼居之各在一搏搏猶脅也言羣鬼各以類聚處山四脅有窮其總號耳搏一作摶爰有㴭水沅曰當爲瑤水或爲瑤史記云禹本紀言昆侖有醴泉瑤池穆天子傳云西王母觴天子于瑤池呂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曰水之美者昆侖之井沮江之邱名曰搖水皆此也㴭非古字其清洛洛水流下之貌也㴭音遙也有天神焉其狀如牛而八足二首馬尾其音如勃皇勃皇未詳見則其邑有兵沅曰山經文多用韻語前密山文庚陽韻也此文毋圃玉粟侖魂潛若宅搏洛皇兵凡五轉餘文亦多似此好古者尚畱意云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邱沅曰山在今甘肅肅州南八十里爾雅釋地云三成爲昆

侖邱地理志云金城臨羌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昆侖山祠又云敦煌廣至縣有昆侖障十六國春秋云涼張駿酒泉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卽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又删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昆侖在臨羌之西卽此明矣括地志云昆侖山在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俱見史記正義昆侖山漢武帝案古圖書又以爲在于闐唐以爲在吐蕃云卽紫山元以火敦腦兒爲河原云是朶甘思東北大雪山皆非此昆侖也經曰槐江之山南望昆侖東望恆山明昆侖去恆山不甚遠若在于闐何由相望又古言昆侖皆是西北去中國亦止數千里耳海內西經云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鄭君注尚書引禹所受地說書云昆侖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說文云邱字从北一中邦之居在昆侖東南漢書云黃帝使泠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大夏者春秋傳所言實沈之遷在山西境昆侖之陰呂氏春秋作阮隃之陰案阮卽代郡五阮關隃卽西隃雁門見說文亦在今山西山西接陝西以至甘肅皆在西北以知此之昆侖在肅州其非

于闐吐蕃之山明矣又張守節云肅州即小崑崙非河原出者後世皆仍其誤考博物志云漢使張騫度西海至大秦國西海之濱有小崑崙則古以小崑崙爲是大秦國之山肅州之山爲夏書山海經崑崙亡疑也自十州記遁甲開山圖以下多有異說故水經亦云去嵩高五萬里無稽之談蓋不取云

是實惟帝

沅曰郭云天帝非也帝者黃帝竹書穆天子傳云天子升于崑崙之邱以觀黃帝之宮莊子云黃帝遊于赤水之北崑崙之邱是也

之下都

天帝都邑之在下者也穆天子傳云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邱以觀黃帝之宮而封豐隆之葬以詔後世言增封於崑崙山之上

神陸吾司之

即肩吾也莊周曰肩吾得之以處大山也

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

主九城之部界天帝苑囿之時節也沅曰時疑當讀爲播時百穀之時

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螻

沅曰周書王會云州靡費

費其形人身技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嘍卽此海內南經亦謂之梟羊又案螻廣韻引此作𤜶非也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𧒒沅曰案說文此正字大如鴛鴦名曰欽原鈙或作爰或作至也蠚沅曰當爲螫說文云螫蟲行毒也蛬蟲也蠚蛬字之譌借音爲螫耳鳥獸則死蠚木則枯有鳥焉其名曰鶉鳥是司帝之百服服器服也一曰服事也或作藏有木焉其狀如棠棠梨也華黃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可以禦水食之使人不溺言體浮輕也沙棠爲木不可得沈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銘曰安得沙棠剡以爲舟汎彼滄海以遨以遊沅曰剡舊本作刻非有草焉名曰蕡草音頻其狀如葵其味如蔥食之已勞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昆侖之蘋河水出焉出山東北隅也沅曰爾雅釋地云河

出昆侖虛邑白高誘注淮南子云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云河圖曰昆山出五邑流水其白水東南流入中國名爲河河圖云黃河出昆侖山東北角剛山東以北流千里折西而行至于南山南流千里至于華山之陰東流千里至于植雍北流千里至于下津河水九曲長者入于勃海見初學記今水出于積石當肅州昆侖之南海內西經曰出東北隅蓋其伏流也而南流東注于無達山名赤水出焉出山東南隅也沅曰李善注文選云河圖曰昆侖有五邑水赤水之氣上蒸爲霞莊子云黃帝游于赤水之北登于昆侖之邱疑即浩疊水也而東南流注于氾天之水氾天赤山名赤水所窮也穆天子傳曰遂宿於昆侖之側赤水之陽陽水北也氾浮劍反沅曰大荒南經云有氾天之山赤水窮焉洋水出焉出山西北隅或作淸沅曰高誘注淮南子曰洋水逕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或作養水水經注云闞駰說漢或爲漾漾水出昆侖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爲

漾水据此則卽甘肅秦州南之漢水也而西南流注于海內西經云出西北隅或其潛源與

醜塗之水醜塗亦山名也皆在南極穆天子傳曰戊辰濟洋水又曰觴天子洋水也沅曰大荒南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朽塗之山青水窮焉朽醜聲相近卽此郭云洋或作淸也黑水出焉亦出西北隅也沅曰海內西經云黑水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羽民南而西流于大杅山名也穆天子傳曰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是惟昆侖鴻鷺之上以爲周室主杅音于是多怪鳥獸謂有一獸九首有一鳥六首之屬也

又西三百七十里曰樂游之山沅曰疑卽樂都也穆天子傳曰天子西濟于河爰有溫谷樂都沅和郡縣志云湟水縣湟水亦謂之樂都水出青海東地亂山中据此則青海東亂山卽樂都亦經樂游之山也桃水出焉沅曰疑卽洮水也地理志云臨洮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東入河

西流注于稷澤是多白玉其中多䱻魚音滑沅曰舊本譌作鰨魚誤廣韻引此作䱻其狀如蛇而四足是食魚

西水行四百里曰流沙沅曰海內西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墟西南入海黑水之山地理志云居延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流沙在敦煌郡西八百里

二百里至于蠃母之山神長乘司之沅曰水經注云禹西至洮水之上見長人受黑玉疑此神也穆天子傳云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肱棄聲相近樂史以此神爲在岷山今鞏昌府岷州是是天之九德也九德九氣所生其神狀如人而犳尾之藥反

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石而無水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沅曰大秦西有白玉山非此山也山即地理志所云臨羌西

北塞外西王母石室在今肅州西七十里昆侖之連麓是西王母所居也此山多玉石因以名云穆天子傳謂之羣玉之山見其山河無險四徹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寡草木無鳥獸穆王於是攻其玉石取玉石版三乘玉器服物載玉萬隻以歸雙玉爲瑴半瑴爲隻沅曰俗以西王母爲神人非也西王母國名爾雅四荒有西王母尚書大傳西王母來獻白玉琯荀子禹學于西王國是也莊子云西王坐乎少廣淮南子云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其餘傳記所說多謬蓋無取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沅曰嘯說文云吟也經云此者見其民俗如文身雕題之屬耳俗遂以爲神人也戴勝蓬頭亂髮勝玉勝也音龐沅曰淮南子云夏桀之時西老折勝老母聲相近郎西王母也戴勝言其民俗尚此飾也是司天之厲及五殘主知災厲五刑殘殺之氣也穆天子傳曰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元珪白璧以見西王母獻錦組百縷金玉百斤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觴西王

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閒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天子答之曰予還東土和理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西王母又爲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烏鵲與處嘉命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翱翔世民之子惟天之望天子遂驅升于弇山乃紀迹於弇山之石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弇山即崦嵫山也案竹書穆王五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舜時西王母遣使獻玉環見禮三朝沅曰博物記云老子云萬民皆付西王母惟王聖人仙人道人之命上屬九天君其說蓋因此耳史記索隱云穆天子傳與西王母觴于瑤池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予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案周說是也司古文多借爲祠或其國好祠陰陽之神故名西王母與又淮南子言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則是其國有學仙延年之術也厲如春秋傳晉侯夢大厲是也

有獸焉其狀如犬而豹文其角如牛或作

羊其名曰狡其音如吠犬見則其國大穰晉太康七年邵陵扶夷縣檻得一獸狀如豹文有二角無前兩腳時人謂之狡疑非此有鳥焉其狀如翟而赤名曰胜遇音姓是食魚其音如錄音錄義未詳見則其國大水

又西四百八十里曰軒轅之丘沅曰穆天子傳云天子升于昆侖之邱以觀黃帝之宮淮南子云軒轅邱在西方水經注云南安姚瞻以爲黃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東七十里軒轅谷無草木黃帝居此邱娶西陵氏女因號軒轅邱洵水出焉音詢南流注于黑水其中多丹粟多青雄黃

又西三百里曰積石之山沅曰山在今甘肅西寧縣東南一百七十里海外北經云鄧林禹所導積石之山在其東地理志云金城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石山在

河州枹罕縣西七里又云黃河源從西南下出大昆侖東北隅東北流逕于闐入鹽澤即東南潛行吐谷渾界大積石山又東北流至小積石山見史記正義是唐人有二積石案夏書積石之山不當大遠唐人所言河源亦不足信大積石或其附會也近人閻百詩胡渭以大積石之說爲夏書之山小積石爲唐述窗蓋不取焉

其下有石門沅曰石門山在今甘肅河州西南積石山之南麓河水冒以西流冒猶覆也積石山今在金城河門關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入塞內沅曰海內西經云河水入勃海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是山也萬物無不有焉水經引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鄧林山東河水所入也沅曰此疑非郭傳後人所附

又西二百里曰長畱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沅曰顏之推家訓云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其神降于長流之山于祀主秋案畱流古同也其獸

皆文尾文或作長其鳥皆文首文或作長是多文玉石實惟員神磈音隗氏之宮是神也主司反景日西入則景反東照主司察之

又西二百八十里曰章莪之山無草木多瑤碧碧亦玉屬所爲甚怪多有非常之物有獸焉其狀如赤豹五尾一角其音如擊石其名如猙京氏易義曰音如石相擊音靜也沅曰猙字說文所無有鳥焉其狀如鶴一足赤文青質而白喙名曰畢方沅曰韓非子云師曠曰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淮南子云木生畢方薛綜注左思賦云畢方老父神如鳥兩足一翼者常銜火在人家作怪災也其鳴自叫也見則其邑有譌火譌亦妖訛字

又西三百里曰陰山濁浴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蕃澤其中多文貝餘泉蚔之類也見爾雅沅案今本爾雅作餘賦非有獸焉其狀如貍或作豹而白首名曰天狗其音如榴榴或作猫猫可以禦凶

又西二百里曰符惕之山音陽其上多椶枏下多金玉神江疑居之是山也多怪雨風雲之所出也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今在燉煌郡尚書云竄三苗于三危是也沅曰山在今甘肅肅州北塞外古人言三危有三鄭元注尚書引河圖及地說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岐當爲岷劉昭注郡國志首陽引地道記云有三危三苗所處陸德明莊子音義曰三峗今屬天水一也山當在今秦州西俗失其名水經云江水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漢洛縣南二也山當在今四

川省淮南子云三危在樂民西禹貢山水地澤所在云三危山在敦煌縣南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見史記正義是此山也又水經注云山海經曰三危在敦煌南與嶓山相接山南帶黑水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道經曰出三危山所未詳案酈元此說不知三危有二也所引山海經今書亦無 三青鳥居之三青鳥主爲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于此山也竹書曰穆王西征至于青鳥所解也沅曰大荒西經云赤黑首一名大鵹一名少鵹一名曰青鳥是也是山也廣員百里沅曰國語云廣運百里韋昭曰東西爲廣南北爲運運員音相近下仿此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白身四角其豪如披蓑蓑避雨之衣也音梭沅曰蓑當爲衰正字也見說文其名曰獒㹱傲噎二音沅曰舊本譌作徼㹱据玉篇有獒㹱當从犬㹱字說文所無是食人有鳥焉一首而三身其狀如鸈其名曰鴟鸈似鵰黑文赤頸音洛下句或云扶

獸則死扶木則枯應在上欽原下脫錯在此耳

又西一百九十里曰騩山沅曰文選琴賦云慕老童于騩隅五臣作隗其上多玉而無石神耆童居之耆童老童顓頊之子其音常如鍾磬其下多積蛇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山沅曰山在今甘肅張掖縣西南二百里晉灼注漢書云在西域近蒲類國去長安八千餘里括地志云祁連山在甘州張掖縣西南二百里又云天山一名白山今名折羅漫山在伊吾縣北百二十里皆見史記正義元和郡縣志云西州前庭縣天山在縣北三十里多金玉有青雄黃英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湯谷有神鳥其狀如黃囊赤如丹火體色黃而精光赤也六足四翼渾敦無面目

是識歌舞實惟帝江也夫形無全者則神自然靈照精無見者則闇與理會其帝江之謂乎莊子所云中央之帝混沌爲儵忽所鑿七竅而死者蓋假此以寓言也沅曰江讀如鴻春秋傳云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是此云帝江猶言帝江氏子也

又西二百九十里曰泑山泑音黝黑之黝沅曰李善注文選引此作蒙山山當在今甘肅隴西境今文尚書宅西曰柳谷虞翻云古篆丣字案柳丣泑三聲相近疑即此山也鄭元注宅西亦云西在隴西之西神蓐收居之亦金神也人面虎爪白尾執鉞見外傳云沅曰國語云虢公夢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史嚚曰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其上多嬰短之玉未詳沅曰當爲嬰琅琅短聲相近見上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日形員故其氣象亦然也沅曰虞書云寅餞納日淮南子云日至于

蒙谷是謂定昏入于虞淵之汜經泑字亦作蒙也神紅光之所司也未聞其狀西水行百里至于翼望之山或作土翠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貍一目而三尾名曰讙讙音歡或作原其音如奪沅曰即奪字張有復古編曰奪別作奪奪並非百聲言其能作百種物聲也或曰奪百物名亦所未詳是可以禦凶服之已癉黃癉病也音旦有鳥焉其狀如烏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鵸鵌猗餘兩音沅曰周書王會云奇幹善芳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眯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鳥名案此鳥與此略同疑奇幹即鵸鵌鳥字或當為奇幹周書云善芳當為善笑形相近字之譌孔說非也又案說文有雉度鳥或當是鵸鵌正文服之使人不厭不厭夢也周書曰服者不眯音莫禮反或曰眯眯目也沅曰倉頡篇云厭眠內不祥也俗作魘非高誘注淮南子曰

楚人謂厭爲眛則卽周書云不眛也又可以禦凶

凡西次三經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沅曰此經之山皆在甘肅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狀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禮用一吉玉瘞玉加采色者也尸子曰吉玉大龜糈用稷米沅曰糈字當从示

沅曰右西次三經古本爲第六篇

西次四經之首曰陰山沅曰山在今陝西甘泉縣南二十里漢書地理志謂之雕陰山上多穀無石其草多茆茆鳧葵也沅曰說文云茆鳧葵也陸德明毛詩音義云鄭小同云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又曰徐音柳韋昭萌藻反蕃蕃青蕃似莎而大卯煩兩音沅曰青煩之字當

為瀆假音此陰水出焉沅曰今陰山下無水甘泉縣有水出洛東清泉山西流逕縣南入洛俗稱清泉水疑即陰水也西流注于洛沅曰此渭洛之洛出白於山也北五十里曰勞山沅曰疑即陝西保安縣西九吾山在陰山之北吃莫水經其西也多茈草一名茈莀中染紫也沅曰爾雅云藐茈草陸德明音義云茈沈顧徂斯反謝徂咨反弱水出焉沅曰水即吃莫川也太平寰宇記云保安軍吃莫河在軍北一十里原出蕃部吃莫川南流在軍北四十里入洛河不勝船筏案其川流道里又云不勝船筏即此經弱水也晉書苻堅載記堅遣安北將軍幽州刺史苻洛討代王涉翼犍翼犍戰敗遁于弱水苻洛逐之退還陰山既與陰山近當亦此水水出今陝西靖邊縣東南流至保安縣西入洛也而西流注于洛沅曰洛水南至保安縣西又東南經金鼎山吃莫川水西南注之即弱水也

西五十里曰罷父之山沅曰山當在今陝西安定安塞二縣界玉篇云洱出罷谷山父谷字形相近當爲谷元和郡縣志云貞觀十年置罷交縣取城北罷交谷爲名疑即是洱水出焉音耳沅曰隋書地里志云洛原有洱水即此今甘肅慶陽府是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茈碧

北百七十里曰申山沅曰疑即陝西安塞縣北蘆關嶺區水所出也其上多穀柞其下多杻橿其陽多金玉區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區水世謂之清水東流入上郡長城逕老人山下又東北流至老人谷旁水北出極谿便得水原隋書地理志云金明有清水元和郡縣志云膚施縣清水俗名去斤水北自金明縣界流入太平寰宇記謂之濯斤川金史地理志謂之濯中川水出今陝西安塞縣北一百五十里蘆關嶺南逕膚施延長宜川三縣入河也而東流注于

河沅曰區水在宜川縣東北入河

北二百里曰烏山沅曰疑卽陜西安定縣西南秦重嶺辱水逕其北也又縣南四十里有鵶鴿山方志云山產鵶鴿二鳥並居亦烏鼠同穴之類或卽古之烏山與其上多桑其下多楮其陰多鐵其陽多玉辱水出焉沅曰穆天子傳云己酉天子飲于溽水之上疑卽此水水經注云辱水俗謂之秀延水元和郡縣志謂之吐延川云延川縣吐延水北自綏州綏德縣流入今水出陜西安塞縣北王家掌東北流入安定縣界逕秦重嶺北又東南逕綏德州淸澗縣西又南至延川縣入河而東流注于河沅曰辱水在延川縣東北至永寧關入河也

又北百二十里曰上申之山沅曰疑卽陜西米脂縣北諸山俗名曰雲山馮家山湯水所出也上無草木而多硌石硌磊硌大石貌也音洛沅曰硌當爲落見玉篇下

多榛楛榛子似栗而小味美楛木可以為箭詩云榛楛濟濟臻怙兩音獸多白鹿其鳥多當扈或作戶其狀如雉以其髯飛髯咽下須毛也沅曰髯當為𩑶食之不眴目音眩湯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河水又南諸次之水入焉又南湯水注之今有水出綏德州米脂縣桃花窊行數十里其水落于厓下為深淪有如墨色至州南入河志家以為湯水也俗名黑水坑水

又北百八十里曰諸次之山沅曰案水經注山當在今陝西榆林府北塞外俗失其名諸次之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諸次水出上郡諸次山其水東逕榆林塞外世又謂之榆林山即漢書所謂榆谿舊塞今水出榆林府治東雙山保西北塞外元和郡縣志謂之茹蘆水云眞鄉縣茹蘆水源出縣西北而東流沅曰水自榆林府治北入塞東南流入葭州界注于河沅曰今水逕葭

州西屈東逕州治南入于河也是山也多木無草鳥獸莫居是多眾蛇沅曰水經注引經作象蛇當爲眾蛇其地無象

又北百八十里曰號山沅曰山當在今陝西葭州未詳也已上諸山俱見水經注俗失其名略依酈道元所述水原證定之也其木多漆椶漆樹似㮄也沅曰當爲柰其草多葯虈芎藭葯白芷別名虈香草也芎藭一名江蘺葯音烏較反多泠石泠或音金未詳沅曰泠涅聲之緩急疑涅石端水出焉沅曰即盛河水也盛端聲相近水經注圖水又東逕圖陽縣南東流注于河河水又東端水入焉今水出葭州北八十里王元溝俗稱盛河而東流注于河沅曰其水南流在葭州北入河也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孟山音于孟或作明沅曰孟當爲孟與明聲相近水經注云沓

延水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疑即孟山也當在今陝西靖邊縣傳云孟或作明舊本脫之今據水注增入

其陰多鐵其陽多銅其獸多白狼白虎外傳曰周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白虎虎名[illegible][illegible]其鳥多白雉白翟或作白翠生水出焉沅曰水經注謂之奢延水云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洛川在南俗因縣土謂之奢延水又謂朔水元和郡縣志云朔方縣無定河一名朔水一名奢延水原出縣南百步桑奢延故城在廢夏州西南今陝西懷遠縣亦其地有水出縣東酸茨溝俗名漫忽都河疑即生水之原而東流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河水又南離石縣西奢延水注之今生水東北逕榆林府懷遠縣北塞外又東南至綏德州清澗縣入於河

西二百五十里曰白於之山沅曰山在今甘肅安化縣元和郡縣志云洛原縣白於山一名女郎山在縣北三十里太平寰宇記云洛蟠縣白於山在縣北三十里上多松柏下

多櫟檀櫟作即其獸多㸲牛羬羊其鳥多鴞鴞似鳩而青色洛水出于其陽沅曰周禮雍州浸有洛淮南子云洛出獵山高誘注曰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說文云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晉灼曰水經洛水出上郡雕陰泰冒山過華陰入渭即漆沮水見史記正義太平寰宇記云洛水原一出白於山經上郡雕陰泰望山今水出慶陽府安化縣一原出延安府定邊縣東南流離廟石縫中而東流注于渭沅曰夏書曰渭又東過漆沮水經云渭水又東過華陰縣北注云洛水入焉闞駰以為漆沮之水也桼洛水故入渭今入河在朝邑縣南考阜昌禹跡圖石刻已在同州南入河則是朱金時改流也夾水出于其陰東流注于生水沅曰夾水未詳疑即甘肅靖邊縣東莪麥河也其水合紅柳河逕塞外又東至縣入于奢延水水即生水也

西北三百里曰申首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申水出于

其上潛于其下是多白玉沅曰案其道里當在陝西榆林府北塞外今有海子山是與

又西五十五里曰涇谷之山或無之山二字沅曰水經注云渭水又東過上邽縣注有涇谷之山山在今甘肅秦州東南涇水出焉或以此爲今涇水未詳沅曰水經注云渭水逕縣諸道東又東南合涇谷水水出西南涇谷之山合橫水軒轅谷白城谷水案其水在今甘肅秦州東三十里俗曰永川河東南流注于渭沅曰水經注云涇谷水又東北歷董亭下東北流注于渭經曰東南蓋自南而北也是多白金白玉

又西百二十里曰剛山多柒木沅曰當爲桼多㻬琈之玉剛水出焉北流注于渭是多神䰠䰠亦魑魅之類也音恥回反或作䰠沅曰說文

䰡厲鬼也玉篇䰡丑利切亦作𣦸義同郭經作䰠非其狀人面獸身一足一手其音如欽欽亦吟字假音

又西二百里至剛山之尾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沅曰此洛未詳也其中多蠻蠻其狀鼠身而鼈首其音如吠犬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英鞮之山沅曰玉篇作莫靴未詳上多漆木下多金玉鳥獸盡白涴水出焉涴或作潫音冤枉之冤沅曰玉篇潫于袁切水出莫靴山作潫而北注于陵羊之澤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眯可以禦凶

又西三百里曰中曲之山沅曰山未詳也已上三山案其道里當在古雍梁之境今

甘肅秦階二州之閒而無經傳証之其陽多玉其陰多雄黃白玉及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身黑尾沅曰爾雅疏引作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其名曰駮沅曰說苑云師曠曰豹食駮駮食虎駮之狀有似駮馬是食虎豹爾雅說駮不道有角及虎爪駮亦在畏獸畫中可以禦兵養之辟兵刃也有木焉其狀如棠而員葉赤實實大如木瓜木瓜如小瓜名曰櫰木音懷食之多力尸子曰木食之人多爲仁者名爲若木此之類

又西二百六十里曰邽山音圭沅曰山在今甘肅秦州西北三十里秦有邽戎漢有上邽縣其爲字从邑山以邑名也邽戎其在上古乎水經云渭水東過上邽縣注云渭水東歷縣北邽山之陰太平寰宇記云廢伏羌縣邽山在縣東南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

窮奇音如獋狗是食人或云似虎蝟毛有翼銘曰窮奇之獸厭形甚醜馳逐妖邪莫不犇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濛水出焉音蒙沅曰水經注云濛水出縣西北邦山翼帶眾流積以成谿東流南屈逕上邽縣故城西側城南出隋書地里志云上邽有濛水水在今秦州西南俗曰來谷水南流注于洋水沅曰水經注云渭水出橋亭西又南得藉水口水出西山藉水即洋也水北有濛水注焉通典云上邽藉水一名洋水一名嶧水案水出今秦州南門外其中多黃貝貝甲蟲肉如科斗但有頭尾耳蠃魚音螺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二十里曰鳥鼠同穴之山今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有鳥鼠同穴鳥名曰鵌鼠名曰鼵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黃色穿地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孔氏尚書傳曰共為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也沅曰二山在今甘肅渭源縣西二十里地里志云隴西首陽禹貢

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水經注云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
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過同穴枝間括地志云渭水
原出渭源縣西七十六里鳥鼠山今名青雀山見史記
正義沅又案舊本傳文云鼠名曰鼵云鵌似燕云穿地
入數尺此據史記正義改正正義有音其上多白虎白
云鼵扶廢反鵌丁括反故知當是正字
玉渭水出焉沅曰周禮雍州浸有渭水經云渭水出隴
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括地志云渭
有三原並出鳥鼠山見史記正義今水出甘肅
渭原縣西二十五里南谷山山去鳥鼠山五里而東流
注于河出山東至宏農華陰縣入河沅曰地里志云渭
水東至船司空入河案在今陝西華陰縣東北
潼關
廳界其中多鰠魚音騷其狀如鱣魚鱣魚大魚也口在頷
下體有連甲也或作
鮎
鯉動則其邑有大兵或脫無從動
則以下語者濫水出于其西音檻
沅曰
博物志濫作溫云水出鳥鼠山下注漢水水經注云洮
水又北經降狄道故城西在城西北下又北隴水注之

卽山海經所謂濫水也水出鳥鼠山高城嶺西經底又西北歷白石山下又西北逕降狄道故城東又西北流注于洮水與博物志異隋書地里志云河津有濫水西流注于漢水沅曰博物志亦云入漢水經注以爲入洮之濫未詳也多䰽魮之魚如玭兩音沅曰夏書有蠙珠說文云宋宏云玭珠之有聲卽此魚也魮俗字玭正字南越志曰海中有文魮魚頭尾鳴似磬而生玉見初學記宋薛士龍說夏書亦以此文魮舊本作䰽魮據李善注文選引此作文魮今从之其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亦珠母蚌類而能生出之

西南三百六十里曰崦嵫之山日沒所入山也見離騷奄茲兩音沅曰字當爲弇茲山在今甘肅秦州西五十里穆天子傳曰天子升于弇山郭曰弇茲山當卽此也王逸注楚詞云崦嵫山下有濛水水中有虞淵今秦州有來谷水亦濛水也虞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鄭君注曰西在隴

西之西亦以爲在此寅餞納日卽日入崦嵫之說與其上多丹木沅曰卽松柏屬其葉如穀其實大如瓜赤符沅曰借爲柎也而黑理食之已癉可以禦火其陽多龜其陰多玉苕或作若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海禹大傳曰洧盤之水出崦嵫山其中多砥礪磨石也精爲砥麤爲礪也有獸焉其狀馬身而鳥翼人面蛇尾是好舉人喜抱舉人沅曰言其攫人攫舉音相近名曰孰湖有鳥焉其狀如鴞而人面蜼身犬尾蜼獮猴屬也音贈遺之遺一音誄見中山經尾又作背其名自號也或作設設亦呼耳疑此脫誤見則其邑大旱

凡西次四經自陰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沅曰此經之山自陝西榆

林府延安府西南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
至甘肅秦州也
禮皆用一白雞祈沅曰祈當爲𦉲糈沅曰糈當爲稰以稻米白菅爲席
沅曰右西次四經古本爲弟七篇
右西經之山凡七十七山一萬七千五百一十七里

山海經弟二終

總校姚煨分校
孫沈琮寶璜校

山海經第三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新校正

北山經

北山經之首曰單狐之山多机木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出蜀中音飢沅曰藏經本作音几　其上多華草逢水出焉音逢而西流注于泑水沅曰說文云泑澤在昆侖下漢書西域傳云鹽澤　其中多茈石文石

又北二百五十里曰求如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玉無草木滑水作滑水沅曰舊本脫注三字今从藏經本增入出焉而西流注于諸

𩵦之水水出諸𩵦山也沅曰此與南山經諸𩵦是二山也其中多滑魚作鮹魚沅曰說文鮹魚名則作鮹是也舊本脫注三字今从藏經本增入其狀如鱓赤背鱓魚似蛇音善其音如梧如人相枝梧聲音吾子之吾食之已疣也疣贅其中多水馬其狀如馬文臂沅曰文當讀若班牛尾臂前腳也周禮曰馬黑脊而斑臂膢漢武元狩四年敦煌渥洼水出馬以爲靈瑞者卽此類也其音如呼如人呌呼

又北三百里曰帶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馬一角有錯言角有甲錯也或作厝其名曰䑏疏音歡可以辟火有鳥焉其狀如烏五采而赤文名曰鵸鵌上已有此鳥疑同名沅曰陸德明莊子音義引此作奇類以釋類自爲雌雄則當爲奇類也詳郭義又是鵸鵌是自爲牝

牡食之不疽無癰疽病也彭水出焉而西流注于芘湖之水其中多儵魚音由沅曰依義當爲儵儵借音字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

又北四百里曰譙明之山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食之已癰有獸焉其狀如貆而赤豪貆豪豬也音丸沅曰爾雅云貈子貆說文云貆貉之類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禦凶辟凶邪氣也亦在畏獸畫中也是山也無草木多青雄黃一作多青碧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涿光之山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

河其中多鰼鰼之魚音袴褶之褶沅曰爾雅有鰼鰌郭云今泥秋非此也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不癉沅曰說文云癉勞病也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櫟橿其獸多麢羊其鳥多蕃未詳或云即鴞音煩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虢山沅曰初學記引此作號山邢昺爾雅疏引此作虢山其上多漆沅曰漆當爲桼其下多桐椐桐梧桐也椐樻木腫節中杖椐音裾其陽多玉其陰多鐵伊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獸多橐駝有肉鞍善行流沙中日行三百里其負千斤知水泉所在也沅曰史記橐駝字作橐佗古借馳字爲之馳即駝字當爲馳其鳥多寓沅曰爾雅所謂寓屬也狀如鼠而鳥翼其音如羊可以

禦兵

又北四百里至于虢山之尾其上多玉而無石魚水出焉西流注于河其中多文貝

又北二百里曰丹熏之山其上多樗柏其草多韭䪥皆山菜爾雅有其名沅曰俗本作薤省文多丹雘熏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棠水有獸焉其狀如鼠而菟首麋身沅曰初學記鼠弟十引作麋耳其音如獋犬沅曰初學記引此獋作嘷以其尾飛或作髯飛獋音豪名曰耳鼠食之不脎脎大腹也見裨倉音采又可以禦百毒

又北二百八十里曰石者之山沅曰石者或當爲根者其上無草

木多瑤碧泚水出焉沅曰史記正義云山海經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今經無此山疑石者耆者字與耆字相近紫淵卽泚水當卽是也地理志云穀羅紫澤在北西流注于河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題額也名曰孟極是善伏其鳴自呼

又北百一十里曰邊春之山或作春山多蔥沅曰疑此卽蔥嶺亦穆天子傳所謂春山也水經注曰河水一源出于闐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今經云山多蔥又杜水注泑澤又郭云或作春山考泑澤卽蒲昌海則杜水或卽蔥嶺所出河也水經注又云西河舊事曰蔥嶺在敦煌西八千里其山高大生蔥故曰蔥嶺也葵韭山蔥名落大葉桃李山桃榹桃子小不解核也杜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泑澤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文身善笑

見人則臥言佯眠也名曰幽鴳或作嬇嬒鴳音遏其鳴自呼

又北二百里曰蔓聯之山萬連二音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禺而有鬣牛尾文臂馬蹏沅曰此字蹢字省文見或必欲寫作蹏者非見人則呼名曰足訾其鳴自呼有鳥焉羣居而朋飛朋猶輩也沅曰朋說文云古文鳳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是也其毛如雌雉名曰白鵁交音或作渴也沅曰舊本無白字玉篇鵁云白鵁鳥羣飛尾如雌雞則當有白字其鳴自呼食之已風

又北百八十里曰單張之山其上無草木有獸焉其狀如豹而長尾人首而牛耳一目名曰諸犍音如犍牛之犍沅曰舊本

作犍古無此字當爲犍犍牛字古亦只用犗善吒行則銜其尾居則蟠其尾

有鳥焉其狀如雉而文首白翼黃足名曰白䳜音夜沆曰此即爾雅鵯雉郭云今白鵯也江東呼白雗亦名白雉是也北次二經謂之白鵺鵺音同古無此字皆後人以聲合之食之已嗌痛嗌咽也穀梁傳曰嗌不容粒今吳人呼咽爲嗌音隘可以已痸痸癡病也

櫟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杠水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題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多砥沆曰說文云底石也或作砥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尾其音如訆如人呼喚訆音叫名曰那父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人面見人則躍躍跳名曰竦斯其鳴自呼也匠韓之水出焉而

西流注于泑澤其中多磁石可以取鐵管子曰山上有磁石者下必有銅音慈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其陽多玉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今旄牛背膝及胡尾皆有長毛沅曰旄牛字當爲犛作旄者假音邊水出焉沅曰邊廣韻作邊非而南流注於櫟澤

又北二百三十里曰小咸之山無草木冬夏有雪

北二百八十里曰大咸之山沅曰藝文類聚引此作大同之山無草木其下多玉是山也四方不可以上有蛇名曰長蛇其毛如彘豪說者云長百尋今蝮蛇色似艾綬文文間有毛如豬鬐此其類也常山亦有長蛇與此形不同

其音如鼓柝如人行夜敲木柝聲音託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敦薨之山沅曰水經注云在匈奴之西烏孫之東其上多椶柟其下多茈草敦薨之水出焉而西流注於泑澤沅曰水經注云大河右會敦薨之水其水出焉耆之北敦薨之山自西海逕尉犂國又屈而南逕渠犂國西史記曰西有大河即斯水也又南流注于河山海經云西流注于泑澤蓋亂河流自西南注也出于昆侖沅曰舊本作崑崙非之東北隅實惟河原即河水出昆侖之墟沅曰此經云河原在西北非如漢于闐河及唐宋之所謂星宿海也其中多赤鮭今名鯸鮐為鮭魚音圭沅曰鮭非古字本當為鮐字廣雅譌為鮭或又譌為鮭皆聲相近之訛其獸多兕旄牛或作樸牛樸牛見離騷天問所未詳其鳥多尸鳩沅曰舊本尸作鳩今據毛詩改正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沅曰此山當在漢代郡東南今代州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窫窳爾雅云窫窳似貙虎爪與此錯軋愈二音沅曰海內南經曰窫窳龍首居弱水中海內西經曰窫窳者蛇身人面又與此及爾雅不同窫爾雅作猰陸德明音義云字亦作猰或作窫猰窫二字說文所無疑當為窫也郭音軋愈又案釋文云猰韋昭烏繼反服虔音蹩晉灼音內言餉又云貐字林弋父反韋昭餘彼反不同者聲之緩急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水出鴈門山閒沅曰水經注云雁門水東南流逕高柳縣故城北舊代郡治在平城東南六七十里于代為西北又東南流屈逕一故城又東南流屈而東北積而為潭敦水注之敦水導原西北少咸之山南麓東流注參合縣故城南東又岦水注之北合敦水亂流東北注雁門水其中多鯆鯆之魚音沛未詳或作

鯆沅曰即鯯魚也一名江豚說文云鯆魚名出樂浪潘國鯯訓同一曰溥浮今郭云亦作鯆鯆古字爲溥鯆溥聲相轉也廣雅又爲鱄云鱄鮃鯯也玉篇云鱄鮃魚一名江豚欲風則踊食之殺人

又北二百里曰獄法之山瀤澤之水出焉音懷沅曰說文云瀤北方水也出此而東北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鱳魚音藻沅曰此字說文廣雅無見玉篇其狀如鯉而雞足食之已疣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沅曰投讀如舉言善舉人見人則笑其名山𤟤音暉沅曰說文𤟤獸名劉淵林注吳都賦云𤟤子猿類猿身人面見人則笑吳物志云廬陵大山之間山都似人裸身見人便走有男女可長四五尺能叢則相喚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魅鬼物見初學記其行如風言疾見則天下大風

又北二百里曰北嶽之山沅曰卽恒山也在今山西絳縣東多枳棘剛木檀柘之屬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其音如鳴鴈是食人諸懷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囂水其中多鮨魚音詣沅曰卽鯢魚也亦曰人魚亦曰鯑魚鯢字亦作兒說文云鮨鮪魚名說文無鯢鯑字鮨兒音同鮨正字兒借字也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今海中有虎鹿魚及海豨體皆如魚而頭似虎鹿豬此其類也食之已狂沅曰北次三經云人魚食之無癡疾同也

又北百八十里曰渾夕之山無草木多銅玉囂水出焉而西北流注于海有蛇一首兩身名曰肥遺沅曰廣韻引此作蜰⿰虫遺字俗郭云卽管子之蟡案說文蟡卽逶字古文逶蛇卽肥遺以其長名之故華山之蛇同有是名也見

則其國大旱管子曰涸水之精名曰蟡一頭而兩身其狀如蛇長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使取魚龜亦此類

又北五十里曰北單之山無草木多蔥韭

又北百里曰羆差之山無草木多馬野馬也似馬而小

又北百八十里曰北鮮之山是多馬鮮水出焉沅曰括地志云合黎水一名鮮水見史記正義而西北流注于涂吾之水漢元狩二年馬出涂吾水中也沅曰應劭曰在朔方北見文選注徐廣注史記曰余一作斜音邪其水在今陝西懷遠縣北河套外也

又北百七十里曰隄山或作[illegible]古字耳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狕音幺沅曰說文無此字見玉篇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

泰澤其中多龍龜

凡北山經之首自單狐之山至于隄山沅曰此經之山當是西域塞外東至于山西多不定其所在也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其祠之毛用一雄雞彘瘞吉玉用一珪瘞而不糈言祭不用米皆埋其所用牲玉其山北人皆生食不火之物或作皆生食而不火

沅曰右北山經古本爲第八篇

北次二經之首在河之東其首沅曰水經注引此作其東首枕汾臨汾水上也其名曰管涔之山今在太原郡故汾陽縣北秀容山涔音岑管音姦沅曰山音墳

在今山西靜樂縣北淮南子地形訓云汾出燕京水經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管涔山注云十三州志曰出武州之燕京山亦管涔之異名也括地志云汾水原出嵐州靜樂縣北百三十里管涔山北太平寰宇記云土人云其山多菅或以爲名又案舊本脫管音姦三字太平寰宇記引此有今从之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泉原導于南麓之下而西流注于河至汾陽縣北西入河沅曰水在今山西河津縣南西入于河也

又西二百五十里沅曰少陽山在今管涔山東南可三百里經云西未詳也曰少陽之山沅曰山在今山西交城縣西北元和郡縣志云交城縣少陽山在縣西南九十五里高百丈周回二十里其上多玉其下多赤銀銀之精者酸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沅曰水經注云汾水南逕秀容城東南與酸水合水原西出少陽之山東南流注于汾水其中

多美赭管子曰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

又北五十里沅曰山在今少陽山東北曰縣雍之山今在晉陽縣西名汲甕雍音甕沅曰一名龍山在今山西太原縣水經作縣甕山淮南子地形訓云晉出龍山高誘注云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水經注云晉書地道記及十三州志竝言晉水出龍山名結絀山在縣西北非也山海經曰縣甕之山晉水出焉今在縣之西南元和郡縣志云晉陽縣縣甕山一名龍山在縣西南十二里又案括地志引此雍作甕見史記正義非其上多玉其下多銅其獸多閭麋閭即羭也似驢而岐蹄角如麢羊一名山驢周書曰北唐以閭亦見鄉射禮其鳥多白翟白鶮即白鶮也音于六反沅曰鶮字說文廣雅所無玉篇云白鶮也案即說文之卓雉爾雅字作鵫晉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汾水東過晉陽南又東入汾其中多鮆魚其狀如儵沅曰儵本字儵假音

而赤鱗小魚曰鯈鰷其音如叱食之不驕或作騷騷臭也

又北二百里沅曰山在今縣雍山西南經云北未詳曰狐岐之山沅曰山在今山西孝義縣西八十里水經注云文湖逕中陽縣故城東有勝水出西狐岐之山無草木多青碧勝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勝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又東合陽泉水又東逕中陽故城南又東合夕水元和郡縣志云孝義縣勝水在縣南一里而東流注于汾水沅曰其水合文湖而入汾也見水經其中多蒼玉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廣員三百里盡沙也無草木鳥獸鮪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出山之頂停其底也沅曰呂氏春秋云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非此是多白玉

又北四百里曰爾是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狂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狂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浮水其中多美玉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諸餘之山其上多銅玉其下多松柏諸餘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旄水沅曰玉篇作瀌云水名俗字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敦頭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印澤沅曰印澤疑祁澤其中多騂馬音勃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又案張駿山海經圖畫讚曰敦山有獸其名爲教麟形一角麟形者以釋牛尾案郎此也騂或古本作教則郎勃字異文也牛尾而白身一角其音如呼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鉤吾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有獸焉其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沅曰腋字古只爲亦又作掖見說文从冃者傳寫誤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沅曰狍字說文所無見玉篇是食人爲物貪惏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夏鼎左傳所謂饕餮是也狍音咆沅曰此疑圖讚文然案今所傳狍鴞讚又小有不同

又北三百里曰北嚻之山沅曰說文穀云出蜀北嚻山案其道里不得在蜀又是北山經之山未知說文何謂也無石其陽多碧其陰多玉有獸焉其狀如虎而白身犬首馬尾彘鬣名曰獨狢音谷沅曰說文云北嚻山有獨狢獸如虎白身豕鬣尾如馬出此又曰穀似牂羊出蜀北嚻山中犬首而馬尾今經不載此獸或古本有之

有鳥焉其狀如烏人面名曰鴛鵑般冒兩音或作夏也沅曰此二字說文所無見玉篇宵飛而晝伏鵂鶹之屬食之已暍中熱也音謁涻水出焉沅曰說文云涻水出北囂山入邙澤从水舍聲廣韻引文字音義同舊本經字作涔誤也今改正又案地理志榆次有涂水鄉地形志太原陽邑有八表山涂水出疑即北囂山水疑即涻水也音皆相近未敢定之而東流注于邛澤沅曰說文邛作邙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梁渠之山沅曰其山當在漢代郡且如縣北塞外無草木多金玉脩水出焉沅曰地理志云代郡且如于延水出塞外東至廣甯入治水經注云即修水也水出塞外柔元鎮西長川城南小山東南流逕且如縣故城南又東南逕馬城縣故城北十三州志曰俗謂是水爲河頭又東南于大甯郡北右注雁門水而東流注于鴈門水名沅曰

（雁門水即灤水地理志亦云治水水經注云雁門水東逕大甯郡有修水注之地理志有于延水而無雁門修水之名山海經有雁門之目而無說于延河自下亦通謂之于延水矣）其獸多居暨其狀如彙（沅曰彙字當爲㣇隸寫失之）而赤毛（彙似鼠赤毛如刺猬也彙音渭）其音如豚有鳥焉其狀如夸父（或作舉父沅曰夸舉音相近即玃父也）四翼一目犬尾名曰囂其音如鵲食之已腹痛可以止衕（治洞下也音洞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下也即郭義）

又北四百里曰姑灌之山無草木是山也冬夏有雪

又北三百八十里曰湖灌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碧多馬湖灌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其中多䱻（亦鱓魚字沅曰䱻鱣）

省文

有木焉其葉如柳而赤理

又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洹山沅曰洹疑當爲恒其上多金玉三桑生之其樹皆無枝其高百仞百果樹生之其下多怪蛇

又北三百里曰敦題之山沅曰疑即雁門陰館纍頭山敦題纍頭皆音之轉敦讀如𠂤也無草木多金玉是錞于北海沅曰依義當爲𠂤作錞者假音

凡北次二經之首自管涔之山至于敦題之山沅曰此經之山自山西太原府東北至忻代諸州也凡十七山沅曰自管涔山至此才十六山疑當有脫誤五千六百九十里其神皆蛇身沅曰言身有鱗人面其祠毛用一

雄雞彘瘞之薶用一璧一珪投而不糈擿玉於山中以禮神不薶之也沅曰糈當爲稰言不陳列祭具

沅曰右北次二經古本爲第九篇

北次三經之首曰太行之山今在河內野王縣西北行音戶剛反沅曰山在今河南輝縣西北淮南子云五行山太五音相近高誘注云今太行山也在今河內野王縣之北上黨關也其首曰歸山沅曰爾雅云山小而衆歸是其義俗本爾雅作巋其上有金玉其下有碧有獸焉其狀如麢羊沅曰劉昭注郡國志引此作麢而四角馬尾而有距其名曰驒沅曰劉昭注郡國志引此作驒又廣韻曰驒騱野馬攷說文作驒騱亦驒之誤爲驒疑此亦當爲驒也驒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獸名善還還旋旋舞也驒音暉沅曰玉篇音昆

與郭不同者暉兒音相轉其鳴自訆有鳥焉其狀如鵲白身赤尾六足其名曰鶌音犇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是善驚其鳴自詨今吳人謂呼爲詨音呼交反

又東北二百里曰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決決之水出焉音訣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鯑魚沅曰鯑字當爲鮷說文云鮷大鮎也字林則作鯷云青州人呼鮎鯷見經典釋文此云今亦呼鮎爲鯑然則鯷鯑俗字鮷正字四足其音如嬰兒鯑見中山經或曰人魚即鯢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嗁今亦呼鮎爲鯑音蹄食之無癡疾

又東北二百里曰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陰多金玉

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言肉翅飛行自在）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訆有鳥焉其狀如烏首白而身青足黃是名曰鶌鶋（屈居二音或作鳴沅曰卽鶌鳩也亦曰秸鵴鸆鳩鵴皆音相近也）其鳴自詨食之不飢可以已寓（未詳或曰寓猶誤也）

又東北七十里曰咸山其上有玉其下多銅是多松柏草多茈草條菅之水出焉（菅音閒）而西南流注于長澤其中多器酸三歲一成（所未詳也）食之已癘

又東北二百里曰天池之山（沅曰山在今山西靜樂縣東北水經注云桑乾水潛承太原汾陽縣北燕京山之天池池在山原之上世謂之天池隋書地理志云靜樂有天池）其上無

草木多文石有獸焉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背飛用其背上毛飛飛則仰也其名曰飛兔沅曰舊本兔作鼠據初學記兔第十二引此作兔澠水出焉潛于其下停山底也其中多黃堊堊土也

又東三百里曰陽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金銅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尾其頸腎沅曰廣雅云腎堅也郭云肉腎猶云肉堅其狀如勾瞿言頸上有肉腎勾瞿斗也音劬其名曰領胡其鳴自詨食之已狂有鳥焉其狀如雌雉而五彩以文是自爲牝牡名曰象蛇其名自詨留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其中有䱻父之魚音陷沅曰即杜父魚見本草其狀如鮒魚魚首而彘身食之已嘔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賁聞之山其上多蒼玉其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北百里曰王屋之山今在河東垣縣北書曰至于王屋也沇曰山在今山西垣曲縣是多石聯水出焉聯音輦沇曰舊本作灉玉篇亦有灉字云力先切水出王屋山俱非水經注引此只作聯聯即沇字假音也地理志垣有王屋山在縣東北沇水所出東南至武德入河軼出滎陽北地中又東至琅槐入海也元和郡縣志云王屋縣王屋山在縣北十五里周回一百三十里高三十里而西流注於泰澤地理志王屋山沇水所出聯沇聲相近殆一水耳沇即濟也沇曰泰澤當即滎澤又郭云沇即濟也濟字當為泲此濟是不濟水見說文

又東北三百里曰教山沇曰山在今山西垣曲縣北水經注云教水出垣縣北教山太

平寰宇記云絳縣教山今名效山亦名景山在縣南八十五里其上多玉而無石教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教水南逕輔山疑郎平山也其水南流逕鍾鼓上峽南流歷鍾鼓川分爲二澗一澗西北出一百六十許里今聞喜縣東北谷口猶有乾河里一水歷冶官西世人謂之鼓鍾城城西阜下有大泉西流注澗與教水合伏入石下南至下峽其水重源又發南至西馬頭山東巀坡下又伏流南十餘里復出南入于河是水冬乾而夏流實惟乾河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郎是也沅曰史記云白起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徐廣曰音干其中有兩山是山也廣員二百步其名曰發丸之山其上有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外傳曰景霍以爲城沅曰山在今山西聞喜縣南水經云涑水西過

周陽邑南注云景水出景山案山海經不言有水今有水焉西北流注于涑水也隋書地理志云聞喜有景山南望鹽販之澤即解縣鹽池也今在河東猗氏縣或無販字沅曰舊本傳脫解縣二字今从水經注所引增入澤在今安邑北望少澤其上草多藷藇根似羊蹄可食曙豫二音今江南單呼為藷音儲語有輕重耳沅曰舊本作多草非多秦椒子似椒而細葉草也沅曰舊本上有其草二字太平寰宇記引此無今从之太平寰宇記引藷藇作藷蕪藷藇則非也其陰多赭其陽多玉有鳥焉其狀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與其鳴自詨見則其邑有恐或曰食之不醉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沅曰山在今景山之西經云東南或傳寫之誤曰孟門之山尸子曰龍門未辟呂梁未鑿河出於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穆天子傳曰北

升孟門九河之隥沅曰山在今山西吉州西水經注云孟門龍門之上口也 其上多蒼玉多金其下多黃堊多涅石

又東南三百二十里 沅曰山在孟門正東 曰平山 沅曰山西垣曲縣東北水經注云教水南逕輔山高三十許里上有泉不測其深山頂周員五六里少草木引此經云云又是王屋之次疑即平山也元和郡縣志云臨汾縣本漢平陽縣縣在平水之陽故曰平陽山一名壺口山今名姑射山在縣西八里 平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是多美玉 平水出焉

又東二百里曰京山有美玉多漆木多竹其陽有赤銅其陰有元𥓰 黑砥石也尸子曰加元黃砥明色非一也𥓰音竹篠之篠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同郭義 高水出焉南流注于河

又東二百里曰虫尾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多青碧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河薄水出焉淮南子曰薄水出鮮于山沅曰淮南子地形訓云鎬出鮮于沅曰疑郎漢郭引作薄未詳孰是　而東流注于黃澤内黃黃澤

又東三百里曰彭毗之山其上無草木多金玉其下多水蚤林之水出焉音早東南流注于河肥水出焉而南流注于牀水其中多肥遺之蛇

又東百八十里曰小侯之山明漳之水出焉南流注于黃澤有鳥焉其狀如烏而白文名曰鴣鸐姑習二音沅曰二字說文廣雅所無　食之不灂不瞧目也或作皭音醮見玉篇

又東三百七十里曰泰頭之山共水出焉音恭南注于虖池呼佗二音下同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

又東北二百里曰軒轅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竹有鳥焉其狀如梟而白首其名曰黃鳥其鳴自詨食之不妒

又北二百里曰謁戾之山今在上黨郡涅縣沅曰山在淮南子地形訓云清漳出楬戾高誘曰楬戾山在上黨今山西樂平縣謁字亦作楬水經注引誘曰在沾縣元和郡縣志云縣上縣羊頭山一名謁戾山在縣東北五里沁水所出太平寰宇記云平遥縣謁戾山在縣東南四十五里一名麓臺山其上多松柏有金玉沁水出焉沅曰水經云沁水出上黨言出穀遠縣羊頭山元和郡謁戾山注云即涅水也或縣志云緜上縣沁水所出南流注于河至滎陽縣東北入河或出

穀遠縣羊頭山也沅曰今在河南濟源縣入河也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俗謂之源源源水引此經云云卽此水矣丹水自源東北流又屈而東注左合絕水地理志云高都縣有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是也元和郡縣志云晉城縣丹水出縣北十二里司馬山新唐書云高平法水一曰丹水南流注于河沅曰地理志云丹水入泫水水經注引作入絕水地理志又云泫氏楊谷絕水所出南至壄王入沁水經注亦云沁水與丹水合此云入河者蓋丹水合絕水入沁又入于河又漢書注應劭曰泫氏山海經泫水所出者也今案經文無泫水未詳也嬰侯之水出于其陰沅曰舊本作出焉水經注引此云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祀水沅曰舊本祀作汜非水經云汾水過大陵縣東注云漹水又會嬰侯之水引此經云云祀水出祀山其水殊源共合注於嬰侯之水亂流逕中都縣南俗又謂之中都水侯甲水注之又曰侯甲水逕祁

縣故城南西接鄔澤是爲祁藪也据此則經云祀水祀亦祁字聲形相近

東三百里曰沮如之山詩云彼汾沮洳沅曰山在今河南輝縣元和郡縣志云共城縣淇水源在縣西北沮洳山太平寰宇記云共城縣沮洳山在縣西淇水出此山無草木有金玉

淇水出焉音其沅曰淮南子地形訓云淇出大號高誘注云大號山在河內鞏縣北或曰在臨慮西水經云淇水出河內隆慮縣西大號山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或曰出隆慮西山地理志云淇水出共南流注于河今淇水出汲郡隆慮縣大號山東過河內縣南爲白溝

又北三百里曰神囷之山音如倉囷之囷沅曰案水經注此山當在漢林慮縣今河南林縣也其上有文石其下有白蛇有飛蟲黃水出焉沅曰水經云洹水東過隆慮縣北注云縣有黃水出于神囷之山黃華谷北崖山高十七里水出木門帶帶即山之第三

級也其水東流注谷口潛入地下東北一十里復出名柳渚渚周四五里是黃水重源再發也又東入于洹水

而東流注于洹洹水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魏郡長樂入清水洹音丸沅曰說文云洹水在齊魯閒水經云出上黨泫氏縣東過內黃縣北東入于白溝注云水出洹山山在長子縣也

滏水出焉沅曰滏當爲釜淮南子地形訓云釜出景高誘注云景山在邯鄲西南釜水所出南流入漳其原浪沸涌正熱如釜中湯故曰釜今謂之釜口太平寰宇記云滏陽縣滏水源出縣西北鼓山南岩

而東流注于歐水滏水今出臨水縣西滏口山經鄴西北至列人縣入于漳其水熱沅曰太平御覽引水經注云釜水發源石鼓山南東流注于漳今本無此語但云漳水又對趙氏臨漳宮又東北釜水入焉据經云注于歐水豈漳水有歐水之名與

又北二百里曰發鳩之山今在上黨郡長子縣西沅曰山亦曰發包山在今山西長

子縣西淮南子地形訓云濁漳出發包高誘注云發包山一名鹿谷山亦在上黨長子縣案鳩包聲相轉或云包當爲兌字也水經注云鹿谷與發鳩連麓而在南其元和郡縣志云長子縣發鳩山在縣西南六十里

上多柘木沅曰柘當爲樜說文云樜木出發鳩山有鳥焉其狀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沅曰述異記云俗呼帝女雀其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炎帝神農也娃惡佳反語誤或作階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返故爲精衛沅曰列仙傳云赤松子服水玉以教神農能入火自燒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地形志云長子羊頭山下神農泉北有穀關即神農得嘉穀處據二書言則炎帝少女追神農而得仙正于此也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堙塞也音因沅曰堙當爲垔見說文俗又加土漳水出焉濁漳音章沅曰漳當爲涑郭誤也說文云涑水出發鳩山入于河从水東

聲今本水經注云漳水又東陳水注之水西出發鳩山東逕余吾縣故城南又東逕屯留縣故城北又東流注于漳故許慎曰水出發鳩山入關从水章聲也案陳水皆涑水之誤所引說文乃涑字之解云章聲又東聲之誤也詳郭音則是晉時已譌涑為漳

東流注于河或曰出長子縣鹿谷山而東至鄴入清漳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少山今在樂平郡沾縣故屬上黨沅曰山在今山西樂平縣水經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大要谷說文云出沾山大要谷元和郡縣志云樂平縣少山一名河逢山在縣西南三十里清漳水出焉太平寰宇記云大谷縣大谷山晉地記云少山即大谷

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銅清漳之水出焉東流于濁漳之水清漳出少山大要谷至武安縣南黍窖邑入於濁漳或曰東北至邑成入於大河也沅曰說文云濁漳入清漳經及水經云清漳入濁漳同也黍窖俗本作暴宮

又東北二百里曰錫山沅曰山在今河南武安縣地理志云邯鄲堵山牛首水所出太平寰宇記云磁州武安縣有錫山引此經其上多玉其下有砥牛首之水出焉沅曰地理志云邯鄲堵山牛首水所出水經注云水出邯鄲縣西堵山漢景帝時攻趙圍邯鄲引牛首拘水灌城太平寰宇記云邯鄲縣牛首水在縣西北三十里又名曲河源出縣前西南平地而東流注于釜水沅曰舊本釜作滏非

又北二百里曰景山沅曰高誘注淮南子云景山在邯鄲西南有美玉景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海澤沅曰淮南子地形訓云西北方曰海澤

又北百里曰題首之山有玉焉多石無水

又北百里曰繡山其上有玉青碧其木多栒木中枚也音荀沅曰

郭說非也說文云椈柏也此省文　其草多芍藥芎藭芍藥一名辛夷亦香草屬洧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鱯鱯似鮎而大白色也黽鼁黽似鰕蟇小而青或曰鱯黽一物名耳

又北百二十里曰松山沅曰疑即今山西襄垣縣好松山陽水出焉沅曰地形志云上黨屯留有陽水原出三想山東流合平臺水東南入絳水東北流注于河

又北百二十里曰敦與之山沅曰山在今直隸臨城縣西南元和郡縣志云趙州臨城縣敦與山在縣西南七十里泜水所出太平寰宇記引此作敦與山其上無草木有金玉溹水出于其陽音悉各反沅曰溹字說文所無見玉篇而東流注于泰陸之水大陸水今鉅鹿北廣平澤即其水泜水出于其陰音抵肆也沅曰說文云泜

水在常山地理志云常山中邱有逢山長谷諸水所出東至張邑入濁漳案諸水即泜水也元和郡縣志云臨城縣泜水在縣南二十里出白土細滑如膏而東流注于彭水今泜水出中邱縣西窮泉谷東注于堂陽縣入于漳水流日隋書地理志云房子有彭水槐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泜澤沇曰槐水即濟水也亦曰石濟出今直隸贊皇縣說文云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地理志云石濟水東至廮陶入泜元和郡縣志云平棘縣槐水一名白溝河南去縣二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云贊皇縣槐水隋圖經云槐水出贊皇山一名渡水一名濟水去縣十里此自別一濟即詩云出宿于濟

又北百七十里曰柘山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歷聚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洧水

又北三百里曰維龍之山其上有碧玉其陽有金其陰

有鐵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皋澤其中多礨石未詳也音雷或作壘磈礨大石貌或曰石名沅曰礨非古字當爲壘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

又北百八十里曰白馬之山沅曰山在今山西盂縣北地形志云淸廉有白馬山元和郡縣志云盂縣白馬山在縣東北六十里其陽多石玉其陰多鐵多赤銅木馬之水出焉沅曰卽牧馬水在盂縣東北至定襄入虖沱而東北流注于虖沱呼沱二音

又北二百里曰空桑之山上已有此山疑同名也無草木冬夏有雪空桑之水出焉東流注于虖沱

又北三百里曰泰戲之山沅曰山在今山西繁時縣西淮南子地形訓云虖沱出魯乎說文云狐水起雁門葰人戍夫山元和郡縣志云繁時縣泰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縣東南九十里太平寰宇記云繁時縣泰戲山今曰狐山又云虖沱河源出東南孤皐山据此則戲字當讀如呼說文本从虗聲泰戲魯乎戍夫武夫孤皐皆聲相近字之異也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辣辣音屋棟之棟沅曰辣字說文所無見玉篇廣韻云音東又音陳其鳴自詨虖沱之水出焉今虖沱水出雁門鹵成縣南武夫山沅曰周禮作呼沱禮記作惡池呼惡虖三音同也地理志云勃海成平虖沱河或曰徒駭河亦音相近也水出今山西繁時縣又北逕直隸至滄縣入于海而東流注于漊水音樓沅曰地理志云代郡鹵城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疑漊水即虖池別流也液女之水出于其陽南流注

于沁水液音悅懌之懌沅曰今秦戲山在繁畤沁水在沁源南北相去甚遠無由有注沁之水經所云云未詳也

又北三百里曰石山多藏金玉沅曰藏當爲臧濩濩之水出焉濩音尺蠖之蠖而東流注于虖沱鮮于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虖池

又北二百里曰童戎之山皋涂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漊液水

又北三百里曰高是之山今在北地靈邱縣沅曰在縣西北水經作高氏滋水水焉音慈而南流注于虖沱沅曰地理志云南行唐牛飲山白陸谷滋水所出東至新

市入虖沱元和郡縣志云靈邱縣玆水出縣西枚回山其木多椶其草多條滱水出焉音寇沅曰說文云滱水起北地靈邱東入河又曰滱水即漚夷之水并州浸也水經云滱水出代郡靈邱縣高氏山注云即溫夷之水也出縣西北高氏山東流注于河過博陵縣南又東北入於易水沅曰地理志云靈邱滱河東至文安入大河水經注云清湛漳洹滱易淶濡沽虖池同歸于海

又北三百里曰陸山多美玉鄭女出焉或作郯水而東流注于河

又北二百里曰沂山音祈般水出焉音盤沅曰此疑九河之鉤盤地形志云盤有故般河而東流注于河

北百二十里曰燕山沅曰隋書地理志云無終有燕山疑即此多嬰石言石似玉

有符彩嬰帶所謂燕石者燕水出焉東流注于河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饒山是無草木多瑤碧其獸多橐駝其鳥多鶹未詳或曰鶹鵂鶹也歷虢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有師魚沅曰師魚或當爲沛魚之譌郎上鮄鮄之魚亦曰溥浮魚也食之殺人未詳或作鯢

又北四百里曰乾山無草木其陽有金玉其陰有鐵而無水有獸焉其狀如牛而三足其名曰獂音元沅曰獂俗从犬非周書云獂有爪而不敢以振說文云讀若桓其鳴自詨

又北五百里曰倫山倫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有獸焉

其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川竅也沅曰爾雅云白州驠郭云州竅則川當爲州廣雅云州臀也其名曰羆

又北五百里曰碣石之山水經曰碣石山今在遼西臨渝縣南水中或曰在右北平驪城縣海邊山沅曰山在今直隸撫寧昌黎二縣界即驪城山也繩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蒲夷之魚未詳沅曰說文云鮇鯕魚出東萊疑即此古音蒲如扶其上有玉其下多青碧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門之山沅曰山在今山西代州東北無草木鴈門山即北陵西隃鴈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

又北水行四百里至于泰澤其中有山焉曰帝都之山

廣員百里無草木有金玉

又北五百里曰錞于毋逢之山北望惟號之山（沅曰舊本惟作雞非說文玉篇引此作惟）其風如劦（劦急風貌也音戾或云飄風也　沅曰舊本劦作颮非說文玉篇劦字解引此皆只作劦今从之）西望幽都之山浴水出焉（浴即黑水也）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見則其邑大旱

凡北次三經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無逢之山（沅曰此經之山自河南北至山西也）凡四十六山萬二千三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馬身而人面者廿神其祠之皆用一藻茝瘞之（藻聚藻茝香草蘭之類音昌代反）其十四神狀皆彘身而載玉其祠之皆玉

不瘞（不薶所用玉也）其十神狀皆彘身而八足蛇尾其祠之皆用一璧瘞之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此皆不火食

沅曰右北次三經古本爲第十篇

右北經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萬三千二百三十里

山海經第三終

總校張預分校汪學瀚
朱昌壽校

山海經弟四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新校正

東山經

東山經之首曰樕螽之山（速株二音）北臨乾昧（亦山名也音妹）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沅曰以聲求之疑食水即時水也無以定之）其中多鱅鱅之魚（音容沅曰史記司馬相如賦有禺禺徐廣曰禺禺魚牛也漢書注郭璞曰禺禺魚皮有毛黃地黑文師古曰禺禺音隅又音顒則鱅鱅即禺禺字異音同也又案詩正義引陸機云鱮似魴而頭大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鴞或謂之胡鱅則鱅鱅即鰱也）其狀如犂牛（牛似虎文者）

其音如彘鳴又南三百里曰藟山音誄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出焉沅曰疑卽地理志之巨淀湖水無以定之東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師科斗也爾雅謂之活東

又南三百里曰栒狀之山沅曰廣韻云𣲙水出栒扶山疑此當爲栒扶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碧石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其鳴自詨有鳥焉其狀如雞而鼠毛其名曰蚩鼠音咨沅曰經云鼠毛當爲鼠尾蚩字當爲䶒皆傳寫誤說文云䶒鼠似雞鼠尾卽此見則其邑大旱𣲙水出焉音枳沅曰以聲求之疑卽淄水而北流注于湖水沅曰今案水經注淄水注馬車瀆馬車瀆首受鉅定湖疑卽是而無以定之其中多箴魚其狀如儵

沅曰依義當爲鯈其喙如箴出東海今江東食之無疫疾水中亦有之

又南三百里曰勃亝沅曰此即齊字異文之山無草木無水

又南三百里曰番條之山無草木多沙減水出焉音同減損之減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鰔魚一名黃頰音感沅曰鰔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黃魚案說文有鱤字云面黃依義當用鱤俗寫从魚

又南四百里曰姑兒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桑柘姑兒之水出焉北流注于海其中多鱤魚

又南四百里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其下多箴石可以爲砭針治癰腫者沅曰舊本作可以爲砥針南史王僧孺傳引此作可以爲砭針諸繩之水出焉

沉曰疑即滙水也水經注云滙水出營城東西北入時水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嶽山沉曰疑即泰山其上多桑其下多樗濼水出焉音樂沉曰說文云濼齊魯間水也水經注云濼水出歷城縣故城西泉源上北入于濟謂之濼口東流注于澤其中多金玉

又南三百里曰犲山沉曰玉篇犲音柴云犲狼知犲即豺別字其上無草木其下多水其中多堪孖之魚未詳音序沉曰孖字从子从子見玉篇俗本作二子字非又玉篇有魣字云同鱮疑孖即鱮異文有獸焉其狀如夸父沉曰夸父即玃父也而彘毛其音如呼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三百里曰獨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美石末塗之

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泗其中多儵𩷏條容二音沅曰二字說文所無見郭璞江賦儵亦見玉篇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即東嶽岱宗也今在泰山奉高縣西北從山下至頂百四十八里三百步沅曰山在今山東泰安縣北傳云百四十八里舊本脫百字今据史記正義增入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珠名曰狪狪音如吟恫之恫沅曰狪字說文所無玉篇云狪獸似豕出泰山又作𤞑云獸名廣韻狪狪俱云獸名似豕出泰山則此字二作也舊本作狪从犬無此字其名自訆環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汶水合門下谿水其水逕龜陰之田又合環水水出泰山南谿南流歷中下兩廟間其水又屈而東流入於汶水引此云云東流

注于江一作海沅曰水經注引此作入于汝是其中多水玉

又南三百里曰竹山錞于江一作涯無草木多瑤碧激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娶檀之水其中多茈嬴沅曰當爲嬴

凡東山經之首自樕螽之山以至于竹山沅曰其山多未詳案其道里當是今山東兗州東北抵于海也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䎶沅曰祈當爲釁䎶俗本作聃非用魚以血塗祭爲䎶也公羊傳云蓋叩其鼻以䎶社音釣餌之餌

沅曰右東山經古本爲第十一篇

東次二經之首曰空桑之山此山出琴瑟材見周禮也沅曰高誘注淮南子云空

桑在魯張衡思元賦注云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太平寰宇記云干寶云徵在生孔子于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北臨食水東望沮吳南望沙陵西望湣澤音旻沅曰水近空桑山疑湣即汝也音同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欽或作唫其名曰軨軨音靈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水

又南六百里曰曹夕之山其下多穀而無水多鳥獸

又西南四百里曰嶧皋之山音亦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堊嶧皋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激女之水沅曰玉篇引此女作汝其中多蜃珧蜃蚌也珧玉珧亦蚌屬腎遙兩音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葛山之尾無草木

多砥礪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葛山之首無草木澧水出焉音禮沅曰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澧水在蒼梧環九疑之山案經是東山經非蒼梧之水也東流注于余澤其中多珠蟞魚音鼈沅曰珠蟞當爲朱鼈郭璞江賦云頳蟞則以頳代朱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有珠如蛟皮南越志云海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見初學記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無時氣病也呂氏春秋曰澧水之魚名曰朱蟞六足有珠魚之美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餘莪之山沅曰廣韻引此莪作我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荊芑雜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黃水有獸焉

其狀如兔而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瞑言佯死也沅曰舊本作眠俗字名曰犰狳几餘二音沅曰舊本經文犰作犰傳几作仇非玉篇有犰狳字皆云獸似兔犰音几無犰字廣韻有犰云獸名如兔喙蛇尾見則有蝗災又有犰字蓋非今从玉篇其鳴自訆見則螽蝗爲敗螽蝗類也言傷敗田苗音終

又南三百里曰杜父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無草木多水碧亦水玉類多大蛇有獸焉其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曰朱獳音儒沅曰廣韻朱亦作猻非其鳴自叫見則其國有恐

又南三百里曰盧其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沙水出焉南

流注于滹水其中多鴽鶘音黎沅曰黎鶘聲相近也鶘當爲胡玉篇云又名陶河皆音之轉其狀如鴛鴦而人足其鳴自訆見則其國多土功今鵜胡足頗有似人腳形狀也

又南三百八十里曰姑射之山沅曰莊子云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隋書地理志云臨汾有姑射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水行三百里流沙百里曰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石

又南三百里曰南姑射之山無草木多水

又南三百里曰碧山無草木多大蛇多碧水玉

又南五百里曰緱氏之山沅曰隋書地理志云緱氏有緱氏山無草木多金玉原水出焉東流注于沙澤一曰俠氏之山

又南三百里曰姑逢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狐而有翼其音如鴻鴈其名曰獙獙音斃沅曰郎獎字異文玉篇云獘獸名謂此見則天下大旱

又南五百里曰鳧麗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箴石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九首虎爪名曰蠪姪龍蛭二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又南五百里曰䃌山音一眞反南臨䃌水東望湖澤有獸焉

其狀如馬而羊目四角牛尾其音如獋狗其名曰峳峳音攸沅曰峳字說文玉篇所無此是宋已後俗本譌字疑即攸字也見則其國多狡客狡狡猾也有鳥焉其狀如鳧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鉤見則其國多疫

凡東次二經之首自空桑之山至于䃌山沅曰此經之山疑自山東南至于山西河南也凡十七山六千六百四十里其神狀皆獸身人面載觡麋鹿屬角為觡音格其祠毛用一雞祈嬰用一璧瘞

沅曰右東次二經古本為第十二篇

凡東次三經之首曰尸胡之山北望殍山音詳沅曰殍字說文所無

其上多金玉其下多棘有獸焉其狀如見玉篇云女鬼也山則未詳

麋而魚目名曰婆胡音婉沅曰玉篇云婆同婉則婉字省文其鳴自訆

又南水行八百里曰岐山其木多桃李其獸多虎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諸鉤之山無草木多沙石是山也廣員百里多寐魚卽鮇魚音味沅曰爾雅有鱴刀魚卽似鮑又此古字只用寐玉篇作鮇云海中魚云鱴同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中父之山無草木多沙

又東水行千里曰胡射之山無草木多沙石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沅曰俗本作子今据藏經本其木多

梓桐多桃李其草木菌蒲未詳音晒晒之晒其獸多麋鹿是山也廣員百里其上有水出焉名曰碧陽其中多鱣鮪鮪即鱏也似鱣而長鼻體無鱗甲別名魱鱷一名鱑也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流沙行五百里有山焉曰跂踵之山跂音企廣員二百里無草木有大蛇其上多玉有水焉廣員四十里皆涌今河東汾陰縣有瀵水源在地底濆沸涌出其深無限即此類也其名曰深澤其中多蠵龜蠵觜蠵大龜也甲有文彩似瑇瑁而薄音遺知反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鮯鮯之魚音蛤沉曰廣雅云東方有鳥焉如鯉六足鳥尾其名曰鮯其鳴自計

又南水行九百里曰踇隅之山音敏沅曰玉篇引此作踇偶山其上多草木多金玉多赭有獸焉其狀如牛而馬尾名曰精精其鳴自叫

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無皐之山南望幼海即少海也淮南子曰東方大渚曰少海東望榑木扶桑二音沅曰經云榑木傳云扶桑二音疑木字誤也無草木多風是山也廣員百里

凡東次三經之首自尸胡之山至于無皐之山凡九山六千九百里其神狀皆人身而羊角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是神也見則風雨水爲敗

沅曰右東次三經古本爲第十三篇

又東次四經之首曰北號之山臨于北海有木焉其狀如楊赤華其實如棗而無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瘧食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有獸焉其狀如狼赤首鼠目其音如豚名曰猲狙葛苴二音沅曰此卽狙也說文云狙玃屬釋文莊子音義云司馬云狙一名獦牂似猨而狗頭喜與雌猨交也卽此狙牂音相傳猶駔字兩音矣玉篇廣韻作獦狙云丁但切獸名蓋誤是食人有鳥焉其狀如雞而白首鼠足而虎爪其名曰鬿音祈沅曰鬿卽魁字異文未詳郭音何据玉篇亦有鬿字云巨希切星名蓋亦魁也雀亦食人

又南三百里曰旄山無草木蒼體之水出焉而西流注

于展水其中多鱃魚（今蝦鰌字亦或作鱃秋音沅曰廣雅云鱃鰌也案鱃非古字後人以聲合之其實當爲鰌）其狀如鯉而大首食者不疣

又南三百二十里曰東始之山上多蒼玉有木焉其狀如楊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實其名曰芑（音起）可以服馬（以汁塗之則馬調良）泚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美貝多茈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蘪蕪食之不𥼶（孚謂反止失氣也沅曰廣韻云𥼶同屁氣下洩也匹寐切案𥼶字說文所無而有𥻨字當是正文）

又東南三百里曰女烝之山其上無草木石膏水出焉而西注于鬲水其中多薄魚其狀如鱣魚而一目其音

如歐如人嘔吐聲也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南二百里曰欽山多金玉而無石師水出焉而北流注于皋澤其中多鱃魚多文貝有獸焉其狀如豚而有牙其名曰當康其鳴自叫見則天下大穰

又東南二百里曰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餘如之澤其中多䱻魚音滑沅曰䱻字說文所無見郭璞江賦玉篇云䱻魚如烏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

又東北二百里曰剡山多金玉有獸焉其狀如彘而人

面黃身而赤尾其名曰合窳音庾其音如嬰兒是獸也食人亦食蟲蛇見則天下大水

又東二百里曰太山上多金玉楨木女楨也葉冬不凋沅曰經史證類本草引此楨作貞有獸焉其狀如牛而白首一目而蛇尾其名曰蜚音如翡翠之翡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天下大疫言其體含災氣也其銘曰蜚之爲名體似無害所經枯竭甚於鴆厲鈎萬物斯懼思爾遐逝沅曰此亦與今所傳圖贊異鈎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勞水其中多鱃魚

凡東次四經之首自北號之山至于太山凡八山一千七百二十三沅曰此下當脫里字

沅曰右東次四經古本爲第十四篇

右東經之山志凡四十六山萬八千八百六十里

山海經第四

總校王紹壽分校沈琮寶
蔡濟勤校

山海經第五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新校正

中山經

中山經　沅曰史記注云皇甫謐曰禹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故以山西薄山爲中山起薄山也

薄山之首　沅曰山在今山西蒲州府南史記封禪書云薄山者襄山也徐廣曰蒲坂縣有襄山水經注引此作蒲山者蒲薄音之緩急通也

曰甘棗之山　沅曰水經注引此作甘桑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雷首山一名中條山亦名歷山亦名首陽山亦名蒲山亦名襄山亦名甘棗山亦名豬山亦名獨頭山亦名吳山此山西起雷首山東至吳坂凡十二名隨州縣分之見史記正義又云一名渠山一名條山又一作

甘棘共水出焉音恭沅曰水經注云蓼水出襄山蓼谷西南注于河又曰今診蓼水川流所注與共水相扶今水當在山西芮城縣而西流注于河其上多枏木其下有草焉葵本而杏葉或作楛葉黃華而莢實名曰籜他落反可以已瞢音盲有獸焉其狀如獃鼠沅曰玉篇以獃為古文獨字廣韻云獃徒各切獸名似鼠俱與郭音異疑當為吠字而文題獃鼠所未詳音虺字亦或作虺其名曰難音那或作熊也沅曰難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獸似鼠食之明月食之已癭

又東二十里曰歷兒之山沅曰即歷山也在今蒲州府南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舜所耕處也括地志云蒲山亦名歷山即此經云歷兒者語之緩其上多橿多櫔木音厲沅曰櫔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木名實如栗案此云如楝不同是木也方莖而員葉黃

華而毛其實如揀揀木名子如指頭白而黏可以浣衣也音練或作簡食之不忘

又東十五里曰渠豬之山沅曰即渠山也括地志云雷首山亦名渠山又云薄山亦名豬山經文說此去薄山方三十五里蓋薄山之異名其上多竹渠豬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永樂澗水北出于薄山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又南入于河余案中山經即渠豬之水也元和郡縣志云永樂縣永樂澗水源出條山經縣東一里又南入河太平寰宇記云永樂縣渠豬水一名蓼水今名百丈澗原出縣北中條山水在今山西永濟縣其中是多豪魚狀如鮪鮪似鱣也赤喙尾赤羽可以已白癬

又東三十五里曰蔥聾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堊黑青黃堊言有雜色堊也

又東十五里曰涹山（音倭　沅曰涹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山名也）其中多赤銅其陰多鐵

又東七十里曰脫扈之山（沅曰自此至炎林山皆雷首之連麓）有草焉其狀如葵葉而赤華莢實實如椶莢（今椶木莢似皁莢也）名曰植楮可以已癙（癙瘻也淮南子曰貍頭已癙也）食之不眯（沅曰癙當爲鼠傳瘻也今譌作病据太平御覽改）

又東二十里曰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可以已痤（癰痤也）

又東七十里曰泰威之山其中有谷曰梟谷其中多鐵

（或無谷字）

又東十五里曰橿谷之山其中多赤銅（或作檀谷之山）

又東百二十里曰吳林之山（沅曰郎括地志云雷首山一名吳山也在今山西平陸縣）其中多葌草（亦菅字沅曰說文云葌草出吳林山郎此）

又北三十里曰牛首之山（今長安西南有牛首山上有館下有水未知此是非沅曰太平寰宇記長安志直以此爲雍州鄠縣之牛首山非也此是中山經則山當在今山西浮山縣境霍太山之南案其道里皆合故知非鄠縣之山太平寰宇記云神山縣黑山在縣東四十四里一名牛首今名烏嶺山）有草焉名曰鬼草（沅曰疑當爲蒐草）其葉如葵而赤莖其秀如禾服之不憂勞水出焉（沅曰太平寰宇記長安志以此爲鄠縣之澇水非也見下水經

注又太平寰宇記云臨汾縣澇水源出烏嶺山俗名長壽水今水出山西浮山縣經平陽府城西北入于汾是

而西流注于潏水音如譎詐之譎沅曰水經注云黑水出黑山西逕楊城南又西與巢山水會引此文云云疑是水也潏水即巢山之水也水源東南出巢山東谷北逕浮山東又西北流與澇水合亂流西北逕高梁城北西流入于汾水元和郡縣志云臨汾縣潏水今名三交水東自襄陵縣界流入襄陵縣潏水在縣北十五里太平寰宇記云洪洞縣潏水源出縣東南巢山在縣北十五里今水出山西襄陵縣卧龍山也

是多飛魚其狀如鮒魚食之已痔衕沅曰衕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下也

又北四十里曰霍山今平陽永安縣廬江灊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明山以霍為名者非一矣案爾雅大山繞小山為霍沅曰郭引三霍山無以定之此是中山經又在牛首山北則永安之山是也山在今山西霍州東南夏書謂之太岳周禮爾雅謂之霍山史記謂之霍太山元和郡縣志云洪洞

縣霍山在縣東北三十里霍邑縣霍山在縣東二十里沁源縣霍山在縣西七十里案皆一山也其木多穀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沅曰此字从肉从月未詳郭音以為从月也養之可以已憂謂蓄養之也普昧反

又北五十二里曰合谷之山沅曰玉篇引此作金谷是多薝棘未詳音瞻沅曰薝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丁斂切

又北三十五里曰陰山亦曰險山沅曰案其道里及所出水疑即縣山山在山西祁縣沁源二縣界多礪沅曰礪當為厲石文石礪石石中磨者少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沁水又逕沁水縣故城北春秋之少水也又云少水今沁水其中多彫棠其葉如楡葉而方其實如赤菽菽豆沅曰菽字當為叔食之已聾

又東北四百里曰鼓鐙之山沅曰即鼓鍾山在今山西垣曲縣鍾鐙聲形皆相近水經注云平水南流歷鼓鍾上峽水廣一十許步南流歷鼓鍾分爲二澗一水歷冶官西世人謂之鼓鍾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及銅鐵也即此山而引中次七經鼓鍾山蓋酈元之跡也多赤銅沅曰詳水經注云有冶官遺銅則知古者冶銅于此經言多赤銅信也有草焉名曰榮草其葉如柳其本如雞卵食之已風

凡薄山之首自甘棗之山至于鼓鐙之山沅曰此自山西蒲州西北至平陽太原府也其山多可考凡十五山六千六百七十里歷兒冢也其祠禮毛太牢之具縣以吉玉縣祭山之名也見爾雅其餘十三山者毛用一羊縣嬰用桑封瘞而不糈

桑封者桑主也方其下而銳其上而中穿之加金言作神主而祭以金銀飾之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主或作玉沅曰此條疑周秦人釋語舊本亂入經文今別行

沅曰右中山經古本爲第十五篇

中次二經濟山之首曰煇諸之山其上多桑其獸多閭麋其鳥多鶡似雉而大青色有毛勇健鬭死乃止音遏出上黨也

又西南二百里曰發視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砥礪沅曰當爲厲即魚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伊水

又西三百里曰豪山其上多金玉而無草木

又西三百里曰鮮山沅曰爾雅云小山別大山鮮是其義水經云伊水東北過郭落山注云有鮮水出鮮山山當在今河南嵩縣多金玉無草木鮮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沅曰水經注云陽水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鮮水入焉水出鮮山北流注于伊水水當在今河南嵩縣界其中多鳴蛇其狀如蛇而四翼其音如磬見則其邑大旱

又西三百里沅曰此三百里當爲三十里曰陽山沅曰水經伊水又東北過郭落山注有陽山云世人謂之太陽谷隋書地理志云陸渾有陽山當在今河南嵩縣多石無草木陽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沅曰水經注云陽水出陽山陽谿世人謂之太陽谷水亦取名焉東流入伊水水在今河南嵩縣其中多化蛇沅曰廣雅云中央有蛇焉人面豺身鳥翼

蛇行名曰化蛇出此其狀如人面而豺身鳥翼而蛇行其音如叱呼見則其邑大水

又西二百里曰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也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劒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谷涸而出銅歐冶因以為純鈎之劒汲郡冢中得銅劒一枝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為干將劒汲郡亦皆非鐵也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為兵器也有獸焉其狀如彘而有角其音如號如人號哭名曰蠪蚳上已有此獸疑同名食之不眯

又西百二十里曰葌山音閒沅曰水經注云鸞川亭北有葌水出葌山山當在今河南盧氏縣西南葌水出焉而北流注于伊水沅曰水經注云伊水自熊耳山東北

逕鸞川亭北蔿水出蔿山北流際其城東而北入伊水世人謂伊水為鸞水蔿水為交水故名斯川為鸞川也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有木焉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音忘可以毒魚

又西一百五十里曰獨蘇之山無草木而多水

又西二百里曰蔓渠之山沅曰郎閼頓山在今河南盧氏縣東南百六十里水經云伊水出南陽魯陽縣西蔓渠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竹箭伊水出焉沅曰伊水出今河南盧氏縣蔓渠山山在熊耳山西郭云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者水地理志水經注云淮南子曰伊水出上魏山地理志曰出熊耳山郎閼大同陵巒互別是也而東流注于洛今伊水出上洛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有獸焉其名曰馬腹其狀如人面

虎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

凡濟山經之首自煇諸之山至于蔓渠之山沅曰此經之山在河南府東南凡九山一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皆人面而鳥身祠用毛擇用毛色用一吉玉投而不糈

沅曰右中次二經古本爲第十六篇

中次三經萯山之首沅曰國語云主芣隗而食溱洧隗即新安縣隗山芣萯古音通疑此山也曰敖岸之山或作獻萯音倍沅曰春秋傳云敖鄗之閒疑即此山音相近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赭黃金神熏池居之是常出美玉或作石北望河林其狀如蒨如舉說者云蒨舉皆木名也未詳蒨音倩有獸焉

其狀如白鹿而四角名曰夫諸見則其邑大水

又東十里曰青要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新安縣西北二十里水經注云新安縣青要山今謂之彊山實惟帝之密都天帝曲密之邑沅曰爾雅云山如堂者密北望河曲河千里曲一直也沅曰河至函谷一小曲也是多駕鳥未詳也或曰駕宜爲駕鴐鵞也音加南望墠渚水中小洲名渚墠音填一音暖沅曰水經注云墠渚水上承陸渾縣東墠渚渚左原上陂方十里佳饒魚葦引此經云云鯀化羽淵而復在此世謂此澤爲慎望陂陂水南流注于涓陽水渚在今河南嵩縣又案舊本傳文脫一音暖三字今据水經注增入禹父之所化鯀化於羽淵爲黃熊今復云在此然則一已有變怪之性者亦無往而不化也是多僕纍蒲盧僕纍蝸牛也爾雅曰蒲盧者螟蛉也沅曰郭說非也蒲盧者蜃蛤是䰠武羅司之武羅神名䰠即神字沅曰此神偶與商臣同名

耳高誘注淮南子云天神曰神人神曰鬼疑魖从鬼人神字神从示鬼神字 其狀人面而豹文小要 沅曰舊本作腰字非 而白齒 或作首 而穿耳以鐻 鐻金銀器之名未詳也音渠沅曰鐻說文虞或字也借爲穿耳之鐻說文新附引此作璩非 其鳴如鳴玉 如人鳴玉佩聲 是山也宜女子畛水出焉 音軫沅曰水經注云河水與教水合又與畛水合水出新安縣青要山其水北流入河引此經云云即是水也水在今河南新安縣 而北流注于河其中有鳥焉名曰鴢 音如窈窕之窈沅曰爾雅云鴢頭鴢郭注云似鳧腳近尾略不能行江東謂之魚鴢 其狀如鳧青身而朱目赤尾食之宜子 朱淺赤也 有草焉其狀如葌 菅似茅也 而方莖黃華赤實其本如藁本 根似藁本香草 亦名曰荀草 或云苞草沅曰說文無荀字當爲苞 服之美人色 令人更美

又東十里曰騩山音巍沅曰山當在今河南新安縣西北即青要山東阜水經注云騩山彊山東阜也國語主芣騩即此山其上有美棗其陰有㻬琈之玉正回之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河水與畛水合又東正回之水入焉水出騩山東流俗謂之彊川水與石瓜疇川合又東逕彊冶鐵官東東北流注于河水水當在今河南新安縣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文服之不畏雷可以禦兵

又東四十里曰宜蘇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孟津縣界水經注云膚膚水出河南垣縣宜蘇山案垣當爲東垣太平寰宇記云河清縣宋東垣縣在縣西南二十五里今爲孟津縣也其上多金玉其下多蔓居之木未詳膚膚之水出焉音容而北流

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河水東正回之水入焉又東合庸庸之水水出河南垣縣宜蘇山俗謂之長泉水伊洛門也其水北流分爲二水一水北入河一水又東北流注于河太平寰宇記云河清縣滽滽水在縣西南六十里是多黃貝

又東二十里曰和山沅曰山當在今河南孟津縣界水經注云河水東逕平縣故城北有孟津之目又東湨水入焉引此經云云呂氏春秋曰夏后氏孔甲田於東陽萯山皇甫謐帝王世紀以爲即東首陽山也蓋是山之殊目矣今於首陽東山無水以應之當是今古世殊川域改狀矣其上無草木而多瑤碧實惟河之九都九水所潛故曰九都是山也五曲曲回五重九水出焉合而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沅曰水經注引此作陽玉吉神泰逢司之吉猶善也沅曰玉篇有⿰礻逢字云神名廣韻云⿰礻逢大黃萯山神能動天地氣

昔孔甲遇之皆泰逢別字其狀如人而虎尾或作雀尾是好居于萯山之陽出入有光

泰逢神動天地氣也言其有靈爽能興雲雨也夏后孔甲田於萯山之下天大風晦冥孔甲迷惑入於民室見呂氏春秋也沅曰此疑周秦人釋語舊本亂入經文今別行

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沅曰其山當在今河南河南新安孟津三縣界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羅皆一牡羊副副謂破羊骨磔之以祭也見周禮音悃幅之幅沅曰副周禮大䟺辜作疈本字當作𩕄見說文云以火乾肉嬰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雞瘞之糈用稌

沅曰右中次三經古本為第十七篇

中次四經釐山之首音貍曰鹿蹄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宜陽縣東南一名非山水經注云山在河南陸渾縣故城西北俗謂之修山又云世謂之非山其山陰峻絕百仞陽則原阜隆平太平寰宇記恒農縣有鹿蹄山九州要記云山中石上有自然鹿跡非人功所爲又云玉城縣鹿蹄山在縣西南二里其上多玉其下多金甘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沅曰水經云甘水出宏農宜陽縣鹿蹏山注云水之所導發于山曲之中世人目之爲甘棠東北流北屈逕故城東在非山上又與非山水會又于河南城西北入洛故京相璠曰今河南縣有甘水北入洛其中多泠石泠石未聞也泠或作涂沅曰泠石即涅石也泠涅聲相近舊本作泠非

西五十里曰扶豬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宜陽縣鹿蹄山北水經注云其南則鹿蹏之山也經云西者蓋在西北又案玉篇引此作狀䐺之山非其上多礝石音耎今鴈門中出礝石白

者如水牛有赤色者沅曰碝當爲礝說文云碝石次玉者玉篇引此又作瓀非傳牛有赤色舊本作水中有赤色今據玉篇改正有獸焉其狀如貉而人目貆或作貈古字沅曰玉篇云貆同貈是郭義也經云人目玉篇引作人目非其名曰䴦音銀或作麋沅曰說文無此字見玉篇引此虢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沅曰水經注云洛水枝瀆逕河南縣王城西又東出關惠水右注之又與虢水會水出扶豬之山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瓀石言亦出水中沅曰瓀亦當爲礝

又西一百二十里曰釐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嵩縣西其陽多玉其陰多蒐音搜茅蒐今之蒨草也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滽滽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

沅曰水經云伊水東北過陸渾縣南注引此經云云今水出陸渾縣之西南王母澗澗北山上有王母祠故世因以名谿東流注于伊水卽滽滽之水也又案滽字說文所無見玉篇 有獸焉名曰⿰犭頡音蒼頡之頡沅曰卽獺也文選郭璞賦有獱獺李善注引此字亦作獺案⿰犭頡字說文玉篇所無當只作頡或作獺 其狀如獳犬沅曰李善注文選引此作鱬無犬字云鱬如珠切今案經文作獳是也說文云獳怒犬皃讀若槈 而有鱗其毛如彘鬣生鱗閒也

又西二百里曰箕尾之山沅曰疑卽箕山史記所云有許由冢者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則在鼇山之東二百里經云西二百里未敢定之 多穀多涂石沅曰上鹿蹄山云多淦石傳云或作涂此云多涂石案說文云淦或作汵則淦汵一字疑涂當爲淦淦亦涅石也 其上多⿰王雩琈之玉沅曰⿰王雩未詳何字之別或當爲瑜琈當只作孚孚尹是也

又西二百五十里曰柄山其上多玉其下多銅滔雕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沅曰此山此水及下白邊山案其道里只在宜陽永寧盧氏之境徧考經傳無著聞焉或恐其中多羬羊沅曰羬字有方俗尙有其名以俟知者當爲麢木焉其狀如樗其葉如桐而莢實其名曰茇可以毒魚茇一作艾

又西二百里曰白邊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雄黃沅曰靑及雄黃二物也

又西二百里曰熊耳之山今在上洛縣南沅曰郭說是也山在今陝西洛南縣東南河南盧氏縣西南洛所經也故經不云洛出山在洛水南地里志云上雒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水經云洛水東

北過盧氏縣南注云鴟渠水出南鴟渠山即荀渠山也
荀渠蓋熊耳之殊稱也又云均水發源宏農郡之盧氏
縣熊耳山山南即修陽葛陽二縣界也齊桓公召陵之
會西望熊耳即此山也括地志云熊耳山在虢州洛所
經見史記正義又云在虢州盧氏縣南五十里此皆經
文所稱之熊耳山也又有熊耳山在河南宜陽縣西山
在洛水之北地里志云盧氏熊耳山在東鄭注尙書同
孔傳云在宜陽之西水經云洛水東北過宜陽縣南注
云洛水之北有熊耳山此自別山不與禹貢導洛自熊
耳同也昔漢光武破赤眉樊崇積甲仗與熊耳平即是
山也考盧氏東即宜陽西班孔所說只一山水經注云
在洛北也又有熊耳山在商州西則是誤會禹貢導洛
之文而以謹舉爲之淮南子洛出熊耳高誘注云熊耳
山在京兆上洛縣西北此又一山與班孔不合也又荆
州記云順陽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
熊耳狀因以爲名齊桓公太史公登之或云宏農熊耳
非也見史記索隱顏師古注漢書云熊耳山在順陽縣
北益陽縣東非禹貢所云導洛自熊耳者也其山兩峯

狀若熊耳因以爲名也案此二說似又有一熊耳然考水經注云盧氏熊耳山卽齊桓公所登山南卽修陽葛陽二縣界恐與盧氏之山爲一也經云熊耳在讙舉東六百五十里又有浮豪之水出故案之水經注定以爲是盧氏洛南二縣界洛水南之山也其上多漆其下多椶浮豪之水出焉沅曰豪舊本作濠非今據水經注及劉昭注郡國志改正水經注云洛水逕陽渠關北陽渠水出南陽渠山其水一源兩分川流半解一水西北流屈而東北入於洛引此經云云疑卽是水也今案河南盧氏縣北有鐵嶺是陽渠山浮豪水當在此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沅曰劉昭注郡國志引此作美玉多人魚有草焉其狀如蘇而赤華名曰葶薴亭寧耵聽二音沅曰二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細草案爾雅釋草云朐芋熒郭云未詳說文云芋熒朐也疑卽此葶薴芋熒音同也可以毒魚

又西三百里曰牡山沅曰爾雅疏引此作牝山藏經本作壯山其上多文石其下多竹箭竹䉋沅曰當爲媚見水經注其獸多㸲牛羬羊羬沅曰羬當爲麙鳥多赤鷩鷩音閉即鷩雉也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讙沅曰劉昭注郡國志引此作護舉之山沅曰山在今陝西雒南縣西北海內東經云洛水出上洛西山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地里志云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今方志云冢領即讙舉山也山在今商州西北一百二十里入雒南縣界或云山即地里志獲輿字形相似劉昭引經又作護沅案水經注又云洛水出讙舉山之東歷清池山自合門水要水又東與獲水合水南出獲輿山是爲二山地里志亦云獲輿山在上雒東北漢上雒郡今雒南是而洛水所出讙舉山則在縣西北其不得爲一山明矣洛水出焉沅曰舊本作雒當是漢人改經字也今从水作洛水出今陝西洛

南縣西北冢領山自渭南縣界流五里入縣境俗名洛水泉爾雅水原曰泉是其源也而東北流注于元扈之水沅曰水經注云洛水會於龍餘之水又東至楊虛山合元扈之水其水逕於楊虛之下案元扈之水俗稱黑漕也在今陝西雒南縣西八十里東流逕楊虛之山南入于洛其中多馬腸之物此二山者洛間也洛水今出上洛縣冢領山河圖曰元扈洛汭謂此閒也沅曰元扈山與譙舉山為二也

凡釐山之首自鹿蹄之山至于元扈之山沅曰此經之山自河南河南府西至陝西商州也凡九山沅曰水經注云元扈亦山名也而通與譙舉為九山之次焉是知元扈之水出出於元扈之山蓋山水兼受其目矣千六百七十里其神狀皆人面獸身其祠之毛用一白雞祈而不糈言直祈禱沅曰以當為鹽而不糈

采衣之（以彩飾雞沅曰舊本采作彩俗字今改正）

沅曰右中次四經古本爲第十八篇

中次五經薄山之首（沅曰此薄山即山西蒲州山中次五經之山與中山經同起薄山爲次也）曰苟牀之山（或作苟林山）無草木多怪石（怪石似玉也書曰鉛松怪石也）東三百里曰首山（沅曰疑即蒲州首山水經注云黃帝採首山之銅鑄鼎于荊山之下荊山在馮翊首山在蒲坂與湖縣相連）其陰多穀柞草多莍芫（莍山薊也芫華中藥也）其陽多㻬琈之玉木多槐其陰有谷曰机谷多馱鳥（音如鉗鈇之鈇沅曰馱字說文所無見玉篇）其狀如梟而三目有耳其音如錄（沅曰玉篇引此作如豕）食之已墊（未聞沅曰玉篇引此作亡熱然郭云未聞則古本竟作墊也又案九

經字樣云𩅰音店寒也傳曰𩅰隘今經典相承作墊則墊又痁字假音當讀如齊矦疥遂痁之痁

又東三百里曰縣劚之山音如斤劚之劚無草木多文石

又東三百里曰葱聾之山無草木多摩石未詳沅曰摩當爲㻴說文云石之次玉

東北五百里曰條谷之山其木多槐桐其草多芍藥䕢冬本草經曰虋冬一名滿冬今作門冬俗作耳沅曰䕢當爲虋省文也

又北十里曰超山其陰多蒼玉其陽有井冬有水而夏竭

又東五百里曰成侯之山其上多櫄木似樗樹材中車轅吳人呼櫄音

軿車或曰輜車沅曰說文云杶或作櫄則卽杶也　其草多芃沅曰說文云芃草盛也

又東五百里曰朝歌之山沅曰山疑在今河南淇縣古朝歌地也朝歌或當讀如漳渦以地多水名之非始自紂經云東則當爲東南也谷多美堊

又東五百里曰䅢山沅曰此云又東當是薄山之東五百里亦太遠也䅢當爲稷卽稷字古文見說文形相近字之誤也稷山在今山西稷山縣杜預注左傳云河南聞喜有稷山元和郡縣志云稷山縣稷山在縣南五十里太平寰宇記云安邑縣稷山在縣東北六十七里舊名玉山后稷播時百穀于此遂以名山東自陝府夏縣界經縣十二里引此經云云亦作稷谷多金錫

又東十里曰歷山沅曰卽蒲州府南歷山　其木多槐其陽多玉

又東十里曰尺山沅曰此云東十里當錯簡也山當在今陝西洛南縣北水經注云洛水與

丹水合又東尸水注之水北發尸山南流入洛尸作戸戸與此異多蒼玉其獸多麖似鹿而小黑色沅曰郭說非也爾雅麢大鹿說文云牛尾一角或从京則此是大鹿凡云京皆大也郭義失之尸水出焉南注流于洛水沅曰水經注作戸水水當在今洛南縣界疑即今縣西北階谷川也其中多美玉

又東十里曰㫜餘之山沅曰山在今陝西華陰縣西南二十里太平寰宇記云華陰縣餘糧山在縣西南三十里作餘糧同其上多穀柞無石餘水出於其陰而北流注于河沅曰水經云渭水又過鄭縣北注云渭水又東餘水注之水南出㫜餘山之陰北流入於渭俗謂之宣水也經云注河者葢合渭而入河乳水出于其陽而東南流注于洛沅曰水經注云戸水入洛洛水又東得乳水水北出㫜餘山南南流注于洛今山在華陰洛南二縣

界有水名構谷川南流至洛南縣保安鄗入洛楚人言構乳音相近疑卽乳水也志家以眞餘山爲秦望山在商州南乳水爲楚水則大誤也

又東南十里曰蠱尾之山沅曰山亦見水經注作蟲尾當在今陜西洛南縣南俗失名其多礪石沅曰同厲赤銅龍餘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沅曰水經注云洛水得乳水又東會于龍餘之水水出蠱尾之山東流入洛今不詳此水何名也

又東北二十里曰升山沅曰山當在今陜西華陰縣西南卽太平寰宇記之車箱谷其木多穀柞棘其草多藷藇蕙蕙香草也多寇脫寇脫草生南方高丈許似荷葉而莖中有瓤正白零桂人植而日灌之以爲樹也黃酸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渭水東合黃酸之水世名之爲千渠水水出升山北流于渭今水在華陰縣

西南車箱谷北水出而北流逕長城鋪右合仙谷水北入于渭經云入河亦合渭而入河也其中多璇玉石次玉者也荀卿曰璇玉瑤珠不知佩璇音旋沅曰當爲琁見說文

又東十二里曰陽虛之山沅曰山在今陝西洛南縣水經注云洛水東至楊虛山合元扈之水又曰元扈之水逕於楊虛之下隋書地理志洛南有楊盧山盧當爲虛山在升山西南經云又東未詳也多金臨于元扈之水河圖曰蒼頡爲帝南巡狩登楊虛之山臨於元扈洛汭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出此水中也沅曰水經注引此本有是爲洛汭四字今本無之元扈山在今陝西雒南縣西北隋書地理志云雒南有元扈山太平寰宇記云雒南縣元扈山在縣西北一百里

凡薄山之首自苟林之山至于陽虛之山沅曰此經之山自山西蒲州府西南至于陝西商州也凡十六山二千九百八十二里升山冢

也其祠禮太牢嬰用吉玉首山魋也其祠用稌黑犧太牢之具蘖釀以蘖作醴酒也干儛干儛萬儛干楯也沅曰當爲舞此俗字置鼓擊之以儛嬰用一璧尸水合天也天神之所馮也肥牲祠之用一黑犬于上用一雌雞于下刉一牝羊獻血以血祭也刉猶刲也周禮曰刉珥奉犬牲嬰用吉玉采之又加以繒彩之飾也沅曰舊本作彩字俗饗之勸強之也特牲饋食禮曰執奠祝饗是也

沅曰右中次五經古本爲第十九篇

中次六經縞羝之首曰平逢之山沅曰山卽北邙山在今河南河南府西南太平寰宇記云河南縣芒山在縣地十里一名平逢山亦郟山之別名水經注引作蓬南望伊洛

東望穀城之山在濟北穀城縣西黃石公石在此山下張良取以合葬耳沅曰郭云在濟北非也山在河南洛陽縣西北左傳單子伐穀城杜預曰在縣西至漢爲縣或俱以山得名與無草木無水多沙石有神焉其狀如人而二首名曰驕蟲是爲螫蟲爲螫蟲之長實惟蜂蜜沅曰蟲當爲蠭此省文蜜本字爲蠠此或作字見說文也之廬言羣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其祠之用一雄雞禳而勿殺禳亦祭名謂禳郤惡氣也

西十里曰縞羝之山無草木多金玉

又西十里曰廆山音如瓌偉之瓌沅曰廆即瘣字省文山當在今河南河南縣西隋地理志新安有魏山有孝水魏廆音同也新安與河南接境其陰多㻬琈沅曰琈當爲孚之玉其

西有谷焉名曰藋谷其木多柳楮其中有鳥焉狀如山雞而長尾赤如丹火而青喙名曰鴒鸚鈴要二音沅曰鴒鸚即脊令也詩傳云飛則鳴行則搖搖鸚聲相近俗寫為此字詩脊令字亦不从鳥其鳴自呼服之不眯

交觴之水出于其陽沅曰舊本作交觴水經注引此作交觴云洛水東出關惠水右注之惠水又東南謝水東南流又有交觴之水北出庬山南流俱合惠水惠水又南流逕關城北二十里案此水名交觴者以入惠之處適當謝水之交也而南流注于洛沅曰水經注云合惠水而入洛經云入洛者貿辭

俞隨之水出于其陰沅曰水經注云少水注於穀穀水又東俞隨之水注之引此經云云世謂之孝水也潘岳西征賦藻孝水以濯纓美嘉名之在茲是水在河南城西十餘里又字林曰孝水在河南郡見李善文選注水今在澗南新安縣東一十二里東入澗而北流注于穀

水沅曰水經注云孝水戴延之言在函谷關西劉澂之又云出檀山檀山在宜陽縣西在穀水南無南入之埋考尋茲說當承緣生述征謬誌耳

又西三十里曰瞻諸之山沅曰山當在今河南河南縣西見水經注玉篇引此作瞻諸其陽多金其陰多文石㴬水出焉音謝沅曰㴬水經注引此作謝以郭音言之當是晉時已有㴬字也㴬字說文所無見玉篇水經注云洛水自枝瀆出關惠水右注之惠水又東南㴬水北出瞻諸之山東南流而東南流注于洛沅曰按水經注㴬水俱會交觸之水南流合惠水逕闕城北二十里又南流入於洛水經逕言入洛瀆也少水出于其陰沅曰水經注云波水注于穀穀水又東少水注之引此經云云控引眾谿積以成川東流注于穀世謂之慈澗也又云今孝水東十里有水世謂之慈澗又謂之澗水俟山海經則少水也而非澗水蓋習俗之誤耳而東流注

于穀水世謂慈澗沅曰此傳疑後人以水經注附入

又西三十里曰婁涿之山沅曰山當在今河南永寧縣無草木多金玉瞻水出于其陽沅曰水經注云惠水出白石山之陽東南流與瞻水合水東出婁涿之山而南流入惠水而東流注于洛沅曰蓋入惠而入洛也波水出于其陰世謂之百苔水沅曰波舊本作陂今據水經注改正傳所云云非郭語也水經注云澗水注于穀穀水又東波水注之世謂之百苔水北流注于穀而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茈石文石

又西四十里曰白石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澠池縣東北二十三里水經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注云世謂是山曰廣陽山太平寰宇記云澠池縣廣陽山在縣東北二十里亦名洒池山惠水出于其陽沅曰水經注云洛水自枝瀆又東出關惠水右注之世謂之八關水戴延之西

征記謂之八關澤出白石山之陽東南流與瞻水合又東南謝水東南流又有交觸之水南流俱合惠水惠水又南流逕關城北北二十里者也其城西阻塞垣東枕惠水其水又南流入於洛水桉其水在今河南新安縣東北也

東南流注于洛沅曰舊本東作而據水經注改正其中多水玉澗水出于其陰書曰伊洛瀍澗沅曰說文云澗水出宏農新安東南入洛水經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水經注云世謂是水曰赤岸水亦曰石澗又云廣陽川水出廣陽北山括地志云澗水原出洛州新安縣東白石山東北與穀水合流見史記正義西北流注于穀水沅曰說文水經云入洛水經注引此無西字云穀水東經缺門山白門而東廣陽川水注之則是合穀而入洛云入穀是也其中多麋石櫨丹皆未聞沅曰說文云宅櫨木出宏農山疑謂此也

又西五十里曰穀山沅曰山在今河南澠池縣南見水經注太平寰宇記云澠池縣穀山

在縣南八十里其上多穀其下多桑爽水出焉世謂之紵麻澗沅曰此非郭傳也水經注云穀水東北逕函谷關城東右合爽水引此經云云世謂之紵麻澗北流注于穀而西北流注于穀水其中多碧綠

又西七十二里曰密山今滎陽密縣亦有密山疑非也沅曰水山在今河南新安縣水經注云洛東逕九曲南豪水出新安縣密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鐵豪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洛沅曰水經注云洛水東逕九曲南又東與豪水會南流歷九曲東而南流入于洛今宜陽縣東三十里有九曲城也其中多旋龜其狀鳥首而鼈尾其音如判木無草木

又西百里曰長石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新安縣新唐書地理志云新安有長石山太

平寰宇記云容州陸州縣鳴石山引此云即是非也無草木多金玉其西有谷焉名曰共谷多竹共水出焉西南流注于洛沅曰洛水東逕宜陽故城南又東共水入焉共水南流得尹谿口其水在西南與左澗水會又南與李谷水合其水世謂石頭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鳴石晉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今零陵泉陵縣永正鄉有鳴石二所其一狀如鼓俗因名爲石鼓即此類也沅曰郭說非也言可以爲磬

又西一百四十里曰傅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宜陽縣西水經注云洛水東逕宜陽縣故城南又東厭梁之水出縣北傅山大波無草木多瑤碧厭梁沅曰舊本作染据水經注引此作梁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沅曰洛水東與厭梁之水合其水自陂北流屈而東注世謂之五延水又東南流逕宜陽縣故城東東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其

西有林焉名曰墦冢音番沅曰水經云穀水出弘農澠池縣南墦冢林穀陽谷口注云今穀水出于崤東馬頭山穀陽谷元和郡縣志云永寧縣穀陽山在縣北五十里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今穀水出穀陽谷東北至穀城縣入洛河沅曰元和郡縣志云新安縣穀水在縣南二里水今在河南永寧縣北七十里其中多珚玉未聞也珚音堙沅曰廣雅云瑻珚玉曹憲音渠懸玉篇云珚齊玉奇殞切太平御覽引此正作瑻是與廣雅合也然說文無珚字水經注引此又作琎

又西五十里曰橐山沅曰山在今河南陝州東五十里水經云河水又北過陝縣北注云有橐水出橐山其木多樗沅曰樗當爲梓說文云梓木出橐山謂此多𣗳木今蜀中有𣗳木七八月中吐穗穗成如有鹽粉著狀可以酢羹音備沅曰郭說非也管子地員篇云高陵土山命曰縣泉其地不乾其木乃𣗳是其義𣗳字說文所無見玉篇又案說文𣗳乾也此蓋乾木疑當借𣗳爲之又太平御覽引此

作穢云音謾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鐵多蕭蕭蒿見爾雅橐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橐水出橐山西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西逕陝縣故城南又西北逕陝城西西北入于河水今在河南陝州城南一名永定澗亦曰漫澗以其流遲其中多脩辟之魚狀如黽黽蛙屬也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癬

又西九十里曰常烝之山沅曰山當在今河南陝州水經注云常烝之山俗謂之干山山在陝城南八十里無草木多堊潐水出焉音譙沅曰亦焦水也水經注云河水東合潐水水導源常烝之山其川二源雙導同注一壑而西北流注于河括地志云焦城在陝城內東北百步因焦水為名周同姓所封見史記正義案經字亦作譙云而東北流注于河其中多蒼玉菑水出焉沅曰亦曹水也水經注云會水西北流入于河河水又東菑水注之水出常烝

之山西北逕曲沃城南又屈逕其城西西北入河又云潘岳西征賦曰憩於曹陽之墟以山海經求之當曹字相類是或有曹陽之名顏師古注漢書云曹水出陝縣西南峴頭山而北流入河今謂之好陽澗

而北流注于河

又西九十里曰夸父之山沅曰山一名秦山在今河南靈寶縣東南水經注云槃澗水出湖縣夸父山元和郡縣志云湖城縣夸父山在縣南三十五里其木多椶柟多竹箭其獸多㸲牛羬羊其鳥多鷩其陽多玉其陰多鐵其北有林焉名曰桃林沅曰今在河南閿鄉縣舊閿鄉春秋傳有桃林之塞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桃林蓋在華陰西長城是水經注云三秦記曰桃林塞在長安東四百里晉灼云在宏農南閿鄉中應劭十三州記云宏農有桃邱聚古桃林見史記索隱括地志云桃林在陝州桃林縣西至潼關皆爲桃林塞也見史記

正義是廣員三百里其中多馬桃林今宏農湖縣閿鄉南谷中是也饒野馬山羊山牛也沅曰案史記云造父取桃林盜驪綠耳獻之穆王也湖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又北逕湖縣東而北流入于河史記云黃帝鑄鼎于荊山下鼎旣成有龍垂胡髯下迎黃帝百姓仰望黃帝旣上乃抱其弓與龍胡髯故後世因名其地曰鼎胡括地志曰湖水原出號州湖城縣南二十五里夸父山北流入河卽鼎湖也見史記正義案此知湖縣之名以此水此水之名又以黃帝也水在今閿鄉縣西其中多珚玉沅曰珚字說文玉篇所無疑當爲瑂廣雅有之

又西九十里曰陽華之山沅曰今名陽華藪在陝西華陰縣東南至潼關是也呂氏春秋九藪云秦之華陽高誘注云或在華陰西又云桃林西長城是也秦地道記云潼關是也案爾雅云秦有陽陓海內北經云陽汙之山淮南子云禹治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皆卽此其陽多金玉其

陰多青雄黃其草多藷藇多苦辛其狀如櫄即楸字也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瘧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沅曰水經注云門水東北歷鴻關又東北歷邑川二水注之左水出於陽華之陽東北流逕盛牆亭東東北流與右水會案經云注洛蓋合緒姑之水入門水又注于洛也其中多人魚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河水合柏谷水又東右合門水門水又北逕宏農縣故城東其水側城北流而注於河其中多元礵黑砥石生水中緒姑之水出于其陰緒音耤而東北沅曰舊本無北字今据水經注有流注于門水沅曰水經注云左水出於陽華之陽東北流與右水合右水出陽華之陰東北流逕盛牆亭東北流與左水合即山海經所謂緒姑之水出於陽華之陰東北流注於門水者也又東北燭水注之燭水又北入門水水之左右即函谷山也

其上多銅門水出于河七百九十里入洛水沅曰水經注云洛水合武里水又東門水出焉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又云門水即洛水之枝流者也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陽城之西北分爲二水枝渠東北出爲洛水也門水又東北歷楊華之山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余案上洛有鴻闗圍池故謂斯川爲鴻臚澗太平寰宇記云恒農縣鴻臚川一名鴻臚澗一名門水在縣西一里西南自朱陽縣界入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東有城即關亭也又案舊本洛作雒漢改亂之

凡縞羝山之首自平逢之山至于陽華之山沅曰此經之山自河南西至陝州又西至陝西華陰也凡十四山七百九十里嶽在其中沅曰爾雅云華山爲西嶽以六月祭之六月亦歲之中如諸嶽之祠法則天下安寧

沅曰右中次六經古本爲第二十篇

中次七經苦山之首曰休與之山與或作輿下同沅曰山在今河南靈寶縣劉昭注郡國志桃林云博物記曰在湖縣休與之山其上有石焉名曰帝臺之棊帝臺神人名棊謂博棊也沅曰言基址五色而文其狀如鶉卵帝臺之石所以禱百神者也禱祀百神則用此石服之不蠱有草焉其狀如蓍赤葉而本叢生名曰夙條可以爲簳中箭笴也沅曰當只作幹東三百里曰鼓鍾之山沅曰山名鍾山在今河南陸渾縣西南三十里別有鼓鍾峽在山西垣曲縣水經注引此經以爲即山西鼓鍾山案其道里非也見中山經鼓鐙山注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舉觴燕會則於此山因名爲鼓鍾也今案其山在伊闕西南沅曰已上九字舊本脫

文初學記引郭注有有草焉方莖而黃華員葉而三成葉三重也其名曰焉酸可以爲毒爲治其上多礪沅曰當爲厲其下多砥

又東二百里曰姑媱之山音遙或無之山字沅曰文選注引此作瑤博物志作古䍃山今俗本博物志譌古䍃爲右詹又案穆天子傳天子至于重璧之臺乃休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環喪車疑即此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沅曰李善注文選云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于巫山之臺精神爲草實曰靈芝又元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化爲䔄草沅曰博物志作化爲䍃草是今俗本又譌䍃爲詹其葉胥成言葉相重也瑤與䔄並音遙沅曰舊本云亦音遙今據文選注引云瑤與䔄並音遙其華黃其實如兔邱兔邱兔絲也見爾雅沅曰博物志云實如豆服之媚于人爲人所愛也傳曰人服媚之如是一

名荒夫草

又東二十里曰苦山有獸焉名曰山膏沅曰即山都也其狀如逐即豚字沅曰借遯字爲之逐又遯省文赤若丹火善詈好罵人其上有木焉名曰黃棘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服之不字字生也易曰女子貞不字有草焉員葉而無莖赤華而不實名曰無條服之不癭

又東二十七里曰堵山神天愚居之是多怪風雨其上有木焉名曰天楄音鞭沅曰楄說文云楄部方木也以其方莖故名之方莖而葵狀服者不哽食不噎也

又東五十二里曰放皐之山放或作效又作牧沅曰山在今河南魯山縣北水經注明水出梁縣西狼皐山引此云云汝水自狼皐山東出峽謂之汝阨也太平寰宇記云伊陽縣鳴皐山在縣南三十里又元和郡縣志云陸渾縣明皐山在縣東北十五里疑非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沅曰水經云伊水又東北過新城縣南注云明水出梁縣西狼皐山俗謂之石澗水西北流逕楊亮壘南西北合康水亦出狼皐山東北流逕范塢北與明水合又西南流入于伊其中多蒼玉有木焉其葉如槐黃華而不實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好呼喚也其名曰文文

又東五十七里曰大苦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登封縣北東者當是東北五十七里亦太近大苦舊本譌作大𦯝唐宋字書無此字據水經注爾雅注初學記太平寰宇記引此皆作大苦今

从之水經注云狂水出陽城縣之大苦山太平寰宇記云潁陽縣有大苦山多㻬琈之玉多麋玉玉未詳沅曰疑麋當爲麋卽珚玉古字少借麋爲之作麋非有草焉其狀如榆方莖而蒼傷其名曰牛傷猶言牛棘其根蒼文服者不厥厥逆氣病可以禦兵沅曰依義當爲欮厥發石字見說文其陽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沅曰水經注云狂水出陽城縣之大苦山又西逕綸氏故城南左與倚薄山水合又東入風谿水注之又西得三交水口又西逕缶曹山北西南與湮水合又西逕湮陽城南又西逕當階城南而西流注于伊其中多三足龜今吳興陽羨縣有君山山上有池水中有三足六眼龜鼈黿三足者名賁出爾雅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又東七十里曰半石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偃師縣東南水經注云伊水又北逕高

都城東來儒之水出於半石之山太平寰宇記云緱氏縣半石山在縣南十五里案緱氏今偃師西南境也

其上有草焉生而秀其高丈餘赤葉赤華華而不實初生先作穗卻著葉花生穗間其名曰嘉榮服之者不霆不畏雷霆霹靂也音廷搏之延

來需之水出于其陽而西流注于伊水沅曰水經注引此作儒云出於半石之山西南流逕緱輪城北西歷其澗以其水西流又謂之小狂水也其水又西逕大石嶺南山在洛陽南又西南逕赤眉城南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謂之曲水也案其地當在今河南洛陽伊陽之界

其中多鯩魚音倫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睡合水出于其陰而北流注于洛沅曰水經云洛水東過洛陽縣南注云合水南出半石之山北逕合水隖而東北流注於公路澗合水北與劉水合水出半石東山合水又北流注於洛也案其水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南

多

鰧魚音騰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魚似鰤李善注文選引此文作鯀狀如鱖居逵鱖魚大口大目細鱗有斑彩逵水中之穴道交通者鱖音劂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爲瘻瘻癰屬也水中有蝨淮南子曰雞頭已瘻瘻音漏

又東五十里沅曰又東者東南也曰少室之山今在河南陽城西俗名泰室沅曰山在今河南登封縣西淮南子墜形訓云少室大室在冀州高誘注曰少室大室在陽城嵩高下之別名戴延之西征記云東謂大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五里嵩山其總名也見初學記括地志曰嵩高山一名太室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北二十三里也見史記正義百草木成囷未詳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離騷曰靡萍九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沅曰楊炯少室山少姨廟碑云驗於山海經黃花不

落案此無不落文惟云服者不怒疑𤉷之誤

其上多玉此山巔亦有白玉膏得服之即得仙道世人不能上也詩含神霧云

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沅曰水經注云洛水直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又東休水自南注之其水導源少室山西流逕穴山南又西南北屈潛流地下其故瀆北屈出峽謂之大穴口北歷覆釜堆東又東屈零星塢水流潛通重源又側側緱氏原又逕延壽城南緱氏縣治又西轉北屈逕其城西又北流注于洛水案在今河南偃師縣東南界

其中多鯩魚沅曰即兒魚字亦作鯩此作鯩俗字也

狀如盩蜼未詳盩音脩沅曰盩字从攴从血舊本作盩誤漢書亦有之今改正

而長距足白而對未詳

食者不蠱疾可以禦兵

又東三十里曰泰室之山即中嶽嵩高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沅曰今在河南登封縣

北也

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梨而赤理其名曰栯木音郁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於六於九二切引此服者不妒有草焉其狀如荣术似薊也白華黑實澤如蘡薁言子滑澤沅曰蘡當爲嬰說文云薁嬰薁也玉篇有蘡字非又廣雅云燕薁蘡舌也其名曰䔄草服之不昧上多美石次玉者也啟母化爲石而生啟在此山見淮南子

又北三十里曰講山其上多玉多柘多柏有木焉名曰帝屋葉狀如椒反傷赤實反傷刺下勾也可以禦凶

又北三十里曰嬰梁之山上多蒼玉錞于元石言蒼玉依黑石而生也或曰錞于樂器名形似椎頭

又東三十里曰浮戲之山沅曰山當在今河南汜水縣東水經云河水又東逕成皋縣北注云汜水南出浮戲山世謂之方山元和郡縣志云汜水縣汜水出縣東三十二里浮戲山有木焉葉狀如樗而赤實名曰亢木食之不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沅曰郡國志云成皋有汜水水經注云汜水南出浮戲之山北流合東關水又北右合石城水又北合鄤水又北逕虎牢城東又北流合於河案此汜字从戊巳之巳讀如似與定陶汜水異彼讀如泛其東有谷因名曰蛇谷言此中出蛇故以名之上多少辛細辛也

又東四十里曰少陘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滎陽縣東南水經注云濟水右受黃水黃水北至故市縣重泉水出京城西南少陘山新唐書地理志云許州長葛有小陘山太平寰宇記云滎陽縣嵩渚山一名小陘山俗名周山在縣南三十五里有草焉名曰䓪草音剛沅曰剛字說文

所無見玉篇葉狀如葵而赤莖白華實如蘡薁食之不愚言益人智器難之水出焉或作囂沅曰水經注云索水出京城西南嵩渚山即古旃然水也其水東北流器難之水注之其水北流逕金亭又北逕京縣故城西入於旃然之水而北流注于役水一作侵沅曰水經注云作侵又云器難之水入於旃然之水亦謂之鴻溝水今水經云注侵水疑侵水即索水亦兼旃然鴻溝之稱也

又東四十里曰太山別有東小太山今在朱虛縣汶水所出疑此非也有草焉名曰梨其葉狀如荻荻亦蒿也音狄沅曰此字說文所無當爲萩說文云蕭也貨殖傳河濟之閒千畝萩亦如此而赤華可以已疽太水出于其陽沅曰水經注云承水東北流太水注之水出太山東平地世謂之澧水也而東南流注于役水世謂之禮

水沅曰水經注云太水東北逕武陵城西東流注於承水又案郭傳云云疑後入以水經注附入承水出于其陰沅曰水經注云司馬彪云中牟有清口水白溝水注之水有二源北水出密之梅山東南而東逕靖城南與南水合南水出太山西北流至蔿城南左注北水即承水也世亦謂之靖澗水而東北流注于役世謂之靖澗水沅曰水經注云承水東北入黃龜澗北逕中陽城西東北流爲白溝又東北逕伯禽城北屈而南流東注於清口水今案此經太水承水皆云注于役與水經注不同者案水經注此太水注承水承水注清水清水注渠水渠水又東逕陽武縣故城南與役水合也今案其城在河南中牟縣界也

又東二十里曰沫山沅曰山在今河南中牟縣舊本作末水經注引此經云云作沫今从之云沫山沫水所出今是水出中牟城西南上多赤金沫水出焉北流注于

役沅曰水經注云役水東逕曹公壘南與沫水合東北流逕中牟縣故城西又東北注于役水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又案舊本有傳云水經作沫四字後人附入今去之

又東二十五里曰役山沅曰沫山役山當即今河南中牟縣北牟山也見水經注上多白金多鐵役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渠水東逕陽武縣故城南東爲官渡水渡在中牟又東役水注之水出苑陵縣西隟僕亭東中平陂世名之泥泉也即古役水矣北流注于河沅曰水經注云役水東北流逕苑陵縣故城北又東北逕中牟澤其水東北流屈注渠渠水又東南而注大梁也經云北入河今渠下流則南入淮矣

又東三十五里曰敏山沅曰案此山在大騩山西三十五里則是今河南鄭州梅山矣郡國志云密有大騩山有梅山于文敏梅音以每諧聲也上有木焉其狀如荊白華

而赤實名曰蒯音計沅曰此薊字之壞玉篇云云蒯俗薊字柏服者不寒令人耐寒

其陽多㻬琈之玉

又東三十里沅曰此山在役山之西南曰大騩之山今滎陽密縣有大騩山騩何溝水所出音歸沅曰說文作大隗山在今河南新鄭縣西南四十里莊子云黃帝將見大騩于具茨之山陸德明音義云司馬云在滎陽密縣東今名泰隗山地理志云密有大騩山水經注云大騩即具茨山也黃帝登具茨之山升于洪隄上受神芝圖于華蓋童子即是山也元和郡縣志云密縣大騩山在縣西東南五十里新唐書云許州陽翟有具茨山其陰多鐵美玉青堊有草焉其狀如蓍而毛青華而白實其名曰蒗音狼戾沅曰當為狼廣雅云狼毒也蒗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蒗毒藥服之不夭言盡壽也或作芺可以為腹病為治也一作已

凡若山之首自休與之山至于大騩之山沅曰此經之山自河南閿鄉東至河南開封府也凡十有九山千一百八十四里其十六神者皆豕身而人面其祠毛牷用一羊羞言以羊爲膳羞嬰用一藻玉瘞藻玉玉有五彩者也或曰所以盛玉藻藉也苦山少室太室皆冢也其祠之太牢之具嬰以吉玉其神狀皆人面而三首其餘屬皆豕身人面也

沅曰右中次七經古本爲第二十一篇

中次八經荊山之首曰景山今在南郡界中沅曰山在今湖北房縣西南二百里俗名馬粱山荊州記云沮縣西北半里有雁浮山是山海經所謂景山沮水之所出也高三十餘里雁南翔北

歸徧遲其上士人由茲改名焉見初學記其上多金玉其木多杼檀杼音椽柱之柱沅曰說文作柔云栩也讀若杼作杼者機杼字今爾雅栩杼及經俱作杼非雎水出焉雎音癰疽之疽沅曰春秋傳云江漢沮漳字亦作沮水經云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注云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即荊山首也故淮南子云沮出荊山高誘注云荊山在左馮翊懷德縣斯謬證耳杜預云水出新城郡之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也東南流注于江今雎水出新城魏昌縣東南發阿山東南至南郡枝江縣入江也沅曰李善注文選引此作沔江水經云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注云謂之沮口也今雎水東北流至湖北穀城縣東入于沔俗名之南河其中多丹粟多文魚有斑彩也

東北百里曰荊山今在新城沶鄉縣南沅曰山在今湖北南漳縣西北地理志云南郡臨沮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荊州記云臨沮西北三十里有青谿谿北即荊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之處見劉昭

注郡國志水經注云荆山在景山東一百餘里新城沶鄉縣界括地志云荆山在襄州荆山縣西八十一里見史記正義**其陰多鐵其陽多赤金其中多犛牛**旄牛屬也黑色出西南徼外也音狸一音來沅曰犛旄牛正字而郭云旄牛屬也別音貍不達甚矣**多豹虎其木多松柏其草多竹多橘櫾**櫾似橘而大也皮厚味酸沅曰說文橘柚字从由此櫾字云昆侖河陽之長木也古或假借爲之非本字矣**漳水出焉**沅曰李善注文選引此作彰非**而東南流注于雎**出荆山至南郡當陽縣入沮水沅曰地理志云臨沮漳水所出東至房陵入陽水陽水入沔行六百里水經云漳水出臨沮縣東荆山南至枝江縣北烏扶邑入于江注云地理志云云非也今漳水於當陽縣之東南百餘里而右會沮水也今二水會于湖北保康縣西**其中多黃金多鮫魚**鮫鮒魚類也皮有珠文而堅尾長三四尺末有毒螫人皮可飾刀劍口錯治材角今臨海郡亦有之音交**其**

獸多閭麋似鹿而大也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驕山沅曰李善注文選云景山之西曰驕山案經云在東北疑李善注誤其上多玉其下多青雘雘音瓠黝屬沅曰此傳舊本所無今據李善注文選增入其木多松柏多桃枝鉤端神𧍞圍處之𧍞音鼉魚之鼉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義與此同其狀如人面羊角虎爪恆遊於雎漳之淵淵水之府奧也出入有光

又東北百二十里曰女几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宜陽縣西水經注亦作女机山云七谷水出女机山東南流注于伊水又云丞谷水出女机山東流入于伊水隋書地理志云宜陽有女机山元和郡縣志云福昌縣女机山在縣西南三十四里其上多玉其下多黃金其

獸多豹虎多閭麋麈麂（麂似獐而大偎毛豹腳音幾）其鳥多白鷮（鷮似雉而長尾走且鳴音驕）多翟多鴆（鴆大如鵰紫綠色長頸赤喙食蝮蛇頭雄名運月鳴名陰諧也）

又東北二百里曰宜諸之山（沅曰山當在今湖北青陽縣境地理志云高成洈山洈水所出疑即洈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洈水出焉（音詭）而南流注于漳（今洈水出南郡東洈山至華容縣入江也沅曰說文云洈水出南郡高成東入繇地理志支同又云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行五百里水經注云漳水又南逕當陽縣又南洈水注之引此經云云）其中多白玉

又東北三百五十里曰綸山（音倫）其木多梓枏多桃枝多柤栗橘櫾（柤似栗而酢澀）其獸多閭麈麢㲋（㲋似兔而鹿腳青色音綽沅曰㲋字

當爲㲋見說文俗加犬非

又東北二百里曰陸鄗之山音如跪告之跪其上多㻬琈之玉其下多堊堊似土白色也堊音惡沅曰舊無此傳今據李善注文選增入其木多杻橿

又東百三十里曰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而龍首恒遊於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

又東百五十里曰岐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珉石似玉者音旻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樗神涉䶂處之徒河切一作䶂笑遊反其狀人身而方面三足

又東百三十里曰銅山其上多金銀鐵其木多穀柞柤

栗橘櫾其獸多豹

又東北一百里曰美山其獸多兕牛多閭麈多豕鹿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沅曰舊本作䨼非

又東北百里曰大堯之山其木多松柏多梓桑多机其草多竹其獸多豹虎麢㚟

又東北三百里曰靈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桃李梅杏梅似杏而酢也

又東北七十里曰龍山上多寓木寄生也一名宛童見爾雅其上多碧其下多赤錫其草多桃枝鉤端

又東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穀柞多黃堊白堊

又東南七十里曰石山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多寓木

又南百二十里曰若山其上多㻬琈之玉多赭赤土多邽石未詳沅曰疑卽封石也正字當爲玤說文云玤石之次玉者以爲系璧經亦多爲封玤封形相近多寓木多柘若或作前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彘山多美石多柘

又東南一百五十里曰玉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碧鐵其木多柏一作栢

又東南七十里曰讙山其上多檀多邽石沅曰疑卽玤石多白

錫今白鑞也郁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砥礪

又東北百五十里曰仁舉之山其木多穀柞其陽多赤金其陰多赭

又東五十里曰師每之山其陽多砥礪沅曰當爲厲其陰多青雘沅曰舊本作護非其木多柏多檀多柘其草多竹

又東南二百里曰琴鼓之山其木多穀柞椒柘椒爲樹小而叢生下有草木則蘙死其上多白珉其下多洗石其獸多豕鹿多白犀其鳥多鴆

凡荆山之首自景山至琴鼓之山沅曰此經之山自湖北襄陽府至河南南府

其後十餘山多不詳也凡二十三山二千八百九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人面其祠用一雄雞祈瘞禱請已埋之也用一藻圭糈用稌驕山冢也其祠用羞酒少牢祈瘞嬰毛一璧

沅曰右中次八經古本爲第二十一篇

中次九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沅曰山在今四川雙流縣淮南子天文訓云日回于女紀是謂大遷隋書地理志云蜀郡雙流有女伎山紀伎几三音同也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杻橿其草多菊沅曰菊是大菊瞿麥郭注爾雅云一名麥句薑也茳洛水出焉沅曰地理志云廣漢雒音山雒水所出南至新谷入湔水經云江水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陽南東南注之注云洛水出洛縣漳山亦言出梓潼縣柏山山海經三危山在敦煌南與

嶓山接山南帶黑水又山海經不言洛水所道經曰出三危山所未詳案水經注此說泥敦煌之三危又不考山海經女几之有洛水耳水經所言三危是四川省別有三危洛水所經非敦煌之山也故鄭注尚書亦云與岷山相連也洛水今出四川什邡縣西北章山亦曰雒通山東南流逕縣南俗名鴨子河又案左思蜀都賦云浸以縣洛謂此洛水劉淵林注云雒水在上雒桐柏山葢謬甚矣經凡有三洛水一出自於山今自甘肅安化至陝西同州入河之洛雍州浸也一出讙舉山今自陝西商州至河南入河之洛豫州浸也一即此洛在四川入江李氷之所導也

東注于江其中多雄黃雄黃亦出水中其獸多虎豹

又東北三百里曰岷山沅曰山在今四川茂州東南說文也理志俱作臨正字云山在蜀湔西徼外水經注云岷山即瀆山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案今俗以岷山為在四川松潘衛邊外者非山海經言岷山云首曰女几山又去女几山三百里女几山即隋志所言雙流縣女伎山今茂州在雙流之北故

知當是此岷山也漢人所言徼外亦止茂州不得甚遠地理家俱誤會之江水出焉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東北流注于海至廣陽縣入海其中多良龜良善多鼉似蜥蜴大者長二丈有鱗彩皮可以冒鼓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梅棠其獸多犀象多夔牛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爲夔牛晉太興元年此牛出上庸郡人弩射殺之得三十八擔肉即爾雅所謂魏沅曰今本爾雅注引此經文作犪非傳云即爾雅所謂魏今本爾雅亦加牛非其鳥多翰鷩白翰赤鷩

又東北沅曰山在岷山西南經云東北未詳一百四十里曰來山沅曰舊本作崍俗字山在今雅州滎經縣西地理志云嚴道邛來山邛水所出華陽國志云雅州邛郲山本名邛筰山水經注云崍山邛來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南山元和郡縣志云滎經縣邛來山在縣西五十里江水

出焉邛來山今在漢嘉嚴道縣南江水所自出也山有九折阪出狛狛似熊而黑白駮亦食銅鐵也沅曰傳云南江水所出也李善注文選引作中江非海內東經云南江出高山高山在成都西入海在長洲南地理志云邛來山邛水所出東入青衣水經注云邛水東至蜀郡臨邛縣東入青衣水案郭云邛來山南江水所自出是郭以邛水為南江水邛水即今滎經縣北至雅州合青衣水者也東流注于大江沅曰水經云青衣水至楗為南安縣入於江案今邛水自合青衣水東南流又與若水會至楗為縣北入于大江者也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麋麈其木多檀柘其草多韰沅曰舊本作薤非韭多葯即蘬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空奪即蛇皮脫也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崌山音居沅曰崌字說文所無見郭璞賦及玉篇案其道理疑即四川名山縣西蒙山也江水出焉北江沅曰海內東經云北江出曼山今四川名山縣西有蒙山

曼蒙音相近疑是也沬水經此或即郭所云北江與水經云沬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過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又東入于江是也東流注于大江其中多怪蛇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岐在水中鉤取岸上人牛馬啖之又呼馬絆蛇謂此類也多鰲魚音贄未聞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其木多楢杻猶剛木也中車材音秋多梅梓其獸多夔牛麢㚟沅曰當爲㲋犀兕有鳥焉狀如鴞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今呼小青雀曲觜肉食者爲竊脂疑此非也沅曰此即是也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高梁之山沅曰山在今四川劍州北太平寰宇記云劍門縣大劍山亦曰梁山山海經高梁之山西接岷嶓東引荊衡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

多桃枝鉤端有草焉狀如葵而赤華莢實白柎可以走馬

又東四百里曰蛇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堊其木多栒沅曰郇栒字省文多豫樟其草多嘉榮少辛有獸焉其狀如狐而白尾長耳名狏狼音巳沅曰音巳舊本譌作音巴狏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時爾切義同此見則國有兵一作國有亂沅曰兵與狼爲韻作亂者非

又東五百里曰鬲山其陽多金其陰多白珉蒲鸏音甍沅曰說文玉篇俱無此字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江其中多白玉其獸多犀象熊羆多蝯沅曰舊本作猨非蜼蜼似獼猴鼻露上向尾四五尺頭有岐蒼黃色

雨則自縣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塞之

又東北三百里曰隅陽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青雘其木多梓桑其草多茈徐之水出焉東流注於江其中多丹粟

又東二百五十里曰岐山今在扶風美陽縣西沅曰郭說非也山當在四川俗失其名其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其木多梅梓梅或作蕨多杻楢減水出焉沅曰疑即黚水也說文又作黔減黚黔音皆相近地理志云楗爲符黚水南至鱉入江水經注云鬭驅謂之闞水東南流注于江

又東三百里曰勾檷之山音絡椐之椐其上多玉其下多黃

金其木多櫟柘其草多芍藥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風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其木多椒樿椒木未詳也樿木白理中櫛騶善二音沅曰說文云椒木薪也多楊宣余之水出焉東流注于江其中多蛇其獸多閭麋多麈豹虎其鳥多白鷮

又東北二百里曰玉山其陽多銅其陰多赤金其木多豫樟楢杻其獸多豕鹿麢㲋沅曰當爲㲋其鳥多鴆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是穴也冬啟乃必有兵今鄴西北有鼓山下有石鼓象縣著山旁

鳴則有軍事與此穴殊象而同應　其上多白玉其下多白金其木多樗柳其草多蔻脫

又東一百四十里曰騩山其陽多美玉赤金其陰多鐵

其木多桃枝荊芑　沅曰此即葩字省文戴凱之竹譜有笆竹注云筍味落人鬢髮玉篇云芑竹有刺廣韻云芭竹名出蜀古字少此蓋借葩省字爲之

又東二百里曰葛山其上多赤金其下多瑊石　瑊石勁石似玉也音緘沅曰瑊當爲玪說文云玪塾石之次玉者玉篇云玪同瑊史記子虛賦有瑊玏亦作瑊咸今音相似之譌也　其木多柤栗橘櫾　沅曰當爲柚　楢杻其獸多麢㚟　沅曰當爲㲋　其草多嘉榮

又東一百七十里曰賈超之山其陽多黃堊其陰多美赭其木多柤栗橘櫾沅曰當爲柚其中多龍脩龍須也似莞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爲席沅曰脩須音相近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沅曰此經之山自四川成都府東至忠州也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糈用稌文山勾檷風雨騩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先進酒以酹神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席者神之所馮止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儛沅曰當爲舞用兵以禳禳祓除之祭名儛者持盾武儛也祈沅曰當爲刏當與上爲句郭下屬非璆

冕舞祈求福祥也祭用玉儛者冕冕服也美玉曰璆巳求反

沅曰右中次九經古本爲第二十二篇

中次十經之首曰首陽之山其上多金玉無草木

又西五十里曰虎尾之山其木多椒椐多封石其陽多赤金其陰多鐵

又西南五十里曰繁繢音潰之山其木多楢杻其草多枝勾今山中有此草

又西南二十里曰勇石之山無草木多白金多水

又西二十里曰復州之山其木多檀其陽多黃金有鳥

焉其狀如鴞而一足彘尾其名曰跂踵見則其國大疫銘曰跂踵爲鳥一足似夔不爲樂興反以來悲沅曰此亦與今所傳圖讚文不同

又西三十里曰楮山多寓木多椒椐多柘多堊一作渚州之山

又西二十里曰又原之山其陽多青雘其陰多鐵其鳥多鸜鵒鴝鵒也傳曰鴝鵒來巢音臞

又西五十里曰涿山沅曰疑即蜀山涿蜀古字通太平寰宇記云南陽縣蜀山在縣西三十里其木多穀柞杻其陽多㻬琈之玉

又西七十里曰丙山其木多梓檀多弞杻弞義所未詳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沅曰此經之山經傳不著也凡九

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糈沅曰當爲稰用五種之糈沅曰此字是當从米與上稰字別說文云糈糧也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騩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儛嬰一璧

沅曰右中次十經古本爲第二十四篇

中次一十一山經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內鄉縣水經注云湍水出宏農界翼望山元和郡縣志云臨湍縣翼望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案臨湍治在今淅川西北則山當在內鄉也內鄉與盧氏接界故水經注云在宏農界湍水出焉鹿摶反沅曰水經云湍水出酈縣北芬山注云湍水出宏農界翼望山案今水出內鄉縣西北俗云出熊耳山非也東流注于

清今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淯水沅曰舊本譌作濟李善注文選引此作淯今从之傳云入淯水舊本作入清水亦非也水經云湍水又南過冠軍縣東又東過白牛邑南又東南至新野縣東入於淯今水在河南新野縣西入淯說文云入沔者蓋合淯而入沔既水出焉音況沅曰未詳既水何水也詳入沔之水但有洱水豈即是與東流注于漢其中多蛟似蛇而四腳小頭細頸有白癭大者十數圍卵如一二石甕能吞人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珉

又東北一百五十里曰朝歌之山沅曰山在今泌陽縣西北俗稱十八盤山水經云潕水出潕陰縣西北扶予山注云山海經曰朝歌之山經書扶予者其山之異名乎案今河南泌陽漢潕陰撓潕水出焉潕水今在南陽舞陽縣音武沅曰說文云潕水出南陽潕陰東北入潁水經云

東過定潁縣北東入於汝案瀙水在今河南泌陽縣北東南流注于滎沅曰水經注云滎水上承堵水東流左與西遼水合又東東遼水注之俱導北山而南流注于滎滎水又東北於瀙陰縣北左會瀙水案當在泌陽縣界說文云入潁水經云入汝者蓋瀙水會潁下流合汝而入潁也其中多人魚

其上多梓柟其獸多麢麖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今用之殺魚

又東南二百里曰帝囷之山去倫反沅曰廣韻作箘其陽多㻬琈之玉其陰多鐵帝囷之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多鳴蛇

又東南五十里曰視山其上多韭有井焉名曰天井夏有水冬竭其上多桑多美堊金玉

又東南二百里曰前山其木多櫧似柞子可食冬夏生作屋柱難腐音諸或作儲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司馬相如賦漢書音義云櫧似櫪葉冬不落也多柏其陽多金其陰多赭

又東南三百里曰豐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治東在縣南三十二里北元和郡縣志志向城縣豐山有九鍾霜降則鳴有獸焉其狀如蝯赤目赤喙黃身名曰雍和見則其國有大恐神耕父處之沅曰李善注文選云耕父旱鬼也常遊清泠之淵沅曰呂氏春秋云舜友北人無擇投於蒼領之淵高誘曰蒼領或作青令莊子作清泠薛綜東都賦注云清泠水在南陽西鄂山上案蒼領青令清泠音皆同也出入有光清泠水在西鄂縣山上神來時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祠也沅曰陸德明莊子音義引此云在江南一云在南陽

郡西鄂山下舊本有脫字鄂又誤作號郊二字非見則其國爲敗有九鍾焉是知霜鳴霜降則鍾鳴故言之也物有自然感應而不可爲也其上多金其下多穀柞杻橿

又東北八百里曰兔牀之山其陽多鐵其木多藷藇其草多雞穀其本如雞卵其味酸甘食者利于人

又東六十里曰皮山多堊多赭其木多松柏

又東六十里曰瑤碧之山其木多梓枏其陰多青雘其陽多白金有鳥焉其狀如雉恒食蜚名曰鴆蜚負盤也音翡此更一種鳥非食蛇之鴆也

又東四十里曰支沅曰李善注文選引此作攻非離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嵩縣疑即雙雞嶺水經云清水出宏農盧氏縣攻離山注云酈縣故城南在攻離山東南案清水舊本經傳俱作濟水今據水經注改正清水出焉沅曰說文云清水出宏農盧氏山東南入沔或曰出酈山西地理志云南陽酈消水出西北南入漢郡國志作清水云熊耳山出案其水出今河南嵩縣雙雞嶺俗名白河原東南流至南陽府東也南流注于漢今淯水出酈縣西北山中南入漢酈離音字亦同沅曰水經云南過鄧縣東入於沔說文文云入淯沔即漢也水在今湖北襄陽縣界入于漢有鳥焉其名曰嬰勺其狀如鵲赤目赤喙白身其尾若勺似酒勺形其鳥自呼多牸牛多羬羊沅曰當爲麢羊

又東北五十里曰族篙之山音彫沅曰族舊本作袟非案廣韻引此作族𪊐之山

是僑有郭音不易其字其上多松柏杌桓柏葉似柳皮黃不措子如揀著酒中飲之辟惡氣浣衣去垢核堅正黑可以閒香纓一名括樓也沅曰桓舊本作柏今据廣韻改正

又西北一百里曰堇理之山其上多松柏多美梓其陰多丹雘多金其獸多豹虎有鳥焉其狀如鵲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名曰青耕可以禦疫其鳴自叫

又東南三十里曰依軲之山音枯其木多杻橿多苴未詳音葅沅曰疑樝字假音有獸焉其狀如犬虎爪有甲其名曰獜言體有鱗甲音吝善駚坌跳躍自撲也鞅奮兩音沅曰舊坌作坌非駚坌字說文玉篇所無鞅當為鄭坌當為坌漢書司馬相如賦云坌入曾宮蘇林曰坌音馬叱坌之坌是此義食者不風不畏天風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即谷之山多美玉多玄豹黑豹也即今荆州山中出黑虎也多閭麋多麢㚟沅曰當爲㲋其陽多珉其陰多青雘

又東南四十里曰雞山其上多美梓多桑其草多韭

又東南五十里曰高前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內鄉縣呂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曰水之美者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案泉前音同也太平寰宇記云內鄉縣高前山今名天池山引此云云在翼望山東五十里其上有水焉甚寒而清或作潛帝臺之漿也今河東解縣南檀道山上有水泉出停而不流俗名爲盎漿即此類也沅曰舊本傳文道作首泉作潛停而不流脫而字今據太平寰宇記改正飲之者不心痛其上有金其下有赭

又東南三十里曰游戲之山多杻橿穀多玉多封石

又東南三十五里曰從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竹從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鼈枝尾（三足鼈名能見爾雅）食之無蠱疫

又東南三十里曰嬰硜之山（音眞）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梓櫄

又東南三十里曰畢山（沅曰山疑即皁山字相近在河南泌陽水經注有此水出潕陰縣皁山東北注于潁）帝苑之水出焉（沅曰疑即水經注之比水東北流注于潁也）東北流注于視其中多水玉多蛟其上多㻬琈之玉（沅曰㻬琈之琈

當爲孚

又東南二十里曰樂馬之山有獸焉其狀如彙沅曰字當爲彙赤如丹火其名曰𤟤音戾沅曰疑卽戾字之譌說文玉篇無𤟤字見則其國大疫

又東南二十五里曰葴山沅曰山在今河南泌陽縣東水經云瀙水出潕陰縣東上界山山海經曰出葴山許慎云出中陽山皆山之殊目也視水出焉或曰視宜爲瀙瀙水今在南陽也沅曰郭說是也地理志云南陽舞陰中陰山瀙水所出說文云瀙水出南陽舞陽中陽山水經云瀙水出潕陰東上界山水在今泌陽縣東北也水經云東過上蔡縣南入汝今下流入汝也東南流注于汝水沅曰地理志說文云東至蔡入汝水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如青狗沅曰此

獺字之假音前經作獺非

又東四十里曰嬰山其下多青臒沅曰舊本作䨼非其上多金玉

又東三十里曰虎首之山多苴椆椐椆未詳也音彫沅曰椆字說文云木也

又東二十里曰嬰侯之山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五十里曰大孰之山沅曰案水經注山亦當在今河南泌陽縣界殺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水沅曰水經注云瀙水出蔵山東與比水合又東北殺水出西南大孰之山東北流於瀙其中多白堊

又東四十里曰卑山其上多桃李苴梓多纍〔今虎豆貍豆之屬纍一名縢音耒〕

又東三十里曰倚帝之山〔沅曰山在今河南鎭平縣西北新唐書吳筠傳云筠居南陽倚帝山太平寰宇記云南陽縣廢菊潭縣西北一十五里騎立山山銅礦在縣東一百八十里山有湫水三池案騎倚聲相近立則帝字之壞也〕其上多玉其下多金有獸焉其狀如鼣鼠〔爾雅說鼠有十三種中有此鼠形所未詳也音狗吠之吠沅曰爾雅鼣鼠舍人云其鳴如犬也見釋文則鼣或當爲吠中山經有獸鼠疑亦吠字之譌也玉篇又云飂同鼣〕白耳白喙名曰狙如〔音卽蛆反沅曰郎獵蘡也狙獵如蘡皆音相近〕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東三十里曰鯢山〔音倪〕鯢水出于其上〔沅曰經云在倚帝山東三十里〕

則今騎立山上湫水三池即鯢山鯢水是也

灒于其下其中多美堊其上多金其下多青雘

又東三十里曰雅沅曰漢書注引此作雒山沅曰山即雒衡山也在今河南南陽縣北地理志云南陽雒衡山豊水所出水經注云醴水出南陽雒縣亦云導源雒衡山隋書地理志云武川有雒衡山今按此經衡山去雒山九十五里是其連麓故亦稱雒山亦稱雒衡山漢雒縣則以山得名也太康地理志以縣爲陳倉寶雞止此故名雒雒者非澧水出焉音禮今澧水出南陽東流注于涀水沅曰舊本作視水經注引此又作涀今从之說文云澧水東入汝地理志云東至郾入汝水經注云郾縣汝水又東南得醴水口又云醴水東與葉西陂水會其水逕流昆醴之間纏絡四縣之中疑即呂忱所謂涀水也醴水東逕郾縣故城南左入汝案此則酈道元以此視水爲葉縣西陂水在今河南舞陽葉二縣界俗名濃河說

交地理志云入汝者葢合涀而入汝也此涀水與灕水異故不當爲視其中多大魚其上多美桑其下多苴多赤金

又東五十里曰宣山沅曰案水經注山在今河南泌陽縣界今失名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沅曰水經注云漁陰縣殺水入於灕灕水又東淪水注之水出宣山東南流注於灕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圍五丈也其枝四衢言枝交互四出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帝女之桑婦女主蠶故以名桑

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今衡山在衡陽湘南縣南嶽也俗謂之岣嶁山沅曰山在今河南南陽縣北水經注云醴水導源雉衡山即山海經云衡山也郭景純以爲南嶽非也馬融廣成頌曰面據衡

陰指謂此山在雉縣界故世謂之雉衡山太平寰宇記云南陽縣廢向城縣雉衡山荆州記衡山有石室甚整餝相傳名皇后室未詳其來又云方城縣衡山即桐柏之連岡也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鳥多鸜鵒

又東四十里曰豐山沅曰即漢西鄂縣之豐山已見前太平寰宇記云南陽縣廢向城縣本漢西鄂縣地有豐山雉衡山其上多封石其木多桑多羊桃狀如桃而方莖一名鬼桃可以爲皮張治皮腫起沅曰張讀如張如廁

又東七十里曰嫗山其上多美玉其下多金其草多雞穀

又東三十里曰鮮山其木多楢杻苴其草多蘴沅曰當爲虋

冬其陽多金其陰多鐵有獸焉其狀如膜犬赤喙赤目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𤜣即音移沅曰𤜣字說文所無見玉篇

又東三十里曰皐山或作章山沅曰舊本經文作章山傳云或作章山今據水經注改正案水經注山當在今河南唐縣其陽多金其陰多美石皐水出焉東流注于澧水沅曰水經注云酈縣醴水東流注唐山下又東南與皐水合水發皐山東流注于醴水醴水又東南逕㢠城北南入城而西流出城案唐山在今河南唐縣南其中多脃石未聞魚脃反

又東二十五里曰大支之山其陽多金其木多穀柞無草木

又東五十里曰區吳之山其木多苴

又東五十里曰聲匈之山其木多穀多玉上多封石

又東五十里曰大騩之山上已有此山疑同名沅曰疑即張衡南都賦所謂天封太胡大胡大騩聲相近李善云南郡圖經曰大胡山故縣縣南十里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砥石

又東十里曰踵臼之山無草木

又東北七十里曰歷或作磨石之山其木多荆芑其陽多黃金其陰多砥石有獸焉其狀如貍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見則其國有大兵

又東南一百里曰求山求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中有

美藷其木多苴多𥳭（篠屬沅曰當爲媚廣志又作篃云篃竹宜爲室椽見初學記戴凱之竹譜曰篃竹江漢間謂之竿簐一尺餘葉大如履可以衣篷）其陽多金其陰多鐵

又東二百里曰丑陽之山其上多椆椐有鳥焉其狀如烏而赤足名曰䳢鵌（音如枳柤之枳沅曰二字說文所無見玉篇）可以禦火

又東三百里曰奧山（沅曰案水經注山當在今河南泌陽縣）其上多柏杻橿其陽多㻬琈之玉奧水出焉東流注于視水（沅曰水經注云潕陰縣淪水東南流注瀙水瀙水又東得奧水口水出西奧山東入於瀙水也）

又東三十五里曰服山其木多苴其上多封石其下多赤錫

又東三百里曰杳山其上多嘉榮草多金玉

又東三百五十里曰凡山其木多楢檀杻其草多香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獜音鄰 沅曰說文無此字見玉篇也 見則天下大風 獜一作鄰音僯沅曰廣韻又作𤜱郎鄰字異文也

凡荆山之首自翼望之山至于凡山 沅曰此經之山在河南陝州南陽府也 凡四十八山三千七百三十二里其神狀皆彘身人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祈 沅曰當爲畿 瘞用一珪糈 沅曰當爲稰 用五種之精 備五穀之美者 禾山 沅曰疑即上求山字誤也 帝也其祠太牢之具羞瘞倒毛 薦羞反倒牲埋之也沅曰倒當爲到古不从人 用一璧牛無常堵

山玉山冢也皆倒祠沅曰倒祠未詳羞毛少牢嬰毛吉玉

沅曰右中次十一經古本爲第二十五篇

中次十二經洞庭山之首曰篇扁或作遇之山無草木多黃金

又東南五十里曰雲山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今始興郡桂陽縣出筀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又交阯有篥竹實中勁強有毒銳以刺虎中之則死此亦類也其上多黃金其下多㻬琈之玉此沅曰初學記梅第十引此有云雲山之上其實乾腊郭璞注曰腊乾梅也今經無此語他卷亦無雲山因附于此

又東南一百三十里曰龜山其木多穀柞椆椐其上多

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多扶竹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也名之扶老竹

又東七十里曰丙山多筀竹沅曰亦當爲桂多黃金銅鐵無木

又東南五十里曰風伯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痠石文石未詳痠石之義多鐵其木多柳杻檀楮其東有林焉名曰莽浮之林多美木鳥獸

又東一百五十里曰夫夫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青雄黃其木多桑楮其草多竹雞鼓沅曰卽上雞穀草穀鼓聲相近神于兒居之其狀人身而身操兩蛇常遊於江淵出入有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今長沙巴陵縣西又有洞庭陂潛伏通江

離騷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字或作銅宜從水沅曰山在今湖南巴陵洞庭湖中即君山也

其上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其木多柤棃橘櫾沅曰字當為柚

其草多葌蘪蕪芍藥芎藭蘪蕪似蛇牀而香也

帝之二女居之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湘夫人者帝堯女也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而問博士湘君何神博士曰聞之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女傳曰二女死於江湘之間俗謂為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案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虙妃也此之為靈與天地竝矣安得謂之堯女且既謂之堯女安得復總云湘君哉何以考之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征死不從葬義可知矣即令從之二女靈達鑒通無方尚能以鳥工龍裳救井廩之難豈當不能自免於風波而有

雙淪之患乎假復如此傳曰生爲上公死爲貴神禮五嶽比三公四瀆比諸侯今湘川不及四瀆無秩於命祀而二女帝者之后配靈神祇無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爲夫人也參互其義義既混錯錯綜其理理無可據斯不然矣原其致謬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爲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習非勝是終古不悟可悲矣沅曰郭云二妃死不從征非也鄭注禮記云舜死于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間張衡思元賦云哀二妃之未從翩繽處此湘濱是二妃不從葬實從征也而是常遊於江淵沅曰張衡思元賦舊注引此作江川澧沅之風沅曰地理志云充歷山澧水所出東至下雋入沅又故且蘭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水經云澧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江沅水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於江注云澧水流於洞庭湖俗謂之澧江江口沅水下注洞庭湖方會於江交瀟湘之淵此言二女遊戲江之淵府則能鼓三江令風波之氣其相交通言其靈響之意也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頭故號爲三江之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淮南子曰弋釣

瀟湘今所在未詳也瀟音消沅曰瀟舊本作瀟非瀟湘
一水名猶云清湘說文云瀟水清深也水經云湘水北
過羅縣西注云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湘川清照五
六丈是納瀟湘之名矣案玉篇云瀟水名徐鉉說文新
附亦有之今有湘水又有
瀟水俱在長沙蓋誤甚矣

是在九江之閒

地理志九江
今在潯陽南
江自潯陽而分為九皆東會於大江書曰九江孔
殷是也沅曰開初學記引此作門以江門儷地道

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左右手操蛇
多怪鳥

又東南一百八十里曰暴山其木多椶柟荊芑竹箭䉋
箘

箘亦篠類中
箭見禹貢

其上多黃金玉其下多文石鐵其獸多
麋鹿麢就

就雕也
見爾雅

又東南二百里曰郎公之山沅曰史記集解云姚氏引經作郎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瑊玏之玉其木多柳杻檀桑有獸焉其狀如龜而白身赤首名曰蛫音詭沅曰史記司馬相如賦隱曰郭璞曰蛫未聞沅曰此蛫字說文云蟡蛫胡𧍧蛫徐廣曰蛫音詭索爲字之假音然案經說如龜白身云云形又不合是可以禦火

又東南一百五十九里曰堯山其陰多黃堊其陽多黃金其木多荆芑柳檀其草多藷藇茈

又東南一百里曰江浮之山其上多銀砥礪沅曰當爲厲無草木其獸多豕鹿

又東南二百里曰眞陵之山其上多黃金其下多玉其木多穀柞柳杻其草多榮草

又東南一百二十里曰陽帝之山沅曰呂氏春秋有楊檏之蘁疑茉字與帝字相似多美銅其木多橿杻壓楮壓山桑也其獸多麢麝郎此

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今在潯陽柴桑縣南共廬山相連也其上多銀其下多碧多泠作泠非沅曰舊本石赭其木多柳芑楮桑其獸多麋鹿多白蛇飛蛇即螣蛇乘霧而飛者

又東二百三十里曰榮余之山其上多銅其下多銀其木多柳芑其蟲多怪蛇怪蟲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沅曰此經之山在湖南境今多不詳也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刏刏亦割刺之名糈用稌沅曰當爲稰凡夫夫之山卽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薶藏之祈用酒毛用少牢嬰毛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肆竟然後依前薶之也祈酒太牢祠嬰用圭璧十五五采沅曰舊本作彩非惠之惠猶飾也方言也

沅曰右中次十二經之山古本爲第二十六篇

右中經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萬一千三百七

十一里大凡天下名山沅曰高誘注淮南子云名山大山也五千三百七十居地大凡六萬四千五十六里

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山六萬四千五十六里沅曰劉昭注郡國志作天下名山五千三百五十經六萬四千五十六里管子云凡天下名山五千二百七十莊子云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山三千小者無數居地也言其五臧沅曰古藏字只作臧見漢書蓋其餘小者甚衆不足記云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也沅曰此禹所治管子地數篇淮南子墬形訓俱與此文同廣雅及藝文類聚引河圖括地象言禹所治海內地劉昭注郡國志言四海之內里數亦同廣雅又云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

步從地自天一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又云神農度海內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帝堯所治九州地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百四頃其墾者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論衡云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千里又案劉昭注郡國志文同廣雅其稱神農地南北八十五萬里一作五堯二千四百三十萬八千二十四頃白作十又有云不墾者千五百萬二千頃在定墾者九百二十萬八千二十四頃下疑今本廣雅脫之

出水之山八千里沅曰管子及劉昭注郡國志但云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沅曰管子文同呂氏春秋云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陸注三千小水萬數淮南子墬形訓亦云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陸徑三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沅曰管子云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有九劉昭注郡國志云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則此經

九十當爲九也十羨字

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鎩之所起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劉昭注郡國志云儉則有餘奢則不足封於太山禪於梁父七十二家沅曰自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已下當是周秦人釋語舊本亂入經文今別行亞字案史記封禪書管仲說封泰山七十二家記者十有二自無懷氏至湯周武王誣知此非禹言也得失之數皆在此內是謂國用管子地數云封禪之王十二家也

右五臧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字

山海經第五終

總校姚 煨分校
孫 沈琮寶
塽 校

山海經第六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鎭洋畢沅新校正

海外南經

沅曰此秀所題也下同

地之所載六合之閒四方上下爲六合也沅曰據列子夏革引此文有大禹曰此無者蓋此文承上卷禹曰天下名山云云劉秀分爲二卷耳四海之內沅曰淮南子隆形訓海作極照之以日月沅曰淮南子隆形訓照作昭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沅曰巳上淮南子隆形訓用此文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沅曰異形當爲其形列子湯問篇作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言自非窮理盡性者

則不能原極其情變沅曰列子湯問篇夏革曰大禹曰六合之間云云凡四十七字正用此文夏革湯臣則經爲禹書無疑也此蓋圖首叙詞故淮南子墬形訓亦用之

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者陬猶隅也音騶沅曰淮南子墬形訓凡海外三十六國用此經文而起自西北至西南方次自西南至東南方次自東南至東北方次自東北至西北方與此異也者說文云別事詞也

結匈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結胷民作胷非在其西南其爲人結匈臆前胅出如人結喉也

南山在其東南自此山來蟲爲蛇蛇號爲魚以蟲爲蛇以蛇爲魚

一曰南山在結匈東南沅曰凡一曰云云者是劉秀校此經時附著所見他本異文也

舊亂入經文當由郭注此經時升爲大字今牽細書而以郭傳分注

比翼鳥在其東其爲鳥青赤似凫兩鳥比翼沅曰博物志云比翼鳥一青一赤在參嵎山一曰在南山東

羽民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羽民呂氏春秋云禹南至羽人之處王逸楚辭章句曰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博物志曰羽民國多鸞鳥民食其卵去九疑萬三千里在其東南其爲人長頭身生羽能飛不能遠卵生晝似仙人也一曰在比翼鳥東南其爲人長頰啟筮曰羽民之狀鳥喙赤目而白首

有神人二八連臂爲帝司夜於此野晝隱夜見在羽民東其爲人小頰赤肩當脾上正赤也盡十六人疑此後人所增益語沅曰郭說是也此

或秀釋二八神之文

畢方鳥在其東青水西其爲鳥人面一腳一曰在二八神東

讙頭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讙頭國民在其南其爲人人面有翼鳥喙方捕魚讙兜堯臣有罪自投南海而死帝憐之使其子居南海而祠之畫亦似仙人也沅曰言圖象如此一曰在畢方東或曰讙朱國沅曰朱頭聲相近古假音字

厭火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云裸國民與此異在其國南獸身黑色生火出其口中言能吐火畫似獮猴而黑色也一曰在讙朱東

三珠樹在厭火北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柏葉皆爲珠一

曰其爲樹若彗如彗星伏

三苗國沅曰淮南子墜形訓有三苗民高誘注云三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縉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亦謂之三苗又云三苗國民在豫章之彭蠡史記正義云吳起云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在赤水東其爲人相隨昔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爲三苗國一曰三毛國沅曰毛苗音相近

戴國沅曰戴舊本作载非案大書當爲此淮南子墜形訓三苗民之次即交股民而無此國在其東其爲人黃能操弓射蛇大荒經云此國自然有五穀衣服戴音秩亦音替一曰戴國在三毛東

貫匈國沅曰淮南子墜形訓有穿匈民高誘注云穿孔達背竹書紀年云黃帝軒轅氏五十九年貫匈

氏來賓括地圖云禹平天下會於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爲貫匈之民博物志云穿匈人去會稽萬五千里俱見李善注文選案竹書黃帝時已有貫匈民則括地圖之言未得其實也

在其東其爲人匈有竅

尸子曰四夸之民有貫匈者有深目者有長肱者黃帝之德常致之異物志曰穿匈之國去其衣則無自然者蓋似效此貫匈人也

一曰在載國東

交脛國

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交股民在三苗民之次與此異呂氏春秋云禹南至交阯之國高誘注淮南子云交股民腳相交切

在其東其爲人交脛

言腳脛曲戾相交所謂雕題交趾者也或作頸其爲人交頸而行也

一曰在穿匈東

沅曰此作穿匈者穿貫音義同

不死民

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不死民在交股民之次呂氏春秋云禹南至不死之鄉高誘注淮南子

云不死不食也在其東其爲人黑色壽不死有員邱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亦有赤泉飲之不老一曰在穿匈國東沅曰貫穿音相近

岐舌國在其東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反舌民在穿胷民之次高誘注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舌本在前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案反支字相近則岐古或又爲支與其人舌皆岐或云支舌也一曰在不死民東

昆侖虛在其東虛四方虛山下基也沅曰此東海方丈山也爾雅云三成爲昆侖邱是昆侖者高山皆得名之此在東南方當即方丈山也水經注云東海方丈亦有昆侖之稱又案舊本虛作墟非一曰在岐舌東爲虛四方

羿沅曰墨子云羿作弓吳越春秋云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說文云羿古諸侯也今

作羿省文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此上有豕喙民又次有鑿齒民即此高誘注云吐出一齒門下長三尺壽華之野淮南子齊俗篇作疇華高誘注云南方澤名羿射殺之在昆侖虛東羿持弓矢鑿齒持盾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名云沅曰淮南子齊俗篇云堯之時鑿齒爲民害堯乃使羿誅鑿齒于疇華之野高誘注云鑿齒獸名齒徵頷下而持戈盾案高誘云獸名以鑿齒與封豨修蛇竝列其實非也經云持弓矢持盾者亦所見圖象然與一曰戈未詳沅曰一本持盾作持戈也

三首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三頭民高誘注云身有三頭也即此呂氏春秋云禹西至三面之鄉在其東其爲人一身三首一曰在鑿齒東

周饒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無此國周饒即僬僥音相近也周書王會有周頭國即此國語曰僬僥國

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韋昭云僬僥西南蠻之別名也列子湯問篇云夏革曰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淮南子墬形訓云西南方曰僬僥高誘注云長不滿三尺說文云西南僰人僬僥从人蓋在坤地頗有順理之性括地志云小人國在大秦南人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助之即僬僥國其人穴居也見史記正義

在其東其爲人短小冠帶其人長三尺穴居能爲機巧有五穀也

一曰焦僥國在三首東外傳云焦僥民長三尺短之至也詩含神霧曰從中州以東西四十萬里得焦僥國人長尺五寸也

長臂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修臂國高誘注云一國民皆長臂臂長于身南方之國也

在其東捕魚水中兩手各操一魚舊說云其人手下垂至地魏黃初中元菟太守王頎討高句麗王宮窮追之過沃沮國其東界臨大海近日之所出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云嘗在海中得一布

褶身如中人衣兩袖長三丈郎此長臂人衣也一曰在焦僥東捕魚海中沅曰云兩手各操一魚云捕魚海中皆其圖象也

狄山沅曰墨子云堯北教八狄道死葬蛩山之陰則此云狄山者狄中之山也元和郡縣志云頓邱縣狄山在縣西北三十五里蓋以頓邱嚳家所在故指爲狄山恐非經狄山也帝堯葬于陽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今陽城縣西東阿縣城次鄉中赭陽縣湘亭南皆有堯冢帝嚳葬于陰嚳堯父號高辛今冢在頓邱縣城南臺陰野中也音酷爰有熊羆文虎彫虎也尸子曰中黃伯余左執大行之獶而右搏彫虎也蜼豹蜼獼猴類離朱木名也見莊子今圖作赤鳥視肉聚肉形如牛肝有兩目也食之無盡尋復更生如故吁咽所未詳也文王皆葬其所今文王墓在長安鄙聚社中案帝王冢墓皆有定處而山海經往往復見之者蓋以聖人久於其位仁化廣及恩洽鳥獸至於

殂亾四海若喪考妣無思不哀故絕域殊俗之人聞天
子崩各自立坐而祭醊哭泣起土爲冢是以所在有焉
亦猶漢氏諸遠郡國皆有天子廟此其遺象也沅曰文
王所葬旣與堯嚳不同所又此禹經安從紀文王之葬
以爲五臧山經五篇是禹所著也海外經巳下是周時
說山海圖之文詳其文義因圖有湯及嚳而兼及文王
葬也一曰湯山一曰爰有熊羆文虎蜼豹離朱鴟久鴟久
鵂鶹之屬視肉虖交所未詳也其范林方三百里言林木氾
濫布衍也
南方祝融沅曰尚書大傳云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
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淮南子時則訓
云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
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獸身沅
曰云獸身者若言
蜂目豭喙之類人面乘兩龍火神
也
沅曰右海外自西南陬至東南陬古本爲第二

十七篇

山海經第六終

總校張預分校汪學瀚
朱昌壽校

三身國沅曰淮南子墜形訓有三身民在夏后啟北一首而三身

一臂國沅曰淮南子墜形訓有一臂民在其北一臂一目一鼻孔有黃馬虎文一目而一手

奇肱之國肱或作厷奇音羈沅曰舊本傳云或作宏非也說文云厷肱字淮南子墜形訓作奇股高誘注云奇隻也股脚也在其北其人一臂三目有陰有陽乘文馬陰在上陽在下文馬即吉良也有鳥焉兩頭赤黃色在其旁其人善為機巧以取百禽能作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得之於豫州界中即壞之不以示人後十年西風至復作遣之

形天沅曰舊本俱作形天案唐等慈寺碑正作形天依義天長于天始知陶潛詩形夭無千歲千歲則干戚之譌形天是也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

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干盾戚斧也是爲無首之民沅曰淮南子墬形訓云西方有形殘之尸高誘注云一說曰形殘之尸於是以兩乳爲目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斷其手後天帝斷其首也

女祭女戚在其北居兩水間戚操魚觛觛魚屬祭操俎俎肉几

𪈽鳥鶬鳥次詹兩音其色青黃沅曰𪈽鶬二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鳥青黃色即鵂鶹也所經國亡此應禍之鳥即今梟鵂鶹之類在女祭北𪈽鳥人面居山上一曰維鳥青鳥黃鳥所集沅曰古無𪈽鶬字是作維鳥云云是也下丈夫國亦云在維鳥北

丈夫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丈夫民高誘注云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冠帶劍在維鳥北

其爲人衣冠帶劍殷帝太戊使王孟採藥從西王母至此絕糧不能進食木實衣木皮終身無妻而生二子從形中出其父卽死是爲丈夫民

女丑之尸生而十日炙殺之在丈夫北以右手障其面蔽面十日居上女丑居山之上

巫咸國沅曰巫咸山在今山西夏縣淮南子墬形訓云巫咸在其北方立登保之山地理志云安邑巫咸山在東水經注云鹽水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也採藥往來

并封沅曰周書王會解云鼈封者若彘前後有首并鼈音之緩急疑卽此但王會言區陽所有非此地在巫咸東其狀如彘前後皆有首黑今弩弦蛇亦此類也

女子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女子民高誘注云其貌無有須皆如女子也三國志云沃沮耆老言有一國在海中純女無男則高誘說非在巫咸北兩女子居水周之有黃池婦人入浴出即懷姙矣若生男子三歲輒死周猶繞也離騷曰水周於堂下也一曰居一門中

軒轅之國沅曰水經注云南安姚瞻以爲黃帝生于天水在上邽城東在此窮山沅曰太平寰宇記引此山作桑之際其不壽者八百歲其國在山南邊也大荒經曰岷山之南在女子國北人面蛇身尾交首上

窮山在其北不敢西射史記索隱引此文云軒轅之邱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葢非畏軒轅之邱言敬畏黃帝威靈故不敢向西而射也在軒轅國北其邱方四蛇相繞繚繞樛纏

渚夭沅曰舊本作此諸夭非博物志作渚沃之野之野夭音妖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沃民在白民之次又云西方曰金邱曰沃野高誘注云沃猶白也西方白故曰沃野則傳云夭音妖非當云音沃又張衡思元賦曰超軒轅于西海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云云此經下有龍魚陵居在其北知汪氏即沃民之誤也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言滋味無所不有所願得自在此謂夭野也百獸相與羣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

龍魚陵居在其北沅曰此蓋夭野所有淮南子墬形訓作硥魚高誘注云硥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案漢成陽靈臺碑云比目鮡魚又作鮡狀如貍或曰鮡魚似貍一角一曰鰕音遐沅曰一作如鰕言狀如鯢魚有四腳也爾雅云鯢大者謂之鰕有神巫沅曰舊本

作卽有神聖據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引此作有神巫上無卽字是也乘此以行九野九或之野一曰鼈魚鼈音惡橫也沅曰郭音鼈爲橫蓋言讀近蛙也龍蛙橫三音相近也在天野北沅曰張衡自注思元賦引此作狂野又云狂氏國在西海外此國足龍魚也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同其爲魚也如鰕

白民之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白民在肅愼民之次高誘注云白民白身民被髮亦白在龍魚北白身被髮言其人體洞白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壽二千歲周書曰白民乘黃似狐背上有兩角卽飛黃也淮南子曰天下有道飛黃伏皁沅曰壽二千歲言此馬年久長或云乘之以致壽考非也

肅愼之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天民肅愼民經無天民高誘注云傳曰肅愼燕亳吾北土是云西

方黨獨西方之國自復有之耶周書王會云正北方稷愼大麈即此肅愼國記云肅愼氏其地在夫餘國北東濱大海見後漢書注括地志云靺鞨國古肅愼也在京東北萬里見史記正義

在白民北有樹名曰雄或作雒常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所謂雒棠是先入伐帝於此取之其俗無衣服中國有聖帝代立者則此木生皮可衣也

長股之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修股民即此在雄常北被髮國在赤水東也長臂人身如中人而臂長二丈以類推之則此人腳過三丈矣黃帝時至或曰長腳人常負長臂人入海中捕魚也一曰長腳或曰有喬國今伎家喬人蓋象此身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見外傳沅曰尚書大傳云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皡神蓐收司之淮南子時則訓云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

至三危之國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
之野少皡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沅曰右海外自西南陬至西北陬古本爲第二

十八篇

山海經第七終

總校張預分校汪學瀚
朱昌壽校

山海經苐八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畢沅新校

海外北經

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者沅曰淮南子隆形訓云自東北至西北陬同而起跂踵民終無繼民與此文正倒疑淮南子當作自西北方至東南方或傳寫之誤也

無脊之國音啓或作綮沅曰說文無脊字當爲綮或作啓繼皆是廣雅作無啓淮南子作無繼民高誘注云其人葢無嗣也北方之國也與郭義異字林始有脊字云腨腸見廣韻郭葢以爲此說其實非古字古義也在長股東爲人無脊脊肥腸也其人穴居食土無男女死卽薶之其心不朽死百廿

歲乃復更生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沅曰此無脊國所有也山即陰山在山西陝西塞外陰鍾聲相近燭龍燭陰亦音相近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精以照天門中見李善注文選淮南子墬形訓云燭龍在鴈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高誘注云委羽北方山名一曰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案淮南云鴈門北亦謂今山西塞外山也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息氣息也身長千里在無脊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淮南子曰龍身無足

一目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一目民在柔利民之次高誘注云目在面中央在其東一

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

柔利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柔利民在無腸民之次大荒北經有牛黎國人無骨卽此博物志作子利國字之誤在一目東爲人一手一足反厀曲足居上一腳一手反卷曲也一云留利之國人足反折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共工霸九州者沅曰廣雅云北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繇柳音相近九首沅曰疑言九頭九人也首頭以食于九山頭各自食一山之物言貪暴難饜相柳之所抵厥爲澤谿抵觸厥掘也音撅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沅曰說文云厥發石也三仞三沮掘塞之而土三沮陷言其血膏浸潤壞也乃以爲衆帝之臺言地潤濕唯可積土以爲臺觀在昆

侖之北此昆侖山在海外者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衝猶向也沅曰自相柳者至此疑釋語

深目國沅曰淮南子墜形訓有深目民在句嬰民之次周書王會云目深桂孔晁注云目深亦南蠻也在其東爲人舉一手一目一作曰沅曰據此則在共工一曰當爲劉秀校字臺東

無腸之國沅曰淮南子墜形訓有無腸民在深目民之次在深目東一作南其爲人長而無腸爲人長大腹內無腸所食之物直通過

聶耳之國沅曰聶當爲耴淮南子墜形訓無此國而有云夸父耽耳在其北方此文亦近夸父國蓋

卽耽耳國也說文云耴耳垂也與瞻耳義同郭云以在手攝持用攝字義釋之以下有兩手聶其耳文恐非

無腸國東使兩文虎爲人兩手聶其耳言耳長行則以手攝持之也音諾頰反

縣居海水中縣猶邑也及水所出入奇物言盡規有之

兩虎在其東

夸父與日逐走入日言及日於將入也逐音冑沅日列子湯問篇夏革云云同此呂氏春秋云禹北至夸父之野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沅日卽西海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爲鄧林夸父者蓋神人之名也其能及日景而傾河渭豈以走飲哉寄用於走飲耳幾乎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矣此以一體爲萬殊存亡代謝寄鄧林而遯形惡得尋其靈化哉沅日淮南子云楚人地垣之以鄧林高誘注云鄧林沔水上險史記云楚阻

之以鄧林集解引此云云駰謂鄧林後遂爲林名索隱云蓋非在中國也劉氏以爲今襄州南鳳林山是古鄧祁侯之國故云阻以鄧林也沅案鄧林卽桃林也鄧桃音相近高誘注淮南子云鄧猶木是也列子云鄧林彌廣數十里蓋卽中山經所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矣其地則楚之北境也

博父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無此國云夸父耽耳在其北方博夸聲相近此云在聶耳東卽上夸父國耳在聶耳東其爲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黃蛇鄧林在其東二樹木一曰博父沅曰云二樹木疑釋鄧林詞云一曰博父言夸父一作博父

禹所積石之山沅曰當云禹所導積石之山此脫導字在其東河水所入河出昆侖而潛行地下至蔥嶺復出注鹽澤從鹽澤復行南出於此山而爲中國河遂注海也書曰導河積石

言時有壅塞故導利以通之

拘纓之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句嬰民在跂踵民之次高誘注云句嬰讀爲九嬰北方之國）**在其東一手把纓**（言其人常以一手持冠纓也或曰纓宜作癭）**一曰利纓之國**

尋木長千里在拘纓南生河上西北

跂踵國（跂音企沅曰淮南子墬形訓自東南至東北方起此國高誘注云跂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又案李善注文選引高誘注作反踵云其人南行跡北向也）**在拘纓東其爲人大兩足亦大**（其人行腳跟不著地也孝經鉤命訣曰焦僥跂踵重譯款塞也）**一曰大踵**（沅曰大踵疑當爲反踵之字誤）

歐絲之野（沅曰博物志作嘔絲案歐當爲嘔字之假音郭云吐絲恐非）**在大踵東一**

女子跪據樹歐絲言噉桑而吐絲蓋蠶類也

三桑無枝在歐絲東其木長百仞無枝言皆長百仞也

范林方三百里在三桑東州沅曰舊本作洲字俗環其下洲水中可居者環繞也

務隅之山帝顓頊葬于陽顓頊號爲高陽冢今在濮陽故帝邱也一曰頓邱縣城門外廣陽里中九嬪葬于陰嬪婦一曰爰有熊羆文虎離朱鴟久視肉沅曰一本多此十四字也

平邱沅曰淮南子云華邱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遺玉玉石青鳥沅曰淮南子墬形訓云青馬視肉沅曰高誘注淮南子云其人不知言也楊柳甘柤其樹枝幹皆赤黃華

白葉黑實呂氏春秋曰箕山之東有甘柤焉音如柤棃之柤沅曰淮南子墬形訓作樝是柤木閑也甘華亦赤枝幹黃華百果所生有兩山夾上谷二大邱居中名曰平邱

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曰騊駼陶塗兩音見爾雅沅曰騊駼疑即槖駝也聲皆相近而古今注爾雅者皆未之及不敢定之有獸焉其名曰駮狀如白馬鋸牙沅曰爾雅注引作倨牙食虎豹周書曰義渠茲白茲白若白馬鋸牙食虎豹按此二說與爾雅同有素獸焉沅曰素當爲青張揖注司馬相如賦云蛩蛩青獸狀如馬狀如馬名曰蛩蛩即蛩蛩鉅虛也一走百里見穆天子傳音邛沅曰周書王會云獨鹿邛邛距虛善走也呂氏春秋云北方有獸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趨則跲走則顛常爲蛩蛩距虛取甘草以與之蹶有患害蛩蛩距虛必負

而走說苑云孔子曰蛩蛩距虛見人將來必負蟨以走孔晁注周書云蛩蛩獸似距虛負厥而走也有青獸焉狀如虎名曰羅羅

北方禺彊沅曰呂氏春秋云禹北至禺彊之所高誘注云禺彊天神也淮南子云禺彊不周風之所生也簡文云北海神也一名禺京是黃帝之孫也見釋文莊子音義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字元冥水神也莊周曰禺彊立於北極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沅曰尚書大傳云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淮南子時則訓云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有凍寒積冰雪雹霜霰漂潤羣水之野顓頊元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沅曰右海外自東北陬至西北陬古本爲第十九篇

山海經第八終

總校張預分校汪學瀚
朱昌壽校

山海經第九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鎭洋畢沅新校正

海外東經

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者

[illegible]邱音嗟或作髮沅曰淮南子墬形訓作華邱爰有遺玉青馬視肉楊桃沅曰舊本作楊柳非淮南子墬形訓作楊桃是甘柤沅曰柤當爲樝淮南子墬形訓是甘華甘果所生在東海兩山夾邱上有樹木一曰嗟邱一曰百果所在在堯葬東沅曰此圖起東南故在狄山東也

大人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高誘注云東南壚土故人大也在其北為人大坐而削船沅曰皆言圖象一曰在䰐邱北

奢比之尸在其北亦神名也獸身人面大耳珥兩青蛇珥以蛇貫耳也音釣餌之餌一曰肝榆之尸在大人北

君子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在其北衣冠帶劍食獸使二大虎在旁其人好讓不爭有薰或作堇華艸朝生夕死一曰在肝榆之尸北

𧌒𧌒在其北音虹各有兩首虹螮蝀也一曰在君子國北

朝陽之谷神曰天吳是為水伯在𧌒𧌒北兩水閒其為

獸也八首人面八足八尾皆青黃大荒東經作十尾

青邱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無此呂氏春秋云禹東至鳥谷青邱之鄉在其北其人食五穀衣絲帛其狐四足九尾一曰在朝陽北汲郡竹書曰柏杼子征於東海及王壽得一狐九尾郎此類也

帝命豎亥步沅曰鄭君注向書大傳云步推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善行人誤矣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豎亥健行人選萬也九千八百步沅曰淮南子墬形訓云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劉昭注郡國志云山海經稱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于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三百里七十一步又使豎亥步南極盡于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案之此經無禹使大章云云文或俗本

脫之與又其數與淮南劉昭所引不合未詳其審也豎亥右手把算沅曰算當爲筭說文云算數也筭長六寸計歷數者左手指青邱北沅曰此亦圖象然耳一曰禹令豎亥一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步詩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

黑齒國沅曰淮南子墜形訓有黑齒民在其北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千餘里有裸國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可至也異物志云西屠染齒亦以放此人爲人黑齒沅曰舊本脫齒字案高誘注淮南子云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谷上則當有齒字食稻啖蛇一赤一青一作一青蛇在其旁一曰在豎亥北爲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

下有湯谷谷中水熱也沅曰虞書宅嵎夷曰暘谷說文作暘史記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誰

南子云日出湯谷浴于咸池馬融云暘谷海隅夷之地名案湯暘暘皆一也

湯谷上有扶桑

扶桑木也沉日呂氏春秋云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高誘注云榑木大木之津崖也說文云榑桑神木日所出也此作扶假音字

十日所浴

沉日論衡引此云十日浴沐水中蓋以意增又此云十日下又云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者葢當時圖象如此案呂氏春秋云堯朝許由于沛澤之中十日出而焦火不息楚辭云十日竝出流金鑠石竹書紀年云帝廑八年天有祅孼十日竝出淮南子云武王伐紂當戰之時十日亂于上則經傳多言十日非奇言矣

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

莊周云昔者十日竝出草木焦枯淮南子亦云堯乃令羿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烏盡死離騷所謂羿焉彃日烏焉落羽者也歸藏鄭母經云昔者羿善射畢十日果畢之汲郡竹書曰允甲即位居西河有妖孼十日竝出明此自然之異有自來矣傳曰天有十日日之數十此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

上枝大荒經又云一日方至一日方出明天地雖有十日自使以次第迭出運照而今俱見爲天下妖災故羿稟堯之命洞其靈誠仰天控弦而九日潛退也假令器用可以激水烈火精感可以降霜回景然則羿之鑠明離而斃陽烏未足爲難也若撥之常情則無理矣然推之以數則無往不通達觀之客宜領其元致歸之冥會則逸義無滯言奇不廢矣

雨師妾在其北雨師謂屏翳也其爲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右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爲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

元股之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在其北髀以下盡黑故云其爲人衣魚以魚皮爲衣也食鷗鷗水鳥也音憂使兩鳥夾之一曰在雨師妾北

毛民之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毛民高誘注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鏃也在其北爲人身生毛今去臨海郡東南二千里有毛民在大海洲島上爲人短小面體盡有毛如豬能穴居無衣服晉永嘉四年吳郡司鹽都尉戴逢在海邊得一船上有男女四人狀皆如此言語不通送詣丞相府未至道死唯有一人在上賜之婦生子出入市井漸曉人語自說其所在是毛民也大荒經云毛民食黍者是矣

一曰在元股北

勞民國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勞民高誘注云正理躁擾不定也在其北其爲人黑食果草實也有一鳥兩頭或曰敎民一曰在毛民北爲人面目手足盡黑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

勾茲賜之壽十九年沉曰尚書大傳云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桑之野大皡神勾茲司之淮南子時則訓云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太皡勾茲之所司者萬二千里

沉曰右海外自東南陬至東北陬古本爲第三十篇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省

山海經第九終

總校張預分校汪學瀚朱昌壽校

山海經第十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頂帶畢沅新校正

海內南經

海內東南陬以西者 從南頭起之也

甌居海中 今臨海永寧縣即東甌在岐海中也音嘔沅曰史記索隱云劉氏云今珠厓儋耳謂之甌人正義曰輿地志云交阯周時爲駱越秦時曰西甌 閩在海中 音旻沅曰說文云閩東南越蛇種从虫劉逵注左思賦云閩越名也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 其西北有山 閩越即西甌今建安郡是也亦在岐海中 一曰閩中山在海中

三天子鄣山音章沅曰山在今安徽歙縣太平寰宇記云績谿縣本歙之華陽古鎮三天子都山一名玉山在縣東南八十里顧野王云今永康晉雲山是三天子都今在績谿縣東九十里吳于此山分界焉在閩西海北今在新安歙縣東今謂之三王山浙江出其邊也張氏土地記曰東陽永康縣南四里有石城山上有小石城云黃帝曾遊此即三天子都也一曰在海中

桂林八樹在賁沅曰舊本作番非據水經注及李善注文選引此改正隅東八樹而成林信其大也賁隅音番禺今番禺縣沅曰舊本傳文有脫字今據李善注文選注又水經注云浪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武問云何以名爲番禺荅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名之爲番山縣名番隅儻謂番山之隅也南越志云番隅縣有番隅二山因以爲名見初學記

伯慮國未詳離耳國鏤離其耳分令下垂以爲飾即儋耳也在朱崖海渚中不食五穀但噉蚌及藷萸也雕題國點涅其面畫體爲鱗采即鮫人也北朐國音劬未詳沅曰爾雅疏引此作煦皆在鬱水南鬱水出湘陵南海一曰相慮沅曰相字當爲柏字伯慮一作柏慮也

梟陽國沅曰揚雄賦淮南子作嘄陽左思賦作梟羊說文云𦏧𦏧讀若費費一名梟陽劉逵注左思賦云張衡元圖一曰梟羊喜獲先笑後愁太平寰宇記云海陽縣鳳皇山一名翔鳳山中有神形如人被髮迅走山海經云南方有贛巨人郭景純云即梟陽萘此山也在北朐之西其爲人沅曰爾雅疏引此作其狀如人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周書曰州靡髴髴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面爾雅云狒狒大傳曰周書成王時州靡國獻之海

內經謂之贛巨人今交州南康郡深山中皆有此物也長丈許腳跟反向健走被髮好笑雌者能作汁灑中人卽病土俗謂之山都南康今有贛水以有此人因以名水猶大荒說地有蜮人人因號其山爲蜮山亦此類也

兕在舜葬東湘水南其狀如牛蒼黑一角沅曰此言舜葬東圖此獸也

蒼梧之山沅曰高誘注淮南子云蒼梧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帝舜葬于陽卽九疑山也禮記亦曰舜葬蒼梧之野沅曰呂氏春秋云舜葬于紀市高誘注云傳曰舜葬蒼梧九疑之山此云于紀市九疑山下亦有紀邑帝丹朱葬于陰今丹陽復有丹朱冢也竹書亦曰后稷放帝朱于丹水與此義符丹朱稱帝者猶漢山陽公死加獻帝之諡也沅曰云帝丹朱者猶言帝子丹朱也郭說非

氾林方三百里在狌狌東或作猩猩字同耳狌狌知人名其爲獸如豕而人面周書曰鄭郭狌狌者狀如黃狗而人面頭如雄雞食之不眯今交州

封谿出狌狌土俗人說云狀如豚而渡如狗聲如小兒啼也在舜葬西

狌狌西北有犀牛其狀如牛而黑犀牛似水牛豬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北庳腳三角

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沅曰水經注引此作血涂竹書紀年云帝啟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訟水經注云江水東逕巫縣故城南又東逕新崩灘有大巫山神血涂所處是司神于巴巴沅曰舊本脫一巴字今據水經注增人聽其獄訟爲之神主請訟于孟涂之所令斷之也

其衣有血者乃執之不直者則血見於衣是請生言好生也居山上在

丹山西丹山在丹陽南丹陽巴屬也今建平郡丹陽城秭歸縣東七里即孟涂所居也沅曰丹山在丹陽南巴下十一字舊本譌爲經文又巴屬譌爲居屬據水經注云郭景純云丹山在丹陽屬巴則知此是郭注

道元節其文耳

窫沅曰舊本作窫窳疑當从宀窳龍首居弱水中在狌狌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窫窳本蛇身人面爲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有木其狀如牛河圖玉版說芝草樹生或如車馬或如龍蛇之狀亦此類也引之有皮若纓黃蛇言牽之皮剝如人冠纓及黃蛇狀也其葉如羅羅如綾羅也其實如欒欒木名黃本赤枝青葉生雲雨山或作卵或作麐音變其木若蓲蓲亦木名未詳其名曰建木沅曰淮南子隆形訓云建木都廣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在窫窳西弱水上建木青葉紫莖黑花黃實其下聲無響立無影也

氐人國音觸抵之抵在建木西其爲人人面而魚身無足蓋胸

以上人胷以下魚也

巴蛇食象沅曰王逸楚辭章句引此作靈蛇吞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今南方蚺蛇吞鹿鹿已爛自絞於樹腹中骨皆穿鱗甲閒出此其類也楚詞曰有蛇吞象厥大何如說者云長千尋其爲蛇青黃赤黑一曰黑蛇青首在犀牛西

旄馬其狀如馬四節有毛穆天子傳所謂豪馬者亦有旄牛在巴蛇西北高山南

匈奴一曰開題之國音提列人之國竝在西北三國竝在旄馬西北沅曰周書王會云伊尹曰正北匈奴穆天子傳有曹奴疑亦此曹匈音相近

沅曰右海內東南陬以西古本爲第三十一篇

山海經第十終

總校張預分校汪學瀚朱昌壽校

山海經第十一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品級頂帶畢沅新校正

海內西經

海內西南陬以北者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沅曰劉逵注左思賦引此作二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梏猶繫縛也古沃切沅曰山在今陝西綏德州城內元和郡縣志云龍泉縣疏屬山亦名雕陰山桎其右足桎械也反縛兩手與髮幷髮合縛之也繫之山上木在開題沅曰此云開題西北而山在今綏德州疑開題即笄頭山也音皆相近

西北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跣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宣帝大驚於是時人爭學山海經矣論者多以爲是其尸象非真體也意者以靈怪變化論難以理測物稟異氣出于不然不可以常運推不可以近數揆矣魏時有人發故冢者得殉女子不死不生數日時有氣數月而能語狀如廿許人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恆在左右十餘年太后崩此女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即此類也

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百鳥於此生乳解之毛羽在雁門北沅曰崔浩云翰海北海名羣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見史記索隱案此澤名翰海亦作委羽之山皆以解羽名之

雁門山雁出其閒沅曰水經注引北作門在高柳北沅曰山山西代州

三十五里

高柳在代北沅曰北水經注引此作中又云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連山隱隱東出遼塞

后稷之葬山水環之在廣都之野沅曰卽西山經所謂稷澤周語云稷勤百穀而死韋昭注云稷死于黑水之山毛詩傳云尸于云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于陵死於澤者葬于澤見後漢書注淮南子墬形訓云后稷壠在建木西高誘注云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名非也案云黑水之山其地當在今甘肅

在氐國西

流黃酆氏之國沅曰淮南子有云流黃沃氏在其北方三百里中方三百里言國城內有塗沅曰塗當爲塗四方道塗中有山在后稷葬西

流沙出鍾山沅曰此卽山西陝西塞外陰山也水經云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

在其縣故城北尚書所謂流沙者也弱水入流沙流沙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又逕于鳥山之東朝雲國西歷昆山西南出于過瀛之山又歷員邱不死山之西入於南海

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沅曰舊本作崑崙作墟非下同西南入海

黑水之山今西海居延澤尚書所謂流沙者形如月生五日也

東胡在大澤東

夸人在東胡東

貊國在漢水東北今扶餘國卽濊貊故地在長城北去元菟千里出名馬赤玉貂皮大珠如酸棗也地近于燕滅之

孟鳥亦鳥名也在貊國東北其鳥文赤黃青東鄉

海內昆侖之虛沅曰言海內者是肅州之山說文云虛大邱也昆侖邱謂之昆侖虛在西北言海內者明海外復有昆侖山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皆謂其虛基廣輪之高庳耳自此以上二千五百餘里上有醴泉華池去嵩高五萬里蓋天地之中也見禹本紀沅曰淮南子云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水經云高萬一千里廣雅云高萬一千一百一十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可食見穆天子傳面有九井沅曰呂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曰水之美者昆侖之井以玉為檻檻欄面有九門門有開明沅曰淮南子云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獸守之百神之所在此自別有小昆侖也沅曰舊本無此傳今據水經注增人郭以此為小昆侖非博物志云漢使張騫度西海至大秦西海之濱有小昆侖則是肅州之山乃古之昆侖小昆侖在海外郭說正

相反在八隅之巖在巖間也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巖言非仁人及有才藝如羿者不能得登此山之岡嶺巉巖也羿嘗請藥西王母亦言其得道也羿一或作聖沅曰說文云羿羽之羿風疑此云仁羿言非有羽翼不能上赤水出東南隅以行其東北西南流注南海厭火東

河水出東北隅以行其北西南又入勃海沅曰淮南子墬形訓云貫勃海高誘注云勃海大海也案即塞外蒲昌海勃舊本作渤俗字今改正又出海外即西而北入禹所導積石山禹治水復浚疏之故云導河積石沅曰高誘注淮南子云河水自昆侖山地中行禹導而通之至積石山書曰導河積石入猶出也洋音翔水沅曰高誘注淮南子云洋水經隴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陽或作養也水經注云闞駰云漢或爲漾漾水出昆侖西北隅至氐道重源顯發而

爲漾水據此則秦州之西漢豈亦有伏流發于崑侖與

黑水

沇曰夏書云黑水西河惟雍州又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又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黑水源出伊吳縣北百二十里又南流二十里而絕三危山在河州敦煌縣東南四十里案南海即揚州東大海岷江下至揚州東入海也其黑水源在伊州從伊州東南三十餘里至鄯州鄯州東南四百餘里至河州入黃河河州有小積石山

出西北隅以東東行又東北南入海

沇曰漢水合江入海黑水合河入海也此海即揚州之海

羽民南

弱水青水出西南隅以東又北又西南過畢方鳥東

西域傳烏弋國去長安萬五千餘里西行可百餘日至條枝國臨西海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云東夸傳亦日長城外數千里亦有弱水皆所未見也淮南子云弱水出竆石竆石今之西郡那冄蓋其派別之源耳沇曰郭說非也此弱水即夏書弱水既西及淮南子出竆石之弱水非條枝之水地里志云刪丹桑欽以爲道弱水自此

西至酒泉合黎水經注云弱水入流沙史記正義云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在甘肅刪丹縣西南七里淮南子云弱水源出窮石山又云一合黎一名羌谷水一名鮮水一名覆表水今名刪投河一名張掖河南自吐谷渾界流入甘州張掖縣今案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而北流歷張掖故城下又北流歷經張掖縣二十三里又北流經合黎山折而北流經流沙磧之西入居延海行千五百里合黎山張掖縣西北二百里也

崑崙南淵淺三百仞靈淵開明獸沅曰開明門之獸也非獸名身大類虎而九首皆人面東嚮立崑崙上天獸也銘曰開明天獸稟資乾精瞪視昆侖威振百靈

開明西有鳳皇鸞鳥皆戴蛇踐蛇膺有赤蛇沅曰此亦言其圖象

開明北有視肉珠樹文玉樹五彩玉樹玗琪樹玗琪赤玉屬也吳天璽元

年臨海郡吏伍曜在海水際得石樹高二尺餘莖葉紫色詰曲傾靡有光彩卽玉樹之類也于其兩音不死樹言長生也鳳皇鸞鳥皆戴瞂音伐盾也又有離朱木禾柏樹甘水卽醴泉也聖木食之令人智聖也曼兌未詳一曰挺木牙交淮南作璇樹璇玉類也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皆神醫也世本曰巫彭作醫楚詞曰帝告巫陽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為距卻死氣求更生也窫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沅曰此疑釋語

服常樹沅曰廣韻引作㯰常非其上有三頭人沅曰言有三人古者謂一人為一頭如人皇九頭是司琅玕樹服常木未詳琅玕子似珠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之琅玕焉莊周曰

有人三頭遞臥遞起以司琅玕與玕琪子謂此人也

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蛟似蛇四脚龍類也蝮蛇蜼豹鳥秩樹木名末詳於表池樹木言列樹以表池即華池也誦鳥鳥名形未詳鶽鵰也穆天子傳曰爰有白鶽青鵰音竹笥之笥視肉

沅曰右海內西南陬以北古本爲第三十二篇

山海經第十一終

總校張預　分校汪學瀚　朱昌壽　校

山海經第十二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鎮洋畢沅新校正

海內北經

海內西北陬以東者

蛇巫之山（沅曰此即大巫山也蛇大聲相近）上有人操柸（沅曰此桮字省文）而東向立一曰龜山（柸或作桮字同）

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梯謂馮也）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在昆侖虛北（沅曰舊本作崑崙墟非）

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昔盤瓠殺戎王高辛以美女妻之不可以訓乃浮之會稽東海中得三百里地封之生男爲狗女爲美人是爲狗封之國也貳負之尸在大行伯東

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黄帝之後弁明生白犬二頭自相牝牡遂爲此國言狗國也有一女子方跪進柸食與酒食也有文馬縞身色白如縞朱鬣目若黄金名曰吉量一作良沅曰爾雅馬屬云回毛在背闋廣疑闋廣吉量音相近乘之壽千歲周書曰犬戎文馬赤鬣白身目若黄金名曰吉黄之乘成王時獻之六韜曰文身朱鬣眼若黄金項若鷄尾名曰雞斯之乘大傳曰駿身朱鬣雞目山海經亦有吉廣之乘壽千歲者惟名有不同說有小錯其實一物耳今博舉之以廣異聞也

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爲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爲物人面蛇身

蜪犬（音陶或作蚼音鉤沅曰說文云北方有蚼犬食人則當爲蚼）如犬青食人從首始窮奇狀如虎有翼（毛如蝟）食人從首始所食被髮在蜪犬北一曰從足（沅曰食人從首一本作從足也）

帝堯臺帝嚳臺帝丹朱臺帝舜臺各二臺臺四方在昆侖東北（此蓋天子巡狩所經過夷狄慕聖人恩德輒共爲築立臺觀以標顯其遺跡也一本云所殺相柳地腥臊不可種五穀以爲衆帝之臺）

大蠭其狀如螽朱蛾其狀如蛾（蛾蚍蜉也楚詞曰元蜂如壺赤蛾如象謂此也）

蟜其爲人虎文脛有䏿言腳有膞腸也蟜音橋在窮奇東一曰狀如人昆侖虛北所有此同上物事也

闒非人面而獸身青色闒音榻

據比一云掾北之尸其爲人折頸被髮無一手

環狗其爲人獸首人身一曰蝟狀如狗黃色

袜沅曰此字說文無所見玉篇其爲物人身黑首從目袜即魅也

戎其爲人人首三角

林氏國沅曰周書史記解云昔有林氏召離戎之君而朝之即此國薛綜注左思賦云林氏山名也未知何據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于身名曰騶吾乘

之日行千里六韜云紂囚文王閎夭之徒詣林氏國求得此獸獻之紂大悅乃釋之周書曰史林尊耳尊耳若虎尾參於身食虎豹大傳謂之侄獸吾宜作虞也沅曰舊本史林尊耳作夾林酋耳非

昆侖虛沅曰舊本作崑崙墟非南所有氾林方三百里沅曰淮南子墬形訓有樊桐云在昆侖閶闔之中高誘注云山名樊讀如麥飯之飯廣雅云昆侖虛有板桐水經注云昆侖說曰昆侖之山下曰樊桐一名板桐案氾樊板聲相近林桐字相似當即一也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馮夷也淮南云馮夷得道以潛大川卽河伯也穆天子傳所謂河伯無夷者竹書作馮夷字或作冰也沅曰太公金匱云馮脩也魚龍河圖云河伯姓呂公子夫人姓馮名夷河伯字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化爲河伯應劭云夷馮夷乃水姓也見史記正義司馬彪注莊子云淸冷傳云馮夷服八石得水仙是爲河伯一云以八月庚子浴于河而溺死見陸德明

音義冰夷人面乘兩龍畫四面各乘靈車駕二龍一曰中極之淵沅曰中舊

本作忠非據水經注作中此即底柱處也

陽汙之山河出其中沅曰即潼關也河出其下中山經云楊華之山周禮作楊紆穆天子

傳作陽紆爾雅作楊陓呂氏春秋九藪云秦之華陽高誘曰桃林縣西長城是也晉地道記曰潼關是也淮南

子云禹治水以身解于楊盱之河高誘注云楊盱河蓋在秦地皆即此山耳酈道元水經注反以誘說秦地爲

非疑其域外是以不狂爲狂也淩門之山河出其中皆河之枝源所出之處也沅曰即龍

門山也淩龍聲相近龍門在今陝西韓城縣東河所出郭云皆河之枝源非也

王子夜之尸兩手兩股匈沅曰舊本作胷非首齒皆斷異處此蓋

形解而神連貌乖而氣合合不爲密離不爲疏

舜妻登比氏生宵明燭光即二女字也以能光照因名云沅曰淮南子墬形訓云宵明燭光在河洲所照方千里處河大澤澤河邊溢漫處二女之靈能照此所方百里言二女神光所燭及者方百里一曰登北氏

蓋國在鉅燕南倭北倭屬燕倭國在帶方東大海內以女為主其俗露紒衣服無鍼功以丹朱塗身不妒忌一男子數十婦也沅曰括地志云倭國武皇后改為日本國在今濟南隔海依島而居見史記正義

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沅曰據史記正義云朝音潮鮮音仙海謂勃海南至楊蘇台等州之東海也括地志曰高麗治平壤城本漢樂浪郡王險城郎古朝鮮也列陽屬燕朝鮮今樂浪縣箕子所封也列亦水名也今在帶方帶方有列口縣

列姑射在海河州沅曰舊本作洲非中山名也山有神人河洲在海中河水所經者莊子所謂藐姑射之山也沅曰列子云列姑射山在海河州中山上有神人焉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不偎不愛仙聖爲之臣不畏不怒原愨爲之使不施不惠而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恐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常時禾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癘鬼無靈響焉

姑射國在海中屬列姑射沅曰莊子云姑射之山在汾水之陽是在今山西非此山也郭注誤引之西南山環之

大蟹在海中蓋千里之蟹也沅曰周書王會云海陽大蟹孔鼂注云海水之陽一蟹盈車

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沅曰楚辭云陵魚曷止王逸曰陵魚陵鯉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陵鯉有四足狀如獺鱗甲似鯉居土穴中性好食蟻

大鯾居海中鯾即魴也音鞭

明組音祖邑居海中

蓬萊山在海中上有仙人宮室皆以金玉為之鳥獸盡白望之如雲在勃海中也沅曰列子云夏革曰勃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曰歸虛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中相去七萬里而五山之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峙焉仙聖毒之訴之于帝帝恐流于西極失羣聖之所居乃命禺彊使巨鼇十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北極沈于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馮怒侵減龍伯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神農伏羲時其國人猶數十丈史記云威宣

燕昭使入大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勃海中去人不遠沅案蓬萊山卽浮來山也在漢之東莞縣春秋傳有浮來杜預曰邳來山之閒號曰邳來郡國志曰公來山或曰古浮來公蓬邳浮皆聲相近其地近海故曰海中也傳紀說此多荒誕云

大人之市在海中

沅曰右海内西北陬以東古本爲第三十三篇

山海經第十二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

蔡濟勤校　孫瑛

山海經第十三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新校正

海內東經

海內東北陬以南者

鉅燕在東北陬

國在流沙中者埻沅曰廣雅云埻端國名出山海經音同郭又音蜩與郭音異端璽㬇埻音敦㬇或作薾㬇沅曰玉篇有㬇云呼換切引此又有㬇云胡貫切國名葢爲孫強增亂故有二形也在昆侖虛東南一曰海內之郡不爲郡縣在流沙中沅曰

言國在流沙中者七字一本作此十二字

國在流沙外者大夏大夏國城方二三百里分爲數十國地溫和宜五穀豎沙沅曰裴松之注三國志注引魏畧作豎沙居繇沅曰裴松之注三國引魏畧作屬繇月支之國月支國多好馬美果有大尾羊如驢尾卽羬羊也小月支天竺國皆附庸也繇音遙沅曰周書王會云伊尹曰正北大夏月支裴松之注三國志云魏畧曰大秦西有海水海水西有河水河水西南北行有大山西有赤水赤水西有白玉山白玉山西有西王母西王母西有修流沙修流沙西有大夏國堅沙國屬繇國月氏國四國有黑水所傳聞西之極矣案此是海內東經而諸國在西疑魏畧所說亦是附會經文非得其實也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東蒼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

西昆侖虛東南昆侖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地理志昆侖山在臨

羌西又有西王母祠也沅曰詳上文此或大秦西海之昆侖而郭反以肅州昆侖注之其謬甚矣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今城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北也河圖曰大跡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沅曰淮南子墬形訓云雷澤有神龍人頭鼓其腹而熙高誘注云雷澤大澤也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見史記正義

都州在海中沅曰水經注引此作郁山一曰郁州今在劉昭注郡國志與經文同東海朐縣界世傳此山在蒼梧從南徙來上皆有南方物也郁音鬱沅曰水經注云朐縣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言是山自蒼梧徙此云山上有南方草木今郁州治

琅邪臺在勃海閒琅邪之東今琅邪在海邊有山嶕嶢特起狀如高臺此即琅邪臺也琅邪者越王勾踐入霸中國之所都沅曰史記正義云琅邪其北有山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

十里琅邪臺在山上矣一曰在海閒

韓鴈在海中都州南

始鳩在海中轅厲南國名或曰鳥名也沅曰轅厲即韓鴈也轅韓音相近鴈厲字相似

會稽山在大楚南沅曰此云大楚禹時無此國蓋周秦人釋圖象之詞

沅曰右海內東經古本爲第三十四篇舊本合

岷三江首已下云云爲篇非今附在後

岷三江首大江出汶山今江出汶山郡升遷縣岷山東南經蜀郡犍爲至江陽東北經巴東建平宜都南郡江夏弋陽安豐至廬江南界東北經淮南下邳至廣陵郡入海沅曰山在今四川茂州東南說文作嶓此省文也史記云瀆山蜀之汶山也北江應劭漢書注云文山今蜀郡嶓山本冉駹是也

出曼山沅曰曼山疑即蒙山在今四川名山縣西北曼蒙音相近北江疑即青衣水也南江出高山沅曰疑即邛水在今四川滎經縣北至雅州合青衣水也高山在成都西沅曰此文後人釋語舊本作城都又亂入經文今皆細書別之入海沅曰淮南子墬形訓云江出岷山東流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在長州南沅曰言入海在北釋語也

浙江出三天子都沅曰水出今安徽歙縣西北黃山亦曰新安江水經云漸江出三天子都注云山海經謂之浙江也說文云漸水出丹陽黟南入海又云浙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地理志云黟漸江水出南蠻夷中東入海史記索隱云韋昭曰浙江在今錢唐音折獄之折晉灼音逝非也蓋其流曲折莊子所謂制河即其水也制浙聲相近案此江出今安徽黟縣名漸江至會稽以其曲折名浙江說文云云最明也三天子都在今安徽績谿縣顧野王云今永康普雲山是三天子之都今在績谿縣東九十里吳於此山分界

焉見太平寰宇記在蠻沅曰舊本作其今据太平寰宇記引改正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海今錢塘浙江是也蠻卽歙也浙音折沅曰舊本郭云蠻蠻卽歙也蠻作黟今據太平寰宇記改正在閩西北沅曰此釋在蠻東也入海餘暨南餘暨縣屬會稽今爲永興縣沅曰地理志餘暨會稽縣審知此是劉秀釋語言在餘暨南入海也

廬江出三天子都沅曰地理志云廬江郡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水經云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於江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蠡也在尋陽彭澤縣沅曰今鄱陽湖也地理志彭澤豫章縣言在此縣西北入江也一曰天子鄣

淮水出餘山沅曰水出今河南桐柏縣西南九十里桐柏山說文云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在東南入海地理志云東南至淮陵入海水經云出平氏縣昭簪山東北過桐柏山餘山在朝

陽東沅曰地理志朝陽南陽縣太平寰宇記云南陽縣有朝陽故城在今河南南陽縣義鄉西沅曰水經注云闞駰言晉太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於安昌郡案此云義鄉當是古鄉名後為義陽縣朝陽東義陽西在今唐州之境與桐柏縣接也入海淮浦北今淮水出義陽平氏縣桐柏山山東北經汝南汝陰淮南譙國下邳經淮陰縣入海朝陽縣今屬新野沅曰地理志淮浦臨淮縣游水北入海水經注云淮浦縣淮水于縣枝分為游水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東北入海今在江南阜寧傳云經淮陰縣入海俗本作至廣陵縣入海今据初學記改正

湘水出舜葬東南陬西環之環繞也今湘水出零陵營道縣陽朔山入江沅曰水出今廣西灌陽縣西南海陽山地理志云零陵陽海山湘水所出北至酃入江水經云出始平安陽縣海山注云即陽朔山也應劭曰湘出零陵山蓋山之殊名也案舜葬九疑山在今湖南永寧縣湘水自廣西入境在舜

葬西南故云西環之也

入洞庭下洞庭地穴也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中有包山下有洞庭穴道潛行水底云無所不通號為地脈沅曰湘水今在湖南長沙縣入洞庭湖行二千五百里

一曰東南西澤沅曰言他本作東南入西澤也

漢水出鮒魚之山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按水經漢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經漢中魏興至南鄉東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別為沔水又為滄浪之水沅曰漾水自甘肅秦州至陝西寧羌州合于東漢水曰沔水云鮒魚山者常璩華陽國志云沔陽縣有魚穴獨水出鮒今為沔縣漢水逕此或恐鮒魚山即謂沔陽諸山色太平寰宇記云頓邱縣鮒鰅山在縣西北三十里但以顓頊葬處附會其山詳此云山出漢水知其謬誣也鮒魚海外北經作務隅

帝顓頊葬于陽九嬪葬于陰四蛇衛之言有四蛇衛守山下沅曰此文皆述水而有此云云或恐後人以海外北經附釋此耳

濛水出漢陽西沅曰此漢陽言在漢水之陽漢水乃犍爲入延之漢水也漢遂爲縣地理志屬犍爲郡濛水水經注云江水又逕南安縣西縣南有峨眉山有濛水即大渡水也水發蒙谿東南流與涐水合南至南安入大渡水大渡水又東入江引此經文也漢南安縣今四川犍爲夾江峨眉三縣地入江漢陽縣屬朱提聶陽西沅曰此未詳也水經注引作濕

溫水出崆峒山沅曰劉昭注郡國志陰盤引此云云崆峒山在今甘肅平涼府西陰盤今靈臺縣在臨汾南沅曰汾當爲涇字之誤也地理志臨涇安定縣今平涼縣入河華陽北今溫水在京兆陰盤縣水常溫也臨汾縣屬平陽沅曰此華陽未詳也郭注水在陰盤而注臨汾屬平陽又陰盤先屬安定後寄理京兆此水在安定郭誤爲京兆陰盤以爲驪山泉何其謬與

潁水出少室山沅曰水出今河南登封縣少室山說文云潁水出潁川陽城乾山東入淮水經

云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注云水有三源奇發右水出陽乾山之潁谷其水東北流中水導源少室通阜東南流逕負黍亭東亦或謂是水爲瀆水東與左水合左水出少室東谿東合潁水故作者互舉二山言水所發也元和郡縣志云潁陽縣乾陽山在縣東二十五里潁水一原出陽乾山又云登封縣少室山在縣西十里潁水原出焉

少室山在雍氏南

沅曰史記周本紀云禹闔雍氏徐廣曰雍氏城也案其地是今河南禹州西北與登封接界則少室山在雍氏西北此云南未詳

入淮

沅曰地理志云東至下蔡入淮水經云東南至慎縣東南入於淮元和郡縣志云潁上縣本漢慎縣地潁水西自汝陰縣流入界內又東入淮今安徽潁上縣也

西鄢北

今潁水出河南陽城縣乾山東南經潁川汝陰至淮南下蔡入淮鄢今鄢陵縣屬潁川沅曰鄢當爲[阝+焉]从阜地理志作傿陵潁川縣

一曰緱氏

縣屬河南音鉤沅曰言少室山在雍氏南雍氏一作緱氏緱氏今偃師縣地東南與登封接界故亦云少室山在緱氏南

汝水出天息山沅曰水出今河南嵩縣西南玉篇引此作天恩淮南子墬形訓云汝出猛山高誘注云猛山一名高陵山說文云出宏農盧氏還歸山東入淮地理志云汝南定陵高陵山汝水出焉水經云出河南梁縣勉鄉天恩山注云地理志曰出高陵山即猛山也亦言出南陽魯陽縣之大盂山又言出宏農盧氏縣還歸山博物志曰汝出燕泉山蓋異名也今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盂山括地志云源出汝州魯山縣西伏牛山亦名猛山至豫州郾城縣名濆見史記正義元和郡縣志云魯山縣天息山一名伏牛山汝水出焉西一百五十里案其山在今河南魯山縣南**在梁勉鄉西**沅曰地理志梁河南縣今汝州也西南與魯山接界**南入淮極西北**今汝水出南陽魯陽縣大盂山東北至河南梁縣東南經襄城潁川汝南至汝陰褒信縣入淮淮極地名沅曰地理志云東至新蔡入淮水經云東至原鹿南入於淮元和郡縣志云汝陰縣汝水西南自蔡州新蔡縣界流入又東南一入淮案水在今江南潁上縣正陽關東北入于淮也

曰淮在期思北期思縣屬弋陽沅曰言一本作入淮期思北也地理志期思頴川縣今河南固始縣有其故城也

涇水出長城北山山沅曰水出今甘肅平涼縣西南筓頭山淮南子墜形訓云涇出薄落之山高誘注云薄落之山一名筓頭山安定臨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說文云涇水出安定涇陽开頭山東南入渭括地志云原出原州百泉縣西南筓頭山涇谷經云出長城北山者案元和郡縣志云原州平高縣筓頭山在縣西一百里秦長城在縣北十里是亦得名筓頭山爲長城北山也稱長城北山知此是秦時釋水之文乎

山在郁郅長垣北皆縣名也郅音桎沅曰地理志郁郅北地縣今甘肅慶陽府治也西南與平涼接界長垣即長城也

北入渭沅曰地理志云東南至陽陵入渭今水在陝西高陵縣上馬渡入渭也

戲北今涇水出安定朝那縣西筓頭山東南經新平扶風至京兆高陵縣入渭戲地名今新豐縣也

沅曰戲新豐鄉今陝西臨潼縣地西
北與高陵接界故云入渭在戲北

渭水出鳥鼠同穴山沅曰水出今甘肅渭源縣西鳥鼠
山說文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
亭南谷東入河杜林云夏書以爲出鳥鼠山水經云出
隴西首陽縣渭谷亭南鳥鼠山注云渭水出首陽縣首
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三源合注東北流
逕首陽縣西與別原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谷括地志
云渭水原出渭原縣西七十六里鳥鼠山今名青雀山
渭有三原並出鳥鼠山東流入河案南谷山在今渭源
縣西二
十五里東注河沅曰地理志云東至船司空入
河今此縣在華陰潼關之界
入入華陰
北鳥鼠同穴山今在隴西首陽縣渭水出其東經南安
天水畧陽扶風始平京兆宏農華陰縣入河沅曰地
理志華陰京兆縣
今陝西華陰縣也

白水出蜀沅曰水出今甘肅臨洮縣西傾山地理志云
廣漢甸氏道白水出徼外東至葭萌入漢水

經注云西傾山南郎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段國以爲墊江水也又云白水出於臨洮縣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又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陰平道故城南又東逕偃城北又東逕郭公城南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又南逕武興城東又東南於吐費城南東南流注漢水案白水在今四川昭化縣界入于漢縣故葭萌地也

而東南注江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沅曰水經注引郭傳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與此不同疑今本之誤入江州城下江州縣屬巴郡沅曰地理志云江州巴郡縣治今四川巴州是西北接昭化境經云城下則非白水入江在昭化去巴州尚遠也

沅水山沅曰山字疑羨出象郡鐔城西象郡今日南也鐔城縣今屬武陵晉壽沅曰地理志鐔城武陵縣屬象郡漢曰日南此云象郡疑秦時此縣屬象郡此秦人書也入東注江沅曰地理

志云沅水東至益陽入江水經注云下注洞庭湖方會于江**入下巂西**下巂縣今屬長沙音昨兗反沅曰地理志下巂長**合洞庭中**水經曰沅水出牂柯且蘭縣又東北至鐔沙縣今湖南巴陵縣城縣爲沅水又東過臨沅縣南又東至長沙下巂縣

贛水出聶都東沅曰水經注引此無東字**山**今贛水出南康南野縣西北音感沅曰山在今江西南安縣西贛水出俗曰章水水經云贛水出豫章南野縣西北過贛縣東注云班固稱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仲雍謂大庾嶠水北入豫章注於江者也地理志曰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蓋控引衆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故後漢郡國志曰贛有豫章水雷次宗云似因此水爲其地名雖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故獨受名焉劉澂之曰縣東有章水西有貢水縣治二水之間二水合贛字因以名縣焉是爲謬也元和郡縣志云虔州贛縣貢水西南自南康縣來章水東南自雩都來二水至州北合爲一通謂之贛

太平寰宇記云南康縣聶都山在縣西南二十五里即縣南犖谿原也其山出礬石

東北注江

沅曰水經云北過彭澤縣西北入於江案水在今江西南昌縣東北入鄱陽湖出湖口縣入大江俗曰章江也

入彭澤西

沅曰地理志彭澤豫章縣案今江西新建縣東鄱陽湖即彭蠡澤也

泗水出魯東北

沅曰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東南陪尾山地理志云魯國卞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泲水經云出卞縣北山博物志云泗出陪尾水經注云地理志曰出濟陰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經言北山皆爲非矣余尋其源流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括地志云泗水原在兗州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道因以爲名見史記正義案今山東兗州府東南五十里有陪尾山魯今山東曲阜縣治也又案地理志魯國及濟陰之泗自是兩水不得合爲一也

而南西南過湖陵西

沅曰此釋南言西南也地理志湖陵山陽縣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荷水在南水經云泗水南過方與縣

東荷水從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注云荷水即沛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者也而東與泗水合於湖陵縣西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又云沛在湖陸西而右注泗泗沛合流故地記或言沛入泗泗亦言入沛互受通稱案今山東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縣東南有湖陵故城地理志云至方與入沛郎水經所云方與縣東南荷水注之也

而東南注東海

沅曰泗合淮而入海也水經云泗水東南過下邳縣又東南入於淮案下邳故城在今江南邳州東三十里其水入淮在今江南清河縣也今其故道自徐州以南盡爲黃河所經矣

入淮陰北

今泗水出魯國卞縣西南至高平湖陸縣東南經沛國彭城下邳至臨淮下相縣入淮沅曰地理志淮陰臨淮縣今江南淮安府治也

鬱水出象郡

沅曰水即豚水也出今雲南寶寍縣西北六十里曰西洋江一源出今廣西歸順州及安南境水曰麗江至南寍府西合江鎮會爲鬱江地理志曰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至四會入海水經

云溫水出牂柯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又
東至領方縣與斤南水合東北入於鬱注云鬱水即夜
郎豚水也而西南注南海沅曰水經注云鬱水自壽泠縣注
於海應劭曰鬱水出廣信東入海言始或可終則非矣入須陵東南沅曰須陵未詳
肆音如肆習之肆水出臨武沅曰舊作晉據水經注改西南沅曰即溹水也
水出今湖南臨
武縣說文云溹水出桂陽臨武入涯水經云溹水出桂
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注云溹水導源縣西南
北流逕縣西而北與武谿合山海經曰肆水益溹水之
別名也案地理志臨武桂陽縣此漢縣而經有其文未
詳也或此條釋水後人增之而東南注海沅曰溹水與涯水合而入
海水經云過湞陽縣出涯
浦關與桂水合南注於海注云西南
逕中宿縣南又南注於鬱而入於海入番禺西番禺縣
屬南海
越之城下也沅曰地理志番
禺南海縣今廣東番禺縣

湟（沅曰舊本作廣据水經注引此作湟）**水出桂陽西北山**（沅曰水出今湖南桂陽州西南即洭水也亦曰桂水地理志云桂陽洭水南至四會入鬱林應劭曰桂水所出東北入湘又含洭應劭云洭水所出東北入沅水經云洭水出桂陽縣盧聚東南過含洭縣南出洭浦關爲桂水注云應劭云洭水東北入沅贊注漢書云沅在武陵去洭遠又隔湘水不得入沅洭水出關右合溱水謂之洭口山海經謂之湟水徐廣曰湟水一名洭水出桂陽通四會亦曰灌水也桂水其別名也案桂陽地理志屬桂陽而此云桂陽疑桂林之陽非縣名）**東南注肄水**（沅曰水經云溱水過湞陽縣出洭浦關與桂水合）**入郭浦西**（沅曰未詳舊本作敦浦今据水經注引作郭）

洛水出洛西山（沅曰水經注引此云出上洛西山水出今陝西洛南縣西北冢領山自滑南縣境發源流五里入縣境洛西山即冢領山地理志云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水經云出京兆

上維縣讙舉山通典云洛南有冢領山洛水所出案冢領當即讙舉山經所云上洛西山也淮南子墬形訓云洛出熊耳高誘注云熊耳山在京兆上雒之西北此誤以冢領為熊耳熊耳于漢當在上洛之東南不在西北禹貢言導洛自熊耳非謂發源自此故中山經亦言洛出讙舉不言出熊耳也

東北注河沅曰水經云洛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於河元和郡縣志云鞏縣洛水東經洛汭北對郎邪渚入河謂之洛口案洛入河在今河南鞏縣東北也

入成皋之西書云導洛自熊耳案水經洛水今出上洛冢領山東北經宏農至河南鞏縣入河成皋縣亦屬河南也沅曰成皋今河南汜水縣也西接鞏縣

汾水出上窳北音愈沅曰水出今山西靜樂縣北管涔山淮南子墬形訓云汾出燕京高誘注云山名在今山西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地理志云汾陽北山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陰入河說文云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海或曰出汾陽北山水經云出汾陽縣北管涔山注云十三州志云出武州之燕京山

亦管涔之異名也泉源道於南麓之下案汾陽今靜樂縣地上窳未詳

而西南注河

沅曰水經地理志皆云至汾陰入河案汾陰故城在今山西榮河縣北

入皮氏南

今汾水出太原晉陽故汾陽縣東南經晉陽西南經西河平陽至河東汾陰入河皮氏縣屬平陽沅曰地理志皮氏河東縣故城在今山西河津縣西二里

沁水出井陘山東

沅曰水出今山西沁源縣北綿山說文云沁水出上黨羊頭山東南入河地理志云穀遠羊頭山世靡谷沁水所出水經云出上黨涅縣謁戾山注云沁水即涅水也或云出穀遠縣羊頭山世靡谷三源奇注逕瀉一壑案穀遠縣今山西岳陽縣地與沁源接界

東南注河

沅曰地理志云至榮陽入河師古曰今沁水至懷州武陟縣界入河此云至榮陽疑轉寫錯誤案水經亦云至榮陽縣北入河武陟在河北榮陽在河南相去不遠說俱得通師古非也

入懷東南

懷縣屬河內河內北有井

陘山沅曰地理志懷河內縣今懷慶府及武陟縣地言注河在此

濟水出共山南東邱共與恭同沇曰濟當爲泲泲即沇水也濟出常山房子贊皇山泲沇也東入于海見說文經傳多以濟爲泲非也云出共山南東邱者出今河南濟源縣共山在縣北十二里水經云濟水出河南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濟水注云濟潛行地下至共山南復出於東邱今原城北有東邱城濟水重源出軹縣西北平地水有二源東源出原城東北俗以濟水重源所發因復謂之濟原城其水南逕共城東故縣之原鄉南流與西源合西源出原城西東流注之水出西南東北流注於濟濟水又東逕原城南東合北水亂流東南注分爲二水一水東南流俗謂之爲衍水即沇水也濟水又東南逕絺城北而出於溫矣案故原城在濟源西北二里濟源縣即古軹縣地

絕鉅野澤絕猶截度也鉅鹿今在高平沇曰舊本作鉅鹿水經注及初學記引此作絕鉅野鹿當爲野字之誤也澤在今山東鉅野縣地理志

云鉅壄大壄澤在北水經云濟水南當鞏縣北南入於河與河合流又東過成皐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至礫磎南東出過滎澤北又東過陽武平邱濟陽冤朐定陶縣南又屈從縣東北流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為二其一水南流其一水從縣東流入鉅野澤又宋史官者傳云梁山濼古鉅野澤案澤在今壽張縣東梁山南與鉅野縣接界

注勃海

沆日舊本作渤海初學記引此注入于海今据水經引此改正水經云東北過甲下邑入於河注云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縣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為入河非也斯乃河水注濟非濟入河又東北入海郭景純曰濟自滎陽至樂安博昌入海今河竭濟水所流不絕經言入河二說竝失然河水與濟濟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輟流者惟漯水耳郭或以為濟注之卽實非也尋經脈水不流如山經之為密矣案勃海在今山東樂安縣東北一百三十里今博興縣是古博昌縣也

入齊琅槐東北

今濟水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東北至高平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今碣石也

諸水所出又與水經違錯以為后山川或有同名而異實或同實而異名或一實而數名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且歷代久遠古今變易語有楚夏名號不同未得詳也

沅曰地理志琅槐千乘縣應劭云在博昌東北八十里今山東博興縣又案郭云今碣石也案水經注當云今河碣也

潦水出衛皐沅曰皐字俗本水經作白平東出塞外衛皐山元菟高句驪縣有潦山小潦水所出西河注大潦音遼沅曰淮南子墜形訓云遼出砥石高誘注云山名在塞外遼水所出東入海地理志云望平大遼水出塞外南至安市入海水經云大遼水出塞外衛皐山東南入塞過遼東襄平縣西又東南過房縣西又東過安市縣西南入於海東南注勃海沅曰舊本勃作渤非入潦陽潦陽縣屬潦東沅曰地理志遼陽遼東縣

虖沱水出晉陽城南而西沅曰水出今山西繁時縣北泰戲山淮南子墜形訓云呼

沱出晉乎地理志云代郡鹵成虖池河東至參合入虖池別經云出晉陽城南者晉陽古地名漢爲縣地理志屬太原今山西太原縣地虖池水經忻州定襄至陽曲縣北則在古晉陽之北經云出其城南所未詳

北沅曰地理志陽曲太原縣今山西忻州定襄縣太原府陽曲縣皆其地而東注勃海經河間樂城東北注勃海也晉陽陽曲縣皆屬太原沅曰地理志云河間國樂成虖池別水首受虖池河東至東光入虖池河弓高虖池別河首受虖池河至東平舒入海案今直隸東光縣即漢縣地東平舒今直隸大城縣也

入越沅曰漢勃海郡地春秋時屬越也章武北章武郡名沅曰郭云郡名非也此三國時爲郡耳今詳此注皆漢縣當是劉秀所釋地理志章武勃海縣今直隸青縣地

漳水出山陽東沅曰濁漳水出今山西長子縣西發鳩山東至河南涉縣與清漳合清漳水出山西樂平縣沾嶺自合濁漳水東北至直隸青縣南合清河又東北屈東逕天津府北東入于海淮南子墬形

訓云清漳出楬戾濁漳出發包高誘注云揭戾山在上黨沾發包山一名鹿谷山亦在上黨長子云二漳合流經魏郡入清河也地理志云長子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清漳沾大黽谷清漳水所出東至皁城入大河魏郡鄴故大河在東北入海水經云濁漳東北過皁城縣北又東北至易亭與虖池河會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合清河又東北過平舒縣南東入海清漳水東至武安縣東黍窖邑入於濁漳案沾縣今山西樂平縣地長子今山西長子縣地皁城今山西皁城縣地鄴縣今河南臨漳縣地武安今河南武安縣地經云山陽東者史記秦本紀云嫪毐封為長信侯毐之山陽地正義曰括地志云山陽故城在讙州修武縣西北太行山南修武今河南修武縣與山西澤州接界漳水在其東北也

東注勃海

沆曰地理志云信都故章河在北東入海又云東至皁成入大河水經云至皁成與虖池河會又合清河入海括地志云衡漳水在瀛州東北百二十里平舒縣界見史記正義元和郡縣志云信都縣衡水亦曰長蘆水卽濁漳水之下流也西北去縣六十三

里案信都漢郡唐縣今直隸冀縣地
漳經其南勃海今在天津府東也
入章武南
新城沛
陰縣亦
有漳水沅曰地理志章武
勃海縣今直隸青縣地

建平元年四月丙戌待詔太常屬臣望校治侍中
光祿勳臣龔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主
省

沅曰右自岷三江首已下疑水經也隋書經籍
志云水經二卷郭璞注舊唐書經籍志云水經
二卷郭璞撰此水經隋唐二志皆次在山海經
後又是郭注當即此也

沅又曰中有云某水出某山下云某山在某地又云入河或入海下云某縣南或北詳其文義是非一人之書今詳餘暨彭澤朝陽淮浦等皆前漢縣是知劉秀校時所釋也

沅又曰詳本文是說圖之詞必古所傳山海經有水道圖文有云象郡云長城知是秦人所著而其所見之圖則是禹鼎也

沅又曰世疑山海經非古書特以此一篇有漢郡縣名耳顏之推家訓云山海經禹及益所記

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皆由後人所羼非本
文也之推不以之病全經而不能定其何時所
羼宋陳振孫等以爲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
經淮南二書疑此書皆緣天問而作如言則古
今說經皆本爾雅豈五經亦爲解爾雅而作乎
必不然矣今校定其文別爲細書可以辨惑也
沅又曰文有漢縣者或漢所傳山海圖時人著
縣名其上秀校時倂錄其文亦或然也
沅又曰海外海內經末有云建平元年四月丙

戊待詔太常屬臣望校云云已下大荒經四篇海內經一篇郎無郭本目錄海內經下所云此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後也

山海經第十三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孫瑛
蔡濟勤校

山海經第十四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新校正

大荒東經

沅曰郭注本目錄下有云海內經及大荒經本皆進在外案此經末又無建中校進款識又不在蓺文志十三篇之數惟秀奏云今定爲一十八篇詳此經文亦多是釋海外經諸篇疑即秀等所述也

東海之外大壑詩含神霧曰東注無底之谷少昊之國少昊金天氏帝摯之號也沅曰高誘注淮南子云少皞黃帝之子青陽名摯以金德王天下號為金天氏宋衷云元囂青陽是為少昊繼黃帝立見史記索隱又帝王世紀云少昊是為元囂降居江水邑于窮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案高誘以青陽即少昊宋衷皇甫謐以元囂即青陽亦即少昊史記云元囂是為青陽又云自元囂與蟜極皆不得在位大戴禮亦云青陽降居泜水則疑非少昊班固古今人表有少昊帝金天氏又有黃帝妃生元囂是為青陽亦似不以元囂青陽為少昊故裴駰司馬貞注史記亦辨之也少昊孺帝顓頊于此孺義未詳沅曰帝王世紀云顓頊生十年而佐少昊見初學記是其義也棄其琴瑟言其壑中有琴瑟也有甘山者甘水出焉生甘淵水積則成淵也

大荒東南隅有山名皮母地丘

東海之外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言日月所出有波谷山者有大人之國晉永嘉二年有鶖鳥集於始安縣南廿里之鶖陂中民周虎張得之木矢貫之鐵鏃其長六尺有半以箭計之其射者人身應長一丈五六尺也又平州別駕高會語云倭國人嘗行遭風吹度大海外見一國人皆長丈餘形狀似胡蓋是長翟別種箭殆將從此國來也外傳曰焦僥人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丈數之極也按河圖玉版曰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身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而死從崑崙以東得大秦人長十丈皆衣帛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從此以東十萬里得中秦國人長一丈穀梁傳曰長翟身橫九畝載其頭眉見於軾即長數丈人也秦時大人見臨洮身長五丈腳迹六尺準斯以言則此大人之長短未可得限度也

有大人之市名曰大人之堂亦山名形狀如堂室耳大人時集會其上作市肆也

沅曰此似釋海內北經大人之市也有一大人踆其上張其兩臂踆或作俊皆古蹲字莊子曰踆於會稽也沅曰臂舊作耳今据太平御覽改正似強也

有小人國名靖人詩含神霧曰東北極有人長九寸殆謂此小人也或作竫音同沅曰此似釋海外南經周饒國也

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犂䰘之尸音靈沅曰玉篇云䨩或作䰘廣韻同則䰘是䨩字之別說文云䨩龍也

有潏山楊水出焉音如譎詐之譎

有蔿國沅曰此即濊貊國也黍食言此國中惟有黍穀也蔿音口僞反使四鳥虎豹熊羆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合虛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沅曰呂氏春秋云指姑之東中容之國有赤木元木之葉焉帝俊生中容俊亦舜字假借音也沅曰帝王世紀云帝嚳生而神異自言其名曰夋見初學記又帝王世紀云帝嚳次妃娵訾氏女曰常儀生帝摯見史記正義又合于此經帝俊妻常儀之說也又大荒西經云帝俊生后稷郭氏亦曰俊疑爲嚳嚳第二妃生后稷也則帝俊是嚳無疑而曰俊亦舜字假借音何所據矣中容人食獸木實此國中有赤木元木其華實美見呂氏春秋使四鳥豹虎熊羆

有東口之山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劒亦使虎豹好謙讓也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君子之國也淮南子云東方有君子之國高誘注云東方木德仁故有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劒食獸使二文虎也說文云東夷从大大人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

乘桴浮于海有以也

有司幽之國帝俊生晏龍晏龍生司幽司幽生思士不妻思女不夫言其人直思感而氣通無配合而生子此莊子所謂白鵠相視眸子不運而感風化之類也食黍食獸是使四鳥

有大阿之山者

大荒中有山名曰明星日月所出

有白民之國帝俊生帝鴻帝鴻生白民白民銷姓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又有乘黃獸乘之以致壽考也沉曰此似釋海內西經白民國也云乘之以致壽考非

有青邱之國有狐九尾（太平則出而爲瑞也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青邱國也）

有柔僕民是維嬴土之國（嬴猶沃衍也音盈）

有黑齒之國（齒如漆也）帝俊生黑齒（聖人神化無方故其後世所降育多有殊類異狀之人諸言生者多謂其苗裔未必是親所產）姜姓黍食使四鳥（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黑齒國也）

有夏州之國有蓋余之國有神人八首人面虎身十尾名曰天吳（水伯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朝陽之谷神天吳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鞠陵于天（音菊沅曰初學記引作于大）東極離瞀（音穀瞀三山名也）日月所出名曰折丹（神人）東方曰折（單吁之）來

風曰俊未詳來風所在也處東極以出入風言此人能節宣風氣時其出入

東海之渚中渚島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虢沅曰此號字異文說文玉篇無此字黃帝生禺虢禺虢生禺京即禺彊也禺京處北海禺虢處東海是爲海神言分治一海而爲神也虢一本作號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北方禺彊也

有招搖山融水出焉有國曰元股自髀以下如漆黍食使四鳥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元股國也

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僕牛河伯僕牛皆人姓名託寄也見汲郡竹書有易殺

王亥取僕牛竹書曰殷王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緜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緜臣也沅曰竹書紀年云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緜臣今郭所云是世所傳沈約注也或沈郎取此河念有易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言有易本與河伯友善上甲微殷之賢王假師以義伐罪故河伯不得不助滅之既而哀念有易使得潛化而出化爲搖民國帝舜生戲戲生搖民沅曰疑郎今猺民也海內有兩人此乃有易所化者也名曰女丑郎女丑之尸言其變化無常也然則一以涉化津而遯神域者亦無往而不之觸感而寄迹矣范蠡之倫亦聞其風者也女丑有大蟹廣千里也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女丑尸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頵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柱猶起高也葉似芥葉有谷曰溫源谷溫源即湯谷也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湯谷也湯谷上有扶木扶桑在上一日方至一日方出言交會相代也皆戴于烏中有三足烏沅曰舊本戴作載

有神人面犬耳獸身珥兩青蛇名曰奢比尸有五采之鳥相鄉棄沙未聞沙義惟帝俊下友亦未聞也帝下兩壇采鳥是司言山下有舜二壇五彩鳥主之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奢比之尸也沅曰采舊本作彩非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猗天蘇門日月所生有壎民之國音如諠譁之諠有綦山音忌又有搖山有䰝山音如釜甑之甑又有門戶

山又有盛山又有待山有五采之鳥

東荒之中有山名曰壑明俊疾日月所出有中容之國

東北海外又有三青馬三騅馬蒼白雜毛爲騅甘華爰有遺玉

三青鳥三騅視肉聚肉有眼甘華甘柤百穀所在言自生也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嗟邱也

有女和月母之國有人名曰鳧音婉北方曰鳧來之風沇曰鳧字說文玉篇所無莊子天地篇有苑風陸德明音義云一云人姓名當即此曰狻言亦有兩足也音剡

是處東極隅以止日月使無相閒出沒司其短長言鳧主察日月出入不令得相閒錯知景之短長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應龍龍有翼者也）殺蚩尤與夸父（蚩尤作兵者）不得復上（應龍遂住地下）故下數旱（上無復作雨者故也）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為也）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沅曰韋昭國語注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橛以雷獸之骨（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橛猶擊也）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

沅曰右第十四篇

山海經第十四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

孫蔡濟勤
瑛　校

山海經第十五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畢沅新校正

大荒南經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赤水出昆侖山流沙出鍾山也有獸左右有首名曰跊踢出猨名國黜惕兩音沅曰莊子云西北方之下者洪陽處之陸德明音義云司馬曰洪陽豹頭馬尾一作狗頭一云神名也呂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曰肉之美者述蕩之掔高誘注曰獸名形則未聞案卽是此也又案跊踢當爲述蕩之譌篆文辵足相似故亂之玉篇有跊踢無踢字郭注黜踢之踢亦當爲惕廣韻作跊踢引此非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言體合爲一也公羊

傳所云雙雙而俱至者蓋謂此也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氾天之山赤水窮焉流極於此山也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於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墓今在九疑之中沅曰此似釋經內南經蒼梧之山也爰有文貝卽紫貝也離俞卽離朱鴟久卽鵂鶹也鷹賈賈亦鷹屬委維卽委蛇也熊羆象虎豹狼視肉

有榮山榮水出焉黑水之南有元蛇食麈今南山蚺蛇吞鹿亦此類

有巫山者西有黃鳥帝藥八齋天帝神仙藥在此也黃鳥于巫山司此元蛇言主之也

大荒之中有不庭之山滎水窮焉有人三身帝俊妻娥
皇生此三身之國蓋後裔所出也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三身國也姚姓沅曰說文
云姚虞舜居姚虛因以爲姓水經注云漢水逕魏興郡之錫縣故城北又東歷姚方蓋舜枝居是處故地留姚
稱也黍食使四鳥姓舜姓也有淵四方四隅皆達言淵四角皆旁通也北
屬黑水南屬大荒屬猶連也北旁名曰少和之淵南旁名曰
從淵音驄馬之驄舜之所浴也言舜嘗在此中澡浴也
又有成山甘水窮焉甘水出甘山極此中也有季禺之國顓頊之
子食黍言此國人顓頊之裔子也有羽民之國其民皆生毛羽沅曰此似
釋海外南經羽民國也有卯民之國其民皆生卵卽卵生也

大荒之中有不姜之山黑水窮焉黑水出昆侖山又有賈山汔水出焉又有言山又有登備之山即登葆山羣巫所從上下者也沅曰葆備聲相近有恝恝之山音如券契之契又有蒲山澧水出焉音禮又有隗山音如隗囂之隗其西有丹其東有玉又南有山漂水出焉音票有尾山有翠山言此山有翠鳥也

有盈民之國於姓黍食又有人方食木葉

有不死之國阿姓甘木是食甘木即不死樹食之不老沅曰此似釋海外南經不死民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去痓南極果北不成去痓果音如風痓

之痓未詳

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兩青蛇踐兩赤蛇曰不廷胡余神名耳有神名曰因因乎南方曰因乎夸風曰乎民亦有二名處南極以出入風

有襄山又有重陰之山有人食獸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國有緡淵緡音昬少昊生倍伐倍伐降處緡淵

有水四方名曰俊壇水狀如土壇因名舜壇也沅曰此緡淵疑即四川緜洛之緜

有臷沅曰舊本作載民之國爲人黃色帝舜生無淫降臷處是謂巫臷民巫臷民朌姓沅曰此似釋海外南經臷國也食穀不績不經服也

（言自然有布帛也沅曰郭說非也夏書云鳥夷卉服此其義）不稼不穡食也（言五穀自生也種之爲稼收之爲穡）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爰處百穀所聚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殺之（射殺之也沅曰此似釋海外南經羿與鑿齒戰也）

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國（音惑）桑姓食黍射蜮是食（蜮短狐也似鼈含沙射人中之則病死此山出之亦以名云）有人方扜弓射黃蛇（扜挽也音紆）名曰蜮人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

木蚩尤所棄其桎梏蚩尤爲黃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棄其械化而爲樹也是謂楓木卽今楓香樹沅曰廣韻引此文變爲楓木下又云脂入地千年化爲虎魄有人方齒虎尾名曰祖狀之尸音如柤黎之柤有小人名曰焦僥之國皆長三尺幾姓嘉穀是食沅曰此似釋海外南經焦僥國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㱙塗之山音朽青水窮焉青水出昆侖有雲雨之山有木名曰欒禹攻雲雨攻謂槎伐其林木有赤石焉生欒言山有精靈復變生此木於赤石之上黃本赤枝青葉羣帝焉取藥言樹花實皆爲神藥有國曰顓頊生伯服食黍有鼬姓之國音如橘柚之柚

有茗山又有宗山又有姓山又有壑山又有陳州山又有東州山又有白水山白水出焉而生白淵昆吾之師所浴也昆吾古王者號音義曰昆吾山名谿水內出善金二文有異莫知所辨測沅曰大戴禮云陸終氏娶于鬼方氏產六子其一曰樊是爲昆吾有人名曰張宏在海上捕魚海中有張宏之國或曰即奇肱人疑非食魚使四鳥有人焉鳥喙有翼方捕魚于海沅曰宏當爲厷古肱字也

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頭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驩頭人面鳥喙有翼食海中魚杖翼而行翅不可以飛倚杖之用行而已維宜芑苣穋楊是食管子說地所宜云其種穋秬黑黍皆不類也苣黑黍

今字作禾旁起和蚪三音有驩頭之國沅曰此似釋海外南經讙頭國也

帝堯帝嚳帝舜葬于岳山即狄山也爰有文貝離俞鴟久鷹賈延維視肉熊羆虎豹朱木赤枝青華元實沅曰此似釋海外南經狄山也

有申山者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天臺高山海水出焉

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閒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日浴于甘淵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啟筮曰空桑之蒼蒼入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其後世遂為此國作日月之象而掌之沐浴運轉之於甘水中以效其出入暘谷虞淵也所謂世不

失職耳

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言生十子各以日名名之故言生十日數十也

有蓋猶之山者其上有甘柤沅曰當為樝枝幹皆赤黃葉白華黑實東又有甘華枝幹皆赤黃葉有青馬有赤馬名曰三騅有視肉沅曰呂氏春秋本味篇云伊尹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甘櫨焉此云甘柤黑實又有青馬當郎是也櫨櫨鳥馬皆形相近

有小人名曰菌人音如朝菌之菌沅曰此郎大荒東經靖人也

有南類之山爰有遺玉青馬三騅視肉甘華百穀所在

沅曰右第十五篇

山海經第十五終　總校王詒壽分校孫瑛蔡濟勤校

山海經第十六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新校正

大荒西經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負子（淮南子曰昔者共工與顓頊爭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絕地柱折故今此山缺壞不周帀也）有兩黃獸守之有水曰寒暑之水水西有濕山水東有幕山（音莫）有禹攻共工國山（言攻其國殺其臣相柳於此山啟筮曰共工人面蛇身朱髮也）有國名曰淑士顓頊之子（言亦出自高陽氏也）有神十人名曰女

媧之腸或作女媧之腹化爲神沅曰說文云媧古之神聖女化萬物者也世本云塗山氏女名女媧見史記索隱廣韻云伏羲之妹處栗廣之野女媧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變其腹化爲此神栗廣野名媧音瓜橫道而處言斷道也有人名曰石夷來風曰韋來或作木也處西北隅以司日月之長短言察日月晷度之節有五彩沅曰當爲采之鳥有冠名曰狂鳥爾雅云狂夢鳥即此也有大澤之長山有白氏之國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東有長脛之國脚長三尺沅曰藏經本作脚步五尺此似釋海外西經長股國也

有西周之國沅曰地理志云右扶風美陽周太王所邑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陽城在雍州武

功縣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見史記正義**姬姓**沅曰說文云姬黃帝居姬水以爲姓史記周本紀云帝舜封弃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俊宜爲嚳嚳第二妃生后稷也沅曰大戴禮帝繫云帝嚳上妃有邰氏之女也曰姜原氏產后稷史記周本紀云后稷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則郭云第二妃誤也又譙周以爲弃帝嚳之胄其父亦不著見史記索隱**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音胎**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有雙山**

西海之外大荒之中有方山者上有青樹名曰柜沅曰此榘字省文**格之松**木名音矩**日月所出入也**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西有先民之國食穀使四鳥有北

狄之國黃帝之孫曰始均始均生北狄有芒山有桂山有榣山此山多桂及榣木因名云耳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顓頊生老童世本云顓頊娶於滕墳氏謂之女祿產老童也老童生祝融即重黎也高辛氏火正號曰祝融也沅曰大戴禮帝繫云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謂之高媧氏產重黎及吳回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榣山始作樂風創制樂風曲也有五彩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鸞鳥一曰鳳鳥有蟲狀如兔沅曰舊本作菟非匈沅曰舊本作胷非以後者裸不見言皮色青故不見其裸露處也青如蝯狀狀又似蝯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豐沮玉門日月所入有靈山巫咸

巫即巫盼沅曰水經注引此作盼巫彭巫姑巫眞沅曰水經注引此作貞巫禮沅曰水經注引此作孔疑古礼字之礼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羣巫上下此山采藥往來也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巫咸國也傳采藥往來舊本作采之今据水經注改正

西有王母之山壑山海山皆羣大靈之山名也有沃之國言其土饒沃也沃民是處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渚天之野也沃之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言其所願滋味此無所不備爰有甘華甘柤白柳視肉三騅璇沅曰案郭音此爲枚則當爲玫字瑰瑤碧璇瑰亦玉名穆天子傳曰枝斯璿瑰枚回二音沅曰漢書注晉灼云玫瑰火齊珠也師古曰火齊珠今南方之出火珠也

玫音枚瑰音回又音瓌白木琅玕樹色正白今南方有文木亦黑木也沅曰說文云琅玕似珠者白丹青丹又有黑丹也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山陵而黑丹出然則丹者別是采石名亦猶黑白黃皆云丹也多銀鐵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羣是處是謂沃之野有三青鳥赤首黑目一名曰大鵹音黎沅曰羅字異文一名少鵹一名曰青鳥皆西王母所使也有軒轅之臺射罘沅曰舊本作者非不敢西嚮射畏軒轅之臺敬難黃帝之神

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沅曰穆天子傳引此作有川名曰三淖其地即蜀也古字蜀作淖昆吾之所食穆天子傳曰滑水濁繇氏之所食亦此類也有人衣青以袂蔽面袂袖名曰女丑之尸沅曰此似

釋海外西經女丑之尸也

有女子之國王頎至沃沮國盡東界問其耆老曰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見吹數十日東一國在大海中純女無男卽此國也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女子國也

有桃山有蚩山有桂山有子土山

有丈夫之國其國無婦人也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丈夫國也有弇州之山五彩之鳥仰天張口噓天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爰有百種伎樂歌儛風曲

有軒轅之國其人人面蛇身江山之南棲爲吉卽窮山之際也山居爲棲吉者言無凶天也不壽者乃八百歲壽者則數千歲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軒轅之國也

西海陼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弇兹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樞也吴姬沅曰舊本作姫藏經本作姬天門日月所入有神人面無臂兩足反屬于頭山名曰噓言噓啼也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世本云老童娶於根水氏謂之驕福產重及黎沅曰史記云商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誅重黎徐廣云譙周曰老童卽卷章索隱曰據左氏少昊氏之子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黎今以重黎爲一人乃是顓頊之子孫者劉氏云少昊氏之後曰重顓頊氏之後曰重黎對彼重則單稱黎若自言當家則稱重黎案左傳重爲句芒木正黎爲祝融火正此重少昊之子偶與老童

之子同名非一人也譙周以卷章爲卽老童卷老童章字相似亦或然也帝令重獻上天令黎卬下地古者八神雜擾無別顓頊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重實上天黎實下地獻卬義未詳也沅曰獻讀與憲同史記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索隱曰案左傳重爲句芒木正黎爲祝融火正蓋重黎二人元是木火之官兼司天地職案司馬貞說非也此重又一人下地是生噎處於西極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數次舍也有人反臂名曰天虞郞尸虞也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沅曰史記云帝嚳娶娵訾氏女索隱曰案皇甫謐曰女名常羲也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義與羲和之浴日同有元丹之山出黑丹也有五色之鳥人面有髮

爰有青鴍音文沅曰玉篇云鳩鶵子也黃鷔音敖青鳥黃鳥其所集者其國亡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鴍鳥鶬鳥也

有池名孟翼之攻顓頊之池孟翼人姓名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鏖鏊鉅鏊音如敖日月所入者有獸左右有首名曰屏蓬即并封也語有輕重耳

有巫山者有壑山者有金門之山有人名曰黃姖之尸有比翼之鳥有白鳥青翼黃尾元喙奇鳥

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者有兵周書云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十數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國者是也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

崑崙之邱沅曰舊本作崑崙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言其尾以白為點駮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水不勝鴻毛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今去扶南東萬里有耆薄國東復五千里許有火山國其山雖霖雨火常然火中有白鼠時出山邊求食人捕得之以毛作布今之火澣布是也卽此山之類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河圖玉版亦曰西王母居崑崙之山西山經曰西王母居玉山穆天子傳曰乃紀名迹於弇山之石曰西王母之山也然則西王母雖以崑崙之宮亦自有離宮別窟遊息之處不專住一山也故記事者各舉所見而言之此山萬物盡有沅曰此肅州昆侖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陽之山日月所入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形天葬常羊之山也

有寒荒之國沅曰此疑即謂韓荒在蜀也有二人曰女祭女薎或持觶或持俎也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女祭女戚也薎字舊本作蔑非

有壽麻之國呂氏春秋曰南服壽麻北懷闟耳沅曰呂作壽靡高誘注云西極之國靡亦作麻

南嶽娶州山女名曰女虔女虔生季格季格生壽麻壽麻正立無景疾呼無響言其稟形氣有異於人也列仙傳曰元俗無景也爰有大暑不可以往言熱炙殺人也有人無首操戈盾立名曰夏耕之尸亦形天尸之類故成湯伐夏桀于章山克之于章山名斬耕厥前頭亦在前者耕既立無首走厥咎逃避罪也乃降于巫山自竄於巫山巫山今在建平巫縣

有人名曰吳回沅曰大戴禮帝繫云老童娶於竭水氏產重黎及吳回史記云帝嚳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潛夫論志氏姓云黎顓頊氏裔子吳回也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祝融即老童之子吳回是也又云吳國回祿之神託于竈又注淮南子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號爲祝融案大戴禮及史記皆以吳回爲黎之弟王符高誘以爲黎即吳回攷班固古今人表云嬌極老童妃生重黎又有吳回亦同大戴禮又有祝融云陸終是其子此祝融陸終之父實即吳回大戴禮所云吳回產陸終也班固重出以爲二人則非是矣益祝融火正官名黎與吳回俱爲之故皆得名祝融也奇左是無右臂即奇肱也吳回祝融弟亦爲火正也沅曰是無右臂四字是釋奇左也非本文

有蓋山之國有樹赤皮支榦青葉名曰朱木或作朱威木也沅曰說文云朱赤心木松柏屬又司馬相如賦有朱楊郭注云朱楊赤莖柳也名曰朱木楊柳也

有一臂民北極下亦有一腳人見河圖玉版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一臂國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有人焉三面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三身國也是顓頊之子三面一臂無左臂也三面之人不死言人頭三邊各有面也元菟太守王頎至沃沮國問其耆老云復有一破船隨波出在海岸邊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與語不解了不食而死此是兩面人也呂氏春秋曰一臂三面之鄉也是謂大荒之野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沅曰釋海外西經大樂之野夏后氏啟于此儛九代也開漢人避諱改字開上三嬪于天嬪婦也言獻美女於天帝得九辯與九歌以下皆天帝樂名也

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開筮曰昔彼九冥是與帝辨同宮之序是爲九歌又曰不可竊辯與九歌以國於下義具見歸藏也沅曰楚辭云啟九辨與九歌又曰啟棘賓商九辯九歌是其事也

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竹書曰顓頊產伯鯀是維若陽居大穆之陽也開焉得始歌九招竹書曰夏后開儛九招也

有互人之國人面魚身沅曰舊本作注今据藏經本改正炎帝之孫炎帝神農是也名曰靈恝音如券契之契靈恝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言能乘雲雨也

有魚偏枯名曰魚婦顓頊死即復蘇言其人能變化也風道北來天乃大水泉言泉水得風暴溢出道猶從也韓非曰元鶴二八道南方而來蛇乃化爲魚是謂魚婦顓頊死即復蘇淮南子曰后稷壠在建木西其人死

復蘇其中爲魚蓋謂此也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𪄀鳥音觸有大

巫山者有金之山西南大荒之隅沅曰舊本隅上有中字今据藏經本無

有偏句常羊之山

沅曰右第十六篇

山海經第十六終

總校張預分校朱昌壽金肇麟校

山海經第十七

晉 記 室 參 軍 郭 璞 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西安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新校正

大荒北經

東北海之外大荒之中河水之閒附禺之山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務隅山也帝顓頊與九嬪葬焉此皆殊俗義所作冢爰有鴟久文貝離俞鸞鳥皇鳥沅曰舊本作凰非大物小物言備有也有青鳥琅鳥元鳥黃鳥虎豹熊羆黃蛇視肉璿瑰瑤碧皆出衞于山在其山邊也邱方員三百里邱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爲舟

言舜林中竹一節則可以為船也竹南有赤澤水水色赤也名曰封淵封亦大也有三桑無枝皆高百仞邱西有沈淵顓頊所浴

有胡不與之國一國復名耳今胡夸語皆通然列姓黍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咸有肅慎氏之國今肅慎國去遼東三千餘里穴居無衣衣豬皮冬以膏塗體厚數分用卻風寒其人皆工射弓長四尺勁彊箭以楛為之長尺五寸青石為鏑此春秋時隼集陳侯之庭所得矢也晉大興三年平州刺史崔毖遣別駕高會使來獻肅慎氏之弓矢箭鏃有似銅骨作者問曰轉與海內國通得用此今名之為挹婁國出好貂赤玉豈從海外轉而至此乎後漢書所謂挹婁者是也沅曰此似釋海外西經肅慎國也有蜚蛭四翼翡窒兩音有蟲獸首蛇身名曰琴蟲亦蛇類也

有人名曰大人有大人之國沅曰此似釋海外東經大人國也釐姓黍食有大青蛇黃頭食麈今南方蚺蛇食鹿麈亦鹿屬也有榆山有鯀攻程州之山皆因其事而名物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衡天有先民之山有槃木千里音盤

有叔歜國音作感反一音觸沅曰華陽國志云帝嚳封其支庶于蜀世爲侯伯疑歜亦淖也讀如蜀顓頊之子黍食使四鳥虎豹熊羆有黑蟲如熊狀名曰猎猎或作獡音夕同

有北齊之國沅曰此疑卽百濟國姜姓使虎豹熊羆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先檻大逢之山沅曰藏經本作光檻河濟所

入海北注焉河濟注海已復出海外入此山中也其西有山名曰禹所積石有陽山者有順山者順水出焉沇曰此似釋海外北經禹所積石也有始州之國有丹山此山純出丹朱也竹書曰和甲西征得一丹山今所在亦有丹山丹出土穴中有大澤方千里羣鳥所解穆天子傳曰北至廣原之野飛鳥所解其羽乃於此獵鳥獸絕羣載羽百車竹書亦曰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積羽千里皆謂此澤也沇曰此似釋海內西經大澤也

有毛民之國其人面體皆生毛也依姓食黍使四鳥禹生均國均國生役采采一作來役采生修沇曰藏經本作循鞈音如單袷之袷修鞈殺綽人人名帝念之潛爲之國潛密用之爲國是此毛民沇曰此似釋海外東

經毛民國也

有儋耳之國任姓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鏤畫其耳亦以放之也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聶耳國也淮南子作耽耳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言在海島中種粟給食謂禺彊也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禺彊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北極天櫃音匱沅曰藏本作樻海水北注焉有神九首人面鳥身名曰九鳳又有神銜蛇操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沅曰依義當爲蹏此字省文長肘名曰彊良亦在畏獸畫中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也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禺淵日所入也今作虞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渴死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爲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變化無方不可測揆之也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言龍水物以類相感故也有沅曰舊本有上有又字据藏經本無無腸之國是任姓爲人長也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無腸國也無繼之食魚繼亦當作脊謂膞腸也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無脊國也共工臣名相繇相柳也語聲轉耳九首蛇身沅曰言身有鱗自環言蟠轉旋

也食于九土言貪殘也其所歍所尼歍嘔猶噴吒尼止也即爲原沅曰舊本作源非澤言多氣力不辛乃苦言氣醋烈百獸莫能處言畏之也禹湮洪水殺相繇禹塞洪水滔大因以溺殺之也其血腥臭不可生穀其地多水不可居言其膏血滂流成淵水也禹湮之三仞三沮言禹以土塞之之地陷壞也乃以爲池羣帝是因以爲臺地下宜積土故衆帝因來在此共作臺也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相柳也在昆侖之北有岳之山尋竹生焉尋大竹名大荒之中有山名曰不句海水北沅曰舊本脫北字今据藏經本增入焉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言畏之也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音如旱妭之魃沅曰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引此作妭云

妭亦魃也玉篇云女妭禿無髮同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冀州中土也黃帝亦教虎豹熊羆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而滅之見史記沅曰歸藏啟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于青邱見初學記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殄滅孔安國曰九黎君號蚩尤是也見史記正義皇甫謐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于九黎之谷或曰黃帝斬蚩尤于中冀因名其地曰絕轡之野見史記索隱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沅曰許慎云大風風伯也淮南子曰堯時九嬰大風皆爲民害堯乃使羿繳大風于青邱之澤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

殺蚩尤（沅曰史記云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旱氣在也）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遠徙之也）叔均乃爲田祖（主田之官詩云田祖有神）魃時亡之（畏見逐也）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向水位也）先除水道決通溝瀆（言逐之必得雨故見先除水道今之逐魃是也）

有人方食魚名曰深目民之國（沅曰周書王會云目深桂此釋海外北經深目國也）盼姓（沅曰此字說文所無見玉篇云日光也郭云黃帝時姓偏檢書傳黃帝時無此姓也）食魚（亦胡類但眼絕深黃帝時姓也）

有鍾山者有女子衣青衣名曰赤水女子獻（神女也）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順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卞一作明沅曰史記索隱引此作并明藏經本直作卞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言自相配合也是爲犬戎肉食有赤獸馬狀無首名曰戎宣王尸犬戎之神名也

有山名曰齊州之山君山䲨山音潛鮮野山魚山

有人一目當面中生沅曰四字舊作本文据藏經本是郭注此釋海外北經一目國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

有繼無民繼無民沅曰當爲無繼任姓無骨子食氣魚言有無骨人尸子曰徐偃王有筋無骨也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無䏿國也

西北海外流沙之東有國曰中輪沅曰舊本作輲藏經本作此顓頊之子食黍

有國名曰賴丘有犬戎國有神人面獸身名曰犬戎

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三苗之民沅曰神異經云西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飛爲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食肉有山名曰章山

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陰山灰野之山沅曰舊本作洞野水經注李善注文選引此俱作灰上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生崑崙西附西極其華光赤照下地有牛黎之國有人無骨儋耳之子儋耳人生無骨子也沅曰牛黎

國卽柔利國也聲皆相近此釋海外北經文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沅曰此卽鍾山鍾章音相近有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也沅曰此五字藝文類聚引作本文里字作尺直目正乘直目目從也正乘未詳沅曰乘恐朕字假音俗作眹也其瞑乃晦其視乃明言視爲晝眠爲夜也不食不寑不息風雨是謁言能請致風雨沅曰謁噎字假音是燭九陰照九陰之幽隱也是謂燭龍離騷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燿詩含神霧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精以往照天門中淮南子曰蔽于委羽之山不見天日也沅曰此似釋海外北經鍾山之神也

沅曰右第十七篇

山海經第十七終

總校張預分校朱昌壽
金肇麒校

山海經第十八

晉記室參軍郭璞傳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贊理軍務兼理糧餉 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新校正

海內經

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沅曰此似釋海內北經朝鮮也天毒沅曰史記大宛傳有身毒國徐廣云身或作乾又作訖索隱曰身音乾毒音篤孟康曰即天竺也所謂浮圖胡也在月氏東南數千里萬震南州志云地方三萬里佛道所出其國王居城郭殿皆雕文刻鏤街曲市里各有行列左右諸大國凡十六皆共奉之以天地之中也其人水居朝鮮今樂浪郡也天毒即天竺國貴道德有文書金銀錢貨浮屠出此國中晉大興四年天竺胡王來朝獻珍寶偎人愛人亦偎

愛也音隱隈反沅曰列子云列姑射山有神人不偎不愛仙聖爲之使亦此義也愛人舊本作愛之今据藏經本改正

西海之內流沙之中有國名曰壑市音郝沅曰水經注云流沙在西海郡北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又逕于鳥山之東朝雲國西歷崑山西南出於過瀛之山

西海之內流沙之西有國名曰氾葉音如氾濫之氾

流沙之西有鳥山者三水出焉三水同出一山也爰有黃金璿瑰丹貨銀鐵皆流于此中言其水中有雜珍奇寶也又有淮山好水出焉

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彘之國黃帝妻雷

祖沅曰史記作嫘祖徐廣曰祖一作組正義曰一作傫古今人表作絫**生昌意**世本云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纍祖產青陽及昌意**昌意降處若水**沅曰史記索隱云降下也若水在蜀即所封國也水經曰水出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生韓流**竹書云昌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乾荒即韓流也生帝顓頊沅曰韓乾聲相近流即荒字字之誤也**韓流擢首謹耳**擢首長咽謹耳未聞**人面豕喙麟身渠股**沅曰說文云顓頭專專謹也此文云云疑顓頊所以名以似其父與**豚止**渠車輞言髀腳也大傳曰大如車渠止足**取淖子曰阿女**沅曰淖即濁字古用淖也**生帝顓頊**帝王世紀云顓頊母曰景僕蜀山氏女爲昌意正妃謂之女樞生顓頊於若水見初學記世本云顓頊母濁山氏之子名昌僕沅曰案此經則顓項韓流之子昌意之孫也大戴禮帝繫云昌意產高陽又云昌意娶於蜀山氏之子謂之昌僕氏產顓頊史記云顓頊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世本亦云與此不同未

知其審

流沙之東黑水之閒有山名不死之山即員邱也

華山青水之東有山名曰肇山有人名曰柏子高柏子高仙者也沅曰舊本脫子字藏經本有柏高上下于此至于天言翺翔雲天往來此山也沅曰柏高當即伯僑司馬相如賦厮征伯僑揚雄賦方征僑李善注曰姓征名僑也索隱注史記正伯僑云古仙人

西南黑水之閒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葢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離騷曰絕都廣野而直栺號也沅曰其城方三百里已下十六字舊本是郭注案王逸楚辭章句引此有其城方三百里葢天下之中十一字逸後漢人則爲本文無疑

沅又曰此釋海內西經后稷之葬也沅又曰皇甫謐云后稷冢去中國三萬里見史記集解疑太遠非也爰有膏菽沅曰當爲尗膏稻膏黍膏稷言好米皆滑如膏外傳曰膏粱之子菽豆粢粟也沅曰舊本好米作味好今據藏經本百穀自生冬夏播琴播琴猶播殖方俗言耳沅曰播琴播種也水經注云楚人謂冢爲琴冢種聲相近也鸞鳥自歌鳳鳥自儛沅曰當爲舞靈壽實華靈壽木名也似竹有枝節草木所聚此在叢殖也爰有百獸相羣爰處於此羣聚此草也冬夏不死

南海之內黑水青水之閒有木名曰若木樹赤葉青若水出焉沅曰水經注云若木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閒厥木所植水出其下故水受其稱焉又水經云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爲若水也劉昭注郡國志旄牛云華陽國志曰邛崍有鮮水若水一名洲江有

禺中之國有列襄之國有靈山有赤蛇在木上名曰蝡蛇木食（言不食禽獸也音如耎弱之耎）有鹽長之國有人焉鳥首名曰鳥氏（今佛書中有此人卽鳥夸也）有九丘以水絡之（絡猶繞也）名曰陶唐之丘（陶唐堯號）有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此山出名金也尸子曰昆吾之金沅曰淮南子云昆吾丘在南方高誘注曰昆吾楚之祖祝融文孫陸終之子爲夏伯也）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參衞之丘武夫之丘（此山出美石）神民之丘（言上有神人）有木青葉紫莖元華黃實名曰建木（沅曰此似釋海內南經建木也）百仞無枝有九欘（枝回曲也音如斤劚之劚）下有九枸（根盤錯也淮南子曰木大則根

欙也音劬其實如麻〔似麻子也〕其葉如芒〔芒木似棠棃也〕大皞爰過〔言庖羲於此經過也〕黃帝所為〔言治護之也〕有窫窳龍首是食人〔在弱水中沅曰此似釋海內南經窫窳也〕有青獸人面名曰猩猩〔能言語也沅曰此似釋海內南經猩猩知人名也〕

西南有巴國〔今三巴是〕大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為之始祖〕有國名曰流黃辛氏〔即酆氏也沅曰此似釋海內西經流黃酆氏也〕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言殷盛也〕有巴遂山繩水出焉〔沅曰繩舊本作澠今據水經注云繩水出徼外引此云云東南流分為二水其一水枝流東出逕廣柔縣南流注于江其一水南逕旄牛道至大莋與弱水合自下亦通謂之繩水矣〕

又有朱卷之國有黑蛇青首食象即巴蛇也沅曰此似釋海內南經巴蛇也南方有贛巨人即梟陽也音感沅曰太平寰宇記云太和縣贛石山有山都山都獸似人形異物志云大山窮谷之間有山都人不知其流緒所出髮長五寸而不能結裸身見人便走避之種類疏少曠野一見然則自有男女焉即此也人面長臂黑身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脣蔽其面因即逃也沅曰此似釋海內南經梟陽國也

又有黑人虎首鳥足兩手持蛇方啗之

有嬴民鳥足音盈有封豕大豬也羿射殺之沅曰淮南子云堯之時封豨爲民害堯乃使羿禽封豕於桑林有人曰苗民三苗民也有神焉人首蛇身長如轅大如車轂澤神也左右有首岐頭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維委蛇人

主得而饗食之伯天下齊桓公出田於大澤見之遂霸諸侯亦見莊周作朱冠也有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鳥首文曰德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背文曰義見則天下和言和平也又有青獸如菟沅曰舊作菟非名曰菌狗音如朝菌之菌沅曰舊本作崮今据藏經本有翠鳥有孔鳥孔雀也

南海之內有衡山南岳有菌山音芝菌有桂山或云衡山有菌桂桂員似竹見本草有山名曰三天子之都一本三天子之鄣山沅曰藏經本無都傳直作三天子之鄣此似釋海內南經三天子鄣山也

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沅曰章懷太子賢注後漢書引此作川其中有九疑山音疑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山今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

谿皆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爲蒼梧也沅曰此似釋海內南經蒼梧山也

北海之內有蛇山者蛇水出焉東入于海有五彩之鳥飛蔽一鄉漢宣帝元康元年五色鳥以萬數過蜀都卽此鳥也名曰翳鳥鳳屬也離騷曰駟玉虯而乘翳又有不距之山巧倕葬其西垂堯巧工也音瑞

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亦貳負臣危之類也伯夸父生西岳西岳生先龍先龍是始生氐羌氐羌乞姓伯夸父顓頊師今氐羌其苗裔也沅曰此似釋海內南經氐人國也

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之山沅曰莊子云流共工於幽都淮南子云堯北撫幽都高誘注曰陰氣所聚故曰都■鴈門以北是黑水出焉其上有元鳥元蛇

元豹元虎[黑虎名䶕見爾雅]元狐蓬尾[蓬叢也阻留反說苑曰蓬狐文豹之皮]有大元之山有元邱之民[言邱上人物盡黑也]有大幽之國[即幽民也穴居無衣]有赤脛之民[膝已下正赤色]

有釘靈之國[沅曰裴松之注三國志云魏略曰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聲音似雁鶩從膝以上身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馬也]其民從膝已下有毛馬蹄善走[詩含神霧曰馬蹄自鞭其蹄日行三百里]

炎帝之孫伯陵伯陵同吳權之妻阿女緣婦[同猶通言淫之也吳權人姓名]緣婦孕三年[孕懷身也]是生鼓延殳始爲侯[三子名也殳音殊]鼓延是始爲鍾[世本云母句作磬倕作鍾]爲樂風[作樂之曲制]

黄帝生駱明駱明生白馬白馬是爲鯀即禹父也世本云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鯀帝俊生禺號禺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爲舟世本云共鼓貨狄爲舟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爲車世本云奚仲作車此言吉光明其父子共創作意是以互稱之少皞生般般音班是始爲弓矢世本云牟夸作矢揮作弓弓矢一器作者兩人於義有疑此言般之作是沉曰荀子云倕作弓浮游作矢墨子云羿作弓孫子云倕作弓吴越春秋云黄帝作弓俱不同帝俊賜羿彤弓素矰彤弓朱弓矰矢名以白羽羽之外傳白羽之矰望之如荼也以扶下國言令羿以射道除患扶助下國羿是始去恤下地之百艱言射殺鑿齒封豕之屬也有窮后羿慕羿射故號此名也帝俊生晏龍晏龍是爲琴瑟世本云伏羲作琴神

農作瑟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爲歌舞沅曰呂氏春秋云昔陶唐氏之始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導之又云帝嚳命咸黑作爲聲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爲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始用牛犂大比赤陰或作音字是始爲國得封爲國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布猶敷也書曰禹敷土定高山大川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訞生炎居炎居生節竝節竝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高辛氏火正號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頭頂平也是復土壤以處江水復祝融之所也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

生十二子皆以歲名名之故云然洪水滔天滔漫也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開筮曰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漢元帝時臨淮徐縣地涌長五六里高二丈卽息壤之類也沅曰史記云王迎甘茂于息壤索隱曰山海經啟筮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正義曰秦邑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羽山之郊鯀復生禹開筮曰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爲黃龍也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鯀績用不成故復命禹終其功沅曰已上五卷今本與藏經本多有異字今兩用其長文繁亦不著明

沅曰右第十八篇

山海經第十八終

總校張預分校朱昌壽
金肇麒校

山海經新校正後序

秋颿先生作山海經新校正其考証地理則本水經注而自九經箋注史家地志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世方志無不徵也自漢以來未有知山海經爲地理書司馬遷云所有怪物不敢言班固云放哉鄭元注尚書用河圖地說地理志班固著地理志用禹貢桑欽說而皆不徵山海經然則劉秀稱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爲奇不過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耳酈道元所稱有太康地志十三州記晉書地道記等書山名水

源多有自古傳說合于經證李吉甫諸人亦取諸此以此顯經故足據也先生開府陝西假節甘肅粵自嶓冢以西玉門以外無不親歷又嘗勤民灑通水利是以西山經四篇中次五經諸篇疏證水道爲獨詳焉常言北山經泑澤涂吾之屬聞見不誣借在塞外書傳少徵無容附會也其五藏山經郭璞道元不能遠引今輔其識者奚啻十五恐博物君子無以加諸星衍嘗欲爲五藏經圖繪所知山水標今府縣疑者則闕顧未暇也先秦簡冊皆以篆書後乃行隸偏旁相合起于六代六書之

義假借便亡此書甚者大苦山之𦬖𦰳之𦰳蒲鸏之鸏徧檢唐宋字書都無所見今考𦬖即苦字𦰳鸏則未聞後世字書乃遂取經俗寫以廣字例其有知者反云依傍字部改變經文此以不狂爲狂先生若蜚鼠云當爲蠚涔水云當作滏櫔木云當作枰其類引據書傳改正甚多寔是漢唐舊本如此古今讀者不加察核又如夌門之爲龍門帝江之爲帝鴻舉父之爲玃父此則聲音文字之學直過古人星衍夙著經子音義以補陸氏德明釋文有山海經音義二卷及見先生又焚筆硯若

海外經已下諸篇襍有劉秀校注之詞分別其文降爲細字其在近世可與戴校水經並行不倍先生又謂星衍孔子曰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多莫多于山海經神農本草載物性治疾甚詳此書可以證發遇物能名儒者宜了惜未優游山澤深體其原以俟他時校經補疏世有知者冀廣異聞然則先生勤學好問之心又非星衍所能傳已乾隆四十八年癸卯二月廿六日陽湖後學孫星衍書於陝西節院長歡書屋